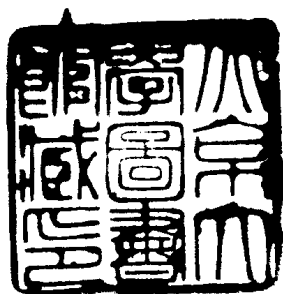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五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2009/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五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五二冊目次

經部·書類

尚書要旨三十六卷(二)

〔明〕王肯堂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

尚書辨解十卷

〔明〕郝敬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郝千秋郝千石刻郝氏九經解本

.....九四

禹貢備遺二卷書法一卷

〔明〕胡瓚撰 〔清〕胡宗緒增注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初刻本

.....二七〇

書傳會衷十卷

〔明〕曹學佺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三一〇

虞書箋二卷

〔明〕茅瑞徵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四八八

禹貢匯疏十二卷圖經二卷別錄一卷

〔明〕茅瑞徵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五四四

臣言言錯互相足古書無此體蓋史官在旁親見而記之耶
堪畫者也○呂氏曰常伯常任準人議政而在左右者也綴衣
虎賁共仗而在左右者也尊卑雖有間然職重者有安危之寄
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係天下之本一也常伯常任準人即下
文所謂三宅三事也固知其任大體重然經無所見意者公卿
輔相之別名與綴衣虎賁特于侍御僕從之中錯舉二者以見
其餘耳先言休茲而繼以知恤者必知建官制職之美意然後
能汲以為恤也常伯常任準人豈高位重祿而已乎彌綸康濟
其職蓋甚休也綴衣虎賁奔走承順而已乎董陶移養其職
蓋甚休也其敢恬然不加恤使非人虞之乎○嗣天子王言其
為天子之子為天下之王見其任大責重之意告字內含用人意
勿靈拜稽所以盡敬君之禮告嗣天子王將以陳任人之說
已與群臣在內用成戒至虎賁是群臣承公之意而進言者周
公曰以下是公因群臣之言而申其意也蓋告君用人群臣素
已受命于公者故公言方敢而群臣即繼之群臣之言未竟而
公即發明之如出一口也左右是活字貫至虎賁不可云在王
左右但云王左右之尊臣有三宅統率百官固天下之安危所
係者也王左右之親臣有綴衣虎賁統率群僕固君從之脩否
所關者也下語宜舍而不露休茲意係天下安危庶官賢否
君德威哀群僕邪正二意知恤以知明用當任專意入辭○別

記云要其得人謂以其官之得人為念以人之難得為憂也鮮
哉者古今之君不過一再見而已○休茲知恤鮮哉合下一節
○呂氏曰周公之戒成王自綴衣虎賁外其禮其辭與夏畧同
然則以圖任三宅為人君之職者三代告人君之常法也表親
近之職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王左右至后矣
題意同
古之人迪惟有夏是畏惟暴德罔後
此二節言禹以知恤而興桀以不知恤而亡也○呂氏曰周公
既歎知恤者鮮復歷舉知恤者以告成王夏也成湯文武也皆
知恤乎此者也○古之人迪惟有夏迪指知恤下文亦越成湯
南書要言 卷三十
亦越文王武王皆承此迪字說知恤鮮哉古之人臨行此者惟
有夏繼夏后者惟湯繼湯者惟文王武王○當天命四敷王室
大理之時恒情固有謂賢智必已盡庸而係於旁求天工必已
無曠而急於就事者矣惟夏之先后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
危以得人為急而招顯賢俊以尊上帝尊上帝即所謂天職脩
而上有所承也要見此時尊官近臣皆得人意俊者天民位者
天職旁招高又列於庶位則野無遺賢而天職不曠皆所以尊
上帝也○古之賢臣以人事君古之賢王以人事天事天之道
莫大於得賢以治天職不舉賢卑天爵也用非其人賤天職也
○迪知至茲惟后矣正見其能顯俊尊上帝也蓋君以術求為

心故臣以薦揚為務九德即上俊守迪知忱恂知之至信之焉
之謂夏之大臣身有之故能以德與德如此也○呂氏曰統名
之曰俊而其所以為俊者或直而溫或寬而栗豈一塗所可識
哉不能實知尊信于九德之行雖隨其鑒裁各有所獲然得于
此未免遺于彼迪知者道知而非苟知忱信者誠信而非輕信
迪知忱恂不對知之深則信之篤也自皋陶以九德授禹夏之
先后世守之以為知人之法矣○乃故字重看有自信不苟之
意言必知之明而後敢薦也兩后字是眼一起一應致敬以尊
其名致告以叙其實上輕下重相應看不宜對講宅字內見皆
得人以居其職得人指九德也夫君道莫大於用人此三者不

南書要旨

卷三十

四

失所付託則天工無曠可以為君者此也○后矣是尊其名見
其有代天子民任事奉法之責不可不盡君道之實宅字全任
尊意謹謂使得安其位而行其志也喚起尊上帝意俱本九德
之人來言以此九德之人使宅常事之官以理天事宅常牧之
官以子天民宅準人之官以守天法則事無不治民無不安法
無不平事天之道盡人君之職舉信能稱其實而無負于其名
矣故曰如此而後可以為君此正應顯俊尊帝說○以下
是周公反言之以足上意上補無求賢之君以倡之末補夏臣
不然而可見禹之能知恤矣○呂氏曰非人才果劣于往日也然
之惡德弗作往日任用而已性惟俊德是任故見于有室大統

禁惟暴德是任故見于絕世無後信乎存亡存所任也
亦越成湯陟至奄旬萬姓

此二節言湯以知恤而興紂以不知恤而亡也亦越者繼禹之
辭丕登朕命只對夏之尊帝周之故事而言不作效說註中昭
著于天下特明其意耳光命即天叙天秩天討讎惡明明白而不
容一毫僭差者是也悼庸章用而使之不素即所以登之也不
登者用力說三宅三俊正是不登工夫用協丕式則朕命已登
矣或過下云然豈成湯之自能哉知恤人而已非是乃用四
句是知之明所謂則克宅之也嚴惟一句是任之事所謂克綏
綏之也蓋不登之實在得人以居天職乃所用三有宅則實能

南書要旨

卷三十

五

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有俊則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
居心與賢者恒相通而事相取法則無得以間之故湯于三宅
三俊嚴思而大法之是以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効其
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於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
邑近者情未易齊而教化之決無有不協者則君德之純可知
矣其在四方用丕式乎君所見之德遠者德未易徧而觀法之
同則君德之大可知矣○曰者論也對用字看克即宅則任丕
登之責者得其人矣克即嵩則待丕登之用者有其人矣兩克
即字雖屬宅俊而其所以然則在湯言湯能使之如此也還兼
知之明用之當兩意三俊雖未用然諸養待用則評品素定故

加曰字是湯于辨論官材之曰固已有所擬矣（）嚴惟以心言
即一話一言未惟成德之意不式以事言二意一申言思慮精
專一在于觀法賢者即凡事委心聽任惟賢者是師而不自用
便是不式處若欲其舍所學而從我或使其職或代其謀不以
賢者之心為心不以賢者之事為法即非任賢勿疑之道矣克
用緊承上來重湯能使他如此說輔世長民而耿命之宣布無
遺力故曰效職責難陳善而耿命之講明無餘蘊故曰著才蓋
既無所掣肘牽制凡所懷負傾囊倒篋無不盡也○其在商邑
四句本得宅俊之賢蓋宅俊之用來（）字可見近者有難
一之情也曰協則漸涵于耿命之中而無一人之不善矣遠者
有難偏之勢也曰不式則觀法于耿命之德而無一方之不化
矣見德即指典禮命討言以其發乎通而見乎遠故曰見德也
○別記曰言行交接莫親于家人其次則莫近于國人見聞穩
○別記曰言行交接莫親于家人其次則莫近于國人見聞穩
邑曰者言其使一國如一家也四方之人皆大法乎君而以德
自見所謂偏為爾德也○研幾云見德是可見之德人各守典
循禮修德遠罪即不式也○兩不式字上言君不式乎賢下言
民不式乎君也湯用三宅而且備三俊以供無窮之用上廣及
后之所未及而下為文武之所取法焉○日記曰在夏曰賢後
事上帝在湯曰不登上帝之耿命在文武曰耿事上帝皆謂湯

賢以治天職也阜陶謨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即繼之曰
天敘有典則我五典五教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即天工人其代之之
目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政事懋哉懋哉則言如此而後能無
曠也而其本則在君之知人蓋皇陶上文自六行有九德乃言
曰載采采至彰厥有常吉哉正言知人之事即此篇所謂迪知
忱恂于九德之行而湯之克即宅俊即宅俊文武之克知灼見皆是
也君之知人如此故官使無不當眾賢益于朝百僚有師師之
風同寅協恭懋哉懋哉以越事赴功然後典無不敬禮無不庸
德無不命罪無不討而天工無曠此成湯之所謂不登上帝之
耿命而禹之尊帝文武之耿事亦何莫非是哉○桀紂所任
非人皆于躬有邪德故曰桀德受德推本而言之也言受德強
暴故所用非人暴德即蓋刑者同于厥邦是在外之諸侯遠德
即庶習者同于厥政是在內之臣任用非人以亂厥邦則四方
之不式無有矣狎小人以敗厥政則厥邑之用協無有矣故帝
懲罰之使我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于以奄旬乎萬姓也
○乃俾三句一連正上帝欽罰厥商俱重商亡與桀罔後對者不
撫萬民矣今則用其所受之命而奄旬天下之民也并救其地
以任貢賦什伍其民以受職役皆治民事也俱是天使之如此

亦越文王武王至三毫取尹

此總言文武能盡知恤之道而致得人之感也○越者承湯之辭克知二句是知之明以敬事二句是任之重專字尚在後且勿露克知是就經綸設施上知其心之所存灼見是就謀猷論議處見其心之所蘊○呂氏曰三字共政者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無問惟文武真能知其心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武灼然見其心也知宅俊皆曰心者君臣相與萬化之原苟親親口惠相期于肝膽之外則無其本矣以字貫至長伯謂以此三宅三俊而任此天民之責也三宅內總百官外總州牧侯伯以臨民故謂之立民長伯傳引王制是

尚書卷之

卷三十一

解長伯二字之義非謂三宅出封為諸侯也天職修而上有所承見敬事意體統立而下有所安見長伯意體統字正謂三宅總內外之治而凡治民者皆受其綱維也○呂氏曰夏曰尊上帝商曰陟不登上帝之耿命周曰敬事上帝然則事天以人三代所共也○武商受命合此節以天人相照看敬事應受命長伯應眷旬○越文王武王至取尹前聖知賢而任之重故能極得人之感焉○別記云立民長伯裁言知三宅之明而用之當故自三宅以下皆得人也○越文王武王至庶常吉士二聖知賢而任之重故能極得人之感焉○越文王武王至作三事節上重在知三宅之明下重在任三宅之官承上節而言

尚書卷之

卷三十一

惟其知之明而任之重故其得人如之○立政五節皆是得人之感處○庶常吉士一句通貫上下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侯國遠而四夷舉其官名以見皆得人耳○立政二字三帶三宅不貫下立政輕講立政二字是一書之綱故每提之此立政言人君所與立政有三樣官也曰事曰民曰法皆國家之大政所在而用人以治之乃所以立政也任人也準夫也牧也此處只列其官名不可露職事意當在作三事內發揮任人以理事為職準夫以守法為職牧以子民為職三者各有職事故曰三事此百官表率所在庶務綱紀所關蓋得諸克知灼見之餘而任敬天勤民之責者也作字無工夫未繼得人意○日記曰三事者庶官之首庶政之綱文武之所慎簡者莫先于此此得其人因使各舉所知各簡其屬則布列內外無不得其人矣虎賁綴衣節言侍御之官得人也分七樣看每官各有其長非獨以虎賁綴衣為長也蓋位列三官有涵養薰陶之寄職司庶務有奔走服役之勞故于此特見其名耳百司要見是內之百司百字庶字所該甚廣傳因司字府字各舉兩官以見之此等皆侍御于王者○都小伯節言都邑之官得人也自大都至尹伯凡六等官大都公之采邑小都卿之采邑表臣百司呂氏以為外府外司服之屬以此言表臣見上之百司為裏臣也曰內外百司則凡官皆舉之矣至于特見其名則皆有意如呂氏

所謂國為有理但上大夫無府既以為內府太府之屬則非冗職
當以財用出納所關尤易以虞上之侵心而見耳都邑在王圻
內故總言文武之廷然註中都邑之官恐駭俗眼姑仍之耳庶字
句如太史之類何以謂之都邑之官恐駭俗眼姑仍之耳庶字
通指三宅以下說庶常吉士言在文武之廷者無非常德吉士
此一言而上下蒙之古史之體也○司徒節言諸侯之官得其
人也承上庶常吉士來司徒司馬司空是三卿總理侯國之事
者至是卿之貳旅是卿之屬分理侯國之事者職掌雖列于藩
封而名位實通于天子故敘其名也○夷徽節言王官之監于
諸侯四夷者皆得其人也亦本上庶常吉士來夷國有微馬廬
焉蓋商之故都有三毫馬廬危之地不以封而參錯于五服
之間者有微馬廬皆有尹以監之而莫不得人也○尹字通承上
文所謂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也四夷指微廬為諸侯指三
毫之屬既不必遺齊五服之間皆有之蔡傳尹字只帶微廬字說
偶取文勢之便耳時說謂微廬以下凡七國皆夷地故以夷字
冠之夫以商都為夷地既不以封矣而微廬之國皆不通之甚
者也○武王使群叔監殷殷是紂之故都在河北三毫是湯之
故都在河南殷有監易知三毫有監何也蓋六以其地在形險
之虞難○文武以一人之聰明豈能周知內外遠近大小之臣
哉三宅大臣人主所親擇其下小大臣工又各委之三宅焉

曰惟聖乃僚穆王云曰乃僚皆然也○文武時得人之盛如此
推其本原由其知主政綱領在用三宅三宅得人故內外咸熾
皆得人也下文遂復以三宅參錯言之○云越文王武王至克
俊有德既尹我上言文武知三宅之明故三宅而下皆得人下
申言文武惟知三宅之明故用三宅之當也上下只知人而用
之當意未說到任之專也申言處重知人上○立政至容德歷
敘聖世得人之盛申言聖世得人之由六節同此○立政至俊
有德敘後要見三宅為百官之長三宅得人則衆職皆得人矣
但上蒙言文武下則專言文王也上歷言群臣下則專指三宅
也○立政二節左右尊親之職皆得人矣

、文王惟克厥宅心至受此丕基
此由言文王武王知恤之事而致受命之隆也上六節總言文
武知人得人之事此四節分文武而申言之蓋曰文武所以得
人之盛者遵何道哉蓋由文王于三宅知之明故用之當而任
之又專武王又不改文王舊日所用之臣是以能並受此丕
基也末句總承文武說○克厥宅心對上克知灼見看克立二
句對庶常吉士看厥宅心即三有宅心克之者知之至而意愈
潛孚信之專而精神契合與三宅之心為一也三克字最有
力皆謂文王能之言文王之知人惟克知其心乃克立其官以克
稱其任之人也然則于知人之明稍有所欠則雖欲生其官

司牧人以克俊有德而有弗克者矣常事司牧重任也人君豈
故欲不用賢以曠厥官哉惟此之權度未精而彼之虛蘊未盡
則真偽可得而亂邪正可得而易位置之間不覺人官每至于
相左也常事常任也司牧人常伯也此篇于三宅有全言之者
有舉其二者有舉其一者參錯及之爾○俊與德不平行云賢
俊而有德者言其所立之常事實有理事之德所立之司牧實
有子民之德有德即下文所謂義德容德也○文王罔攸兼二
節俱言文王任人之專也庶言庶獄庶慎統言三宅所掌不必
分屬三宅主此三者以治民故曰有司牧夫言之宣布獄之明
允慎之有備是用命也否則違命矣訓就教誨勅言即戒之
用休董之用威意惟字重者不侵其職而惟操其要正見信任
三宅之專也罔敢知特自上推知言之不可平看總見得不以
已誤之意惟不以已誤之則不以人間之又可矣此所以能
俊有德而使之盡職也○日記曰庶言諸侯之俊萬民之逆也
庶獄獄訟也庶慎所當慎者非一如財用慎其出入不虞慎其
戒備之類皆是也有司主者也牧夫司牧人也用命者違不
用命也兼謂與其事也言文王于庶獄庶慎一無所兼但于有
司牧夫之用遠則訓之而已牧夫主庶言庶獄庶慎之事故不
曰牧夫而曰有司之牧夫也訓其用命者則其事可以不問而
有理訓其不用命者則其事可以不嚴而自治文王豈屑屑焉

于此三者而下使衆職咸抑有司者治之耳有司治庶言庶獄
庶慎之事而吾則治有司之不治者焉于此三者罔攸兼而于
庶獄庶慎則又罔敢知焉罔攸兼者委任之至不以身與其事
也罔敢知者敬忌之至不以心與其事也常人之任人或能不
以身與其事而不能不以心慮其事文王則不然所當知者不
得不知則特不兼之而已不當知者不惟不兼并于罔敢知焉
蓋命令之奉行于有司者人君雖不得兼而樞機之發于一人
者人君豈容有所不知哉○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
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老莊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
文王敬畏之至思不出其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按
此說甚佳蔡云罔攸兼則猶知之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
蓋信任之益專也吾謂罔敢知姑以庶獄明之罔兼如代有司
之職斷罔知如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非若未嘗知有其事也
○司馬公曰人君急于知人緩于知事此意有司之牧夫是
訓用遠急于知人也庶獄庶慎罔敢知于茲緩于知事也○王
氏曰君道以擇人為職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必有為而為天
下用君臣之分也○六越武王節與文王對看六越者承文王
之辭功以除殘去暴外攘之功言謀以發政施仁內治之事言
義德容德作一樣人看自其將才足以撥亂反正則為義德自
其相才足以容民蓄衆則為容德皆文王已用之三宅而克俊

有德者也文王之安天下資義德之臣以輔之者武王以武功
定禍亂而率其安天下之功則不敢替其所用之義德焉文王
之治天下資義德之臣以謀之者武王以文教綏太平而率其
治天下之謀則不敢違其所用之容德焉蓋拯民危急必藉剿
裁之能治謀宏遠必資寬大之度此武王繼志述事而不改父
之臣故父子並受此至大之基業也曰不替曰從正與文王罔
象罔知之心無異而克知灼見自在其中正武王知恤虞也並
受丕基雖兼文三寶重武王上如云受有殷命文既創之于先
而尚迪有祿武則繼之于後創守相承後先一致其即夏之大
競商之丕式而已矣此知恤之成效也○別記云率惟教功四
句皆重下句自其以武功定天下之謂功文王之功威矣而輔
之者義德之臣也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率其伐功則于其所
用義德之人而不替焉蓋其撥亂反正之才武王于文王之所
克知者而克知之則有以見其不可易而用之當其材爵位
之崇不替也任之盡其用委寄之重不替也夷邦劉敵之臣即
戮黎伐崇之彥豈有弗作往任者哉自其以文德經天下謂之
謀文王之謀大矣而輔之者容德之臣也武王率循文王之謀
而承其定命則于其所用容德之人而不違焉蓋其休休樂善
之量武王于文王之所灼見者而灼見之則有以契其所用
德而材之所宜居一從其展布也用之所宜究一從其經綸也

稽謀自天之考即東德迪知之賢豈但不改其臣已哉○日記
曰按周公于文武之事首言文武知人之同次言內外得人之
咸中則言文王之克厥宅心以見文王知人之要罔攸兼罔散
知于獄慎之事以見文王任人之要至于武王無復他語惟言
其能用文王之人而已此又武王知人任人之要也下章以文
武之心法授成王灼知厥若即克厥宅心也勿有間之即罔攸
兼不敢替厥義德也○文王惟克厥宅心四節此申論文武知
恤之實而以並受丕基言其效與上相應看○文王惟克厥宅
心三節首節用人之當下二節任人之專相承說下知恤作眼
○文王罔攸兼三節前聖相繼而任人之專故能成大業焉○
嗚呼子王矣王以我愛民
此勉成王盡知恤之道也王字是嗣文武之丕基繼自今以下
則欲其如文武之用人也前既言告嗣天子王矣此又申之深
恐成王今猶不自知身當職分之大故屢言之而深擊焉非前
委重視成比也灼知厥若是知人之要有用之當意應文武克
知灼見而言即後所謂克宅之也不乃俾亂四句是任人之要
應文武之罔兼罔知不替不違而言所謂由繹之也二意直下
不平厥若者其心之所安也此勉于一時者非心之所安也心
之所安必始終如一表裏如一知人者必灼知其如此而始可
謂之克知其心不然則猶未也此與前克知灼見與克厥宅心

只一局事但指出厥若義又親耳既得其人則當推心而大委任之使之展布四體以為治受民于彼乎相助也獄慎于彼乎和調也其委寄之重如此而可使非人得以間之哉間謂有來之者也與賢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賢者何以得自竭而終始其治乎故勿有間之此又任人之要也○繼自今我其立政立政二字提起看下立事即常任牧夫即常伯此處乃是備舉三宅官名言立政之道在于用三宅之官耳相受民牧之責也和庶獄準之責也和庶慎事之責也此篇三宅有全言之者有舉其二以包其餘者有變文者前章常事司牧人即常任常伯是舉其二以包準人也有司之牧夫是舉一以包常任準人也既

之非人是素所受之重也庶獄下係民命上關天和庶慎之有備無備而政之得失國之安危時之治亂上係焉此二句言委寄之重又起下勿有間之意○時則勿有間之時字指治民治事言夫知人必欲知其所順則不可不委其始用人必無有間之則不可不委其終所以勉嗣王之知恤也○自一話一言節承勿有間之而言欲勿有間之須是思慮常在于賢者無一話言之間可也○日記曰時則勿有間之人知問之者小人也而不知問生于我問生于我而後人得而入之入主之于賢者雖尊禮委任未衰而意向有不合默忌有其萌皆問之所由生也未惟之惟占訓思前言嚴思大法乎賢者此言自一話一言終思賢者以治我受民皆見意向專一之至○一話一事之終始一言一句而已此不止是言是時之至誠上謂議論之間微有向背一出話一發言微不終于專主君子則小人乘間入之矣言人君思慮當專在于君子無一話言之間而後君子得終其治斯民得受其福也○我則以下一氣讀自字宜玩言欲使賢人得終始其治雖一話言之間不忘所重則心之主于君子者始專而諛邪不得以投其間矣○相我受民合下二節問之裁作一頭下以受民庶獄相對分應首節○相我受民合下一節此題固以下節是勿有間之之實意脉聯貫而止以受民相首尾須索照顧有情乃佳又受民兼獄慎在其中

嗚呼予旦凡受人之微言且惟有司之牧夫

此數節總申上意首節總結為湯文武之知恤而勉成王法之作一冒下數節皆承此節說去微言所謂陳知恤之說乃事天治民之要道固嘉謨也文子文孫雖粘文武實欲其遠法焉湯近述文武之意庶幾準人之事庶幾常任之事或言獄三宅兼有之非是夫庶獄庶慎既真知篤信夫常德而任之矣切不可有所兼有所知而以已誤之也謂之誤者事由中制而當職者不盡心安得無誤人君子事于民不親而臆決于閭闕之中安得無誤正即前有司之牧夫指三宅言獄慎治則受民可知矣此下自古節承微言以上說國則罔有二節承勿誤以下說○

合上自一話一言節出題分節截上言勿問之以人此言勿誤之以已大抵人君任賢不專其弊有是二端故反覆言之○自古商人節又申上焉湯文武知恤之事自古指為商人指湯周獨言文王者舉文以見武也言自古之人與商湯及我周文王之立政其于事牧準三者則克宅之克宅謂能得賢者以居其職大材居大職小材居小職一安頓得停當也如禹之迪知忱恂湯之即宅即俊文之克知灼見皆是也克由繹之繹引其端緒也蓋不問之以人不誤之以已則能使賢者自效有以引其端緒而盡其用也如禹之宅乃三事湯之嚴惟丕式文之罔兼罔知是也夫國未嘗無才而惠不能俾入者以宅之不

才不盡其用也當其材重其用于俾入乎何有夏之大猶商之丕式文武之丕基並受用此道耳茲乃俾入言惟其如此所以能天下治也入字只是天事理天民安天法正三者而已作效說為是精蘊不主敘說謂俾入者使之為治也如克用宅俊展布四體以為治意○國則罔有立政二節復申前其勿誤二句而言以勉成王○國則罔有立政即承上未欲成王謹于用人以法古人之克宅也罔指夏商周由上文觀之可見自古為國無有立政三宅而用儉人者不訓二句是推所以不用之故儉利之人其言便給而有德者多木訥不能與之角長其才敏捷而有德者多遲鈍不能與之程功故人君常喜用之然順于人

主之意而不順于德使珠天下之柄而為天下之事則國之元氣日消人之心術日壞世道之降從此始是何能光顯以在厥世耶此節所以專戒成王絕此等人而惟用常德之士也○或云不訓與厥若相反言稱德以為德而非其心之所順也罔顯即呂氏所謂降其國于暗昧者此三句輕喚起繼自今四句其勿其惟相形說言不用儉人而惟用吉士也惟字內含知明任事意用字緊承看人君身上說即証使字勸相國家指收民治事守法言使之勉力以輔相有展布四體得盡其用意立政指三宅說○呂氏曰人主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為職罔之與亡罔必由之此篇反覆君二小人之際有罔哉文武有庶常吉士公

獲以其惟吉士望王召公之歌詩言王多吉士。至于孫王
命自同吉士備在口也。是則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
守惟在吉士一代治體可識矣。儉人者吉士之反周之家法所
嚴惡斥絕者也。○今文子文孫節承上求欲成王專干任人以
法古人之由釋也。文子文孫見其有續承之責。孺子王矣。見其
居天位之尊。皆警動之詞。○金氏曰：于三庶獨言庶獄于三宰
又獨言牧夫蓋刑者民之司命。尤所當重。有司之牧夫固足以
互見三宰然獨表牧夫則是尤以親民之任為重也。夫牧民于
民為近而事與法公其所兼有焉。○呂氏曰：獄曷為其獨重也。
民命所繫。國命所繫。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
辜。無世在下者。六獄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繼自今文子
文孫至俾人上勉成王專用以為治下舉歷代善用人以成
治相連說下節正所開微言而告之王者也。○自古商人二節
同顯在厥世。截上言先王任賢而去邪。下欲今王去邪而任賢
也。○則克宅之至有司之牧夫首三句截上言古人用人之道
下欲成王法古人以盡其道也。蓋勿用儉人惟用吉士則如古
人之宅克也。勿用庶獄惟用牧夫則如古人之由釋也。○貝克
宅之至用儉人上言三代立政任君子之至下言三代立政遠
小人之嚴蓋立政以任賢為先任賢以勿貳為貴也。並致指三
宰法凡言立政而不言三宰者皆放此。○其勿誤一庶獄是相

其勿誤于庶獄至用中爵刑者民之司命其事尤重王其勿
有所蒙有所知而誤之以已惟于有司之牧夫擇其人事其任
而使盡其心然兵又刑之大也王其詰爾戎兵而使焉迹所及
皆無弗振之威于以方行天下而俾四海之外固有弗賓之地
則文王之耿光可觀也而無愧于文孫武王之大烈可揚也而
無愧于文子矣。然繼今後王立政庶獄之不可誤猶今也。儉人
之不可用猶今也。其惟克用常德之士乎。如司寇繇公之治獄
則真吉士之勤相我國家者矣。故周公又呼大史而告之使書
其事以為後之任治獄者式焉。○其勿誤于庶獄至陟禹之迹
此題所成會試出于破云大臣戒君慎刑而及于兵無非重民
命也。大旨以為勿誤則有司專于聽斷而訟簡刑清民命不戕
于庶獄克詰則奸雄無所窺伺而輜弓戢矣。民命不戕于戎兵
是克詰之心即勿誤之心也。卷落書某房以為失經旨也。而抹
之蓋謂周公戒成王勿誤庶獄謂之重民命則可。克詰戎兵乃
是欲排陣相殺而謂之重民命豈失旨耶。
其克詰爾戎兵至以揚武王之大烈
兵何以為刑之大者而周公及之。蓋聖人之于兵將生之也。而
兵與刑又教之故兵與刑者聖人不降已而用之者也。夫刑之
誤也。一二人而止耳。而兵之誤也。且千萬人自古天下承平既
久上恬下熙不知兵革為何物而一二不逞者乘吾不備而起

攻城屠邑如入無人之境無能以一矢相加遺秦院之民既而
受戮其慘毒于刑豈止百倍哉周公所以欲飭之使吾有德
不可犯之威而後天下可以無事人享太平之樂而終其天年
其意豈與勿誤無異也今說者乃分周公兩節之詞為言
之說也而曲為之辭夫古之人志在生人而今之人志在殺人
宜其辭相周而意相左也此節戎兵累往不服又住其者期之
之詞詰者整飭之意舊說戎兵有別詰戎如數甲冑是也詰兵
如假戈矛是也然行師豈止器械然利而已哉以陟禹迹以字
緊承詰戎兵說陟者言禹迹所至今威德占到也方行天下至
于海表罔有不服正是陟禹迹處禹疆成五服外薄四海聲教
流焉後之有天下者蓋以其迹之所至為標準也行乃威德之
流行罔有不服遵吾之政教也○或云戎兵一詰則德威遠著
而人心振肅吾見方行天下以至于海表之遠而無一人之不
服焉不止五服之內而已是比之禹服之廣焉有加也故曰陟
行字至字是就上之德威所著而言罔字就下之入聲服其德
威言罔有不服者合天下四表之人無不服也以觀以揚德承
修武備以廣德威說先四方而顯西土者又王之耿光也今威
德如是與其光觀而相承故曰觀顯大猷而言清四海而定
天下者武王之大烈也今威德如是使其烈發揚不望故曰
揚顯文子而言此二句無工夫六武分德業者所解各異其說

也成王雖守成勳大然武志不可弛詰戎兵占文子事也○呂
氏曰公非教王用兵殆其要安而使之自強如易謙卦言利用
侵伐占是于謙卦之中有自強之意也是仗也蓋齊張其氣而
不使情偷操據其衆而不使行格推登其姦而不使覲覲保治
之衣圖也古人治兵乃所以弭兵凌世銷兵乃所以召兵○金
氏曰古者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于井甸戰陳講于蒐獮
威累寓于巡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焉耳故成王康
王之初元老大臣皆有詰戎兵張六師之告是皆有國者之所
當謹而其所謂詰者微軍實閱器械嚴紀律而已以是陟禹迹
征弗廷必非誇武勞民之師非若凌世守文之主以兵為諱日
就廢弛一旦警急則倉皇無措一有好大喜功之心則又謀求
征發于常調之外也至謂陟禹之迹尤有沒意古者聖人經理
中國華夷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舊中國世守之一有非缺
則中國之禍終有不可料者凌世有以燕雲之地棄之夷狄者
華夷同壤曾不幾時子孫親受其禍而卒貽中國無窮之害如
此而凌世知周公之言非為土地其意遠矣
嗚呼繼自今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此併戒凌王也立政指三宅其惟內有勿以恤人聞之于始勿
以小入聞之于終意○別記曰推庶獄勿誤之心則凡立政皆
然而當謹其用也惟恤人勿用之心則當惟常人是求而貴能

用之也知之明任之事即能用○金仁山曰周公丁卯之歲
併後王而戒之使戒王行之沒王傳之以為家法也常人儉人
二者相反凡儉利便捷者儉人也凡持重中正者常人也儉人
常以生事為功常人常以生物為意常人如曰時有存焉物生
成而莫知為之者儉人如感夏驟涼隆冬乍煥一時若快人意
而民人疾疫生物失札之患自是滋矣此用人者所常辨也○
呂氏曰常人之于國也蓋食之穀粟衣之布帛雖無異味異文
而有生者常用而不可一日易也然每多遲重未訥不能與小
是前進者爭長于頰舌之間故世主惑于取舍而理亂分焉此
周公所以慨嘆而深致意于卒章也

勸善書

卷之三十

十四

周公答曰太史司寇王以列用中罰

呂氏曰既戒後嗣王以擇司獄之收夫恐其未知取人之準故
命太史書蘇公之事于簡以示後王曰此萬世司獄收夫之式
也○武王之時蘇忿生為司寇能敬爾所由之獄陳氏謂小大
之獄莫不由之而所由之獄莫不能敬故能重民命以延國祚
是也○一說由用也謂敬其所用之獄亦通敬即所謂列用中
罰也敬則中不敬則差夫死者不可復生斯者不可復續一不
敬而差則民命所係豈可悔哉蘇公之用刑如此所以培植太
和之脉以長我王國長如字讀乃短長之長也○申云民為
本重民之命而不傷則是能延國之命而長養培植之是也

後世為司獄者能取法于此而有謹焉則列用中罰六如蘇公
矣諸字指蘇公言式敬之式用也茲式之式法也言以蘇公為
法而慎刑也以列以國家之條例也指成法而言列有輕者有
重者原情定罪用其所當輕當重者是乃所謂中也中者得宜
之謂非以輕重之間為中也治小罪以輕之條例而用當輕之
中罰治大罪以重之條例而用當重之中罰如是則敬爾由獄
之事無異于蘇公而長我王國之休可期于不替矣使非太史
書之何以紹來世哉○新安陳氏曰立政之綱領在三宅三宅
中所重尤在準人之刑獄故既告王以勿誤庶獄末後命太史
書蘇公敬獄事以示法焉蘇公所以為司寇在乎敬後人之法

勸善書

卷之三十

廿五

蘇公在乎慎能慎則能敬矣固為後之司獄者慮尤為後之君
用人以司獄者慮能如蘇公者則用不則斥蓋以此終立政用
人之意歟○日記曰夏臣之告其君與篇首周公帥群臣進戒
之意如出一口周公于三宅之外又以近臣為言蓋公卿大臣
其內外有限違退有時惟左右近習人主燕私趨處之際無不
與之同焉能蔽其耳目移其心志遠近以中其欲小廉曲謹以
市其信人主一墮其術中則六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
而傳御僕從猶樂于得正人之助周公告成王以立政用人之
道尤拳拳于緼衣虎賁趣馬馮僕之官表其關于君德之重
于三宅大臣列叙而並言而于周禮太宰之職則舉而屬焉

德之精意實在于此。守府一體。後世知此意者。諒為武侯而已。漢初此意猶存。一曰自武帝時。內外始隔絕。為一公卿大臣。不浸與內。而小人專寵。用事於中。遂至漸不可制。然後知周。所以保。後世為成。聖德者。正有在乎此。而不可易也。

尚書要旨卷之三十一

周書十六

周官

此篇成王訓迪百官。前半篇述建官立制之意。後半篇則訓戒勉勵之辭。

惟周王撫萬邦。巡王董正治官。

此史臣叙成王訓迪百官之由。撫萬邦。句輕只言君臨天下之意。下巡守征討二事。平看綏厥兆民。總承說巡守非嬉遊。所以布德而施惠。征討非騷武。所以去暴而除殘。無非為安民計也。承德即承此綏民之德意也。曰罔不承德。則是素直而賢者。固于旬于宣。以廣一人之德化。而悔其不直者。上承享來王以奉

尚書要旨

卷三十一

乙

天子之威靈。無不象上指以安民矣。此正是外攘之功。要見治安意。下二句。嚴內治之修正。所以制治保邦者也。蓋王畿者。四方之本。內治者。外治之倡。苟不董正治官。何以為端本澄源之地乎。歸字對巡征言。前是出而攘外。此是歸而益嚴內治也。要發益嚴二字之意。蓋正有二意。正其體統。訓其職守。詳見後條。治正官。則內足以倡外。而六服承德之治。可維之不窮矣。○呂氏曰。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才所能運量。非薄物細故所能維持。向也。成王不出閭闔之屏。主耳。今撫萬邦。至罔不承德。凱開坤闔。秋穀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功成治定。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訓督裁正。品式俱備。本末內外。體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維。

持不如是何以觀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乎○巡侯甸即
六服而畧言之也六服承德即九服而以內五服并王畿言之
也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藩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
王者之于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于華夏故惟舉六服○王氏
充耘曰史臣記周之成王為萬邦之君盡撫綏之道侯甸之諸
侯以時而來朝者則巡守其土而察其政治焉四方之諸侯其
或有弗底者則征伐其國而使畏懼焉或巡守而省之或征伐
而討之皆以綏安億兆之民而已六服群辟無有一之不承順
于德者兆民既安群辟承德巡守征伐在外之事無不舉矣于
是歸于鎬京以為端本澄源之計庶官者天子所與共治于內

書要

卷之三

上

者也庶官莫尊于三公而其亞為三孤又次為六卿而其下各
有屬皆非無是官也有是官而綱紀之未定皆非無是職也而
體統之未明故立三公使論道而三孤則輔之于後命六卿使
分職而其屬則任之于下如絲牽而繩聯如臂動而指隨以立
一代之定制以承歷代之弘規庶事之官無有董之而不治
正之而或紊者既治其外復詳其內傳所謂外攘之功舉而益
嚴內治之脩者如此

王曰若昔大猷制至惟其人

此成王將訓迪厥官而先舉明王之建官致治者以發其意也
大猷暗指唐虞夏商含治安意未亂就政治上說如紀綱法度

修治之謂未危就國祚說如天下國家莫安之謂與上外攘
功相應致治保邦只就建官立政上說與上蓋嚴內治之修相
應○正義曰治有失則亂國不治則危思其亂豫為之制慮其
危謀之使安制其治于未亂之前安其國于未危之前張設官
府使分職明任委賢能使事務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
二句于前以示立官之意○日記曰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正以
制治保邦之本在此也官者治亂安危之所出入則制之保之
者也○唐虞稽古節正所謂大猷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
之時者也上文蓋述古語此曰字成王自言也建官其來久矣
雖唐虞上稽之上古損益隨宜建為百職內有二句是就惟百

書要

卷之三

上

中舉其統領者而言以該其餘也百揆則亮采惠疇四岳則明
百揆聽所以總理于朝廷之上者州牧之養萬民侯牧之糾群
后所以統攝于邦國之間者各有職業而內外相承虛實體統
所在堂庑殊庶政二句總承惟和則各得其理治者蓋治而不
亂成則各得其安者蓋安而不危此唐虞制治保邦之效
也夏商官倍時說云內不止于百揆四岳而治內之體統以定
外不止于州牧侯伯而外治之體統以立文理欠通但當以世
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融會入諸六內外相承體統不紊
蓋官不相沿而此意不可易六克用又者庶政六和萬國六寧
也此夏商制治保邦之要也明三三句是推所以制治之故言

唐虞能使庶政和而萬邦安夏商之克用又者蓋不情然
特得人耳賢者能立政官不足恃也○曰惟百官修此特制
幾平大抵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庸則廢事邪則亂政明王立
政不惟其官惟其得人而已○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此二句重內外相承體統不紊之意蓋內治非一有百揆四岳
以總之外治非一有州牧侯伯以總之百官居朝廷度庶政為
九官之所稟承而方岳之事四岳主焉則內未始不通乎外也
州牧侯伯或長一州或長一方為諸侯之所承聽而州牧又總
于四岳焉則外未始不通乎內也○惟和者總治分治之事皆
得其理也有平宜則不和矣萬國咸寧又本于庶政來以其時
而言五兵雖設而不試也五刑雖制而不用也以其民而言帝
則順之而弗知也帝力賴之而弗庸也此唐虞萬國咸寧之氣
象也○唐虞之官惟百何其簡也而庶政和萬國寧夏商之官
惟倍何其簡也而六克用以此易故哉明王之立政不惟其官
之多惟其得人而已或云百與倍已是多于此甚不通豈有合
天下內外大小之官以百計而可謂之多者乎夫官之繁簡因
時大要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是得人為要而官不足恃也○六
廉辭辟至訓迪厥官董正治官職稽古而行之訓迪即董正
○六服辭辟至保邦于未危承德對未亂未危董正對制治
保邦成王于外攘之功既舉而益嚴內治之修者正以制治于

未亂保邦于未危故也惟治亂在庶官故制治保邦之要莫先
于是焉○唐虞稽古二節賢王述前代建官以致治而欲法古
以訓官也○明王立政合下二節前代建官致治而惟在于得
人賢王法古建官而肯重乎大臣○明王立政合下一節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王訓迪厥官
此成王叙已董正之意承上言以古昔之隆猶汲汲于致治保
邦若此而況于今乎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予惟敬勤于德風
夜牧牧而猶若有所弗逮也○訓官之意欲官皆得其人也而
身又人之本蓋制治保邦之本先求之身而訓迪董正固非空
言也○別記曰上文言得人立政之本然君身又求賢任官之
本故此言予小子祗勤于德風夜不違本其平日自勉之心也
此訓迪以前事即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則言今日所以董正
之意也時若稽唐虞夏商建官得人而言訓迪之意是欲使其
今日之官皆如之也○日記曰自史臣言之曰董正自成王言
之曰訓迪一也分為二節正其體統一也訓其職守二也如三
孤或公六卿分職六職之中冢宰又統百官六卿又各率其屬
外之九牧又統諸侯以勸六卿之侶此所謂體統也公論道派
弘化六卿各有所掌六卿受六卿之率各有所司九牧受六卿
之倡宣布于諸侯各有其事以至成王之所告戒自有官君子
以下皆職守也時說以前半篇為體統後半篇為職守非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王弼予一人

立非前此未有之謂乃立為周家定制耳此字貫下八節師傳保之名異而師道則同三公者言其名秩之尊也此節以名異爵同職重選嚴肅有○程子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保傳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三公坐而論道工夫全在論道上而變理只帶言之道者陰陽之理而邦之所繇以適于治者于是開明其理以啓沃君心涵養君德也經邦是經理邦國之民物即論道時事非有兩層變理陰陽緊承論道經邦說謂由是以均

卷之三十一

六

和氣機參贊化育使五行順布四序節宣而無愆伏之患也亦是以民物之和而召陰陽之和意○日記曰三公之職論道以經邦論道經邦以變理陰陽道者陰陽之理凡經國之務不外此理如邦治邦教邦禮邦政邦禁邦土其理之當然而不容已一陰陽也三公坐論其理以經邦使天地四時得其職而陰陽得其調即變理陰陽也○別記曰三公為天子之師不親政事所職者坐而論道耳論道之義不明久矣所論者何道即經緯邦國和調陰陽之道也夫邦國若此其大也要使禮樂刑政之施君臣父子之叙井然有條而不亂此必有其道陰陽運行于天地之間而能使三光全寒暑平無愆陽伏陰以多變此亦必

有其通惟三公以道為天子師為能知其所以然之故則使之

論說于天子之前故論道乃所以經邦而變理陰陽經邦變理皆實事則論道非空言也論者謀議之謂經者政治之謂三公論之天子宰相相與施行之蓋一事也○變理陰陽則無他道惟區處人事各得其宜則天地之氣自順如老母在上而天災賊息有夏德而罔有天災是也○官不足備惟其人謂此三公必其人足以為師為傅為保者始居之無其人則闕焉○師保傳所以必三者正君養德之道不可以不備也官不必備者以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之任不可以虛居也○六卿分任庶政一官不備則一政廢三公同論此道則得一知道者足矣否則

卷之三十一

七

雖多必寡以為○後代詳于政治而不詳于人主之身成周治事之官六而三師并三少亦六所以致詳于人主之身以正君為求治之本輔德于先不待過而後諫也○呂氏曰自冢宰而下各領其職所謂作而行之三公默然無名坐而論道所謂司萬化之原者不是耳目經歷簿書期會之計非有司繩墨所能制只去本原上整頓朝夕納諫格人主之非心論道經邦便是變理陰陽處何嘗去虛空渺茫處理會大抵人主一心萬化之原一都一俞論道之間使人主果識本原于本原上轉得則上而日月星辰無不順下而山川草木莫不寧這是三公之職○

此時也言特處乎三公之下六卿之上而兼所附屬也化字與

通字對者天地與陰陽對者即者天地之用即道之發育者也
天地者化之體即陰陽之成位者也弘化非有加于論道之外
只是于三公所論之理就發用處開揚贊襄之故謂之張大耳
實亮在弘化上見蓋天地間有一物失所則天地生物之功有
缺便是天地之體有開塞不通處孤既弘化則其化無一處不
達便是其體無一處開塞故曰敬而明之也○陰陽也陰陽
之理道也陰陽之理推行發動而為天地之用者化也弘不弘
則天地覆載生成之功不著故天地不明三孤佐貳三公以張
大推行有漸之化使天高地下各得夫生成之分以獨予一人
也○日記曰弘化即三公之論道經邦也實亮即三公之實理
也

者非不論道而廢理陰陽與實亮天地又非二事也所以
立文者以見公論于前孤獨于後其道相成而非有二耳如以
道化為公孤之差別則陰陽天地亦豈可以差別耶陰陽氣也
一陰一陽者道也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化也主宰乎造化者天
地也為天地之心者人也人之道即天地之道故論道弘化
理實亮即贊天地之化育之實事也○呂氏曰明則邦國幽則
陰陽幽明之所以然所謂道也經綸之用發于無迹和調之妙
間不容聲何待于論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啟沃而精
一之者也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言發理理之者也實亮承之
者也公孤之分于此著矣然獨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于孤
也

禮無其職蓋坐而論道不煩以事不以一職名官故不載也
三公多以大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以公之位無其人
則止為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而六卿自居也

冢宰掌邦治至阜成兆民

呂氏曰三公三孤天子之官調精稷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
事而分治之則六卿六職六卿者萬事之綱也冢宰無所不統
是宰相之職天下事須有總統要會處下面雖衆把握管鑰皆
在冢宰內統有官外均四海百官異職管攝之使歸于一是之
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之使得其平是之謂均所以管攝之者非
官官而控制之也有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歸者主簡

書要

卷之十一

十一

也所以調劑之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為大小者與
之為小所居者至易也明乎簡易之理相業無餘蘊矣○凡治
事之長謂之宰故冢宰曰宰天子之相謂之冢宰蓋王治事百
官總焉則進異名而謂之冢宰分職于王與五卿並列各與其
亞貳為對則退異名而謂之太宰冢太之上也山頂曰冢冢宰
二字皆掌邦治是其職下二句正言掌邦治之事也下五節皆
然治兼禮教政刑土等事○司專主也惟冢宰無不統自此而
下則有專主矣徒人衆也司徒主凡夫家之徒衆也治衆莫大
乎教布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之常以馴擾兆民之不
順者而使之順也王介甫曰善教者決于民心而耳目無聞焉

書要

卷之十一

十一

以道擾民者也不專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決于心以道
民者也擾之為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
哉自然爾爾強之為言其猶團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則然
逃矣呂氏曰擾者馴習而熟之撫摩而人之言恭而寬之謂
○日能曰司徒之職雖曰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制其用聖教
之樹畜保息六以養之本俗大以安之荒政十有二以聚之執
事十有二以登之無一不掌亦無一而非教也夫教豈一端而
已哉雖稽夫家之東家會萬民之卒伍辨征役之施舍要皆以
寓吾道德之竟是以舉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守分之內父詔
其子長帥其幼何莫而非五禮三物十二教哉後世治出于二
而攻與教分民生日用之常無復能寓吾道德之意方且以聞
教學校為美談增博士之員下詔勸學以風四方儒者輒從而
鼓之曰是有志于教化者名存而實不至可以善人之形而不
可以善人之心也上為文具下為觀美相與為欺而○六官
司徒司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官不兼群職太宰不言司者以
其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
鬼神非人所主故也禮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辨民志定則和
矣所謂有序則和也宗伯掌邦禮以治神人之序和尊卑上下
使不僭不辱也○申云治神人二句平俱主祭祀上宗伯兼掌
五禮而獨言祭者舉其重者言之也治神人如郊社以祀天地

柳松以祀祖考各舉其事而不廢是也。和上下如坎墮墮勝之
有等級壯弗祝祝之有次第各隨其分而不乖是也。上下只就
神人之尊卑等列而言不必開說治神人則祭有常典而禮無
不行和上下則祭有定分而禮無不正所謂掌邦禮者如此。樂
字從和字內見出非以下句為樂也。按以和上下亦指祭說。久
通還當主吉。古軍賓嘉五禮以辨上下定民志。立說精蘊云。禮
莫大于祭。又莫大于分。治神人主祭而言和上下主分而言。司
馬主兵政。兵以車馬為重而尤急于馬。故政官曰司馬。呂氏
曰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焉。兵于
農然後賦役百為始有所施。是國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
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為政之大固不待論矣。此戎政
所以獨謂之政也。按此可與註意相足。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
司馬掌之。統字內兼平時及用兵時二意。平居聚眾則蒐苗獮
狝成屬其教。閱有事出征則伍兩軍旅成屬其指麾是也。由是
舉行九伐之法。以天下之殘賊肅將四征之威。以靖天下之
禍亂。使強暴者不得肆其害。賴以安而與天下相忘于無事
所謂平邦國也。○日記曰。群行政切曰。寇人之惡不止寇而名
官曰司寇。亦舉重而言也。刑官也。而不曰掌邦刑者。聖人立法
禁于未然。至于刑則加之人矣。止惡于未然。聖人之本心。刑非
不得已也。然小懲而大戒。亦所以為禁也。故曰。掌邦禁誥者。推鞠

之事。刑者斷決之事。論而後刑。刑者必歸主大也。而呂氏之書
亦不可不知。○司寇掌邦正者。民之居休于土。刑之出由于土
故也。日記曰。司寇主國土。以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空土者
凡土之廢田之未墾者也。四民謂七農工商之受隸受田受隸
受隸者。皆有以分畫而與之時地利。謂田有稼穡之利。場園
田漆林之類。有樹畜之利。以時而與之。使無空土。無閒民也。又
曰。邦土者。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澤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
大阜曰陸。水涯曰墳。下平曰野。高平曰原。下濕曰隰。無非司寇
所掌。司空辨其名物。如其土宜以居。四民時地利。其居民也。相
其陰陽之向背。審其水泉之甘苦。利則使居之。害則使避之。居
得其利。則民生可異焉。故可善草木可殖。大則邦國都鄙之數
小則縣鄙形體之法。皆所以居民也。其時地利也。五物九等。既
辨。由是以作民職。則三農以至閒民。各任其事也。以今地貢則
九數以至山澤之物。各出其有也。土事出于十有二土。稼穡樹
藝出于十有二儀。皆所以時地利也。○呂氏曰。天下之事。有治
以均之。有教以擾之。又有禮以和之。其待天下之理。亦已盡矣。
其間或有政常乎。紀者大則職之司馬。小則職之司寇。以此見
王者之治。不倚一偏。既有以開導之。八有以警畏之。知天地之
有雨露必有霜雪。有春夏必有秋冬。何可少也。莊老乃謂德衰
而後有刑。其亦不識天地陰陽之化。是司空一官。居終者蓋有

前五者而後民可得而安其居也○曰三公王族天子所與共綱特優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純為事而分治之則有六卿之職焉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為天下者始于生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立立者教之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倫立則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循有干紀敗常者焉則將師之事也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于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違善遠罪然後可以永其居故六曰邦土歸屬要率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為六何也綱在綱中也乾坤與六子並列于八方家宰與五卿並列于六職其義一也 按家宰統百官則其任專六卿分職則其責不相欺此為世任相之法○以上六卿分言六卿治事之體各異下一節總言六卿率屬之體則同六卿分職一詞經結上卷下之辭九牧處界斷言政治教化六卿既分職以掌之矣然非徒以目蓋而已也必各率其條屬趨事赴功以備九州之數使其亦能率屬立功而予以昇成乎先民也率屬不平率此正所以倡之也只開教體統如此非是勉辭宜以脩政治興教化立骨昇厚是安居樂業之意本政治一途化而成是難應太和之意本教化一邊此是欲其 此非以教言○曰既訓六卿之職則其屬在其中故云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備九牧內外相承而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

侯伯之責也昇成先民九牧之職也六卿倡九牧則九牧率而侯矣諸侯得以六卿自治其國故凡治以典特邦國之治邦國之治不外于六卿此所以六官倡于上而九牧從于下也○成周之時內則六卿外則九牧皆以執天下之要使天下之事歸于六卿萬國之權歸于州牧州牧之腹心歸于天子所以能使萬國如一人者此也秦始皇以封建為樹兵而廢之郡宗元以郡縣之易制為賢于封建皆由不知此也○六卿分職二節相連說既欲正內以率外而尤立治外之法也所謂內外相承體統不紊者如此非立綱振紀之說○六卿分職五出今成化四年河南出

六年五服一朝王大明職降

六卿率屬以倡外則外國有所承矣然未知其所以應乎內者何如不可無考最勸德之法以取之也六年至降是定朝巡之期考制度以下是擇特選之事時巡下不必禘朝觀述職之事蓋此節只重選守以維特風建上未朝只帶言之耳制度既陳俱以六卿實如政治教化皆是蓋六卿所以倡之者即諸侯所當遵之制度也註不過引證之詞耳不必泥大明職降者謂能遵制度如六卿之所倡者則如地連據以勸之不遵制度而違六卿之所倡者則則地雖警以德之也如是則群辟之承德者可常而先民之昇成者無間矣外臣之體統如此而為六卿

者不知所以得之而成內外相維之治乎○故云諸侯六年一朝會京師此用孔傳似是六年五服同一度朝主而周禮大行人所載乃是六年六服各一朝且當以傳為據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四時巡蓋卿牧伯和固有體統然多歷年歲非時有以振之豈無壅滯而不達乎六年一朝所以達其壅也豈無廢壞而不脩乎又六年王時巡至大明黜陟所以脩其廢也諸侯既親承德意于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廢于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大明黜陟即孟子所謂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廢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格克在位則有讓是也言諸侯黜陟之事

南齊書

卷之五十一

十六

而不及庶官者庶官考績黜陟之法有唐虞以來日加審矣今度王之所申明者外治之事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至蒞事惟煩

刑記曰既訓以建官分治之意同勉以居官守職之道曰凡我有官君子者通尊卑大小而言也指公孤卿士說五服九牧不與焉侯司尊卑大小各有所主之職也不可不敬慎乃出令此又于彼司中提出不可不慎之大旨不可與上平看語平而意不平也今上自六卿下自監司守令莫不有所出之令姑以錢糧言之戶部之或徵或免州縣之或寬或急其出令皆不能以公滅私安得民信而懷之乎○今出惟什弗惟反言令一出有

南齊書

卷之五十一

十七

行無反見令不謹于未出之先必反于既出之後不可不慎不令而不行是去而復還故言反也以公滅私則屬無不善而發無不當矣○今出而反民輕上而不信令矣然必謹出令不至于反此教以謹令非欲其遠非也○易渙汗其大號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今之大者固出于君百司庶府自下教條于其屬亦令也若同以天下為心而不徇一己之私是非利害必計久遠必合衆情則訐譏定命遠猷展告豈不信而懷之乎○公者人心之同私者一人之見如興脩水利丈量田畝本是為民興利除害如何行一番即增多一番弊害民不但受其利而反為之害者無他上下各徇其私而已非通天下之志者不能以一人之心知千萬人之心又安能以千萬人之心為一人之心出令之人以公滅私則舉事必當民豈有不信而懷之者乎○公者公道私不但已之私人各有意欲行其私私之事多矣私之門多矣在上人主持公道以出令而滅衆人之私與已之為身為人之私則動合人心豈不信而懷之○時說以司與令只一件俱本經倫來贊政治教化而言自其掌之于已謂之司自其達之于下謂之令而謹令即所以飲司須一氣說令出二句言當使之必可行而不至壅遏之謂是汎言出令之道當如此以見不可不謹之意也行字內含民信從意與允懷應令出內亦含謹字工夫與以公句應以公滅私正是謹令之道能謹

其今則能改其職矣○以世就私今之慎也○其先懷令之行也○上節示以出令之道在乎公下節示以圖政之道在乎學學古三句是欲其師古其爾與常二句是欲其準今厥官以上是勉其務學以一是戒其不學不學而面二句是申責疑二句之意俱以經綸參贊政治教化貫○此章以學為重據已在官者而言本言不可不學而曰學古入官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是未當事固以學為先既當事亦以學為重故可曰學古入官而不可曰入官學古其文勢事理然也○古人即學皆事即事皆學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所以日用常行餘裕○學古入官只欲入官者學古耳謹事以古義裁之故曰以制劑裁衡也

也○其為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而至明至備者當代之法也古人之法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于謀事之時以古法裁酌之可則行不可則止務有所考據以求其當焉若當代與常則宜于今而不戾于古者但當謹師之而已不可以利口而紛亂之也官即指與常而言師字對制字看無以句對政乃不○句看與常之外無居官之道故不可亂厥典而曰亂厥官○日記曰成王訓官以學勉之以不學戒之學○學也與常作之師亦學也學古則能制事而政不迷師與常則有所持循而官不亂蓋疑敗謀怠忽荒政皆不學之失不學如癩而落事惟煩安能不迷也申云嘗疑以知言是昧于理而不學者怠是怠緩失在不迷也申云嘗疑以知言是昧于理而不學者怠是怠緩失在不迷也

王荆公是已故又欲其以典常為師也不學則于理不明惟其煩擾而已學不學之得失相去如此成王此言真萬世有官君子之龜鑑也○欽乃攸司至作之師此題不可以令與學而平要相承去見得公固出令之要而學尤出令之本學古通令而後能公于出令也○以公減私至不迷于一公者今之所以行一于學者政之所以善○昔疑敗謀令下一節功崇二句忽荒政之反惟克果斷二句昔疑敗謀之反上象公孤下象卿士

戒爾卿士至乃爾後報

上總告有官者此申戒卿士以立功業之道也卿士只是大卿

卷之十一

十一

或云卿是六卿士是屬觀末三事暨大夫註曰上至三事下至大夫則此成未及六卿之屬也通節以政治教化貴功業者政治已明教化已洽要其終而言也業廣者政治日新教化日盛本其始而言也幾是建功立業之幾後報非後惠乃艱難而不易乃爾後報則後無難于功之崇業之廣也袁云果斷即勇以強之之道當事機之會能勇猛精進不因循而苟且也非是果斷其可否意如云苟可以建功立業是事機之會也必果敢以立其志致勤而必于為則功必崇業必廣而無後報之患矣○自記曰功業者成如教化大行刑措不用之類所以崇其功者存乎志程子所謂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為

必當法不為後世服難之政所牽帶不為流俗因循之語所遷改立志如此斯有卓越之功未有志先早近而成就能高遠者業者功之積如敷教明刑之事日積一日者是已呂刑所謂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康誥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孔子所謂先之勞之無倦歐陽永叔論教化謂以不倦之意待之久之功是必日有所積月有所累服勤如此斯有次第之業不勤而欲業廣是却行而求前也勤由志而生志待動而遂然又貴于果斷何也蓋天下之事非所望于無志而不動者其有志而知動矣而後艱之不免者以其不能果斷而坐失事機也如宋之南渡欲成恢復之功須有不共戴天之志遂將練

卷之十一

十一

兵修戰守之備不違風夜如越勾踐卧薪嘗膽而後可乃其君臣有苟安一隅之心則無志矣冠冕至而倉皇既退而暇豫自治之實一切苟且則不勤矣孝宗雖可謂有志而知勤者然而不能果斷坐失事機始而議棄三路詔吳璘班師既而罷張浚撤兩淮邊備所以志與動虛用而後艱之不免也○卿士之職自其為之有成績者謂之功而所以崇其功者存乎志如紀綱布而成治功成禮樂興而教化洽功之卓越而不可及者由其志之所必至而自期者固已先定也豈有志先早近而所成就能高遠者乎自其為之有次第者謂之業而所以廣其業者存乎

廣者由其勤之所積累而不廢者固已存素也豈有力先不動而所積累能廣大者乎功非志不崇業非勤不廣二者之當意固也然而有幾焉不可失也勤由志而生志恃勤而遂二者之相須固也然而貴果斷焉不可缺也天下之事乘其幾而圖之則為力也易失其幾而圖之則為力也難惟夫理之所在時之可為則決之以理而不牽于二三之見義在不疑時不可失則斷之以義而不參以猶豫之私克果斷如此則志不虛用可以觀其成于有漸而無蓄疑之失勤非徒勞可以收其功于一旦而無敗謀之悔尚何後艱之有哉○林氏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蟻之致警資育之狐疑不若童子之必至所以貴于果斷也

卷之三十一

三

志非果斷則不立勤非果斷則易倦按此節比蔡傳為明徑戒爾卿士四節居寵一節與位不期驕作一項事以建功業處富貴舉賢才三事為成王畫一以戒卿士或欲以已事君以人事君立意更詳之○戒爾卿士三節破賢王戒卿士以建功業之道而尤詳其所以處富貴焉

位不期驕王弗畏入畏

此申戒卿士以處富貴之道別記曰自學古入官至此以下蓋歷戒之一戒為一事時說言此為保祿位之道甚謬無謂者也首二句汎論恒情處富貴之弊恭儉提起看惟德帶無偽正反相形說下二句則推所以當誠而不當偽之意也○日記曰人

無所挾何驕而位不期驕則為居所勤也人無所欲何侈而不期侈則為養所移也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所以恭者恭為吾之素德無位猶是也居位猶是也恭出于心非有所為而為之于外也譽是聲聞知所以儉所以儉者儉為吾之素德祿之猶是也弗祿猶是也儉出于心亦非有所為而為之于外也恭儉出于素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如詩云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此詩乃南國被文王之化在外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重言委蛇者舒泰而有餘裕也即此所謂日休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蓋于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而有規于中則

卷之三十一

三

其退也亦且促迫急遽之不暇寧有委蛇氣象哉羔羊詩之節儉正直即周官之恭儉惟德也作總者無間于在公退食其于敬恭之度儉約之節履而安之中外如一豈不心逸而日休休哉心逸日休只一意若恭儉出于有所為而偽為則心勞而日著其拙矣○實有得于恭儉即德也以聲音笑貌為之則偽矣恭儉一也作德者心逸而日休作偽者心勞而日拙恭儉之可誠而不可偽如此心逸日休只言恭儉出于誠之美以見當惟德之意不可作效說○行恭儉之道于外而得恭儉之理于心所謂作德也作德則中此恭儉外此恭儉中心無掩覆開藏之勞而日著其休于外矣日休對著其拙看還是恭儉之著也○

古之人驕侈猶在于祿位之後今之人則自其未得志之時已無不慕于驕侈待得志而肆耳○為保位而恭儉所謂作偽者也○居寵節申上節而言以見不可不恭儉也首二句一氣說寵指祿位言危辱是祿位之反惟畏即是誠于恭儉意弗畏即是作偽而驕侈意入畏則危辱至矣上二畏字以兢業之心言末一畏字以危辱之禍言利祿與危辱為隣甚可畏也思其危則畏懼不暇何敢驕侈乎思危惟畏不止于恭儉而恭儉其大者也○位不期驕二節分節截相承說上言卿士有祿位者當實有恭儉之德下因言有祿位者不可不祇畏而存恭儉之德苟不祇畏而存恭儉之德則失此祿位而入于可畏之中矣通

卷之十一

廿

以恭儉立說下節重弗畏入畏句或欲以誠敬而開說非是恭儉之道存乎誠而有誠之道在乎敬○作德心遠日休至不任破賢王于卿士既舉誠偽之驗而欲其慎于持已得舉義利之辨而欲其謹于用人○居寵思危至政靡破賢王申戒卿士既欲其以敬而持已復欲其以義而率人

推賢讓能至惟爾不任

此申戒卿士以薦賢能之道政教立心之公私關于政所舉之得失切于身此見大臣一身上下于國下于眾賢其義無二而

化者推讓總是簡迪薦引之意王氏以義字立說義者賢能若

當推讓吾知為所當為而已不知為身也若有為身之心則賢才恐其簡已之短妨已之進而未免忌嫉之矣庶官則三百六十屬可見此數節只就六卿言也庶官乃和下不必補政理意不和上通入不能推讓意乃和只是百僚師師同寅協和不相嫉妬之謂非謂其推賢讓能也舉能以下又深一層言大臣舉薦之公私不惟係庶官之和與不和而亦係已職之盡與不盡不可不慎也所舉之人能備其官是汝知人之明亦得以人事君之道故曰惟爾之能舉非其人是傷知人之明亦失以人事君之道故曰惟爾不任推賢讓能是舉能其官蔽賢害能則稱

卷之十一

廿

非其人矣唐虞時有侯師則推賢讓能有不待言亦不俟于訓戒也成王時已不足于師師之風故形于戒辭○人能推讓樂善故也不能推讓忌嫉故也九官相讓衆賢和朝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安有不和我忌嫉人人必忌嫉我交相忌嫉何有于和因所稱舉之賢否益足以見我之賢否則推人之賢乃我之賢也讓人之能乃我之能也為人臣者以是觀之必無嫉賢妬能之事賢者有所勸而不肖者亦可以自警矣○政教過下文云次治之得失關于薦舉如此則爾大臣之責亦于是乎在矣或以上三句只重能薦舉與否下四句方重所薦舉之當不當正以上重推讓而賢能字輕下重舉能稱匪二意一直說過文

云夫卿士固有薦賢之義然或濫于過舉又豈可哉又當在選得人而亦通○舉能其官合下萬中戒卿士以人事君其責重申勅群臣以已事君其望遠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至惟無斁

此訓迪將終而總申戒卿屬也三事即六卿大夫即六卿之屬蓋六卿所主即子民理事守法之任也官以位言即卿屬政以職言即政治教化官必有政而亂政即所以敬其官也不可平以佑二句亦須串說以字承敬官亂政來謂以此輔君未康其民也康字兼昇厚化成二意永者悠久而無間之詞萬邦應兆民無數應未康言萬邦之民被其昇成之澤者未有壽親之心

而無厭敷之竟與唐虞之成寧夏商之用又而備一矣所以致

其

治保邦者不有成績乎○日記曰訓戒既終復提要總告之各敬爾官以治爾政即上所訓缺乃使司也統而言之惟在于輔君以安民耳防言昇成兆民指當時言此言永康兆民期于永乂也唐虞建官庶政和萬國寧我周建官庶政之和亦若是則我周萬邦之寧者其有狀數乎此成王歸于宗周不暇他及而汲汲于董正治官以國家紀綱所係根本所關至不輕也○呂氏曰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主政周公敷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夙夜匪懈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變焉可以見其

隆實收發之運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經解傳而不反焉過此而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又過此而有顧命乃成王臨沒之時成王通德始終之事皆矣周公格君始終之功著矣

君陳

通篇只以由周公之訓為主總來只是一箇教訓之教總來只是明德以成至治以二王曰作服分為兩截前半截欲君陳明法周公之訓在于戒恒情以識風化之機而又謹于國政以致君為出政之原後半截欲君陳弘周公之不訓在于行寬和之政以盡化民之道而只本之于敬典在德以升于大猷蓋敬典在德即明德也允升大猷弘至治也前後句相照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考恭王東郊敬哉

此成王策命君陳之詞蓋先叙其德之美而命之也考恭即是

尚書要言

卷三十二

七

今德曰今者所以形容考恭之辭美也恭只就事兄言惟孝則孝字友于弟恭字此句只作通文克施有政以理斷之即其已然而通知其必能然蓋齊家治國本一機親親仁民本一理也政字內含師保意兼教民安民就此與論語所引語意不同所謂居家理則治可移于官也故我命汝尹茲東郊正望其以孝恭之德克施有政而化此東郊之民也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乃一篇綱領蓋周公之訓不外乎明德致治而君陳所以懇昭而式弘之者不過推令德以為政而已○陳氏曰商民難化由于民異泯亂工屬之孝友之君陳所以正其本呂氏曰治頑民不可以急惟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乃可居

之君陳今德考恭可想其為人矣○惟爾令德二語美大臣而勉以敬職亦惟善繼前人之治而已○命汝尹茲東郊哉○王勉大臣之敬職必詳所當敬之事而戒其失焉○命汝尹茲東郊哉○王勉大臣以敬職示以由訓而斯之察其聖訓而勉之

昔周公師保萬民至惟民其又

此欲君陳法周公以為治也師保內含明德意願常道以教之使歸于德義是之謂師撫國事以安之使寧其幹止是之謂保懷其德者肅將祗歡不惟當時尊親之而至于今思慕之也往懷乃司三句相推下去說往字一斷正是居周公之位而治周

尚書要言

卷三十二

七

公之民震常者周公所當稱率常即所以慎乃司而懇昭周公之訓又率常之實也周公之訓亦是訓民者乃所以師保萬民之道而垂之訓者也下文明德致治之訓便是但勿露耳懇昭亦非以此訓民只體其垂訓之意以教民安民即是發明光大之也惟民其又對民懷者蓋君陳所以治民者無異于周公則民之所以順治者亦無異于周公之世矣○日記曰師保二字最有包含意殷頑民遷于洛邑治而教之而必曰師保見周公于民其曲盡如此也教之如師保之如保父兄之于子弟子于嚴師也周公之德民才思之君陳繼周公之職治周公之民亦惟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訓而已又曰殷民之難治也周

公師之保之曲盡其方如禹之導江河而使之東也訓人如周
公而至矣無以加矣不幸十年而堯民未允升于大猷使繼之
者少不以周公之心為心周公之事為事民其可得而治哉故
成王拳拳望以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別記曰師教之保
安之言周公于民無所不盡也或分貼教養非是萬民指殷民
民懷其德就當時言或以民方思慕周公之訓貼此句非是往
慎乃司謂所承者亦周公師保之位不可不謹也蓋學常謂
所司有周公之典常在不可違失也厥常即周公之訓周公之
訓即所以師保萬民者也懋昭周公之訓正率厥常慎乃司之
懋懋昭只是申明提撕使人心益開曉而無復扞格不入之虞
是即所以發明而光大之也按此篇言周公之訓者三曰懋昭
周公之訓曰式時周公之猷訓曰惟弘周公之訓據蔡傳之意
其首曰周公既沒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
固宜其翕然聽順也則固以訓民言矣而次引呂氏之說曰成
王既勉君陳懋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觀復
舉二字則懋昭者欲君陳布之于民也式時者欲君陳體之于
已也單言訓者欲指平日教人之言也特舉四語為猷訓者則
又以其至理微言切于君陳之身者言之也訓字雖同而旨各
有謂細玩可見按訓字當如此分別于書言繞通而時說不
然恐違之則以為失旨故仍用其說于前而附駁正于後有識

者自能辨之○昔周公師保萬民二節原聖訓之當由以
得民之心指聖訓之當由在乎盡已之心○別記曰上是君
陳法周公以訓民下是欲君陳由周公之猷訓以明德于已上
下分明兩意時說預欲令而一之所以組織而難通也○懋昭
二語所發云式時猷訓深致致為之功即是懋昭之實不可作
兩樣看按式時乃懋昭之本非懋昭之實也說見後
我聞曰至治馨香至無敢逸豫
時說承上節而言首四句是述周公精微之訓爾尚式時三句
是勉君陳用訓之功申上文所謂懋昭周公之訓也至治如禮
樂彰法度舉天地為昭民物大順一謂有是至治而德業蒸蒸
太和融液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所謂感于神明也泰
稷二句根繫香二字發明言神之感格人皆以為黍稷之馨香
而不知此特蓋神之具耳非所謂馨香也惟明德本諸身心達
諸政治以為至治之基則精華上達而神無不格乃所謂馨香
也明德句要點至治感神二意註所謂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
本也推其本于明德極其妙于感神其理至為精粹淵微故
曰精微之訓式時要會註意所治者庶殷之頑民固當用德以
為感通之本所行者周公之法度尤當用德以為至治之原故
惟在用是周公之訓而加篤敬之功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而已
惟日二句正式時工夫即上文懋昭意也○陳氏經曰論馨香

之教至于感神明極所以警香之本又根植明德有是德是治有是治則有是警香有是警香則有是感應○日記曰治之昭明發于至治至治之警香明德之警香也上帝時教鬼神享之有享其明德非泰畋之警香乃明德之警香也又曰至治之警香以明德非以泰畋也協氣休聞之所發越可薦于鬼神可享于上帝聖賢以為在此而不在此使乘機可以為警香則隨之染感豐備虞之享之豐潔亦可以感神明矣○別記曰太平之世無一人不得其所皆由間純是一團和氣協氣休聞之所發越謂之警香警香非有象元物之積蓄皆是也至治之精華所謂推德動天無遠弗届故聖人以為警香在此而不

教民教聲色之于以化民末也所謂德昭周公之訓作若此也○武時有德昭之本道民以有不言武時所以為德昭也時說謂武時即德昭之實非是○恭傳引呂氏曰成王既克君陳懲罰周公之訓後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視漢梁二字則豈可以上文之訓即下文之訓乎且經文有明上大曰昭昭周公之訓惟民其大非訓民乎下文曰周武時周公之訓訓惟日孜孜無敢怠荒豈非訓民乎○武時武時至不訓之賢王勉大臣由訓之功歷成也而由其意焉○爾尚武時合下一節○賢王勉大臣由訓之功必期其當情而示以化機也○爾尚武時周公勉其勉○夢王于大邑其由訓之功而不由之弊也○爾尚武時周公勉其勉○一節德欲其法古下二節欲其變通蓋周公之訓可世不易而為政之道亦貴因變通而後能古而已也但上二節已兼此在下而圖政亦未可訓之道下特然出言之耳○別記曰武時之聖在我之德意則至于此則自謹始而和中關乎道之升降俗之變革可不謹乎於能謹于與養則治合時宜矣

之聖亦不出此欲君陳益進其德以至于此則洞達無間何有

若以為不克見者矣既見聖人則溺于名情而阻于因循

所謂典章法度者蓋周所以明德治民者雖不可易而時與勢殊政由俗革則不容無斟酌損益焉蓋禮始和中自有不同也其或不敷是無一事不致其難之意此句且慮謀下有廢有興即所謂之政者乎人已即所以致其難也有廢是有廢于俗而當廢者有興是有宜于俗而當興者出入只是反覆之意廢者度其廢與之當否也釋是汲思永念之意思其廢與之當否也既參之于同又斷之于獨則國政能致其難廢者不為廢當法而與者不為作聰明矣○通者萬世無弊而政由俗革故有百代不易之經無再世不刊之典苟因時會通而更化善治雖周公復起亦若是而已矣乃所以為善由其訓也若因訓雖極

南齊書

卷之五十五

九

其理而國政不致其難則德非善政亦為徒善矣蓋善由訓者幾別記云廢與非更章周公之政蓋人情事理自有當廢當興者事有當廢事有當興即所謂國謀之政也出與國人入與僚友反覆共慮度之衆論既同則又汲思于已果為至當而不可易然後行之也○日記曰外畫衆人之同則不至于自用內精一已之慮則不至于苟從致難如此而政乃善也○國政至石之德國政度于衆而斷于已謀猷入告于君而順于外大畧如此相對言不必以嘉謀即得于師虞者○出入自爾至于內

爾有嘉謀嘉猷王惟良顯哉

此節通作未幾說化民之事其實雖付于臣其本則原于君使君之德有未良顯則德有未明治有未至而無以為威化教民之本矣周公之訓明保冲子以化訓教民者而此豈所以由之乎故欲其以謀猷而成君德者實所以由周公之訓也謀猷所包固廣亦不外國政中得來內則陳善于君而有以養君之心外則歸善于民而有以宣君之化俱就君陳身上說下臣人推開一步成若時者謂臣人皆能如是也良字承入告一邊顯字承順外一邊就君說○日記曰嘉謀以一事實言如益贊禹功師之類嘉猷以大道言如禹陳克艱卑陶陳知人之災之類謀必

南齊書

卷之五十五

十

有通猷必有事亦互言之也則入告爾后于內爾后能行之則謀猷臣之謀而德謀者君之德也猷雖臣之猷而施行其猷者君之賢也斯謀斯猷非我后之德而何爾乃順之順將順也入告于內將順于外時說以順為宣揚欠通人臣之心贊行其君之善惟恐不成蓋如此也嘆息言臣人咸若是惟良顯哉玩其語意蓋君陳常如是而成王致美而深屬之之意欲其無替也奔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人之善即舜之善則斯謀斯猷謂之我后之德非曰善則稱君也理實如是也成王非失言殆至言也一說良顯就臣說言臣人皆若君陳豈不為良臣顯于後世哉正深美君陳也更詳之入告爾后于內有乃告施行之意蓋成王惟恐嘉言之不來告則無不納之嘉謀無不行之嘉猷可

知順之謂承順君之行事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至從容以和

時說以此即申上由訓之意而言丕訓即明德致治之訓自其合于道則曰猷訓自其規模遠大則曰丕訓非有二也弘字不出繼昭式時之外蓋從謹始中做出寬和乃是廣其師保萬民之意而不泥于典章法度之末者方是繼昭式時之極致非有增益也要合德極其明治極其至意無依勢以下正所以弘訓者無倚勢四句一正一反相形看上一句是戒其法之拘已下二句是勉其治之因時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孰不以爲可依可倚以爲威則者然爾之子喜怒哀奪當以人而不以己以

南書要旨

卷之五十二

上

公而不以私無害此也何也周公程始非無寬和之心而時勢有不得不然者至今則風移之後化訓之餘所當寬和以治之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其迹可也含弘御衆於謂寬也然防閑品節有以範之而不過是寬而有制不失之縱也平易近民所謂和也然舒徐容與有以施之而不驟是從容以和而不失之流也從容者不遽然之詞如必待克敵而後昇矜之必待向化而後接引之謂寬而有制是寬大中不失謹密之意從容以和是謹密上做到和易果正是通變宜民因俗爲政大綱紀處乃所謂弘周公之訓者也○別記曰弘周公丕訓仍以訓民言弘者使開悟益多歲化益廣無所不披及之意據下寬和碑有簡

修德良皆就訓民上說正弘訓之事也武欲兼式訓說非也據

昭主發明邊說使人人知之也弘丕訓就推廣邊說使人人由之也欲弘周公之訓非嚴意所能成首一以嚴意爲心則惟見頑之可忿疾易至于依勢作威倚法浸削則民不見上之可親不見循理之爲樂而反苦于法之拘矣故必寬而有制從容以和然後不迫而民從而能弘周公之訓也言其出於德與法之外而使民之心從者在寬言其妙乎寬與嚴之中而使民之自從者在和寬即教敷五教在寬之寬制即在寬中非制以濟寬之謂也謂有規矩法度而行之以寬耳和即和順中之和和者和平民也故曰從容以和之從容者不亟不徐施之當也○日

南書要旨

卷之五十三

上

記曰推明周公之訓使人人由之便是弘之之意居人上者勢我之所有法我之所執知有勢則將驅民以必從是爲作威知有法則將繩民以不違是爲以削不可不戒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君陳之治體也畢命言道有升降政由俗革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寬而有制寬意常行于法之中謂有規矩法度而行之以寬非縱弛之謂也單言和則和即從容不迫之意以和對從容則有辨從容者有義理自然之節而非已意爲之甘苦疾徐也如天地之和四時之順則可從容以和矣○呂氏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

殷民在辟至三細不宥

卷之五十三

全

卷之五

卷之三

七

此言治平民而不可過于刻盡寬和行于政勢之中者也。預是未化者也。一夫是化而未盡者也。無貧疾者緩于德。惡待人之洪也。無休備者速于取。善用人之恕也。正是寬和處。然但曰無

忿疾而非繼其未化曰無求備而非用其不能亦是有利於
意要舍下二節意機○別記曰頑指不善于改不化于訓者其
不可教事怙終不俊者固辟以加之其猶可教事者勿以其頑
害未舒還忿疾之也起下有忍與有求之意忍即不忿疾也求
則又非能忍而已至于夫有善當即獎進之而不可求其
備求備則用人為善之心亦非吾與人為善之道也○必有忍
即即無忿疾于頑之竟有忍而無忿疾者有容而無忿疾者曰
忍若外能強忍而制其忿疾之心也曰容者內有包容而忘其
忿疾之念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忍也忍乃有容辨說云能忍
則不至于激變生亂而治民之事有成故曰有容小人怨汝

南齊書

卷之十三

汝則豈自微德客也德乃不可以寬其際矣有容則此心之德
含弘廣大有天地萬物一體氣象故曰大德在成德則容為大
在學者則忍為切蓋忍可以致容也二乃字不同有容在能
忍之後言必如是乃能有容也大德即指有容言此乃德之大
者也○林氏曰忍者勉強而行人與己隨二容者自然而然人
已渾乎為一矣勿踐于吳太王于狄忍也使其不忍則越亡矣
其何以濟湯之于葛文王于昆夷容也包之度內若天地然孰
得而測度之非德之大而何○簡厥脩節即無求備于一夫之
意脩是方四步居務其職業者以保言良是和身睦家善其行
義者以師言簡脩者表厥宅里簡不脩者殊厥戚并種不使混而

無別也違者最而用之率者以是倡率鼓舞之所謂舉善而教
不能也○別記曰簡只是區別不可用褒貶字違者與某違也
以率者使不良者有所耻而改行也又曰簡其脩亦簡其或不
脩蓋以簡脩為主其或不脩者亦簡之則勤惰分明故人勸功
違其良以率其或不良蓋以進良為主其或不良者觀之而知
所耻故人勸行而或字不可忽蓋言簡厥脩進厥良則人宜自
化而或有不脩者因簡脩而亦簡之或有不良者因進良而亦
董率之其抑揚進退之意在乎此也又曰不脩言簡而不言刑
罰不良言率而不言簡別蓋于上句之中即寓下一句之作用
又曰使不脩者皆脩在于簡別之分明使不良皆良在于勸率

南齊書

卷之十三

之有道皆在于以人治人而無求備之意此所以為中和也○
簡無忿疾于頑至教典在德既示以化民之政復示以化民之
本○簡厥脩至允升于大猷既欲其以人而治人復欲其以已
而化人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主辭于永世
上數節俱是寬和之政欲其盡化民之道此節歸在君陳身上
欲其端化民之本也惟民二句是言斯民本有可化之機連上
二句是言化民當有身教之實教與句是謹其所好時乃二句
正是從其好而反薄歸厚也厚字命字好字俱就典章上發揮
故典在德四字五連說五常之理謂之典與得諸身謂之德言

所敬之典皆在乎實體于身者也。要得他傳厚而謹所好者，君陳之德本是孝恭，此則欲其無失此德而謹之，以立寬和之本耳。敬典在德，與明德相應。大猷與至治相應，變而為厚升字，對降字說。周公之時，世道方降，註云實之感人，又是終聲，齊威神之意，懋昭式，時弘訓，工夫皆盡于此。而師保民懷于斯為至矣。惟予一人之下，又承上二句，來君以化民為福也。今四方無虞，垂拱之治成矣，豈不願多福乎？臣以化民為福也。今東郊武化，師保之職盡矣，豈不為爾之休乎？有辭又兼福休說。福休所在，即名譽所在也。又是期于無窮之詞，以終尹、莒、東郊之意。○日記曰：言民之性本厚，固所見所習之物，而有違反薄薄厚在上所導耳。民之于上，不從其令而從其好，爾克敬典在德，則民固不變而允升于大猷矣。典與五典也。敬典在躬行，非聲音笑貌所能為也。商俗雖薄，而可變世道，雖降而可升以民生本厚，先以故好故也。人生不言福，風俗敦厚，人有士君子之行，人生之福也。其曰終有辭于永世，期君陳者，遠矣。又曰允升于大猷，終有辭于永世，即以成功望君陳何也？周公之事未終，故以命君陳。君陳之事未終，故以命畢公。自後觀之，則有慎厥始和厥中成厥終之三節，自三后言之，周公之所未為者，君陳為之。君陳之所未為者，畢公為之。初無三節之分也。故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別記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見所以反其

厚而使之不遷者，在乎上也。達上所命，陳厥好見，所以使之從所令，如所好者，在乎德也。故曰爾克敬典在德，則是乃固不變。允升于大猷矣。典者五典也。敬典在德，而不在于其言誠躬行而心得之，以是敬敷五教，則民之從厥攸好，有捷于令者，所以然者，以民生本厚故也。顧上所以導之者，何如耳。末言思受其福，臣成其美，以期之蓋君以化民為福，臣以盡職為美，終有辭于永世，言其美稱之無窮也。○夏氏曰：向之厚者，雖化而為薄，而其本厚者，未嘗不存。爾能敬典在德，以化之，民無不變。薄為厚而濟于大道者。○呂氏曰：化之博福之厚，名之長，所以致之不出于敬典在德而已。東郊之命君陳，始以今德，孝恭得之成。正終以敬典在德，勉之取之以實明之，以實始終一實也。○張氏曰：觀康誥所言商民父子兄弟之倫如此，風俗之薄可知。君陳欲藥其病，惟敬典在德而已。人君不言福，風俗淳厚，皆之大道。此人君之福也。故典在德，真所謂明德之聲香，可以洞達無間者。于化殷乎何有？皆以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也。敬典即敬敷五教之意，在德而行之，則行心得而言空言也。○陳氏推言曰：民生厚，即升于大猷，可知。蓋所謂敬者，其本厚之理也。達命從好，即乃罔不變，而可見。蓋所以變其從好之實也。民之厚雖遷而薄，而其厚者未嘗不存已之典能敬而有得，而其所得者，又即其本厚且敬典在德，則上之好無不謹矣。升于大猷則

下之與無不謹矣以康諸卿之鼓民之病在于不能敬典故不
求敬典之人而棄之欲令德孝友之男陳若此也成王此言蓋
因其素優者勉之

二十 單

周書十八

尚書要旨卷之三十三

周書十八

顧命

前平篇見成王當元生之際而志氣精明復平篇見召公當危
疑之際而區處周密

惟四月哉生魄翌日尹御事

此三節史叙成王有疾將發顧命之蓋云子之疾曰不懌曰不
豫皆臣子不忍斥言之也說臨平瀾沃面水總上文但謂卜人
扶右師人扶左親禮王服衮冕而有平凡此憑王凡期服衮冕
也召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謂此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
託之言淵與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爲素定之理雖無沒

南書

卷之三十三

二

固同如也惟善治氣者能歷疾病而不情善養心者能臨元生
而不昏蓋一朝一夕之積哉○同召貫至御事太保三王公六
卿也師氏虎臣近臣也百尹御事庶官也凡三等官同召者平
時召其長則其屬從今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
召之也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也此先後以六卿爲序冢室第
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召伯爲之宗伯第三召伯爲之司馬第
四召公領之司空第五召伯爲之司空第六召公領之召芮彤
畢衛毛皆國名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守
王門司王朝得失之事虎臣虎賁氏尹官正也御事非官正
而有執事者召氏曰公以太保領冢室無可說者畢公與召

公一體而班在四者蓋同馬兵權非元老重臣未易付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憂王貢于非幾

此六節皆成王顧命之辭○病日臻二句正是大漸惟憂詞
我志即下文欲群臣輔元子之志也言一出而不易謂之誓凡
大事皆然○書訓者言其訓不輕發以啟群臣之聽意○昔君文
王即述六武創業之艱難光就德之登用處有宣者宣布于政
治之間即下真麗陳教是也文宣之于前而武又宣之于後故
曰重先須以文武事端得重字竟出真麗陳教四字一直
專指教說五教即民所依者定民所依之當道而列之教條所
所真麗陳教也肆字已有不違其在內肆不違句乃承上起下

商書

卷之五十三

二

之詞惟西土之民服習不違用是能達于殷邦同一服習之風
而大命乃集于周也文武敷德以服民心而後能因民心以得
天命其創業之艱難有如此蓋教即文武德輝所發真麗即是
宣布別記印德教為化服民心之本民心為受天命之本真麗
陳教一事說定其所依即安養之事真麗而教則民之從善也
輕故皆服習而安其教重言肆不違者深見其徒教之至也是
以自西土而用克達設謂達教化于殷邦也須在伐商以前說
○在後之個節教在已守成之艱難天威承上大命官以其子
奪無常至可畏也大訓是述天命之可畏以威佑後人者嗣守
大訓而無敢侮適正是教近天威之用力處曰敬曰無敢其貌

商書

卷之五十三

三

難案以重守成之過又如此其艱難也○朕言信上二言
教保含下二言意艱難指王業本上創守艱難未大竟周之天
下文武以艱難得之我以艱難守之今我將不起則艱難之任
又付之元子爾其可不明我所言用以敬保嗣君而大濟其艱
難乎別記曰王業以艱難成之亦必以艱難守之弘濟于艱難
言中成難必待諸臣協力大濟于此也弘濟中濟合敬近天威
嗣守文武大訓之意畏天命守先訓乃濟艱難之道元子亦
克如我之昔日也天威言敬近者戒謹恐懼常心之先我文
武大訓即先天命者必敬謹服行始可謂之能嗣守也無敢侮
適常懷懼然在心而不踰越其則也○下二節正弘濟艱難之
事乘連動欲其幅君靈為治之道遠通指民言小大庶邦皆同
言乘者接引懷來而治以不治能者馴擾馴服而治以必治此
萬民之道也安者撫綏輯寧使小邦得以自立動者督責開
導使大邦不敢自肆此懷諸侯之道也別記曰遠者柔以懷之
近者通者訓而懷之使治小大庶邦咸有以安之而大小相安
有以勸之而使懷守侯侯此皆君道所當重者也合遠通而柔
能與施通小大而安勸無間則若德所及公平周導而無所偏
偏矣一說遠通小大俱指民言柔能安勸與主以德化民說安
此撫綏之使得為善勸是誘掖之使樂于為善小大不可分貼
無勸別而言之見當因勢利導合而言之見當公平周事○是

夫一欲其輔君端治之本三豎能安動之學自一身始而
身之本又在于心故秉身心而戒勉之則記曰威儀舉一身
之則而言成土謂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十威儀耳自受
中于天地以來有動作威儀之訓此固脩身者所當自致其力
而無假於外然主之者心也心或冒責於非幾威儀不可得而
治矣輔之者臣也君心之非未裕臣亦與有責焉爾左右輔弼
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防其未萌之欲止其未形之邪便心
不入於非幾而後可日記曰威儀舉一身之則而言如視聽言
動各有其則又如君臣有君臣之威儀父子有父子之威儀皆
是也自亂於威儀即辱身之謂也無冒責於非幾即謹其獨之
謂也方云夫人當汎言包君民在內言人受中以外必有威儀
之則故吾有威儀吾自治之人之所以為人者凡以此耳今元
子得有治人之責者而可不使之自治其威儀乎然威儀之著
又本於念慮初動之機也苟於此不謹則始之發於不審者雖
善微終之陷於為惡者則甚大威儀之閒可得而治矣故爾當
敬保元子使之無冒昧進於不善之幾也

謹既受命還至命士須材

此四節記成王崩康王嗣統及作冊取材之事○王發願命在
蕭衣綴衣之座命託反於寢處出綴衣於庭○天子初崩太子
必在其側將正其統故迎於門外以殊顯之福毛二臣宿衛者

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便於孫侯呂伋索虎士百人齊侯時私人
子流貢氏從二執戈者連於南門之外以為儀延入路寢翼室
為憂居宗主翼室即東夾室也初喪未為梁闇故以東夾室為
他宅之地成王以是日崩康王即以是日為憂居宗主以天下
大統不可一日虛也○丁卯王崩之第三日也喪禮厥明而小
飲又厥明而夫飲尊卑皆同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願命於康王
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冊書故以此日作之既作冊書因作受
冊法度下云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冊書也將受命時升階
即位及傳命以後康王各命受同餘餐皆足法度○越七日癸
酉伯相命士須材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士者山虞匠
人之屬取材是供凡喪事之用存既殯後事日記曰自此以下
至主於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
政之事四座王之所處者器物園之所寶車轡王之所乘者陳
之所以華園且以示重願命兵器主於門外堂階者所以備不
虞亦為國家之威儀也

秋設黼衣綴衣至主於側階

此八節皆為將傳願命陳設儀物以象成王之生存也設黼
衣綴衣直貫下四節蓋四座皆有之設黼衣於四座之間設
帳於黼衣之上此與陳寶王執兵出轡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
言者從上省文也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後設者墓王平生○

賓以輔康蔽以帷帳此列於四座之上者席所以坐凡所以爲
此列於輔康之前者四座凡席各異席有茂底豐筍之異而其
緣有繡綴畫粉之異其皆曰重者則皆三重也凡之飾有華文
雕漆之異其曰仍者皆因生時所設也○周禮云凡吉事變凡
吉事仍几禮之於凡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凡以見因生時凡不
改作也先言西序又特言西夾者成王殯在西序以西爲重也
正義曰殯間總東戶西戶殯之間也戶殯之間謂之象周禮司
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土位設黼祭南向即此
座也天子之席三重諸侯再重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日記
曰殯間是見群臣親諸侯之座見於周禮其餘三坐禮無其文
南書要義卷之三十三

其東序西向爲養國老向群臣之坐者按燕禮云坐於阼階上
西向則養國老及養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西向坐前以其
旦夕膳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爲旦夕膳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
向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向故夾室爲親屬
私燕之坐接朝士之坐治朝之法王南面此西序東向東序
西向者以此諸坐並陳避殯間向說諸侯之坐故也周禮大
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
是天子有與親屬燕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飾故几席皆
飾也金氏曰天子之屋四當爲四阿四个而有東西夾大夫士
惟止有東夾然亦不敢爲阿个也今此不言東夾獨無陳設惟

實西夾而又南向與當殿同蓋東夾者即初養也燕之異室而
西夾者則新設王西階之殯宮也卿大夫無西夾則殯於西階
之上士殯於客位惟天子有西夾其殯畢塗屏故於西夾爲之
氏曰天子朝覲聽治登老壯燕各有定處平居四席各因事
而設於其處今則通之○越字訓於於者於其處所上出西
序東向東序西向則序身已有王之座矣陳王後云在西序東
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攝之別名其攝南北長坐北猶
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爲
列五五重○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向之坐知此在
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房夾室陳於夾
室之前也○鄭氏曰東西序皆有室而坐及諸器物皆陳於坐
內亦乃以下諸物貴重必陳之於前故言東西序亦以下元
陳之於後故言東西房○此五室陳實作冒下詳其實弘璧琬
琕六玉與玉天球此半之五室其餘則皆寶也西序參以大訓
者寶室言也東序參以圖者寶之道也舞衣用之文舞大貝
用之服飾鼓敔用之音樂供又事者也戈弓矢供武備者也
聖見精巧中慶二竟此皆成王手澤所在故設之以象其生有
耳能傳意不重○大喪出輅禮也亦以象其生存耳孔傳曰
輅王綴輅金而前皆南向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亦
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西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

特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正義曰周禮巾車掌王之坐轡王轡
金轡象轡羊轡木轡是為五轡此經止陳四轡不陳羊轡者兵
事非常故不陳之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知面前皆南
向為轡而南也地通尊右故王轡在西金轡在東此四轡而西
相配各自以前後為文釋官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
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轡回堂故知左右塾皆北而也左塾者謂
門內之西右塾者謂門內之東自以門西為左東為右
耳顧氏云先轡在左塾之前在東門內之西北面對王轡次轡
在右塾之前在東門內之東對金轡凡所陳列自秋設齋衣
之下至此皆乘成王生時以重顧命也○陳其坐夾而備其
物非徒為觀美也天位當極而履生親視使後王入斯廷也其
惻然有事元如在之心矣乎故其所閱矣而後陳其所乘非徒
為彌文也寶玉輝煌而卑轡森列使後王登斯堂也其諒然有
不克負荷之敬矣乎○呂氏曰此非獨盛儀文而彰備物天位
峻極惟生親視寶玉輝煌車轡時列入其處肅然起敬懼不克
承委重投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越王五重三節寶玉器物
先西後東者以成工殯在西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後
西者以新王在東宿衛故新王故也○上陳儀物以象成王為
將傳顧命而設此陳儀衛以迎新王為將受顧命而設凡士皆
序也凡弁皆立于堂之下凡大夫皆見也凡見皆立于堂之上

堂下去殯遠故使士為之堂上去殯近故使大夫為之先門次
階次堂從外向內而叙之也次東西爵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
叙之也所是堂之有康囑積角處每邊立二人故曰夾東堂西
堂即東兩夾之前堂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垂下階之廢
階有五東曰昨階西曰賓階此二階在南燕弁執戈所夾而立
者此也冕執戣冕執翟東西而立者堂之蓋處而近階者也又
有北階在堂之北非儀衛所陳又有側階在堂之西旁東曰東
下階西曰西下階冕執銳者所立嗣君自翼室還殯所往還必
由之地故特備儀衛也按祭傳以側階為北階與此不同
王祚冕黼裳主天成
南書集要卷五十三
此四記群臣傳顧命及康王各之之詞儀物既備然後延嗣
王傳顧命自此始稱王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所
作禮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士邦君即位既定然
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王王服因服之下即言升階後
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
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
各從升階為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于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
屬而先於太宗者此禮止為冊命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又曰禮
君升昨階此自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卿士邦君
康用呂氏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

或服酌吉而之間示禮之變意或云受顧命大事如見成王故
君臣皆吉服也八即位位者平日之班次也○形體也○卿士邦
君祭服之裳皆纁止以無事於奠祝一欲純用吉服故不形而
纁此以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祭服即吉服
也介圭同昭先王所執今將授嗣王若先王予之故自作階而
升太史執書將進之王故與王接武同升介圭天子之守圭先
王之傳器莫重於此故太保承之同謂次於介圭故宗伯奉之
宗伯主祭祀朝覲之事故授嗣王同言自此繼先王主祭也授
嗣王謂言自此繼先王朝諸侯也太史職載筆作冊歷故秉書
秉者持之以升御者奉之以進書即冊命冊命即丁卯所作書
也○皇后冠玉几道揚末命至以敬忌天威成王顧命已書之
冊此太史口傳則述其意者也顧命有敬忌天威顧守文武大
訓之誥故太史述其意則重在訓訓中間居大位由大法致大
和皆訓訓之事故終之曰以答揚文武之光訓也康王受顧命
答太史則重在敬忌天威故曰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祖父治四
方以敬忌天威乎○文武之訓無非述天威之可畏而欲後王
敬守之者有其聖謨洋洋則曰大訓自其嘉言孔彰則曰无訓
臨君三句正訓訓之實而答揚文武光訓之功也答揚文武先
訓正應轉訓訓句無工夫臨君三句有相固意必居大位而後
由大法而後致大和也大卡只是泛指文武教養斯民之舊章

成憲言樂和亦當秉教養說民皆道其生而全其性者是也中
云臨君周邦者承艱難之業也率循大卡者由其莫禮陳穀之
法度也○白廣儀禮通義以莫禮陳穀和天下者致民於禮業
不遺之中也○系案安勸以期民之服習不違俱要點衆能一節
意講用字承上三句來答爾奉答天命之答揚如對揚王休之
揚言慰其望而宣揚其美也康王果能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
以盡嗣守之道則於文武之訓豈不有以奉答之而無愧顯揚
之而不泯乎此皆顧命中意太史口陳之耳○亂四方敬天威
一氣說祖父致治以敬天威事當先提在首亂四方以諸君三
句講敬忌即前敬忌四方未治即天威未敬天威未敬即光訓
未答非有三事也
乃受同謂王出廟門侯
首節乃康王祭告成王言已已受顧命也乃者繼前之辭既受
冊書乃受上宗之同謂也受同謂上要見受册主意謂尚未用
同即謂之以祭焉爾者肅也從立處進爵向神所而致肅敬之
容尚未置爵於神座祭酒者爵酒於神座前所以代神祭先代
起為酒之人也雖是以酒灌地但此却非灌地以降神耳啗曰
奠爵則置爵於神座而有定處矣奠者安定之意每一進爵則
一爵酒一爵酒則一奠爵如此者三三故曰三宿三祭三啗禮
成於三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太保受同謂此太

保報祭成王言已傳顧命也王既呢而反爵於手故授之大保而太保受之置之神座也祭祀以潔為誠故下堂盥洗祭祀以變為敬故更用他同秉璋以酢更復報祭如正祭太禮之亞獻也半圭曰璋祭統云若執圭者謂若禋祀受五升太宗執圭贊謂亞獻用璋贊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雖訓報也上宗為大宗伯知宗人為小宗伯太保所以拜者句成王言已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王答拜者為慶居宗主以子通自慶也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違受前所授之爵而進以祭祭是將飲福而酌酒於地也既祭遂更受福酒齊以至齒示飲而

禮記集說卷之五十三

上

實不飲也空居也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而將拜故授宗人同上報祭而拜敬告傳命也此飲福而拜敬謝神賜也○正義云太保所以拜者句成王言已已傳顧命訖也拜者句為拜神不拜康王王答拜者導所授之命也祭祀既舉而更拜者句成王以事畢也王答拜敬告傳命也似勝祭傳代尸拜之說又新安陳氏曰王答拜蔡氏則曰代尸拜王氏則曰因太保拜而對拜夏氏則曰王亦拜成王拒紛紛揣度要之王答召公拜何疑焉居在廟門外則全於奉在廟門內則全於子况康王方在廟中極前受顧命未出廟門臨朝堂而受群臣朝也冢宰以元老大臣受托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拜告傳顧命繼

之拜告禮成康王為喪上主極前其恭拜禮亦宜之冢宰傳命以相授見大司馬如見先王也答之拜敬大臣即所以敬先王也何必如諸說之紛紛哉○方云康王受命而三奠者告成王以已受顧命也太保秉璋而酢祭者報成王以已傳顧命也後言公卿大夫之禮太保獨行而王不與者也或泥注亞裸之說遂分三節為三獻之禮此大不通夫禮成於三而王之三宿則已成三獻矣獻畢則告成而上宗曰饗則王祭已畢矣况太保之報祭蓋報成王以傳顧命之祭也說注云亦亞裸之類不宜曰亞裸而曰亦曰類者則其為引側釋書而非直指為亞裸亦明矣且考之禮初獻主人初獻主場亞獻子辛或親成終獻

禮記集說卷之五十三

上

以此推之天子亦宜天子初獻冢宰亞獻而終獻則獻成王賓為之也安得王行一獻而太保獨行二獻乎縱王可與太保共行也又安得初獻之禮遽進三爵而亞獻終獻又止一爵乎又安得三獻之禮未及畢行而上宗遽傳神命之饗告乎又兄太保受同祭齊者飲福之事也先祭而齊蓋將飲神之賜而自祭先代作酒之人必以祭成王也三獻畢矣神傳慶矣然後飲福之禮始行豈有行亞獻之後即行飲福而遂以飲福之禮為終獻之禮乎此其謬味牽強而不足信也彰彰明矣○言太保降則卿士邦君可知言諸侯出廟門侯則太保畢公可知牧者牧其祭器及儀物儀仗之類俟者君在廟門內則全於子在廟

門外則全於君故侯新君之出以臨其正始也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至嗣德答拜

此康王朝見群臣與之正始也出字還是出廟門而立應門之內執瑗以朝武侯也周禮天子之門五一曰庫門二曰庫門三曰庫門四曰庫門五曰路門六曰庫門外朝一內朝二外朝在應門之外聽獄訟之朝也治朝在路門之外三日視治之朝也燕朝在路門之內會宗人圖嘉事之朝也三云云若日出而視朝退而路寢聽政視朝即治朝聽政即燕朝此經云王出而視朝之內即路門之外也路門即廟門然則三日視事與朝會

卷之十三

高

皆在治朝大平公代周公為東伯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也言太保者于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宣任重故先言西方左右二言當自為句言趙而左方也皆有乘黃未以下肯就諸侯既非就三公言策與本上黃未至帶說太保二句亦非是二公親三孟諸侯朝見新君故二公引之也黃未是陳於庭者主帶是執於手者諸侯朝見天子於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孔傳謂未朝而後還國見新君古以重禮親邦國故稱諸侯曰賓主是璧不與命圭而時詠云奉珪者奉以合盟也兼帶者錫以將歆也則壤真者當此言乘幣不可連主在內壤真字從來無明訓按字書真屬也陳也置也亦獻也考之獻物者必先

至於地故謂舉為其則此云其贊猶云獻贊云耳非真祭成王

也義嗣德三字史官王恭拜之意康王正嫡以義繼先入明德

故各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為主也當體吳氏意講吳氏之

意以為後者拜未為後者不拜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君不當

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且純乎吉禮也康王義在繼體嗣先

人之明德故各拜者正其為後且知以喪見也○為後者為喪

主故吊者今者禮者升堂致命主孤皆拜稽顙此常人為後之

禮也康王之見諸侯以正其為後之義則既當拜以在喪則未

可純用吉禮主受諸侯之朝覲則亦當各拜也申云嗣德即嗣

位意史臣就恭拜上形容二字出來一以見繼統之新君一以

見憂居之宗主宜各拜而各拜也下群臣告王及王望拜臣

已亦不出嗣德之外故史臣特表而出之

太保望為伯王高祖寡命

此諸侯致告康王而望之以弘濟艱難之道也言即舉文武創

業之艱難以勸勵之次即舉成王守成之艱難而因勉之勸足

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成進之下吳氏曰前之拜諸侯拜群

臣不拜此之拜群臣拜諸侯不拜也不各諸侯拜而不各群臣

拜者諸侯自外初見群臣在內日見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

外呂氏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及芮伯

咸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

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曰者
太保言也太保為外諸侯之伯內群臣之長故事諸侯群臣進
戒于王也皇天二句一氣說惟周惟字重者言皇天改殷邦之
命不屬之他人而獨戒周之人能受之者以文武能恤西土之
眾也美若二字以天命二字代之入講克恤即靈承於旅克堪
用德事含刑賞忠厚意呼起下賞罰字而六與領命奠麗陳教
相出入言克恤西土者以文武基業本於西土示不忘本也註
天命不足恃意亦不可脫○惟新陟王惟字與下用字相呼應
言文武既受天命固有無疆之休矣然所以遠其休於今日者
豈偶然哉蓋惟新陟之王克盡守成之道故用能以此休美而
勸之

卷之十

十六

軍協賞罰哉定其功豈不信哉以成王言之如誅武庚三監滅
奄征淮夷徐戎舉蔡仲封微子寧周公用君陳此其賞罰之大
者其餘卑卑與於理可知也厥功指克恤西土以受天命之功哉
定者賞一人而天下以勸刑一人而天下以懲民志定王業安
而文武之大功不致於動搖也蓋文武之刑賞忠厚本人心素
所畏慕者成王能述其事故能定其業也休與功一意在文武
創業曰功在成王繼美曰休耳用敷遺後人者以此盛成德洽
之美而施及康王也○日記曰厥功謂致太平之功所以哉定
惟非協賞罰而已蓋刑賞人君之大權勸懲天下之大義故在
典則罰弗及嗣賞延於世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存湯則德懋懋
官功懋懋賞在文王則庸庸祇祇威威在武王則崇德報功皆
其道也用敷遺後人休謂遺其後人以休美也不但功在當時
而美及後人今王敬之我欲其務從先人之美張呈六師亦在
軍協賞罰之意而言成王巡侯甸四征弗庭六服群辟罔不承
德非詰爾戎兵則亦無以方行天下陟禹之迹也康王即位之
初而召公首進戒及此蓋有以也敬之哉虛下二句即敬哉之
實大帥即六軍也張猶張弓之張言無弛也六軍天子之常制
張大則不弛其備而有以待其用也昔周公告成王以克詰戎
兵陟禹之迹而成王能用其言巡侯甸四征弗庭至於六服群
辟罔不承德此正軍協賞罰之大者故召公令致告而後及此

卷之十三

十七

萬一則治安之久防後世變遷之新一則臨終之初施天下如
觀之而故獨言六師或云守成之世尚文施武故每舉於用言
而重於用罰使不漫皇六師而賞多而恩以養罰施而威不振
矣非是○新安陳大曰周以仁厚立國盛成之久其刑弊易至
於施而罰弊政難甚於東遷之後幾微已先於一再傳之餘周
召畢諸公已預見先發於未然之前矣正如太公言後世誤
弱者也康王之子昭王即有舟膠楚澤之陵夷召公之言豈過
也哉○寡命即是厥功張皇正欲無懷當作一意謹勿謂宜張
皇以保其命無或不振以廢其命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王遺鞠子羞

南齊書

卷之五十五

文

此康王報告群臣而望之以故係之道也昔君文武節推文武
創業之由在於得人而需求助之意乃命節原先王建侯之意
在於輔後正求助之辭也○庶邦侯甸男衛六服不言米要累
言之不言群臣以外見內禮天子自稱予一人康王在夜故稱
名○昭明於天下處宜哉或在保火王蒙蔽或在瑞命於上帝
我恐於求助之意輕了此即見文武之德之盛如此尤必實臣
而天下始得況未如文武者乎○至平富二句就事上說而心
在內通傳傳均平以皇民之財不務然惡以念民之命皆仁心
所在也底至者以心而推之事無所不用其極如薄歛必期於
各足省刑必至於不用是也齊信者以事而本諸心無所不盡

南齊書

卷之五十五

文

其誠如務德則實有富民之志慎罰則實有惜刑之念是也
至平富言謂輕徭薄賦使家給人足平者平施而無偏也漢文
帝與民休息勸農蠲租亦可謂之富民天恩富者因連降降實
者無立錫之地則以謂之不平富未可也至平富三字語頗意
深最可見平者氣象不務於者不以答人之咎為務言慎罰也
刑罰雖不可廢然不以是為務而取足於是也○推行底其至
施之政事之間見之號令之際德必極其明罰必極其謹也象
書極其誠薄歛省罰之文盡明德謹罰之兩全一行無所偏一
事無所欺也推行底至要盡極誠則內馬充實於心外馬充實
於事文則光於四海武則不彈稱德也或以傳中誠德不務於
之心一句以此而通就心上做然曰不平曰不務曰推行曰兼
重疊見本之心而見於事也 日記曰推行而底其至謂推行
此二者之心則無所不至以其事言也兼盡而極其誠謂兼舉
此二者之事則皆極其誠以其心言也人有事到而心不到者
有有其心而事不到者底至是事到齊信是心到心事兩到內
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厥之至者不可掩也內外
充實只浮陳說請在底至齊信之下見得底至齊信則內充實
於心外充實於事不可分底至為外齊信為內昭明者務德不
務罰之實昭著於遠近而人皆仰之也則亦二字重看謂文武
之聖宜無類於臣之助者而當時時則亦有如是二臣以輔之

新今日乎能無不二心只是一人如所謂德者德者以誠亂
故言其武勇以輔治故言其忠實耳保人只在輔君廣德慎罰
一者昭明威德往來奔走是也或曰外則戮力同心以折衝禦
侮內則戮力同心以疏附後先雖於熊羆二句說得來但上下
文不相照應只出四句可用用端命句是帶上之詞言文武既
盛德而又得賢如此故用是受正命於天亦順其道而付以
天下之大也文意與以昭受正命同謂之端命者天命大公至
正可受而不可圖者也用受正命於天蔡傳多一下字必衍文
其道或指君聖臣賢說嫌於君臣兩平失求助意或指省刑薄
欽說又疑或重在君上蓋不可求助意然文武省刑薄斂之德
使非得臣之輔何以濟之天下哉雖情言文武之德實本群臣
之輔也但得充轉相求之意指省刑薄斂言不妨天以其
道為順付畀四方正是順其道也或以其思若或就之其行若
或置心為順道者非是○乃字繼上文而言謂文武既得人以
創業矣豈以天下可以一人有不可以一人治也乃命云云此
節雖身告諸侯之詞實亦舉外以見內也建侯即所以樹屏一
意而兩言之或云指熊羆不二心之臣一下先公即此等人也
在我後之人言其意蓋欲以輔我之今予以下正勉諸侯體先
王之心以盡侯職之當然也一二相父見非一也獨曰伯父者
自同姓言固舉一以例餘對異姓言實舉此以見彼也尚胥暨

卷之三十三

二十

顧繆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者欲其各相以祖父之所以事文
武者事我也戮力同心保父王家正先公之臣服於先王之
不怠曰顧安而不易曰綏下四句即顧綏先公臣服於先王之
道心在王室泛指保之使不危人之使不說說須體武勇忠貞
來講方得顧綏之意用字承上句說用表二句相形看奉恤與
不承無強之恤同蓋承四方之重任君之憂也暨文武之寡命
君之憂也別記云奉上之憂動以王室之憂為憂也其順承之
以王室之事為事也雖周之勤于藩于宣也所謂乃心王室者
如此上之憂動有就張皇六師說者遠於事情有就省刑薄斂
說者失之太濶但格上出來用之不妨總不若謂康王以秋祭
之節承燕燕之大為喻心之憂勤也承順不過分君歡命如保
以王家之謂物子蓋即應懷高祖雲命而言蓋無人以輔之則
猶命不可受四方不能保是後人之恥也能奉順君心而不違
之則則顧綏之道實而無規於先公矣或以上節為文武創業
以遺子孫此又建侯以遺子孫恐失求助諸侯意不可從○惟
周文王二節至後人休戚上節重克恤句下節重平協句末重
張皇句見文武由此以得天下成王曰此以定天下康王當內
此以保天下○皆君文武至奉恤厥眾當分節義上是求助之
意下是求助之辭通文云觀此則解臣諸侯固當知所以輔
矣况先王之分封其意蓋在我後人也爾諸侯可不如此

卷之三十三

廿

經 52-47

我王宣哉但上界求助群臣諸侯一是專主諸侯而言不可以
上是求助群臣下是求助諸侯也或云過大不必錄出求助意
恐無味

群公既皆聽命王是反衣服

群公總謂朝臣與諸侯命即上文報告之命冕服見諸侯者乃
召公當危疑之時正始之義不可以常禮言也陳氏傳曰
曰釋冕反衣服東坡嘗疑之某嘗以問之徐先生知先生曰惜
乎東坡疑之而不加察焉召公臣皆疏遠元老豈不知禮
其身先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護太子而諫言之愛起於兄弟
非同公之志誠則社稷憂及乎殆矣故於康王之立特為非常

禮也

三

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千七奉之冊書破之冕服而人亦諸侯此
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主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
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宮闈之曖昧而權立出於一人
之平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運
往來君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新安陳氏曰舊氏之論主
於守經崇呂陳氏之論出於達權守經合理之正而不可破達
權亦當察事之宜而不可膠召公在當時必有過於不得已難
創於往事而不敢輕者觀其布置盤指重大周密微召會集翁
合安徐若貼大敵當大難然諸侯咸在試謂問疾者尚留而因
受其朝非也觀其言曰庶邦侯甸男衛曰率西万諸侯八左

東方諸侯入右則微召於既崩之餘命集於一會之內可見
既張豈六師一語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紀載亦未節節備具
而篇之中辭繁不殺前後五十六篇紀載無似此之詳者

畢命

此篇以首節保釐二字為主王若曰分作兩段大既看惟又王至公其念哉七節言得殷化殷之難而推其所當為因叙畢公德業之盛舉治道治體而告之也然而殷士者殷民之望故自我聞曰至惟又六節先述所聞極言殷士之惡不可不有以訓之因勉其成保釐之化而詳致期望之意也末一節總致戒勉之辭以結一篇之意○呂氏曰周公始遷商民戒長治者不忌於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寢服周化女簡修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詩

尚書要旨

卷之三十四

一

惟十有二年王保釐東郊

畢公相文王故就文王之廟命之一以見先王重臣之不可廢一以見先王受命之不可輕也日記曰宅洛與命周公留後咸周家創有之大事故始則至豐并告文武終則因燕祭於文武之廟行冊命焉重其事也命官與宅洛不同命君陳命畢公又不過因仍周公之任視始命周公留後亦有間矣故命君陳無多豐之文惟畢命有之者知其以四世元老特崇其禮康王示

尚書要旨

卷之三十四

二

不敢專命之若文王臨遣之云耳知止於文王之廟告與命不同告則燕告文武命則止於文王之廟足矣○主洛邑言故曰成周主錫京言故曰京都○保釐以下文旌別淑慝入講不可以旌淑為保別慝為釐又不可謂釐之中有保保之中有釐蓋一旌別之間自其恩義言之則為保而不失於剛自其辨別言之則為釐而不失於柔或云旌之別之而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內則擾調娛於品制之中所謂保也申云保釐二字平看即下之防閑森乎品式之具備所謂釐也申云保釐二字平看即下文不剛不柔是也蓋忿其不從而從以剛制之則非所以為保故欲不剛以保之寓恩意於旌別之中不失之暴戾也慮其難化而從以柔容之則非所以為釐故欲不柔以釐之嚴品節于旌別之際不失之姑息也要義得寬嚴並行恩威並著意出陳氏大猷云整雖有辨別分理之意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以保為釐蓋有欲並生哉之意別記云保釐不是二字有保無釐所謂不滅厥滅民罔攸勸也據旌別淑慝正所以為釐而曰保釐者俾克畏慕所以行吾父母斯民之心也善惡未嘗不兼愛之也有彰有瘡實兼成之也要知此二字交互不得折開不得

王若曰嗚呼父師至克受厥命

此言得成之難也文王武王當一連看不可分開見相承之久

重熙累洽意方是得之難也數大德就政事見之知真難陳數
不平富不勝智是也于天下見所及之廣也用克二字平潛用
此之致而後能受厥命也受命要端在得族民上如簡畀族民
尹爾多方式商受命奄旬萬姓是也黃云不徒曰文而又繼之
以武不徒數德而且數乎大德見他猶累締造艱難處○合下
節出題上見數德非一世而天命始集下見數治非一世而民
俗始移蓋有望于卑公之終其事焉

惟周公克左右先王至一人以寧

此言化殷之難也不必截先王包文武成王說左右綴定蓋創
守之官化殷亦其事也不可以化殷即為綴定此殷以下即綴
定內事遷都雖在成王時然輔成王以化殷即是專文武之成
烈故總以左右先王言之此殷四句相連下三句即定殷之事
禮樂是區處之嚴防周之審意審通王室是比介我周奔走多
遜之意式化殷訓者用以此而使化于德義之訓也既歷二句
承式化句來三紀內含君德中在世變即歷三紀也張氏或
老或死方少方生之說可用見後總論風移即收放心也註中
已變始移字正見化之難意四方無虞二句亦串說當時四方
之內係朝廷之慮者惟有族民族民化則四方無可虞度而予
一人以優游于上而無此與恤矣族民化即四方無虞非四方
因族民化故無虞也更要得是難之之詞不可只作慶幸說○

既歷三紀四句出題上二句平見化之之難風移由于世變四
方無虞二句又由于風之移也○合下節出題上是舉前臣化
殷之效下是推今日化殷之宜上下相應定殷者世之降也既
歷三紀則和中之政在其中不減厥減處要見世變風移族民
之善也

道有升降至民周攸勸

此言今日化殷之道也道就人心風俗言政就法制教化言惟
道有升降故政當由俗而革註中故周公定號五句當補在俗
革之下不賊之上言為治之宜如此故周公之謹密正因其時
之嚴而嚴也君陳之有容正因其時之寬而寬也當今之時何
時乎蓋推別淋憲之時也苟違時之宜而不減厥減則民周攸
勸矣其何以升斯世于大猷而使一人之永寧哉不減內即令
別惡意故勸內即令長慕意下賊字指職業脩行義良者言上
賊字指表宅里樹風聲言此亦是論理且未著卑公身上說日
託云世道有升之時有降之時而政者世道之主也一云世道
有升有降者時運之推遷而政之由俗而革則所以移風易俗
而為世道之主者也當由俗而變革周公當降之時堯殷頑民
而降者得升之機君陳當升之時慈昭周公之訓而升者得至
之漸今日由俗為政則當何如哉蓋世變風移不善者亦希矣
然而猶有未善者在正所當分別之也有以減厥賊則民有所

勸升者允升于大猷而無以可量之俗矣若不減厥職則民無所勸豈所謂政由俗革而世道將焉賴哉或要在首句截首句補入二人說政由句直指周公君陳說不減句指畢公說不可從○不減厥職至畏恭破○王示大臣勸民之政必重其貴而詳其事焉○不減厥職至淵隱在首二句截是泛言今日由俗之政如此下則因言今日由俗之政固在善矣然非德業之盛者不足以盡此責惟公德業懋著是宜此保釐之責故哉敬命爾以周公之事要在旌別淵隱以盡善之道而已首二句是泛言下節方指畢公言也○不減厥職合下二節破賢王示大臣因時之政必叙其德業之盛而重其責焉○不減厥職至

南書卷十

卷之十

六

多干先王分章截過文至東中皆要見善之之政惟畢公德業之盛故可以任而行之也

惟公懋德至無拱仰成

此叙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以見保釐之任非公不能當也惟字要看懋德勤小物或主平看或以勤小物正懋德中事俱通又呂氏云畢公天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于小物忽焉亦非造次見于是者惟勉于德者貴積養而不怠故勤于物者一小大而無間按呂氏以懋為勉與傳盛大之義不合如傳意則是有一德又能勤于細行見其踐履之純位衆善而不遺操

南書卷十

卷之十

六

存之審一小大而無間也勤小物如動靜食息出入起居無不致敬之謂勤亮四世句只發下二句時說只以輔上率下分兩平未妥○色二句相連祇師言生在正色中來謂其正色以率下而辟刑之莫不敬服父師之言也不可以色與言平看或云師言謂人服其可師法之言也固非師保之言亦非師法其言也別記云師言與正色相對罔不祇與率下相對大臣元老之風未議論百僚所瞻正色率下則仰其風采者有不言之化罔不祇師言則聽其法言者信之篤而人之深矣此非四朝元老有克勤小物之盛德聞望積之有素何以能如此正色二句正是躬亮四世之功以是德而為事是嘉績多于先三嘉績與放勳相似德業實焉而不可分者也多于先王在四世上生來見不特今日為然而在昔已多矣予小子總承成字與成終成字同謂以公德業之盛必能由俗為政以底于治功之成予小子仰賴其成而已時說以懋德二句見其德之盛勤亮四句見其業之盛勤亮四世以事上言正色二句以率下言嘉績多于先王只帶勤亮三句予小子又繁承嘉績多于先王言更詳○史氏漸曰忠厚迂闊若然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若蓋世臣舊德功業已見于時則望已孚于人而功利課殿最難不若新進者至于雍容廟堂入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庶頑立懦敦薄厲偷如泰山喬岳初無一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

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以不
勤而不勤嘉績不以已多于前時而或息正色歎客而使人
非意自消出詞吐氣而使天下之群心胥服保登之任捨公其
誰○惟公懋德至好異此叙畢公德業之盛因重以化嚴之任
而詳夫化嚴之事也○惟公懋德至淑慝垂拱仰成裁一氣說
下為妙或作三平未允○惟公懋德二節賢王美大臣德業之
盛而因重以化嚴之責焉○初亮四世四句如此出題則初亮
三句是嘉績也末一句表而出之多于先王言其功之著非一
日也非輔康王之功多于前王也

王曰嗚呼父師至往哉

尚書長官

言公之德業既無愧于周公則周公之事固公之所優為也公
與周公既同先世之臣則非周公之事亦不敢以屈公也故予
以化訓殷民周公之事也敢以是而敬命乎公焉予以周公之
事命公：必以周公之責自任尚其推初亮之心以初成乎成
周之治廣正色之化以表正乎東郊之民則由俗之政已成而
仰成之心益慰矣公其往哉往哉二字雖勅其就職實欲不辭
其職也內含變通以繼周公意○別記曰祇命者就祖廟中行
冊書之禮是也言周公之事見非國家之大事不敢勞周公于
美時非周公所當為不敢勞我公于今日○今予祇命至好異
節節作一頭下旌別節是叙治法而勉之政責都是舉治體而

戒之俱往哉之事破云賢王委大臣以前政必詳示以新政
全功也別記云下兩段一今日由俗革之政一為治之體亦因
商俗而革之之事○今予祇命至畏恭分節截上言已重保登
之命下正示以保登之政言非周公之事不敢屈公以行公固
當變通以繼用公然今日由俗之政舍保登其美以我是不旌
別云云表嚴上要補能率訓典句與下對

旌別淑慝至以康四海

此示以今日由俗革之政所謂保登者也承上言化嚴之道不
外乎旌別淑慝而已旌別淑慝一句綱也表嚴至風聲三句旌
淑也弗率至畏恭三句別慝也旌別淑慝者登也樹之風聲俾
克畏恭其同歸于善者保登也○區別里間逐并却敘對守
而警齊之首句要見因俗為政意蓋式化嚴訓之後孰無好惡
之良心而餘風未殄之時不可無勸懲之大法則所以變通乎
體崇之道以成保登之功者莫要于此上文所謂賦厥臧是也
表字上要點出能率訓典與下弗率對彰善二句只在表宅里
上見曰宅里者既表異其居又表異其里也彙彙不可與別慝
說只是善者彰則惡者自愧是乃所以病之也使人有所感動
曰風使人有所聞聞曰聲陳氏云風必有聲分為二字未嘗聞
風而起聞即聞風之聲也日記云旌識也識其善者表異其所
居之里以彰其善而使惡者病不能為蓋立善者之風聲使聞

而一起此以人治人所以為風俗無窮之計也其不備者蓋
常則殊其井疆所謂不變移之却不變移之速者也若此者非
其欲絕之蓋使之畏疎斥之隱而慕為善之美耳善者則顯揚
之而樹風聲于不泯便有率不不良意在惡者則儀刑之而使畏
慕以自新便有同歸于善意在井然條理之中而有肅然安保
之意所謂保寧也申畫三句帶說是因使及此之意不必以旌
別帶下謂惡者別之則惡者與善生變故當防閑之理文主此
意再出不從或云宅里井疆既已區別而郊圻封守之域不嚴
別惡者將有越志之圖而善者不獲安全之利即四方之無虞
未可保也故復以尊嚴王畿告之亦通上截是治東郊由俗章

卷之二十四

九

之政所以激勸人心也下截是嚴東京郊圻之制所以保安天
下也郊圻以地言封守以人言重申字慎字看歲久則易渥故
貴于時時時則不至于渥時平則易玩故貴于屢省屢省則
不至于玩此無上二事而言時時其廢而屢省其玩此即所以
申畫而慎固之地時說分屬申畫者辨遠近別內外自周公規
畫以來皆于此時緝之不使至歲久而渥也慎固者謹斥禁諍
戎兵自周公經畧以來皆于此時省之不使至世平而玩也亦
可以康勺矜相上說微有力不作故看時說云不惟戢民之善
者安其宅里惡者安其井疆而四方之大皆將率心向化而無
反側動搖之足慮矣四方無虞之治其弗奢矣乎○周禮大司

徒乃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此所謂郊圻之制昔國
制畫者也有掌固司險掌封疆人之官掌修城郭溝池澗渠之
固領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畫三巡之夜三禁以號戒若違
都邑別治其固與其守法凡國都之境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
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此所謂封樹之險昔國有守者
也孔氏曰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 疆
之守備以安四海京所安則四海安矣日記云畢公分止東郊
耳成王乃以郊圻封守屬之何也蓋當時洛邑與宗周通封畿
宗周鎮京也方八百里八其八為方百里者六十四洛邑成周
也方六百里六其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東西長而南北短

卷之二十四

十

長相覆為千里然則洛之封畿即鎮京之封畿為洛之根本
洛為鎮之陪輔形勢合而不可分周公營洛取四方朝享道里
均而已初未嘗欲合鎮京而廢祖宗之舊也知此則知康王命
畢公申畫慎固之深意此三句雖于旌別無干亦因其旌別之
政而慮及之者蓋旌別泐恩固懲勸人心之大機而尊嚴王畿
亦防範人心之大計雖一時因俗之政而亦不久乎周公諱災
之遺意也旌別至體要申畫慎固亦保釐中事政令即保釐之
政令也相關做二節分截資講以上為治道下為治體一說旌
別淑慝一代之治體篇首傳有明訓歌通以治體渾、說不分
別亦可○申畫至好畧上尊嚴王圻固宅里井疆而并及之地

下今日治體亦因商俗之融而收其之也

政貴有恒至公其命哉

行旌別之事謂之政發旌別之令謂之辭皆化民成俗之所傳也有恒者始終不易悠久無疆之謂政有恒則純一而不擾有以示斯民之法守故可貴也體要者理趣完具詞意簡約之謂辭體要則為簡實而不浮有以起斯民之承聰故可尚也政辭如此皆不好異者能之若作聰明而好為異政則害斯須而廢持久安能恒趣浮末而好為異詞則言雖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不惟云者言不足貴不足尚也對替之謂恒此以時言而恒為常久之義對常之謂異此以事言而常為平常之義大抵

易書要旨

卷之五

七

原常喜新者可貴而不可常故有好異之心必不能為有恒之政以所施言辭以所尚言辭不必專指號令辭通乎上下但所尚則常自上啓之辭而好異則不能體要政事統一純則不雜一則有終辭今簡實簡則不煩實則不浮簡實乃所以為體要也○傳云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趣謂辭之推趣也趣不完具則未能達意而理未明趣完具而不已則為枝辭衍說皆不可謂之體衆體所會之謂要入身上有領下有要乃體之關會處事理之有要亦猶是也如保釐二字為此篇之要實而有制從容以和為君陳一篇之要傲上從康為體廣三篇之要知人安民為舉陶謨一篇之要他皆可推或云趣完

具句猶云辭取達意不尚富麗也貼簡字實係所會是無窮之

理與會不言辭固而非浮言也貼實字所以欲政令純實者何哉蓋以商俗靡靡非有恒也利口惟實非簡實也雖周公謹始君陳和中而靡靡利口之風未泯也公可不念之而數有恒之政修體要之辭以矯其俗邪別記云公其舍哉故公有以華商之遺風此亦由俗華之一事也正義曰韓宣子稱詩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相隨順之義討之為人拒諫諍非惡聞其難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無隨上意者為賈商人故之通成風俗由此以覆亡國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今變惡俗也○金氏曰自此至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又明化商

易書要旨

卷之五

七

之效不徒別殊之又見化訓之也大抵商民不善之餘習有二利口也驕也利口則化之以政令之辭重驕驕則化之以德義之成法政事貴平常而戒就異辭令務大體而尚簡要

我聞曰世祿至萬世同流

上二節既示以治衆之政此下三節示以化衆之訓蓋必先訓之而後旌別可旌此節舉古人之論世祿者以起下幾士之惡見不可以不訓也辭克由德句是惡之源以德德二句是惡之流德德與悖天道一直訖德吾心所固有即上天降衷之理世以驕謏而悖義則實悖乎上天之道矣敝化奢靡者謂世壞淳厚之風化而以奢侈靡麗相尚也末句總承上四句說夫古

人之言如此則殷士之惡蓋有自來矣○呂氏曰此論商民之病源也故取古人之論世族者証之世祿之家不可驟謂之無禮法也逸樂養養之所移其克由禮者鮮矣既不內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不知忌憚天道虧盈而益謙則恃天道也其與門之俗俗衰門之俗俗衰其俗未有不侈麗蓋為世同一流也

殷士至開之惟艱

上舉古人之言此指殷士之敝一如所聞也帝寵勾對世祿之家者怙侈穢義服美乎人對鮮克由禮德德悖道者驕溢矜侈對敝化奢麗者是誠義者惡之源而服美三句亦惡之流也收

放心即前化訓風移本周公說而開之惟艱者帝君陳在內直謹定之時雖或知所收斂而寬和之後尚未去其潛消所以防閑其後者誠不易也與餘風未殄相應蓋謂不捨修謂備端怙侮滅義則不止以蕩安德矣怙侈之事官室服用不止一端舉服美乎人一節以見之實悖天道所以將由惡終也人之心於難收于已放之時尤莫難閑於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知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開之所以為艱也禮義者在己之所當守有德者在人之所當敬殷士以侈而不克由禮至于滅義以蕩而不知德之可貴反變傷焉周公曰陳何以收其放心亦曰德義而已畢公所以開之亦不出此下文德義古訓正言

開之道○雖收放心至厥德允脩以德義實保覆之政乃所以使民由訓耳不可以訓德義為保覆中事德義化民之大本保覆化民之大法收放心者收其凌德滅義之放心也即所謂風移是也允脩則歸于德義無復凌滅而民心之難閑者無足慮也德義乃吾之本心凌而滅之心斯放矣以訓詞易其耳目而一其意念重開其所本有而使油然而復萌乃開之道也

貴富能訓至于何其訓

此言訓殷士之道正所以防閑其心者也首二句推富訓之由下德義為訓則本諸同然而民易從稽古為訓則徵諸已然而民易信正訓之道也謂之時乃大訓見富惟德惟義也謂之

何其訓見富由古以訓也上二句正看下二句反看貴富應世祿庸寵能訓應禮義收閑說永年對悖道惡終說殷士帝寵則有資財而富矣富而不教則適為誘傷資耳且以惡終而何由永年惟富而能教則心不遷于物欲義理充實而正性全身不陷于罪戾血氣循軌而正命順故不至夭闕而終其天年也訓之不可已亦明矣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訓哉惟德焉心之所同得之理也惟義焉事之得所處之宜也是皆根于秉彝亦何間乎殷士特溺於舊習昏而亡之耳今誠因其放心之收而開之以本心之正則是順其所固有而去其所以本無使之舍人教之危塗而向天理之坦易卓乎其合萬心之

同恢乎其闢世教之大。非天下之大訓而何。申云：惟德所以化其凌德，惟義所以化其滅義。二惟字重看，正見得因人心之固有而非外立教條之意。大訓只在人心固有，上見謂其民彝物則之公，而非權謀術數之末，含弘廣大之理，而非傾邪狹小之私也。古訓舉古人德義為訓，非謂古人之訓也。時說皆指周公君陳不若，近說更好。于何其訓言不足以訓民也，只是無微不信之意，不可作民不從，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由古以為訓，古之人如堯之克明俊德，舜之慎徽五典，湯之肇修人紀，武之彝倫攸叙，皆本之天命人心之可以啟辟心之蒙，切人倫日用之常以收作人之效。此在簡冊而可驗于事理，而有徵者，周公之師保萬民，兼三王也。君陳之懋貽其訓，法周公也。民易從由，蓋有證也。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陳氏經曰：禮義生于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執德者人心之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于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即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而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開之道執過于此。君陳尚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別以生其愧訓，教以進其善，無片言及于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實實二節上訓字不可就推別上說，只是言蔽民不可不訓，而保釐之政正，因俗為政者所當行也。故又更端而責成之陳氏曰：推別淑慝以商人化商人也，所以興起其勸慕之敬，崇德義，稽古訓反身以化商人也，所以反求其訓化之大本。化商之道至是盡矣，可以此意作束。

王曰：嗚呼！父師至，厥德允脩。此又深嘆殷士所係之重，而勉其盡道以化之也。與上無干時，說謂殷民既訓，則執為率訓而可推執為不率訓而可別，可以行推別之政矣。故復更端嘆息而告之，恐無此意。夫丁剛不柔，豈必訓之既行而後然耶？邦之安危一句見殷民所係之重，不可不保釐也。邦之安危不由于邦而由于民，不由于四方而由于殷士，故世變風移，四方無虞，邦之安固由茲殷士也。放心雖收，餘風未殄，一失其防，將自是滋，邦之危亦豈不由茲殷士哉？不剛不柔以推別淑慝，言要發得寬嚴相濟意，出不可以推別為不剛，別惡為不柔，亦不可謂不剛是柔，不柔是剛，見得殷民滋惡深而被化淺為愈，其不從而剛以治之，則必怨虐其難治而柔以遇之，則必玩愒推別淑慝，則既非嚴刑峻法以強其必從，自有恩意行乎其間，又非流蕩姑息而安于縱弛，自有辨別分理之意，申云防閑勸制之中，當寓乎保全愛護之意，調娛訓擾之內，不失乎條理分明之機，是也。如此則凌德者化而為惟

德威義者化而為惟義將有善可旌而無惡可剔民之德也
其脩而邦無不安矣或云周公為剛召陳為柔畢公不剛以濟
其剛不柔以濟其柔非也周公召陳剛柔未始不並用但有輕
重耳保釐非二事不柔不剛乃所以為保釐也○不剛不柔至
成終終成終即是保釐使民德皆修則有可旌而無可剔也或
以不剛不柔分配周公召陳非是○不剛不柔四節以保釐貫
休前政即成終也末節觀嗚呼二字更端可見或說在首
二句截更詳之○不剛不柔二節上勉以化殷之道下期以化
殷之效兩平下節期之○中而寓責望之意也不可直言勉畢
公之成終或以下節作上節之能事相承說恐非

尚書要旨

卷之十四

七

惟周公克慎至永膺多福

此承上而因期以化殷之效也首二句平叙以期畢公之成終
三台至生民澤說是成終之實四夷以下成終之所致也惟
周公三句講雖平意有實主上二克是已然事下一克字期
望于畢公也方其始也固惟周公能慎之及其中也亦惟君陳
能和之今其終也則惟我公能成之矣或謂惟公當成其終大
差別記云殷民之始厥心未戾不容寬以治之也周公以之而
謹此焉與之正始不容少愆故曰克慎其始迨其中也式化厥
訓不容剛以迫之也君陳以之而有容焉導其善心以和為責
故曰克和其中今其終也世變風移不容禦于和也不剛不柔

而保釐之政所當行故以成其終為公之所必克而數以望于
公焉三后之政雖有始中終之異其實周公之所未為者君陳
為之君陳之所未為者畢公為之心則相濟道則相成若出于
一人其所處俱至于兩當然之則而不可易矣故曰三后協心
同底于道二句一事意昔有升降今則道無不治昔由俗革今
則政無不治使下都之民皆由德義以永年無復怙侈而惡終
是澤潤之也至是而三后之功可謂之成矣四夷左衽以下極
言其成終之效慎和成三字皆就化殷民說三句以實事兼講
成終是成化殷之事之終不可作二人之終說時講成終多只
是申說旌別點不破成字意蔡傳云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

尚書要旨

卷之十四

八

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意要緊要見預期之：意成字不
是工大字面工夫都在上文心字道字政字俱蒙慎和成看二
后協心二句主相因義蓋治本于道：本于心：同則道同也
金仁山曰前後畢時由革異政而云協心同底于道者蓋此心
所處俱至于兩當然之則也三后之心不謀而合不約而同故
曰協若說有心相濟則畢公之協君陳君陳之協周公是矣周
公何以來協君陳畢公之心乎適因革之宜各行而當然故曰
同底于道蔡傳引吳氏之：曰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
以濟之須依資講謂三后皆能即殷民之行事觀殷民之用心
于或濟之以嚴或濟之以和或濟之以不剛不柔若夫康王望

畢公惕心于二人間道于二人之意自在言意之表不可據此
行文此山西程文之非也况此三句本上文三句說來論道
理如此乃打問句可見三后之心無不協三后之道無不同曰
協曰同皆非用力也若如程文則作用力字者矣道洽道字承
上道字說然上道字乃言教化至下道洽則教化已洽洽矣
道洽政治就在上者治化之成而言道洽則政治只是一事周
公君陳之時道猶未洽也政德允修有可旌而無可別道其洽
矣道洽而三后之功始可謂之成矣生民彝指下都之民說申
云教民之化而思以慎和成者心也當慎當和當成固時為治
道也慎之和之成之見諸行事政也惕心者師其意不泥其迹
周以化民為心也同底于道者事不同而道同化民之理當如
是也繫根上二句說致意之詞道洽政治則自然而致之者道
化權緊漸涵浸漬而無間所謂道洽也政事修明綱舉目張而
無遺謂此治也澤潤從治治字生來謂其德澤深及于民而
沐浴于膏澤之中者莫不有善可旌無惡可剔而厥德允修也
心一則道洽道洽則政治政治則澤潤生民一層生一會
說方云澤以不剛不柔之澤言潤生民則民德修也澤潤生民
指殷民言四夷句正舉遠以見近而天下治在其中矣或云此
生民通指中國說而殷民化包在道洽政治中四夷句又極其
遠而言非是王畿又安則不特中國被澤而已雖四夷在道

化之所不加政治之所不及者咸賴其化成之澤也亦師首善
之地而周畢二公又皆以東伯鎮東都故推其餘教至四夷左
莊周不咸類焉○四方無虞予罔以寧也惟公懋德于廟仰成
也今功之成如此則又不但世變風移而已不但嘉績多于先
王而已予小子豈不永膺多福乎君以民化為福曰永膺者遠
期之也時說以多福指自近及遠而言以其內外俱無所不及
故曰多福也○澤潤至多福出題末句承上二句說見得自殷
民而至于遠夷皆被其澤則內無根本腹心之虞外無遠人敵
國之患為君者豈不永膺多福乎○四夷至多福出題上二句
廣期之也下一句遠期之也○陳氏雅言曰殷民初遷周公治
之造端正始不可少愆也故曰克慎周公既沒君陳繼之保
撫所以和為貴也故曰克和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殖別淑慝中
畫郊圻此政畢公其時也有周公君陳以慎之和之于始中而
無畢公以任之于其後則是獨耕而不獲前人之功皆為虛棄
矣故曰克成三后之政雖有克慎克和克成之不同三后之時
雖有殷始厥中厥終之或異然其心則無不協論其道則無不
同猶四時之運寒暑溫涼之候有異生長收藏之化有殊而皆
相資以成歲功一也三后之意以期于化民而已故曰惻心所
施雖異然因時制宜各得當于理故曰同底于道聖賢心協道
同故能仁漸義摩而道化浹洽綱舉目張而政事修治漸漬積

累澤之深入于民者豈一朝一夕所能致哉康王此言期于
畢公者至矣○或曰三公治體者來周公時殷民方遠被化尚
淺故尚嚴以度其始君陳時殷民在洛觀化漸久當務來密保
尚寬以和其中至康王之時服習于度始者其獎也或傷于拘
迫故不可一于剛以阻其進休養于和中者其獎也或幾于玩
愒故不可一于柔以混其施然則畢公保釐之政正燕周二公
寬嚴之間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傳即其行事觀其用心
云：者如君陳即周公之行事在莊嚴而觀其用心懼殷民之
頑而弗率故不得不度其始則使知設使周公今日而在當又
須用寬矣故濟嚴以寬而用寬和焉故曰若出于一時若成于

書要卡

卷之三

一人也畢公亦云云此節即其行事之說非如說者謂即殷民
之行事觀殷民之用心云云也○惟周公克慎三部在次節載
上二節是期其成治以啟後末一節是勉其盡職以光前若只
出上二節則皆即是期其成治化于當時改節是期其盡治法
于後世兩平看○三后協心至前政既望以成終而垂于後復
責其盡職而光于前

公其惟時至成式惟又

承上文而又相期以無窮事業垂名于後世垂法于後人皆無
窮事業也或謂周公君陳事業賴畢公而無窮者非是此節重
句言畢公誠能不剛不柔遠成厥終使道治澤潤生民

則有以立無窮之事業矣功業所在即令聞所在英聲美譽
將傳諸千載不特此耳至于後世子孫興起其間有任治民之
責者皆學其成法以爾由俗之政行于前者行于後矣子孫畢
公子孫成式化民之成法即保釐也惟又言以此治民不作效
者或云就政治上說與厥德允脩澤潤生民一例看其字重看
正是相期之詞其就國祚說建字即以蒞別孫孫入講蓋保釐
殷民無反側動搖之虞則能培植固本鞏固而不後所謂建無
窮之基也日說云欲其于下都而為周家建立無窮之基人心
者國之基風俗者治之基人心善風俗美無窮之基建矣謂道
化一成而人心風俗與周始終雖至于萬年可也基之所在亦
有無窮之聞謂令聞也○時說下二句以垂名垂法對看承上
言成終之業豈特建于一時而成終之所致者亦豈特四夷賴
其澤一人膺其福哉公其行保釐之政而于東都建無窮之基
則享令聞于不已而萬世頌之以不衰垂懿範于可久而子孫
法之以為治蓋有相為無窮者矣亦可合上節以大金遠而四
夷尊而人主近而畢公遠而子孫皆係于殷民分看合下節以
裕後光前分看○公其惟時至慎厥事上期以無窮事業下所
以致無窮事業也

書要卡

卷之三

嗚呼罔曰至休于前政

此總敘戒勉之詞以結一篇之意當一氣說下盡心慎事正所

以欽若先王之威烈而欽若成烈又所以休美前政也亦可謂
盡心慎事者歟何為哉亦惟敬如此也別記曰弗克者畏其難
難指殷民之難化說民寡謂以下都之民為最爾而不定治也
當其心慎其事亦交互說得但盡其心永不畏其難說是于所
當為者勿失之于不為也慎事永不畏其事說是于所施為者
勿失之于輕為也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可曰民寡而不慎其事
乎不剛不柔厥德允修可曰弗克而不盡其心乎先王威烈本
得殷化殷說休于前政本道洽政治說周公君陳既盡心慎事
于前至畢公而道洽政治是休于前政也謂使前人之美有終
也指成終說但成終是言其責之當盡休于前政是言成終則

尚書

卷之五

五

三后之英始全也休字重看言周公君陳之美待畢公而全也
申云畢公固非若常人遇事而有畏心玩心者然盛德大業或
退托于周公之所優為而已不得為者有之老成更事或倚重
周公君陳之所為而已不為者有之故戒之以此陳氏大猷
云事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能
盡其心則雖難無不舉不謹其事則雖易不能舉俱指保登說
○推公克勤小物之心得無憚其難也而曰弗克矣乎不知不
阻于難易將至矣公無云爾也必思保登之道弗慮胡獲而惟
既厥心焉以公勉亮多嘉之績得無忽其易也而曰民寡矣乎
不知一阻于易難將至矣公毋云爾也必思保登之道弗為胡

成而惟慎厥事焉先王指文武成王成烈指世變風移允升大
猷言前政指謹始和中言蓋先王化殷之成功乃前人善政之
所輔成者也今欲公盡心慎事于以敬順成烈使不廢墜于以
休美前政而無過佚也二句事說正是成終重不可謂休美前
人之政就政上說休是休美之休使之不墜之意非謂匹休之
也鄭云使前人輔君之功益于是乎光顯而昌大休明也金氏
云休于前政謂成終也周公君陳其道固無不盡而殷俗猶有
未同是尚有餘責也故待畢公以終之此之謂休于前政不繼
云身成厥終如此則賴及四夷而多福膺于天子名垂百世而
成法訓于后昆矣○張氏曰觀周公之處商民其忠厚仁慈淑

尚書

卷之五

五

勵之方非後人可及也地在白起項羽處之則坑之矣若晉武符
堅處之則有劉元海慕容垂之亂矣周公豈為此乎嗚呼殺之
既不可用之又不可于是速之洛邑使日見周公之仁政日聞
周公之仁聲日親周之仁人君子優游涵養以變易其不服之
心如此者三十六年矣難化者或老或死已化者方少方生于
是時也得有不激勵之方以一新其耳目為永久之計乎君陳
分正固有其兆矣至于畢公乃曉然旌別淑慝使善惡有所勸
戒又申盡邪圻慎固封守使奸者無所觀覲而居者皆慮危神
又思風俗之根本在于世祿之家乃訓之使皆由于德義既有
善惡之分以起其心又有德義之訓以美其俗則非特中國傳

業而四夷亦皆受其賜矣皆周公經營之君陳祖述之而周公
成就之也三后協心同底于道豈虛語哉○王氏應麟曰
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教見于東遷之後盟向之民
肯歸鄭樊陽之民不肯歸晉及其末也周氏東亡不肯事秦
化之入人深矣

周書十九

尚書要旨卷之三十五 周書二十

君牙

通篇以教養貴

王若曰嗚呼君牙至紀于太常

此穆王欲命君牙為司徒而先叙其世功之美也篇內重在繼
世功守家法故發端即叙其先世之美如此乃祖乃父是嘗為
司徒者成康間尚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世篤二句串忠貞
以心言服勞以事言盡已不欺為忠守正不撓為貞謂篤忠貞
之心以服勤王家教養之事也別紀云忠以事上正以守己云
世篤者見其家有世德世功非一人也世字須貫至下句成結
尚書要旨 卷之三十五

指忠貞服勞至于教養之成功而言紀于太常至今與日月爭

光矣乃先世事今特叙之以感動君牙耳

惟予小子至涉于春冰

此言已求助之切也遺緒就天下說先王之臣即乃祖乃父亂
四方就教養說言先王有忠貞服勞之臣能左右以治四方所
以道我今日之緒也今戒嗣守其緒則亦惟是晝夜以思得一
人焉如先王之臣以能左右我而亂四方耳心之憂危負王業
之艱難慮四方之不治豈不若蹈虎尾而涉春冰乎或以憂危
之至就未能得臣說與求助之意相戾不可從

今命爾至無忝祖考

此正命君牙左右乎已也予翼指大司徒言股肱心膂乃從予翼中抽出來說者二句一直下蓋謂今我命爾任司徒之職為予輔翼以作吾之股肱而運用特行資焉以作我之心膂而謀慮負荷資焉以教養之事貫續舊服二句一連說謂心祖父忠貞之心事祖父服勞之事無使教養之功有愧于前人也後王方自憂危恐不克續承遺緒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臣主蓋一依也蔡傳云欲其以祖考事先王者而寧我即忠貞服勞是也鄭主一勉一戒謂汝宜如此續之而毋若此忝之亦通末綴股肱心膂有以托而憂危可釋意○續乃舊服至舊典時式續舊服由舊典相對無忝追配相對○續乃舊服至

前書要旨 卷之三 肅人氏乃率截當以教明乃訓、弘敷二節追配前人對續服二句末一節總管上教養

弘敷五典至惟爾之中 此承上續舊服而告以教民之當蓋司徒之職也司徒掌邦教以教為重故先言之式和民則截上數典和則因民心之自得者教之為教之道也下爾正爾中即吾心之先得者率之立教之本也教之道不外于典則教之本惟在于身心又數典和則言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爾正爾中言教一皆本之躬行心得之餘○典即五常父子君臣是也則者公之慈子之孝之類是也以其常行而不可易則謂之典以其裁然而不可

越則謂之則別記云言其不易之常道則為典所以教民者不出于此弘敷者使無不知無不聞也言其秉執之常性則為則民所固有者也教和者即勞來匡直使民異物則各得其正而無所乖戾者也與則一也弘敷者求以式之和也一事意弘敷者大布其條教使民曉然明乎典常之理而知所趨向也式和者敬慎以和衷使民怡然安于義則之內而無所乖戾也○或云弘敷猶教數式和猶在寬敷是啟民之知和是翼民之行亦大舉近之○數典和則特教之道耳而敷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蓋教者使人教之之謂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教之未有上之所無下得而效之者也故身不達於則之謂正而爾身所當先

前書要旨 卷之三 正爾克正無敢不正矣心不違其則之謂中而民心不能自中

爾之中民之所取中也申云體此典則於身而無反無側者謂之正存此典則於心而不偏不倚者謂之中爾身之正不正係於民者也爾爾所處無邪行而率由於典則焉則民皆歸於正矣民心之中不中由於爾也使民所有邪思而率乎典則焉則惟爾率之山中而已如是則立教之本端而民有不化者哉此言民心周中與上異俱可從陳氏大猷曰正者客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身之正勉強修飾者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故穆王既欲君牙正身以率民身之正尤欲其存心之中以感民心之中則民則和五典博矣於身先言爾於心先言民

五文耳○弘敷五典至民乃寧既示以教民之道復示以養民之難

夏暑而至易民乃寧

此示以養民之事亦司徒之職也古者司徒之職雖云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安養生息之宜無一不掌蓋教養兼舉未有無養而教者也故穆王念小民之艱而以圖易為君牙告皆其職也夏非不用衣也夏而暑而民方厄于無衣故怨咨形焉冬非不用食也冬而祁寒民方厄于無食故怨咨作焉厥惟艱哉緊承怨咨說歎其生之誠艱難也思以心言圖以事言艱易非謂飢寒是艱的衣食是易的蓋民被飢寒則其生艱難若有衣食則其生容易故要思他飢寒之艱而圖他衣食之易則民得脫艱就易而獲飽暖之安矣圖易就勸農業寬賦役以開民衣食之源說○別記曰小民生之計無時弗艱而當暑而祁寒之時其生計為尤艱此其所以怨咨者非怨天之雨且寒也自傷其衣食之艱難也此上之責也身斯責者當思其艱以圖其易思其艱者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凡其飢寒困苦之狀無一不經于心有如身處其地而備知其情圖其易者若何而使成之不飢若何而使民之不寒一一有以預為之處不待暑而祁寒之時而後有以恤之也如是則民免于怨咨而且有生之樂矣故曰民乃寧○思其艱至發明乃訓破云

賢王命大臣盡養民之道而期望之深焉或以上節為養下節為教恐命題者主此而實非也

嗚呼丕顯哉至配于廟

此承上二節而申勉君牙盡職以繼前功也謨烈俱蕙教養說自其出于經畫謂之謨自其著于成功謂之烈譽髦多士懷保小民者文王之謨而曰丕顯者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也重民五教大賁四海者武王之烈而曰丕承者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也啓佑見非特顯承于當時而已正謂合天理當人心固缺諸大綱艱萬目張平看乃訓即弘敷二節光命總謨烈言奉若對揚就穆王身上說言文謨武烈一代之光命在焉先王成康嘗對

尚書要旨

揚之而爾之前人實左右之矣爾惟敬明乃訓數典和則思艱圖易用輔我以奉順先王之舊而對揚文武之光命焉則所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者于此乎得之豈不追配于前人乎○日記曰文王之德未盡見于功烈而許謨遠猷莫不素定故以謨稱武王舉文王之謨盡見之事功故以烈稱武王顯于前武承于後各舉其盛者贊之然文王之謨武王所承武王之烈即文王之烈也別記曰文王運治於淵微而所以為尊嚴陳教之圖者既竭盡心思而為經遠之猷故以謨稱武王成治于大定而所以為民食五教之計者無絕惟烈而收貽謀之緒故以烈稱武王為至當定百世之常經故曰成王正防範不遺盡萬年之經緯故

曰周缺曰咸正則非後人之所宜紛更也曰周缺則非後人之
所可損益也先王成康嘗新揚此文武之光命而不遇佚于天
下亦惟賴爾祖父之輔焉爾惟敬明乃訓如上所告乃訓司徒
之訓所以教養萬民者也弘敷式和以教民固有訓矣如勸課
農桑以養民亦有訓也用奉若先王之所行以對揚文武之已
命使安養教化之美歷五世而不衰咸正周缺之缺閱數百年
而如新乃所以守祖父家法而追配之也

王若曰君牙至辟之有又

此申戒其守家法以終諸命之意也蓋上文曰鑄書服曰無忝
曰追配既歷告以守家法矣故此謂之申戒耳此節當在特式

尚書要旨

卷之三十五

六

載時多在、茲載不從乃祖攸行即舊典有又即民之治時式
句且虛、就勿入教養蓋率祖攸行句正是申舊典時式之意
若上文說盡則下面更不可措詞矣但當以忠貞服勞黜陟
典、字當如薛以職字看蓋謂乃祖乃父固嘗任司徒之職而
為忠貞以服勞王家矣今爾所居者先王之事故必循其舊職而足
如先正之心而所服者亦當如先正之事故必循其舊職而足
法之所以然者何哉蓋以民之治亂由于舊典之法不法則別
記云衣食足教化行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兄兄弟第夫夫婦
婦則天下治衣食不足教化不明而民彝乖失則天下亂民之
治亂不在此而何在乎謂治亂不在此而在功利富強者皆商

之學此率乃祖二句中說與上文明乃訓四句相應率乃祖內
入敬明意講昭乃辟內入奉若對揚意講以其教民者教民一
法其弘敷式和之舊典俾化行俗美以昭乃辟正德之治以其
養民者養民一法其思艱圖易之舊典俾民安物阜以昭乃辟
厚生之治末句不作自然看

同命

王若曰伯冏至思免厥愆

此據王叔已受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弗克于德含言動有
從意德小而任重鮮不仆矣此所以怵惕惟厲也怵惕心動之
名臨危也岸危處曰厲中夜以起形容其惕惕不遑安處之狀
思免厥愆者過言非經也何以免之而進于德言過動者為也
何以免之而進于德行內含得賢輔助而使言動無失意別記
云思免厥愆此穆王知自克之難不可無左右交修之助此篇
中之大旨

尚書要旨

卷之三十五

七

皆在文武至為邦咸休

承上言免過免賴近臣故舉文武之已效者言之別記云此一
節歸重在近臣上以文武之聖稱資近臣之助况穆王乎以文
武之臣咸懷忠良猶必謹于近習况穆王之時乎○辭無不聞
明無不見齊無不敬聖無不通俱本其德之天縱而言忠以心
言一心徇國良以行言修職奉公重威懷二字看以文武之君

得忠良之臣固無待于群臣之助而當時近臣皆得正人所以德益盛而化益隆也通節重在其侍御三句固匪正人言其心術行事之無不端則宜正之能慎簡可知且夕時如此承者將順其言動之美婦者匡拂其言動之失要得熏陶漸染意出入四句正見其德之盛處文武聰明齊聖其言動本無不善而有近臣之承弼若或有以助之耳下民祇若二句串說民心服而天下治正見其化之隆處或以萬邦作臣說與上句平者非是蓋言下武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行不行固不異政家不殊俗而萬邦同一嘉靖之休也○日記曰文武聰明齊聖動容周旋中禮其出入起居何有不欽發號施令何有不善

尚書要旨

卷之三

九

今必先言小大忠良于諸臣之中又特以侍御僕從之得正人為言而後及此蓋左右支修近臣之常職而內外支修相養亦聖人不已之誠心也○聖人不泄通不忘遠之心又得近臣胥保惠胥教誨之益故出入起居固有不欽發號施令固有不號特以二者為言者蓋侍御僕從之所有職焉于其間者也觀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則有預于君之出入起居可知出入王之大命則有預于君之發號施令可知太馭以下掌馭王輅以視舍輅以賓象輅以朝是亦出入起居與之同也出入起居能謹于內然後樞機之發能謹于外號令其大而所先者也呂氏曰世主出入起居鮮克自謹徒故善其令而欽其行所謂成其輔頰

舌感人之末者也民若邦休豈口舌所能辨哉別記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蓋自十亂同心以至三千一心皆盡忠補益之士直已守正之人也然而公卿進見有時僕御昵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昵近者知其情性是近臣尤有關於君德之重而不可以非人居之者也○文武之廷皆德選而尤謹于此是以當時侍御僕從固非正人則忠良不但外廷之士矣以文武之心不泄通而又得人于此則與之左右者與之旦夕而有以承弼其君焉蓋輔德于燕閒不特大廷顯見之際而昵近無間之時嘗有從容補正之益矣文武之聖豈有過舉而倚于弼蓋先事戒不以君德已盛而廢規此尤聖世氣象也侍讀給侍左右

尚書要旨

卷之三

九

者是一項人御謂車御之官是一項人僕謂太僕群僕是一項人從字總承上給侍左右者謂之侍從僕御于王者謂之僕從據周禮太馭太僕不通職馭主馭車即此御也僕主正服位出入王之命令即此僕也旦夕二字不可漏看蓋惟此數項人昵近無間又皆得正人故能如此也出入四句不以教言君之得近臣之助如此也君于進臣出入與俱起居與俱而號令之出納彼固亦預有職焉旦夕承弼從容有膏澤之潤則其在君豈小補哉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此又周不欽罔不臧之效也蓋言動無不謹則下民敬順而無不從化遠而萬邦莫不休美謂不遺四海之憂共享安寧之福也時說以德盛化隆平看此主

相承若長題則主時說短題則主此說茅云下武極若即動而民莫不信意萬邦通天下之民說蓋言動無不謹則無以貽四海之憂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同歸于德化之中非咸休而何

惟予一人無良至克紹先烈

承上文思免厥愆而言以文武之聖尤有資于臣故自謂無善不可不賴左右前後之士以免已于愆而紹文武之烈與上節對看無良者聰明齊聖之反左右前後指侍御僕從說臣其不及正欲其旦夕承弼之意此句且虛絕愆糾謬格其非心正臣其不及之實而克紹先烈之本也然謂過誤謬是舛錯以事言燕言動在內皆非心所發蓋有非僻之心生于中則愆謬之失

南書要旨

卷之五十五

十

著于外所謂不及也絕糾謬格有明諫勸諍處有潛移默奪處各有所宜施不可分內外看亦不可以絕糾謬即所以格非心也先烈指上文出入六句而言務王自以也德不足以繼先烈故欲臣匡輔其不及而專以絕愆糾謬格其非心為言何也蓋文武聖德無過可諫故言承弼者主承順而帶匡救言之也務王思免厥愆以規過為重故言之不同也此大槩泛言已頃近臣之輔如此未可著伯周說○匡其不及至交修不逮上節此說下節方指伯周說上節言匡其不及實賴于左右前後有位之士故下節言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正欲其絕愆糾謬格于非心以交修予之不逮也交修不逮即匡其不

及

今予命汝作大正至交修不逮

此專命伯周而欲其盡旦夕承弼之道也大正即太僕太僕為群僕之長故曰大正正長也下文正于群僕之正乃董正之義欲其固非正人也正即下慎簡之意蓋必群僕皆正然後太僕能率之與懋乃后德交脩不逮如文武時之旦夕承弼也正屬以輔德而交修其所未及一氣說下時說以交修不逮作懋德之功難于理無妨然非本文語氣此文脩與說命不同言左右前後非一人交以修君之所不逮為事也包絕愆糾謬格其非心以言動作骨張氏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昵近無間有時者

南書要旨

卷之五十五

十

見其草履無間者知其情性草履則未易犯其顏色習熟故可糾其過失救過於無間之時易為力故過于已發之後難為功懋德交修正侍御僕從之職也○今予命至克正慎簡乃僚即正于群僕之事也如是則僚臣正矣豈不有以交修不逮而厥后克正乎

慎簡乃僚至其惟吉士

此皆以正屬之道也慎簡句虛下不用小人而惟用君子正慎簡之也無以與其惟字相形看此即所以正于群僕侍御者也正義曰巧言巧為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善其顏色以媚悅人主無本實也便辟者前却俯仰以為恭側媚者邪側

桑和以自媚別記示便者順人心之所好辟者避人心之所惡巧言令色便辟側媚此八字極盡小人情狀人主所以與之易親者亦以此也自正于群僚以下本文武侍御僚從周非正人以旦夕承弼而言

僕臣正至不德惟臣

此承上而言僚臣所係之重以見不可不慎簡乃僚之意也克正自聖與后德不德俱以言動貫正即言士諛即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皆從僕正所簡來正則承弼有人故君克正諛則純糾無入故君自聖末二句即申上言君德之修廢係臣之賢否如此所以足當慎簡乃僚而不可忽也日記曰僕臣正則

尚書要旨

卷之五十五

十一

絕德糾謬交修不違故厥后克正僕臣諛則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為容悅而已君德之敗恒必由之而蔽以自聖之一言何也子思子所謂君出言自以為是而莫敢矯其非者也是嘗起于左右左右導諛而國人至于道謬以目蓋一為順從不敢忤意其終末有不至是者也

爾無昵于儉人至惟予汝辜

此深戒其用小人以儉其不能慎簡之失也余仁山曰此皆導君于愆者或以淫巧或以貨賄此二人者近習小人進身之徑伯冏所當戒也儉人即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耳目之官即侍御僕從先王之與即罔有不欽罔有不滅之威法也非先王之

典猶云非先王之法言非先王之法行不可作詆毀字看儉人之進多由貨賄故特戒之以絕其昵之根也言爾之任官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為善則其所任之人必不能絕愆糾謬格其非心而曠厥官矣吾之命爾慎簡者何如而乃使至于曠官是大不敬其君也據法定罪亦何得而宥爾哉總其戒其勿用小人無二意或以曠官指伯冏說亦可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彛憲

此致深長之望于伯冏也欽哉一氣說下與虞書欽哉惟時亮天功口氣相似言無輕其命無卑其官而當兢業以永弼其君于先王之與也欽字空說只見得伯冏一身上下係君德之修否

尚書要旨

卷之五十五

十一

下係群僚之邪正所以不可不敬彛憲與先王之典同自文武以來人君出入起居號令之常法也弼者正敎乎此而使之不悖乎此也弼字內包慎簡乃僚而不以貨賄昵儉人意永字極重謂長如此勿使有弗繼焉弼于彛憲則后德已懋有克從先烈之美厥愆可免無怵惕惟厲之虞矣此節須括一蕚意入講○王氏曰近習之臣不惠其不能將順而莫之承惟患其不能正敎而莫之弼故在先王則稱其承弼在已則責之以永弼而不及于承焉

呂刑

此篇呂侯承王命訓刑首節是其本序下分五段若古至厥世

十一節為一段先叙苗民之事而勉與獄者監禁之乃統告諸侯也嗚呼念之哉節為一段詳勸刑之功效乃告同姓也有邦至兩刑七節為一段總告有邦有用刑之綱領節奏嗚呼敬之哉節為一段總告與獄者敬刑之事末節則又招來世諸侯監于祥刑也

惟呂命至以詰四方

此史臣叙訓刑之由惟呂命者呂侯受穆王之命而訓刑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金氏曰穆王命呂侯為大司寇重脩刑法更為五刑之制謂之呂刑至是頒之天下而申之詰命焉周制五

尚書要旨

苗

刑凡二千五百未有五刑之贖而此增三千又為五刑皆呂侯所參定也呂氏曰呂侯為王更定贖刑新制具載刑書因諸侯來朝王使呂侯以書之意告命之按告命之者欲通行之于天下也時說以王享國以下是推其由蓋由其昏虐荒忽故以已意裁度輕重作為贖刑以治四方而斂天下之財也

王曰若古至奪攘矯虔

此下至篇終皆呂侯傳王命以訓四方自此至既享在下十節引苗民淫刑之可戒帝舜祥刑之可法皆是古訓之辭華實尤重起苗民上始字重看註鴻荒二句正解始字作亂從指暴亂不可入寇賊姦究罔不以下指平民言為寇為賊而以鳴張跋

扈為義為姦為究而以奪攘矯虔為事此皆亂之延及平民者而蚩尤實始之也則夫蚩尤之后者寧不過為暴虐乎一說鳴義二句是形容寇賊情狀當從此說方合傳意以鳴張為義而入于奸究以奪攘初掠為事而至于矯虔亦通○日記曰若發語辭古有訓者古有訓記言其事也言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君號蚩尤者惟始作亂惡化相染延及于平民無不寇賊冠謂攻剽賊為殺人在外為姦在內為究妄托上命而堅固為邪惡曰矯虔以鳴張為義曰鳴義鄭玄曰盜賊狀如鳴象鳴象陰類畫伏伺物而動得時則張情狀異他鳥以比盜賊最善名狀也

尚書要旨

苗

苗

苗民弗用重至罔差有辭

此言苗民承蚩尤之暴而制刑以虐民也刑非聖人之得已也以德用之而刑斯祥矣今苗民之于民不以善化而以刑制惟作五虐二句是弗用重二句之實而爰始二句又惟作二句之實也曰五虐者用五刑而虐為之不必常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非法而謂之法也殺戮大辟也上叙大辟而下叙四刑五文耳何謂五虐五刑自古有之非苗民始造此刑而通用之以加于無罪則自苗民始所謂五虐之刑也越茲二字指刑言虐刑既立有犯必刑不問輕重一并制之未嘗察于獄辭而有刑開什所謂殺戮無辜也罔差有辭者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

有縣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別有直歸者也苗君而謂之苗民蓋古者上下之通稱孔氏謂凶頑若民非也虐刑峻罰之流毒若此豈不尤甚于寇賊姦宄之貽害乎

民與胥漸至發聞惟腥

此承上用刑來下染于民而遂上聞于天蓋深著其惡之極也苗民久行虐刑其民習見亂政胥相漸染氓之夢同于昏亂罔中二句即氓之夢之實罔中于信謂信不由衷惟以反覆詛盟為信耳詛者背相呪也盟者面相要也日記云亂世之人多相詛盟皆刑政不平曲直不明之故也既無信義必皆違之以此無中于信也惡之染于民若是以虐政作威衆被戮者尚書要旨

方各告無罪于天視苗民無明德之謗香惟刑戮之腥微故命帝舜誅之申云弗用靈故無有聲香制以刑故惟有腥微

皇帝哀矜至無世在下

此言苗民淫刑之禍以示用刑者當知所戒也不重舜上首句須承上先點天矜于民意報虐以威正奉行天威也彼以虐施此以威報為民而報也渴絕二句正報虐以威威謂寬其君分北其黨類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苗民極惡又無次賢者故遂滅之無復維世在下國者皇帝所以待苗者如此豈報其虐非過也○皇帝哀矜至惟殷于民○無益哉以二皇帝字二乃命字作眼目

乃命重黎至鯀殛無蓋

上四節言苗刑之虐此下六節言舜刑之祥一節是正人心二節是反虐政三節是廣德化四節然後及于制刑也五節總上意而申之詳言制刑之精意六節則推其用刑之極功也三苗亂德民神雜糅帝既奉天威以戡苗亂矣而教訓未息則人心猶未正也乃命重黎二氏絕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則妖誕自息日記曰不曰絕天地通而曰絕地天通者地民也天神也神本無通于民與之嘗自于下故曰絕地天通降格蓋如神降于莘之類曰罔有降格則前此豈真有降格哉亦曰人為之耳迨聖人使重黎絕其通正其位而遂無降格則可見其本無矣○

尚書要旨

卷之五

十七

或云地天非以地為民天為神乃註中尊卑上下各有分限之意蓋地天實包神祇在內祭各有分非可通行如天子然祭天地則祭天不得通行也諸侯然後祭山川則祭地不得通行也與凡在天之神在地之祇皆然苗民反覆詛盟祭非其鬼于天地之祭通同混亂久矣故絕之云者禁絕其地天通行之祭使不得越幽明之分而瀆神祇之祀也降格如降災降祥洋洋格思之說固有降格者祀與既正則人無微求鬼神之心而降格之說自然屏息也○此固正人心急務然使常道不明為善者反不幸為惡者多苟免而無辜屈抑無所告訴則民不能不詛咒于神即歆正瀆祀以息怨說有不可得者當時群后之逮

在下又皆精白展布以輔常道常道即秉彝人倫是也順乎此者有勸悖乎此者有懲是非明白而公道必行于上是以民阜善而得福焉而得禍雖勢力單弱之甚如鯨寡者亦無有敢蓋而不得自伸者焉如是則人心知禍福所由坦然無疑寧復有無所控訴而聽命于神者哉群后之遠在下明：災常此亦承帝舜之德意而然也乃命字雖只帶重然意却貫下也群后諸侯也在下其臣也常道之在天下雖根于人心不可泯滅然非有世道之責者時有以提撕輔助之則亦易為邪說暴行所晦蝕而不明充塞而不行也是時有帝舜為之主故群后與其臣下無不以災常為心或曰災常或曰災變即常也或曰常尚書要旨一

卷之二十五

通或曰常性：皆道也此處災常只可大槩說究竟則禮樂刑政皆非常之具下文三后之功卑陶之刑皆災常也但此處群后之遠在下似未指三后等故且只可大槩說民幸善而得福惡而得禍公道昭明如此雖鯨寡且無蓋則其他可知矣此災常之力也人之元氣實則邪氣不得干世之常道修明則邪氣無自入歐陽永叔所謂修其本以勝之而孟子所謂反邪其意皆本于此處地天通此正人心之具災常者正人心之本乃命重黎至以教抵德惟殷于民截聖世盡為治之事而復及輔治之典焉乃命重黎三節德明惟明截以乃字為斷眼上二節為苗民言猶言除病而培養元氣下則命官設施之序也

○乃命重黎至折民惟刑重黎既絕地天通伯夷于受降下禮天神地祇人鬼各有正禮出禮則入刑其執節有犯而人心安有不正者哉首尾重正人心上說○乃命重黎至惟明上同苗之俗而正人心下反苗之道而崇德化○群后之遠在下至有辭于苗既資臣以伸乎民情而復清心以達乎民情可以見其大遠為公之治矣上下開說不可以下為無蓋之實

皇帝清問至德明惟明

苗之罪人但知其罪固不服得罪于上耳以呂刑觀又知其虐刑殘民實之禹征苗誓師之言皆為其無道于民而為民除害帝蓋未嘗為己也清問二字尤可玩味蓋點其聰明知惡而以

尚書要旨

卷之二十五

虛曠之哀容納天下之瘡痍疾病者而欲為之所非大舜不能若參一毫意見即有不能盡察者矣問者泛問民間利病而欲反其不便之意非專問苗之罪也鯨寡有辭于苗故苗民無辭于罰苗之罪不過以案為明以虐為威耳帝反其道一以德化德之肅然者不待怒而威故民無不畏德之惘然者不假察而明故民無不明蓋相感以心術之微而相應以固有其從之輕固宜也惟明謂開悟而自新也○申云自德施于政令以防閑斯民者曰德威是臨御寬簡不事威虐之意惟畏者肅然力于為善決于去惡而不敢踰越如不犯有司問于予正是也自德施：教化以教迪斯民有曰德明是滌智文明不假同察之意

惟明者曉然知善之當為惡之當去而無有昏惑如百姓協中四方風動是也此舜以德運治于上後節所謂穆：在上者也○德威惟畏至民樂舉末節截出上三節歷叙君臣治功而端于皋陶之刑且不要說破先後意過下末節方云由是觀之則知當時君臣以德化民而民猶有未化者然後不得已而刑之也豈無本而輕用者哉發明先德后刑意思全在此處露出故乃二字當玩此二字正所以表上文之血脉也○德威惟畏至惟殷于民君臣且未可兩平觀乃命字可見君以德為主而命臣以任安養禮教之事者亦無往非德焉三后之成功亦德也故下言穆：明：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尚書要旨

卷之五

手

乃命三后至惟殷于民

上是用德以為治此是命臣以分治恤民者憂民心之未正憂民居之未奠憂民生之未厚而命三后以致其功也伯夷三段俱承命致功處至三后成功則典禮以修水土以平稼穡以興矣惟殷是多意敬民心無不正民居無不奠民生無不厚道德一而風俗同幹止寧而衣食足無傷天于威虐者也○日記云典禮也重黎絕地天通正其大分而已又命伯夷降典使禮造于天下也正人心以禮為急故先言之伯夷之典禮之播種皆曰降者自上教下曰降折者制斷之義申云降典折民惟刑者猶云降播天地人之三禮于民而以刑折民之邪妄也蓋典禮

尚書要旨

卷之五

手

之降固所以納民于正而使不為邪妄者然恐民或外于禮則示之以刑以儆懼之使知避刑而專歸于典禮之中是所以絕民之邪妄者惟此刑也即所謂伯夷播刑之建者只耕布之命令上說未便是用刑蓋伯夷禮官折之以刑正是納之于禮也金仁山曰伯夷下典禮以示天下天神地祇人鬼既各有正禮出禮則入刑降典所以折其民之入刑者而回入于禮也日記不取今存之以備一說○主名山川恭傳無明解主者使有國者主其祭也名者定其秩號日記云主猶先王以為東蒙主之主名者為之名也禹平水土以安民生又為山川立主祭之非修其正祀各使有上之君主之定其秩號即王名之事也時說為主名是表山川以為一州之主即所謂真高山大川是也意在定民居止上農種也左傳言庠人力于農穡杜預云種曰農穀曰穡殖生長也一說農三農也使三農殖嘉穀蓋前此民猶雜食草木之實自穡教民稼穡而民始殖嘉穀矣謂之嘉者五穀種之美者也或以農訓厚字降播種之法以厚聚乎嘉穀使民不艱食也當從三農之說正義曰此三事皆是為民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治水土乃得播穀民得穀食乃能行禮此經先言伯夷者重禮故先言之成功在三后身上看殷字內庶民得平土之居享粒食之利知禮義之訓三意三后成憂民之功則德威德明之治益顯斯民有惟殷之樂則惟畏惟明之化

若隆有虞輔治之臣如此即後所謂明在下者也前命重黎以正人心此復命伯夷者甫是一時輩亂之急務此是虞廷致治之大法其實所以正人心者一也○乃命三后二節此二節與苗民無干要說三后協心以致民富然後士師刑其未化者以濟教之所不及正是虞廷不外教以制刑意○伯夷降典至業與群臣異職而同功尤重刑官之職君臣合德而同化尤賴刑官之輔○伯夷降典至德之勤此題非經意若出則校小註以祇德而上制度文為之具化民之末也祇德而下精神心術之運化民之本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至以教祇德

尚書要旨

卷之五十五

十一

此節正端重嚴言舜用德以化民矣三后敷德以及民矣民亦惟畏惟明而以殷以盛矣然猶慮天下有悖德之民也乃命之士焉中者輕重取舍無過不及之謂制字是防閑約束之意制百姓于刑之中豈徒以威民而已哉正所以革其非心消其過忠而導之以敬德也日記云士師皋陶也此亦蒙乃命之文三后功成又命皋陶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謂殷富之后民有不敬其德者斷以中刑以教祇德中刑不願也以教云者示刑中有教也別記云制乃裁斷之義刑之中言輕重得其當也檢其心貶祇德意民惟心無所檢而不知所畏故不敬其聽而自越于礼法之外皋陶斷以中刑乃所以掩其心而敬之

祇德也夫聖世先德后刑而刑又所以輔德如此則刑豈有不祥者乎正義曰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導民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后之功乃說用刑之事○士制百姓二節以刑防民而訓其德以德化民而資乎刑

穆：在上至于民業

此承上虞廷君臣之事而總論之明其刑之後于德教也蓋為必以德為本以安養禮教為先而刑特其輔耳穆：即德威德明：明即成功成功能德之勤即惟畏惟明惟謹于民即制百姓于刑之中率以于民業即所以教祇德穆：在上是恭已無

尚書要旨

十一

象明：在下是宣力氣象君臣合德光輝灼于四方威感動遠罔不惟德之勤則民亦既化矣如是而猶有未化者不能不資于刑焉故乃二字見不得已而用之：意雖不得已而用之其用尤明于刑之中率以于民輔其常性蓋教其皆歸于善無刑之可施而後已也業與即所謂誨教刑期于無刑也惟如是以用刑乃刑中有教而刑即所以為德故謂之刑罰之精華穆：二句乃即上文之事而形容之辭以大舜之為君而恭己責成于上德威德明一穆：和教之氣象也以三后之為臣而敬忠陳力于下成功一明：精白之氣象也皆在德上說蓋言其君臣之合德如此也○惟帝舜之德威德明也則當時恭己

于南面者皆和敬之流通而君之德容可想也故曰穆：在上
惟三后之恤功成功也則當時亮采于北而者皆清白之昭著
而臣之德容可想也故曰明：在下穆：明：光輝發越而四
達即聲教所布也見德之所感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處故罔
不惟德之勤既罔不惟德之勤則安事乎刑哉而刑有時乎不
可廢然後不得已而用之率又于民者謂循此法以治民也謂
其常性則同歸于惟德之勤矣日記曰舜即娶倫如紂之不以
孝不弟之刑以驅而入于孝弟即所以樂善也此是德教而
后刑罰之意又以見德化雖已興行而刑亦不可廢蓋非此無
以勸教也○正義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明

尚書要旨

卷之三十五

五

德則不能刑舜然使天下皆勤于德故乃能明于刑之中以
治民而輔其常教伯夷所與之禮是常行之教也○舜不輕于
用刑也先命重黎絕天地之禮次命伯夷降天地人之禮
又命禹除民害復興民利夫然後命皋陶以刑且本之以威明
之德期民以祇德勤德刑之本是主于德而刑之用是合于中
德與中為呂刑一篇之綱領維此曰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
有德惟刑無非以德為本也曰觀于五刑之中曰中聽獄之
辭曰罔非在中曰咸庶中正曰非德于民之中曰咸中有慶
非以中為用也刑是合于中而刑即所以為德此呂刑之大意
也○金仁山曰上古之世風氣純朴蚩尤始為亂而民始有為

惡之習聖人始制刑以矯之其後有苗既為五虐之刑以殘其
民其民又為誼盟之習以竇其神于是暴虐妖誕二者成鹹氣
習得入于夏聖人始命重黎以正妖誕繼命群后以通下情又
命伯夷以降典禮命伯禹以安民生命后稷以豐民財而復命
皋陶定為至中不偏之刑自是後世之言刑者獨宗皋陶所謂
皋陶之刑也蓋以其為不偏不易之法也聖人所以制刑者教
養之具第一不至然後立刑以制之而刑法之中亦無非教此
蓋發明聖人立刑之本末而後世遂謂皋陶不與三后之列為
聖人各于刑官失其旨矣魯子國曰先王之用刑也其本諸身
而安養之具教迪之方有不若先王之畫者未有可以先王之

尚書要旨

卷之三十五

五

刑刑民○曰其以非先王之刑刑民也○穆：在上二節刑
之用後于德而有以輔乎德刑之用純乎天而有以合乎天以
德用刑以刑合天○故乃明于刑之中至既享在下言士師
明刑之意在于輔民常性本見他明刑工夫下又推言其明刑
工夫有如此好處蓋公所以為中也有以美意極功平看者非
是總是有虞明刑之治上重輔德卜重合天要之與獄至在身
只明于刑之中一句便盡了○故乃明于刑之中至播刑之理
既述前臣用刑之意而推其極必示諸侯用刑之法而探其本
典獄非訖于威至配享在下
此推虞廷典獄用刑之極功正以見其為祥刑也典獄之言不

必定指導陶成富者在乎人絕之嚴敬忌者存乎已守之至固
有二句一連說下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是倒轉解蓋惟其大
公至正紳乎天德而自無有擇言在身也自作元命二句俱承
惟克天德說去善者生之惡者殺之天之大命也與獄者有其
所當生而辟其所當殺則大命自我作矣天以大公至正而生
殺于上我以大公至正而生殺于下其位雖殊其心則一真有
胞合而無間仰當而無愧者故曰聖事在下此以用刑言非以
身言自作元命之說之下句耳○別記曰不為威屈不為利誘
語平而意不平本文則字惟字要貼敬忌言其用刑之心也
則有擇言在身言其用刑之當也此二句亦不可平看蓋上夫

天合德如此則典獄之官身雖在下而仰合天德如所謂陳天
其澤仰當天意如所謂克享天心謂之配享在下豈不信哉陳
氏經曰天德無私威富之事絕于外敬忌之誠存于中此無私
之天德也死生壽夭之命乃天以制斯人者今典獄者德與天
一則制生人之大命不在人而在天矣天能制人之大命典獄
者亦能制人之大命豈非在下而與天配合乎○威之脅在人
而富之命在已不畏強禦知自守者能之見可歌焉非有道者
鮮能自克是實法于權勢之家固難而畫法于賄賂之人尤難
也當時之典獄者則不然其職立而其法行人以權勢來而我
則見而而之則得畫法于權勢之家矣人以賄賂來而我
則見而而不見利亦惟得畫法于賄賂之人焉若此者豈無兩
本哉由其平日檢身之功上畏天顯下畏小民而敬忌之心無
有不盡于已于凡小大之獄刑曰義刑殺曰義殺而取舍之當
無不可言于人如是則又何權勢賄賂之足動又豈止為天子
守法之臣而已哉吾知福善禍淫惟天之德為至公而無私也
今典獄者而能盡公焉則所存者天之心也所行者天之事也
而天之德吾其克之矣是何也天人之不同者分也而未始不
一者好惡之公也備而常得吾好惡之正則仰而嘗其禍福
之心而何弗克之有耶死生壽夭亦惟天之元命制乎人而非
人之所能為也今典獄而克天德也則其生也吾生之也其殺

也吾殺之也而天之元命吾其作之天之上吾其配享之矣
又何也謂生殺不在我者以其一聽于法也謂元命我作而天
我配者以制法之權衡出于我也惟其不以已與之故以其權
予之而何弗敵之有耶時說教忌處一住天德處一住本二句
一住以不徇于人惟盡于已平看罔有二句一連雙承上二意
來自作元命二句承克天德來而端重配享在下一句與此
以敬忌無擇言為訖威訖富之本不同二說俱通在作者相題
消息耳○典獄非訖于威至播刑之迪既推聖世用刑之極功
因著當時用刑之準的研几云上贊皋陶之美下文合皋陶而
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

尚書要旨

卷之五

三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至乃絕厥世

上文既歷敘有苗用刑之失虞廷用刑之美故此統告諸侯以
其以有虞為法以有苗為戒也此下二節分告同姓異姓諸侯
用刑之道未有邦至有并兩刑七節合告同姓異姓諸侯以用
祥刑安民之綱目官伯族姓節亦總同姓異姓告之以申致其
未盡之意末節則詔求世諸侯之典獄者以用祥刑安民之道
而其意無窮矣然于異姓言監懲于同姓言勤者互見之也要
之能勤即所以監伯夷吏無不動即所以懲苗民也其後反覆用
祥刑以安民無非致勤以監懲于古之意○此節在天牧截天
牧包用刑意非爾惟作天牧者言天不能自治而以率又非與

之責付諸君不能獨治而以明刑弼教之任寄于爾非爾為
天牧養斯民耶此句示以責任之重以見不可不監懲之意下
以監懲相對言之播刑之迪即前所謂折民惟刑者蓋于降典
之時布刑罰于告令以開導斯民使知由禮則遠罪失禮則入
刑而曉然知所趨避也蓋不待用刑而先有以教抵德不待率
又而預有以罪民罪皋陶特輔其所未及而已故曰探本之論
是更能使為天牧而諸侯之所當監也苗民匪察于禮是察
獄不得其情罔擇言人是任獄不得其人庶威奪貨反上訖于
富訖于威言亂无辜即指殺戮无辜升制罔差言遏絕苗民乃
祥事而曰上帝降咎者舜奉行天罰者也此有苗不能為天牧
而諸侯之所當懲也能知監懲斯無忝天牧之任矣○日記

尚書要旨

卷之五

三

曰刑之迪謂禮也禮以故迪于刑之先故謂降典為布刑之迪
又曰伯夷禮官也降典而降折民惟刑蓋以刑威不如禮也皋陶
刑官也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抵德蓋以刑弼教也其事相為
後先其功相為表裡蓋禮刑一物而皋陶伯夷亦如一人也故
此處舉伯夷以兼皋陶也皋陶之刑本伯夷降典折民之意故
曰合皋陶而言伯夷探本之論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至其寧惟永

上統告諸侯此專告同姓也在格命截孔氏曰念以伯夷為法
苗民為戒王同姓有父兄子弟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皆聽

我言庶幾有至命所以起其聽或云念是念下文所云格命言有至理存焉今爾以下正格命之當念者也此章多以勤與敬對者非也當以勤字作主天齊以下皆言所以當日勤之意也細分之則天齊三句是推當勤之由爾尚六句是示用勤之道一人三句是著能勤之效也今爾罔不由慰日勤二句相形只一意諒其勤以自慰不欲其怠以自悔妙在一箇慰字成字曲蓋人心勤者事盡其心也慰者無所憾於已之謂慰者非得其情而喜蓋以不弛其職自慰也戒者有所懲於前之辭有失然後有戒故言刑不可以不勤而或戒欲其常勤而無所失耳罔不罔或字俱要體貼○別記云參錯訥極天下之勞者獄

尚書要旨

卷之十五

三十

也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故爾毋曰得其情則吾之責塞而可以無憾也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而事盡其心凡所以求其情於未得之先者真無一時之懈則彼我無憾不特一事為然始可以言自慰矣爾又毋曰服念五六日則吾之心盡而可以無憾也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而人施之當凡所以處其法于得情之後者真無毫髮之憾則情法兩得推之事皆然始可以言自慰矣由慰在于日勤則或有時而不勤焉過差斯生矣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也雖緩戒之而已施者亦何及乎克勤在于無怠則始勤而終或怠焉刑罰斯不中矣刑加之人已行而不可悔者也雖戒而

善心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乎爾罔或不勤而至于戒可也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是原出于天而非我之所可恃非終惟終在人罪因于人而非我之所得專兩平中有事意○別記云刑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齊整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其可以不日勤乎其可以今日不勤而明日致戒乎故九非終而當有惟終而當辟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天人所犯是為天討之公乃天命所在也爾當敬迎天命以奉我一人苟非天命雖我欲畏爾惟勿畏爾我欲休爾惟勿休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爾柔正直之德至早乃爾謂日勤者矣豈但足內以自慰而已耶一人有慶謂太平之福兆天賴之謂保其元命其安寧惟長久善

尚書要旨

卷之十五

三十

上下而言也○天命即俾我一日之命敬逆二句且重說難畏四句一戒一勉相形看不得君以用刑惟敬刑以成德正敬天奉君嚴蓋從天乃所以從君故奉一人不在拘其意以為刑有其工夫全在敬刑成德以逆天命也畏即刑休即有畏威古通用古以刑為治故以開什為休勿畏者非終一邊勿休者惟終一邊敬字即勤字成三德者當畏而畏所以成剛之德當休而休所以成柔之德刑期無刑所以成正直之德也長哉王國而從欲以治是君有慶不犯非事而胥匡以生是民有慶君慶民賴便是安寧惟永者安寧之福及于無窮也○今爾罔不由慰三節專告同姓以祥刑而惟能勤之效總告諸侯以祥刑而推

致祥之功○天齊于民至勿休以天使我為一日之用爾當奉
我以敬逆乎天也罪之故悞在人爾豈可拘我以為生殺乎相
應者○惟敬五刑至何敬非刑前言惟敬五刑期以君慶民類
後言爾安百姓示以何敬非刑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至何度非及

此下并同姓異姓而總告以用刑之綱領節目也此節是綱領
下六節是節目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有邦為諸侯有土則卿
大夫有采邑者皆是在今爾安百姓言爾當擇者焉有所當敬
者焉有所當度者焉何擇非人乎何敬非刑乎何度非及乎擇
字度字敬字俱句○來爾有邦有土止爾以刑之祥者乎夫

尚書要旨

卷之五十五

主

民之所以不安者以有不齊之人為之字也能明刑以載之使
良心遂焉惡志消焉則至惡之刑孰非至祥之所在耶故在爾
安百姓有所當擇者焉有所當敬者焉有所當度者焉何者在
所當擇非人乎蓋人以任事無任非所當擇而刑者民之死生
係焉國之元命爾焉尤任之重而不可不擇者也故倭者不可
也惟取其能為民造福者而後寄之以民之命倚法以罰者不
可也惟其能長我王國者而後委之以國之典則有敬忌之莫
而不為威富之所奪所謂罔擇言人者無有矣祥孰大焉何者
在所當敬非刑乎蓋敬以成事無事非所當敬而刑之為事死
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尤事之大而不可不敬者也故戒

不動不可也拘君之意不可也必欽承乎天討之公而察之惟
恐其不盡服念于旬時之久而施之惟恐其不當則能制刑之
中而不為刑虐之法所謂匪察于獄者無有矣祥孰加焉何者
在所當度非及乎蓋兩造具備其情萬狀所當度者固多而在
辭所連引而曰及者于罪人則或以多虐引其可以自明于典
獄則或以不遺支黨冀免于後責于是而少不度焉能無濫乎
故當度之以已之心勿惟人言之所指者即逮之也度之以彼
之情勿惟已心之所疑者即逮之也則有簡孚之實而無比附
之私所謂亂罰無辜者無有矣又豈非祥刑之一端也哉蓋必
如是而後為盡心而後可以安民也○何擇非人至具厥天成

尚書要旨

卷之五十五

主

何度非及截上三句是其綱下乃詳言聽獄決獄之事是其節
次也○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兩造具備猶云原被告俱來辭與
干證俱完備也上文及字中即包有此數項人何度非及是要
詳審于追攝之先兩造具備是要圓足于問鞠之際○呂氏曰
獄辭所及固執審度而兩造詞證復欲具備蓋不當逮者不可
擾一人當逮者不可缺一

兩造具備至正于五過

此下六節詳用刑之節目要之不出上文擇人獄刑度及中事
節○要見民安刑祥之意○此示以聽斷之法也兩造二句是
詳于考問而聽之也師聽五辭六句是審于擬斷而處之也當

○彼此交惡而成爭有爭必有兩一不至則不可作矣必欲與此皆至而後得以考其是非形迹相殺而成辭有辭則有證一不備則不可據矣必辭與證皆在而後得以閱其情偽○日記云辭證皆在翻如文卷證是證佐有辭在而證不在有證在而辭不在皆不可以問理證佐兩爭者皆有或兩皆須證佐則不可缺張氏云兩造非偏辭師听非偏見一人獨听恐聰明有不

刑訊其罪也

卷之五十五

五十四

刑訊其罪也謂實正于刑書當以何刑加之也五刑不簡則情罪不合矣謂求之五刑之中無合其罪之條則正于五罰實正于五罰之多寡而量處之五罰又不服則正于五過上言不簡下言不服蓋互言之正于五罰是容其贖正于五過則直赦之矣五刑不簡上要補其無可疑者固服之以刑矣五罰不服上要補其無可疑者同加之以罰矣蓋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

實節截上言聽斷之法如此後二節一戒一勉用法時言五辭簡乎二節破云賢王訓諸侯以定罪之法復即用法之樂而戒之也

五過之疵至其審克之

此言用法猶私之榮承上正于五過來不言刑罰互見之也○日記曰舍五刑五罰而專言五過者當以為過而不以為過者乃入之于刑罰不當以為過而以為過乃出之于刑罰審克也故言五過之疵而五刑五罰之疵在其中矣今律有故出入失出入人罪此經不言意多主故而言也五過之疵以今法准之官如聽從上官司主使出入人罪是也反如親故讐嫌廢該

刑訊其罪也

卷之五十五

五十五

避是也內如打點衙門之類是也貨如受財枉法是也宋如聽受場托是也當正于五過者或因此五者而罰之是故入也不當正于五過者或因以此五者而宥之是故出也均者得同言與犯人同坐此罪也察之詳而盡其能言當正于五過之時反覆推究而盡已之聰明務使有當其刑之謂○日記云治獄之道不審則疎畧不盡其能亦非審也故篇中多言審克東萊云察之實其心治之盡其力非是○其罪惟均出起至下節其審克之以兩審克對者上無出入下言察疑之道重出罪過○五過之疵二節上節戒以疑獄之私見當慎于已下節亦以疑獄之公見當驗于天

五刑之疑至具嚴天威

此專言治疑獄之道亦承上簡孚六句而言蓋上言擬議之法如此而此復申言之謂擬斷之際不可不謹也二疑字重看疑則當赦之而是則為慎罰赦之而非則為長奸兩言有赦見其不可輕也兩赦字亦不同孔氏云五刑之疑有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從過也過則免之矣自古聖人之制刑也明罰勅法之心必濟之以赦過宥罪之德而赦固民之所生也其可以不慎乎于此而得之則真情可矜者得以復全于此而失之則厚貌深情者或以幸免而無辜者得以濫入矣其審克之者可疑必勘至于無疑所赦必于其真可赦者也或云審克且

論書要旨

卷之三十五

三六

論書要旨

卷之三十五

三七

皆是誠敬乎天威而無毫髮之不盡以至干失八也所謂審克者蓋如此曰可信者衆則不無未信者存斯獄也猶當以疑待之彼或言不足以盡而惟貌不可以偽為不正則既有怛則泚惟于是而有稽焉庶幾得其情乎曰有稽者蓋于此有所參驗考合而非專恃乎此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無情實則當開什無疑不聽可矣是時與不聽聽與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焉○漢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本文貌字實該得氣色耳目並以訊鞫作其言因察之于視聽氣色之間心在辭則情在貌兩不暇相顧則深情厚貌有時乎不可蔽矣然此為

發奸擿伏設也而經所云簡孚有衆則其情已得政恐有屈抑而聽之察其貌發然而無知則以有情不能自達而聽于辭觀其色憤然而不平則以辭之巧證之強力不能勝而聽于辭以二者皆無畔之迹故雖簡孚有衆而在所必赦也無簡者而又聽之不惟滋迫逮之擾而一事推鞠求其無可入之罪者鮮矣且嚴天威者謂簡與不簡上帝實臨之惟盡汝心盡與不盡天之聰明不可慢也

聖時疑赦至其審克之

此節正詳五刑之等級數目而及此罪之當審也一直說去三千歲舊說以聖時疑赦至其罰千錢閱實其罪為罰有定數因

數而罰者不可苛墨罰之爲千以下爲罰有定律無律而此者
不可苛上下對者非是國實以贖法者言簡閱核實使罰與罪
相當不可苛也審克以律條言只按比附說律之所載有限人
之所犯無窮罪麗三千之中是有正律者也固因其罪而爲之
重輕矣苟有出千三千之外是無正律者也可不原情而爲之
上下乎故必斟酌損益于五刑之中如有事類上刑則比諸上
刑事類下刑則比諸下刑所謂上下比罪也然不可差誤于借
比之詞亦不可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上下刑之法意而後
審察罪人之情或當附上或當附下必盡已之聰明而不少忽
則罪雖無正律者而處之亦無不得其宜矣無借四句一戒一

卷之五十五

三人

免相形說時說以借配平說爲人言蓋此罪之時法無定據鮮
有不惑于人言而妄比附者必審以定見無差誤于衆人借配
之詞可也律無所依鮮有不泥于古法而強比附者必酌以時
宜勿輕用今所不行之法可也借謂詞在此乃差而之彼亂謂
詞本直乃亂而爲曲也○日記云三千者法之正條載之刑書
者也法有限情無窮上下比罪者以有限待無窮之道也即今
之比依何律是也亂詞之不可聽者也不行舊有是法而今
不行者也亂辭難比故戒其無借不行不可比故戒其勿用陳
氏云三千之屬猶不能盡天下之情祥以此知人情無窮而法
不可以獨任也既無正律復借亂而無定辭將安所據依乎且

又有此例者當有之而今不可行者矣必無差亂其辭而去比
附勿用今不可行之法而強比附○別記云上下比罪以詞爲
主若法既無正條辭復亂而不可聽謂情與罪不相合此法之
難比者也此則易差必審以定見無差誤于亂辭而妄比焉
法以今所用者為主若今所不行則不可比者也凡酌以時宜
勿用所不行而強比焉惟詳明法今而審克之或當比上或當
比下必求當乎罪人所犯之情發之詳而盡其能如此則罪无
正法者且无不得其宜矣而况罰有明條者豈不閱實其罪哉
夏氏曰上言罰下言刑者罪實而加以法謂之刑罪輕而贖以
金謂之罰互見其義以明刑罰之條其數一同也○馬端臨曰

卷之五十五

五人

呂刑一書蔡氏謂與贖刑施于官府學校耳五刑末常贖也
穆王時及大辟蓋巡遊无度財臣窮爲此一切飲財之計夫
子錄之蓋以示戒懲以爲未然懲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猶使
人咸動且舉：乎當有之戒則其不爲飲財設也審矣舊貨末
世果君汚吏之所爲而謂穆王爲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謂贖
者豈自有在學者惟不詳考之耳其曰墨辟殺赦其罰百錢蓋
謂犯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而姑取其百錢以示罰
耳總之曰閱實其罪蓋言罪之无疑則刑可殺則贖皆當閱其
實也其所謂赦者何也蓋唐虞之時刑清政簡是以贖金之法
止及散朴至于周而改繁俗敝矣五刑之屬至若三千若一按

之法而刑之則舉足有綱矣夫是以穆王表之而五刑之廢各以賄論姑以大辟言之夫所犯至死而聽其賄金以竟誠下可也然大辟之屬二百五無赦赦而在可議之列者如漢世將師出師失期之類法皆死而賄為庶人亦其遺意也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不賄乎曰古之讎疑罪者降等一法也賄賂亦一法也賄賂罪疑惟此書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降等法也賄書金作賄刑此書五刑之賄賂賄法也固並行而不悖也○惟察惟法至世輕世重賄勉以比罪之要復示以定罪之權

上刑適輕下服至有倫有要

論書要旨

卷之五

四

此言用法之權蓋法有定理而勢无定在故當緣人情世變而推移之以合乎經也上刑適輕二句以刑言輕重諸罰有權一句以罰言是權人情而為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對上三句則上以人言此以世言是權世變而為輕重也上刑二句要者註中事字情字分曉如殺人者死此上刑者此誤殺者此適輕也則服下刑矣門毆不死此下刑也然有謀殺而高不死者此適重也則服上刑矣刑罰世輕世重只以新國亂國而據託蓋新國草創之治法制未備趨向未同寬以待之此其時也故刑罰因之而輕暴亂之國僭虐難制習相成風威以震之此其時也故刑罰從之而重惟齊二句一直說結上四句意蓋刑罰之用

或輕或重或因人情或因世變是齊以不齊之法也然當輕重而重即諸人情而協貨諸世變而宜于錯綜斟酌中有所持權據守之正蓋有倫要而不可易是權而不失于經也倫是有次序輕重合乎條理之謂要是有統會輕重歸乎當理之謂○日記曰夫情有輕重故法有輕重無權則輕重差矣何言乎權也有權乎人情者有權乎世變者故上罪而服上刑人所知也然有事在上刑而情適輕者夫則當權之以下服下罪而服下刑人所知也然有在下刑而情適重者夫則當權之以上服上刑惟輕重諸刑有權裁刑疑從罰輕重諸罰亦視此以為之權則無不中矣刑權輕重以慈上下刑權輕重以為多少此

論書要旨

卷之五

四

刑罰輕重以情者也然情猶不足以盡之又重以世者夫均為是情是法然有用之于前世則宜于今則不合者此世變之不同也法所以難世也刑罰不以世輕則人將不堪道有升降俗有汚隆此世變之不同也世輕世重惟其變之所適而權焉斯盡權刑罰不以世重則不足以妨奸而止亂之道者也然謂之權則有若不同而君子之所以權乎其間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存雖不為一法以齊之而要為合乎人情宜乎世變其不齊乃所以為齊也惟齊之以非齊而先後有倫其端有要謂定理也茲權也乃所以為經也○別記曰因人情世變之不齊故不

為一法以齊之而變為合乎人情宜乎世變則不齊乃所以為齊也惟齊非齊齊之以不齊也如是則中乎先使輕重之序而不錯施豈不有倫乎勢變不同而不出于自然不易之理豈不有要乎在權也乃所以為經也○倫要之在定理上既理既有定則雖或輕重以情或輕重以世而非錯施故曰有倫端于至當故曰有要

罰懲非死至有并兩刑

上二節既告以贖法之差異用法之權度矣此諸示以謹刑罰之道正所以善贖法之用而達權變之宜者也○罰懲二句作一頭言刑罰之當設罪無二人則刑之尤病人可知非僅以下

卷之五十五

四二

分擇人盡心傳辭說正所以謹之之道也○日記曰承上文論罰而古魯王忍有司以論罰為輕而不加審故言罰以懲制罪人非五刑經命所關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前世蓋有因內刑而死者故魯王自謂罰之足懲而非死然罰終非懲民正法漢文帝憫內刑殘人之體唐曰何其痛而不懲也遂除之而代以笞杖王以內刑為害民之法正為改贖張本既改贖矣又謂之曰咄氏亦病矣故愚者謂周穆王漢文帝皆貴老之學也謂其好仁而不加先王之大道則可謂其為建遊飲財之計則未然也非僅以下雖分三段但擇人當作一頭中間盡心一設察辭三句是問刑時事明故四句是擬罪時事獄成二句是結範

斷事以此立柱主眼然後收束二句作一尾則章法無差傳書不失○日記云問刑以察為主恐任察而失哀敬之心故必以哀敬折獄議獄以明為主恐恃明而忘中正之則故必以威嚴中正端結以乎為主求其平而歸有不傳亦非憲法之道故以辭詳終焉俟口才也以俾折獄屈人言不能求情其吏將有如路溫舒所謂因不勝痛則辭辭以視之而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責畏卻則銀錄而周納之者矣此酷吏之樂倖者未至是而其難易至故倖為聖人所惡而折獄以倖尤所深惡也溫良長者其心厚則為能聽不偏其心慈則為能斷合理而周非在中焉中者無過差也何以惟前者得之折獄非言

卷之五十五

四二

不決然在溫良長者視民如傷之人其折獄有不專恃于言者謂非情實終究有差聽獄之要必于其差而察之此亦惟貌有稱之意非專恃乎此者蓋欲得其情非多方以參驗之而數以片言立決其能免于無冤乎○日記云小人厚貌深情口才辨給能欺其止者不少矣稽察情務王以為聽獄之要在此何也蓋以小人對小人則害者得歲其機察者得端其隙倖者得申其辨矣以君子臨小人則公明之坐照邪偽如扁鵲之見垣一方人是以貌可稽而詞可察也君子似不能言而人之情恒得者非以言也非從從從又是一意言察詞不可偏主蓋上之人一有偏主之心則情不可得矣大抵折獄哀敬為本非從從

從審重之至惟哀敬者能之既例但敬畏以求其情而真情既得則又明啟刑書與衆有司共占視之于情于法皆無過忒然後可也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又是申上咸庶中正之意皆是振歎其罪名非便加諸犯者之身也察辭于差三句是盡心于鞠問明啟刑書四句是盡心于擬斷條理昭然而時說皆不爾以察詞四句平述下察詞下嗟是不貽于人之真情非從惟從是不枉乎已之私見哀矜折獄是矜恤以求其情明啟刑書占是盡公以定其法咸庶中正總承上四句說其刑其罰二句又通管上五句說察詞五句是盡心于聽獄之時以求法之平其刑一句是盡心于斷獄之際以謹法之用獄成二句總攝人盡

刑書要旨

卷之三十五

四

心未以起下獄獄之詞獄善刑罰成謂招擬已定輸是申請兩爭者皆是信其刑罰之當意作未然說別記云獄成是結案時爭者兩爭者皆心服而衆人皆以爲是也輸是奏案時爭者情法之合君上二所違異也其刑上備二句又從輸字生來上備者備其罪法之輕重事之始終以聽其君之裁決也兩刑一句特舉一事以例其餘乃形容上備之意非即上備之實也兩刑謂一人而犯兩事一罪而有二法并上之以聽于君焉申云聽獄之法臣任其勞而生議之權君司其命故不敢自尊而詳獻于君耳按此亦未盡備詞之音蓋欲于瞻時窮其未盡之情尋其可出之隙皆非備詞不可也○非從折獄一節大意云罰

德非死人極于病獄之當謹也謹之何如蓋獄之所將者人而尤不可不擇倭者固不可折獄矣其惟良乎其心厚則爲能聽不偏其心慤則爲能斷合理而罔非在中焉人固當擇而在我又有不可不盡其心者彼詞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免于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不偏主而惟其是焉然聽獄難以察為主又不可任察而失哀敬之心其惻怛敬畏以求其情可矣人之所犯其載刑書其情既得則于刑書而敬敬之當輕當重一與衆而共占庶焉然議雖以明爲主又不可恃明而忘中正之則其咸庶中正而審克之可矣結獄以乎爲主既擇其人又盡其心如此則獄成于下而民信之獄輸于上而君信之矣

刑書要旨

卷之三十五

四

然而詞有不備又未善也情法之輕重必備載之一人而犯兩事一罪而有二法并具上之以聽于君可焉○惟良折獄至有德惟刑既示在人而當盡之責復示在已而自盡之心王曰嗚呼敬之哉至在于天下此又總同姓異姓諸侯而告之秋其盡敬刑之責也別記云總告者總上文所告也上文自四方司政典獄以下告諸侯也自伯父伯兄以下告同姓諸侯也自來爾有邦有土以下七節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此又總申而丁寧之官伯族姓要依註分得四項人明白朕言三句示在已敬刑之心今天相民二句示憐臣不可不敬刑之意明清二句是勉以敬刑之實而無或以

下又戒其不敬之失也○廣言三句一連傳下言我之于刑言
之且多懼用之乎此我所以敬于刑而有德惟刑也敬刑與
有德惟刑一事講重敬字上與敬地一敬敬之至所以為厚之
至也猶曰敬慎不忽而有仁厚之德存于用刑之際云耳蓋教
其心如此敬群臣以已之心為心也○我之敬刑如此汝宜何
如哉蓋刑者乃天之所以相治斯民汝宜承君敬刑之意體天
相治之心而作配于下可也相民者天齊于民以教祗德以罪
民彝是天以刑相治斯民露也作配者是故其体上天之心而
置敬刑之道即前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之意蓋期之詞也○
單詞兩詞對看明清而聽單詞以中而聽兩詞並起以敬刑作
配之事無或以下則詳言不敬刑之補以戒之也單詞無證之
偏詞也兩詞並傳無解蓋兩對單而言即兩造及證人之詞也
兩者原告被告而干證亦有兩造之人故謂之兩詞曰兩則有
對實處矣單則無可實對人所難決惟在秉自己清明之心明
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汚此二字却從一敬字來故傳
曰誠敬萬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兩詞雖人
所易決然一有偏徇之心則差矣惟其心中而不偏斯能決
詞之獄各得其平而無辭也申云單詞無據易至于眩情故必
以明清瞭之兩詞對證易至于偏主故必以中聽之總是一箇
實刑章明清中俱心上看民之亂就輪服上說言民之所以治

無不由于中聽兩詞也明清以聽單詞則心絕乎敬而可以上
配乎天德之無私中以聽兩詞則心主乎敬而可以上配乎天
道之正此敬刑之實而作配之道也然單詞之獄無兩爭相角
之勢獄貨之弊猶鮮惟兩詞可以容私此聽獄所以不中也故
特以私家戒之私家謂以私意而成其家即所謂黨得貨者
也獄貨以下極言私家之害以儆懼之府事功貨聚而罪亦積
也報庶尤罪多而禍亦多也永畏惟罰指庶尤言申看夫獄貨
而數天罰如此非天不中而偏罰之乃人自入于缺禍之命耳
使天罰不如之極則人將恣于私家而擄虐于民豈復有善
政在天下耶○金仁山曰穆王享國日久老于世故晚復哀矜
故其言多懼恐人知所重而聽之也朕敬于刑惟有德者可以
用刑蓋天相佑下民立典獄之官為民司命上與天配可也單
詞人所難決惟有德者其心明且清則能得單詞之實兩詞雖
人所易決而一有偏聽之心則誤矣惟有德者其心中而不偏
則能分兩詞之爭此民之所以治也然兩詞之易偏者或不能
訖于實而然也故戒以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詞因獄取貨此貨
非實適以蔽諸罪狀耳罪狀既多報以百殃理之必至則一時
之得有永久可畏之罰非天偏治黨獄之人惟人自取其禍殃
之命耳使天罰不極則獄吏皆得以行其私斯民無復被善政
于天下矣

王曰嗚呼嗣孫至于茲祥刑

此尹諸侯子孫戒之嗣孫凡官伯族姓嗣世子孫也用刑成德即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全民之中即納民于典禮輔民之常性者也嗚呼伯夷皋陶但未路出明聽是起下之詞哲人四句正成德以全民中者蓋示以所當監之人而受王二句又申勉其監之也哲人實指伯夷皋陶言屬如屬有疆場之事之屬適也謂適或有時而用之也極如五福六極之極屬于二句推哲人致譽之由謂由其五刑之用咸得乎輕重之中真能成德以全民中者是以有名譽無窮之慶也咸中內要點非訖于咸惟克天德意講有慶即無疆之詞也咸中與民之中：字不同通下

尚書要言卷之三十五 周書二十

當云古人用刑以成譽如此其刑可謂祥刑矣今末世諸侯受天子之良民可不監古人之良法乎嘉師云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本無不善雖有陷于罪者非其本然也監于祥刑者監古人之用刑成德咸中有慶者而以全斯民之中以致無疆之譽也○別記曰今言往何所監視非敬五刑以成三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誠嘉師也王以提之有民社者其寄誠重矣而莫克有德于其間者良以五極未能盡心而于古人之祥刑或有愧耳哉觀古哲人若伯夷皋陶之屬其所司者刑：施于人非可頌之事宜不足以致譽而皆無疆之譽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不惟當時稱之而于今頌之

不衷其有慶如此豈有他哉由于五極無一而不盡其心則無一而不得其中罔不日勤也罔有擇言在身也其刑之威中如此所以有慶也以刑之中全民之中此所以有德于民之中也有德于民之中則刑非凶器乃祥刑也爾受王嘉師其尚監視于此必亦咸中而有德于刑之中則亦庶幾有無疆之慶矣乎○又曰今往自今以往也前言今爾何監告當時也此言今往何監詔來世也哲人四句即所當監者詩曰淑問如皋陶是後世猶善治獄者歸皋陶也刑之所以為祥不越一中而已以祥刑保嘉師必有德于民中斯不孤所受矣

尚書要言卷之三十五 畢

周書二十

四支

文侯之命

幽王辟褒相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侯與犬戎戰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于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為方伯賜鉅鬯之酒以圭鬯則馬作策書命之史錄其書為文侯之命先叙文武成康之盛次傷國家之多難而歸功于文侯終則授以方伯之任而責望之也

王若曰父義和至懷在位

此言成康承文武之業而得先正之輔乃起下節之詞雖言舉文武實重成康上在集厥命于文王截上原周家基業之由下

南書要言

卷之三十六

著文侯祖德之美當以成康嗣位授在前不顯四句首句是授其人與明、我祖一例不可以不顯字倒在此武之下、三句言其事也不顯文武一句須吊起不可用恭傳德之所成德之所修德之所至作既落克慎明德而加以克慎字有敬愼意與卑言克明德不同文武雖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而不忌敬愼以自修不顯亦顯無數亦保此其德之所以無時不明也故曰克慎明德昭升敷聞皆明德之所發言其精華之上格而洞達無間則昭升于上所謂明德之馨香是也薰為太平安得不昭升于上乎言其道化之旁乎而四達不悖則敷聞在下所謂振塞于此而遠者聞焉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是也自西土而

四方自顧民而怙冒自怙冒而不殄解德豈不敷聞在下乎此

三句與下珍寶澤相反時說以教養貢明德能費用上說惟其德之所修如此是以無所不至不可平看昭升于上只言德之上著未可說感天到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方是集命獨言文王者受有殷命實開尚迪有祿之基舉文以該武也要備至武王而遂有天下意亦惟二字重看謂先祖當文武盛德得天之後則天命方新資澤方厚若可以自安其位而無賴于先正之助者然亦惟有先正以左右昭事之故得安其位也先正指文侯之祖唐叔厥辟與先祖俱指成康不指文武蓋唐叔成王所封也左右昭事有以文武之道事其君意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

南書要言

卷之三十六

謂入贊謀猷出而奉行之乃昭事之實申云謀猷以教養德意言率從以承流宣化言德在位是保天下而不墜文武基業之謂如四方無虞一人以寧成王得安在位也四夷咸賴永膺多福康王得安在位也通節是前王傳盛德以得天下後王賴賢輔以保天下開、說

嗚呼閔予小子至永綏在位

承上言已承幽王喪亂之餘而又無羣臣之輔其何以安在位乎蓋將端功文侯而先以二發之也言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父死國敗所以然者由教養之資用惠澤既絕而不下於民則國本先撥故戎狄侵陵而及我國家之害甚大耳夫以國家之

難如此所賴于左右昭事者豈小乎今內而朝廷之既無老成後
傑之臣為撥亂反正之助而我小子又無能固無以濟難矣然
所賴以濟難者尚有賴于在外之諸侯也而諸侯在我祖父之
列者其誰恤哉而如先正之昭事者乎嗟我諸侯有能如先正
之昭事者而致功于我則我亦得如先祖之安在位矣而今何
有哉蓋反復悲國之無人而深幸文侯之能恤已也○呂氏曰
珍資澤于下民如所謂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蓋推本桐乳之
所由邦本既先撥也百國之木膏液內潤然後風得而播之未
有斯民資澤未珍而戎狄能乘之者也無幾維人周室所以不
絕又以無人之故下民之珍資澤既為致亂之本厥服之無者
南齊書卷之三十六

父義和至若汝子嘉

此承上悲國之無人而深幸文侯之能恤已也于艱哉或在前
文人裁以上足繼述之道下足濟難之功如是則作兩事看了
不知平王之意只在擇我于艱上見得他如此昭顯祖刑文武

耳不重在能繼述也克昭顯祖履說汝肇刑三句即其贊曰顯
祖又曰文人者蓋自其忠貞昭著於前故曰顯自其佐成上
之治故曰文俱指左右昭事而言也言以能昭顯祖使前功
不致遺佚何以見之文武之道是以德制業而為後王保業之
法程者顯祖文人嘗刑文武之道以昭事厥辟而後世或著壽
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爾于國承繼人之具而始刑
文武之道以會乃辟使得得承令緒于垂亡之時而國統不至
于絕是爾于前人雖歷世已遠而能善繼善述以追孝之也爾祖能刑
文武之道以昭事厥辟爾乃始刑文武之道以會紹乃辟便是
南齊書卷之三十六

追孝于前人矣則豈徒昭顯祖而已哉蓋多所脩完得衛我
于艱難之中矣當侵戎之日不愆之時而能會紹乎哉豈非修
擇于難乎汝之功如此是誠能恤朕躬而有績乎一人者也豈
非我之所嘉美乎日說曰顯祖前文人嘗謂唐祚也美文侯能
明汝顯祖之美自天至愆文武之道已墜汝始法之用會紹乃
辟會紹云者蓋平王失愛于父離流顛沛依托母家父死于寇
國命申絕文侯起定其難而繼者合絕者無也是所以追孝于
唐祚言能繼其志也又言汝多所修完得衛我于艱難之際修
完于殘破之後得禦于犬戎侵侮之時之侯蓋皆有力焉
之功乎所嘉美也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平王遭幽王

之禍國晉鄭有功遂遷都于東實逼于我狄之難未始不藉口于太王遷岐而不知其大不同也不能自強又豈獨界泰太王有是哉

王曰父義和其婦視爾師至成爾顯德

此節遣文侯之詞蓋命以方伯之職而深致期望之意也承上汝嘉嘉來師指一方言邦指本國言欲其巡視一方之衆緩寧一國之民也二句乃通節之綱領用齊責于馬四匹齊以征虜一則者所以除告廟之禮齊以弓矢無馬者所以重征伐之權正方伯所宜有者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備其物所以厚其報也往哉即上歸視系遠三句即視師之事簡而都即寧邦之事

簡而都即寧邦之事

柔能以教言惠康以養言無竟事無云三意簡謂簡其職事之修者貼教言恤謂恤其民之失養者貼養言用成爾顯德又總承上四句昭乃顯祖德同顯矣此則用柔能惠康簡恤之道以成之也申亡簡是簡閑賢士可任養養之責者恤是惠恤其民使被養之澤亦通然畢竟以柔能就統御諸侯言以簡士就張師討戎言則於為方伯專征伐之事為切別記云又侯為方伯侯兼內外告之簡閑其士是率伍之士歟亦不忘武備也簡士恤民則一國治然後可以治一方也或謂士指賢士者未無此意因賜文侯弓矢得專征伐故因及於簡士此處未及用賢也都謂國都言都不言都由近以及遠也○呂氏曰周終於東

周蓋于此書見之東遷之初大魯未報正君臣以勸其虐之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釋然遂自以為足曰歸視爾師寧邦邦兵已罷矣曰用春爾和屯一而形弓一形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功已報矣曰往執秦遠能爾惠康小民無荒寧告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勉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其終于東乎

齊魯

魯侯孟承王命率諸侯以征徐戎故曰我惟征徐戎征者上伐下也言征徐承王命而何首節欲衆士教以聽命善設節治戎備也今惟節除道路也風馬牛節嚴部伍也末節立期會也

公曰嗟王徐戎並興

命指一篇而言祖茲只指淮夷言往日淮夷與三監同叛者今又脇徐戎以並起徐惡不悛正見其當征也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于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伯禽為方伯監諸侯故得帥之以征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于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

善教乃甲冑至無敢不善

此戒軍中治戎備也甲以衛身冑以衛首于指以杆蔽皆自衛者也教之欲其完固教之欲其慎密無敢不弔者教之教之各極其至也長兵則用弓矢短兵則用戈矛鐵鉞刀劍則有鋒刃

皆攻人者也備之欲其多假之欲其堅礪之欲其利無敵不尋者備之假之礪之各盡其善也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假也○假謂甲繩有斷絕當使假理穿治之指無施功處惟繫於楯以持之耳弓必二以備折壞矢一房必百故言備假是說而納水中以堅之戈才體渾致欲精堅斧鉞刀劍有錯乃故欲快利

今惟淫舍牯牛馬至則有常刑

此告軍伍所在之居民以除道路也牛駕車以載軍儲馬服乘以供武用皆用兵所急者軍所止之處必出之牢閑牧于草澤懼有傷損故以戒居民獲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于上防其逸而出也穿以捕小獸入又不能出不設機也牢閑周衛之

尚書要指

卷之三十六

名既言牛馬在牯逐以牯為牛馬之名無敢傷牯謂傷牛馬牯之傷謂牛馬傷也有常刑謂殘人畜之刑舉此例之九川梁穀澤險阻屏翳有官于師屯者皆在矣此意要足合上節上是普衆士以治戎備之事師未出時也下是普居民以除道路之事師既出時也

馬牛其風至則有常刑

此戒將士以嚴部伍也前言馬牛臣妾越逐不復之刑後言劫攘竊謀之刑前之馬牛臣妾指其在軍中者也後之竊訪誣軍中與所過居民之家而言俗儒寡聞謂軍中安得有臣妾乃以爲皆居民之所養者而不知與經越逐傳失主之言相悖蓋

古之兵皆平民衣冠自貴一人從軍一家供之漢時亦有此俗安得謂無耶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此壯相誘謂之風馬牛其風臣妾遇逐宜鎮之以靜故戒其本部按堵不動無敢越逐若縱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軍伍不可復整矣又戒其他即見馬牛臣妾奔逐而至者無敢保藏當敵而歸之我高度其多寡以資汝為還歸之勸若本部越逐而失伍他部不復而獲盜汝則有常刑蓋越逐有禁而不復與刑則無以行其禁也又不復有刑極復有賞則人孰敢犯令執至于牛馬臣妾奔逐也非風逐也而為寇攘以掠之踰垣牆以竊之則其罪又不止於不復而已我於汝亦有常刑焉此

尚書要指

卷之三十六

不惟汝所過秋毫無犯蓋自古妻師每因掠掠為敵而果故不得不戒也

甲戌戎惟征徐戎至則有大刑

此立期會而勉其有事也甲戌戎惟征徐戎戎作冒正是立期會處下換糧饋餉易矣三項皆期會中事糧以足軍食饋以治軍壘易矣以供牛馬皆期會所最急者甲戌用兵之期也仰稽天時之善則惟甲戌俯度敵勢之宜則先徐五所謂是其堅攻徐急而攻之也時糧糧皆諸侯自責也此不言魯人饋餉易矣非遠國所能致故皆魯人供之不逮謂糧儲少不及魯人與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與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外曰

遷郊之其正也遷之兵則九兩應至其勢甚重故遷正則之兵以應之鄉運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兩郊四運惟言三郊三運者明東郊正受敵處使專意距守不令時損幹心損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敵不遠損幹易得也恐關事改云無敵不供得受賤物惟多為善故云無敵不多凡言有當刑者法書有定名所申之也無餘刑者不定之辭法書既無定名臨時以情輕重刑之者非一但不殺耳殺輕罪受之不給加以死刑損幹之不供不至于死者何也較輕人食窮受為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損幹雖版築所須視二者猶稍緩也

秦皆

尚書要旨

卷之三十六

九

史記秦紀云穆公自茅津濟渡河封穀中尸為喪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以申不用寢叔百里奚之諫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日記云如書序以為敬敬還瑞之作則其後復有彭衡濟河之師何謂悔過哉

公曰噫我上聽與諫至是惟難哉

此穆王誓昔辭臣悔過之詞也群言之首謂言中之最要者蓋穆公發誓大肯悔前日之安于狗已而不聽寢叔之言耳古人節正辭言之首也溺于利欲則安于已已責人易而受責難非狗已而何日記曰凡人盡自若是多安言其戀人欲而不忍割憚天理而不肯違凡人鮮不如是故多可悔蓋多盡二字不

能進善之病根也人情多欲是已故難于知過多欲遂已故難于改過皆多欲之病也故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言順且速是惟難哉以已前者不受人言以自悔也○別記曰多盤之人其視人則明責人則易其視已則多責則難惟受責于人俾如流水畧無扞格此非克其多盤之私而有定見定守者不能也是惟難哉蓋穆王悔前日自狗之太過而不寢叔之言也

我心憂至若弗云來

此泛言已悔過之意古人之言正切中我之病憂心忡忡未寡其過而日日遂過如不再來蓋自咎其知悔之遲恐悔過無日

尚書要旨

卷之三十六

十

也然猶未明言其過至下節始實言之註已然之過二句乃本穆公一篇之意而預告之非正解本文也若本節之意則謂已然之過既無計之可追未還之善恐無日之可及矣此所以謂我心之憂云云也秦侯自應無改過之期其勇于為善也見矣

惟古之謀人至則罔所愆

上四句是悔其既往之失正見其安于狗已難于受責也下三句是謀其將來之善雖則云然是過之善髮即古之謀人謀詢老成則不親新進可知日記曰此穆公自說已之前愆古之謀人老成慮遠大義不苟就人意者也我則謂其未成于志而

忌之今之謀人新進喜事者也我則因其同已而姑將以爲記
雖則云然今庶幾謀事詢訪必于此黃髮之人乃無所失耳則
記云君子之爲人謀也忠不苟就其意小人遷就人意與謀必
敗事觀其就已而從其謀務公之所以有今日也今之謀人初
心亦知其不穩但以其就已而姑將以爲親則溺于其說而不
自覺矣今之謀人非真可親以其就已而姑將以爲親始字要
看

番番良士至皇多有之

此承猷詢黃髮之意而申言之良士即古之謀人編言即今之
謀人勇夫句輕只引起末段耳有字是任用意尚不欲與皇多
言

卷之三十六

上

相應番番良士謂老而賢也旅力雖憊謀則壯我猶庶免得
而用之謂蹇蹇也昔嘗詆其木暮既拱拱公蓋自悔失斯言也
時蹇叔已不在曰我庶幾復有斯人乎追思主矣作之勇夫
徒有勇耳射御不達雖若可愛然勇而無謀多以憤師我尚不
欲惟截善端言強辭奪正理能使君子不能自定亦爲之轉
移其說一說謂正論被抑而不得伸如此之人有其一是以覆
人之那家我皇暇多有之哉蓋畏之之甚也明說蹇叔三師杞
子亦不妨

昧昧我思之至一人之慶

吾之所以尚有良士而不違多有謬言之流者何哉蓋用一好

賢之君子則國家其利此我所以尚有之也用一如賢之心
則國受其害此我所以不違多有之也昧昧思之此穆公經
歷多故思慮深長而見得國家頃得如思之人也如是者設
人有如此此一介者獨立無朋也斷一誠一之貌無他技非其
無所長也有才而不自用故無才之可見耳正是形容他誠一
之意意他技如射御不遺截善辭凡諸皆善是誠一之人
雖無此而其心休焉有如下文所言此良相之賢善類之所
以衆國家之福也穆公慨想形容殊有意味其心休乎其如
有容一句讀人之有技二句是能容天下之才人之彥聖三句
是能容天下之德故曰是能容之正應轉休有容句日記曰

卷之三十六

上

彥而且聖不止有技而已口必稱揚而薦進之其心之愛之不
二如自其口之所出言愛之至也是能容之真能有容也上曰
其如以起下曰是能以應上所以形容好賢之心至爲曲盡
是能容之則不妬忌不足以言之矣此豈尋常誠一無他技之
人所可語于此哉先正謂惟無他技之人而能容人之技其言
亦有味也職主也此好善之人以保我子孫黎民則我子孫黎
民亦主有利哉言人君爲其國計當用此等人也別記曰
斷無他技休如有容此本其平日平易之氣象也其如者
未可測識之辭也技若已有聖若已出此狀其今日樂善之誠
也是能者果然不諱之詞也又曰夫人之有技而不忌嫉之人

之彥聖而不排抑之已可謂難矣人于人之林不惟不思讓而視若已有言如日已出而無人裁長短之形也于人之美士而通明者不惟口稱道之而心好之甚于口之所言是其胸中容納得許多賢才在也容才要如此若世自有一德為人長厚而不怨嫉者有能容人之善而不怨嫉不足以言之者陳氏雖言曰穆公意謂大臣之道不肯用一己之能而在于容天下之善如有一己之能而肯用一己之能而休焉有容人之量蓋惟無善于已而後能容人之善故于人之有技則視彼之才若有於已而在人之能無異于在己之能也於人若聖則好彼之德誠發于心而在心之好有甚于在口之好也若已有之則人

南齊書

卷之三十六

七

已一致而無彼此之殊其心好之則心口一致而無表裏之異是非真能有容人之量者乎人君於此能得是臣而用之則必能廣致群賢以圖治功子孫者我之子孫也而是人能保之蓋遵其成憲被其餘澤子孫之利莫大于此也黎民者我之黎民也而是人能保之蓋樂其安其田里而黎民之利亦莫大于此也一己之技能有限而天下之大非大臣惟不用已而用人故善之集國者衆而禍之集國者寡也平不達謂違異之使不得通利大凡有才無量者必欲自用而己各人之材蓋以材自結于君則惟恐他人形己之短妨己之進此胃疾之所以生也亦曰殆哉言人君為其國計者戒用此等人

也○胡瑗教公曰子孫黎民之保非大臣一身之力能然也由其算德好士惟賢讓能使天下善類皆在朝廷輔行善政子孫世守不變所以能如此也子孫黎民之功亦非一人能成也由其人如賢族能阻絕善類不使得用其所引月皆其同類之人互相蒙蔽其君上顛倒曲直正人被排遠去無敢指言其過以是任意肆志害政害民雖傳至子孫之手仍是其引用之人盤據不去正人又為所沮毀不容人君亦是難辦不能主張以此子孫黎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昧：二節言一人之善惡致一國之廢興邦之禍福一節言一國之廢興係一人之善惡只一言而反覆言之反覆言之反覆者子孫不以其位黎民不安其生也

南齊書

卷之三十六

七

曰由一人言係于一人之不容才德者耳不必多也營懷者子孫保其業黎民保其生也亦尚一人之慶言係于一人之能容才德者耳不待多也慶即榮懷○別說云此篇要領不過一言曰知好惡而已古之謀人若近迂闊厥力既慙見謂裏者斷：無技便見輕忽就知有容世主聽謀委事所以嘗失之於君子者坐是故也今之謀人誠意增刻勇夫之力馳騁快意截：之言適心憐隱君子易辭人主傾意冒嫉之人急不能修復畏人修辭絕愛人之長必銜一己之技內不容容寸善何有子休：外設示衆：以何有子斷：世主聽謀委事所以嘗失之於小人者坐是故也邦之安若不繫一人彼斷：而有利于人之子

孫黎氏者非一介乎邦之危若不繫一人彼冒疾而貽殆于人之子孫黎氏者豈待多乎○日記曰一介之臣好善能引進賢貳子孫黎氏賴之邦之榮懷豈非由一人也一人冒疾致賢路不通故黨盛據子孫黎氏受其害不一世如宋之末以誤國非一人而起于一人也此篇不但取其悔過其于君子小人之情听謀任人得失之判可謂深切著明足為永鑑大學引其全章而繼之曰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蓋謂此冒疾者不但不可使居位用事且當避諸四裔之外始盡愛惡之道耳否則彼將營求復用復出為惡其非窮絕之不能達也

漢文景公曰恭儉一篇有可為後世法者二孔子所列之四代之書之終悔過麗華知所以修身矣明于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慎斯道以往帝王之治其始庶幾乎

尚書要旨三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王肯堂撰肯堂字宇泰金壇人樵之子也萬厯己丑進士官至福建布政司參政事迹附見明史樵傳是書承樵所撰尚書別記抄撮緒言敷衍其說以備時文之用其經文較講義低二格每節惟書首尾二句亦如時文之式

尚書辨解十卷

〔明〕郝敬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至四十

七年郝千秋郝千石刻郝氏九經解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辨解

十卷》提要

尚書辨解

京山郝敬著男千秋千石洪範較

讀書

三代以前墳典至春秋時雜越矣孔子特加刪正弟子心通其義者七十人是時天下學士大夫博學遺古魯國諸生多至三千周之季年文勝世運然也浸至于戰國七十子之門人後裔轉相傳習徑竇多荒宕隱怪縱橫飛箝種種異說雲興七王割據俗殊道分士爭飾其學詭其辨以相高而六經之言被其薄蝕其厚始混淆矣百家蠶涌議論龐雜呶聒而

尚書辨解

漢書

不可勝聽秦皇李斯一舉而昇之炎火有激而然非盡其罪也故昔之偽言莫多于七國與嬴秦之季漢因秦禁六籍荒閣黔首久愚目識一丁即稱儒者粗能誦一經則安車造門天子師事矣曩時偽編皆託塚中壁間之藏鼠璞雜進笙竿不分至于今二千餘年承訛習迷蒙而不發亦為不害辨矣

六經者百氏之根柢經術不明如五穀種雜而苗滅裂以報轉相蕃息不復可簡別矣如後世之為典為考為志為畧用力雖勤而源本不清無適不謬故書之有古文也春秋之有三傳也禮之有周禮也百家

皆已引為繩墨。據為根柢。而庸詎知夫所謂繩墨者。之非繩墨。所謂根柢者。之非根柢也。自非卓識。烏能鑑別。

尚書辨解
書辭淵塞。詩語清通。故虞書渾樸。其言詩則曰。聲依永。律和聲。喜起之歌。乃有逸響。雅頌訓誥。多周公制。作雅頌。明暢訓誥。結濤蓋主于感者。使人易曉。主于訓戒者。使人深思。夫子謂不學詩。無以言。故詩書體異也。春秋戰國以來。辭尚風韻。雖敘事之文。皆有依求和聲之致。夫子作易。傳論語。春容爾雅。清風習習。然皆詩之為言也。然義理含蓄。混沌未破。至秦漢以

尚書辨解
後刊觚雕樸。文不務實。全尚聲口。惟有浮響而已。此古今文辭深淺華實之辨也。

堯典禹貢。其辭簡奧。敘事樸直。有體。皋陶謨精深淹雅。自是上皇風味。古人言語高遠質而愈新。後人極意整齊。及傷體。有意舒散。反見拙如商彝周鼎。自然蒼潤。俗工雕鏤。亂真識者自能鑑之。

書序非夫子作。其篇目真屬混淆。語多孟浪。煩簡不中節。殆周秦間人杜撰。今觀虞書一典。千餘言。括盡兩朝二百年盛事。皋陶一謨。僅七百言。五臣獨主洪猷。包羅殆盡。非獨文字高簡。亦由古人篤實。尚行寡

辭。竹簡篆書。記載繁難。自不能多。予嘗謂虞書不容更有第三篇。以其希貴也。據序虞書尚有十一篇。惜亡則虞庭文辭之多。何異秦漢不足信耳。

禮記曰。疏通知遠書之教也。其失也。誣。予初不解。所謂何獨書稱誣乎。及讀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則書之可疑。從來遠矣。孟子距刪書所纔百餘年。簡編已不足盡信。宜後世偽作愈甚也。秦漢之際。去古未遠。殘編尚有存者。故序中猶多真目。古文二十五篇。間有微言。要之非古人完壁矣。

尚書辨解

三

詩書

朱元晦謂書不須盡解。因緣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意。然朱所謂易解者。乃其不必解之偽書。而所謂難解者。正其刪定之原籍。然則棄嘉穀而收稂莠也。可乎。

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文辭最古。法度森嚴。有頭尾有血脉。有分段。有照應。為千萬世史書冠冕。後世依倣其體。為帝紀世家列傳。枝葉敷榮。非不可觀。然一登泰山。頓覺丘阜為小。

堯舜一德。故二帝併典。五臣同心。故皋陶合謨。孔書離堯典為二。以補舜典。其識已卑。別增禹謨一篇。尤瑣碎不成文理。此何待具眼者。乃能辨之。

古聖文辭深奧精密無痕如書與周易自是一種文字孔書極力模倣而首節句暢俊彩莊嚴已落近格楊雄作大玄擬易文象腸胃俱嘔轉覺後塵愈遠此聖凡天人之隔也

書不難讀首當觀世代升降與先後治亂次第分明逐篇文字可迎刃而解王介甫宋元晦謂大誥難讀且須闕之今若不先理會金縢大誥如何可讀予讀書次第通融所以有得讀易亦然諸公讀易并序卦以為無用況肯求尚書次第乎

讀易先讀序卦讀詩先讀古序書序無足觀先考其

尚書辨解

四

世代篇目詳其命篇本意乃讀其文辭條理血脉自然貫串朱子謂詩難曉決無盡解之理緣朱子凡事自末尋本讀書先看文字以為易簡直訣不先質其世代審其篇目得則為偶合不得則強世代從篇目強篇目從文字畢竟不解解亦多誤如說金縢大誥直隔千山萬水解詩亦然先解文字後安排題目焉得不盡改古序解易亦然但執文象都不理會序卦焉得不疑序卦為假講學亦然先窮盡天下事物然後致知焉得不割補經傳

先儒誤解金縢誣周公殺兄故自大誥以下諸篇誣

多不曉夫既不達聖人之情焉能解聖人之語及稱大誥難讀至欲闕之前輩識見如此應知千古少讀書人

金縢大誥篇次文義井然可據又以風雅諸什印證周公何嘗有東征殺管叔踐祚朝諸侯之事殺管叔出自孔書蔡仲之命誤于解金縢我之弗辟一語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于解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千古承訛習而不察故讀書不可無識也

盤庚大誥康誥等篇文辭如流雲雜霧悉涌騰奔不

尚書辨解

五

可搏埴而自然煙潤孔書二十五篇平安濟楚如磐石疑玉刻木肖花漸染斌媚之氣古言盤鬱今言清淺古言幽雅今言高華一覽而盡者今人之辭三復而愈遠者古人之辭也

古人意思渾厚義理填塞胸臆欲言不啻口乍讀結澆愈玩愈精彩後世文字嘹嘵滾滾迫逐而來其于脩辭立誠之意索然盡矣故尚書以伏生二十八篇為真古文

二十八篇與古人傳神其辭簡樸無枝葉是古時風氣之醇濃也其詰屈不暢快是古人胸次之盤鬱也

其更端層疊是古人真意委婉周至也含輝斂彩品
光自爾艷發氣若斷續而悠然條鬯舒散不用繩削
而變態不可端倪此古人生氣也至于二十五篇清
淺鬆泛邊幅整齊曉然如揭日月而行康莊無復昧
爽氤氲氣象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
之道闇然而日章知此者可與論道可與論書

孔書與二十八篇良苦較然豈千餘年來無一識者
以呂易羸久假不歸依附聖經攻之有投鼠之忌如
讀春秋明知五霸爲罪人以其依附三王久重于發
難是以其姑息養其蠹賊也湯武不弑君天下何時

底定千古有相知湯武非弑君者

朱元晦謂大誥多士等篇辭語艱澁如官司行移文
字與民間語夾雜俗語故難解蔡仲君牙等篇如今
翰林制誥文字與士大夫語故易曉按大誥康誥有
何俗語而以語俗人豈俗人明敏及勝學士大夫學
士大夫難解者俗人其能解乎凡訓誥非對臣民口
授皆裁成篇章頒布必經聖人之手雖史官潤色亦
本聖人口澤故其言多淵懿而神理溢于辭章之外
隱合于胸臆肺腑之中若出若不出離而視之深沈
蒙晦無迹可尋會而通之生氣浮動溫如春冷如秋

尚書辨解

六

讀書

穆如清風澤如甘雨紉繹其緒嚼咀其味恍然見其
心曲親炙其膚宇而聆其聲款款非聖人之言而能若
是乎至于二十五篇清淺齊截自是三代以下韶秀
之姿語多浮響意不切題或先賢記聞或後人假託
天壤懸隔烏可相亂也

後人文宇皆揀選材具一字一句疊砌而成古人文
宇無邊齊無畔岸拍天駕海而來

文字出上古自然深沈隱約有鬱蒼之氣正是未雕
之璞一落叔季膚淺輕揚氣運風會莫知所以然而
然也尚書二十八篇當世即欲不如此作不得六經

尚書辨解

七

讀書

皆夫子手訂及夫子自作亦是春秋以後文字如論
語二十篇春容爾雅愚者可知猶謂有子之徒記述
至春秋周易十翼夫子手筆亦是愚者可知文章因
乎世運雖孔子欲爲四代典謨之文亦不可得已
後人何幸因伏生所授得見四代鴻寶二十八篇真
足爲萬世國史之宗其二十五篇如伊訓太甲之類
左國諸書駸駸欲方駕矣

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脩辭立其誠達者達其所立
也辭欲達誠誠如何可達後世文章以清利爲達正
是齒牙喋喋不與精神命脉相關心自心辭自辭如

近代辭賦何有半語真實二十八篇若康召等語字字肝膽淋漓放簡策上後儒反病其詰屈不達未知竟是誰達誰不達也

諸傳獨孟子近古七篇中所引書如太甲伊訓湯誓等語質直而少逸響正與二十八篇文字一律足徵伏書是真孔書是假又如大學所引康誥作新民若保赤子唯命不于常等語篇內自然渾合孔書取引語填補痕跡宛然

孔書伊訓太甲說命君陳等篇禮記學記表記緇衣多引用其語蓋記與孔書先後同出其所引當世已

尚書辨解

無全文摹倣補綴非古之完璧也

孔書四代文字一律必無此理詩如商頌續栗而淵瑟周頌清越而馴雅二代文質之分也詩既爾書亦宜然豈得商書清淺及不如周書樸茂也若以伊訓太甲與康誥大誥諸篇并列先後文質倒置矣

孔書諸篇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毫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移變換皆可通用古史典要決無此病多後人按步倣效故其語勢編側如室中演棒四礙不得自由若真古文如大誥諸篇任說得縱橫舒展真屬功沾天

地懸隔

愚讀伏書二十八篇觀二帝同典五臣共謨益信古人制作精深按周書知周公無殺管叔事益信孔書為妄作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秦誓真秦穆公作春秋之文漸近明淺猶多沈渾之味自然處高于左國費誓雖列編末而簡與淵深自是周初文字文侯之命峻整自是周末春秋初年文字世運風味一一可思若夫伊訓說命風格卑弱尚不敢望秦誓乃得與典謨并列直是千古不平事

夫子刪定之季周室東遷已久典籍散亡計當日所

尚書辨解

定四代書亦應不多伏生所托二十八篇代續

已具恐未止三之一耳詩比訓誥易于存記有樂官典守故多至三百餘篇具在書辭深奧故伏生所記此假如二十五篇者雖多可不至遺忘亦真與偽別也

尚書篇目

尚上也上世帝王之書也按班固藝文志尚書二十九篇漢文帝時濟南伏生所授伏生名勝爲秦博士秦時禁書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治尚書者無有聞伏生欲召之時年已九十餘不能行使大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得二十八篇目如左當時有僞泰誓一篇并行合爲二十九篇皆以今文隸法傳寫至東晉時有稱漢孔安國所註尚書者出比伏生多二十五篇經皆古蝌蚪文字遂稱伏

尚書辨解

尚書篇目

篇目

生書爲今文尚書云

虞書二篇

堯典 皋陶謨 第一卷

夏書二篇

禹貢 甘誓 第二卷

商書五篇

湯誓 盤庚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第三

周書十九篇

牧誓 洪範 第四卷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第五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第六 君奭 多

方 立政 顧命 第七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泰誓 第八卷

右四代書共二十有八篇皆漢伏生所授也

尚書辨解

尚書篇目

二

篇目

尚書辨解卷一

郝敬解

虞書

書始于唐而稱虞者堯典成于虞史也

堯典

典常也籍謂之典言後世以為常法也禮大學篇引此書稱帝典二帝同典其來已久古之良史用意精深唐虞首治聖神際會百有餘年堯立而舜相舜攝而堯老五臣同心垂衣裳而天下治乾坤亨泰之運也故史臣合二帝為一典序堯殂落于舜攝政之後

尚書辨解

卷一

堯典

序舜受終于堯未崩之前如易首乾坤為父母而皋陶一謨亦包舉五臣如六子之效乾坤以誌明良會遇千古一時之盛非如後世史一帝一紀一臣一傳之例也子云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正謂此耳至孔書割裂此義遂泯使揖讓之世無異于革命之代非聖人刪書與古史制作之深意不可不辨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

曰史臣自言也若追擬之辭稽考也堯高遠之稱帝號也放勳帝名堯德欽敬清明文懿叡思安安自得

天性不私允能謙恭遜讓盛德光輝被及四外精神通于上下六合會為一身即孔子所謂蕩蕩則天者也堯能自昭明其俊大之德如此格至也通也史臣誦堯德極四表上下而其本惟曰恭讓學者可以知驕泰之為失矣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鳥變時雍

此言恭讓之化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九族謂同姓由身以上四世身以下四世為九以家言也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內之民近而少故言姓姓之言生也

尚書辨解

卷一

堯典

萬邦天下之民多而遠故望之而其首黎然黎黑色言堯以恭讓之德親愛其家人則家人和睦以均平顯別其國人則國人無家亂以協理調和萬邦則盡萬邦之黎民於乎改變至是和雍也於歎美辭世道民風莫美于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堯首治之君也天時首治之事也羲和二氏掌曆象之官昊廣大貌曆者紀時之書象者觀天之器辰時也謂日月會于十二次之時也日行遠地一周而為一日月行每三十日與日會而為一月星有五緯二

十八經及衆星皆謂星星之次舍皆謂辰而日月所會則十有二辰也日月星辰者四時節候所由生所以歷之象以像之敬記其時以授民萬事所以興也故首命之

分命義仲宅喁魚夷曰賜谷寅寅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自尾

天道高遠曆象雖設猶恐或差乃命日官分行四裔考日晷之參差觀氣候之早晚察人物之變遷然後天時可定義仲義氏之屬宅居也喁夷東極地名日所出曰賜谷就此考驗日景非爲定居也寅敬也寅

尚書辨解

卷一

三

堯典

迎也出日初出之日謂曉日初出景之長短也平均也秩序也東作者東方爲物生之鄉如立春春分雨氣驚蟄之類凡教民春作之事皆均序之以授民也日中謂春分晝五十刻長短適中也星鳥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其形如鳥西飛禮所謂前朱雀也春分之日朱鳥昏見于南方殷當中也仲春二月春中也春分當陽氣正中故曰殷蓋四時節序不齊先度四方日景驗初昏中星以定二至二分然後四時之氣可推此命官之意曆象之要也厥民驗諸民也析者春氣溫人民出作分析也鳥獸驗諸物也孳字

通變也尾交接也

周天二十八宿環列隨天西轉每方七宿各成一形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龍形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奎龍形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虎形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鳥形故記曰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星有定位而天旋不停天體北高南下北極本天中而斜倚在北南極沒入地下二十八宿半隱各以時出昏見于南方日行與天行參差故春則南方朱鳥見夏則東方青龍見秋則北方玄武見冬則西方白虎見而夏秋二季舉其中一宿以知一方火居南中虛居西中昂居北中鳥以七宿全形言火虛昂以中一宿言也春秋言殷夏冬言正者春秋二分當陰陽之中夏冬二至正陰陽之純卯酉爲中子午爲正也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既命義仲重命義叔也南交極南地名訛化也夏月物蕃盛而變化如立夏夏至小暑大暑之類凡教民耘耔之事皆所謂平秩南訛也致引而至于中以測日南北之晷也天體北高南下夏至日行北陸高而遠地故日長日行天頂故其表景短冬日行

南陸延地偏側故日短而其表景長致日之中則南
北可知日永夏至晝六十刻也火心星也東方蒼龍
七宿之中夏至皆見于南方正陽司令夏方中也厥
民因暑氣盛入思因依自蔽也希革鳥獸羽毛希少
變革皆所謂南氣之訛也

以平秩

矣訛史記作爲註爲也夏言爲猶春言作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紂

中星虛

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毼

上

和仲和氏之屬昧谷西方日入之鄉饒送也納日將
入之日初出迎之將入送之皆謂測其景也西成者

尚書辨解

卷一

五

亮典

天氣至西化育成就如立秋秋分白露霜降之類教
民秋收之事皆所謂平秩西成也宵夜也夜中者秋
分夜五十刻長短適中也春言日秋言宵者陽重日
陰主夜日出故言日日納故言宵虛北方玄武七宿
之中以秋分之昏見于南方亦曰殷者秋分當陰中
也夷平也秋涼暑退人氣平夷也毛毳毛落更生新
鮮也凡此皆天時西成之氣驗乎此而知所平秩矣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
冬厥民隤鳥獸氄元毛

幽都北極背陽之地故曰幽在察也朔猶蘇也

行北萬物死復蘇也易更也物蘇更始故曰朔易如

立冬冬至大雪小雪之類教民改歲之事皆所謂平
在朔易也日短者日行南陸晝四十刻也昴西方白

虎七宿之中冬至之昏見于南方亦曰正者冬至陰
極子位正陰也隤室中深處天氣寒而人民深居也

氄毛毛細柔溫煖也此朔易之氣驗之幽都可知者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咨嘆辭有嘆而告者咨羲和之類是也有嘆而問者
疇咨若予采之類是也暨及也羲暨和總命四官也

尚書辨解

卷一

六

亮典

四時一周曰朞六旬六十日也三百六十有六日者
一歲二十四氣之全日也每月三十日分二氣十二
月二十四氣當爲三百六十日外多六日者周天三
百六十五度零四分度之一一日按天一度是爲三
百六十五刻亦準一日故爲三百六十又六日按天
一周是爲一歲也月所以十二者天旋地外日旋天
中較天行稍遲每日一周天而不及天一度天行進
一度與日會是爲一日而月之行比日又遲每日行
不及天者十三度有零積二十有九日半反退與日

通是為一月遇周十二次是為一歲十二月也然月有大小何也每二十九日半月及平日兩月各二十九日又各有強半之日不可分故合兩半而成一日是以一月二十九日一月三十日也所以置閏月者一歲二十四氣每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交一氣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又六日而一歲十二月之日止三百六十外多六日是為每歲氣盈之六日也一歲之月與日會者十二次而每月之日不能實滿三十軌復遇朔通計一歲之月實少六日是為每歲朔虛之六日也月少六日是日又多月六日也氣盈多六日

尚書辨解

卷一

七

亮典

者多于一歲三百六十日之外朔虛少六日者又多于一歲十二月之外總之皆日多也氣盈不置閏則盈者益盈而日漸贏朔虛不置閏則虛者愈虛而月漸縮積三年則多三十六日可置一閏矣五年則多六十日可再閏矣閏之言閏也參差之義又閏之言潤也浸積之義三年不置閏則歲差一月久之則四時乖歲功不成故堯命羲和曆象置閏以定時成歲則百職信理庶事熙明也項氏曰年以日月十二會為一周故止于三百五十四日而成年歲以星度中朔術為一周故三百六十六日而後成歲蓋五年餘

兩月而後五氣備度始周所以再閏而無餘日七閏而無餘分也

天者神氣之合大塊萬有之光華發揚于上如人體堅固其精爽抱形不離故天常包地左旋左旋者自左歸右東出西入也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環列為體二十八宿旋轉即是天轉日月星皆逐天左轉所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非天原有此度以日行所不及漸約而成度也天在外轉日在內逐月又逐日日逐天每一晝夜落後少許以天體計之每日不及天者三百六十五分中之一目是為一度每一

尚書辨解

卷一

八

亮典

日退天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退盡復遇天于初虛是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零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零本此也月陰精遲緩每行不及天者十三度有零其不及日者十二度有零一日退天十三度零約二十七日退盡天一周復與天遇于初虛又遲二日為二十九日有奇於退過日是為一月也月與天會者大約一年凡十有三而與日會者一年凡十有二與天會者無用而與日會者四時所以定也寒暑晝夜皆生于日天以三光為用而月星辰皆宗日天為元氣之統高峻無極日為天主故行不遠于天

尚書辨解

卷一

九

堯典

四

少一度月不及日皆造化之自然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詔訟可乎

疇就通咨嘆問也若猶宜也時是也問誰哉宜是升用者放齊臣名胤嗣也朱堯子丹朱啟通也資性通明也吁怪歎辭言不忠信曰詔訟爭辨也雖有明通之資利口彊辯不可用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都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采事也堯問誰宜任予事者驩兜臣名都歎美辭共

工官名鳩糾也僝衆也方糾聚衆功稱其敏幹也堯言其爲人也靜則善言用則行遠貌飾爲恭行事滅天理不可用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命圻轍上族岳曰昇與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官名主四方諸侯之事蓋一人領之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割害也懷包也襄乘也陵丘陵言水沒山陵也滔天水連天也俾乂使治也兪皆也鯀崇伯名

尚書辨解

卷一

十

堯典

四

弗不然之辭方不行也圓則行方則止命令也圯敗也族類也鯀爲人很慢自用事上不順與衆不和也昇者強舉之辭試之乃可知也堯于是使鯀往九年功弗成舜殛之堯先知過諸臣遠矣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否都德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鯀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韞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堯降二女于嫫主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古人自稱皆曰朕堯十六歲自唐侯爲天子在位七

十載時年八十有六庸命謂事上忠順非錄之方命
丹朱之傲比也異遜通以帝位遂授也否鄙通泰辱
也明明明舉諸臣在位朋顯者苟德稱帝位雖在微
賤揚舉之無擇于貴賤也則陋卑下也帝心知有舜
然舉必先廷臣而後及則陋者以天下之大與庶人
古所未有故必自廷臣始廷臣不敢當而後及其餘
曰吾不擇貴賤而後舉乃敢舉舜也舉出于衆而後
帝之用之也公卿舉也錫猶貢也予也上命而下貢
下獻而上賞曰錫猶禹貢揚荆豫之言錫貢也無憂
曰錄命者喜悅之辭言予亦聞之而其人果如何也

尚書辨解

卷一

十一

帝位

皆舜之名頑不仁也豈不信也象舜異母弟也傲很
也諂和也烝烝上進罔覺之意又治也格招通扞禦
也姦惡也在內曰姦如謀浚井焚廬之類防禦過則
傷恩舜怡然順受而和之以孝精誠上達烝烝然如
氤氲氣升潛孚嘿化父母之頑窮弟象之傲自然又
治初非有待于防禦禁格也蓋其仁純孝感動于形
迹之外而自然冰釋格姦而人可能也烝烝又而
不格姦非聖神不能又以女妻之也時是也刑法則
也釐予也詩曰釐爾士女降下也謂下嫁也嫫木名
汭水北舜所居也嫫婦也欽哉者堯女舜而命舜之

辭按諸臣薦舜曰錄是欲帝女之也堯即難以女若
臣之間篤信如此千古遭逢無如堯舜千古不復有
舜尤不復有堯矣是以史臣紀二帝同典也

慎微五典五典竟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承上文我其試哉之事微和也五典五常也慎微
謂使舜和五常教民而民無違教蓋司徒之官也揆
度也揆度百事宰衡之職也下文舜咨百揆命曰禹
作司空則唐虞之百揆即司空也是時水土未平故
司空首百職舜相堯禹相舜皆為之賓禮客也四方

尚書辨解

卷一

十二

帝位

諸侯至者以賓禮之蓋宗伯之職也四門四方賓至
之門穆穆肅清也大麓深山茂林也洪水方割使舜
相山澤出入林莽遇暴風雷雨不迷亂失常也此四
者即孟子所謂天與之人與之雖四岳庸命何能及
此乃所謂明德無忝帝位者矣

按孔書分帝曰欽哉以前為堯典于慎微五典上增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濟哲文明溫恭允塞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六語二十八字合下別為舜典
說見孔書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格感召也蓋相知之深而屬以心腹之辭底猶至也
詢問汝以事而考質汝所言至可成功于今三年久
而益信明非鬻訟庸違者比也自古聖人觀人惟言
與行並以此知舜故使升陟帝位舜謙讓已德弗堪
繼嗣至正月上旬堯進舜于文祖廟付以天下堯老
託舜終事孟子所謂堯老舜攝也文祖堯祖也

凡言格者抵至通透之意古字格與假聲近空虛曰
假質徹曰格假者轉移格者更變義亦相近凡言底
者極至安定之意或从底上無點訓致有如底平底

尚書辨解

卷一

十一

堯典

績底至底豫之類何得作致訓孔書襲用訓詁耳

在璿璣王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禮因于六宗望
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
于羣后

此以下皆舜攝政之事在察也璣衡觀天文之器璿
王也璣以王為機轉運以象天體也衡以王為橫軸
以貫璣也漢以來謂之渾天儀璿王者珍重之名七
政日月五星七者經緯運行天之政也弄欽若昊天
舜攝堯事亦首天時政莫大乎此肆攝遂也類祭天
神也天象無形以氣為類如東郊祭春南郊祭夏各

以方類也禮煙通香氣也古者宗廟之祭焚蕭與脂

使煙氣旁達合神于漢故謂祭為禋六宗義黃以來
列聖之當祀者其目未詳宗尊也或云虞氏宗廟三
昭三穆也祭法有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為六宗愚
按此言上帝為天六宗為人山川為地周禮天神人
鬼地祇之說本此不得以六宗為天神明矣望遠望
為壇以祭也山川祭法謂山林川谷出雲為風雨者
也類禋望皆取潛通義類象也禮氣也望觀也徧周
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先賢往哲之類輯斂而合之
也五瑞五等諸侯分封之圭璽既攝行天子事則畿

尚書辨解

卷一

十二

堯典

甸諸侯首觀先斂其圭以考信也既月月既望蓋正
月之中旬乃日擇觀日也四岳總領方岳如後世大
監二伯也羣牧十二州牧也班瑞既觀復還也羣后
畿甸諸侯也若四方之諸侯則巡守肆觀而岳牧與
中諸侯先觀也按孟子謂堯老舜攝堯在舜未嘗為
天子然祀天觀后皆行天子事何也祖廟受終堯固
以天下與舜廷臣師錫天下固以天子望舜矣其卽
位改元雖在堯崩之後而其行天子事則自受終時
始矣豈其非天子而敢為天子之事乎自古惟堯之
于舜為然故孔子贊其蕩蕩則天史臣以舜典從堯

明始終一體之義若夫舜老倦勤則孔晝因襲附會之說耳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王三帛二生一死費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巡守之前此或未有也舜以側陋師鋤堯老代終欲親爲撫循其民而任其勞後遂以爲常典耳歲二

南書辨解

卷一

十五

堯典

月卽朔岳牧之次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法天時也東岳岱山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恆山中岳嵩山不言中岳者中諸侯先覲則中岳已先望也岱獨云宗者東爲帝首出之鄉也柴燔柴升煙以告至也望秩望名山大川脩常祭也秩常也祭有常典故謂之秩東方之祭亦猶畿甸之類禮望也肆遂也東后東諸侯也協合也時謂四時月謂十二月正謂歲首日謂三百六旬六日此申明曆象也律謂六律截竹爲十二管圍九分中空徑三分有奇陰陽各六長短有差相間吹之以正五音者也度量衡皆本律黃鐘之

管而生黃鐘之管長九寸以秬黍實之每黍一粒其

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是謂五度黃鐘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爲龠十龠爲

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是謂五量一龠之

黍重十二銖兩龠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

斤爲鈞四鈞爲石是謂五權同者較之使齊也五禮

謂五等諸侯朝覲之禮如下文王帛幣皆是也五王

謂五等諸侯有瑞王卽圭也三帛謂貢幣也帛牲皆

所以贊諸侯有五等而幣帛惟三等謂大國文國小

國也二生一死贊謂諸侯來見所贊牲牢每品以三

南書辨解

卷一

十六

堯典

爲率內用一死者告殺且戒不用命也五器卽五王如者始至并納觀畢各如器還之不亂也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假人卽此意五王亦猶畿內之輯瑞如五器亦猶畿內之班瑞卒謂東巡守畢乃復復之南岳也猶論語則不復也之復一方事畢復之一方也四岳旣徧乃歸告至于藝祖廟堯大祖也藝樹也始建國之祖特一牲也五載一巡守定期也羣后四朝謂四年之內四方諸侯述職來朝于京師也敷陳也奏進也陳進以言諸侯以爲政之謨陳于天子也明試以功天子考徵其治事之功也車服以庸錫之車

騎服色旌表其功用也。特曰以下天子適諸侯之
事數矣。以下諸侯朝于天子之事。夫舜以一歲之內
周行天下。萬有餘里。可謂勤已。然當時不以爲擾。後
世頌其無爲者。何哉。孔子所謂有天下而不與孟子
謂飯糗茹草。若固有之。王通氏謂儀衛少而徵求寡
宜其用不費而民不勞也。禹踵而行之。勤儉無異于
舜。故夏民有一遊之頌。後王以世胄在位。無舜禹之
恭儉。欲踵巡守之事。鮮不敝矣。況于周穆王。秦始皇
之甚焉者乎。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尚書辨解

卷一

十七

堯時天下九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也。舜巡守以
冀、青二州地廣。割冀爲幽州并州。割青爲營州。是十
有二也。肇始也。封表也。十二州各封表其境內名山。
爲一州之鎮。濬疏通也。川十二州之川。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眚省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
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
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象示也。猶周禮懸治法于象。魏使民觀象之象。卽律
令也。典常也。流宥以下六條。皆所謂典也。流放竄也。

宥寬減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古謂之肉刑。用刀鑿
割截人肢體。刑之重者。本畫尤三苗之法。後世襲用
之。說見呂刑。至舜始宥而易以流也。其次鞭。其次扑。
其次贖。其次赦。犯五刑者。憐其無知。企其改圖。故放
流之。以責其終不悛。然後卽其地殺之。如四凶是也。
其次鞭刑。垂革條于木末。官府拷訊之刑。其次扑刑。
用撻楚二物。教誨戒飭之刑。其次贖刑。小過使納金。
有差刑之最輕者。猶未赦也。過誤爲言。不幸爲災。則
縱肆舍赦之。并贖亦免矣。所以然者。無非企民之令
終耳。至終不肯悛。或恃上之寬。或憑己之狡。或一人

尚書辨解

卷一

十八

流

而屢犯。或他人而故作。是有心怙終爲賊而已。賊則
殺離其身。首鞭扑不足。金不贖。赦不及矣。欽哉欽哉。
惟刑之恤哉。史臣贊舜好生之心。是制刑之本也。共
工驩兜三苗。鯀罪皆當五刑。始皆流宥。至于怙終。乃
殺之。天下所以戴德畏威。咸心服也。幽州北裔。崇山
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贖刑者。非贖五刑與鞭扑。
贖自爲一刑也。金不必皆黃白銅鐵。亦金也。賸必有
等。洪荒之民。費省金多。故贖爲輕刑。與呂刑贖法異。
或曰。堯不誅四凶。何也。天下事非一聖人所能兼。罪
惡未盈。聖人亦不忍先發放。流能改。雖舜亦將宥之。

耳故堯之不誅與舜流宥之意同聲州封山濬川者
巡守之事象刑誅凶者明試考功之事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
八音

自正月上日攝位至是二十有八年堯乃崩殂落者
人死魂殂魄落也殂逝也落僵仆貌畿內百姓如喪
父母四海三年之內淒寂無音樂哀慕之至也遏絕
也密靜也堯十六為天子在位七十載試舜又三載
老不聽政又二十八載享國共一百有一年壽一百
一十有七歲史臣記于此故帝典本為一篇也

尚書辨解

卷一

十九

堯典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
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
任人蠻夷率服

此以下舜即帝位以後事舜之勤勞已備于攝政二
十八載之中即位以後分命九官十二牧無為而治
矣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堯喪之明年正月朔舜
告于堯祖廟乃即帝位即位而詢訪四岳開登俊之
路徹雍蔽之私賢才登庸聰明四達所以垂衣裳而
天下治也四岳主監視四方故以耳目詢之十二牧
十二州之牧舜嗟告十二牧曰食哉言民生在食也

惟時言足食在時也農不失時則食可使足牧職養

民故以此告之柔遠能邇以下四語史臣贊舜之辭

于民遠者柔而撫慰之近者能而馴擾之惇厚其德

允體其元元善也仁愛如此至于任用羣臣如四岳

九官十二牧審之于始又考之于終其難其慎不敢

忽易所以衆正布列致治之效至于有苗格蠻夷率

服也下節乃言任人之事蓋君德盡于體元可以自

勉治天下在于得人尤難輕任故知人如堯四凶猶

在焉得不難天地無不包日月無不照故二帝同德

一體也皋陶謨曰知人安人惟帝其難之人主既惇

尚書辨解

卷一

二十

堯典

德允元又知人善任于治天下何有楚暹問智仁聞

孔子之言未達即此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命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

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此以下記舜任人之事首稱舜曰所以別于堯也後

稱帝者堯崩舜始稱帝也奮庸奮起登用也熙光大

也帝指堯載事也謂禪授之事百揆見前作司空即

宅百揆也六合曰空于時海內昏墊欲消除之故曰

司空舜以司空受終亦欲以司空宅賢希堯之事也

亮采明事也惠順也曉殺也言明庶事而順衆心也
平水土謂平治洪水則壤作貢皆司空之事時是也
懋勉也勉爲是平水土之事蓋唐虞之世事之艱大
莫如水土百官之職莫重于司空而廷臣之賢未有
過于禹者故命皋禹而舜首命之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
親五品不遵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
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
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此因上禹舉三臣帝分命之也棄契皋陶皆人名后

尚書辨解

卷十

二十一

堯典

稷司徒士皆官名后稷主農水土平則可耕故次命
稷司徒主教衣食足則教化興故次命契士主刑民
不率教則犯刑故次命皋陶阻厄也品級也父子君
臣夫婦兄弟朋友五者之品級也遜順也五教五品
之教親義序別信也遜寬謂勞來匡直輔翼自得也
蠻夷三苗之屬猾亂也夏大明也中國之稱盜曰寇
害曰賊內曰姦外曰宄服被也謂加刑也就卽也謂
行刑之地輕則于朝重則于市又重則投屍原野爲
三就也五流謂當五刑者宥而流之宅地也居安置
也遠者四裔其次千里外又次境外爲三居或曰綏

要荒皆遠地也凡刑當罪也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帝曰兪垂汝共工垂若
首讓于父殄斲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帝曰疇若
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
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

百工所以利用共工掌之帝問誰宜爲共工之官者
衆舉垂垂讓父殄伯與三臣而帝謂垂諧也山林澤
藪草木禽獸所生虞掌之衆舉益益讓朱虎熊羆四
臣而帝謂益諧也諧猶宜也蓋人名父殄是巧能制
器者也然爲共工者何必自爲工人名虎熊羆是力
能格獸者也然爲虞者何必自爲獵諧與不諧不在
手足材技之末故垂益之命終不改而此六人者亦
卒不得與二十四人分命可知聖人任官之意用人
之法矣益伯益卽柏翳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
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
兪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
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焉予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帝曰龍朕璽卽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

尚書辨解

卷十

二十二

堯典

言夜出樂命惟允

水土平已既富且教刑罰清而財用足品物庶若則
禮樂可興矣禮先故命伯夷樂後故命夔治不忘戒
納諫遠佞故命龍夷夔龍皆人名秩宗典樂納言皆
官名三禮卽三綱或曰天地人之禮秩宗禮官寅敬
畏也入心正直則清明邪曲則昏亂早夜敬畏內志
端莊則神氣清淨而天地人神無不感格此禮之本
也胄子元子古者胄子入學樂正教以歌詩舞節調
其血氣而養其性情蓋聲氣和則性情和肢體柔則
血氣柔故古人無日不歌咏步趨必按節笑語必中

尚書辨解

卷十

二十三

虞典

度世胄之子血氣未定常多傲虐教使直而能溫勿
傷峻厲也寬而能栗又不虛浮也斯二者和平之德
若夫好剛而殘虐簡率而傲狠則乖戾之德也故當
教之以詩歌和之以聲律樂由人生絳竹金石皆本
于肉五音六律不違于心詩者心之志其志正其言
溫樂之本也歌者卽詩言而未使悠長不急不促無
虐傲之氣者也聲樂聲卽比于歌而與其永者也
律六律所以和聲而作樂也以六律長短清濁高下
相生調和其聲音使金石絳竹之類成文不亂繹如
齔如無相奪倫以此作樂則本諸人心之和而聲氣

應不徒鐘鼓羽籥之文精神感格神人交暢矣典樂

設教宜如此夔於是歎美帝德言已擊拊石磬百獸
感而率舞非帝德直溫寬栗無虐無傲詩志言克諧
之效與則信樂之本于德矣石磬屬八音唯石聲磬
以立辨磬故易率辨故難合擊拊石而百獸格則八
音諧神人和可知聖疾也封閉之意禮夏后氏聖周
古人以甄封棺曰塋護人乘間須塋閉之也殄絕也
殄行絕使不行也讒說譸張搖惑衆心所以欲塋而
殄之納言諫議繩糾之官如後世司封駁彈壓者卽
今之科道通政也有聞則入告謂之納言所以防壅

尚書辨解

卷十

二十四

虞典

蔽達聰明也出者宣而布之納者入而復之惟允謂
當人情合事理使讒說不得眩惑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
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二十二入謂四岳九官十二牧也時是也指所命官
與所告之事言各敬此以明天之事也稱天者無私
之謂三年一考諸臣治事之績九年三考則賢否勤
惰久而攸分治行著者升崇以陟其明職業墮者擯
斥以黜其幽是以賢能競勸而庶績皆熙明茲究屏

也

跡而三苗分北苗民屢叛南荒分其頑梗者窺于西北三危之地而服化者畱之故曰分北亦幽明之義也三十召用歷試三載攝政二十八載是堯舉用在位凡三十年也堯崩卽帝位又五十載舜年蓋百有十歲陟行方岳崩于蒼梧之野周書立政曰陟禹之迹方行天下亦謂巡行陟方也或疑舜堯倦勤未之南巡守按堯期倦勤孔書之辭亦未明言禹代舜巡守也人臣行天子事不可爲常故舜時有巡北而朝之語禹之相舜未聞有攝政朝覲巡守之事南巡者猶舜也○或云分北當作分背古字通用語離背之

皋陶謨

虞臣先禹既受禪而虞史成于夏故謨首皋陶而包舉五臣論語云舜有臣五人卽篇內禹皋陶益稷夔也不及契豈契先諸臣卒與按此篇所載多皋陶語唐虞官人安民舜恭己無爲而治其道皆備孔子告樊遲問仁曰愛人問智曰知人舉直化枉其說皆本此子夏云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孟子敘堯舜之道亦唯曰禹皋陶見而知之世儒疑獨舉皋陶爲未備孔書遂割帝曰來禹以下別爲益稷謨陋也古者典刑必以士士察也士文學而察理故

刑官爲理虞庭斯文見知莫如皋陶故皋陶爲士陳謨而禮樂刑政兼舉所以爲見而知也此篇立言大旨在於謨明弼諧而所記五臣與帝言將順之意少拂違之志多何也譬五味異而後羹和五音異而後樂和五官異而後心志和故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各有合天地帝王其道同逆而相成故以儆戒爲無爲戒惠并用不剛不柔篇終繫樂成其爲諧和之至也韶舞象功昭德千古獨隆以此夫古史用意精密孔書割裂而此義泯矣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曰史臣言也若稽古臯陶者考于古人臣中若臯陶也曰者史述臯陶與諸臣共論于帝庭之語也行道曰迪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二語一篇之要言人君信能迪行厥德其臣謀謨明而輔弼和天下治矣禹然之而問其詳臯陶先歎美而後對也君身爲本謹脩其身思永無怠脩身以道惇厚倫敘親睦九族爲政在人進脩羣哲奮勵輔翼脩身親親尊賢三者治天下之大本能如是則由身以及家由家以及朝廷邦國篤近舉遠故曰邇可遠迪德明謨道無逾此故曰在茲禹所以拜而然之昌言盛大之言

尚書辨解

卷一

二十七

臯陶

仲尼祖述堯舜脩明六籍以詔來學而論語二十篇與羣弟子言莫非脩身惇倫之事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脩身爲本中庸論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三德五道九經皆原本臯謨後先一揆故其刪書自帝典而下首此篇以爲萬世論學論治之宗要也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臯陶言美哉君德惟在智能知人仁能安民仁且智所以允迪而脩身也知人所以明謨而諧弼也安民則遠邇順治矣禹曰吁者難之之辭言人君既知人又安民若是則備道全美雖以帝之惇德允元而尚難任人蓋能知人則明至而哲官無失人能安民則仁溥而惠民皆懷上吏和民懷則凶頑可無慮讒諂可無畏矣仁哲如帝尚憂四凶詎讒說若何易之孔甚也壬大也巧令覆人邦家害甚大也夫舜之放驩

尚書辨解

卷一

二十八

臯陶

兜遷三苗詎讒說無非以知人安民耳然諒聖人之心以殺勝殘其于惠哲之道終覺未盡所以爲難惟能其難故能無憂禹言及此亦思其難耳與臯陶允迪慎脩意正同非以臯陶言爲不然也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寒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君德非剛不能運其明非柔不能保其惠未有狂躁而能安民未有優柔而能用入者故哲與惠不剛不柔中和之道臯陶所以陳九德也亦行有九德君自

行也亦言其人有德以此官人也言其入則必言其
有某德言其德乃言其有某事某事也載則也采事
也采采者歷數之辭寬綽者多虛浮果則實而堅貞
柔順者多類廢立則柔而振起愿慤者多謙恭則
愿而謹飭治亂者多馳騁敬則亂而戒慎馴擾者多
退縮毅則擾而精進直方者多徑情溫則直而和易
簡畧者多摸稜廉則簡而分辨剛勁者多迅發塞則
剛而斂合彊梁者多任氣義則彊而順理此九者惠
哲全美仁知兼盡能行著彰明使無偏蔽又能始終
有常則無不宜而吉矣

南書辨解

卷一

二十九

陸陶微

德雖有九厥惟一中九者數之極造化人事之分段
也數至九而聚故曰九約之卽惠哲卽和衷推之則
百行萬善无適不宜學者會其旨勿拘其數若夫子
之言九思得其要一思可無思亦可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禽
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
五辰庶績其凝

此言以九德自脩官人安民也三六云者言于九德
中三分有一可以保家三分有二可以保國九者全
備可以安人安天下用人與言脩六約皆然日猶恆

南書辨解

卷一

三十

陸陶微

也宣布也浚明深治而行著也有家謂可用爲大夫
嚴祗敬皆慎脩之意亮采明彰政事也有邦謂可用
爲諸侯禽受敷施謂天子身兼九德以施于用也九
德咸事謂人有九德咸使用事也如是則俊乂在官
僚衆相師法百度皆合宜所謂謨明弼諧能哲能慮
不剛不柔允協于中以調元贊化如五星行天遲速
緩急各順其軌而四時序百物生也撫猶順也用人
如此則庶功可凝聚矣夫德者日進無疆大夫諸侯
限以三六何也蓋此九德言三亦六言六亦九其要
惟曰剛柔正直允執厥中卽其嚆謂又用三德也故

能寬而果柔而立愿而恭者則亂擾直簡剛彊亦公
無乖戾之失能六德者則簡剛彊益可知必言九者
中和萃美非定執其數以較多寡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天敎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
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
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此又言脩身惇族庶民弼諧之事而官人安民在其
一中矣天子政教之宗羣后之表天子自逸欲是教諸

侯以逸欲也幾事操也天下事機皆在君身一日二日萬幾言不測也若執機臣執行君主之臣分之勿為逸欲以空曠庶官可也凡天子之事皆天事天子與庶官皆代天行事若何曠之天工有禮教有政事禮教在和衷政事在勸勵禮莫大于五常典常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天所敎也勅正也我惟正之使惇厚耳其親疎貴賤隆殺謂之禮禮履也天所秩也秩猶品也庸常行也我惟率而常行之耳惟君臣無逸欲同心寅畏協齊恭敬調和乃衷則誠意周浹天人合一秩序非虛文而教化可興矣政莫大于命計

尚書辨解 卷一 三十一 皇陶說

有德者天所命也有五等之爵則有五品之章服章服色也有罪者天所討也犯五等之罪則用五條之刑莫非天也苟君臣逸欲愛憎任意譴詔在位凶頑倖免官失職而民受害矣懋哉懋哉者勉勵之辭懋勉也此官人安民之道其幾在君心而兢業焉本其權在上天而敬民為要惟天耳目聰明其耳目即民之耳目也惟天明察威嚴其明威即民之明威也天人一體通達上下故秩序命討人即是天聰明畏天即是人撫有四海可不敬哉畏與威通

皇陶曰朕言惡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皇陶曰予

未不知思曰贊贊哉

惠順理也底猶終也未有知謙辭也思曰者心口自語也贊助也襄駕也詩云弼時仔肩即贊襄之意言君所承載者重而臣輔助之故曰贊襄贊襄者言助其輔弼云爾即篇首弼諧勵翼之意

孔書自此以上斷為皇陶謨下為益稷謨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皇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

尚書辨解 卷一 三十二 皇陶說

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皇陶曰俞師汝昌言謨者臣為君謀也此篇記五臣所以弼舜之謀皇陶陳九德脩身親親尊賢敬天安民備矣故禹不重陳但自言其治水之事以明臣職之當詳進幾康之戒以見君道之有要君執本臣執末君無逸欲則庶明勵翼而政舉所謂邇可遠在茲也故皇陶一談五臣咸在各據其忠而嘉謀咸集所以為謨明弼諧也來禹者帝因皇陶言終復問禹也都者美帝之好問也孜孜孜孜即皇陶所謂無逸欲官人安民之本也孜孜勉敬也禹謙已無言而此一言實約而要矣皇陶

曰吁者驚歎辭蓋君道在官人一日二日萬幾非一人聰明所能辦而必曰日孜孜所以乍聞驚歎也知禹自有說故問如何蓋所謂日孜孜者君勞心臣勞力君無逸乃志臣無曠乃官則君臣之間各日孜孜矣故禹舉已治水以明庶官之事皆墾者林木翳塞之貌乘載者乘載以行也四載者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春山乘橐雷也隨山刊木者平地水漫循山而行伐木通路也暨益者時益作虞掌山澤故刊木與俱也奏進也作也庶衆民也鮮食肉食也山林既通進庶民使之搏禽獸而食以充饑也先決九州之川至于海後濬畎澮之水至于川距至也畎澮田間水溝小曰畎大曰澮水平則土可耕稷掌農故時與之俱也播布種也艱食鮮食者禽獸搏取盡鮮食亦艱難也乃進衆民使之用力遷有就無變化其所居積農末相資然後衆民知耕耨食五穀萬邦乃興治禹所謂日孜孜者此也苟少自逸欲則曠厥官而事亦罔功矣故臯陶然之謂人臣自盡宜爾所當師法也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漢書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禹既言人臣勤勞之事而恐人君以煩密爲孜孜則

失官人之道故復歎美之呼帝告之爲天子與庶官異也位帝位慎乃在位卽孜孜之意安汝止言君道在安靜自得所止也沒者反求之辭幾者應事之端康者宅心之體言人主當恭已守正寡欲清心則神氣安定不遷而無憧憧之擾子云爲政以德如北辰居其所老氏亦云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非枯槁其心也其中有幾惟安止則神靜而明炳隨感順應可與幾矣物至坐照應有常而神不擾精不役可謂康矣明主恭默無爲其輔弼之臣直道無枉左右繩糾以匡厥辟如是惟不動動則合人心而天下大應先事而待君以志矣由此格天受福豈必如庶官事事親執乃爲孜孜乎蓋有幾康之君自有代工之臣居敬行簡恭已率物官人安民之謨宜爾也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工耳目予欲左鞋右鞋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句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諶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并生哉工以納言時而

賜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承上文禹之告舜者至矣盡矣而舜乃驚歎者何哉蓋安止幾康似違孜孜之義而四載勤勞以自盡不以責君苟其君以安止爲便忘惟幾之慎其所以代終爲勞無弼主之忠其于治遠矣故聞格天承休之言不敢遷于心吁之而戒其臣以爲鄰望其鄰于爲臣蓋天下至大不可以一人理猶通都大野不可以一室居君必資臣猶居必資鄰臣事我而鄰則比我也君於臣相臨而鄰與鄰則相助也苟臣爲鄰鄰爲臣則孜孜勤勞者代天之工而安止幾康者無爲而

南書辨解

卷一

三十五

皇朝

治舜所以戒臣卽禹所以戒舜之意也作股肱耳目以下皆望臣以鄰之事汝指臣鄰因禹言汝止帝亦言汝翼汝爲君臣交儆之辭也翼爲明聽卽股肱耳目也左右猶佐佑護持也翼手扶卽作肱也宣布也爲行也卽作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花也蟲禽鳥也七者皆象也畫于宗廟之靈會繪通畫也彝夷通常器鐘鼎之屬此以上皆古人器之象也藻水草色青火色赤粉骨朱色黃白與黑曰黼青黑曰黻六者皆色也綸薄繪卽今方目紗繡刺紋也以薄繪刺繡五采彰施于五色之衣如月令五衣

之類施綢緞于衣也此以上皆古人服之色也

象服尚色明者辨其象別其色卽作目也六律十二管所以求聲五音宮商角徵羽所以合音八音匏土革木金石絲竹所以作樂在察也忽亂也樂與政通審音則治亂可知也宣于下曰出獻于上曰納大司陳詩觀風納也樂用于朝廷邦國出也五言言合于五聲者詩也卽所謂歌永言聲依永也聽謂聽樂知政卽作耳也凡此四者汝順而助之其他遠理汝拂而弼之寧面違無面從寧面有言無退後乃言如此則諸臣前後左右相維真四鄰也欽者丁寧之辭以

南書辨解

卷一

三十六

皇朝

發下文戒飭之端苟臣忘四鄰之誼而面從是庶頑讒說也時是也不在是謂不在翼爲明聽弼違之數者將如之何必知人乃能官人故行射侯之禮以訓其德不率則扑責之使記其過又書其罪狀以俟其改無非欲容保訓迪使并生于天地之間而已工樂工納言卽獻納之五言詩可以興觀之謂宣揚勸戒之也格改行也承進也庸用也改則進用之不改則刑威之此皆儆庶官之法舜所以爲此者亦懲創于四凶之不率耳鯀既殺而任其子故諄諄戒以弼直禹亦諄諄述已之不敢怠及丹朱之不肖殄世其意

可知虞廷君臣之節而和而敬如此

汝兼指四鄰諸臣或謂獨任禹非也蓋讓之所主

在庶明彌諧使四鄰諸臣皆如耳目手足一體以奉

元首也若止責禹一人非彌諧之意也四鄰之意

鄭康成解服色執此章為據按經文非指服色也

制器尚象而日月七者皆象也正服辨色而藻火六

者皆色也今附會周禮五冕皆以為服色未然其訓

華蟲為雉宗彝為虎雌位粉米為一物尤未然夫華

之為花也蟲之為蟲蛾也甚明何據雉冕而定指為

雉蟲之華者多矣鸞鳳孔翠亦華蟲也宗彝之為廟

尚書辨解

卷一

三十七

皇陶錄

器甚明何據雉冕而懸斷為虎雌獸之有毛者多矣

儀尊兕觥亦宗彝也粉米之為二物昭然言粉又言

米豈得謂米即是粉世有古今制有沿革即使周冕

有五衣裳有九果取諸山龍黼黻虞時未嘗盡以為

服而強虞從周亦非也況周禮後世之書未可盡據

顧命言冕亦無鸞雉等名其謂麻冕蟬裳蟬即蟲也

餘詳周禮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

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

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句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

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額罔水行舟朋淫于

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

而泣予弗子惟荒度錫土功躬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

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

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

象刑惟明

承上舜與臣鄰儆戒交脩所以無為而治故禹盛稱

帝業而陳保治之戒俞哉者然而不盡然之辭蓋帝

欲用射侯書撻之法以威庶頑是畏孔壬而干人哲

安止幾康之道未盡也故呼帝告之蒼青黎黑皆視

尚書辨解

卷一

三十八

皇陶錄

遠之色黎獻黎民之賢者時舉猶是用敷納猶敷奏

使各陳其為治之謨以進而觀其所為也明庶明試

庶官也三者皆馭臣之典考其言明其功賞其能而

人自競勸矣前言惠哲知人安民後言率作履歷皆

以此為安止幾康之道夫子言仁智舉直化枉皆本

于此讓即協恭允諧之意等是也敷布也言帝若不

用此道以布之治而徒憂庶頑不格雖日進諸臣侯

明撻記同歸于勞而罔功蓋君不惠迪徒法無以聖

讓奚貴為安止幾康乎勿若丹朱傲以下儆帝競業

以保治也予創以下申言已為臣孜孜即共惟帝臣

敢不敬應之意以答帝庶頑之戒而禹之爲臣忠敬
勤慎亦可見矣蓋以堯之聖神丹朱不肖至殄厥世
以鯀之方命故禹孜孜思蓋其愆所以自明者非誇
功也身先四鄰而仰體庶頑之戒也虞廷君臣交儆
所以惟幾惟康天下順治矣丹國名朱堯子名傲虐
是作言不肖也額額不休息貌水行舟卽孟子所謂
流連之樂也殄世不得繼世爲天子也蓋舜之天下
本丹朱之天下禹論與廢之故以進戒猶詩周公舉
殷適以戒嗣王云爾堯舜禹三聖人所處父子君臣
間跡畧相似禹言及此其儆惕之意深矣塗山國名
禹娶其女爲妃辛壬癸甲四日也娶婦四日遂往治
水啟禹子呱呱兒泣聲言啟初生已亦不暇撫視也
荒大也度謀也弼成輔助成功也五千五服之地四
方相距各五千里州十二師者舜分九州爲十二每
州推一諸侯之賢者爲牧以師羣后也薄盡也五長
蠻夷之長四裔言五長各建官如五服內也各迪有
功言四海五服孜孜開迪各有成功惟苗民頑梗弗
肯就治已雖日孜孜而庶頑猶有未格者明非侯明
捷記所能盡化也亂伏于治安不忘危故戒帝念之
帝納禹戒言開迪我之德教立師建長皆汝安人之

尚書辨解

卷一

三十九

皋陶謨

虞

功有次序也其庶頑不格者皋陶方敬承汝建官之
敘施象魏之刑以懲不肖則賢否功罪惟明庶幾惠
哲兼盡孔壬可無憂蓋望之以各自盡亦鄭哉之意
也聖人所以終不忘刑者仁智威惠并運治天下之
朋謨也虞廷諸臣功莫高于禹繼禹之事莫如皋陶
故虞士屬皋陶而明謨弼諧始終必稱之也
按此篇脉絡貫注義理縝密尋繹首尾語皆照應大
旨在謨明弼諧君臣之間皆以拂違成其諧和非舜
之爲君真不可達禹皋陶之爲臣必俟明試也惟其
兢兢業業交相勵翼以舜之惇庸而儆頑不廢刑威
以禹之勤敏而告君惟貴安止以皋陶之明允而陳
謨必先和衷皋陶明刑而夔遂言樂帝歌股肱而皋
陶先元首皆反其所求補其所偏如耳目手足不相
襲各司其官所以爲謨明弼諧成協和之治爲古今
立政之宗也先天之下至于敬應卽前通可遠乃言
底績之效故下文以樂典樂帝庸作歌終之治功成
而韶舞作次第井然義理精融潛玩自得世儒疑文
辭不屬以孔書割裂爲是失其解矣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
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

尚書辨解

卷一

四十

皋陶謨

虞

隨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變曰於焉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韋陶拜手稽首應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聲上乃成欽哉乃賡庚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聲上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尚書辨解

卷一

四十一

韋陶跋

承上文天下敬應帝德時敷禹功攸敘臯陶刑明則惠哲兼盡官脩民安治定功成而樂作矣史臣記變言子篇終誌韶舞之盛見舜功德之隆所謂成于樂也變言亦寓獻納蓋盛德煬和神人感格下及鳥獸莫不向化而況于人所為諱明弼諧故以明良交儆終焉要擊也鳴球王磬也石磬磬擊之戛然也搏拊也以指彈之拊以手循之王磬琴瑟皆堂上合歌之樂歌必于堂上貴人聲也磬琴瑟皆所以比歌也祖考來格感鬼神也虞賓謂丹朱舜不巨堯子而客之也在位在賓客之位有靖共之誼而無反側之思也夫丹朱何以在此位以此思樂樂可知也詩商頌云我有嘉客亦不夷憚周頌云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皆此意也大雅文王之詩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因先

尚書辨解

卷一

四十二

韋陶跋

代之後替興亡之戒也帝王祭告作樂則賓客諸侯皆來助祭君后即諸侯德讓猶和衷下堂下管籥屬奏于堂下也錢有耳有柄之小鼓也鼓大鼓也合始作也止收聲也祝敔二樂器皆以木為之祝合樂敔止樂也笙鳳簫也鏞鐘也間代也堂下衆樂既合且止則吹笙擊鏞與歌詠代作如鄉飲酒禮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間是也鐘有歌鐘小而編列左傳云歌鐘二肆是也大射禮云樂人宿懸笙鐘于阼階南即歌鐘所謂鏞也笙鏞皆在堂下歌在堂上歌則衆樂止獨笙鏞間之蓋樂始作則琴瑟以歌次衆音合作衆音暫止而後笙鏞間歌也鳥獸踴躍舞貌簫管屬舞者所執簫韶猶春秋傳云舞韶箭簫與簫通舜樂之總名非獨簫也九成猶九變凡樂一曲為一終舜功九敘樂歌九章故曰九成如大武樂六章謂六成也儀羽容也和氣感則靈瑞應所謂鳳儀歌舞者不以聲而以氣不以樂而以德使非舜而奏韶未必應矣有韶而無樂亦未必應矣故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語其德化者也或云巴瓠鼓瑟遊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師曠歌南風知楚師不競季札觀魯樂知古今興衰此類皆緣飾于鳳儀歌舞

之說轉相附會未為足徵也樂始作而神人和聞歌而鳥獸格樂終而靈瑞應美善之至也故變由贊之擊石拊石猶云更擊鳴球也磬有石有玉八音玉卽石屬角最清擊石百獸舞言感尤速于聞歌九成也庶尹庶官之長言不但虞賓諸侯也允諧猶在位德讓卽篇首弼諧之意言皆師師協共股肱耳目一體以奉元首和之至也庸用也勅戒也惟時卽日孜孜之意惟幾謂治亂生于幾微舜將歌而自明所以作歌之志也股肱喻臣元首喻君喜猶和衷也起興也百工庶政也熙光大也卽所謂庶績其凝也拜手手尚書辨解卷一 四十三

謀交相儆戒以終謨明弼諧之義孔子謂韶盡善盡美此或卽其樂歌而韶亦可知矣史臣記之篇終禮樂刑政具而敘事首尾完備解者顧謂文義不屬非也

尚書辨解卷一虞書終

尚書辨解

卷一

四十四

尚書辨解卷二

郝懿行

夏書

禹貢

貢供也夏后氏田賦之名篇中言方貢兼田賦而獨以貢名何也田賦不自禹始方貢自禹始也唐虞以前田皆有賦而壤無定則或田薄而賦重或田厚而賦反輕禹平九州閱田爲九等律以舊征之數殊不相當故復于帝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蓋壤自禹平而賦由帝裁若方物因地產前此地所有而上不知上所用而下不貢禹隨方列數以獻是謂禹貢不言賦者取于下之數不敢專也言貢者獻于上之名所自定也惟冀州不言貢帝都也土之所有自取給不與他州并列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史臣錄禹貢而首記此爲一篇之要領也治水而言敷土者貢賦出于土敷土所以治水也敷分布也洪水瀰漫平土皆沒故隨山相其形勢刊除林木以通道也九州各因山川以爲界限故定其山之高川之大者表其區域然後疆理可施如下文究之濟河青之澤岱此類皆所謂高山大川也奠猶定也

尚書辨解

卷二

禹貢

尚書辨解

卷二

禹貢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冀州卽今北京山西連河南境于九州地近北冀踦立也北方地高可踦望九州故曰冀堯所都也東西南三面阻河王制曰自東河至西河千里而近禹功經始帝都故首冀八州皆指其疆域所在冀獨否者帝鄉目前嫌有分土也載始事也壺口梁岐三山名壺口山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梁呂梁山禹鑿龍門處在今山西大原府交城縣岐山孤岐山在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三山皆河水所經治以導河也太原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岳卽霍太山在今平陽府霍州山南曰陽汾水出大原經霍山入河此導汾也覃懷地名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等縣地多平坦故云覃懷先儒謂其地當在孟津之東大行之西淡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洪水襄陵而平地功成則水患全消矣底抵通成功曰底績漳水有二一清漳出今太原府平定州樂平縣沾嶺一濁漳出今路安府長子縣發鳩山衡古橫通水橫流卽濁也濁漳東流至鄴與清漳合入于河後世河東徙而漳獨入海矣白土

色白也壤土和柔也厥賦舊賦也厥田新田也洪水為患田無定賦民之疾苦無由上達而上亦無由盡知禹周歷山川分九州之田為上中下三壤三壤之中又各分三壤共為九等以今既平之土按舊徵之數田之美惡與賦之輕重殊不相蒙冀州地當京師費煩役重故厥賦上上為九州第一而察其田實惟中中是以五等之田出一等之賦也錯雜也不皆上上而間有上上者故曰錯後倣此凡言錯者賦皆重也恆衛二水名恆水出今北京真定府定州曲陽縣恆山東流合滹水入易水也衛水出今真定府靈壽縣東流合滹沱水亦入易水也從就道也大陸一名廣阿澤在今北京順德府鉅鹿縣平地曰陸古河近北即今真定順德等地水平皆可耕作故槩以大陸誌之島夷東海島中夷通貢京師者其俗以皮為服自海入貢之路由海口碣石山左入河西行而右顧碣石如峽中故曰夾也冀州三方帶河貢道皆入河達京師其北則漁陽上谷右北平遼東等處皆中高不與河通亦東循海由碣石入不及者禹所詳皆東南水道北地高故畧也言島夷志海道也碣石在今北京永平府昌黎縣山頂有石如柱人言即禹碣石

尚書辨解

卷二

三

禹貢

先儒謂碣石淪入海無復禹舊蹟矣

齊州河惟兗行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澶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急厥草惟繇進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壯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相達于河

兗州在冀州東即今山東連河南境其地平衍無高山故曰兗但舉其大川濟河為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詳見導水濟當作洑其从齊者水出恆山郡房子縣贊皇山非兗濟也今北京真定府有臨城贊皇二縣臨城即房子也九河禹疏以殺河流入海之道世遠淪沒河徙無常不復可考爾雅之九名未敢信其然也雷夏澤名雷水聲夏大也在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水汎濫則不見澤水退澤出故曰既也水自河出為澶自濟出為澶沮即澶也會同會聚同流也或曰澶即汴也沮即睢也汴水出陳畱浚儀北渠即今河南開封府祥符陳畱二縣祥符即漢浚儀也澶水入睢睢東入泗睢水出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古睢陽也兗土多桑宜蠶蠶長濕水退故曰既蠶土高曰丘兗地平民避水則升丘水退降而宅于平土也黑土色墳土疏散也縣細草也條小木也兗徐

尚書辨解

卷二

四

禹貢

州下流地卑浸沒尤甚水退草木方長故堯曰錄條
楊曰天喬徐曰漸包也堯田居九州第六較見征之
賦正相當貞正也九州之賦惟堯獨正者以其地卑
水患尤甚去帝都近而民苦易知也然以既平之土
準舊數僅相當則未平之先雖堯亦重而他處可知
矣作治也用功十有三載乃得與他州同治堯獨難
也蓋中原之水莫大于河堯當其衝而地最平疏洩
難又帝都下流防禦宜固故成功獨後堯事既集而
禹功畢矣或疑十三載與孟子云八年殊孟子謂不
入家門者八年非謂治水止八年也貢者下供上之

尚書辨解
名非上所以賦下也九州無地非田故無州無賦貢
非田賦其地適有是物可貢有則貢無則已非上所
徵故曰貢後人因禹貢并以爲夏一代田賦之名耳
堯宜漆宜蠶故貢漆絲篚筐屬所以盛也織文錦綺
之類舟行曰浮澤水名漢志作濕在今山東東昌府
清平縣至濟南府濱州入于海堯州之貢浮濟澤達
河至于帝都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畧維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布海物惟錯岱畎絲
泉流鉛言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繅浮于汶達于

青州在兗州東卽今山東境其地東北跨海西南距
岱岱卽泰山東方青色故曰青州舜分其地置營州
卽今遼東朝鮮等處也嵎夷卽堯宅義仲東極之地
也畧畧治之濱海邊裔功少也澠水出今山東萊州
府高密縣東北流至濰州昌邑縣入海淄水出今山
東濟南府泰安州萊蕪縣原山北東流至青州府壽
光縣入海其道各就道也水莫大于河濟淮江漢而
堯受河濟徐受淮揚受江漢獨青地不當諸水之衝
又其地稍近北左高外跨海消納衆流獨一濰淄易
治耳故成功獨省也廣斥海濱地廣開斥也斥開大
也或釋鹹海斥地鹹非斥卽鹹也青田在九州第三
賦居第四較他州則青賦輕矣絺葛繒之細者錯雜
也海物品多不齊也岱畎泰山之谷泉苧麻也怪石
異石也萊東海小國牧其長也鼉陶謨曰外薄四海
咸建五長卽此類檿山桑其蠶絲最勦中琴瑟之絃
以爲繒則堅俗名山鹽萊牧之貢也汶水出萊蕪縣
原山與淄水同而淄出山之陰東北入海汶出山之
陽西南入濟濟入河達于帝都不言河因于堯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宜其又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朱

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去埴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翟翟雉也陽舁桐泗濱浮磬淮夷珠璣魚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徐在兗南即今山東連河南南京境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西不及濟者青徐共濟不足以辨也淮沂二水淮水出豫州桐柏山今河南南陽府唐縣山淮水至揚徐始大而徐尤受害故淮又于徐言之沂水出今山東兗州府沂州艾山南流至南京淮安府邳州入泗蒙羽二山名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羽山在今淮安府海州贛榆縣大野澤名即今山東兗州府濟寧州鉅野縣地既豬猶既澤水平故見澤也東原即今兗州府東平州地平衍與大野近故曰東原大野東原皆濟水所經也土濕而膩曰埴燥而散曰墳埴墳者燥濕半也漸包水退而草木漸長含苞也徐田在九州為第二賦居第五輕也五色土可用為塗飾或云王者以五色土為社大抵方物當貢不必盡鑿求所用也羽即前羽山畎山谷中產五色雉夏也翟雉也五采雉羽可用為飾嶧山名今邳州葛嶧山也山南曰陽孤桐之挺直者琴瑟之材也木向陽則易長泗水出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陪尾

尚書辨解 卷二 七 禹貢

山源有四泉故名西南流過徐州即古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于淮濱水邊泗水傍山流出石有可為磬者水漂石出曰浮非石能浮也然不曰石而曰磬者成磬乃貢也淮夷淮上之夷即詩所云徐方淮夷也磬與蚌通珠生于蚌蚌及也玄纁玄色細縞也縞蒼白縞也泗水通汴汴即濉也自汴達河泗與濟通亦可達河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里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上既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璆琕篠簜

尚書辨解 卷二 八 禹貢

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又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揚在徐南即今南京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境北至淮東南至海其土風輕揚故曰揚彭蠡即彭澤在今江西南康府星子縣東南鄱陽湖也陽鳥鴈也鴈隨日南北日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鴈九月南正月北南方洲渚間多有之陽鳥得所洲渚既平可知三江岷山之江為中江嶓冢之漢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此則主揚州而言諸水之入中江者三也蓋中江直東下而漢漢自夏口一入彭蠡自湖口再入震澤自京

口三八遂歸海故曰三江既入也震澤一名具
今蘇州府吳縣之太湖距京口近吳會之水入江而
震澤底定矣篠小竹蕩大竹數徧生也革新長曰天
木竦起曰喬塗泥土帶水也揚田居九州第九而賦
雜出第七第六亦重也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石似玉
者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有梗梓豫章
之屬皆可備材用也島夷卉服南海夷人績草爲衣
服卉草也織貝織文如貝詩所謂貝錦也包裹也小
曰櫛大曰櫛櫛櫛櫛櫛櫛難致遠上命而後貢非常貢
也貢則與之值故曰錫貢與大龜磬錯同也貢船沿
尚書辨解 卷二 九 禹貢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
雲土夢作又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
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杞春榦枯柏砥砥絳磐女丹惟
菌簞路桔戶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葵菁精茅厥篚玄
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
河

荆在揚西卽今湖廣達廣西貴州境荆動也風氣勁
強也其域北距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荆山與雍吳在
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衡山在今衡州府衡山縣山
南曰陽及衡陽言不止衡山併包其南也荆地南逾
五嶺百粵西抵梁東盡江淮北接雍豫江漢二水名
朝宗于海猶灘沮之言會同不橫溢之稱九江或謂
潯陽或謂洞庭世遠蹟湮茫不可考諸家所述巴陵
之九水潯陽之九江皆未敢信其然也大抵天下之
水莫大于江與河故河有九河江有九江皆其疏淪
之支流九河導河入海九江導衆流入江古人于凡
尚書辨解 卷二 十 禹貢

數之聚者多言九後人因數撰名轉相附會耳江行
楚地橫亙數千里自洞庭以南衡岳五嶺以北衆水
通于江者甚多皆由洞庭散而南至潯陽會而北此
其大勢較著者也餘詳導江孔甚也殷會也如殷見
之殷衆水盛會卽朝宗會同之意水自江出爲沱自
漢出爲潛雲夢二澤名江北曰雲春秋傳云楚子濟
江入于雲中將奔隨卽今德安府隨州江北也又云
楚子以鄆田于江南之夢則今岳州常德洞庭以南
長沙湘潭皆是跨江之南也故司馬相如賦云雲夢
方八九百里蓋荆地廣遠江湖湊集南北沮洳之地

皆可稱雲夢言雲水蒼茫夢寐然也雲土雲水退
成土夢又夢地耕作又治也荆曰居九州第八賦居
第三重也枕樁通有二種香者曰樁臭者曰樁樁中
琴材字亦作櫛左傳孟莊子斬其櫛以為公琴其葉
芽春生香美可食故謂之樁櫛弓幹柘也松身栢葉
曰栢礪砥皆磨石礪礪砥細也礪石可為矢鏃丹朱
砂菌輅竹名栢荆屬可為矢三邦謂綏要荒三服之
地荆去畿甸遠外連諸夷正當南方綏要荒之內獨
于荆云者冀偏北而南土廣也底貢猶言成賦厥名
土物著名者即菁茅之類包裹也匭匣也菁茅茅之
有刺而三脊者祭祀用以縮酒即春秋傳齊桓公問
楚不貢者也玄黑色繡絳色即玄色之淺者皆謂幣
也璣珠之不圓者或云小珠也組綬類以貢璣蓋璠
也龜大者尺二寸神物非常貢也貢則有以賜之故
曰納錫此皆三邦厥名之貢也楚水宗江漢凡屬江
者皆江之沱凡通漢者皆漢之潛故曰江沱潛漢浮
舟荆境不離江漢比連帝都必經洛江漢與洛不相
通合舟越陸而後入洛故曰逾也洛乃入河南河者
冀在河內荆在河南荆至南河則抵冀矣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榮波既豬導荷

澤被孟豬厥土惟墜下土墳壘厥田惟中上厥賦錯
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在厥篚纖織錫貢磬錯浮于洛
達于河

九州始冀自北而東而南由荆至豫則斗入中央故
以荆山表豫豫境在荆山北河亦荆山之北即今河
南境也當九州中風氣和舒故曰豫伊洛瀍澗四水
名伊水出今陝西西安府商州熊耳山即漢之上洛
縣也東北流至河南府洛陽縣入洛洛水出今商州
冢領山東北流至河南府鞏縣入河瀍水出今河南
府洛陽縣穀城山南流至偃師縣入洛澗水出今河
南府沔池縣東南流至新安縣入洛三水皆入洛同
洛入河也榮澤名本濟水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
至溫縣入于河過河之南溢為榮即今開封府鄭州
榮澤縣也波亦水名周禮職方云豫州其浸波澨爾
雅云水自洛出為波荷澤出今山東兗州府曹州定
陶縣被及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地在梁
國睢陽縣東北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也荷澤當孟
豬下流荷澤既導水不上溢故曰被言功被孟豬也
壚土黑色豫土皆桑成壤其磽瘠者墳散而色黑也
豫田居九州第四賦雜出第二重也桑麻也絺葛也

紵繻也繻繻紅線也磬玉石也鐘磨石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錯二物非常實用則錫之使貢也豫境近帝都東者貢舟徑入于河其西則由洛而後至河也

華化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波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求鐵銀鏤漏簪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梁在荆西卽今四川連陝西雲南貴州境其地西據黑水東至華山之陽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

尚書辨解

卷二

主

禹貢

黑水出張掖郡雞山卽今陝西甘肅州衛也黑水自雍州西北直下至于南海故梁雍二州西界皆據黑水岷山在今成都府茂州一名雪欄山江水所經也岷嶓冢山在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漢水所出也藝種植也江之旁流爲沱漢之旁流爲潛江漢發于梁盛于荆故梁荆皆言潛沱蔡蒙二山在今四川雅州旅敘也如詩云穀核維旅之旅古字通作臚序列之義言二山卽敘平治也或謂禹功成祭山曰旅夫九州山多矣何獨于梁雍之山旅祭邪和水名出西夷今雅州青衣江是也夷卽今四川天全六番招討司屬

夷也青黎土青黑色梁州居九州第七賦難出天下三則或中三則蜀地險阻田星散故其賦最不齊璆王也鏤鐵之剛者可用以刻鏤能羆狐狸四獸皆言皮織屬屬帶毛曰皮西傾山名在今陝西洮州衛西戎之境恒水發源于西傾西夷之貢因恒水東來舟經梁境潛沔卽漢水之在梁地者有二源東源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始出爲漾東南流合沔西源在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始出爲潛東流至寧羌與沔合同爲漢也潛沔在梁分流故自潛越陸入沔以入于渭今沔無入渭之道蓋中變也亂絕流橫渡也

尚書辨解

卷二

十四

禹貢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內漢去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內織皮毳毼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雍在梁北豫西南荆西北今之陝西境也其地四塞故曰雍西據黑水東至西河河言西者主冀州也黑水見梁州弱水地志在張掖郡今陝西甘肅州衛也源出吐谷渾界地勢西流便既導使西不復入中國也涇水出今陝西平涼府涇州之百泉南流入渭渭水

出今臨洮府渭源縣鳥鼠山東流至西安府華州陰縣入河內水出今鳳翔府隴州弦蒲縣東流入于涇水內曰涇涇自渭北入也漆水出今鳳翔府麟遊縣東至西安府耀州與沮水合入渭沮水出今延安府宜君縣至耀州與漆水合至西安府同州朝邑縣入渭二水同入故曰從灋水出西安府鄜縣東流至咸陽縣入渭渭自鳥鼠而東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灋水東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言也荆山北條荆山在今西安府耀州富平縣岐山古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終南山今西安府城之南山也

尚書辨解

卷二

十五

禹貢

旅敍也說見前悖物山一名垂山在今西安府武功縣鳥鼠山在今臨洮府渭源縣六山皆定故同荆岐曰旅也原隰卽豬野澤在今西安府邠州或云休屠澤在今涼州衛三危山在今肅州衛舜遷三苗于此禹因治水併記之宅地可居也不敘苗民併得所也平成之功草木鳥獸皆欲得所況人類乎黃土之正色故雍田爲九州第一而賦居第六輕也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似珠者珊瑚之屬積石山名在今臨洮府河州衛龍門山在今西安府韓城縣安國嶺禹鑿山通河起朔方今陝西寧夏衛自北而南千有餘里兩

岸不墜河水盤束其中至此山開岸謂龍門西河冀州西之河也雍州貢道有二其二皆自西南來自渭達河河在渭北故曰渭汭渭水之內也惟山脊以西之地渭不可通則必自積石之河繞冀州西北而來經龍門抵西河與西南渭汭之貢會也織皮夷服毳裘之屬以物表地也崑崙以山表地也崑崙山在西羌一名悶磨黎山唐人所訪河源出此折枝渠搜皆西北夷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故治水始于東南終于西北至雍州平西戎卽敘而九州攸同矣故以終焉

尚書辨解

卷二

十六

禹貢

疆理之要莫急于田賦洪荒以初水患多耕稼之地少而經賦未定多取者或倍而少者或漏免水土平則均賦爲亟然不察地美惡無以別其等不較彼此輕重無以裁其中不按舊數多寡無以稽其弊而強爲科則驟施新法民安可戶曉帝亦何由知宇內不平之實且國家經賦人臣義無專裁惟分壤辨等配以舊賦其敝自見九州之田惟雍爲上徐青豫冀梁荆揚爲次九州之賦惟兗爲正荆獨重而冀豫揚爲次雍獨輕而徐青梁爲次要之九州有下下之田無下下之賦以旣平之土槩舊征之數猶爲未均則

其未平之先重可知也。今但則壤成，高下輕重，一多寡損益自均，以此繫之象魏布之海內者，之令甲大公大明損者無德益者無怨，聖人規畫度越尋常紛更萬萬，豈獨治水行所無事而已乎？或曰：賦重可損輕，不可益。孟子云：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三壤既定，遠近一體，重于荆冀，理在必損，卽雍州以一等之田，下輸六等之賦，肥在此，則瘠在彼，豈均平之制，衷多益寡，天之道，聖人不能運也。

導岍壑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

尚書辨解

卷二

七

禹貢

閼雷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所謂隨山也。九州既各敘其境內山川平治之蹟，而疆域雜越條理未明，先東後西似違順下之理，然所以不能不先東者，地勢東下，因地之宜順水之性耳。天地形勢西北最高，萬山分派東下，故先儒有三條之說：岍岐至碣石，北條也；西傾至陪尾，中條也；嶓冢至敷淺原，南條也。然嶓冢至荆山，岷山至衡山，相去皆數千里，而宇內山勢自西北行迤而東，水與山

尚書辨解

卷二

十八

禹貢

相依山高則水在其下，山峙則水止，山開則水洩，此羣山之中必有源泉四瀆之源，皆在名山之麓，是以導水先導山，因山爲防，綠山爲道也。導道也，引也，浩浩滔天，何道可引？觀山形綿互，卽知水勢趨向，故敷土必先隨山，因天地之自然。孟子謂行所無事，水之道也。世儒以堪輿風水之說附之，蘇子瞻以三江爲辨水味，以導山爲究地脉，迂也。岍岐荆三山皆在雍州，壺口至恆八山皆在冀州，逾于河者，山形至此不斷，越河相望，如西河龍門，呂梁不鑿則不開，蔡仲默謂山不能越江河，非也。岍山卽今陝西鳳翔府龐州吳嶽山也，岐荆二山見雍州，壺口山見冀州，雷首山在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卽首陽山也，太岳卽霍山，見冀州，底柱山在今河南府陝州大河中，析城山在今山西澤州陽城縣，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濟水所出也，或云在今山西平陽府絳州垣曲縣，汾水所出也，太行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恆山在今北平真定府定州，曲陽縣，碣石山見冀州，入于海，言北條之水皆隨山勢入海也。以上十有二山，謂北條者，大河以北之山也，西傾山見梁州，朱圉山在今陝西鞏昌府伏羌縣，鳥鼠山見雍州，太華山在今

西安府華州華陰縣熊耳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商州
外方山卽嵩山在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桐柏山在
今河南南陽府唐縣淮水所出也陪尾山在今湖廣
德安府安陸縣以上八山謂之中條者大河以南之
山也嶓冢山見梁州漢水所出荆山見荊州內方山
在今湖廣承天府荊門州大別山在今湖廣漢陽府
漢陽縣漢水入江處卽夏口也以上四山謂之南條
者江漢比境之山也岷山見梁州衡山見荊州過九
江謂山勢連亘越東陵諸水而趨東北也九江詳荆
州敷淺原地名或云卽今江西九江府德安縣博陽

尚書辨解

卷二

十九

禹貢

山愚按平地曰原而敷淺之名尤不似山今大江以
東吳會之地濱江海沙平水淺江南山水至此盡而
入于海矣蔡仲默謂衡山不能越湘水而北以廬阜
當之據導山爲解然經文畧指其形勢相望何必定
指山以上謂之南條者江漢以南之山也蓋水自西
趨東爲中國患莫如河江漢所以備道其源委規畫
其地勢不及濟淮洛渭者導岍岐至王屋則濟也導
西傾至桐柏則伊洛淮渭也鄭康成以爲四列正謂
此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

于南海

自此以下五節皆隨山導水也導水九此弱水黑水
在九州外弱水西流黑水南流皆不入中國蔡仲默
云中國山勢岡脊皆自西北來積石岷山岡脊以東
之水旣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弱水
黑水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在今陝西甘肅孔註以
爲水名在流沙之東流沙亦在甘州一名居延澤弱
水不能載物而善消由合黎入于居延澤餘波盡消
也黑水見梁州三危山見雍州黑水直趨南海今雲
南有西洱河瀾滄江等水卽黑水所通蘇子瞻云河

尚書辨解

卷二

二十

禹貢

自積石西多伏流故黑水得越河入南海亦臆度之
說大抵二水越在絕域與大河之源經皆不言所自
出而古今變革踪跡茫然未可殫質蓋西北絕遠二
水爲雍梁邊界故特誌之因見河江漢三條外崑崙
諸國以西水自有西南流者不强之使東耳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
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
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此導河也河源絕遠經不言所出以非九州域內也
自昔窮河源者三初漢使張騫云河出西域有二源

一葱嶺一千闕北流與葱嶺合東注于鹽澤距玉門關外三百餘里其水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至唐使薛元鼎入吐蕃出塞西三千餘里云河源出吐蕃西南悶磨黎山即所謂崑崙也至元入中國特使訪求云河源出西蕃星宿海東北流至今陝西臨洮府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境又東北流入虜境凡二千五百餘里復轉河套東又南流一千八百餘里至今山西蒲州即陝西韓城龍門界也通計河流至此經蕃夏共九千餘里此元人之說近是積石見雍州河勢約千里一曲自積石北流轉東復南約

南書辨解

卷二

二十一

三千里抵龍門爲西河龍門見雍州南至華山之北復折而東爲南河至底柱孟津底柱見導山孟津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又東過洛汭洛水自南來會而河東行過其內故曰汭在今河南府鞏縣東又東至大伾山一名黎陽山在今北京大名府濬縣又折而北爲東河過降水地志降水在信都縣今北京順德府邢臺縣古信都也大陸澤名見冀州即今順德府鉅鹿縣廣阿澤按河至龍門以東地多平衍古河道近北卽今真定順德二府皆古大陸地不必定指廣阿而廣阿亦因大陸得名大抵北條之大陸九河猶

南條之九江數淺原非區區一所也遶河者河至大陸以北散爲九派將入海復同爲一以其遶受九河之水而歸于海故曰遶河周頌云允由兪河卽同爲遶河之義

蟠冢導漢東流爲漢又東句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句東匯會澤爲彭蠡句東句爲北江入于海

此導漢也蟠冢山有二皆漢水所自出也詳見梁州初出爲漾水東流至寧羗州合潛沔爲漢滄浪水在今湖廣承天府沔陽州古之竟陵也三澨水又過滄

南書辨解

卷二

二十一

浪東則今湖廣之漢陽府漢川縣古之江夏地也漾沔滄浪三澨所在異名皆漢也大別山見導山漢水至大別山南入江而東流至江西九江府湖口縣匯爲彭蠡澤卽今鄱陽湖在江之西南匯會也江自岷來尚小惟漢水自北入東流始大西壅彭蠡迴合爲澤漢與江流俱東而漢爲北江入于海矣蓋南條之水無大于江漢然自大別以東但見江不見漢故分疏言之明江所以大于大別東者與漢合也所以尤大于九江東者又與東陵彭蠡諸水合也蓋本一江由大別而下漢自北入合之故江曰江而漢曰北江

明不沒漢也。九江而下，東陵諸水又自南來會之。故東陵曰匯而江曰中江，以明不沒東陵彭蠡也。蘇子瞻頗得解，而管味之說特迂。經義本了然，朱元晦雖稱其謬，蔡仲默耳食朱說，遂謂彭蠡不仰江漢，然無江漢彭蠡安能成澤？惟江漢外漲而後彭蠡內匯，且安知古之彭蠡不早于今日而江漢不灌注入乎？夫禹貢以千二百字貫穿四海九州千百年規畫，如在掌上，是必有恢弘豁達之度，然後是書可讀。大規模摹可掬，不然千里記一山，萬里記一水，何處不紕漏而豈但東為北江，東為中江也？字比句極，妄增岐竇，

尚書辨解

卷二

二十三

虞

耳

岷山導江，句東句別為沱，又東句至于澧，禮過九江，至于東陵，句東句迤，以比會為匯。句東句為中江，入于海，此導江也。凡言導者皆引其流，非窮其源也。如河源不始于積石而導由積石，江漢不始于岷嶓而導由岷嶓也。岷山在今四川成都府茂州，江水所經也。江源出今松潘衛西二百三十里，大分水嶺北流入陝

江沱河南流入其松嶺，東經松潘城而岷山入江。松潘城東三十里，自分水嶺至成都凡九百九十里，水尚小。自成都東流千五百里至瀘州，以東馬湖、嘉陵江、涪江、巴江等水合而江始大。別出者曰沱，岷江東流而沱南出，散為東陵諸水。今湖廣荊州府城陵磯，江水南與洞庭青草湖接，湘沅西澧辰敘諸水分布東南諸郡，是為九江。澧水在今辰州府沅陵縣楚辭所謂澧浦也。江自夷陵入荆，為西陵。南過九江為東陵。西北山高土平，東南地卑多丘阜，故南方諸郡古多稱陵。今承天曰竟陵，荊州曰江陵，岳州曰巴陵，長沙曰茶陵，衡州曰零陵，常德曰武陵，辰州曰沅陵，寶慶曰邵陵。今江西吉安南昌九江等府與荆接壤，亦曰廬陵。曰歷陵，曰陰陵，皆所謂東陵也。江南諸水自衡山東北由江西袁州臨安諸府迤北至彭蠡，入于江。自庾嶺以北由贛州吉安南安諸府亦北至彭蠡，入于江。蘇子瞻謂豫章之江為南江，是也。江皆自洞庭別而南去，皆由彭蠡會而北來，故曰匯。匯者會也。首言東者，江未別時合流而東也。再四言東者，江與沱別分流而東也。東為中江，入于海者，總結上文言江以終導江之義。曰中江，明江之正派自西直東也。

尚書辨解

卷二

二十四

虞

曰別明江之播散而南也然漢言北江此不言南江者漢本非江而合于江故言江以合之九江亦本江而別于江故不復言江以示弗別也蓋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江北受漢之委而南不全受九江之委故于大別言入而于東陵言匯然无江漢則九江東陵亦不能自匯所以分合言之而江南北之水源委聚散脉絡分明指諸掌矣顧其文勢變幻讀者卒未易解耳

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為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

尚書辨解

卷十一

二十五

禹貢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澠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澠澠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此導濟淮渭洛四水助河為患于北條者其他小水不及也濟盛于青兗而出于冀之王屋山初出為流在今山西平陽府絳州垣曲縣既見而伏潛行地下東流至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復出為東西二源合流至本府溫縣西南入河亦猶漢之始出為漢也濟入河而南溢為滎即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滎澤縣今塞為平壤矣滎自河溢而能別其為濟者河濁濟清

河因濟溢當濟下流自知為濟也陶丘即今山東兗州府曹州定陶縣地荷澤在陶丘東北汶水見青州導濟與滎東至陶丘北又東至荷澤又東北遇汶水于今兗州府東平州合流至青州府博興縣入海淮水盛于徐揚而出于豫之桐柏山東流至徐與泗沂二水合又東至淮浦入于海桐柏山見導山泗沂見徐州會遇合也濟既合汶則不復言汶淮既合泗沂則不復言淮皆主受者言猶漢既入江不言漢言北江正以此渭雍水出雍之鳥鼠山同穴即鳥鼠連山也澠涇漆沮四水見雍州渭至華州華陰縣入于河

尚書辨解

卷十一

二十六

禹貢

洛豫水詳豫州熊耳山與太華熊耳異此熊耳在今河南府陝州豫境洛水所經也太華熊耳在今陝西西安府商州雍境伊水所出也澠澠伊三水併見豫州

九州攸同四隩都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總敘敷土功成地有常賦所以為禹貢也同者調理隨宜咸得其所也四四方也隩隈也猶言率土之濱盡四方邊裔皆已安居也九山九州之山刊芟除

也旅獒敘也詳見梁州九州之川各條其源九州之澤各歸其陂四海朝貢會同于帝京水火金木土穀六者財用之府皆已脩理山林川澤庶土之辨皆相較正以定慎其財賦之所出至于田有上中下三壤三壤之中又各分三壤高下有等舊弊盡剔九州之賦莫不以此為則而立成法于中邦中邦謂畿甸也堯都冀州如冀州田本中中即依中中成賦蓋農為國本均稅政之首務畿甸賦正則五服皆取正矣至于職方四夷筐篚之貢無常制者不在此數

尚書辨解

卷二

二十七

賈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

總二百里納銍只三百里納秸要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書武衛五百里平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上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水土平而畫五服建萬國也土姓猶言國號錫之土以建國錫之姓以明宗雖下文甸侯綏要荒之類亦土姓也古者姓氏多因其土胙之土即賜之姓如殷周之類皆是祗敬也台猶我也對錫土姓之諸侯

及六服臣民而稱我也九州之遠兆民之衆所以祗服者惟我能以德先之故不違距我之行言貢反此亦垂戒之意甸侯綏要荒五者通九州之地為五天子甸服居中餘四服自內而外以次周羅每五百里為一服合五服之地四方各五千里也服附也如服之附于體也天子畿內四方各五百里合為千里謂之甸者伯治其田而納賦也農為國本則三壤以成賦自中邦始故特以甸名數之多少酌費之經未可預定至于地有遠近輸將有勞逸則不可無定法故分甸服為五等每百里一等內百里最近取用不時

尚書辨解

卷二

二十八

賈

輸納亦便為米為粟為乾秸為生芻則壤兼取故謂之總二百里亦近米粟之外兼納銍穫之新穀以供薪芻地近及秋穫而至故曰銍三百里稍遠粟米之外兼納乾秸使服送至京師及冬方至蓋枯秸耳四百里遠惟令納粟粟連穗可久儲也五百里尤遠惟納米省轉運以節其勞也此中邦之法侯綏皆取則也環甸外又五百里以分封諸臣謂之侯服亦分五等近甸百里為卿大夫供事者之采地采事也有事則受地非專封也外一百里為男邦男小國也使居中又三百里為侯大國使居外或曰男任王事故居

中侯遠斥侯故居外此侯服也環侯服外又五百里以內護侯甸外捍要荒綏安中外故謂綏服亦分二等內三百里揆度文教外二百里奮揚武衛文以治內武以禦外文事多而武功少此綏服之制也環綏服外又五百里去甸服又遠矣欲整齊之使同于內則勢不及欲割棄之使離于外則形相依故但以要約羈縻謂之要服亦分二等內三百里爲夷夷者易而無煩糾也外二百里爲蔡蔡者採也以採放罪人也春秋傳蔡蔡叔此要服也環要服外又五百里愈遠矣隨其俗因其便勿責之使治勿擾之使亂荒之而已亦分二等內二百里爲蠻蠻者慢也外三百里爲流流竄凶人也遠蔡輕而流重流遠而蔡近也總計五服之地東西南北財五千里天子所以中天地撫民物奠丕基鴻大化者也而其數惟五兼參兩之全協籌範之中五服五百五千三其五而天地帝王之事畢地不求廣宅中爲大功不務遠安內爲先或者疑疆理太狹周制九服倍于禹蹟秦漢隋唐延袤萬里蓋周秦疆理已盡四海而禹貢奠基爲萬世宅中之規而已非必定以冀方爲中極而盡四海爲邊裔也九州之境北盡于冀如必拘此則冀北無侯綏

而荆南多棄地矣此論立國規制云爾若其聲教東至海西至流沙自朔北而南莫不暨及訖于四海亦惟是畿甸爲根本侯綏要荒相維四達不距有台德以爲之先而誰能距朕行者乎言朔南而不言北者禹績極于東西而南爲次北無水故不及極西北者水源也禹功旣成舜錫以玄王之圭爲受命之瑞卽天子之大圭遂禪以帝位也玄水德之象告厥成以禹功德告于天地宗廟也錫禹而謂禹錫者夏史尊禹之辭古語多類此猶諸侯朝而曰朝諸侯也世儒疑禹父死子用而功成何也滔天之患欲官不

易業一舉成功卽竟不能任而沉鯨乎故爲鯨亦未易也然大患方殷九載罔績不戒胡懲故鯨亦不可不誅也鯨誅而代者無禹之聖非鯨之子功亦未必成其父敗事責其子償子蓋父愆勉卒父業故禹必不可不用也天捨其父而畀以聖子舜用其子而不念其父故舜之用禹不疑而禹之事舜不怨君臣父子間皆極天下之至公也蓋天下之大舉以授臣君旣不敢私其子殺人之辟與衆共棄臣亦何敢怨其君自禹家天下而人言德衰後世儒者議禮說春秋始大復讐矣嗟乎使禹脩父怨則千古無君臣使禹

不傳啓則千古無父子故禹之爲子雖無舜底豫之事而與舜同孝舜之爲父雖無禹傳子之事而與禹同慈其所以處父子君臣之間者易地則皆然故孔子同贊其巍巍有天下不與而于禹必曰吾無間然亦恐好事者有德衰之議耳

甘誓

此夏啟討有扈而誓師之辭其地名約信曰誓君子讀甘誓而知唐虞之風微商周之運至矣孔子刪書存此篇一以誌夏之繼世一以表啟之克家事雖征伐而其旨渾厚數敵之罪不至溢惡其言簡當戒衆之令不費多辭夏道所以爲忠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尚書辨解

卷二

三十一

甘誓

夏啟之世有扈氏叛王師親討大戰于甘其扈郊也今陝西西安府鄠縣古扈國也夫啟之去禹未久以敬承之子克先台德而時乃有距行者何哉豈非以繼易禪授焉者借爲口實邪史臣于篇首不言所以第云大戰于甘帝王升降之際讀者可默識矣六卿分統六師天子六師皆卿統之將戰而王誓告也五行謂水火木金土之運三正謂子丑寅之建始王者撫五辰奉三正諸侯同寅協恭共承天道故臯陶謨曰百工惟時今有扈不恭威侮五行是天道不足信

也怠棄三正是正朔不足守也不放數其事而舉舉其悖天違時如此所以明天討而有扈得罪之故亦可知矣。勦斷也。左右軍陣之左右。凡陣左為陽右為陰。右為前左為後。右則進左則退。皆視中軍指揮。御中軍車者當左則左當右則右。是御得馬之正也。祖謂天子親征則載遷廟之主與社主行。祖居左有功告之以賞社居右有罪告之以殺也。孥子也。謂收其親屬也。戮殺也。戮于社正法也。予則孥戮汝甚其辭以戒之言沒其家屬為奴非必盡殺之也。古者罰弗及嗣。唐虞無誓亦無此刑可以觀世變矣。

尚書辨解卷二夏書終

卷二

三十五

其

近

尚書辨解卷三

商書

郝敬解

商子姓初契為唐虞司徒受封于商。即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十三世而成湯。代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夫子刪書錄其所存一代之典為書。虞夏商周。備帝王。王升降之運。書稱四代。法天地而象四時也。虞樂也。草木禽獸。官于虞。而盛于春。夏大也。萬物相見。昭明盛大也。商秋聲也。物至秋而商度成就也。忠信為周。周完固也。萬物貞固于時為冬。虞夏之世。宇宙太和。君臣揖讓而天下治。文命敷于四海。天地之春夏也。

尚書辨解

卷三

一

湯

顧安得世世雍熙。有匹夫如舜禹者。禪受而為君。是難繼之數也。湯武放殺。物過盛而嚴寒以收之。天不以秋冬先春夏。聖人不以刑殺先揖讓。商周之不及虞夏。天也使桀紂不生于四代之季。不遇湯武。雖其不肖。未至惡浮。後世主蓋虞夏之風。粹白未染。不潔者易為汙。湯武之敵明哲孔聖。當之者難為德。此桀紂之罪與禍。所以不少貸而湯武之功與過。所以亦不相掩。君為獨夫。以桀紂為前車。是湯武之功也。臣為亂賊。以湯武為口實。是亦湯武之過也。既任其功。安得不任其過。湯武而不任過。天下後世之為君父。

者難矣是以夫子于二代之書首揭征伐之事湯誓
牧誓如日月之食焉得而掩之

湯誓

湯名履世號天乙誓者始伐桀誓師之辭讀湯誓而
世道又一變矣其誓以君討臣湯誓以臣伐君顧其
志諄諄明已之非稱亂而惟恐民有違言有夏多罪
無表暴過甚之辭其弊率三軍無憤忿激烈之氣辭
稱有夏夏王而不名猶退然有斂冠之思焉如是而
後諒聖人之舉果非得已也湯誓其辭正而婉其誓
其氣壯而直讀者所當深味也

尚書辨解

卷三

二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穢亂有夏
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穢
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
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
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
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
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格者感招之辭首誓衆而卽言已之不敢稱亂行險
而順也有夏多罪而不明數其事聖人之厚也稱天
命奉公也天命在人心人心公則天也以桀之害止

及夏民而不及商此商人自爲之私心也不謂夏無
如台何而必救彼偕亡之民此湯視夏猶商之公心
也上帝視天下之民皆人聖人視彼民之困皆已故
心公卽天聖人公天下卽謂之奉天也其如台猶言
何與于我也割正猶裁正率皆也遏絕也言桀勞民
遏絕其力不得如商民脩穡事也割害也怠困也弗
協怨上也天之有日民所以時勤生業也民樂生則
恐日之不未困苦則更覺日長故曰化國之日舒以
長亡國之日迫以促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時日
曷喪之謂也夏民窮迫如此奈何桀而不救乎

尚書辨解

卷三

三

湯誓

盤庚

盤庚者商王之號湯十世孫而祖乙之曾孫也商自契始受封契父帝嚳都啟亳卽今河南府偃師縣至契封商則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十三世而湯復遷于亳亳在河之南其後仲丁遷囂河囂甲遷相祖乙遷耿皆河北也居耿七世河爲患盤庚謀復亳臣民不樂故盤庚告之而史錄其辭如此及復開諭無很悞直遂怙恃陵奪之意所以爲賢然娓娓千餘言竟不明告以不可不遷之害與所以必遷之利但援天述祖怵之以刑罰懼之以鬼神似牢籠其民而強以所不欲者蘇子瞻曰民不欲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亦可以觀世變矣按契至湯十三世八遷仲丁至盤庚七世六遷盤庚以後復遷河北是殷有天下二十傳王幾凡十五六遷矣往來移徙無異負販之家蓋湯以中業流離遷都致王子孫遂以不常厥居爲祖武效尤而不知勞民疲衆非善舉也卽有河患亳亦在河之南邪七世舊都市安其肆民樂其野不能委曲防禦而遽欲委之以去此舉誠不知如何而人情不附必非無故當此之時使盤庚瞽然直行已意事未有善濟者惟能寬暴以教故民亦竟從易曰重

尚書辨解

卷三

四

盤庚

尚書辨解

卷三

五

盤庚

異以申命剛異乎中正而志行異入也風也異順以入風行而草偃異命之關于政大矣哉聖人所以于盤庚猶有取也愚因是而見商之立國有太古之風後世王畿金湯九重猶謂未足商有天下國無常所蓋其制度簡易無列肆九衢周廬十門萬戶之侈事省費儉故可不勞而集民亦不憚追隨告之則從卽地安居上無過防下無異志是以政質而俗愿情真而法簡上下相維六百四十餘年雖以周家十五代之盛文武周公列聖從容轉移而多方多士不忘舊主豈非隆古淳龐之真根心而不可解與西周之王也重關百二復營洛邑卜世定鼎防禦精密然幽王之滅歷纔二百五十有七年耳疎與密寬與嚴煩與簡文與質計功程效竟何如乎不寧茲桀之惡計不減于紂湯之伐桀首以倡亂爲懼而其民猶曰何與于商及其勝桀不忍加誅旣黜夏命猶退而就諸侯之位其稱臣也曰元聖曰阿衡學焉而臣其告君也曰予不狎于不順毅然遷而放之率則復之其渾朴忠直大道爲公千古可經思焉武王于紂則誅獨夫而已矣周公事君兢兢鞠躬盡瘁而成王猶未能忘公也豈非世運有升降聖人亦莫如之何哉夫子所

以惓惓思先進而恨夏商之無徵讀其書論其世皆可也後備附會其說沿伊尹之事謂周公踐祚諸侯以成王之猜忌而周公爲伊尹嗚呼其鮮有濟矣又附會卜年之說謂周年八百東遷之後猶周是春秋之義云爾然周之東何異杞宋杞宋既不足存禹湯東遷足存文武乎周之亡卽西戎殺幽王秦仲受岐豐之日不待赧王入秦稽首獻地之後矣蓋自古世道之隆莫如唐虞三代之遞降也如波靡未可并提而論也

尚書辨解

卷五

六

盤庚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喻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怡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孽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殷卽亳也遷將遷也不適不往也有居戀耿都之故居也率徧也籲呼也感憂貌矢誓也我王指祖乙言祖乙來居此耿本重安我民不使盡遭劉殺今耿不可居予不能悉匡民以生而以遷亳之意稽之于卜兆曰其如台台我也言如我往遷也蓋亳本先祖湯

王之舊服先王奄有五服尚恪謹天命不敢安寧不常厥邑故遷于亳自湯以後諸王又四遷皆師先王恪謹之意今君不承于古懷寧苟安且不知天之將斷絕我命況能從先王之烈乎如顛仆之木尚有由孽急于封殖尚可再生木再生曰由孽萌也言去耿適亳易故就新猶顛木之再生萌也新邑亳也底猶定也此以上盤庚呼衆自矢之辭朋遷亳之意一篇之要領也

尚書辨解

卷五

十七

盤庚

盤庚敦敦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敦敦也盤庚聞民有違言將欲教之念民弗喻由臣不能宣上意也抑或有貴家世族中主蠱惑愚蒙故由在位諸臣先教箴貴以及賤訓上以及下導民之術也常舊服者卽上所云恪謹天命不常厥邑也正法度者卽後所云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也曰者盤庚言也小人之攸箴卽民之謗言也古者庶人有謗虞有箴故曰小人之攸箴無敢伏者責諸臣當以

民情上達明已之樂聞以安言者也王若曰以下教臣之辭兼指諸臣獻謀也然改易也從康懷寧也先王不常寧故屢遷居汝無傲上而思安寧也又述先王所以不寧而民樂從者皆先臣宣化之力舊人先王之舊臣于先王播告之命君脩之則臣宣而布之使民皆喻上指令行如流王以此不欽敬于天下平民罔敢有放逸之言不亦變易乎不與不通猶豈不也舊訓不大也

今汝聒聒起信險虜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舍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

尚書辨解

卷三

八

漢

文

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勤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承上責今諸臣之不如先臣也聒聒多言貌起信者奮起自信也險虜傾險皮膚包藏不測責諸臣妄言惑衆阻其遷都也訟爭也言不曉汝所爭謂何也非我播告不脩自荒君德惟汝舍蔽上德匿厥指也慢視其君無不欽之意不惕予一人所以致民有違言予視此弊明若觀火予之爲君但法先王恪謹不敢常寧不能巧于謀逸惟思君統臣臣率民如綱在綱有條而不紊如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君不常寧臣

不從康乃能成功此拙者之謀所謂實德也汝能變易乃心勿爲險虜叢謗于君而市虛譽于民及爾婚姻朋友勿匿播告使皆喻上指彼時汝乃敢大言汝世有積德不愧先臣耳丕與周書君奭讓後人于丕時之丕同古字多借用

六經字多假借丕否不古字通用古不字聲與夫皮披近故丕否皆从丕不然曰否夫上聲鄙塞曰否皮上聲驚異曰丕披平聲今人唾而不受亦曰呿無逸云否則厥心違怨之類夫聲也堯典否德忝帝位之類皮聲也周書弼我不丕丕基之類披聲也又有通作

尚書辨解

卷三

九

漢

不字用者如上段王用丕欽民用丕變後段丕克羞爾丕乃崇降罪疾之類猶丕顯丕承詩言不顯不承也不豈不也又金縢有不子之責于天史記作負子負與背通言不償天之子轉作違負之負亦夫聲也此節丕乃敢大言與君奭讓後人于丕時又轉作彼時之彼皆皮聲也舊註槩作大訓未盡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毋克以自災于厥身乃旣先惡于民乃奉其恫同汝悔身何及相時恤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

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戎毒大害也浮言搖惑遠邇變生不測故大害也傲以從康如惰農自安不晷夜作勞不服田力穡于其田安得有黍稷乎晷夜也越於也汝不調和吉善之言以明上意于百姓百姓驚擾則毒自汝生釀成敗禍彝究汝安得獨免是自災其身也將委咎于民而汝首惡乃自奉其怨恫而已悔身何及視此儉細之民吾尚顧忌歲規之言彼發放逸之口予不敢不畏

尚書辨解

卷三

十一

堯

況予爲君制爾生殺之命汝曷不以忠言告我而以浮浪之言恐動其衆陷溺于亂其禍若成如火之燎于原野勢焰雖不可近予必撲滅之至于撲滅而爾無遺類矣亦惟爾自作不靖豈我之咎乎

遲夷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黜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

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此又追念謬臣先世忠勳示所以不忍譴罰之意辭愈然而義愈峻矣遲任古賢人姓名人舊則習器舊則傲是以古先王及爾祖父勞逸與共予敢不念舊人而動罰及于爾選與算通數也世數爾勞不蔽爾善亦惟人舊之故予大享先王爾祖亦從享先王與爾祖之神作福作災以降監爾予何敢動自處薄德以棄舊人乎爲君難爲臣不易事無微可忽言無小

尚書辨解

卷三

十一

堯

可輕故難不可不知也予今告汝于難當如射者之有志慎審持固發必慮中差之繇毫失以尋丈奈何不難最難莫如民爾無侮其老成勿弱其孤幼肆爲浮言不顧戎毒宜各思爲久長之計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謀臣民雖有貴賤國法初無遠邇用刑罪以誅其當死用德惠以彰其善類作猷在予一人宣猷在爾衆臣淑慝明而凶人遠邦其臧惟汝衆之力賢否混而孔壬不戢邦之不臧是予一人姑息不明有佚罰也凡諸臣其致告于民自今以後各恭爾職整齊爾位律度爾口至于罰及爾身弗可悔矣以

上皆告諸臣之辭自篇首至此孔書割爲上篇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詒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襄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句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顙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作起行往遷也殷在河南故涉河詒善言也誕乃也亶誠造至也襄慢也既告諸臣乃率民啓行其有不

尚書解

卷三

十

從者不加督責而徧以誠信告之其民皆至王庭勿敢襄慢聽其話言也厥民以上史氏之辭明聽以下盤庚告民之辭前后先王也指祖乙以前諸王之遷都者承親也保所不替言君親其民民亦保其君相與同感是以莫不先時知備憂慮能及也浮先也帝乙以前率多河患故曰殷降大虐先王不安其所作起視民利于遷居今汝豈不聞先王之事而思念其奉汝使汝之意惟喜與汝同安不得不遷耳非謂汝有罪而及于謫罰也予今呼汝來遷亦惟民不得所利用遷以大遂爾安居之願耳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威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殍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今予將以汝遷安定其邦亦猶古先后惟民之承也而汝不憂我之憂不開心敬意以信感我是不如先民之保后胥感也非予苦汝汝惟自鞠自苦如乘舟不濟將腐壞所載爾不信從惟胥沈溺利害若此而

尚書解

卷三

十

不稽察後雖悔怒曷能有殍汝不慮遠以思其災乃以憂自勸耳徒知有今不知有後試思汝生何在豈不係于上予命汝專一其心無作不善以自臭壞恐小人倚借汝民造爲浮言迂惑汝心是斷絕汝命也予今迓續汝命于天一心從上豈威脅汝哉用奉養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句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殍後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

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王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此引衆民先祖父所以事先王者戒之亦猶告諸臣之引舊人也先神后湯也勞猶安也爾先謂民先祖也丕不通羞愧也言予念先王遷國勞安爾民先祖予不能勞爾以爲羞愧是用思爾民之心亦然我念先后安民爾獨不念爾祖勤王乎今耿都陳久圯壞苟失于政陳壞于茲高后其不乃降重災曰曷虐我

尚書辨解

卷三

十四

盤庚

民此我所以不敢不遷畏高后也汝民不求各生其生與我同心先后亦不其降汝以災曰曷不與我幼孫同事而作意有差德自上罰汝汝何道可免則汝當一心從我亦以畏高后也又昔我先后既勞爾祖父汝今又作我畜民汝若有戕賊在心我先后安好爾祖父爾祖父必斷棄汝不救汝死則汝當一心從我又以畏爾祖父也茲予有亂法在位之臣如陰膚姦宄輩浮言動衆而爾私備貝王納賄請託爾祖父不乃告我高后曰我孫作不法有罪當迪正高后不其降重災汝則汝又當一乃心勿信陰膚以畏爾

祖父也嗟夫刑罰不加而鬼神之惕是導民之忠也三代以前淳風未散人神道通上之立教也以享帝爲仁以奉先爲孝事重死亡而禮謹喪祭所以幽明同揆人鬼一道故心術絕而機變少曉之以鬼神則懼而惕之以災祥則恐至于後世混元既鑒造化秘靈神入不通機智多而文飾巧反譬殷人爲尚鬼謂祭祀爲矯誣以祖考死不復生亡不復存覲面如蟻其又何畏于鬼神教化所以愈難刑法網罟所以日多也故夫子猶有取于盤庚云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末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

尚書辨解

卷三

十五

盤庚

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剿異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未建乃家

告汝不易者卽前告臣以難之意戒使深思也末敬大恤卽不易也無胥絕遠君民無相隔也分猷念分君所謀共念之也中公道也設中于心自求其是勿信浮言也乃有不吉善不循道之人中懷叵測乘人心之未定窺行李之播遷顛狂違越不恭上命道路之間生事倡亂若忽然暫遇此姦宄之人我乃卽時割剝殄滅無畱養之使移種于新邑也往哉各求生

生勿罹于法告爾不易蓋如此今將試以汝遷未建
爾家爲久安之業孔書斷此爲中篇

盤庚既遷冀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
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
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
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
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
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未地于新
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
賁

尚書辨解

卷三

十六

國家再造民生更始故戒民勿戲怠也勉力勤生以
建大命敷心腹腎腸者申釋未遷之疑也今既遷矣
朕志可知予不爾罪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于予一人
可也今日之事古湯先王之意所謂卜稽曰其如台
也商之不寧厥居久矣湯遷亳而奄九有是前人之
功先王爲多毫地依山無水患今耿圯于水是湯降
凶德于朕使之還亳成美績于家邦也民既蕩析離
居無所定止而爾謂朕何故震動民以遷豈知天意
乎故今上帝將復我祖湯德治及我邦家朕及此時
敬奉生民之命以定久安之居于茲新邑也故予以

幼冲非遠義舉獨行已意由上帝高祖弔降神靈卜
曰其如台我不敢違用遷都以宏茲光貴之命耳
至也詩云神之弔矣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
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軫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
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
實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此又呼諸臣戒之也邦伯諸侯也師長公卿也隱憂
恤也懋勉也簡擇也相助也言擇賢以助百僚也衆
民也教庶官以敬民也肩任也盤庚自言已不敢任

尚書辨解

卷三

十七

用好貨之人惟恪恭民之生理養人謀人之安居者
則敘用敬禮之鞠養也窮也詩曰毋今鞠我言窮極
其養也羞進也若順也否不順也今我既進而告汝
于朕志之順否保民者朕志所順好貨者朕志所否
也詩云邦國若否爲順爲否爾罔不欽體無專貨實
卽欽朕所否也生生自庸卽欽朕所順也用布陳其
德于民未任一心久而弗替可也嗟夫天子至威嚴
也遷都公舉也聞一二民有間言如疾痛在身汲汲
搔雪唯恐不盡此賢君之用心也事雖違衆而能訓
之以禮動之以誠知幾知微知剛知柔陰膚姦尤不

發自銷此盤庚所以克濟也學者謂其文字詰曲今
三復條理悠暢津津唇吻間言盡而意不絕若神龍
天矯舒卷自然虞夏以前無此語周秦以後不能作
商家一代之鴻章也

高宗彤日

高宗商王武丁也彤日祭之明日儋尸猶周人之饗
祭也高宗彤日有雉升鼎耳鳴祖已正其事以訓王
史臣卽事命篇今釋其辭觀象論理以明天變宮長
不深求附合而凜然使人深思可信斯善言天矣後
儒言天牽強以求必中一不中而百皆妄箕子之洪
範歷歷然甚矣劉向京房輩又從而疏鑿之至于今
浸假而廢爲芻狗是誰之咎法忌太察語忌太詮理
貴有餘言責不盡凡事皆然而況天道此篇寥寥五
十餘言當世爲高宗所深省若使近代儒臣過彤日
建白不知幾萬言天道玄遠不在多方故曰陰陽不
測之謂神神故不測可測非神後世人主遇災求直
言極諫而經術不明五行之說勝作含道旁具曰予
聖孰知彤日本多于洪範也

高宗彤日越有雉鳴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
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
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
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雉鳴按史雉升鼎耳鳴祭用雉其鳴不足異鳴于
鼎耳乃所以異祖已商賢臣祖已自言天道玄遠其

本在君惟宜先格王心而不正質其事則不信天道雖遠感通以類雉鳴鼎耳殆有深義按事切理乃可以訓言天監見災異皆天人君當畏天也言下民見天監在民人君當敬民也亦欲借言民而不敢斥王耳典司也義者生死脩短當然之理善降福不善降殃所謂義也年有禾不禾民中絕命者鼎凝命之象先王鑄鼎象九州以爲神器在祖廟用爲宗器故周易鼎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王者之器莫重于鼎器之永年亦莫如鼎國亡祖廟不血食則命絕鼎遷矣雉鼎實也鼎九三曰鼎耳革雉膏不食夫子贊曰失其義也與此義同雉就鼎絕命之象鳴于耳聾象所行不順于德聾然自是不聽人之罪已天既示以信命以正德而不聽曰其如我何所謂耳不聽忠信之言爲聾也忠言不聽天命不聽耳革之象命所以不永而中絕也天典義義惟在民王司敬敬惟在民胤嗣也宗廟之器長子主之易曰不喪七鬯夫子序卦曰主器莫若長子祖已言下民皆天之胤主器不獨在君之胤也蓋高宗夢上帝敬鬼神重祭祀而品物溢常數以求親昵于神故雉有就鼎之象過豐之戒也鼎所以烹易曰鼎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烹以

尚書辨解

卷三

二十一

高宗彤日

享上帝而大烹以養聖賢爲高宗者大烹養聖賢可也牲殺過多非所以爲敬又曰異而耳目聰明納諫受訓所以禳災也祖已之訓不滿六十言而精深蘊藉天道影響據事切理不詭不浮法戒自明夫子脩春秋書災異不舉其事語不及神怪與刪書正同學者不得其解故秦漢而下言五行者知洪範而不知彤日也洪範詳于數彤日約于理詳于數者有時疎約于理者無時違讀者所當深味也

尚書辨解

卷三

二十一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西伯文王也戡勝也黎國卽今山西路安府
近紂都西伯伐而勝之學者疑夫子稱文王至
事殷商奈何有征伐之事殆武王繼文王爲西伯將
伐紂先戡黎耳其說近似然詩云伐密伐崇則文王
也采薇命將出師則文王也何獨于戡黎諱之蓋周
雖諸侯自古公康岐已有興王之勢逮王季至文王
父子祖孫積德百年九州之衆已有其六處此亟重
之勢欲免于紂之疑與敵國之忌不可得已紂疑則
君也君不明小心服事臣不敢不忠至崇人密人黎

尚書辨解

卷三

二十二

西伯戡黎

人則寇讐也欽晏然坐而納侮以爲至德無是理矣
處豐隆之時欲四字蕭然不動一兵不戮一人不伐
一國以全至德亦無是理矣而後世遂謂文王爲西
伯專征伐本紂命又非也按史紂囚文王姜里散宜
生輩賄紂紂釋之以爲西伯賜弓矢專征伐夫紂力
不能囚文王則已旣囚之得美人寶玉洛西地爲利
幾何肯以此釋累十世之大敵釋之已過望又假以
大權命之征伐紂非昏庸之主而猜恨之主也誠如
諸臣計甚拙當時何以得售竊意西伯之得脫其必
有他而薦賄納地後人綴飾以盛紂之貪淫耳周之

尚書辨解

卷三

二十三

西伯戡黎

興于西土久矣稱舊邦長于諸侯爲西伯官乎
然方伯專征伐于古無聞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孟子曰
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孔孟之言古今
通誼爲人臣者焉得有專征伐之事世儒旣爲西伯
周旋云出自紂命又爲征伐周旋云紂賜弓矢詩咏
彤弓旌武功非賜征伐也漢儒附會以昭雪聖德而
其究反爲亂階小白重耳挾天子取彤弓稱方伯滑
亂天下皆以西伯爲口實借尚書春秋爲資斧是誰
之過掩日月之食而揚鬼火之光豈非經術不明儒
者之罪與或曰若是文王何以爲至德曰所謂至德
非他人情而已人情所當然者而能然則爲虐人情
所不能者而獨能則爲至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尚
思快意況西伯有天下之二乎遭獨夫之主虐使囚
繫爲能小心不二以臣節終五十年如一日豈非能
人之所不能者哉更欲其不伐一國不稱西伯而後
成至德則爲文王者蚘而後可者也故書錄戡黎誌
商所以亡也祖伊忠告無愧微子國之將亡有如祖
伊微子者而不能用嗚呼此其所以爲紂耳牧野之
事何怨于周

西伯既微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小臣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
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
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挈今王其如台王曰
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
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祖伊祖已之後天子呼紂也訖近也言命不久將絕
也格人通達事理之人先知禍福是卽元龜也不敢
知吉者知其不吉異紂不敢言也不有康食天將飢
也不虞天性人心玩也不迪率典教化衰也我民商

尚書辨解

卷三

二十四

西伯微

民也曰者述民怨紂之辭擊至也大命曷不至欲其
速亡也今王其如台民言紂無如已何也乃罪指紂
之罪也多參在上言罪狀多端上通于天也凡言命
者人事脩而後責天如孔子言天喪斯文乃能責命
于天也商周不並立成敗不兩利周興則殷亡殷之
卽喪指視周之功而知其無不戮及殷邦矣故孔子
刪書不敘文王事殷之事而但存微黎微子二篇以
見商紂之危無異朝露文王以摧枯拉朽之勢可取
不取唐虞而上三代而下有如文王之爲人臣者無
有哉故夫子謂之至德學者不必更爲之辭

微子

微國名未詳所在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有微子城
未知是否子爵名微子名啟殷帝乙長子紂同母兄
母先爲妾生啟與紂後立爲后生紂箕子名胥餘與
比干皆帝乙諸弟而啟賢箕子勸帝乙之大史以啟
爲妾子爭立紂紂立無道箕子爲大師比干爲少師
紂以箕子嘗欲立微子衛之微子乃謀去告太師少
師曰予願降箕子亦曰王子弗出我乃願降微子遂
去紂囚箕子疑其與微子共圖已也向使微子不去
禍且蔓延宗族百僚豈獨微子箕子受禍已邪微子

尚書辨解

卷三

二十五

微子

去紂疑解中外稍安故孔子謂微子仁人也或曰箕
子不亦可去乎曰不可微子先王元子王伯兄不悅
于王而仗義高蹈夫誰不可箕子身爲三公與失纒
之子俱逃欲何爲然則箕不與比干同死曰微子箕
子紂所忌也惟比干無嫌庶幾可盡言故以諫死二
子不可諫故無可死無益于君無益于社稷宗廟死
何爲然則去將奚爲曰爲吳泰伯以企獨夫之自悟
否則從巢父遊以待天下清而或者云微子歸周非
也微子歸周在武王革命之後釋箕子囚求微子乃
抱宗祏往託之紂以暴亡非周之咎也西伯事殷人

情所難紂死不爲不後何怨于周二子于紂亦已殫厥心又何負于商周不臣我而宥我國亡而宗廟血食二子何以死然則書獨錄微子何也殷祀所以不卒斬在微子微子不去商社不亡大師少師能行伊尹之事微子可不去少師死大師奴微子遜商社不可留矣今讀其訣別語嗚嗚咽咽千載猶爲揮涕書標微子誌商所以亡耳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寔遂陳于上我用沈酗虛去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固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

尚書辨解

卷三

二十六

微子

民方與相爲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日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顯清若之何其

父師箕子也少師比干也皆紂諸父言我殷其或者遂不得治正四方乎蓋驚懼不忍言之辭我祖湯也定功曰底我祖定治之功遂至陳布于上我今用縱酒喪德于下言後先不相承也今殷民無小大皆好爲亂攘不軌之事在位卿士互相師以非法有罪黨纒罔有秉常得中者小民承風興起未已姦宄相角互爲敵讐無復綱紀蕩然如無涯之水殷其喪亂遂

至于此蓋是時紂昏淫于酒婦人羣小煽用朝多諂微子處危疑之勢故以敵讐爲憂涉險爲慮曰若微子再告也箕子比干默不卽對故微子再以已欲去讀之言我今起而出亡跡近于狂然吾家耄老皆遜避于荒野我出不亦可乎蓋求二子指教也顯清顯隕墜陷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句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弗其考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又讐敎召敵讐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

尚書辨解

卷三

二十七

微子

淪喪我國爲臣僕詔王子句出迪句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顯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此箕子答言也王子呼微子也方興未已也罔畏畏不畏所可畏也弗逆也耆長舊人微子所謂吾家耄遜于荒紂弗而不用也凡祭祀之牲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禽曰牲器曰用莫大于祭祀莫嚴于鬼神今殷民盜天地祖宗之牲器以相容匿下不畏而上不問將取食之無有災害其姦宄罔獲類此今神祇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怨讐聚斂之事句敵爲讐無有已時上下同惡厥罪惟一民多饑瘡無可告怨相爲讐

故如此商今其有災乎我與在職適受其敗商若淪
喪我軍見囚為奴無為他人臣僕此我自為計也為
王子計出遞誠為迪吉行順理曰迪我舊曰言立子
實以害子刻害也爾若不去我乃順隣然爾可去我
則不可各安其分人各自獻其心于先王求無懼而
已生死去爾不必同也王子行遞我不能顧爾畏禍
之深而求試之辭也

尚書辨解卷三商書終

尚書辨解

卷三

二十八

微子

尚書辨解卷四

解

帝王之法至周大備帝王之道亦自周浸衰夏商已
不及唐虞矣矧商周之際乎是故同伐也商放而周
殺同誓也商謙而周僭升師之事湯猶以稱亂自疑
牧野仗鉞秉旄氣象直往矣湯誓于桀猶稱夏王有
夏夏氏牧誓于紂則直斥受矣故夫子刪書敘帝王
之事至于武王微若有所不滿焉其論樂謂武王盡善
論禮深惜夏商無徵曰吾從周從周分耳而慨焉嗟
咨故知其意有所不滿者杞宋無傳二代斯邈詩書
所載多周公制作家世舊德孝子慈孫誦揚先緒自
不容口儒者因之遂尊周于二代則夏蟲之知矣謂
周年過曆多于夏商夫周曆何能與夏商比商有天
下六百四十四年夏亦四百五十八年而桀紂之亡
皆以全勝之力抗湯武之師不遇湯武未易亡也若
夫大戎殺幽王而滅西周如振槁平王東遷苟延一
綫非有夏仲康殷高宗六七賢君中興之業何稱不
亡至赧王獻地稽首如臣僕不若桀紂錚錚遠矣東
遷式微何異杞宋杞宋脩禹湯虛文東周守文武虛
器一也若東遷可存周則杞宋亦可存夏商周曆八

尚書辨解

卷四

微子

百則夏曆千歲商曆千有餘歲矣。嗟夫武之革命稍遜禹湯一代制作信如周禮亦似小許。日中則昃天運固然聖人無如之何。夫子刪書斷自周諒後世無以復加矣。學者讀書尚論三五如視諸掌焉。

牧誓

牧紂都郊外卽今河南衛輝府城南周武王十一年以諸侯伐紂師次牧野此則將戰誓衆之辭其聲罪也直不如湯誓先自明其用兵也果不如湯誓不言戰二聖氣象原自少殊世運隔六七百年亦相遠故商辭質周辭多風韻但不至若偽書聒聒怒罵煩複尚書辨解

卷四

二

牧誓

耳讀者不可不辨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左執金斧右持白旄所以指麾六軍也逖遠也周師西土遠來勞其勤而辨之使進也執鉞秉旄亢厲之狀經首記之不爲無意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友邦冢君從武王伐紂之諸侯也御事治事之三卿

也亞旅大夫士也師氏掌以兵守王門亦大夫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師有帥中大夫爲之千夫長也百人爲卒卒有長上士爲之百夫長也庸蜀以下八國皆西南夷近周先附者戈鉤戟也干楯也所以扞衛矛鎗屬三捷曰矛稱舉也戈短可舉故言稱干以遮蔽故言比矛長著地故言立

禮云疏通知遠書之教也其失也誣聖人刪書于帝王升降之跡可否疑似并存以俟天下後世尚論者取裁亦春秋之義云爾竊嘗疑紂之惡盡于不可君天下如誓所言已矣非謂人人可誅也苟不遇文武尚書辨解

卷四

三

牧誓

未足使亡武王與諸侯順民心弔伐可耳至于庸蜀羌髡人非我族類率以攻中國猶不倫況以攻君父乎舊史錄其實聖人刪書不少諱無亦春秋之志與孟子謂盡信書不如無書恐來世以爲口實與刪書之意正同又謂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武王亦自言予有臣三千非卽所謂虎賁將帥之士千夫長百夫長其人與千夫長三千當率衆三百萬人故序變千言百嫌過多也今省三千爲三百降千夫爲百夫亦當率衆三十萬猶非少也如謂卒徒三百則不宜言長卒三百用百夫長三人耳不足千

夫長半人當時從行諸侯且八百不反多于卒乎又
車三百乘司馬法用卒三萬合虎賁所統三十三
萬猶周卒也西土諸侯與蠻夷人悉率行是百萬之
衆矣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遷史因謂紂兵七十
萬紂悉三州之賦不能七十萬況親戚叛之所謂如
林者多周與諸侯蠻夷之衆耳紂之亡不以寡而寡
助益易亡武王無敵不以衆而與衆益無敵聖人刪
書自直尚論者不可盡信鑒朴亦不可避誣妄與斯
謂之疏通知遠深于書矣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

尚書辨解

卷四

四

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遠王父母
躬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
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
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
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
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紂之惡始于好內飲酒世主之常而紂遂以殺身亡
天下醜淫之禍甚矣哉肆祀陳設而祭也答報也祭
祀以報本也弗答如箕子所云殷民攘竊神祇之犧

怪性用將真是也王父母祖父母也同祖之從兄弟
不迪不厚倫也如囚箕子殺比干之類六步七步止
齊言六軍救齊茲進每進六步七步則止而少息也
伐持兵擊刺也每四擊五擊六擊七擊則止而少息
也少息以養勇也桓桓勇貌貔豹屬迓邀擊也奔敵
敗走也輕進者敗殺降者不仁故戒之役猶勞也戒
以持重勿趨利輕進也夫子呼衆將士

尚書辨解

卷四

五

洪範

洪大也範法也帝王奉天撫人之一大法也昔箕子被囚爲奴武王誅紂釋而禮之後二年訪以道箕子授之洪範今讀其書皆無一語及商周間事亦無稱功頌德崇辨勸勉之意但爾汝相告直陳所見可謂不降其志者矣初語微子曰商其論喪我固爲臣僕武王能虛懷延訪故以道相授商亡不與微子祿父同居而遠處朝鮮豈非武王善成其志與遭逢若此以道傳明主以心獻先王若箕子亦文王之流亞也方其與文王并囚文王衍易箕子衍疇其志同文王困

尚書辨解

卷四

六

洪範

于外而亨于內箕子外有大敵內事昏主爲文王易而爲箕子尤難卒能以艱貞濟于明夷夫子以與文王并贊其欽崇至矣謂之洪範何也天地人物古今治亂善惡吉凶之理無弗範圍也蓋宇宙萬變其理各自然不易所謂彝倫也其調和中節運量有君心人主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德脩政舉則宇內事物清和咸理天人協應四海禔福如人身血脉榮衛周流無壅則皇極建彝倫敘大化成而洪範普矣說者謂禹則洛書九呂衍範以爲疇今按洛書之數北一南九東三西七東南二西南四東北八西北六中央五

伏義取以併河圖衍著占易者也故易云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未嘗言疇則書也後儒因經云天錫禹洪範而疇數適得九故穿鑿附會今謂疇不則書何以數止用九何以皇極次五居中謂全倚洛書則自九數外別無取義洛書本奇偶配五行相生而範以五行居一其于配合生成之法殊不相當劉向父子作傳以五行五事分配至于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牽強補湊殊乖自然大抵聖人觀象玩數以示參伍用中之義而已一者三之中三者五之中五者九之中陽數極于九會于五根于一一生三三兩則

尚書辨解

卷四

七

洪範

五三三則九九中則五故聖人借五明中借九衍疇執中用九而天地帝王之事備天地之數會于五五者四象合而成中也故圖書皆中五天數五地數五天地參伍爲十五十五者五其十其五也故數不越五十大衍之用也圖書十其五而多一書數十其五而少一進退各成十五故衍數用十所以則圖疇數用九所以則書然書數方隅中央相對亦各十五故疇雖九而其目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七庶徵六福五極六合之亦五十故易亦兼書疇亦兼圖所以謂之疇則洛書也皇極無數所以象中無常

主也九宮陽數居四正陰數居四隅參和區配所以爲攸敘共會皇極也禹則書敘疇大畧不過如此蓋洛書之精蘊已盡于易卽神禹無能加故但摹其九宮環極之數以配道曰洪範使天下萬世知君德莫大于執中王通與造化同神故初一爲五行以洛書本五行也一居初故以五行當之終于福極者以善惡之極歸于禍福也故以九當之五事脩已八政治人五紀法天以次居皇極之內所以立極之體也三德運治稽疑審事庶徵占驗以次居皇極之外所以達極之用也總之八者皆所以維極而合爲九疇九

尚書辨解

卷四

八

洪範

事兼備則常道得而天下治九宮布列則天地位而化育行箕子之意主于論治不在衍書後儒專執五行譚災異則鑿矣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質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因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如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十有三祀武王卽位之十有三年誅紂後二年也紂死既久乃訪箕子以道知箕子固爲臣僕卒然未敢

叩至是始訪之故曰王乃言箕子形言也史稱武王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以存亡之道宜告是也箕國名未詳今山西大原府大谷縣有其城未知是否蓋商之故封今北京永平府有朝鮮故城則周之封邑也嗚呼箕子云者恐其不言發嘆以自鳴其誠也陽進也猶升陟之陟扶助之意天生下民冥冥之中進而陟之輔相調和使各得所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正德厚生天實默相人君代天理民得其常道順其倫類使億兆遠邇清靜咸和無紛爭乖戾是爲彝倫攸敘苟無條理區別何以經綸天下爲民物

尚書辨解

卷四

九

洪範

主武王之問卽洪範之大旨也箕子以亡國之臣義不欲答而武王虛懷延訪大道爲公乃肯言之洪範九疇初禹有此書箕子衍之以洛書九宮之數配帝王經世之法洛書九宮無非五行變化其詳已盡于三易禹但借其數以次序九類而謂之疇猶因之有并界也先言洪水者禹敷水土旣平正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之初禹作此以敘彝倫者也其言鯀河也疇兼善惡因禹及鯀朋戒也紂之不善如鯀之汨陳武王聞道如禹之祠與鯀禹父亡而子得商周君亡而臣得皆天也世儒緣此謂禹治水時神龜負洪範

九疇授禹按夫三贊易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皆言易曰龜有文合數聖人則而象之所以為神若實有書如所謂一曰五行云者授禹是後世天書之誕且何必聖人然後能則之既則洛書無一語合數但填補其目是何伏義則圖如彼其精奧而神禹則書如此其疏漏也且其子亦未嘗明言禹則洛書學者因九疇漫擬奈何更加穿鑿乎鯀陞洪水汨陳五行者言鯀不察五行之理不順天地水土之宜強用私智復自遂陞高塞下是亂五行拂天道也災變何由弭道化何由興倫類何由敘是所謂上帝震怒

而初一遂陳五行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九疇之綱也天地之間孰非五氣洛書九宮皆五氣運行而初一獨配五行是疇固無取于書義之合但用其數而已蓋疇所重在一五九洛書一居下五居中九居上故以一當五行為萬事根本五當人主為皇極居中九當福極為治亂安危之應而居上東

西四隅六位各以天道人事錯列互相維持左三為八政人也而東北隅為庶徵東南隅為五紀皆天也右為稽疑天也而西北隅為三德西南隅為五事皆人也天人交濟以調五氣建皇極脩福而遠凶也五行不言用次八言用即五行也天下萬事萬物皆五氣之用五事脩身即次五行居二為敬用也八政治人故次五事居三政首民事為農用也五紀治曆授時故次八政居四時以人合天為協用也皇極大君所以樹表于中八方取則居五五為中方隅合成中皇極無數八者咸宜即極立故建用也三德皇極

所以致治故大極居六為又用也治有得失惟稽乃明故次三極居七為明用也人幸有得失天道有徵應不可不省念故次庶幾居八為念用也先事有徵驗究竟有禍福福則當向禍則可畏故次福極居九為嚮用威用也夫武王問彝倫攸敘而箕子必推本五行分為九疇何也天道五氣運而四時敘歲功成王者奉承天運故曰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堯舜所以治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有扈所以敗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言奉天時也故五行者聖人所以法天時行九疇各為其類者王者所以調劑萬

尚書辨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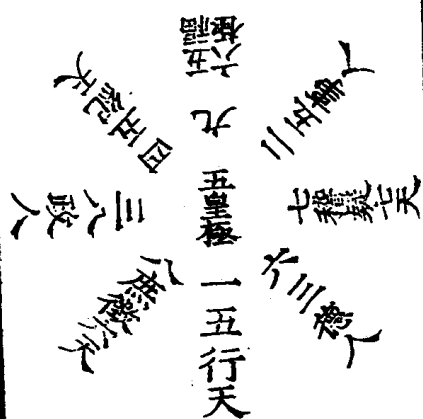
卷四

十二

洪範

洪範也

九疇配洛書之數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以下九條皆九疇之目也綱者為所傳目者箕子所衍也水火木金土相生之序詳見易大行之數章朱子曰五氣之初濕而已濕則蒸濕蒸濕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是也潤下五者皆以質言其用也作鹹五者皆以氣推其性情也水能生物潤濕而就下火能熟物炎熱而升上木能曲能直隨繩墨成材金從變革隨範成器土能生物於是播種為稼收斂為穡以致養五行之變不勝窮獨以味言者味人易辨因味可識性情之微也水初不鹹惟潤下之極沈聚作鹹火初不苦惟炎上之極焦枯作苦水純陰火純陽也木與金陰陽二氣雜故木可曲直金從人革曲直者其味酸酸亦味之雜故木實酸也從革者其味辛辛新也故金出冶其臭腥腥亦辛也土稼穡成五穀味作甘土生百物不必皆甘而五穀以甘養人故甘為土正味知五行之味則性情之理與調劑之宜可類通矣天下萬事萬物孰非五氣之變所以首九疇而為初一也

尚書辨解

卷四

十三

洪範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肅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

制音聰作謀肅作聖

五行在天地間無之非是不可分析論也經以五行配五事合庶徵亦就人身五官驗五氣以明天人合一彝倫攸敘之理非斷然以某事司某行應某徵也若然則箕子于八政稽疑三德六極奚不皆言五而為是參差不齊者邪貌言視聽思水火木金土其次序既不相合而八政稽疑福極多寡不等按疇索徵往往不驗儒者恐人君忽天戒遂強為說不知一不

尚書辨解

卷四

十四

洪範

貌

之序不相合或以貌屬火就屬木應屬金干

五行庶徵序合而其類又不甚似貌以潤澤屬水猶近而言以氣盛屬火木以肝故屬目金以聲亮屬耳則支矣陰陽變化五事各有五行五行各含五事錯綜其數無所不配今拘拘然一事按一行合一徵必不然矣然經以貌言視聽思為序何也自外而裏由粗而精貌為形言為聲視聽為精而思為神也恭從明聰肅五者德也肅又哲謀聖五者用也貌之德恭容止脩斯儼若矣言之德從議論公斯順服矣視之德明目擊則昭徹矣聽之德聰耳聞則審諦矣思之德睿精慮則通微矣貌恭作肅莊蒞則無侮也言從作乂當理則令行也視明作哲見真則無不照也聰聰作謀知音則無不審也思睿作聖識微則無不通也五者總歸于敬故曰敬用今以貌有容華屬木或以為有潤澤屬水皆可而欲以貌治雨則難以言為決斷屬金或以為宣揚屬火皆可而欲以言治陽則難以視為外光屬火或以為發散屬木皆可而欲以治燠則難以聽為內明屬水或以為收斂屬金皆可而欲以治寒則難以思主五官土主五行相配亦可而欲以治風則難有此理不必有此事有此理者神

尚書辨解

卷四

十五

洪範

貌

所造無此事者形所格也偏者必強附之曰姑以示戒言不由衷非所以說經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八政爲農用故食爲首財貨卽次之食以養民貨以足國一日不可缺也百物備則祭報本及始大事也司空司徒司寇古三卿司空主水土司徒主民司寇主刑得人則庶政舉矣賓禮諸侯也王者親諸侯則賓之師衆也天子六師有不服則討之八者皆食爲本故曰農用也

尚書辨解

卷四

十六

洪範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堯之時洪荒初開曆象未正故治曆授時爲首商周之際曆象旣明故五紀次之政歲者正一歲之四時月者定十二月之晦朔日者定一日之刻漏星者五緯二十八宿皆是辰者星之次舍凡星皆有舍如日月所會之處爲十二辰也曆數謂自上古至今以後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運行之數曆數明則歲月日星辰無不正彰往察來可坐而致所以爲協用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

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

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執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貧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陂違王之義無有作好違王之道無有作惡違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迓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尚書辨解

卷四

十七

洪範

洪範之旨貴寬平豁達而惡夫硜硜刻削者羅八荒以爲度攬九有以執中故能容蓄萬品調燮庶類所稱彝倫攸敘相協厥居非蕩平正直不足臻此治本在君身故九疇之要在皇極而言之獨詳八者皆所謂保極皇則八者之所待以錫極也皇大也君也詩云皇矣上帝子云大哉堯之爲君蕩蕩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莊周所謂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是也極至也易曰至哉坤元子云中庸其至矣言極至無以加也極心爲中中本無中心自無心故曰大禮云喜

怒哀樂未發謂中者大中之名故易有
極節中中斯大天子爲世教名物宗主大難其
人我無適莫允執厥中以爲民極天下有一民一物
吾此道不足以諧其分適其願卽不謂之極大公至
正自然無私而八方取則如大學絜矩乃能皇建其
有極敘崇高富貴之福以經世宰物敷施此極于庶
民惟是庶民皆承風向化于汝極與汝共保此極詩
云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大平之化非君一人所能興
也皇建極而錫民是君極通于天下也民于極而錫
君保極是民極合于一人也所以彝倫敘而爲洪範
尚書辨解 卷四 十八 洪範

極之錫焉自民于君見極之保焉于上下大順一世
同風見皇極之建焉故以錫福相保言極然而又有
五福六極何也極在中五則敘爲福陽九過亢得則
爲福失則爲禍夫極中而已者也過則窮亦若乾上
九則亢悔故不曰五極而曰六極五則中中則皇極
皇極則敘時五福矣有謀猷有作爲有操守得一于
此君則念之卽未協于中而已不陷于惡此中材士
也用人求備人將弗堪則當受之而康和其色以教
之曰予有美好之德夫攸好德君之福也寬柔以教
人亦勉于德是汝錫民之福人之歸極亦君之極矣
尚書辨解 卷四 十九 洪範

易之言泰也亦曰包荒利用馮河朋亡得尚于中行
卽錫福康色受之之義說者謂康色爲其人自薦則
錫之福亦太濫矣豈非所謂無好德而錫福作汝咎
者邪蘇子瞻引唐武則天令百官百姓得自舉爲証
豈可爲不易之典常乎齒及武氏尤不倫矣勿虐瑩
獨善雖窮必錄也勿畏高明不奢雖貴不私也如是
則凡人之有能有爲者使之皆得進于上衆正向用
世風丕變邦其昌盛矣凡人君欲正人必先使之富
足方可責以善道汝弗能使之衣食饒足俯仰得所
美好于其家是入救死不贍斯罹于其辜矣皇極之

主所以當容保民無疆于有能有為者不可不亟錫之福也若濫及私人彼無好德汝雖寵昵而淫朋比德敗壞汝極其作汝用咎耳美哉皇極執中無為好德錫福而天下順治上無刑戮之加下無淫比之俗家皆樂利人皆可封斯王道之極已無偏以下十四語反覆諷詠使人深思自得所謂皇極之敷言也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不中不平非皇極也有心而愛是謂作好有心而憎是謂作惡有心非皇極也有偏黨則崖異而不蕩平有反側則機變而不正直皆非皇極也六者盡無廓然大公洞然大虛天子懋建中和

王輯弓戢矢歸馬放牛過劉偃武惟日不足夫亦有感于箕子之訓也夫此皇極建中之旨而朱元晦謂皇不可訓大極不可訓中不謹乎至微而務為寬廣其弊必墮于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是非顯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故其訓中曰無過不及夫六經論道天地聖人之事也今指衰世庸主之弊而慮皇極之太廣是物有疵癘而責天地俯就也皇極數五位中純體卽中何過不及之足言執中無中用中無象中者聖人之事故曰從容中道聖人也非可以中爲一物于無過不及之間求也以無過不及訓字則遺左右以無過不及論道則規規然子莫也子莫執中無權堯舜允執中權也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與立反立執而權無執所謂無可無不可也無過不及者立也一定不移之象中無象不可以一定求也故曰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兩端而中無不在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者中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中也子思云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者天下之大本賢智愚不肖之間擬議摹倣之迹非所以求中也是以皇極不言中皇極卽中中無言也孟子謂天下之言性故而已性無可言言則皆故有意用中非中

有中可用亦非中皇極以數則五以嚆則八者之心
心卽中也八者敘而中在如土旺四時四時行而土
在也堯文思安安允執厥中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乃可爲中故中者天道不
言之則聖人無心之矩如之何拘拘予過不及之間
求也漢唐之主優柔姑息尚不知三德何物而妄言
皇極憂寬大之爲累是未立求行也以無過不及言
三德則可以言皇極是以管闢天也以道言則易有
大極是也以君言則大哉堯之爲君是也是謂皇極
無過不及不足言也餘詳禮記中庸篇

尚書辨解

卷四

二十二

洪範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
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必作福惟
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
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
忒

皇極居其所無爲而其張弛在三德是故次皇極位
居西北乾方與五事居坤方所以配至德也正直仿
彿皇極但自君身作用未離執守故曰德正直者渾
然中和無剛柔之名與克治之迹剛克者以奮發勝
柔克者以含容勝也平康之世行所無事正直而已

遏彊梁弗友順者剛克以剛治剛也遏變和友順者
柔克以柔治柔也資性沈潛者頽靡不起剛克以矯
其柔資性高明者激昂不平柔克以濟其剛參和不
偏所謂三德也然亦有辨剛者君道柔者臣道君彊
而臣變君高明而臣沈潛德之分也故惟君作威作
福享有珍奉以別于臣也臣而效之則敗家亡國之
道在位之人反側頗僻則民皆習爲僭忒此尤用剛
柔者所當辨也詳箕子之意常人柔順可用剛不可
過用易道亦然可以參伍觀也

尚書辨解

卷四

二十三

洪範

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十五占用二行忒立時人作卜筮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
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
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
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
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
吉用作凶

曠至七八而脩身立政之事備矣聖王以爲萬有不
同之幾事欲諧萬有不齊之人情亦難矣惟鬼神無

心可以服人于是乎有卜筮是非可否素定于哀而羣疑未釋衆志未同借此決之故五事八政皇極三德脩而後及卜筮庶徵則疇之所先可知也後世以卜筮爲易道因盤庚洪範武王周公誓詁皆言卜而不知其爲默順羣情開愚蒙神道教之微權也豈其德政不脩謀猷不審而一切倚仗枯骨腐草手筮法詳見周易龜兆不著于經其法先以墨識龜灼以火察其雨霽蒙驛克之象而占其貞悔無著策四營十八變之法蓋易道之旁岐八卦之支流無關于理而物依人重衆人信之卽以爲羣情之符聖人因民用

尚書辨解

卷四

二十四

洪範

制

卜筮則命之擇建者擇諸卜筮之人建立之也或曰擇至公無私者然則必義文周孔而後可矣曰雨以下五者皆龜兆之象有濕潤爲雨者有開明爲霽者有昏闇爲蒙者有聯絡爲驛者有相侵爲克者有吉祥爲貞者有凶禍爲悔者故洛誥成王曰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言同吉也左傳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謂蠱卦內吉外凶風不遇山不成蠱而後儒遂以內卦名貞外卦名悔非也又以雨霽蒙驛克配水火木金土雨霽蒙近似而驛克殊不似卽五行五事庶徵稽疑似而他疇不似決非箕子意矣稽疑有七卜

尚書辨解

卷四

二十五

洪範

制

人可無不明之疑然庶人而謀又其難計之口於
必質諸鬼神問諸卜筮豈卜筮之謀的然可據勝于
已心與卿士庶人乎非也亦惟以決嫌疑定猶豫誘
羣蒙齊物議耳皇極之主五事脩三德備八政舉君
臣合德上下同心猶必稽之卜筮所謂質諸鬼神而
無疑也是以已心可龜筮亦可卿士庶人亦可入神
協應謂之大同不獨身康彊子孫亦逢吉若已心可
龜可筮可卿士庶民不可則是已心見信于鬼神而
或不信于人爲之亦吉卿士可龜可筮可汝心不可
庶民不可則是卿士大夫所謀合于鬼神從卿士爲
尚書 卷四 二十六 洪範

論上而已讀者不可不察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王者求備各以
其敘庶章蕃庶武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時
雨若曰又時暘若曰時燠若曰時寒若曰時風
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
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
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
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尚書辨解 卷四 二十七 洪範

此後世言災祥之始天地人物本同一氣合爲一體
天地以內莫匪人物人物徹底渾是天地五行之氣
貫通三才其精靈發竅于人故宇內天喬飛走木石
瓦礫無一不與造化通而入最靈所不及天地者天
地大而人小人在天地中其包絡本不相及天地絕
氣活潑不停而人積形天地無心乘運自然而人有
意故天地一闢一闢能轉人物人窮智極巧不能轉
天地其分量遠也惟聖人能守氣凝神踐形盡性以
法天惟天子父天母地統民物精神力量充塞兩間
而感通易聖人爲天子則敬五事又三德以措之八

政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無一民一物不載德時序三光調風雨寒暑莫不順成此豈聖人形氣能主宰天地豈天地精神倚辦于聖人蓋天子中和建極則萬民安萬民安則品類無不敘五氣之行得以順布而無壅闕之者五材之生得以遂養而無戕賊之者是以乾坤清寧上下奠位如家人妻子兄弟內外大小恩誼隆洽則父母亦底豫矣反是不肖之主酗淫頗僻德政不脩百姓受害怨毒塞于兩間恣睢暴殄五材銷索五氣淫癘以致風雨不節四時失序日月晦冥山川崩竭父母雖慈和而一家騷離欲無

求其理固然乃所謂韋倫者也事物各具天則造化之理不遠人身故貌言視聽思即身中之五行而雨暘燠寒風皆人身所本有非謂貌肅即致雨不肅即招水災之謂也然則何以謂之徵蓋人主之貌言視聽非自爲也是億兆人之貌言視聽也人主之心思非自爲也是億兆人之心思也善則天下受福而不善則天下受禍一人之貌言視聽不足以動天下人之禍福安危是即天道五行善惡動而休咎應自然之理也然則又有不應者何也是曩所謂氣之不定與神之不測詩云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也如謂無徵則天與人漫不相關而天道頑冥不仁必無之理也如謂一一求徵則天爲人役而神爲定局亦必無之理也是以百家伎術星相卜兆謂爲無之而時亦奇中謂爲有之而萬無全獲故夫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五足矣而必多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同行可矣而必參差歲功乃成苟禍福之數皆整齊截一則皆可揣摩安排而人皆得趨避矣此言庶徵者所當知非無是烏有之謂也大抵人主至于皇極建德政脩人神協從然後可言庶徵則庶徵之于九疇後矣而較之卜筮亦爲後矣世主忽人事譚當異不

倒置乎雨暘燠寒風或分春夏秋冬以配五行夫五者之來無日無之豈春獨雨而夏獨暘非也且風何必獨主土尤非也時謂歲月日時五者來備以下雨暘燠寒風之徵王省以下時之徵來備各以其敘言五者皆有而不過也庶草蕃庶則百物可知此休徵也過則極極備言過多也極無言過少也二者皆凶咎徵也休以其時也咎以其恆也徵謂以人事為主五者為驗也休徵者五事脩五氣以時應咎徵者五事失五氣以極應也若順也貌恭肅有洗滌方新之象在天當為時雨以順之時雨則萬物洒濯一新是

病狂容貌不脩則時雨之徵反為恆雨以順之矣僭反又亂而不治則時暘之徵反為恆暘以順之矣豫反昏瞶者英銳而豫者優柔則時燠之應反為恆燠以順之矣急反謀謀者從容而急者躁擾則時寒之應反為恆寒以順之矣蒙反聖聖者通明蒙者晦塞則時風之應反為恆風以順之矣此謂之咎徵所謂極備凶極無凶也然極備極無謂之恆何也五事五徵旋相為用非主一偏勝也如其可以偏用則豈休徵之肅致時雨而或少時暘咎徵之僭招恆暘而或無恆雨乎餘可知也五徵此極備者即是彼極無五事此能脩者即是彼兼成未有耳不聰而目獨明貌不恭而言獨又貌言視聽失德而心獨聖明者或曰雨暘五者不可以恆肅又五者恆何傷夫肅又五者亦迭用也貌有時肅亦有時不必肅如見賓承祭則肅父黨無容燕居無容則不必肅耳目心思皆然大畧肅又二者相濟視聽二者亦相濟雨濟暘濟雨燠濟寒濟濟燠故時也人肅恭必寡言多言必舒散專謀者常瞋目專視者常錯聽故暘亢而時雨雨集而時暘燠盛而時寒寒冽而時燠雨無暘則成恆雨暘不雨則成恆暘燠寒亦然然則休徵之時以五者

參和咎徵之恆以五者偏勝也則夫肅又哲謀聖又豈偏舉者哉故不當肅而肅則肅即是狂不當又而又則又即是僣不當哲而哲則哲亦即豫不當聖而聖則雖聖亦蒙蓋狂者亦自以為聖僭者亦自以為又豫急蒙者亦自以為哲謀聖也是以五事同而得失異故五徵同而時恆異也時暘而時雨自覺雨降而萬物起色肅肅如也久雨不止則浸淫汎濫為狂而已時雨而又時暘自覺開霽而萬類整齊又又如也久晴不止則百物萎槁蒙茸為僭而已時寒時煥則陽氣達而金石亦透哲無不察也恆煥不止則桃李冬華緩而不收為豫而已時煥而時寒則陰氣凝而生意隱隱無不精也恆寒不止則九夏飛霜當生而殺為急而已時風而風則導鬱疏滯變動鼓舞是謂聖矣久風不止則飛砂伐木昏霾四塞及成鬱閉如人儵忽變詐精神疲勞昏氣勝而靈性死為蒙而已故五行合而為天道五事合而成至德聖以時措而極以中建曰時曰恆兩言蔽休咎之理箕子之說本自融通俗儒割裂分配虛誕不應豈其疇本旨哉曰王省以下皆曰時之徵王者兼統臣民如歲之統日月一歲之休咎皆王之休咎也卿士輔王如歲

尚書辨解

卷四

三十三

洪範

之有月其休咎分王十二分之一師尹衆官之長如歲之有日其休咎又分王三百六十分之一蓋職有專卑責任有大小要之歲雖大而除月日亦無歲君雖重而無卿士師尹亦難獨舉故君臣各以其類脩省協共和衷然後可以調元化承天休也一歲之中歲統月月統日四時順序雨暘燠寒風時若而無變易是王卿士師尹之休也以百穀則成熟以政治則脩明以賢人則顯用國家平康此休徵也有如日不順月月不順歲氣候顛倒有暘五者失時變易是王卿士師尹之咎也以百穀則不成以政治則昏亂以賢士則隱微國家不寧此咎徵也君卿士庶尹所以貴交脩至于庶民雖賤尤不可忽庶民則五紀之所謂星也彼其欲惡難齊向背無常如星有好風者其之類是也又有好雨者畢之類是也箕本東方木宿而風為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畢本西方金宿而雨為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各好其所尅也又箕以簸揚風象也畢以澆魚水象也其類亦相應民心有欲亦猶是耳民以所欲待于上星以所好待于日月故日月亦不能違星也日月之行有冬夏者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天體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

尚書辨解

卷四

三十三

洪範

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北極相去之中東起角西至婁為黃道即中道也黃道北為黑道者二黃道南為赤道者二黃道西為白道者二黃道東為青道者二通為九行也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日南行至牽牛則為冬至北行至東井則為夏至中行角婁則為春秋分此日行也月立春春分行青道立秋秋分行白道立冬冬至行黑道立夏夏至行赤道此月行也道以日月之行按之黃赤白黑云者以方色名之非天真有道道真有五色也日月行雖各有常道不可變易而月之從星則因其星之所好如從箕則其月多風從畢則其月多雨也獨言月者月陰精而風雨陰象也不言日者日為陽主月與星皆從之故月有從而日不言從也星雖微日月不以風雨違其好庶民雖微王卿士庶尹不以所好從之亦如星能為日月之咎故念庶徵者尤不可忘民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九言福極為得失之終天人之合也福極居九則禍

福為尤後矣然必銷患蒙福乃謂壽倫敘皇極建天人應而成洪範也蓋王者敬五事又三德錫皇極則五福自備壽本于天故最先養生之故二曰富無患難又次之生而為善人有美好之德又次之考成以終天命得正而斃無所虧辱又次之由五而上似緩而要好德考終士君子之所謂福也自一而下似要而緩壽富康寧衆人之所謂福耳五者合而君子衆人之福全苟以富康寧為福則賢士君子不能盡得如以好德考終為福則黎百姓不能盡得此之五福君可錫之民無人不徧者也蓋陰陽和則民多壽農政脩則國多富福極錫則康寧五事三德敬又則攸好德人鬼協從則考終命是五福所由來也反是則凶喪而短折不壽也多病多憂愁不寧也困于財不富也生為不善之人無攸好德也羸弱無強幹之力如禮王制云跛躄侏儒之類體有虧欠不成考終也是謂六極雖然五事脩必五福備則仲尼不窮而顏淵不夭矣五事失必六極至則盜跖不飽而夷齊不餓矣故疇惟敘其倫耳福極未可經經而五行庶徵未可區區合也福言五而極言六者五為中數六過五為極則凶故極不可過也九

本陽得五則乾之飛龍過六則亢而有悔故五為陽而六為陰五福而六極此聖人則治書之義也

尚書辨解卷四終

尚書辨解

卷四

三十六

洪範

尚書辨解卷五

金縢

金縢屬縢猶閉也古者卜筮之書用積藏加鍵閉曰金縢卜則啟既卜以其祝冊與所得兆辭併藏之昔武王有疾周公卜請代史藏其冊于匱其後成王以管叔流言疑公公避謗居東天大風雷王啟匱卜得公前冊感悟迎公歸史記其事命曰金縢序謂周公自作非也如公自作則請代與藏冊皆私意矣學者讀金縢但當思聖人忠孝誠敬迫切至情而不必奇其事如謂武王疾愈果以周公之請愚不敢知脩短自然未可以請代免也如謂風雷之變天果欲啟金縢之冊愚亦不敢知天何心未必為金縢風雷也武王無周公之請亦必不死成王不因風雷之變則未肯悟聖人精誠之極適與事會易所謂盡性以至于命也方其迫切請代惟知臣為君死何暇計事之有無而藏冊金縢亦何期後日見知仁孝誠敬惟自盡其心至于受命如響莫之致而至命也夫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墀舍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

王

克商後二年，卽訪箕子洪範之年，弗豫弗悅也。二公太公召公也，穆卜猶敬卜，戚憂也，功事也，自以爲功言辭二公，自以爲事父兄有急子弟之事也，累土爲壇，除地爲壇，三壇皆北方南面，三王之位也，一壇獨南方，北向公自立之位也，植置也，珪璧所以禮神。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玉背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未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尚書辨解

卷五

二

金縢

冊祝版也，元孫指武王，某武王名，史臣諱言也，遘厲遇災也，虐疾重疾也，三王大王王季文王也，若揣摩之辭，不背通史記作負言，武王之病或是三王負天之子，天責償旦亦三王子，請以旦代，蓋上帝左右必善承順多材藝奔走服事鬼神者，乃可王，皆不如旦至于奉命帝庭以敷化助民安定，三王子孫使民懌畏，旦又皆不如王，故可相代也，當今人心新附，四方

未定，俾王無恙，以不墜天之降重命，我三王之祀亦未有依歸矣，卽就也，命三王之命，既祝乃就卜，聽命許謂疾瘳也，以璧珪歸俟命待疾瘳，以事神也，屏璧與珪，蓋憾辭，謂三王若不許，則武王不三周家四方未定，七廟未有主，珪璧將焉用，所以屏棄也，此見聖人迫切至情，子孫告祖父語直事死如生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尚書辨解

卷五

三

金縢

也，籥鑰通管鑰以開鎖鍵者，啟開也，以籥開金縢視卜兆之書，三兆辭皆吉也，體卜兆之體，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公謂據此兆體，王其無害予小子，公自謂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言三王許已代王終也，茲攸俟，言安以待命，卽祝辭所云歸俟爾命也，能念予一人，言舍武王也，公歸，史臣記公既卜，遂歸俟命也，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者，卜史自收其祝冊與所得卜兆并藏之匱中，蓋古者有大事，既卜得兆，必錄其兆辭與龜同藏，周禮占人之職，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計其占之中否是也，啟書藏冊皆

卜人常司非此冊獨藏亦非待公命而後藏也翼日卜之明日凡今日前後皆謂翼日猶言按日如鳥之有兩翼也瘳疾愈也

人死可以代免乎曰不然則周公爲之何也臣子迫切至情猶之病而請禱非鬼能瘳也死而求復非復能返也情窮計迫無復之矣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此之謂也然則歸俟命何也曰聖人誠信之至請代則恨不卽代矣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避我無以告我先王

尚書辨解

卷五

四

金縢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武王克商後七年崩蓋周公卜金縢之後又五年也武王年八十生成王成王立年十有三周公爲相管叔者武王弟周公兄其羣弟蔡叔鮮霍叔度也初武王誅紂封其子武庚祿父于商使管叔監之及武王崩管叔以商歷兄終弟及謀作亂畏周公在內乃與羣弟爲反間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以盡成王凡言不知其所自起之謂流國西京王國也孺子謂成王不利謂將篡位周公告于太公召公曰人

言如此我不可不避辟與避同謂去位也詩云公孫碩膚孫卽避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若有變則已將無以自白于祖考也東謂殷土管叔監殷在東周京

在西謂中原爲東也是時成王因流言疑公公處此唯有去位不然內疑而外叛禍將大所謂無以告我先王者公之慮遠矣然去不之他之東何也東方初定人情巨測公知流言自東來有變必以西討爲名不若因而就之果事由管叔則以兄弟之誼感之變起可親察其情形諺云百聞不如一見詩云鴻飛遵渚公歸無所卽此行也其居東二年何也王疑久未

尚書辨解

卷五

五

金縢

釋也則罪人斯得謂管叔始伏辜也公初至東管叔謀阻而終不肯改步明年將以殷叛成王覺使人執而殺之故曰罪人斯得罪人卽管叔也不曰討而曰得不用師以計得也誰得之王與二公得之公不知乎曰不知也公居東叔叛王疑公黨叔故取叔必不使公知公知亦不敢爲叔請進無以白于王退無以解于兄管叔所以暮然被戮公所以黯然沈痛不能伸一臂之力于後公知而乃作鴟鴞之詩貽王也鴟鴞見幽風然史不稱叔稱罪人何也叛故曰罪人孟子云管叔以殷叛朝廷以叛殺罪人非以流言殺叔

也何以知之以王不悟知之何以知王不悟知之何以知王之詩猶不悔也欲誦讓公而未敢耳如王以流言殺叔自知公無罪矣何待風雷啓金縢然後悟邪惟王不悟故殺叔不以流言以叛也以叛爲罪則以流言爲忠以叛爲罪知叔之當討以流言爲忠不察公之無辜甚矣成王之蔽于讒也蓋流言初不知所起公知而不言及公居東久管叔既以叛誅而王尚不悟流言之卽叔也使元宰淹恤在外故史臣記罪人斯得于公居東之年以正叔之罪以舒公之冤卽詩云蒼天蒼天豈不爾受旣其汝遷之意世儒不達誤謂公以流言得叔嗟夫古人立木求謗聞謗動色卽非聖人況口舌風聞殺兄自明視管叔所爲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也或曰何據而知其非公得邪曰公得必以師是世儒所謂東征也時成王方以流言疑公公欲出師則必請請則王必不從不請獨行則王愈疑人謂已不利而又專制與師是救焚益薪也故當時聞謗不辨輒自引避處憂患而巽以行權非聖人不能豈有倉皇東征之事乎東征之說由漢儒誤解我之弗辟爲刑辟孔書承訛僞撰蔡仲之命謂公以流言致辟管叔囚蔡叔其說緣飾于春秋傳

衛視佗云管叔啟商恭間王室王殺管叔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以蔡此言成王殺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其子始末甚明杜元凱釋之云周公以王命殺之將爲公文殺兄之過而不知公本未嘗殺兄也據孔書爲辟叔而不知孔書後人僞增也詩誅東山破斧缺斨是爲東征在成王悔悟迎公歸之明年非居東之二年也爲討武庚祿父非討管叔也爲黜商命非爲流言也是時罪人已得管叔已死序謂將黜殷作大誥既黜殷殺武庚是也故書大誥後金縢詩東山後鴟鴞編次正同世儒誤以居東爲東征不思書記居東二年詩誅東征三年也又以大誥爲討管叔今大誥在何嘗一字及管蔡曖昧片語奚損盛德而擅與師旅甘心同氣兄弟之惡不過閱牆而羽檄星馳播告四方豈聖人所爲況聞謗之初旣不忍累兄自白避位之後又豈肯因謗殺兄學者窮經此何等事可以不辨旣厚誣公矣乃詭稱大義滅親援湯武放殺爲解夫湯武放殺無地可避公一避而心迹昭然桀紂負天下天下棄之兄雖負弟第詎忍棄兄常棣一歌千古含悽七月鴟鴞皆爲傷兄作大誥

康誥垂泣而誦無逸戒譴亂殺立政教誨爾由獄
詩云鼠思泣血無言不疾公蓋終身未忘于管叔之
死也豈其既殺兄而呻恫至此極乎孟子之書最爲
近古陳賈問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
有諸孟子曰然陳賈曰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而使
之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
宜手皆言公失于使兄耳若更有殺兄之事陳賈巧
詆豈不盡言而孟子又豈直以誤使爲過不知誤使
猶爲過況其殺之豈但過而已邪故愚嘗竊幸公所
以得免于殺兄成王二公所以能取罪人如反掌者

尚書辨解

卷五

八

正唯以公居東一行耳使公聞謗不早避避不即東
管叔之叛何待二年旦夕率紂子倒戈西向公于此
時欲避不及欲不與于殺叔不可得矣惟其聞言卽
去不利之謗自解去而居東反側之謀坐銷是以管
叔之叛遲至二年之後東方情形悉于居東之久公
在外二公在內罪人束手社稷晏然而公亦賴以免
于推刃同氣之慘此其應變精密幾事能權豈尋常
思慮可到當世疑公殺兄亦以是耳嘗觀虞舜愛弟
周公愛兄同也舜寧不有天下而不忍亡弟公寧不
有冢宰而不忍亡兄其志同也顧舜爲人主方可曲

全而公爲人臣勢不能兼此家庭之變舜慘于公而
遇主之知公不及舜舜所以卒能容弟而公卒不能
容兄令古遭逢有幸不幸哉孔子贊公曰不驕不吝
詩人詠公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自古大臣功高謙
冲未有如公者東征屢出王幼必奉以行一訓一誥
必稱王命雖尊居叔父貴爲冢宰而鞠躬盡瘁身先
百辟流言蔽主一辭不辨而引咎待命故其自矢曰
作周孚先可不謂萬世人臣之師表與必如世儒誣
公負康明堂朝諸侯流言殺兄此其暴戾衡行何異
莽操鄉原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世儒又有疑金縢

尚書辨解

卷五

九

非古者嗟夫不有金縢公之冤不白于後世矣其曰
我之弗辟無以見我先王傳寫聖人心跡曠世如見
曰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立言有體紀時紀事可
徵可信爲千古尚論公案後人得據此以折服好事
之口作史之功于斯爲大世儒不察孔書爲妄作顧
謂金縢爲可疑愚嘗咽千古少讀書人非誑語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
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以爲
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
噫句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勅

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秋卽得罪人之年之秋公居東之二年也弁禮冠啟金縢之書將以卜也得周公向所辭二公自爲之事蓋請代之事二公亦不知也諸史卽諸卜人也對卜史對也信實有也噫歎辭言實有此事公命我勿與人言蓋祈禱事秘言則褻鬼神且不欲武王與在廷諸臣知非逆料其有他日之事也王言勿穆卜者知尚書辨解

卷五

十一

金縢

徒自靖亦以害成王也成王以幼冲之年過聽讒邪使老成不敢言元宰不得關其忠罪人誅而不悟鴟鵂貍而不悔豈非好察多疑之主與漫濶之譖其入方深而元老同辭其跡似黨惟有退避之誠感之從容俟之彼將自動動則其悔必深若強諫過激猜疑四起讒險在外人心動搖周之兄弟同姓五十餘國其孰非覬覦者變且不測故惟有去二公與諸臣居中自可無憂卒使成王一悔悟徹終身夫非公之爲處曲成之與

尚書辨解

卷五

十一

金縢

良

大誥

周公以管叔流言避位居東二年管叔叛成王執而誅之公傷之爲作鴟鴞是時紂子武庚猶在東也及成王感風雷之變迎公歸東方徐奄諸國又以武庚叛公乃大誥天下奉王東征爲討武庚平徐奄也時管叔已死故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又曰我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卽指管叔之事謂云周公東征又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蓋子謂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滅國五十卽此行也或曰管叔旣誅紂子不亦可舍乎曰否孽由紂子管叔死紂子安得獨生公

尚書辨解

卷五

十三

大誥

則

始之今王不得不終之全商而欲安天下無兩利之策此當世不得已之勢安危一定之理以爲緩而不切特未之思耳是以武庚誅微子卽封公不忍亡殷之仁不得不黜殷之義反覆其辭聖人之情可深思不可言傳也昔紂無道人心欲亡紂故牧誓之辭簡而直今商亡人心思舊故大誥之辭詳而婉聖人于此真有所不得已焉耳嗟夫紂子猶不忍而況于兄

乎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

尚書辨解

卷五

十三

大誥

又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責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閑于天降威

王若曰者周公代爲成王言也是時王年十五而公奉王東征多士所謂昔朕來自奄是也篇中凡言小子冲人皆王自稱雖成王之命皆周公之志也猷圖也謫謀之辭或曰語辭越於也弔憂閔也詩云不弔昊天言爾多邦不弔閔乎割害也不少延傷武王速崩也洪大也嗣君所任大也歷曆敷也服行也造至也迪猶訓也言年幼嗣統行不能造于明哲以訓迪

安民而況能格天知命乎已予者自後之辭渡水曰涉既渡曰濟數布也貴尤也數貴數言希先德而光布之也數貴而曰數貴數猶今蠶而曰今蠶今厥逸而曰逸厥逸恒言多類此天降威言武庚不靖天威伐之我不敢閉蓋武王誅紂而存其子聖人之本願也天下初定主少國危反者四起則殷嗣不得不殄天寶爲之是以大告發端傷天降割不少延聖人之心大不得已焉耳

用寧王遣我大寶龜紹天明句卽命句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蠶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

尚書辨解

卷五

十四

大略

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蠶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米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尚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易不違卜

承上言天命而決之卜也寧王武王也武王安定天下故曰寧王大寶龜武王卜伐商之龜今以卜東征明東征武王志也紹猶紹介之紹天有明命因龜受命故曰紹天明卽命與金縢卽命于元龜之卽命同

就卜聽命也曰兆辭也西土周也有大艱于西土言東人有謀周者謂武庚也西土亦不靜言我周室之人亦有不安靜與之同謀者謂管叔與羣叔也卜兆如此是寧王明示我以當討蓋吉兆也于今蠶然無知之毀小厚之國耳乃敢違我無疆大歷紀續其既絕之緒乘我西土不靜國有疵病民不安康而曰予將復與及卑鄙我周邦今殷乃蠶如今日乎怪而嘆之也翼曰猶昔日武王伐紂之日也凡今日前後皆謂翼日如鳥之有兩翼也顧命延入翼室亦謂兩夾室也民獻人賢也十夫卽十亂也翼輔也于往也救

尚書辨解

卷五

十五

大略

撫也言昔日有民賢十人爲我輔翼伐商以往撫安其民贊武王圖功我有大事休美我卜并吉無有不驗者龜之可信如此今予以所得大艱西土之兆告我友邦君輩曰予得吉卜將以爾庶邦往伐殷逋逃播越之臣而爾友謂兆所云艱大民不靜惟在王宮庭與諸侯之同室者不在四方異姓也蓋是時管叔既誅金縢所謂罪人斯得而公又興師東征人或言罪不在武庚故公體羣情而告諭之如此考翼不可征言考之十夫翼武王之事如商不可征則當日武王曷不違卜而必于伐紂乎寧王既不能違卜于昔

小子文侯敢違卜于今蓋公志有隱而難言者實叔
之死武庚陷之子紂于父兄之讐一也紂囚西伯而
武王有牧野之事紂子福傅叔而周公黜殷之舉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西土
人不靖者既伏其辜而人之大艱我西土者容可違
乎公之此舉其深有利乎管叔之死也二千餘年來
承訛不察使公冒殺兄之名識者恨之後之君子諒
同此心耳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靈驟寡哀哉予造天從遺
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
南書辨解 卷五 十六

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廷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
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
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嗚呼天明畏爾我不丕基

此再告也肆猶遂也予冲人王自謂也永思大艱之
卜而曰信哉殷之蠶也自作不靖禍延驟寡可不哀
哉予之造于此皆天實役之遺此重大投此艱難于
我身予雖幼冲不我自恤卽我也爾等于義當念其
艱大而安我曰勿畏于恤不可不成就爾考寧王所
圖之功恐畏也寧考猶言寧王寧人皆指武王予小

子王自稱言今討武庚乃上帝之命我不敢廢昔寧
王伐紂惟卜是用故能安受天命今討武庚天助我
民況亦惟卜是用豈得嘗上帝違寧王而獨不用卜
乎不詳告殷所以當黜蓋聖人有難言之情而但託
諸卜以通最志耳嗚呼者信而嘆之之辭言天之明
威將弼助我周邦丕丕莫大之基所謂無疆大歷也
○恆情好信惟鬼神武王伐紂以卜吉克蕞所傾信
也今卽武王所遺之龜卜黜殷之事其兆又吉前作
後承事同一體此舉惟以勉卒先猷故借卜以承先
志非專倚卜也詩云我龍受之矯矯王之造載用有

南書辨解 卷五 十七

詞實維爾公允師此之謂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閱茲
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
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
終天亦惟用勤茲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
受休畢

此三告也爾指邦君諸臣舊人卽十亂也舊臣豈不
知舊事遠省武王創業之勤則知後人當養成也閱
茲戒警意成功所言成功所在卽大艱處也天將以
大艱警懼于今日成功之所予不敢不極力以卒寧

王所圖之舉故我大開化勸誘我友邦君天匪有忱
信之言其稽考我民而已。蔡匪通猶詩云天難悅斯
也。今兆有吉辭而縹緲哀哉天意可知予曷不于前
寧人圖其功之所終乎天以大艱勤勞畏茲我民如
有疾痛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成之手
寧人即寧王今日之舉皆終武王之事非得已不已
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
乃弗肯室矧肯構厥父。苗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
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牧寧王大
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尚書辨解

卷五

十八

六

此四告也若順也昔指武王昔伐商也逃往也朕其
逃言已亦欲嗣往事也我嘗誦大艱之兆日自思惟
如人父作室既底定成法其子乃不肯築室基況肯
結構成室又如治田父既交關其子乃弗肯播種況
肯求收穫其子怠惰如此其父欲輔翼肯曰予有後
嗣弗廢棄基業乎必惡其子而不欲輔翼之明矣故
今我不敢不于我身撫循寧王之大命如有第于星
既考終乃有朋友侵伐兄子其弟以民當安養勸止
不救是豈人情則其當往救明矣吁公言及此惕然

有冲人之慮慘然有兄弟之懷其自責深矣武庚所
以卒不見黃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喪邦由哲亦惟十
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
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
易

五告也肆陳也肆哉勉以盡力也論語曰陳力就列
爽明也言通達國事必由明哲亦惟亂臣十人啟知
天命爾時牧野之事上帝臨汝猶謂天命匪忱不敢
慢易其法則所謂勿貳爾心也況今天降災戾武王

尚書辨解

卷五

十九

六

已崩人有天艱于我西土者與之為鄰而我西土人
又自相伐于室天命之不易甚矣爾尚不知乎何今
昔之不相侔也誕乃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敵天亦惟
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上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
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六告也言已深思周之於殷如稽人之治田災夷不
盡難以望歲何敢不終敵盡治天亦惟休美于前寧
人我曷其極至之卜敢弗于從乎寧人有指示我本
艱于西土我當率循有指之疆土謂殷以東及徐奄

五十國也況今卜兆并吉我以爾東征天命不遠志
寧王大寶龜所卜陳若此夫復何疑蓋殷周不兩存
興衰之大勢也武庚若在則反側未已管叔死而武
庚存非法也此意難于播告但言成就先業不得不
東征而天下大勢已曉然于言外凡聖人告戒不盡
其辭更端反覆使人深思易云重巽申命此之謂也
是以盤庚大誥迴波宛轉學者病其詰屈煩複而聖
人隱微之情正寄乎此千載而下想其上下相譎不
激不迫之情當世所以神受嘿喻也然必歸本于卜
何也古人千衆志難通羣言不齊則借鬼神通之假
尚書辨解 卷五 二十 大誥

卜筮齊之鬼神無心卜筮無心聖人亦無心因至公
以明至公所以決疑成謀之微權也夫古聖人作卜
筮通易之變非教人全仗之其用卜筮以通衆志亦
非已全仗之惟有聖人先覺然後可命著龜亦惟古
人心術醇然後著龜應豈著龜靈入心之靈與聖人
之靈也後世人主德不脩政不舉事幾惶惑已志不
蔽僉謀不同卿士庶人不協徒倚枯骨朽草巫史聒
聒牀下而緯裨邪說附合恣憑以望嚮應豈不謬乎
世道交喪久矣人自趨翹家自著糈即有寶龜神策
命之不從雖箕子周公洪範大誥如此人心何故漢

唐以後龜策廢而不講好事之徒作爲識緯符命自
稱彰往知來惑世誣民大亂激起不可謂非卜筮作
俑而聖人亦初不意其濫觴至此極也是以孔子中
庸之教不語鬼神唯告之以可知可行其贊易也不
主卜筮慮深遠而見明灼真所謂生民以來未有者
尤讀大誥所當知

康詔

康誥酒誥梓材皆周公所以告康叔也康叔名封武王同母弟初武王伐商誅紂以其地封管叔及羣叔監紂子武庚治殷封康叔于康亦殷土也後數年武王崩東方反者數起成王既誅管叔周公奉王東征討武庚盡有殷地以其半封微子嗣殷為宋以半益封康叔為衛晉牧伯官兼司寇監于東土遂相洛營東都蓋周先王十五世皆居西文王有二亦惟西南諸州自冀以東薄淮海青徐猶殷土也東西相距五千里武王伐商止及朝歌自朝歌東惟知有紂子徐尚書辨解

卷五

二十三

康詔

有難言之隱管叔之死天倫大變公在外朝廷殺叔

公不能救故賦鴟鴞曰既取我子恩斯勤斯育于閔斯大誥曰若兄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今康誥亦曰弟弗念天顯兄亦不念鞠子哀無逸曰人或譴張爲刃不寬綽厥心亂殺無辜無言不痛蓋有憾于王之率殺而或者康叔初亦與聞之故奉皇考之訓動以一本之思使追念先德共惇天顯弘濟時艱告叔又以告王也子承父志兄垂弟訓事死如生有不覺親縷之至者聖人定大謀仁孝爲本故夫子贊曰武王周公達孝嗚呼盡之矣蓋管叔不肖始于一念不孝友子弟不孝友賢父兄之過不教而誅非聖人之心周家十五世忠厚而突有管叔之事公所爲拊心痛也故惓惓以孝友爲勸以率殺爲戒不直陳己意但宣揚父兄之訓而說者不達謂編次在大誥後不宜稱武王既云朕其弟小子又云寡兄則不宜屬成王又謂康叔武王弟則不當于成王時始封封則不應專言刑罰事不知康叔受封在武王初年而益地晉伯則成王也詩旄丘之葛厚謂衛不能脩方伯遘帥之職史記衛世家稱伯本此其官兼司寇故屢言刑罰亦深懲于王之殺管叔而致儆于司寇耳

尚書辨解

卷五

二十三

康詔

是時東方騷動國無長君紂死子誅人情思舊懷憂
方深故託康叔心膂處之殷墟假以大權齊亂民不
得不威彊弗友剛克并用不悖也周之典章大抵出
周公手雖多士多方成王之命皆公之辭不獨三誥
也先儒謂爲武王作欲移置金縢前以篇首惟三月
至大誥治四十八字爲錯簡移置洛誥周公拜手稽
首上今以篇次考之洛成雖在七年而初基則自茲
始諸侯咸會故洪大誥非錯簡也若使武王尚在入
心懾服奄徐未敢動何至費辭若此今讀三誥憂患
懲忿之意宛然武王初封兄弟之國十五何獨于康

尚書辨解

卷五

二十四

康誥

叔嗷嗷爾使東土當武王時早得牧伯如康叔者何
至有管叔武庚之事說者不深思議改舊章非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
大和句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
咸勤乃洪大誥治

周三月夏之正月蓋公東征還之明年孟春也據經
公居東二年東征又三年此蓋成王之六年王在西
京而公與石公東來相宅也哉始也月既望而光滅
魄始生蓋三月十有六日也初基始謀基也新大邑
卽東國也洛在洛水之汭也四方民大和謂武庚誅

尚書辨解

卷五

二十五

康誥

徐奄定四方民心和集無復叛離也周制王畿千里
外五百里侯服又五百里甸服又五百里男邦又五
百里采服又五百里衛服去王畿三千里外復有蠻
夷鎮藩共九服茲所會者東都附近諸侯非必三千
里外盡至也百工百官也播民和播布德教調和民
心猶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卽所謂洪大誥治也士殷
士東土初定士至者公皆虛已延接不辭勤勞卽史
所謂吐餽滙髮下白屋者也是時康叔新益衛封爲
伯東方之事悉以委之公因諸侯咸在多士畢集乃
訓康叔以治民之道卽所謂播民和也此節史臣敘
作誥之由世儒謂爲錯簡非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
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
越我一二邦以脩句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
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周公洪大誥于洛以訓康叔成王幼冲未宜致訓公
以人臣代言不敢專制而兄弟之國分封自武王故
公述武王之志呼康叔告之亦示成王以承先之孝
也王若曰者若爲武王言也孟侯長侯也牧伯爲諸

侯之長封康叔名文王嘗爲牧伯明德以正己慎罰以治人用其可用敬其可敬威其當威以顯示民始事區內諸夏及一二邦以脩如數黎伐崇之類馴至于我西土盡被怙冒上帝休嘉乃命殪滅大商戎大也天下之民是以敘理寡兄武王自稱勗勉也言我又能勉力不怠故爾今得有茲東土文考明德慎罰之功不可忘也此一節公述父德代兄言發端使康叔深念父兄而傾聽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通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不遠惟商耆成人

尚書辨解

卷五

二十六

康誥

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爲武王言再告也通述也衣服也衣德猶所謂早服今治民將在敬述文王繼聞其衣德之言如明德慎罰庸庸祗祗皆文考身所服德之訓言也然義理無盡汝居殷土當廣求殷先哲王所以保治民者可不遠思商之老成人所以存心者知其教訓又別求聞由商以前古先哲王所用康民者以保安民而弘化于天若爾能多識蓄德充裕乃身在王命亦可無廢

隆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惻惻念爾乃身厥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三告也惻痛也瘵病也言當自微惕如痛病在身棗匪通天威匪信難測民情向背昭然可見小民之心難于保留往盡乃心無安好逸樂乃所以治民也民怨無大小在人君順與不順勉與不勉耳已猶後也藹末之意亦語辭猶恆言之云却也前言終而承之之辭服事也應順也詩曰應侯順德汝小子之事惟

尚書辨解

卷五

二十七

康誥

在恢弘王化順應保安殷民亦惟助王安天命作興更新之民移風易俗是汝之事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貳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四告也此言制刑之意非用刑之例也刑以懲罪罪有故有誤誤者使之從新無路非制刑本意也有心爲惡者雖小必刑無心註誤者雖大必赦其要使民易惡遷善而已眚災也遇眚災非有心也終怙終也終于此而不改則有心矣典法也式猶用也自作不

法用意為爾雖小不可不殺殺猶刑也謂不可赦非
卽斃之也非終言始誤也乃惟從舊適爾既道極其
罪得其情是乃可憐憫不可殺也敬明乃罰當如是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救懋和若有疾
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
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劓刑二人無或劓刑
人

五告也刑罰有敘而不亂是乃治理大明而人服民
乃知謹敕而勉于和順也去民之惡君已有疾則調
治得宜而民畢棄其咎矣保民如赤子則愛護必周

尚書辨解

卷五

二十八

康誥

而民康治矣爾雖制刑殺之柄非汝刑殺之奉天討
也無或以私意刑殺人其刑殺人非汝封也天也王
又曰劓則入五刑之輕者亦勿或以已意劓則人可
也截鼻曰劓截耳曰劓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
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六告也外事謂東土之事陳設也臬所以限制門者
牧伯為限制之司今之觀察亦稱臬司設是臬司所
以師此殷民使刑罰有倫敘也要約也緣情比律約
而合之謂之要囚卽獄辭也要約囚罪服膺思念至

五六日或至旬或至三月然後乃決丕不輕意蔽斷
也觀于此言公于王之殺管叔真有遺憾矣此以下
言愈切而愈悲所以託諸武王也

王曰汝陳時臬司師茲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
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
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
姦宄殺越人于貨譬斂不畏死罔弗斂

七告也臬司之事謂刑法也言罰斷殷民之常
法當酌天理人情用之如所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謂之義刑義殺也如後世申韓之刑殺不義也次遷

尚書辨解

卷五

二十九

康誥

就也勿用遷就汝封之心卽使事事盡遜順于義雖
曰是敘汝勿自喜惟曰未有遜事如是而後不敢忽
耳人未有若汝封之心者善繼述之心也朕心者不
嗜殺之心也朕德者保乂斯民之德也嗟夫止殺安
民是武王未成之志不泯之心亦周公難言之曲衷
也體其意而告之誠切至矣東征之役武庚之誅豈
得已乎使人臣皆如管蔡則武王周公此心此德何
由而慰所以深致望于康叔也凡民自得罪以下舉
其自作不典者寇盜攘奪謀為姦宄殺人顛越人以
取其財譬強不畏死此等之人誰不慙慙豈朕欲殺

之所謂朕德朕心惟汝知也暨強也慈慈也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惡弗念弗庸瘵厥若時乃引惡惟朕慙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乃非德用又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

尚書辨解

卷五

三十

康誥

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八告也承上言寇盜姦元惡之人大可怨恨汝尚知朕心不忍殺之況惟是父子兄弟之間各有良心乃不孝不友子弗敬行父之事大傷父心父亦不能愛其子乃疾其子爲弟弗念天倫明顯弗能敬兄爲兄者亦不念父母養子之哀大不順于弟鞠養育也鴟鴞之詩云恩斯勤斯育子之閔斯正此意我惟弔聞此人非于我政人得罪惟天所與我民之常道大泯亂耳曰若此者汝其速由我文王止孝止慈兄友弟恭之道作不孝不弟之罰刑犯此無赦以教戒之

不率者大慙之況外庶子之官本以訓人訓人者惟

其能正人及小臣諸禮節皆當訓之而乃別播陳詭道欺世盜名弗肯念君弗肯教用惟逞已私以病其君如流言輩者是乃不能正人節人而引入爲惡也惟我慈之汝爲臬司其速由茲引惡之義一切連率而殺之乎亦惟汝爲君爲長不能惇行孝友齊其家人以及小臣外正惟威虐淫刑放棄王命夫乃有非德而可以治人者乎汝未有不克敬典常由刑殺而可以寬裕民者也其惟文王之能敬能畏乃能豈窮作人寬裕其民耳汝如曰我惟有及勿吹求已甚乎

尚書辨解

卷五

三十

康誥

易近民則政之中道乃所謂朕心朕德予一人以悅也孔子曰親者無失其爲親及之謂也觀于此言公蓋深有憾于王之殺管叔而難于顯言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句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九告也爽明也明思所以殷迪斯民于吉善安康惟殷先王德之可以康又民者是作求詩云世德作求謂作起敏求也云殷先哲王戒勿若紂也民無有敢迪而不適從者君不迪民則刑罰不中無政于其邦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千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夷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十告也監者監其失如下言今民不靜是也告汝以用德之說于用罰之行謂明德以慎刑也民不安靜心未戾止屢啟迪之而未肯同心者無他君德不脩天罰殛之又誰怨乎勿曰無罪罪豈必大必多但一事少差天監在茲況今罪尚顯聞于天乎蓋深有憾于管叔之事而痛自懲戾也觀此節之意周公代言甚明若武王存日自命康叔則此言皆無謂矣讀者

尚書辨解

卷五

三十二

康誥

諄之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彛蔽時忱丕否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

十一告也無作怨無作可怨之事淫刑濫罰斂民之怨也非謀非彛謀為非常不循理之事也蔽斷也凡所謀所行一斷之以誠信之心不敢欺詐無此數者則敏勉其德矣康乃心勿躁急也顧乃德常內省也遠乃猷勿見小也如是則政寬民和永保長世不汝瑕疵殄絕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

句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

十二告也命天命也無我殄享者子孫永保則宗廟不絕祀也服命所被服牧伯之命明思王所以爵命之意也聽卑則過察居上而能高其聽則猷遠而見大無急切之政有瞻覽之明而可以安治其民矣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句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十三告也典當也世享享其國也按善訓人者不在

辭之便便精誠不接利口炙輶聽者不給而言者易

盡聖人以精誠動物意滿語塞使人聽而思思而又

尚書辨解

卷五

三十三

康誥

言言者不迫而聽者心惟浸潤涵育曉人于語言之外易所謂重巽申命孔子所謂有餘不敢盡而後能入人深也讀者疑其煩複豈為知言者哉

酒誥

此亦周公承武王之志以告康叔也紂之亡天下也始于酗酒酗于酒則淫于色酗淫則無所不至於是有桎克聚斂瓊室玉門之侈有深宮長夜男女保逐之行於是有殺諫臣剔孕婦炮烙罪人諸凶暴之事其臣下效之沈湎廢政其民間化之荒淫成俗故酒之流禍亡國敗家不可不戒也或曰亡國之事多矣而特爲酒誥不已細乎曰否禍莫憯于傷心鎮邪次之君者天下人之主心者人主之主也雖有聰明醉則心狂顛蒙愚夫力不能舉驚雛醉則狎虎豹跋者

尚書辨解

卷五

三十四

酒誥

不能歷康莊醉則越谿澗天下狂暴之事由常人作者少惟醉者作事無非狂暴何也其心喪也人心喪則死心喪則無所不爲心喪則教亦不悟失亦不悔酒之爲害至于此吁可畏也哉故飲酒者不必皆狂吾見狂愚之人未有不好飲者殞身喪家者始於既醉不覺終遂大迷不反禍亂已成猶舉觴自快曰吾以忘憂酒酒者天下皆是故夫傷心之害莫如酒防心之害莫如遠酒醒則善言可入迷則聖人難化禹所以惡旨仲尼所以愛困詩書諄諄非無故也公繫易于

未濟終曰飲酒濡首有孚失是其作無逸亦歸于無若紂之迷亂酗于酒而已矣蓋飲則應者變而爲狂不飲則躁者反而爲靜家之多事俗之侈靡未有不由崇飲者勤儉之門守禮之家謹厚之士未見有荒于酒者聖人之訓其切要也哉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

尚書辨解

卷五

三十五

酒誥

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王若曰周公若爲武王言也明大命者明示大教令也妹本作沫卽詩云沫之鄉矣衛朝歌之地紂所都也變沫言妹者少婦之稱幼昏之意紂飲酒昵婦人酗淫亡國故謂殷邦爲妹邦易歸妹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其象曰君子以永終知蔽聖人所以示戒也醉者昏昧故明大命覺之穆考文王廟次爲穆武王則昭考也文王爲西伯故舉治西土事告之肇始也庶戒也言文王告戒庶邦諸臣朝夕惟曰祭祀用

酒今世人以酒爲小物夫是物也能使天下後世無知愚皆溺貽禍至昏心敗德亡國喪家非小物也始爲事神灌獻之用惟天地祖宗能享之高年有德能安之仁人孝子賢君能薦之其得則爲福祉失則爲鵠毒豈非天命天威所係乎故古聖人始作酒是天之降命以肇我民大祭也今人沈酒是天之降威也我民用大亂喪德惟此酒之行小大邦喪亡亦惟此酒之罪故文王告教爾後人有官政有職事無常干酒及庶國飲酒惟于祭祀旅酬以德將扶無至于醉文王惟曰我民各訓迪于孫耕田稼穡土物是惜勿

尚書辨解

卷五

三十六

酒

正

糜穀爲酒則事省用儉淡泊清心善所生也爲子孫者亦當聽耳聽祖父之常訓德無小大小子惟一視勿以飲酒爲小過不飲酒爲小德而不聽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古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吝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嗣爾股肱以下告民也庶士以下告臣也嗣股肱謂

手足繼作也純專一也言專力稼穡奔走勤勞以事父兄肇啓行也車牛以載貨服賈事商賈也此皆養生營業之事與酒酒相反者也耕田貿易以孝養父母父母有慶如歲時伏臘嘉禮稱觴之類子弟親自洗以爲潔腆以爲豐致用酒是乃子弟勤儉孝友以奉其親也典聽常聽不忘也大克羞者大行養老之禮也惟君惟國君也人臣高年有德君問道乞言饋食醕爵醉飽所以大養爾惟曰爾老成多識遠能觀省作稽考中德爾尚能爲仁人孝子能進食祭祀爾乃介此得飲酒安逸丕大也介猶因也此乃信爲王

尚書辨解

卷五

三十七

酒

鳥

家正事設範之臣茲亦惟天順我以元老大德王家所永不可忘者是當養之以酒也

王曰封我西土裴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腴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三告也裴徂非遠也言文王儀刑近也腴厚也沈酒之意武王以不腴于酒而受殷命聖人非誑語觀幽王將亡詩人作頌弁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衛武公作賓之初筵魚藻飢葉皆刺幽王腴于酒也子孫既以飲酒亡祖考以不飲酒興復何疑士君子不敢崇飲之心何心小人宴樂好飲之心又何心存亡之介

學者及視自得矣

王曰：昔殷先哲王，通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服，自逸，矧曰其致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誠惟厥縱淫，決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克盡，厥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

尚書辨解

卷五

三十九

酒誥

鳥

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四告也。又引殷事勸戒之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迪行，敬畏也。天顯小民，言天道顯明在小民也。經德，行有常也。秉哲，志不昏也。此言能畏民也。成王畏相，言能成王道，畏輔相如湯于伊尹，高宗于傅說，惟恐治事匪有恭敬，不敢暇逸，況敢崇尚飲酒乎？此言能畏臣也是以外服侯甸男衛百僚，正次宗官下及百姓里居，皆化上之德，不敢沈湎于酒，且亦無暇時可飲上。欲助天子顯明其德，下助官長敬事天子，此殷先王

不飲酒之效也。後嗣王紂也。酣身，酣飲身先也。命今昏亂，罔顯于民，祗以保聚民怨，不肯改易，釐痛也。至于民痛傷心，猶不止其放逸也。其心疾很而不畏死，罪在商邑，滅亡而不憂，罹皆腆于酒者之情狀也。無明德馨香祭祀，升聞于天，乃惟民怨，與羣小及身酣腥穢之氣，上聞故天亡殷而不愛，殷惟放逸之故，豈天虐之人自取罪耳？此殷後王崇飲之禍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隆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懋，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

尚書辨解

卷五

三十九

酒誥

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所父，甫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五告也。言予非徒為此多告，而引湯與紂之事，乃所以為監也。惟欲汝協力戒勉，殷之賢臣侯甸男衛之君矧，皆有太史內史為友，以相箴規及賢臣百官輔導矧，惟爾牧伯之事，惟服行休美，以從事，不在暴虐妄殺也。服行也，采事也。若疇，猶若屬也。矧，惟若屬有

司馬爲圻父以驅逐違背有司徒焉。圻父以順保民有司空焉。宏父以定君皆可相助焉。知汝但正已率屬剛正斷制于酒人豈有不化者不能身殺而輕率用刑過聽人言或有告羣飲者教汝勿縱伏盡執拘係以歸于周予其殺之乎又思惟此屬乃殷紂所導迪之諸臣工上失其教乃酒于酒勿用殺之姑惟教之可也以禮厚下曰享既有斯明享殷臣乃有不用我教辭不體恤上之德意不蠲除已之舊事者我雖不殺是乃自同于殺矣觀于此言聖人之不貴刑殺如此

尚書辨解

卷五

四十

酒誥

王曰封汝典聽朕志勿辨乃司民酒于酒

六告也言汝爲牧伯常記我之志戒勿聽小人辯言易乃官守方今民沈湎于酒不可不慮也辯者必曰酒民所常需申命詰戒何若是瑣瑣也夫物有養而爲毒小而害大者莫如酒明者以爲常戒庸衆人以爲不必戒天下明者少而庸衆人多言法便者少而言法不便者多民方昏淫多言亂聽是教之不信也聖人灼見理亂之源似緩而實切辨言亂政不可聽故曰勿辨昔魯定公問一言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人之言曰惟予言而莫之遠不幾

乎一言而喪邦乎酒之流禍也幾乎以天下喪也羣飲之同于殺也幾乎可殺也故曰知幾其神矣未生而禹先疏儀狄幽王未生而周公先作酒誥衆人見已然不見將然惟聖人知幾故曰勿辨守而勿失至于此而後見也不然聖人豈不近人情者哉後世不達誥戒之意用不情之法禁私釀摧酒酤因以爲利而曰禁民飲雖殺之不從矣善乎蘇軾有言曰甲首子責之學也故其子服乙笞子而奪之食故其子不服此周公所以能禁酒而後世不能禁也

尚書辨解

卷五

四十

酒誥

梓材

此亦周公爲武王言訓康叔也篇中有若作梓材之語因以命篇梓材寓愛養成就之意聖人設官分職創制垂訓所以愛養天下而征伐刑獄非其本願司寇明刑惟以弼教方伯監視惟以裕民首篇戒愼刑明設官之意次篇戒崇飲華沈湎之俗此篇戒刻厲培忠厚之基古語淵懿讀者因疑爲錯簡今釋其義圖說周匝其孰爲錯簡乎

尚書辨解

卷五

四十二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克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敬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之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亦爲武王言也將教康叔以恬養和懼爲政先言爲邦君者可以無爲而治也大家大臣之家邦君之下惟大家邦君之上惟王蓋尊爲天子上無可以自達卑爲臣民下無可以自代唯邦君有王以專其責于上而下惟稟其成有臣民以分其事于下而上惟通其意故可以無爲而治也今汝爲邦君苟常自念曰

我有上下相師師司徒農父若保司馬折獄

空宏父定辟及尹正衆旅何憂不治乎欲無虐殺人乎惟其爲君先恭敬勸勞耳遂往恭敬勸勞其民遂于姦克謀殺人者知見過歷者皆從寬宥其臣司徒司馬輩見君行事遂于戕敗人如姦克等者亦從寬宥而國家無厲殺之政矣此惟邦君爲能然今王開置監司其治爲民亦欲無相戕賊虐害愛養訓護至于敬其貧寡聽其婦女合人同由以相容保王其亦欲如邦君之于司馬司徒御事罔厲殺人之命曰曷以長養長安亦無厲殺人乎是亦在邦君而已蓋以厥臣民達大家達王惟邦君故自古哲王能如此命者其監亦惟身先敬勞正已率屬達王而已何用刑辟爲

尚書辨解

卷五

四十三

梓材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苗惟其陳修爲厥疆畷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模斲惟其塗丹聲入惟曰者言立監之意非欲過求也是時武庚已殄奄徐已平東方已定惟在撫循安養勿復事煩擾紛更也稽治也敷苗徧布芟苗也陳修陳列修治也疆田畔也畷水道也卑曰垣高曰墉塗泥飾也墍墍通土

埽也累塹爲屋以泥塗飾也茨茅蓋屋也粗具曰杗致巧曰斲腹采色有五朱曰丹如田既敷藿室既垣

墉器既樸斲但當守其已成修飾潤色而已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句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上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千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再申言立監之意先王文王也文王昔爲方伯既勤明德懷安夾輔庶邦庶邦來享作爲兄弟自遠方來

尚書辨解

卷五

四十四

仲林

庚

既又以明德爲后式用典刑安集天下庶邦大享皆明德懷集之效也今中原底定皇天既付中國之民與其疆土皆先王明德之賜肆王今亦惟德用以和悅先後迷惑之民亦用以悅懌先王所受之命如是則民悅先王亦悅天心亦悅太平長世矣今爾爲監亦惟曰千萬年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耳他又何求蓋康叔以司寇典刑爲伯監殷公感于管叔之死恐其督責過急故梓材之言尤以仁厚屬之教康叔亦以

諷成王也

尚書辨解卷五終

尚書辨解卷六

召誥

召誥者召康公告成王也周公營洛邑爲東都召公以大保爲司空掌營建因周公自洛西歸作此以達王本爲營建作而無一語及營建惟拳拳夏商之興廢與受命之脩短勸王敬德畏民祈天永命首言殷民藏厥顧天終言王末有成命王亦顯隱然謂國家延歷不在都邑在君相敬德上下勤恤而因周公以達王亦若効忠告于周公云爾按史東都之建非獨成王周公意也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謂周公曰自

尚書辨解

卷六

召誥

洛內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將營周居于洛邑事未就而武王崩周公懲四國之亂西京偏安欲乘東征餘力克成先志召公以爲大難初殄瘡之衆不得少休中人初服將啟其好事之端故以敬德諷王因公納誨亦守成之至訓也然此一舉也惟此一時失此不爲天下已定人情偷安二公亡則東都不復可作矣卒之幽王罹犬戎之禍九廟不祀東都一綫延祚八百夫非周公貽之與雖然無洛邑平王亦不至舉岐豐棄之祖父美別業故不肖子

去其堂構是故曰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德乃
早墜厥命真萬世守成者所宜服膺也夫子刪書以
召誥先洛誥旨深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
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牝雉越三日戊申
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
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內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
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
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
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
尚書辨解 卷六 召誥

殷庶庶殷不作

篇首序營洛月日不及年以洛誥金縢考之蓋成王
之六年周公東征歸之次年也二月周正建丑之月
也既望望後十有六日庚寅也越六日乙未二十有
一日也朝早也步行也周鎬京也豐文王舊邑在鎬
西二十五里文武廟在將以營洛告于廟也太保召
公也先周公至洛相視居宅越若來者不記啓行之
日而擬之之辭三月丙午初三日也月初生爲牝越
三日戊申初六日也是日之朝太保乃至洛古人太
興作必卜卜而後經營以定衆志也經營者繪畫營

度其城郭廟社朝市之位也越三月初九庚戌經營
定大保乃以東土殷庶民政治所經營之位于洛內
水北曰汭越五日甲寅十有三日也營位乃成翼日
乙卯十有四日也是日早周公至洛徧觀新邑營位
越三日丁巳十有六日也公代王告天子郊用牛二
上帝與配享各一也是日即公洪大誥告康叔諸侯
士民之日越翼日戊午十有七日也祀后土于新邑
牛羊豕各一用大牢也越七日甲子二十有三日也
是日早周公以攻作之事書于冊分命庶殷侯甸男
邦伯國均作既命庶殷乃大作稱殷者東本殷土東
尚書辨解 卷六 召誥

尚書辨解

卷六

三

召誥

人本皆殷人也商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紂都朝
歌去洛邑纔四百里豈必朝歌之民始爲殷庶邪殷
亡猶稱殷者從初且志戒也世儒謂以叛民供役聖
人豈疾其民而勞使之乎非也說者拘此遂謂先遷
殷民後作洛邑尤非也不作大作也郊天告地而後
板鋪大興是年十二月功乃成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
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
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

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句原經
瘵在夫句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顧天徂厥亡出就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東役不作召公留洛周公將西歸召公欲納誨于王
因諸侯奉幣召公并以誥錫周公達王也曰以下皆
誥解拜手手至地稽首首至手也旅陳設而獻也乃
御事指周公之執事者本告王而因公因公而又自
御事自御事而又託告庶殷其婉也如此元子指紂
也言周受殷命無窮之美亦無窮之憂不可不敬蓋
天雖永絕殷命然殷先哲王在天其子孫與民今雖
尚書辨解 卷六 四 召

服從周命終以智包藏瘵痛在匹夫之心皆知保抱
攜持其妻子以哀號于天往欲亡去又被拘執天以
此亦哀憐四方之民予奪未定今欲其眷命須用勉
懋乃可以固結天心王其速務敬德不可緩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隆厥命
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隆厥命今冲子
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
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成于小民今休
句王不致後用顧畏于民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若祀于上下其自時

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
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句作所不可不敬德我
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
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
乃早隆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隆厥命今王嗣受厥
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
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
今我初服

此舉夏商二代興亡之故反覆戒王以敬德也相視
也迪啓佑也從子傳子也相視有夏天迪與子保愛
禹嘗面考天心順若其後王不敬今已隆從子之命
相視有殷天迪格正夏命保受湯嘗面考天心順若
其後王不敬今已隆格保之命天心無常祖德難恃
如此惟老成稽古達天今冲子嗣無遺壽考以稽古
人之德況能稽古德即能稽謀自天可遺壽考乎誠
誠也今休即受命無疆惟休也小民即知藏瘵顧天
之民言小民可畏正在今休王豈不能誠念于小民
今休乎即無疆休無疆恤之意王若有不致後之心
惟視其可畏于小民之何則則身不至于後矣若除

尚書辨解

卷六

五

召

也今王來營東都欲紹繼上帝自服事洛邑以下之中公且亦曰其作大邑自是可對越皇天神明自是可宅中又治王其有此成命以治民即謂今日無疆之休乎是未易也王必敬以脩己先服其殷上之御事者蓋殷士難服王猶知畏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王乃縱性自恣非所以進德也王當節制其性常若讐人介于其側勿恣喜怒勿狎近習孜孜敏德惟日其邁王其敬之夫德有吉有凶王作德當作其所不可不敬之德蓋天不可不敬民不可不敬左右近習不可不敬王身心不可不敬敬則吉不敬則凶敬則德不敬則失是所謂不可不敬之德也視作大邑不為尤急乎所謂不可不敬德者不可不監視夏不可不監視殷也監視殷夏自知不可不敬敬則雖促亦延不敬則雖延亦促不必問其歷年但問其敬不必問其命延與不延但問其德敬與不敬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今王嗣受厥命亦惟以殷夏之受命者繼嗣若事耳蓋皆不能含敬肆為脩短也功事也凡人脩短定自初生王今初服如人生子罔不在初初生賢哲則終身賢哲今天其將命為哲乎其命為吉為凶乎其命歷年為脩短乎我皆不敢知知今

尚書辨解

卷六

六

五

我初服而已初服能敬則為哲為吉為歷年永不敬則反是所以不可不敬也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句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今王宅新大邑雖有成命配天誌祀中又非祈天永

尚書辨解

卷六

七

五

命之本也惟王其速敬德其惟德之用可以祈天永命耳欲敬德莫如保民保民莫如慎刑其惟王勿以小民淫決作非常王亦敢于殄戮謂用此治民為若有功乎夫多殺為功非功也其惟王位在長人德本元小民乃惟德為儀刑以此用于天下于王其光顯矣上能勤勞憂恤乎下亦勤勞憂恤乎上上下下交相勤恤庶幾曰我受命歷年大類有夏乎不減有殷乎民心所願天命亦歸故我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然後可以配天誌祀中又無疆惟休也拜稽首以下祝願之辭予小臣召公自稱也王之讐民即殷民

永賴天者百君子殷御事也友民周家友順之
命以警民言明德以友民言保安承受皆平定
無也成命即王厥有成命言人心如此雖王
亦光顯矣今我非敢自以營洛為勤勞惟
恭奉此幣用供王之祈天末命而已納誨而曰供幣
謙也

洛誥

洛誥者史逸承王命記周公宅東都之事
中多周公告成王語語非一時而皆營洛事故曰洛
誥自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公初在洛遣使歸報成王
之辭周公曰王肇稱殷禮以下洛邑既成公從王至
洛祭告之事公曰已汝惟冲子以下朝享頒賜而公
誨王之辭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以下王贊公留公
于洛之辭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以下公承命
後洛之辭佻來毖以下王歸公在洛將遷殷士于洛
之事戊辰以下史逸總記其事之歲月日也先儒誤
尚書解 卷六 九

以為一時事求之故疑其有脫簡耳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
定命予乃胤保王上其基句作民明辟予惟乙卯
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水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
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佻來以圖及獻上王
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公既定宅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
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洛誥繼召誥作故不復記日月因于召誥也此一節
即周公乙卯朝至洛達觀新邑營洛使西歸成王之

辭拜手稽首遣使之禮如親親王也朕公自稱
命也子明辟王稱成王也子者冲人之稱明辟王
言明天子詩云載見辟王孔註以子明辟爲句謂周
公前此攝政今以政復還王非也如弗敢及天基命
定命卽詩云不敢康夙夜基命之意言及天始基命
而安定之汲汲之意也予公自謂胤繼也保大保召
公也公言已繼太保往大視洛邑其何地可爲基作
明君之居乎乙卯卽召誥所記公至洛三月十有四
日也師衆也洛師猶言京師河朔河北也黎水在河
北商都河北故先卜不吉澗瀍洛三水皆在河南澗
水之東瀍水之西洛水之北新邑王城在焉故曰惟
洛食食者以墨畫龜板灼以火折從墨曰食則吉也
瀍水之東下都成周在焉所謂東郊也亦在洛北故
又卜亦曰唯洛食也俘使也圖洛地圖獻卜以下兆
辭獻王也王拜稽首答公之禮也曰以下復公之辭
公言王如弗敢及天基命故王推公不敢不敬天休
來相宅也公言其基作民明辟故王言與公同休也
公旣定宅以下答獻卜之意視示也言公示我以下
兆休美永吉我與公二人共此貞吉也洪範稽疑占
用二曰貞曰悔悔凶而貞吉也公此舉其將以我萬

億年敬天休命拜手稽首謝公教言也按王言庶民
言其貞則已有與公東面西分治之意矣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
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
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王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
其絕厥若彛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俘簡卽
有僚朋作有功懋大成裕汝未有辭
此記公告王肇祭新邑之事史以公言代敘事也肇
始也稱舉也殷盛也七年正月王來新邑祭四時
之祭惟烝備物爲大享故曰殷成皆也秩常祭也無
文言新邑始祭無舊典可據也故予整齊百官使從
王于成周予惟曰庶幾供有事王就命我曰但記其
有功于新邑者爲主以營新邑功論官助祭也汝者
公述王命已之辭王惟命我曰汝受命勤篤輔弼大
相東土功自汝始乃汝其悉自教爾執事臣工助祭
可也孺子謂王家人叔父之稱對祖考在上而言也
重言其朋者慨王失命也偏黨曰朋奉此命以行則
用人不公始政若此如火燄燄不息厥攸燂灼歷敘
不其絕乎其順若彛常備及撫事之臣如予所齊在

周百工往新邑俾從者備用之卽有平日在官休
明振作有功及博厚寬大老成餘裕之臣雖無新邑
之功使亦得供事則王未有暇于百官無偏黨之失
矣蓋假廟盛典新邑肇祀諸臣皆以有事爲賢禮天
子試士射宮比于禮樂中多者乃與于祭數與祭則
有慶數不與祭則有讓故人臣以與祭爲賢奈何偏
及東人盡以冢宰官屬充之乎王蓋敬公而不知其
不可故公誨之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
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
尚書辨解 卷六 十三
曰不享惟事其寡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
裴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末哉篤敘乃正父罔
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
民無遠用矣

此公教王敘官行賞之事新邑肇祀百辟來享故有
頒賞之典已汝惟冲子言未諳練也惟終言當圖厥
成也天子爲百辟之宗其賢否順逆須敬識之同一
來享而王帛庭實物也溫恭不侮儀也忠貞不爽志
也儀由志生物以將儀而後成享苟物多儀少彼其
心惟曰不享物雖具而志不用雖稱貢虛禮非純臣

也故曰享亦識其有不享此之不識玩愒成風凡民
惟曰上可不必享惟事其寡侮耳蓋鑒別明而後頒
賞公王今頒賞凡冢宰之職我所聽者不敢失序乃
惟孺子所頒或有近侍私恩我不暇聽者教汝于匪
失民彝汝乃不勉豈求終之道優勉也賞必先德厚
敘乃正德之父罔不順予所教其誰敢廢乃命而不
從乎蓋諸侯迷職以民事爲先茲我其擇力農者厚
敘之明示天下以農政之當先彼勸農之君寬裕我
民民生既遂自勿遽往正父所以當篤敘也周家力
農開國幽風七月丁寧稼穡小雅楚茨大田幽厲所
尚書辨解 卷六 十三
以不克先業也古王者巡狩諸侯田野治土地闢則
有慶商頌殷武稼穡匪懈箕疇八政治先農食故東
都朝會勸王明農以序百辟無逸所以繼此而作也
說者謂公有歸農之志謬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
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
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
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恭祀王曰公功裴迪篤
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句公後四
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敕公功迪句將其後監我

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王曰公定予住已公
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數其康事公勿替刑四
方其世享

此記王將西歸留公後洛之辭王四請而公不答王
意愈懇而公沈思其當也開示曰明調護曰保稱舉
也公舉其大明之德以我小子對揚文武之光奉答
天命也不爭曰和不變曰恆居師安衆也悼宗孝先
也將禮秉禮也稱秩舉祀也舉大祀新邑無舊典而
公皆制禮秩祀也旁無方也易曰旁行不流穆穆幽
深意迂引導也衡平也公不動聲色轉移開導使我

尚書辨解

卷六

十四

洛陽

得其制事之衡不迷于文武勤勞政教皆公明德勤
施之功也予冲子復何為哉惟夙夜慎志守先祀而
已王曰者公不答而王再言也言公之功不但啓迪
冲人為篤厚即凡天下之事公無有不若是勤篤者
也予退即辟于周命者王言已將西還即位受命于
周也公後請公留洛也或云封伯禽非也後猶留也
論語曰三子者出曾皙後迪亂開治也言今四方多
事賴公迪治未定所以尊公之禮亦欲借公勤施未
能收止公功之迪治也將其者企望之辭將公其肯
留乎以監我官士師此百工保安文武所受之民而

治以爲四維之輔言四方皆倚仗也此三請也公定
者請公定止于洛而已西歸也肅將言人皆畏而奉
之祇歡言敬而悅之無困勸公勿慮也我今西歸惟
無厭怠其安民之事公爾此勿替儀刑于四方則世
世享公之德矣康事猶康功此四請也按王勤請其
意有二公不答其意惟一新邑既建王西歸則東土
爲虛非公嚮託一也王歸即辟臨羣臣百官不欲以
臣禮煩公若公于東所謂匹休共貞以宗禮公二也
公亦知新邑不可無人而冲人初政保明未定不容
舍王所以踟躕不答獨以此與

尚書辨解

卷六

十五

洛陽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先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悼典殷獻民亂
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
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爲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
平先考朕昭于刑乃單文祖德
公以王命懇切而王又能以無駭康事自任故公惴
然承命也弘朕恭者言王以恭敬祖考之遺廣已不
敢不承也孺子以下公贊王之辭所以答王稱已之
意而歸美于上也來相宅言新蒞洛也其大悼典殷
肅民者言祭告朝享頒賜殷士民治爲四方新君

為周家後王恭敬之先倡也曰禘之辭言王其自是宅中又治使萬邦咸休則惟王有成績矣多子猶多士公言己與諸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衆望作周家臣子忠信之先倡也考成也昭子猶言子明指王也刑儀刑也單盡也言成就我明子儀刑乃單盡文祖之德無遺憾也此公以治洛自任也

佯來迭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佯殷乃承敘萬年其末觀朕于懷德

尚書辨解

卷六

十六

洛誥

此公在洛將遷殷士于洛王使人來公答王之辭也佯使臣也來迭殷公將遷殷士于新邑王使人來命戒也寧問公起居安寧也秬黑黍一稊二米鬯香也卣者文王武王各一卣將遷殷士告于文武之廟也曰者佯將王命之辭明潔禋祀拜手稽首和休奉享欲公代享也不敢宿急君命也惠篤以下祭之祝辭惠順也篤加厚也敘亦順也詩曰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言願王惠順先德篤厚而益順之也邁邁也無日而災曰自疾厭足也引長也考成也言萬年厭飽

王德殷士由此永遠考終無疆也王德殷士承命順敘萬年之久其永觀法朕子懷恩其德于指王也

戊辰王在新邑句烝祭歲句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成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史臣總記其年月日也戊辰者成王六年十二月之晦日也詳見疏義周十二月夏正十月也厥明己已改歲即夏正仲冬也烝冬祭也禮四時之祭皆用

尚書辨解

卷六

十七

洛誥

仲月周正月仲冬烝祭即新歲故曰烝祭歲也宗廟用大牢言牛舉其大者羊豕無騂故但舉騂牛騂赤色周所尚也王命作冊者命有司作祝版也逸史官名祝冊逸作祝辭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辭惟稱周公畱守蓋東都之祭周公攝之惟王來朝會賓禮諸侯殺牲禮祀上下神祇成格王乃主祭入清廟之中太室而裸也賓猶多士四方罔攸賓之賓營洛所以賓四方也王命周公後作冊者又命有司作誥冊版也逸誥謂史逸作今洛誥辭也王命在十有二月即戊辰王至之日也誥成公畱則明年也公畱洛即王

燕之新歲惟七年也不云遷洛而云誕保文武受命者因于王留公之辭也說者謂公居洛七年乃薨然則誥作于成王之十四年矣十二月王所命作之冊又何冊邪按成王元年至二年公居東三年至五年公東征六年春公營洛是年冬十二月洛工成王與公至洛朝祭七年公留治洛經文編次甚明紛紛諸說不足據也

周公稱成王爲孺子蓋國史代公之辭體成王尊崇叔父之意云爾非自周公口出也古者臨文不諱叔父如周公不當孺子成王邪此史臣尊公意也

尚書辨解

卷六

十八

洛陽

上

多士

多士者周公徙殷士居洛而告之之辭按夏商之亡也夏孔甲以來五世無道而桀尤甚在位且五十餘年遇成湯而始放商之亡也紂以帝乙之子世多賢君酒誥曰成湯至帝乙成王畏相今多士亦曰自成湯至帝乙罔不明德多方亦曰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惟紂身爲不善武王一戎衣而遂誅之故自古亡天下之易未有如商者蓋其所遇者周家父子兄弟之聖而自古得天下之難未有如周者蓋其所遇者累世積德之商故自古亡國忠臣義士亦未有多

尚書辨解

卷六

十九

多士

于殷士者蓋六七賢君養士士之報禮重也方紂無道入戴周仁則以誅爲幸及商既滅人思先澤則以亡爲悲故三監叛五十國亂周公破斧鉞斯三年乃定而河洛之士終未肯附也河洛之地殷二十八王六百四十有四年撫茲土也商之有河洛猶周之有岐豐東人不忘商猶西人不忘周也人心所係迫之愈堅故不得不營東都倚公之德而撫之所以調護維持而薰染漸摩之道也然則公遷殷士乎曰否忠臣義士公敬而矜之故曰予惟率肆矜爾臣不忘君子不忘父此天之所以立命人之所以立心也天

命有與亡人心有順逆聖人有威德行乎至公由乎大順易地皆同何惡之有然則謂之殷頑何也曰此非公之言也孔書君陳曰無忿疾于頑革命曰茲殷頑民遷于洛邑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序與孔書皆非古也若康誥酒誥洛誥多士多方何嘗有此誥蓋聖人所不赦者一代之憲章而所不能滅者萬古之名誼伯夷叔齊叩馬直諫武王終不以爲非若周公祇殷士爲頑民則叩馬之言爲不則德義之經而首陽高節爲千古庶頑之首又何以廉頑立懦爲自世師乎嘗觀公之繫易也于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

肯臣之爲頑民比之于放流乎然則遷多士于洛河也蓋殷世臣故家之在朝者如後世徙大將實京師園陵之類朝歌距洛四百里移其大族于新邑朝夕親近勸誨以訓其不率巨室定則庶民定故傳曰爲政不難不習罪于巨室巨室所慕一國慕之卽此意也豈其放流之禁錮之于洛城雖六不逾數十里舉殷都千里之民盡驅而閉之一城之內是後世長平新塞院之而已民方思亂而牽率婦孺子流離道路欲以弭亂所謂治絲而棼之也夫遷民以防亂非聖人之識詆義士爲頑民非聖人之心誣聖人于已往

喪亡也。佑命猶言佐命。將奉也。致王罰。致王者大公之罰也。敕命。革正殷之國命也。終于帝。終上帝之事也。肆爾多士。呼之也。我小國。謙言周也。弋。取也。猶弋鳥之弋。言天苟不付畀我。信非天。隔閼。留殷亂而輔弼我。我其敢于求天位乎。今惟上帝不肯畀殷。惟我下民。執天所爲。惟天威。明顯我。是以不得辭耳。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遠。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沃有辭。惟時天罔念。厥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旬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尚書辨解。卷六。二十三。多士。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顧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厥罔顧于天。顧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丕昇。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爾。

我爲王自稱也。聞。聞夏桀之事也。引逸。不適。逸言天欲引導安全而桀不肯從也。崇高富貴是天所以逸明主。憂勤惕勵是明主所以適于逸。引逸適逸所以啟多士遷居之意。惟帝降格。謂天降災異如史稱桀之時。星殞地震。伊洛竭。泰山崩之類。嚮于時。夏天以意嚮示之。使改而桀弗能用上帝之意。大爲淫蕩。放

洪有可討之辭。如民所謂曷喪。後皆辭也。天乃不念恤。聞其辭而廢其大命。降致其罰。乃命成湯。革正與賢人。旬治其四方也。帝乙紂父。明德。恤。諸德敬神也。成湯至帝乙。皆天所大建。以保治殷而諸王亦克庸帝。不敢失墜。故君澤無不配天。澤也。在今後嗣王。謂紂也。罔顧于天。猶言不知天命。且不知況能聽念先王所勤勞于家邦者乎。天顯民祗。猶商頌云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也。所以上帝不保降此大凶。天不付畀。惟以紂不如乃祖明德。故降喪有辭也。凡今四方小大邦。如奄徐諸國之喪亡。無非有可罰之辭。

尚書辨解。卷六。二十三。多士。故奉天以罰之耳。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再告也。我周王周先王也。上帝命周割絕殷命而告其敕正之功。我從事不敢貳心。一順天命以往。非有私意利商求位也。惟爾紂自卽于亡。不能不歸于我周耳。予其曰。惟爾洪無度者。指革命以後殷畔之事。無度猶言無量。詩云。美無度言我周寬宥爾殷。無有

度量禍福之作非我驚動由爾商邑自作也予亦命
天方就爾殷大降災其故不爾正言不甚責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
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句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
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
商予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三告也上既以天命祖德興亡曉之殷士有大戾既

不究正今乃惟欲遷之耳西謂洛在朝歌西不康寧
言以多士遷也不敢有後謂既告而不聽後不再告

尚書辨解

卷六

二十四

多士

加之罪無我怨也冊史籍也殷革夏命舊典可稽興
亡代有匪獨今日多士皆商舊臣又推探其意言殷
革夏命則凡夏之舊臣商簡用之今殷舊臣周無用
者不知天命有德予一人惟聽用德今予豈敢過求
爾德于天邑商商士之不得用天也故曰天邑商予
惟一切大哀矜爾敢過求爾德乎此非我罪是惟天
之命也夫多士國亡家破不肯從周非所謂忠臣義
士與周蓋欲用之而不可得耳言惟聽用德者望其
爲周不貳心之臣是多士所必不能矣公以此致責
望之意而非真言多士之無德也曰率肆矜爾乃見

聖人不得已之心謂爾無德其就非忠義者謂爾有
德其就能不叛周者既不可用又不可棄是多士遭
遇之窮而聖心良苦亦未如之何矣此公憐惜多士
婉爲辭以感動之非必多士其有此意聖人體惜愛
護多士所以終于卒化耳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
天罰移爾遐遷比事臣我宗多遜

四告也朕爲王自稱也來自奄者五年東征奄而歸
也言我昔自伐奄歸洛予大降黜爾四國民命不忍
加誅我乃明致天之罰欲移爾遠去西土比于事臣

尚書辨解

卷六

二十五

多士

我宗周之多遜順者不但欲移之新邑之近而已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
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
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
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舊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
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
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五告也予惟不爾殺者不食大降爾命之言也予惟
是移爾遐遷之命有重申也大作邑于茲洛又非遐
遷也所以作茲大邑者予惟是西土遐遷四方諸侯

無所賓禮又爾多士今已假服可無事遠移即效大邑奔走臣我自多順堪所以營洛爲爾居今爾往洛所居卽爾土尚其保有爾土耕田自養俾身軀也尚寧爾身安居自逸也爾若能敬畏循理天惟付畀矜恤爾爾若妄作不克敬豈恒無土予致天之罰身且不保今爾惟宅新邑以爲家繼爾居以求永爾身方強壯有幹爾方未死有年于茲洛爾之子孫乃有興起者其從爾遷于何不得

王曰又曰時句予乃或言爾攸居

又曰時猶言彼時曰語辭因上文言遷居以後之利

尚書辨解

卷六

王本

卷六

也于彼時始信予或言爾得所居今果然矣聖人告人委曲如此或者豫度之辭

無逸

無逸者周公以恭儉訓成王也凡人主之惡生于驕情國家之禍成于奢侈兩者皆謂之逸故憂勤者生之徒卑約者治之本人情莫不好逸莫不惡勞聖人于民則使之逸于人主則不欲其以凡民自待以恆情自恕而獨致戒曰無逸蓋民好逸未必得逸人主好逸則無所不逸生長于富貴耳目錮于紛華不知小民之艱難則好逸優游歲月厭勵清爲勞瘁適意行樂以爲養生延年則好逸初服明作中道遇小人蠱惑鮮終則好逸任情躁急喜佞惡忠無安靖寬綽之度則好逸而受病之源由于不知艱難不知艱難由于不知稼穡稼穡者民所以生而民者君所以生故易曰觀我生觀民也有艱難而後有稼穡有稼穡而後有民有民之稼穡而後有貢賦有貢賦而後有經制有經制而後有百官有司朝廷宗廟倉廩府庫有崇高富貴深宮壯麗之居有錦衣玉食之奉無一不依民以供無一不自艱難出若之何登枝而捐本也是以公于洛誥教王明農于豳風七月誨以稼穡此戒以無忘稼穡艱難無以惟征之供爲于田于遊于觀深思小民之依則庶乎無驕奢淫佚之事而君

尚書辨解

卷六

二十七

德可脩有擗節愛養之意而壽命可永有謙恭之益而忠諫不懷有從容詳密之思而讒邪不張既知艱難自視天下之人無一敢侮視已無一敢驕操心慮患約已裕民而君道庶幾矣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向其無逸句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句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句乃諍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君子謂君也所處也猶春秋言王所禮言君所人君之所耳目玩好居處服御孰匪安逸然自賢主視之

尚書辨解

卷六

二十八

逸

其無一可以自逸者蓋君享其逸而逸非君自有也君之逸是乃小民惟征之供君依小民以爲逸者也小民之供本于稼穡人君但知逸爲逸不知稼穡之艱難則焉知小人之爲依故先知稼穡之艱難是乃君逸則知小人之貧賤是乃富貴者之所依憑也凡不知稼穡之艱難者以其身未親稼穡之事耳視彼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但知安逸不知厥父母艱難乃有是逸乃習爲世俗鄙諍誕妄不恤非議協慢其父母曰前人無有聞見知識蓋以壯麗爲威嚴則薄前人之堂構爲苟簡以侈汰爲得意則鄙前人之

之恭儉爲繼此繼體之思亦即下

勿語者也其弊皆由不知稼穡之艱難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句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即至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尚書辨解

卷六

二十九

逸

此再告也引殷三王之知艱難乃逸者以明之人主崇高富貴無所不得其難必者惟壽以有宴安爲之耽毒嗜慾爲之斧斤也知艱難之君惜福則能斂福敬天則能得天畏民則能長民寡嗜慾則元氣不損多憂勤則神明日新無人怨則無鬼禍養和氣則招吉祥故自古壽考之福不在優游豫樂而常得于艱難之中歷舉殷王近代事之易見者也中宗大戊也自度以天命自簡制也高宗武丁也舊在民間與小

民同力作故即位知艱難乃或亮陰者謂三年不言
非當然乃或因居喪而然也雍和也此事無與稼穡
艱難然非知艱難之主不能恭嘿守禮也嘉靖和美
安靖也祖甲高宗子祖庚弟不義惟王高宗欲立祖
甲祖甲逃居民間故與小民同力作也殷三宗享國
長久者皆以其知小民之艱難而後王生長安逸不
知艱難惟知有逸不知小民之依惟知有已是以驕
奢淫佚福過災生人怨神怒天年不永矣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平
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

尚書辨解

卷六

三十一

無

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以庶邦惟正之供句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三告也又引周之先王知艱難乃逸者徵之抑貶損
也卑服謙卑服事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卽稼穡也
徽懿皆美也柔則闇汶微則柔而能文恭則拘簡懿
則恭而能安惠鮮者鰥寡之人枯槁無色而惠之使
鮮澤也自朝旦至日中又至日昃言終日不食也咸
和皆和也文王不畋以下十五字爲句盤盤桓也正
征也惟正之供所當供小民以艱難生之而賢主
以什一稅之者也言文王不敢以小民稼穡之供恣

遊田之費所謂知艱難也中身者文王年四十七
位九十七終享國五十年也按史文王即位之元年
帝乙之二十九年也帝乙時商道未衰文王受命
帝乙命之嗣位十有八年帝乙乃崩紂立文王事
又三十有二年然則三分有二蓋紂之末年所受庶
邦惟正之供非文王征之小民喜于歸周樂供之也
而文王猶以致之于商故易曰王用享于西山夫非
有二之供享之與夫子曰以服事殷夫非以惟正之
供服事之與小心恭慎止仁止敬故其享國長久子
孫爲天子綿祿八百無逸永年信不誣也後世晉重

尚書辨解

卷六

三十一

無

耳以徂詐立國過天子取彤弓自稱侯伯身死而其
子孫驕奢無度迫脅友邦朝聘供幣豈非以西伯惟
正之供爲口實乎夫西伯却之而不能也晉人則終
而奪之也文王不敢以供遊盤而服事殷晉人以自
供其奢侈而王室曾不得一縷一粟之入所以六卿
支解子孫煙銷先諸侯亡無逸永年豈欺我哉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句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
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句無皇曰今日耽貪樂乃非民
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
亂于酒德哉

四告也則法也法文王也于九字爲句澤也于行也觀玩樂也如春秋觀社之類逸安逸也如日晏不朝不親庶政之類遊巡幸也田田獵也皇與通暇也今日耽樂者言今日暇且爲樂也夫爲四海之主一日萬幾何有暇時此小人蠱惑勿語非所以訓民非所以順天爲此言者是人有大怒不大也逆之漸不可長始于一念而終身迷亂若殷王紂是也彼其酗于酒沈湎狂惑死而不悔亦始于一日耽樂耳惟師文王則可矣酒德謂以酗酒爲德

尚書辨解

卷六

三十三

周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

民無或胥譴周張爲刃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五告也此承上章今日耽樂之語時人不則有愆之意而因戒王使受教也言古人雖德業已盛君臣猶以得失相訓告以吉祥相保順以道德相教誨國是明而公論彰故民無或敢相譴詐張狂以變易是非此知艱難之主虛已聽言之效也苟艱難之訓不聽則耽樂之言易入蓋邪正之幾間不容髮於是有人教以變亂先王正法謂民不足依謂天不足知

如厥子之侮厥父者譴張變刃是非顛倒將使人主驕奢放逸至于小大之民不服則心違而怨悱不服則口詛而詛祝豈長世之道祝與呪同有怨而怨于神曰詛祝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譴張爲刃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末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六告也商周四王知稼穡之艱難乃逸知小人之依

尚書辨解

卷六

三十三

周

故能勤儉憂惕懷保惠鮮惟民之恤所謂迪行明哲之主也其或譏人告之曰小民怨汝詈汝則皇皇然自敬其德其所怨所詈之愆則曰我之愆四王之心信有若是者豈但不敢含怒而已乎蓋其心既深知我之逸爲彼之艱難彼之艱難爲我之依視民無一不可念自視無一可逸雖怨詈之不怒而有罪則自反此四王所爲迪哲世主所當聽也若此艱難之語不聽則彼耽樂之言是從乃或有譴張爲刃者曰小民怨汝詈汝則信之不深思爲君之道不寬大綏綽其心躁擾峻厲亂罰無罪亂殺無辜天下孰不怨之

怨叢厥身欲壽考安佚焉得此惟不知艱難乃遽妄
謂崇商當貴我固有也惟正之供彼當供也斬文如
草芥而靡費如泥沙煦煦與怒嚴刑峻罰少知艱難
豈至于斯嗟夫譎張殺人不寬縉厥心二語公蓋深
有微于流言之殺管叔也成王猜忌之主公所以惓
惓誨迪君貳所以欲致政去必非無故千載之下不
能諱考其事而刪定意緒隱然可尋在讀者熟思耳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鑒于茲

七告也語畢而嗟嘆之丁寧之所謂言不盡意忠告
至矣

尚書辨解

卷六

手四

尚書辨解卷六終

尚書辨解卷七

君夷式

此召公欲告老而周公勉留之辭也召公名古人質
直相諭以名國史嚴重故因名命篇序謂周公為師
召公為保相成王召公不悅故周公作君夷司馬遷
敘燕世家遂謂周公踐祚攝政召公不悅為序所誤
矣成王幼周公以冢宰攝政或有之若踐祚則禮記
明堂位附會之說先儒辨之已詳據編次繼洛誥多
士之後時周公留洛成王親政召公奚為不悅哉蘇
軾謂不悅周公不歸非也夫周公固無可歸之義亦
無欲歸之心公以文王子武王弟相武王初定天下
武王崩反者四起公以骨肉元老受父兄託去則將
舉前人未竟之緒秦越視之乎雖聞謗居東成王一
悟遂翩然返何嘗棄天下如後世菟裘骸骨之為世
儒惟誤解洛誥乎欲明農之語遂謂公歸不果召公
不悅夫周公不歸召公亦未歸也不亦恕已而責人
乎序謂不悅者如孔子不悅于魯衛孟軻不豫于齊
有去志云爾當是時異姓舊臣皆已就封十亂皆已
彫謝周公留洛而召公居中年老倦勤故有歸志或
曰周公不歸召公獨可歸乎曰周家創守之事皆周

公肩之親則叔父情不可解位則冢宰分無所逃故
篇首公亦自任義無可去若召公歷事三朝王報國
酬引年而退猶爲庶幾焉蓋有周公在其任分周公
留洛而王幼冲觀其講張于流言朋比于記工享惟
識物賞不明農微師保之力亦顯覆之主耳篇中云
嗣子孫大弗克恭過佚前人光必有所指矣是時召
公齒未甚衰成王在位三十年崩而太保尚受顧命
輔康王以百歲計時尚未耄其不悅非無故也然周
公援止即止老成忠愛真無已哉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降厥命我有周

尚書辨解

卷七

二

書

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
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
上帝命句弗求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句惟人在句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句在家不知
句天命不易天難諶忱乃其隆命弗克經歷句嗣前人
恭明德在今句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
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句我道惟寧王德延句天不庸
釋于文王受命

此周公欲留召公先言已所以勤勞王家之意弔憂
也弗弔言君奭獨不憂念乎天命去留在人天喪殷

而周受之我不敢信以爲異而不求自保如天不可
信未必與周我亦不敢以爲終于不祥而不求挽回
害則不祥可轉爲吉不害則休祥亦變爲凶乎乎人
耳嗚呼嘆辭君指召公已曰時我者言召公嘗歸責
于公也我周公自稱我亦不敢下二十一字爲句言
我亦豈敢安寧于上帝之命不遠念天威於我民無
過違乎過違參差意惟人在謂所天保民在人也我
後嗣以下十一字爲句指成王幼冲不知艱難也在
家不知者周公以叔父至親召公同姓宗臣誼共休
戚雖在家不仕豈得諉于不知天命難保天意難信

尚書辨解

卷七

三

書

無乃隆其命不能久經歷矣繼嗣前人恭奉明德惟
在今日予小子所爲不敢知不敢寧者非能有所救
正也但啓迪前人明德之光施及于我冲子而已又
曰者前言少間再申其說也史記聖人從容勸誨氣
象如此言天不可信我率行惟武王之德以延接之
天亦不用遽舍于文王之受命也我所以思藉文武
而保厥命耳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
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
扈格于上帝巫咸父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

丁時則有若其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句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成奔走惟茲句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

三告也此又引商先臣壽考佐命之功見更不宜告老也成湯受命以下言諸臣自効于商天惟純佑以下言商利賴諸臣保衛卽伊尹按湯壽年百歲伊尹相湯湯崩歷外丙中壬又相太甲是伊尹殆百歲人也伊陟伊尹子湯時有臣扈至太戊凡百三十年而扈尚在則扈殆百餘歲人也巫賢巫咸子伊尹事湯

尚書辨解

卷七

四

至太戊百五十年而其子伊陟尚在巫咸事太戊至祖乙百四十年而其子巫賢尚在則六人者皆多歷年所者也率皆心陳久也言在位久也禮謂天子祀天之禮陟升也配天天子郊祀以祖考配天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商有天下六百四十四年故曰多歷年所商先功臣不止六人此舉其壽考在位者耳天慈遠老輔助王家使之多歷年所王家因元老得天亦多歷年所故老成人者天篤生以佑人主人主亦仗老成人以格皇天純全也佑助也天惟全助商命故商家賢才充實百姓大族凡爲王臣者罔不

秉持其德之明以憂恤國家況外而小臣薄靡僕可莫不奔走惟天純佑故及此稱舉也惟德舉用又安其君故君有事四方如卜筮人無不信也蓋國有老成則百僚師師罔非正人商六七賢君皆有老成人爲輔故內外各舉其職羣賢彙征而天下治此周召所以不容一日去位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句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句厥亂明我新造邦

四告也平常久也言殷諸臣有天壽能常格天故保治有殷其後嗣如紂者遽于荒故天滅之以威今汝

尚書辨解

卷七

五

永念天命祖德則亦如六臣多歷年所有堅固之壽命其治明我周新造之邦亦若殷諸臣之孚于四方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句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句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魯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

若游大川乎往難與共濟小子同來在位無我責收句罔不及句者追德不降句我則鳴鳥不聞知曰其有能格

五告也又卽周先臣之佐命者喻公之當留也割割絕殷命也申勸董勉也寧王武王也大命集武王之身惟文王先能調治諸夏也文王調治諸夏又賴此五臣若無五臣往來啓迪常教卽文王亦無德降及于國人也惟天純佑文王故五臣亦如昔商臣秉執其德迪知天威惟是光昭文王迪行之德著見于下覆冒之功上聞于帝是以受有殷命至武王時號叔尚書辨解 卷七 六

已死惟茲四人尚迪行有祿後武王將天威誅紂惟四人光昭武王冒覆天下使大盡稱揚武德微武王亦不能成功也其在干今予小子旦若游大川無有津涯予往汝奭其協力共濟予雖在位與未在小位同謙言已無裨于國也苟無人爲我責任兼攝獨力難成終無能勉其不及也勛勉也今爾以耆老高造其德不肯降留如視鳴鳥高使我不得聞其聲矧曰其能使之來下乎造至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詩云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降不聞之意舊解謂岐山鳴鳳無謂

公曰嗚呼其其監于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告君乃不以後人迷

平告也及覆其辭時迫時繼時諄時暑此數語又暑而繼然不盡使人深念也鑒于茲者通指上商周諸臣言我周受命雖美亦甚艱難告君請謀之當寬裕我勿躁急獨行不顧而去使我後之人無助而昏迷也後人公自謂也去者以留者爲後

公曰前人數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勛偶王在夏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八告也前人武王也布乃心者猶言布腹心託心背尚書辨解 卷七 七

也二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爲師保故曰作民極曰以下皆述武王之命辭偶庸也明勛偶王明勉輔助嗣王也在夏在誠信也而而通是不信矣乘記載也屬史臣記此命也惟王德丕承無疆之憂者丁寧託付之語皆武王遺命而公詳述之悽然事死如生之感忠臣孝子惻怛之至召公欲勿留得乎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其汝克敬以予句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是二人弗戢其汝克敬德朋我俊民在句讓後人于不時鳴呼篤桀時二

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句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九告也允誠也告汝朕允者告汝以我之誠心也保
奭者再呼其官與名也其汝克敬以予者望其敬以
助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視殷亡大運否塞遂念我畏
天之威豈不誠允而徒然為此語語乎予惟曰襄事
惟我二人汝有合于予言亦曰在是二人同心協恭
則天休滋至但國家多事賢才無盡惟我二人不能
勝其汝克敬德明揚俊民在位以遜讓後人于丕時
丕時猶言彼時後日也蓋大臣爲天下得人不得其

尚書辨解

卷七

八

君典

人未可言去篤用力也言用力匪我二人則我多難
之家式能至于今日之安休乎今日之休垂成之功
不敢遂怠我欲皆成就文王之功于不怠使自我西
土丕冒東至海隅出日之邦罔不率從而後我二人
襄事之功畢耳今功未成豈可言去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諾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十告也不惠不順也言我豈不順于理而如此多言

惟憂閔上天越及下民耳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

茲往敬用治

十一告也上言閔天與民此獨言民者民爲本也乃
指召公言惟召公老成深念能知民情變時雖罔尤
違其終難保可謂今休而不圖永終乎當祗順此詒
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愚竊觀周公之志而知聖人天
行之健不息之誠以天地民物爲心未嘗遲回于衰
耄之年計較于生死之際也視老之于壯死之于生
若晝夜呼吸而吾當爲之事與夫不可辭之責一息
尚存不容少懈吾夫子衰年尚行不知老之將至思
夢見周公孟子謂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讀君奭始
信其然皆堯不遇舜不言老舜禹皆以期頤之年巡

尚書辨解

卷七

九

君典

行萬里客死而旋葬焉其不倦勤如此後世士衰至
便驕欲以召公爲口實乎

多方

多方者周公再奉成王討奄歸至洛而布告四方之辭稱臣我監五祀蓋周公治洛之五年也奄人再叛時成王在位十有一年二十有四歲矣武王崩三監叛十餘年間周公所以撫馭勤勞盡瘁而奄人猶反側不常若使當時無公或如君貳請老東方之事誰與圖之故知君貳一誥周公之慮遠矣夫子刪書序多方于君貳後見文武之業所以底定綿祺久遠者秋毫皆公之力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尚書辨解

卷七

十

此史臣記周公作多方之故五月不言其年以經考之蓋成王之十有一年也元年至二年公居東三年至五年公奉王東征六年營洛七年公始居洛茲經曰臣我監五祀則是成王十有一年矣是時公已遷殷士而奄人再叛公再奉王討之蓋初征王年甫十六多士曰昔朕來自奄王幼故大誥之辭稱冲人此行王親總大政故專稱王王來反洛也洛邑朝宗之所故稱宗周公治洛王遷經洛諸侯會故誥于洛也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

帝降格于下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子內亂不克殲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至日欽劓剝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弔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求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

尚書辨解

卷七

十

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率天功命周公曰王若曰者公代王言也殷侯殷諸侯即東海奄徐諸國以其未忘殷故稱殷侯尹民宰民之官大降猶寬宥爾罔不知言爾自當知也圖謀也寅畏也天命不可以人力謀不畏保爾之宗祀也惟帝降格以下誅言桀之亡夏湯所以格夏之事見紂以多方亡也蓋凡四方之命迪于天而係于民存乎上之人有以勸勉之上有明主則四方多士并受其福桀惟自逸憂民之言曾不出于口終日淫昏不能勉行天道爾等所聞出民以奠麗而後安民安即是天命桀

但圖帝命不開廣小民于慶大降罰于民積于
始于娶妻內亂遂至盡惑顛倒不能靈云云
惟進用恭人寬洪舒徐以開民麗惟食叨念之人
日欽崇以救害夏邑所以天命成湯刑殄之也此惟
天不保全夏桀故夏賢士并受其累恭德之士不使
明揚以保享民而虐民之事無所不為民生窮迫不
得開展成湯乃以爾多方簡代為民主慎民所貪麗
而勸勉之干民所儀刑而勸勉之至紂父帝乙亦明
德慎罰能勸勉其民凡要約囚人殺戮有罪無非勸
勉之也惟恐民失所陷于有罪況肯身為不善用不

尚書辨解

卷七

十一

多方

善之人以累之斯勸民之主乃能以多方享天命今
至爾紂不能以爾多方享天命豈非不勸民所致哉
亟言勸者見今之誥正所以勸之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盾有辭乃惟有
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
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
念茲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爾厥顧天惟爾多方
堪顧之也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

我教我用休簡昇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
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悅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
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
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
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
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
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
乃惟爾自速辜

尚書辨解

卷七

十一

多方

再告也庸輕易也非天輕含夏爾惟紂不能勸民以
爾多方放肆圖謀天命殛盾有辭故耳夏桀圖政不
集于享天降之喪殷邦代之紂安其安為政不蠲除
其惡而烝進于害天降是喪然非天一旦棄之也為
聖焉狂在念與不念如反覆手豈容少待而天之待
商已久成王黜殷須至五年之久殷不克念而後天
以五年須暇之子孫作民主尚復何念可聽乎殷不
可聽天又非輕與周也求之多方大動以降喪之威
開發其可以眷顧者無之惟我周王靈承于衆能舉
其德可以與司百神上天天乃式教我用休簡昇以
殷命尹爾多方豈偶致哉曷敢多誥者恐蕞天命也
大降爾民命者寬宥之也忱信也信其大降命之言

也裕安和也。卽前洪舒開麗之意。勿自迫于罪也。屑播輕棄也不典。非常也。圖忱于正謀。自信以爲當然也。作不典而求正理。所無也。戰攻迫也。要囚要約。囚禁指滅奄之事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祿爾。我有用。惟其大介。資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尚書辨解

卷七

十四

多

三告也。有方奄徐諸國也。殷多士。河朔諸臣也。監牧伯也。如康叔輩公之治洛亦監也。五祀卽五年。謂自洛邑成後。周公爾治。今五年也。胥伯。吏胥之長。小大多正。皆周官。當世或雜用商舊臣。有附有叛。故不和也。臬。幹正也。和者安分。隨時之謂。官不能幹正其民。而使自作不和。亂之道也。自作不和者。不順于監也。爾室不睦者。同類相疑也。爾邑殷士爲多正者之治邑也。克明。謂政和民睦。則境內清明。是多正之能勤其職也。凶德者。貪亂不睦之人。不忌不畏。也不可畏。其凶而不正。卽克臬之意。亦以肅清其官政而簡閱

邑人之賢者以謀自助。爾乃自是于洛邑。長保爾土。天亦畀祿爾。我周亦大助。資爾。唐通簡拔在周王庶庶幾爾。實有服在尊位者矣。畋與旬。佃通。凡耕獵之事。皆力畋也。按多士曰。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尚未言用之也。今曰。胥伯小大多正。罔不克臬。曰乃位。曰乃邑。則是殷士已有被用者。但未在王庭爲大僚耳。公當時治洛之政。不可考。于殘編斷簡中。規模次第。大畧可見。多方多士。後甚明。而解者以多士有昔朕來自奄之語。謂宜居多方。後以遷殷士爲宜居洛。前則顛倒甚矣。伏書二十八篇。尚書辨解

卷七

十五

多

編次井然。斷不可易也。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迷爾土。四告也。不克勸。卽上所謂不克日勸于帝。迪之勸。不克享。卽上所謂不克求于多享之享。言爾不相勸信。我誥爾之命。則爾亦不克享上之祿。凡民承風。亦不享爾。乃放逸頗僻。不和不睦。大遠王命。爾罔克臬。則惟爾多方之士。自探取天威。我將致天之罰。蕩析爾土。言將放殛之也。

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五告也命天命也聖人無往不奉天命不但治亂刑政之大也事物變化莫非自然聖人語嘿動靜順帝之則動必奉天言必稱命殷士順命則無探天威矣又曰時者他時也與多士又曰時同言彼時致罰惟爾始初不能敬聽于和自取之耳勿我怨也按多方較多士其辭旨加切亦先後次第之別也

立政

此周公將沒而遺訓成王之辭丁寧切而屬望深呼太史記錄殆公訓誥之絕筆矣首尾史臣記事篇中不復如他詰更端以其非面陳如召誥及後世遺表之類故編次諸詰末名立政者勉王自立云爾篇中養民慎刑以得人爲本得人則政立因虞書皋陶九德舜言五宅三居而變化其旨自虞夏以來五刑有三居然必九德咸事而後五宅三居可用先宅後人然後能宅凶人先又三德然後用三居三事大夫不得人而欲三宅無冤民不可得已由堯舜至文武尚書辨解

帝王之道備而周公相成王爲王道之終故此篇上接舜禹皋陶之謨下及成湯文武用人行政之道終以刑獄戎兵命史記錄蓋公思兼三王之事于茲畢矣國史所編與夫子刪定思周公之意周匝完備學者宜潛玩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威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贊衣虎賁弁

此一節史臣敘周公作誥之意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者公將陳訓而致禮于王矣者盡言無餘之辭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記公所戒王慎用之

人也左右輔弼臣也常伯常用庶官之長也任用也
準人公平正直可爲準則之人綴衣猶垂衣天子屨
座之飾幄帳之屬虎賁武士侍衛之臣所謂帳下士
如今錦衣衛官僚執戟護陞掌刑殺者也言王左右
常行庶長常任用準平之人以爲綴衣虎賁之屬此
周公所用咸戒于王者也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
大競顓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
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
矣謀面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
尚書辨解 卷七 立政

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周後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
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
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
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
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俘我
有夏式商受命奄施甸萬姓

前周公若曰者史臣擬公之辭此周公曰者直記公
之辭也休茲知恤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之意言
此左右常伯綴衣虎賁與君同休然知憂恤能得人
者少也古之人指唐虞之世堯舜禹皋君臣也有夏

謂諸夏純嘏也言古人行道中國帝室強盛如唐虞
之際尚賢官天下所謂小德役大德故曰有室大競
俊又在官時亮天工故曰顓俊以尊事上帝迪知知
之真也忱恂信之篤也九德卽皋陶所陳九德拜手
稽首唐虞君臣進言納諫皆拜稽首也真知誠信有
九德之行然後乃敢陳謨以告君蓋皋陶雖明刑之
官而謨非先刑也舜雖有三居之宅而宅非居罪也
五刑原非安宅古人以宅論刑宅可知也豈非德明
而後刑中乎故其告厥后若曰宅乃治事之臣使事
得其理宅乃牧民之臣使民得其養宅乃準平之人

尚書辨解

卷七

立政

使公平正直者居百揆阿衡之位以爲治事養民之
準如此三宅則可以爲君苟臣不迪知忱恂于九德
之行謀爲面從大言以訓德而乃宅斯人用之則事
牧準三宅無有善人徒法可以化民乎桀有惡德惟
其弗作求往古任人是以暴德滅亡而無後也陟升
也不大也釐賜也耿明也言湯升爲天子上帝大賜
明命也三有宅謂事牧準之位克卽宅謂用人能各
當位也三有俊謂事牧準之人克卽俊謂在位能得
人也天下所以嚴敬取法者以湯能宅俊得所非徒
以刑罪五宅三居之謂也見德言不見刑也受德賢

紂尚強也。羞刑善治刑獄之人。如後世酷吏輩以刑為美也。庶習多習也。欽罰非妄罰也。佯使也。我謂周也有夏諸夏也。奄覆也。甸治田也。言盡四海之民皆甸王田也。按此因臯謨九德五刑五宅三居而言。慎罰先于明德。舉善則不善者自遠。夫子所謂舉直化枉。子夏謂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與此義同。宅俊言三。不言九者。臯謨九德不越箕疇之三德。言三而九在其中。古者天子三公曰師保。傳此三宅曰事牧。準錯綜其旨以明先德後刑之意。非必以三宅配三公也。

尚書辨解 卷七 二十

亦趙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上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大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教。米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克知灼見。卽上節所謂迪知忱恂。非面謀者也。克知

三有宅心。言在位皆忠臣也。灼見三有俊心。言所用皆真才也。天命有德。卽所以敬事上帝也。立民之長伯以立政。任人之平直以牧養民。而作為三事之臣。詩云。擇三有事。如前所謂。乃事乃牧。乃準三有俊。皆大臣也。虎賁以下。雜舉內外庶官。大都小伯。大小都邑之伯。表臣外臣也。庶常吉士。兼指諸在位者。皆循理善人也。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官。屬微盧二國。卽夷也。烝衆也。三毫皆殷舊都。疑卽所謂三監之故地也。殷自帝嚳始宅殷土。在今河洛之間。其子契始封商。則今陝西西安府商州至湯居毫。從先王居。卽今河南歸德府商丘。在大河北。微子之故封。古殷土也。或曰毫。卽今河南府偃師縣。在大河南。盤庚渡河所遷都也。或云。卽今彰德府安陽縣。古相州。或云。漢京兆杜陵毫亭。則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也。又山西平陽府絳州垣曲縣。亦有毫城。湯伐桀。誓師之處也。南京鳳陽府有亳州。漢之譙縣也。而皇甫謐云。梁國穀熟為南毫。蒙為北毫。偃師為西毫。卽今河南歸德二府。漢之梁國也。未知孰是。阪險要阨塞之地。不以分封。而設王官治之。謂之阪尹。此備舉庶官也。文王惟能克知三有宅心。乃能官人立茲常行有事。司牧人

尚書辨解 卷七 二十一

以克有此俊德所任皆準人九德成事俊又在官政立刑清而民安矣庶言號令也庶慎凡政事之當戒備者皆是也有事之牧夫職在養民者也是訓用達訓其不逮也文王視民如傷惠鮮懷保所未能忘者民而已至于刑獄與他戒備之事文王不敢知蓋知入官人立政之本也率遵循也救功撫循文王之功也義德續緒之義也容德懷保之仁也義容并盡故受此莫大之基武王以遏劉爲武亦如文之明德慎刑也

鳴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尚書辨解

卷七

二十二

虞

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句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問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父我受民鳴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父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抽繹之茲乃俾父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勩實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乞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

烈鳴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此以下反覆丁寧皆終事屬付之辭說者以爲王初政致戒并及文子文孫豈初政之語下篇卽以成王顧命繼之次第可見孺子家人叔父之稱如晉重耳反國老矣舅犯猶呼孺子蓋皆史臣記事擬公之辭國史嚴重所以尊公而諷王以受教也屢言矣者示諫之辭準人牧夫正人之爲民牧者克灼厥若謂能明知其賢而順其志也不乃俾亂者使得大行其道也相助也和理也輔相我所受之民調和我之衆獄與衆愼之事勿以儉人離間之也末蓋也成德之彥卽準人牧夫也微美也人之微言卽前所引禹臯之言湯文之事皆美言也惟正是父之者惟準人牧夫使治民治事也自古謂唐虞也商人謂湯也總申前言虞夏商及我周若文王立政立事皆用牧夫正人能宅居之能率循之所以俾之治也其國之不立政者皆用儉小之人不順于德是以無光顯于世也勩勉力也凡三言庶獄庶愼初言勿有問之者防儉人也再言勿誤惟正父之者任準人也三言勿誤不及庶愼者所愼尤在刑也不及儉人者所重在得賢有司也詰治也陟猶虞舜陟方之陟巡行登歷之謂禹

尚書辨解

卷七

二十三

虞

之迹九州五服皆禹經歷之迹也方行者方舟巡行也此言天下既平王者巡狩六師從行如詩曰君子至止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朝會則必講武所謂詰戎兵也耿光以德言大烈以功言按公諄諄以慎獄爲戒而終之以詰戎兵何也人主無敵國外患之憂則必有嚴刑峻罰之事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者所以防于未亂勝于未戰者也是以唐虞之治中天而前無軒轅之五兵則無以開平成後無湯武之放殺則無以除暴虐故天道霜雪震霆所以致其生也治天下而言銷兵去戎是養安也武王革殷之亂汲

尚書辨解

卷七

二十四

立政

汲戰于戈鑿弓矢歸馬放牛不數年而天下大亂庶頑流言刃及同氣微公東征天下非周有矣五刑雖設何裨于治故五兵詰而後五刑可省安不忘危所謂心戰也故公之繫易于同人曰用大師于謙曰利侵伐茲立政用人庶獄庶慎而終之曰詰戎兵愛深旨遠豈教世主以曠武哉讀者不可不深思也常人猶準人倫人變詐反側不常正人端方直諒庸言庸行如規矩準繩布帛菽粟蕩蕩平平故曰常人王道本乎人情人情者聖人之田故道貴中而人貴常此入主知人官人之要取人立政之本也

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公既致訓于王又舉慎刑之長屬史官記錄垂訓將來也太史呼史臣蘇公蘇念生春秋傳云武王封蘇念生以溫爲司寇是也由獄謂推原罪人之情由蘇公能用敬以推原獄情爲邦刑之長茲式有慎卽敬爾由獄也列布也猶後世列傳之列所謂布在方策也用中罰者使後之用罰者取中也公以立政垂訓獨加意于刑獄因言以釋志公沒世未忘于管叔死與

尚書辨解

卷七

二十五

立政

顧命

顧命者成王將崩顧太子羣臣命之也顧回視也將去之貌詩云顧我後我史臣敘其事因以命篇立政者周公佐命之終顧命者成王守成之終也成王生平嗣服之事皆倚周公而臨終顧命則成王所自得也處生死之際從容不亂承祖考之業付託惟謹末年進脩視初服有加矣後世人主死于婦人之手嗣君廢立悉由中官大臣不得預而禍亂隨之然後知成王之為慎重也三代顧命多矣獨錄成王者以其居四代帝王之終也本一篇孔書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尚書辨解

尚書辨解

卷七

二十七

顧命

內下別為康王誥與分彛典同顧千餘年來無敢正之者可怪也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懼甲子王乃洮其類水相被冕服憑王几乃同召太保奭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成王崩之年經無明據按漢書律歷志成王卽位三十年崩則此四月是三十年四月也宋邵雍作經世書謂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愚按召公先事文王又與周公同相武王至成王時召公不悅殆將老矣今成王終又受顧命計其時必非甚遠若又三十餘年則

已百有餘歲未必尚在位二書之說恐皆未足據哉始也生魄謂月既望而光漸減十六日也不懼有疾也洮盥手也類沃面也相扶持也病不能振衣相扶而加冕服于身憑王几于路寢召羣臣命之也丙伯以下皆諸侯入為王六卿者師氏中大夫以其屬守王門者也虎臣卽虎賁護衛之屬

尚書辨解

卷七

二十七

顧命

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貳三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大漸言病日甚而漸近死也惟幾猶幾希言危也臻至也彌留彌甚言連也嗣繼今也言病日至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後事也審詳慎也汝太子羣臣也宣重光文武以聖嗣聖宣布重明也宣猶奠高山大川之奠麗猶日月麗天之麗皆宣布意教卽五教詩云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是也肆習也二聖布德陳教典則昭垂遠近率由子孫視攸重習不違也達通也殷士作桀二聖德教肆習然後通達安集

大命也。伺愍也。自謙之辭。疾殆。疾病危殆也。弗興。委頓也。弗悟。昏迷也。劍康王名威。可畏也。儀。可像也。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以其有威儀。威儀正。則心存威儀。亂則心喪。故詩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會子將死。告孟敬子以容貌辭氣顏色。亦威儀也。故死而易簀。得正而斃。成王知威儀。亂為非幾。故能力疾被冕。命百官。可謂以身教矣。貢進也。非幾。邪念也。幾者。動之微。非禮之志。動于微。則不善之儀形于外。當輔翼匡弼。無以非禮之事。冒亂進貢。則非幾不動。而身脩矣。此輔養君德之要也。

尚書辨解

卷七

二十八

顧命

茲既受命。還出綬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三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既受命者。羣臣既受顧命也。還旋卽也。綬衣。黼座。帷帳之屬。庭外庭也。翼日。明十七日乙丑也。仲桓。南宮毛二臣名。呂伋。太公望子。虎賁之長。爰於也。二千戈者。桓毛二人執干戈於呂伋所。案虎賁百人。逆太子也。南門。天子五門。庫。庫。應路門。皆南向。王崩。太子在內。必迎之。南門外者。所以殊其禮。表觀望也。翼室。路寢兩旁側室。恤宅。憂居也。宗。主也。成王殯于路寢。

太子入側室。憂居為喪主也。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綴衣。屬間。南嚮。敷重簾。席黼純華。王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王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筭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琰。刻在西序。大玉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一人雀弁執惠。一人冕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祀。任。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尚書辨解

卷七

二十九

顧命

十九日丁卯。王崩之第三日也。命。太保命也。冊。簡冊。所以書顧命。授嗣王者也。度。新君卽位之禮節。如下文所行。猶今之儀注也。癸酉。二十五日也。伯相召公。以方伯相天子也。命士。以供侍從之役。如下文執仗。立門階之屬。須材。以為陳設之具。如下文席几寶王輅車之類。狄。伶人供喪役者也。黼。白黑文為斧形。展。狀如屏風。天子朝諸侯。則依之以玄綴表帷幄也。設。

死者之席如生者之禮。牆壁間通明處。古者前堂後室。堂後列牖。牖間卽堂中敷鋪也。重簾也。簾。竹篾也。純緣邊也。華王美王也。仍。因舊也。因存日所用之舊几。事死如生也。周禮司几筵。職云。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東西序堂東西直牆。設席相向。所以陳寶器也。底席近地。席綴純以繒。帛聯綴席邊。文具所以飾几。豐厚也。畫純以彩。畫之繪緣席也。西夾。堂西側室。堂居中。故謂之夾。如兩翼然。故又謂之翼室。嗣王受命以賓禮之。山西階。階故西夾。設席南向也。前節所云逆于糾。死入翼室。卽此筭。稚竹也。堂上簾。此用筭。

皆古兵器之畫制者。先代傳之以示守。周禮大宗伯所謂庸器也。房在室側。東西兩房。蓋天子廟寢之制。諸侯廟制稍狹。但有東房。無西室。西爲與神所栖。深入而東向。故西無房也。寶至列于庭。序器陳列于兩房者。輕重之等也。大帑。王帑賓階堂右南向之階也。面猶前也。綴帑。金帑階左南向之階也。充帑。木帑。進門兩旁室也。大帑。象帑。革帑。天子五帑。王帑。爲君之帑。革。次。木。行則貴者近而賤者遠。王乘王帑。到金帑。接之。故金帑爲綴帑也。最遠者木帑。故爲先。轡。革與象居中。故爲次。帑。禮大喪祭。大賓客。則出轡示不敢安居也。二人士也。弁。冕之無延旒者。雀赤黑如雀頭色。禮士弁。大夫冕。門階遠。故用士堂垂延。故用大夫惠。茅也。末銳似穗。葵。青黑色。戈句戟也。上刃。謂直立以刃向上。兩人夾立。欲其不相礙也。祀堂基遠。廉隅之處。兩階。堂左右階也。劉。鑊斧也。鉞。大斧也。東堂。西堂。猶言堂東。堂西。皆中堂也。戣。瞿皆戟屬。形如花。故得名。東西垂堂。東西畫簷下也。銳。矛屬。側階。西夾之階。西夾有嗣王席。故階特設一人爲衛。按此文。知古人冕服。不獨用于祭祀。戴冕者五人。皆不言何冕何官。則周禮五冕之說。未足據矣。天子路寢。

之內皆列五兵古人雖深宮嚴邃未嘗忘備此即周公克詰戎兵召公張皇六師之義後世入主殿上不得持寸兵而姦宄生于肘腋先王豈不烈哉而君臣輯睦如同室蓋左右侯從綴衣虎賁罔匪正人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冒由阼階降太史秉書由賓階降御王命曰皇后憑王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句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尚書辨解 卷七 三十三 廟命

咤數去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齊祭宅句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

王嗣王麻冕以二千四百縷布為冕用布貴質也細縷貴精也白黑曰黼賓階西階廟王新受命為賓而太保奉先王顧命為主降升堂也蟻織文疑即皋陶謨所謂蟲也入即位入路寢之門即堂下之位太保主其事太史奉冊太宗掌禮彤赤色承介圭奉天子之大圭也上宗即太宗云上者宗伯有太小大宗伯為上同酒器瑁以王為之方四寸天子之圭合四為

一上有冒朝諸侯則執瑁以合瑞也同之與瑁猶瓚之與圭圭為瓚柄瑁為同蓋太保攝主故由東階升堂宗伯奉同瑁以從太史奉王冊獨由西階以王在西也御猶御事之御治也宣冊于堂上賁冊下堂皆太史之事冊所書即成王憑几之命也曰以下太史口傳神意而申命于堂上也末命臨終之命嗣訓繼先訓也下便也大法便民也王再拜興嗣王拜于堂上之南嚮席前乃受同瑁者受于宗伯也宿肅通進也三宿猶三肅三次進酒席前也三祭三酹酒于地也三咤猶三嘆曲禮曰勿咤食每獻必咤悲尚書辨解 卷七 三十三 廟命

嗟之聲也上宗曰饗傳神意言已饗也王執瑁而以同授太保太保受同下堂盥手別取同洗酌以半圭之璋為柄禮諸臣亞裸用璋瓚獻而後酢用亞裸之器也尸既受獻而酌主人曰酢嗣王哀痛不能受酢太保代受而自酢也以同授宗伯之人將受酢拜也王答拜代尸答又答其代已也太保既拜起乃受宗人同祭酒于地而後嘗之至齒曰嚮宅亦當作咤既飲以同授宗人復拜謝王又答拜太保乃下堂有司收徹祭物諸侯出路寢門外俟新君出見也路寢而曰廟者王殯在也凡宮室有神在皆曰廟周禮衮冕

衣裳九章裳四章今君臣皆言麻冕與論語夫子之言合而衮冕之裳獨言黼詩又云黼衣黼裳常服黼則黼又不專在裳也此云黼純黑則黼文又似不必皆芥也蟻裳裳有蟲文則蟲又似不專在衣也後儒紛紛訟議唯詩書足據孔書自此以上斷爲顧命下別爲康王之誥一時事斷爲兩章非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

尚書辨解

卷七

三十四

顧命

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路寢外門曰畢門卽路門也以其自外入至路門止

尚書辨解

卷七

三十五

顧命

故曰畢畢門外曰應門應門內天子內朝在焉新陟出至此見羣臣也召公長西諸侯畢公長東諸侯各率以入布陳也乘黃四黃馬也朱朱其尾鬣爲敬也春秋傳宋公嬖向魋取公子地之馬亦朱其尾鬣與之周人尚赤故貴朱賓諸侯也稱舉也圭幣所以先馬禮凡獻獸必有所先壤奠謂土壤所出之物以爲贄而奠于地也禮見尊者奠其贄于地稽首九拜之極禮王義嗣德謂新君以嗣德爲義不以嗣位爲侶所以答拜也言答拜者不答稽首也見畢諸臣陳戒于嗣王更相揖進也美若謂文王以美里之難受天命若者不盡言之辭克恤西土言以憂患興邦告以祖宗之艱難也新陟新升遐也成王未薨無諡故稱新陟王故主而曰新陟不忍亡之辭也戡定厥功指親征武庚平奄徐之功也今王指康王也張皇敬戒意天子六師言當繼成王戡定之志勿以天下旣平忘戰立政謂詰爾戎兵亦此意也高祖德高之祖寡命希貴之命指文武也報誥王答諸臣告也不平猶太平也富謂民皆遂生也不務咎不爲苛核之政也底至齊信謂極至齊一信服也昭明功德光顯也端命欽承對越猶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訓順也伯父

同姓諸侯胥暨相與也。顧眷也。綏安也。先公諸侯之祖考。奉恤厥若。答上妻若。克恤之戒也。鞠子猶稚子。先儒疑成王初喪。冕服受命。以爲非禮。果爾。則召畢諸公之干禮。反不逮後儒乎。召公與周公喪武王。受顧命。輔成王。凡周公所以治喪冊立之儀。召公豈遂忘之。而盡背之。正使周公而在。禮亦當如此。蓋論人子之情。莫切于親喪。論天子之事。莫大于受命。在士庶則親爲重。天下爲輕。在天子則天下爲公。親喪爲私。先王垂死扶病。正衣冠。集羣臣授之。爲嗣王者。可任情草竊而受之乎。禮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山川。

尚書辨解

卷七

三十六

顧命

越紼行事。夫祭猶越紼。況始受天地之命。爲山川百神之主。邪。君薨世子初生。尚用冕服告。況嗣后受命。大事釋斯須之喪服。成禮何爲不可。

尚書辨解卷八

呂刑

呂刑者。呂侯爲穆王司寇。王命之訓刑。以誥四方也。說者謂穆王巡遊無度。鬻獄以供侈費。不可爲訓。非也。今讀其辭。謂蚩尤妖妄。苗俗信鬼。淫刑自滅。古帝隆典。弼教制刑。惟中。元命配天。前此訓誥所未發。卽天子務民義遠。鬼神懷德。懷刑之意。蓋天壤之間。惟此民彛。王者明刑。救法。善有賞惡。有罰。馭世之常典也。姦宄譴張。惑世誣民。謂禍福可倖免。命討不在天。威福不由上。邪說橫行。徂詐相欺。人心以蔽。風俗以漓。蚩尤所以猖狂。苗民所以妄作也。故夫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語不及神怪。教不越中庸。正人心。息邪說。所以爲明刑弼教之大端。成穆穆明明之化者也。呂命及此。焉得以人廢言。自三代之盛也。訓辭必稱卜筮。比其衰也。卜筮亦疑。周之盛也。訓誥必誦祖德。比其衰也。祖德亦玩。呂命遠引三后。而禁黜詛盟。亦申命之權也。至于刑獄之際。丁寧友覆。藹然仁人惻怛之心。蓋五刑出于五兵。五兵始于蚩尤。蚩尤妖妄。尚鬼喜殺。始造兵器。慘虐害民。軒轅誅之。其遺類爲三苗。淫用五刑。虞舜殺之。宥五

尚書辨解

卷八

一

呂刑

刑爲三居。是五刑之不用。自燔然矣。夏商以來。治亂迭興。兵獄相尋。勢不得盡廢五兵。而犯法者多。聖人焉能并五刑去之。故事有作于亂人。始下夷狄。而不能盡廢者。佛教與肉刑是也。迄于周興。天下初定。反者四起。周公破斧。缺斨。再世不定。故五刑不得不用。其屬至于二千五百。周之法。令視前代加密。時使之然。耳。觀大誥。康誥。立政。諸書。聖人亦兢兢慮未流之無已。康王以後。五刑之屬。遂多至三千。穆王乃作祥刑。其真仁人之心哉。儒者謂肉刑爲先王之法。夫割人肢體。無異屠牲。先王豈忍爲此。旣謂不能盡去。而

尚書辨解

卷八

二

呂刑

擇其疑者。贖之。贖又疑者。赦之。不實者。無聽。可謂曲當矣。有罪必刑。而全活亦多。所以穆王享國長久。壽年百有餘歲。不可謂非仁人之報。而儒者必以爲先王之法。不許廢。又不許贖。嗚呼。此豈聖人錄祥刑之意。鄙儒所以爲固執而不通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句耄音冒荒度。說作刑以誥四方。此節史臣記作訓之故。呂侯爲王司寇。王命之作誥。以告四方也。呂後封于甫。故亦謂之甫刑。命辭命王。穆王名滿。年過四十始卽位。在位五十五年。享國百年者。史臣約壽歲通言之也。八十九十曰耄。作呂

刑時王年已耄也。荒大也。度量也。作刑作贖刑也。呂伯恭曰。世衰則情僞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姦宄日勝。作書于耄年。閱世故。察物情者熟矣。古今狂獄言之。畧書其衰矜明練。爲用刑者所宜盡心。故夫子存之以示後世。愚按此言最近。或謂耄老荒憤作訓者。過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又刵。挾提繫。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次平有辭。民興。昏漸。天泯。泯。焚。焚。罔

尚書辨解

卷八

三

呂刑

中于信。以提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昧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裴彞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

在下

此節敘五刑所由始在古清明之世常道立而風俗醇民無邪惡循理樂生上懸法而示之下緣法而守之無昏淫之行無慘刻之政至于季世姦究嗣興譴張爲刃邪說誣民變常亂紀五兵五刑所由作也蚩尤古妖人九黎之君鳴妖鳥鳴義猶言凶德人道好生鬼道好殺矯虔強殺也苗民苗國之民蚩尤之遺種靈善也言三苗之君不以善治其民作五虐之刑自稱爲常法也則割鼻則割耳祿斷陰黥刺面皆五刑之屬始淫放爲此刑後遂泛濫麗刑者並制不分

尚書辨解

卷八

四

品訓

尚書辨解

卷八

五

品訓

謂天神降人昇天禱祀符記之術以扇惑愚俗故聖人設官分職變理幽明辨別人鬼經紀天地息邪詭以宣正教布彝常于天下也罔有降格者言百神秩祀典禮脩明非其鬼而祭之則神不至也羣后之逮在下者天下諸侯及臣民也明明清明也桀常猶言靡常政治昭明善則賞惡則罰無偏主也鰥寡無蓋言窮民隱情皆得上達也清問理其冤也有辭于前謂無罪而陷于苗人五虐之刑者皆得辯訴也德威德明以德治民而民畏服也三后三君謂伯夷禹稷也伯夷爲舜秩宗降其典訓折民之邪僻爲之儀刑所謂齊之以禮也殷鑒一言皆務教養體當民情不貴刑殺也士獄官制刑齊民合于中道以教民祗敬于德非專用刑也穆穆以下贊聖治穆穆君德之和也明明臣職之清也灼光也惟德之勤以德勸民也如是而猶有匪彝者然則于刑之中率循而又治之桀彝猶言亂常典獄司刑也訖猶及也言法非但訖于可威者謂小民也惟訖于富者謂豪右也敬忌者中心敬謹畏忌制獄之本也罔有擇言在身謂公平無私在己者皆可告人不須擇而後言也是能合天德自立生命配享上帝在下國也元始生也天

造好生司刑者能重民命起自為元始造命配天

享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罪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再約上文申戒也司政典獄呼四方諸侯也言非爾為天之民牧乎爾今何監非是伯夷播禮惟刑之事當迪行乎爾今何懲惟是苗民不察于獄之釐不擇害人不觀五刑之中惟是庶民則威虐偏奪于富者

尚書辨解

卷八

六

呂刑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之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此教以聽獄當勤而敬也父叔兄弟子孫徧呼諸侯及典獄羣臣也庶有格命言庶幾有感悟爾之誥命

望其見聽也由從也慰安也勤鞠獄勤勞也由其心本求安不厭詳慎誠意懇到自無冤獄此忠信之長可法也故曰罔不由慰曰勤若有所戒而為勤勉強欲速躁急任情惟求集事不顧民命此搏擊之吏不可為也故曰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言刑法天所以整齊下民天不自刑以權俾我聽斷于一日之間生死出入所係甚重故刑可一日齊而民苟自新未可以一日終也非終者始誤也惟終者不悛也此兩者尚存乎人未可輕齊畏猶威也休猶寬也雖畏勿畏雖休勿休者言刑本威罪作意為威則過嚴寬雖休美作意為休則過縱畏勿畏休勿休惟其敬耳三德謂剛柔正直即無畏無休也一人謂君也如是則君有福慶衆民倚賴安寧長久之道也

尚書辨解

卷八

七

呂刑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虔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罪疑赦其罰有度違閱實其罪剝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剝辟疑赦其

罰倍差大平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錢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錢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則罰之屬千判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變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此告以所制祥刑也何擇非人言所當擇者莫如人

尚書辨解

卷八

人

呂刑

何敬非刑言所當敬者莫如刑何度非及言所當揆度者莫如刑獄之及也及卽康誥我惟有及之及言不過求也兩造謂兩人爭訟者皆造庭也具備辭證皆在也師聽衆人公聽也五辭五刑之辭罪人所吐情由合于五刑者也簡精核也乎切合也正比當也不簡謂有疑也五罰罰金以贖五刑情真律允者刑之有疑則使贖也過誤也所謂當從當肆赦者也不當赦而赦則司刑者之病謂之疵官權貴也反報恩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請求也其罪惟均卽以罪人之罰罰司刑者審克審慎克治勿忽勿怠也刑疑

有赦卽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卽正于五過也簡半

有衆謂兩造師聽以衆爲信也惟貌有稽謂衆心服否觀色可知也無簡不聽謂兩辭皆虛誕無可簡核則置不聽也具嚴天威謂上帝臨汝也凡五刑必簡乎無疑情雖當而微有可疑則赦其刑而罰金因輕重爲多寡也六兩曰錢二十四銖曰兩蓋銅錢之屬古錢以五銖爲中百錢約錢二千八百八十文餘可推也閱實者閱視入金之數實滿所犯之罪也墨者刻額而涅之其刑輕故罰止百錢剕割鼻倍二百錢也剕刑足倍差者加倍又差過之宮刑男子割勢

尚書辨解

卷八

九

呂刑

女子幽閉也大辟離其身首也屬者所犯之事不同刑皆類也上下比罪如比于大辟不足比于宮有餘之類律無正條比引用之易于僭亂辭謂獄辭附會文致與情相違卽僭亂也勿用不行謂律雖當用而情禮時勢難行則勿用也蓋用而不得行所損必多不得行而必行所傷亦多惟精察之法乃可行上刑適輕以下六句申詳上下比罪無僭亂辭之意上刑適輕謂律雖重而情則輕如殺人者死殺奴婢則輕之類下服者不可強比于上也下刑適重謂律雖輕而情則重如竊財者徒而監守自盜則死之類上服

者不得強比于下也服被也如衣之被于身受之
意輕重諸罰謂五刑之賸錢有權謂三千之屬上下
出入稱情平施所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但存哀矜
敬畏之念卽是輕重上下之權世輕世重謂刑罰有
古宜輕在今宜重有古宜重在今宜輕者如新國宜
輕亂國宜重平國宜中繼猛宜寬濟寬宜猛之類惟
齊非齊謂律本齊民用之又當緣情差等不可一切
強齊也有倫理有樞要然後可與權而上下輕重得
齊非齊之意矣罰懲非死人極于病謂罰贖雖不至
死而人已困極亦不可忽倭者折獄之口才良者恤

南書辨解

卷八

十

品刑

刑之善心良則無罰不中矣察辭于差非從惟從謂
嚴刑之下何求不得亦有非所從而屈從者俗謂逼
招也如此者其辭參差須審察也本其恭敬之心明
啟刑書與衆相占度勿隱勿偏庶幾于中平正直矣
獄成而孚謂刑罰既定情罪允合也輸而孚謂罪人
亦自輸服無不平之恨乃爲真孚其刑上備有并兩
刑謂如一人犯墨文犯劓既劓免墨之類按墨劓刑
宮大辟五者五刑各舉其一耳他如所謂則者割耳
也啄斫也斷手足趾之類皆所謂五虐之刑也取生
人肌膚而鮮割之與炮烙剖心剔孕之爲何異誠妖

人苗俗之事故愛育之爲五流惟怙終則殺經有明
徵可信而俗儒執以爲先王之法嗚呼何可以累先
王也不以生割爲慘而以罰贖爲貪表已之廉潔而
輕人之死命是誠何心然則三代聖人不除五刑者
何世之亂也旣不能偃五兵焉能廢五刑聖人雖不
除之然不輕用之故康誥大誥若是兢兢爾逮穆王
時天下承平久獄吏僭用乃作祥刑簡其疑者贖不
疑者刑非廢刑也不得謂之養姦過則赦疑則贖非
盡贖也不得謂之濫罰儒者必不許贖是申韓自儒
者始耳烏可以累先王也

南書辨解

卷八

十一

品刑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
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
聽獄之辭辭無或枉求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實惟府辜
功報以庶尤求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
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申戒羣臣也官伯官長也族姓諸侯大夫各有族
有姓朕言多懼謂刑罰民命所係言之且多懼而用
可知也有德惟刑卽德威惟畏之意天相民謂天所
扶助在民也作配在下謂配合天意在下國之爲君
臣者也單辭逐一清問之辭兩辭兩造爭勝負之辭

單辭清明而後兩辭可折中也亂治也截渡曰亂訟者紛爭上欲亂決之惟以無偏倚之心中聽于兩辭無以有護庇之心私家于兩辭則可矣私家者納其貨于家私庇之也獄貨非實以下儆戒之辭惟府臺功謂獎罪以為功也報以庶尤謂降之百殃也亦畏惟謂罰極可畏惟刑罰也非天不中謂人若不奉天以折獄未有能中者惟人在命謂人命至重也天罰不極謂枉罰天必報以庶尤而極致其罰必然之理也如天罰不極則酷吏無忌憚而庶民可妄殺納賄行私無所不至安得復有善政在天下哉

南書辨解

卷八

主

呂刑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戒來世也今往何監言自今以往當何所監豈非立德于民之中乎民之中即民之心剛柔正直即中也用中莫大于刑明哲之人惟于刑罰丁寧告戒致無窮之辭于後世以屬望于五刑之極極即中也使用刑者皆中則有福慶矣嘉師善衆也猶言良民謂爾嗣孫受王之善衆其視于今所告之祥刑乎嗟夫能視罪人為嘉師則行獄皆祥刑矣

文侯之命

初周幽王娶申女為后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而申后廢宜臼申侯率大戎殺幽王而西周亡晉文侯與申侯共立宜臼于洛為平王平王德晉侯而錫之命此其命辭也夫子刪書錄此何也蓋方太子被黜依申申侯與大戎謀殺王太子不知乎詩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是申侯之為果蠃也太子明知之矣知之而不能救則當赴難死不死則當終身不有位今殺其父據其位而歸德于立已者天理民彝絕矣文武之岐豐一朝淪為腥土夫豈偶然之故昔夏商有

南書辨解

卷八

十三

文侯命

天下五六百年不為不久以桀紂之虐亡之以文武周公之聖取之而不足何者天理民彝在故其時孤竹首陽東郊之多士猶足以維既絕之命周自幽王上距文武纔二百五十七年數聖人培植之業一朝淪落如瓦解無他天理民彝盡也故其時有如申侯者為之濟惡國破家亡父死賊手千年堂構一朝捐棄不思枕戈興復而喋喋效成周泰平文辭可謂泯忍無為之甚者而晉侯亦覲面受之未有討賊復讐之効抑何以匡天子答寵命哉紀綱廢弛虛文粉飾所以為四代之絕簡春秋繼此而作矣說者謂聖人

于平王致屬望之意嗟夫賦父之子欲以何報或謂
法語舊典一二未泯今乍誦其辭則似而得其旨則
支迤援引文王失類自敘遺亂欲隱諱而其情屈頌
文侯功德欲張大而其辭窮無大詰康誥意滿口重
之味學者可按覆而得也又稱臣不名而以字不伯
叔而直父之祖之名不正言不順前此訓誥未之有
也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大誥以下諸篇是也又
中心慙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文侯之命是也
亦猶二雅之召旻何草不黃姑存此以稽世變云爾
如謂能言文武之舊則自呂刑後百餘年間若宣王

尚書辨解

卷八

十四

文侯之命

中興南征北伐豈無訓誥是采者而獨存此乎學者
亦可以思矣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
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
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父同姓之稱義和文侯字名仇天子命諸侯而不名
命可知矣不顯文武言文侯能大明文武之德昭布
于上下也獨稱文王者豈以其嘗為西伯今亦命文
侯為伯與先正文王諸臣先祖即文王也懷安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

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後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
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造天不愆殄天降大亂也殄資澤殄絕資生惠澤也
戎兵寇也純猶全也即就也與集通言多難并集治
事諸臣皆遭時不利無老成英傑共事已不克勝也
祖父指同姓諸侯之尊者其伊恤朕躬言誰肯憂恤
我也又歎息言有能績理予一人使永安在位者乎
嗟夫騷山之禍東遷之役其誰為之觀于此言而知
平王之志在得位而已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之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
尚書辨解 卷八 十五 文侯之命

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顯祖謂晉侯之祖唐叔虞始也言晉能法文武自義
和始也會者合其誰也紹者繼其絕也辟君也乃辟
平王自謂也追孝猶繼美也文人即文王詩云告于
文人文王為西伯服事殷也脩扞脩飭扞衛也若汝
予嘉如汝之功我所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資爾秬鬯一卣彤
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遷
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資秬鬯使祭告其先也彤赤色盧黑色簡用

賢世也。愛民也。按諸侯有武功則王錫弓矢以表之。詩諡彤弓。書命文侯皆未有使專征伐之語。後儒因西伯戡黎伐崇密齊桓晉文爲侯伯。搜諸侯相伐。遂臆度爲古禮子云。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不易之典。豈有治世而諸侯擅征伐者乎。或疑錄文侯之命以重晉也。夫晉莫盛于重耳之世。重耳納襄王亦受秬鬯弓矢爲侯伯。亦有冊命而不錄。故知錄文侯之命者。傷平王之無父志。周所以亡。春秋繼此而作也。

費秘誓

此魯公伯禽將伐徐戎治兵于費而誓師之辭。成王初年周公留相王室伯禽就魯封。詩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是時武庚倡亂淮徐屢畔周公連年東征寇近魯郊故魯公出師敵王愾也在平時諸侯無征伐而說者遂謂魯公爲方伯其壽張附會類此然諸侯之事以終書何也亦猶詩之有魯頌也天子降而思康侯周亡而思魯魯周公之國文武亡而思周公故春秋因魯史以憲章文武忠臣孝子之情也魯至三桓專而公室卑成襄以後五六公有奮然振作如伯禽者則魯猶可爲而周公不衰夫子所以錄費誓也。公曰嗟人無謹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敎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的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淮淫舍牯牛馬杜乃獲重斂乃弄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初莧交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謹誼開也。敝縫補也。古者甲冑皆用革。故縫也。干楯也。所以禦矢石。弔精至也。鍛煉也。礪磨也。淫舍縱放也。謂牧放牛馬于野也。牯犂習而械繫之也。如易大畜童牛之牯。備戰而教習牛馬于野。加羈勒。習索之類。獲機檻。陷阬。皆以掩捕禽獸者。杜絕之。敘塞之以便馳驟。勿傷所牯之牛馬也。常刑當得之刑。馬牛逸曰風。男僕曰臣。女婢曰妾。凡有臣妾牛馬亡失。勿越遠追逐。收者敬還之。商賈商量其多寡。賞賚還者也。越逐則輕進失伍。不復則攘奪相爭。寇至清野。固壘安靜。不擾則敵不知所攻。人心一紀。律齊戰則勝矣。甲戌出師之日。呼魯人者。對敵命本國人之辭。國外曰郊。郊外曰遂。言三者敵在一面。則三面之人各具楨榦。往築城塋防護也。楨。牆端當土之木。榦。兩旁夾版之木。是日征。卽是日築。且戰且築也。無餘刑。非殺謂凡有不供築者。雖人多不勝殺。必皆刑之。無遺也。芻青芻茭乾芻軍需尤急。比不供築者。罪尤重也。大刑重治也。按伯禽以新造之國。綜理練達周密。如此。讀其辭。勃勃英氣。信哉周公之子。昭定之季。安得有君如此者乎。

尚書辨解

卷八

十一

費

四

秦誓

秦穆公不用蹇叔之言。誤聽杞子。越晉襲鄭。師無功。還晉入邀擊。敗之于殽。此其悔過自誓之辭。而繫之末簡何也。秦地西周之地。秦民西周之民。終秦所以不忘周也。魯守周公之訓。好禮而過于柔。秦據文武之基。好戰而寡于禮。周既東矣。使魯能自立。則周公不衰。使秦能脩岐豐之舊。天下其秦乎。觀于書而知聖人之先見也。故魯獨後諸侯亡。秦先諸侯興。千餘年後事。若合符。豈非知幾其神者與。或者謂繆公賢。故聖人錄其辭。按繆公三敗不知止。用孟明。竟罔功。尚書辨解

卷八

十一

費

五

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猶詢茲
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
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諷批言俾君子易
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無
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
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
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
殆哉邦之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羣言之首言之最要者也訖及也言恆情于已有過
尚書辨解卷八
若是其多方周旋責人之過斯易而不難惟受人之
責者改過不吝如水之流是所難也引此以發自悔
之端古之謀人老成練達之人不能遷就我之所諱
忌今之謀人新進躁妄之士姑息將順以爲親信也
雖則云然謂已往不可追也黃髮老人卽所謂古之
謀人番番老貌旅力猶膂力言賢人不足于勇也佗
佗勇貌射御不違言勇夫多材也截截利口也諷猶
辯也以是爲非使君子易辭也皇猶尚也昧昧猶耿
耿詩云不出于耿卽昧昧意介獨也一介猶一个斷
斷無能貌倚語辭與今通無他技無他材能也休休

寬和也彥美士聖通明也不啻如自其口出言心之
所好不但如口所言也職主也冒壅蔽也疾如也達
阻也殆危也杌隍不安也榮光也懷安也榮則不辱
安則不危一人言榮辱安危惟在所任之一人不可
不慎也

尚書辨解卷八周書終
尚書辨解
卷八

三

尚書辨解卷九

孔氏古文尚書篇目

孔安國序

尚書序

虞書

舜典分堯典後半堯之文其前不復載篇首附六語二十八字載後

大禹謨

益稷分皋陶謨後半堯之文其前不復載

夏書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

仲虺之誥

湯誥

尚書辨解

卷九

一

孔書篇目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盤庚本一篇今分為三文其前不復載

載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以上第九卷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仲之命

周官

康王

康王之誥分顧命後半堯之文其前不復載

君牙

畢命

列

罔命以上第十卷

右目皆伏生本所無破裂不合者餘目見前茲不再

列

尚書辨解

卷九

二

孔書篇目

孔氏古文尚書

孔氏尚書漢未之有也東晉時豫章內史梅賾得之獻上比伏生本多二十五篇漢孔安國爲傳并安國自序一篇古書序一篇共五十八篇皆古科斗文字故世稱古文尚書云漢劉向班固賈逵馬融鄭玄輩皆未及見其始末悠謬故難盡信

孔安國自序

按序不類西漢語西漢文字朴直此姚鼐有六朝風氣後人擬作也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尚書辨解

卷九

三

孔安國序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詁興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漢之望古渺矣甚于今之望漢也漢文帝時去孔子垂五百年中間歷七國秦項之亂六籍存者蓋寡而孔子去文武所又六百年中間歷幽厲平王東遷五

霸十二諸侯之亂文武周公制作存者亦寡況復進

而上之漸遠漸稀古竹簡記事難蓄易敗夫子已不能多得于古而況漢以下乎四代之書伏生所傳二十五篇已爲天幸過此更侈譚三皇五帝風聞耳食恍惚烏有愈不足信矣左傳一書非丘明作了然而引以爲徵同于道聽塗說耳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

尚書辨解

卷九

四

孔安國序

是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義

嗟夫吾夫子其亦不得見古列聖之書已矣夫子而得見神農黃帝少昊顓頊高辛五六聖人之書一切翦棄不傳雖我後生有餘憾焉豈五六聖人言無一足存記乎必不然矣周末距羲皇所不知幾千年計上古文字點畫形象尚未備而焉有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簡札之浩繁者乎有之亦後人僞撰如今世所傳三墳八索皆淺俗無稽周禮職方亦非聖人

手筆大抵六籍自尚書二十五篇周易春秋毛詩外
多後儒補綴雖不盡詭于經而要非古之完璧也則
者辨之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學士逃難解散我先
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
以開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
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
聞

百篇之說無所考祇據序爲言而序非古也按序周
書三十九篇商書亦三十九篇夏書止四篇虞書多
尚書辨解 卷九 五 孔安國傳

至十五篇夫子憲章文武師周公讚易刪詩脩春秋
正禮樂皆取諸昭代詩錄商頌不過末簡寂寥數篇
故曰吾從周二代之禮能言無徵不應刪定憲章新
故并存無別也況費誓秦誓又諸侯事則文武制作
反少于先代安在文獻不足而吾周之從也殷書既
多則夏不宜特少夏少則虞又不應過多夏十七王
四百六十年間事纔得書四篇而虞以一帝六十年
間事上越千五百年得書十五篇然則虞舜文辭多
于周公也豈其然乎竊意夫子所刪書亦應不多代
生九十老儒守一經未遂遺忘過半是錯通敏儒臣

奉詔踵門卒業定非草草故授受精確無如此二十
八篇其編次井然帝王升降之跡皆備增入孔書反
覺龐雜其辭塊扎浩渺非秦漢以後雕鵲清淺之文
誠哉上世完璞異代鴻寶淺俗未易拔識也取安國
古文較之蒼素了然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
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
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
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
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尚書辨解 卷九 六 孔安國傳

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
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
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
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此假託之說也漢惠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
書上獻班固劉歆亦嘗言之第云安國獻書未言詔
安國爲傳也云多伏生十六篇無二十五篇云遭巫
蠱事未列學官未言傳畢不以聞也其所謂十六篇
者在今二十五篇中否不可考但哀帝朝劉歆請置
博士廷議不可大臣龔勝以去就爭師丹劾歆改亂

舊章則當時已疑之是用湮沒不傳好事者因緣偶
增至二十五篇託安國爲傳甚不足信也大抵漢初
獻書不言發自何中則云出自民間實多後人補撰
如論語二十篇爲傳神之筆亦其門人記錄他如周
禮戴記儀禮左傳爾雅等書皆春秋戰國以來諸子
雜著非盡出聖人手昔文勝莫如周秦之季六經散
亡遭百氏僂牟千竇萬岐不可究詰孟子所謂處士
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政非款啟之穴也李
斯明習舊章吹洗深刻故自難欺計當世所焚坑非
必盡先王之典學古之士也有如鄒衍公孫龍蘇秦
張儀之徒縱橫揣摩堅白同異之書亦自詭典刑雖
二帝三王有不焚滅之者乎夫日月不毀而燐火易
熄秦雖焚書而六籍至今在若夫放散淆亂百氏分
任非獨秦矣矣漢初興購求頗溢真贗混收如孔書
二十五篇自是春秋戰國以來陶冶之文三復成誦
一覽可知伏生能記深奧大篇獨忘此明白短章無
是理也如二十八篇文字高古真堪科斗二十五篇
尋常豈爲科斗增重既謂以今文定義義定文亦宜
存以傳信不朽今義在而文不傳則并其所謂科斗
者愚亦未敢信其爲實有也

南書辨解

卷九

七

七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
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
來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
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
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
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安國既承詔作傳豈有不報命之理巫蠱事非久旋
定武帝方注嚮儒術表章六經未爲道息有詔必不
致廢閣豈使已成之業抑而不揚終兩漢三國魏晉
數百年直待東晉後出容非妄與

南書辨解

卷九

八

孔氏古文尚書序

此孔書所傳尚書古序漢劉歆班固亦云孔子序書則古文未出先有此序矣今察其辭義疎畧而割裂舊章湊百篇之數尤為鄙拙蔡仲默註書緒之是也愚按六經易書詩皆有序惟書序偽而朱元晦并詩序亦疑其偽詩序本真而班孟堅劉子駿并書序亦以為真易序卦非聖人不能作朱元晦反疑其偽皆無卓然一定之見夫序者直也作者有未明之志序以直之易無序卦則不知演易之意詩無古序則不知美刺之由皆篇中所未傳懼來者之無稽故著焉

尚書辨解

卷九

九

支尚書序

序所以不可廢也如書序祇依篇中文義重複演說不用固無傷此真贋之分也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之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按伏書堯典一篇並載舜事書成于虞故稱虞書二聖際會一德終始故古史合典以別于革命之代後人顧謂闕畧割損微下為舜典非作者之意矣然則舜禹又不同典何也曰舜攝堯禹未嘗攝舜也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句九共九篇彙

餗

十一篇共為一序九共九篇是一事作典九終四代書無此體豈唐虞之際多文乃爾邪且九篇何至皆亡彙餗亦篇名彙勞也餗賜也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伏書無禹謨而皐陶謨包舉益稷本一篇今別補禹謨割皐陶謨補益稷猶分堯典之陋也篇內絕無益稷語奚以取名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尚書辨解

卷九

十

支尚書序

二篇伏書孔書俱有

大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伏書無孔書有按五子作歌之由已具本篇何用解說若詩序自無此病

義和涸涇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伏書無孔書有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登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桀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汝鳩汝方

五目無篇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而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伏書孔書俱有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閭尾○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腹○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四目無篇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伏書無孔書有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尚書辨解

卷九

十二

案尚書

伏書無孔書有司馬遷作史記載湯誥與孔書異其辭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皆諸侯羣后母不有功于民勤力廼事予乃大罰殛汝母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女母我怨按漢伏生書無此篇司馬遷何從得此其辭義散漫無味而孔書湯誥又與此殊可知當世偽書甚多皆因序目杜撰不獨張霸武成孔

安國古文而已

咎單○作明居

有目無篇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

按孟子云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越六

祀而後太甲嗣商制兄終弟及外丙仲壬皆大丁弟

太甲大丁子繼仲壬司馬遷採世本作殷紀其說同

今謂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中間隔六年缺二王與孟

子史記不合序之不足信可知伊訓一篇伏書無孔

書有肆命祖后二目無篇

尚書辨解

卷九

十二

案尚書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

作太甲三篇○伊尹作成有一德

四篇伏書無孔書皆有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

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成又

四篇○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

作仲丁○河壘甲居相作河壘甲○祖乙圮釁上于耿

作祖乙

十目無篇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伏書孔書皆有按殷始居商成湯遷亳仲丁遷囂
實甲遷相祖乙遷耿今復去耿故篇中云不常厥居
于今五邦序附會經文樂謂盤庚五遷語欠分曉蔡
仲默所以譏其謬也三篇一事故為一篇孔書割為
三與太甲說命泰誓同湊百篇之數而已
高宗夢得說日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
篇

夢得良弼記名畫象求之果獲事涉誕妄抑當時高
宗知說賢欲用而神其事與猶詩言帝謂文王云爾
序乃作此孟浪語伏書無孔書有

尚書辨解 卷九

十三

高宗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
宗彤日高宗之訓

按雉鳴鼎耳即祭祀所用之雉始陳鼎廟門外牲未
告殺之先偶有此故以為異今云有飛雉則是野雉
自外來也序偽而無識類此彤日伏書孔書俱有高
宗之訓有目無篇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謂周伐黎以懼紂耳西伯必無

此事伏書孔書俱有

殷既錯去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伏書孔書俱有錯猶失也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
篇

此序謂武王十一年伐紂近是按洪範云十三年訪
道于箕子可徵也說者惑于大戴云武王在位僅十
年而此篇復有十三年春之文遂謂武王未嘗改元
非也伏生本無此篇察其辭倨而俚後人偽撰也一
月正月也戊午其日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奔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
誓

尚書辨解 卷九

十四

高宗

伏書孔書俱有按孟子云虎賁三千人當以孟子為
據序嫌過多故變千為百說詳本篇

武王伐殷在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伏書無孔書有歸獸即歸馬放牛然往伐歸獸不成
語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伏書孔書俱有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有目無篇邦諸侯不成語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伏書無孔書有

巢伯來朝丙伯作旅巢命

有目無篇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非周公自作如公作則小人之志矣序于此等

處孟浪之甚伏書孔書俱有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作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伏書孔書俱有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伏書無孔書有

尚書辨解

卷九

十五

古文尚書序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二目無篇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

材

蔡仲默以誥辭似武王謂序不當稱成王非也康叔

肇封雖自武王而升爲牧伯以司寇監殷則成王時

也王幼周公述武王命命之伏書孔書俱有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

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二篇伏書孔書皆有其謂召誥爲成王作洛誥爲周
公告卜自作皆非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洛邑成而後遷殷士序說是也蔡仲默執以爲先遷

殷民後營洛邑無據序安謂殷士爲頑民而仲默又

不非之諱見本篇伏書孔書皆有

周公作無逸○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

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二篇伏書孔書皆有召公不悅語不明起後人之疑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尚書辨解

卷九

十六

古文尚書序

伏書無孔書有篇中自有序此亦贅語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

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二目無篇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周公作立政

二篇伏書孔書俱有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伏書無孔書有篇中自有序此亦贅語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肅慎之命○周

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

凡

二日無篇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伏書無孔書有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康王

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伏書通為顧命一篇此制為二尸天子語扯豈以諒

陰為尸居邪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伏書無孔書有作冊畢語不明

尚書辨解

卷九

十七

古文尚書序

正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穆王命伯冏為周

大僕正作冏命

二篇伏書無孔書有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伏書孔書皆有訓夏教諸夏也因篇中言三苗以肉

刑為夷狄之法云爾

平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伏書孔書俱有不序錫命之由但重數篇中物亦贅

語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伏書孔書俱有

秦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駘文還歸作秦誓

伏書孔書俱有

以上通計目九十有八實存篇五十有八闕篇四十

尚書辨解

卷九

十八

古文尚書序

正

舜典

郝敬解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舜典離堯典後半充之不具載堯典完璧焉可離也

既離則慎微以下無緒另增此六語非堯典之舊也

堯名放勳舜名重華故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蓋紀

其號而繫之以名也此亦曰重華又曰協于帝則似

以協帝釋重華也非名非事語不分曉詩云濬哲維

尚書辨解

卷九

十九

古文虞書

商又云溫溫恭人又云王猷允塞易云天下文明皆

舊語蓋成文豈如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自然

高雅

按司馬遷據堯典作本紀亦無此六語唐孔穎達正

義云梅賾上孔書時舜典原無首二十八字至齊蕭

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得之于大航頭然則來歷

曖昧本不足信今但虛心玩誦自覺技指如周易序

卦文王孔子所定或于離者麗也下增麗必有所感

故受之以咸此類造端從來多有讀者不可好信而

不知辨也

大禹謨

古史簡要舜受堯終故虞書有堯典不復作舜典

有禹貢不復作禹謨今別為禹謨容非贅語乎其辭

散漫不續而味復淺薄較臯謨猶懸解之于疏屬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

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禹名文命司馬遷本紀因之相傳舊矣今謂文命敷

于四海非名非事語不分曉祇承于帝與敷于四海

意不屬突引禹言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語與

祇承于帝亦不甚屬黎民敏德與克艱意亦不甚屬

尚書辨解

卷九

二十

古文虞書

此後段段零碎集句成文前後氣脉都無管顧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

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舍已從人與上段意不屬不

虐無告不廢困窮與野無遺賢不屬信口道來語皆

無著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

四海為天下君

突發此贊無謂

禹曰志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前後血脉俱不相屬

益曰吁戒哉微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有志直照罔違道以下百姓之譽罔囁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語勢浮汎無音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愛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高世永賴時乃功

德惟善政二語凡近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

尚書辨解

卷九

二十一

古文庫

爲九功襲洪範五刑八政語以九疇自禹出也歌者勸民之辭此段與上文亦不屬欲起下文舜禪禹之事綴入耳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九十曰耄耄年曰期舜三十召用相堯二十有八年即帝位三十有三年是耄期之間也按倦于勤非聖人語堯老舜攝舜受堯終以天下之大與匹夫宰相行天子事二十有八年從古希有故孔子贊堯蕩蕩則天史臣以舜典從堯二聖一體古今不容有兩謂

事不可常雖聖人不相襲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邁種德謂行布德也此語近俚降下及也茲指皋陶念謂思其可用之人釋謂得人而此念釋也名言謂告之天下允出謂名副其實也此四語躁擾重複而無深味蘇軾作存心解然禹方讓功則與上文禪位意不接

尚書辨解

卷九

二十二

古文庫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弇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有勳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治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德罔愆以下語特熟爽似秦漢以後文字

帝曰來禹澤水微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

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按堯讓舜曰格汝舜格訓來後人襲用訓詁語也然前言格汝禹此又言來禹言格則感召尊崇之意備言來則狎呼之矣成允成功謂信能成功也泮水微予孟子引之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載之陸續竄入上下文終非一律觀康誥篇大學引語自殊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先儒謂此十六字爲心學之要似也然自是三代以後語在禮記中庸大學孟子及南宋理學諸書則此

尚書辨解

卷九

二十三

古文庫

語爲名理在古神聖面授則爲贅言古人卽事是道別無有道可傳者世至春秋已晚孔子揚摧斯文等言仁罕言命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惟是庸言庸行五倫三德入孝出弟而道在矣其告顏淵惟曰克己復禮語會參惟曰一以貫之與賜言卽不領畧亦惟不領畧故諸賢于道竟有實地聖人所以貴不言之教也堯命舜曰允執厥中盡矣與仲尼克復一貫先後同揆此外更加分疏便成枝指中本無象惟精惟一以求厥中亦是著象之語大抵言語一途惟宣布詔令開譬事理至于道德性命一著言語便生牆壁故

易紀言象言數惟師老譚空說玄愈微愈荒是以聖人嘿識無隱不言而述無知而知兩端自竭故曰知我其天況舜禹觀面相授有是歟歟者與其辭甚深刻而其言反淺狹酷似後儒理學家言愚以言而辨其僞非以言不啻而詆其僞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歟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辭多而脉散可愛非君等皆後世語朕言不再先之以惟口出好興戎無謂

尚書辨解

卷九

二十四

古文庫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枚卜歷卜也官卜筮之官蔽志斷于心也昆衆也僉皆也習重也卜筮之法不待重吉也或謂禹謨非古則受禪之事缺矣夫禹貢九州攸同以下禹有天下之事備錫玄圭告成功容非禪受乎五臣相舜臯謨備矣禹謨益稷不誠懸疣乎哉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

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泰敢有言昏迷不恭侮慢自賢
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
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三句
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
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父
母負罪引慝祇載見警賧變齊慄慄亦允若至誠感
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
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此段因虞書舜分北有苗緣飾其辭耳苟不量其可
而徂征則始行爲輕舉舞干羽七旬而苗服則功成

尚書辨解

卷九

二十五

古文原書

爲幼化此後世伐原攻鼓之熟套不可誣先聖堯舜
禹積德百有餘年世濟雍熙三苗之格不在兩階七
旬之舞也古史記事聖人刪書典要可行必無迂語
損益天道因襲周易謙卦象傳之意歷山往田日號
泣于旻天于父母祇載見警賧變齊慄慄亦允
若孟子引語牽補殊乏自然謂帝父母難格甚于苗
民尤不倫繇猶替股也仁人孝子遭遇偶同豈爲此
言大抵讀禹謨如搏砂若臯謨盛水不漏真履歷殊
矣

益贊

本臯陶謨分帝曰來禹以下充數而篇中絕無益稱
語所謂范冠而蟬綬無謂也文具前不詳載

尚書辨解

卷九

二十六

古文原書

孔氏古文夏書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窮五人御其母以從漢上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之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尚書辨解

卷九

二十七

古文夏書

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怙六泥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五歌伯仲漢魏其典則敦厚不及十二國風而欲陵商周雅頌上之意淺響浮其弗及矣五子軌爲五歌豈一入當一歌邪又似爲題所誤矣冀方冀州帝都也關通也石鈞皆量名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關和平準意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文傲慢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南書辨解

卷九

二十八

古文夏書

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羲和日官道人聚衆宣令之官道聚也傲始也擾亂也言日官首亂法也辰日月所會之次房當房星之辰集輯通和也日月相薄蝕故曰不和嗇夫郊野傳命之官馳走告變也

按此辭羲和所犯一獄吏之力耳何足以勤王師當時卽有胤征其必有他故仲康承大康之亂有窮竊

命不討逐君之賊而征曠職之官乎未幾少康中興
豈無一辭足錄而奚取于胤征其浮藻類左國無忠
代朴道之味孟春道人以木鐸徇路官師工瞽耆夫
庶人皆周禮月令之意援引政典先王未必有此刑
王石俱焚天吏猛火似後世露布檄文王石俱焚非
王者之師烈于猛火非天吏之德所以誅其首惡宥
其脅從此爲周旋解釋而語終覺有疵末云威克愛
允濟愛克威罔功又似尚猛矣豈有不能愛而能威
者乎

孔氏古文商書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怡爲口
實

此因湯誓非台小子敢行稱亂之語而綴飾爲慙德
也夫聖人奉天伐暴何慙之有心慙而強爲之非聖
人行事有慙而倩人言自解非聖人存心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
此等語意候自論孟以後

惟天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隆塗炭天乃錫王勇智
尚書辨解 卷九 三十 古文商書

表正萬邦繼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
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
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酉若粟
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
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爽厥師言明于人情也師衆也簡賢附勢謂小人在
位也實繁有徒言衆多也苗有莠粟有秕言不相容
也蓋指夏臺之難用人惟已視人之能猶已出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

獨後予攸祖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
載商厥惟舊哉

此一段本孟子引古書小變其辭牽綴在此而古語
自別突入此段上下文勢梗塞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
乃其昌

語近俳偶四代之文少有此體

德曰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
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
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

尚書辨解 卷九 三十一 古文尚書

終惟其始殖有禮履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都無釋慝意通篇集句成文自五子之歌以下二代
書都似一律辭雖佳要之非古

湯誥

按司馬遷作殷本紀別載湯誥與此辭異詳見序彼
辭散而淡此辭麗而婉然皆非古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朋
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

猷惟后

惟皇數語自燕民詩創始孟子拈出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
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

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
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韋求元聖

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乎佑下民罪人黜伏
天命弗僭貴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

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愆勿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爾有身朕躬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
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尚書辨解 卷九 三十二 古文尚書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依論語所載湯辭敷衍補綴然不如論語簡質讀湯
誓自知二語淺泛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泰嗣王祗見厥
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言烈祖

之成德以訓于王

後世敘事語法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暨爲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

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

孟子引伊訓云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毫此等語意渾含是古人口澤假手于我則薄俗語矣凡孔書所載傳記引語皆虛強填補痕迹宛然按孟子云舜卒于鳴條堯典云舜陟方乃死史本紀亦云舜南巡守卒于蒼梧之野然則鳴條其卽蒼梧邪孔註云鳴條在安邑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亦據孔書耳未知是否孟子作牧宮焉正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鳴

尚書辨解

卷九

三十三

古文尚書

呼先王登脩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按伏書諸詔反覆開喻動數十更端未已意滿胸臆呻吟如不啻口出于結胸中見古人天衷若二十五篇文彩歷錄音韻鏗鏘徑情直發一往便終祇似後世歲頒教令語雖正而響意竭無復黯然之思左國下至漢魏不乏佳篇何必三代也三風十愆嗟咄盛氣亦不似聖人語意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它師肆嗣王丕承基

尚書辨解

卷九

三十四

古文尚書

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仰世迷王祖桐宮居憂克終永德

誤與是同忠信曰周昧爽天初明也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銜弦處此章語亦浮汎所以告戒嗣王者

甚徐何至見放禮記大學引顧諟一語章句經入增
先王二字縉衣引惟尹躬先見三語坊記引辟不辟
二語縉衣引無越厥命及若虞機張三語皆真古書
前後卽不類故知多後人補緝也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作書
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辟四方皇天
眷佑有商伊尹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
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
速災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逭既往背

尚書辨解

卷九

三十五

古文尚書

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
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
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僕我后后
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
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孟子引天作孽四語真伊尹訓辭今若爲太甲語是
以被放爲孽以歸亳爲逆辭皆淺陋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
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

從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
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
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
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
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
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以上三篇無一語切當時事情任教何王皆可焉知
爲伊尹訓太甲

咸有一德

尚書辨解

卷九

三十六

古文尚書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誅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
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
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
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
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
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
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
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

書經成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
底丞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
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
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伊訓以下五篇辭皆淺泛無古人比沈冥之意列
之禹謨湯誓盤庚間絕不類其非古書無疑也篇名
咸有一德似是較數故曰咸有猶各擅一長云爾今
所言皆純一意則伊尹不合自矜與湯咸有此一殆
後人依題擬撰遷摭湊砌而乏天真

盤庚上

尚書辨解

卷九

三十七

古文尚書

讀盤庚自知仲虺詰以下諸書為屬作古今文辭丰
神氣骨天壤懸隔何可相亂也此書本一篇今分為
三自首至罰及爾身弗可悔為上篇具前申命雖有
次第而遷亳本一事故併為一篇如洛誥合數事為
一篇亦本營洛一事也

盤庚中

自盤庚作惟涉河至永建厥家為中篇文具前

盤庚下

自盤庚既遷至末為下篇文具前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
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命
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
賁予良弼其代予言

按論語子張問書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本周書無
逸語此節變化其意而諱張不情亮明也陰暗也居
喪之名猶言昧爽愁慘不分明之貌漢儒作梁庵焉
倚廬鑿也亮陰即是宅憂言宅憂又言亮陰因襲訓
詁成誤耳三年不言謂居喪三年不親政不發號孔

尚書辨解

卷九

三十八

古文尚書

子云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之謂非箝口不發聲也
今云既免喪不設羣臣強諫終不言但作書告自謂
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代言則迂誕甚矣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曰築傅巖之野惟肖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夢由想生或有之謂圖夢中形象求得則妄矣惟夢
之信不試其可而爰立作相豈明至用人之法與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
樂弗瞋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

國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迎我高后以康兆民
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
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時敢不低若王之休命
始至遽命作礪作舟楫作霖雨甚造次又無一言切
帝賚事何以別其爲命說也若藥不瞑眩二語古雅
孟子引之若跳弗視地二語卽不倫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
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遠豫惟以亂民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惟口起羞惟
尚書辨解 卷九 三十九 古文尚書

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
克明乃罔不休
禹謨云惟口出好興戎此言口能起羞不獨甲冑能
與戎也勿以衣裳爲安當以干戈自省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
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飲禮煩則亂事
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
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

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惟厥攸居卽安汝止意政事惟醇卽德惟一意王忱
不艱謂王信行難卽不難矣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
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
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子棄予惟
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
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
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敷學半念終始典于
尚書辨解 卷九 四十 古文尚書

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怠惟說式克欽
承旁招俊又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
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
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
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
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父惟賢非后不食其
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
之休命

遜志時敏厥修乃來卽論語時習而說意敷教也半
謂半由學半由教未可全倚師訓也罔俾阿衡專美

有商近代語意按說命伊訓太甲諸篇辭義俱可轉
移通用古訓真切國史典要定不浮泛孔氏商書十
篇都似一手耳

尚書辨解卷九

卷九

四十一

古文尚書

尚書辨解卷十

孔氏古文周書

泰誓上

泰猶大也武王伐紂大告諸侯之辭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按序云十有一年近是此謂十有三年者因洪範云
十有三年訪箕子以爲武王訪箕子卽釋箕子囚之
日其釋箕子囚卽誅紂之日而附會其說非也武王
伐商下車訪道惟日不足誠有之而箕子宗國新喪
豈肯卽言故史記云武王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

尚書辨解卷十

卷十

古文尚書

以亡箕子不忍言而洪範亦曰王乃言非卽問也又
曰箕子乃言非卽告也然則殷亡紂死非箕子陳洪
範之年十三年作洪範十一年伐商近是孔子曰武
王一戎衣而有天下未嘗言十一年觀兵十三年再
舉也孔穎達疏義因武王末受命之說引大戴記文
王十五生武王武王少文王十四歲而小戴記謂文
王九十七終武王九十三終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
有三八十四卽位九十三崩在位僅十年故謂十一
年十三年者皆承文王年數文王以虞尚質成之年
受命改元九年崩武王立不復改元故終喪觀兵通

文王九年爲十一年。又二年伐紂。合之爲十三年。此說謬也。文王以臣節終。孔子稱焉。至德萬無受命改元之事。虞尚質成。亦何足爲受命之符。詩言文王殲厥生。未嘗言改元。而武王嗣君新立。自古無不改元之禮。若謂武王承考亟于卒事。不改元。則是文王以不亡商爲恨。而武王以亟得天下爲快也。豈二聖宅心行事。其言文武壽年或不謬。而武王卽位早晚。歷數多寡。實無所據。若謂文王十五生武王。先又生伯邑考。則文王以何年婚。人道謹始嘉禮。以時未必太早。若謂武王後文王止十年崩。則洪範所稱十三年。

與金縢云伐商後二年。豈皆謬邪。大抵漢唐諸儒說經。抵憑雜記風影牽合。今當以洪範十有三年爲正。而序說十一年伐商。近之序先出。或有所本耳。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曷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

三代以前。無夷族之刑。罪人以族。自秦始耳。命我文

考肅將天威。附會末年受命改元之說。文王無受命伐商之心。矧有是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此因序十一年而附會爲觀政之說也。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夷居平居也。旣于凶盜。卽箕子所謂股民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也。罔懲其侮。不止其慢也。天佑下

民七句。取孟子引書辭填補前後。不屬本謂命德討罪。天下不敢違此。爲武王自言曷敢有越志語。意未順。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受有臣億萬。因襲大雅文王之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詩蓋誦文王之功。甚言商人之衆耳。紂有三仁。不能保掃境內之衆。亦不能億萬有臣三千。因襲孟子虎賁三千之語。周家之衆。何止三千。都非實錄。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

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
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歸予一人永清
四海時哉弗可失

底致也天矜于民等語皆庸淺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
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
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
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
辜顛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
尚書辨解

卷十

四

古文周書

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
剝喪元良賊虐諛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
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
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
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
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凜凜若崩厥角嗚
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古泰誓亡矣此辭補綴雜亂無序謂已有天命及受

有億兆夷人等語皆庸淺孟子引泰誓云我
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王曰
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此古書舊贊武
王之辭牽補不合轉作武王戒飭軍士語云無武以
紂爲不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百姓凜凜危懼
與孟子引書意矛盾不應孟子反廢邪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
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自絕于天結冤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
尚書辨解

卷十

五

古文周書

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
正士郊社不脩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
弗順祝降時喪爾其攷攷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
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
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
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
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斲斲同紂見冬月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

賢人比干也紂謂聖人心有七竅剖而視之二說
後人因事附會祝斷也迪勉行也果毅斷以致
猶豫也登成也顯戮戮示衆也愚按聖人舉大事當
君臣之際處萬不得已之時勢天命已集人心已會
興亡行止間不容髮何暇瑣瑣脩文讀告多辭紂惡
誠可誅民心誠欲亡紂應天順民取之而君臣之義
自在何必指摘宣揚倨侮忿厲之甚牧誓較湯誓激
切矣然先後詳畧猶有體要近情此三篇煩複瑣碎
不如牧誓簡正牧誓猶稱王而此直斥獨夫受畧無
顧忌末引文王尤爲失類文王不忍伐商志表千古
尚書辨解 卷十 古文周書

武成

耳

舊說此篇記武王既伐紂成功之事孟子曰吾子
成取二三策蓋古有是書亡而後人補之世僞武
成不獨此一篇耳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
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歸馬
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
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
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
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憲前烈至于大王肇基
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
尚書辨解 卷十 古文周書

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月朔爲死魄二日爲旁死魄三日爲哉生明望後爲
既生魄月爲陰陰精爲魄鄉飲酒義曰象月之三日
而成魄也
禮中庸篇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承文武之德追王大
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則武王存曰古公
季歷未嘗稱王皆周公制禮承先追尊而武王克商
勿勿旬日間與友邦諸侯名分未定輒加祖考王號
柴望大告不已急乎孔子稱文王至德三分天下有
二以服事殷奈何伐紂之事動援文考世儒謂禮大

復讐武王雪父怨也。果若此，則夏禹將不歸。孝子平君臣之分，等于天地疾風暴雨，物逢天扎，其若天地何？父子君臣義與恩敵。武成載記後儒之曲說也。九年大統未集，因于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繼世不改元之說，而附會之文王欲集大統，何待九年？武王雖誅紂而祿父，猶封誡不忍果于亡商也。必若此，辭武王之欲代商，何其亟乎？

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過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承厥志，謂承文王之志也。果爾，則伐商誅紂皆文王之意。與武王無預，豈其然乎？有道曾孫，自誇不似聖人語。逋逃，謂罪人亡命者。萃聚也。魚聚曰淵，獸聚曰藪。仁人謂十亂輩。肆予東征以下，孟子引書辭舊云：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今改為昭我周王，天休震動，則陋矣。武王方告神往伐，而先言此，無謂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

尚書辨解

卷十

八

古文周書

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厥命。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流血流漂，柁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而誨商容。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百，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尚書辨解

卷十

九

古文周書

敘事曾拙，綴舊語為文，而無次第。世儒費解釋，訂正終不悟其為贗也。漢世有張霸者，偽作武成，又作他書數十篇，自孔書出，而霸書始廢。然以霸易霸千年，無具眼人可笑也。

旅獒

舊說武王時，西旅之國供大大召公作旅獒，犬高四尺，曰獒。

尺曰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伏書底字與抵通，或訓定，或訓致。孔書底字專訓致字，書云底上無點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

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
傷抑侮君子罔以盡人心抑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使
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
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實遠物則
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焉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
居惟乃世王

此篇辭義較切抑侮教語亦無謂以召誥律之定知
此非召公語召誥淵塞而神情溢此辭句句整齊

尚書辨解

卷十

十

古文周書

揀選聲砌不似召誥天趣恣宕也

微子之命

舊說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商祀此其冊

命之辭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
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成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
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
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
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

由典常以蒞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紱厥位
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仰我有周無斃嗚呼在哉惟
休無替朕命

語浮汎而少筋骨轉換數字凡命皆可用

蔡仲之命

古蔡仲之命亡矣按春秋左傳云管蔡啓商恭間王
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
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後人緣此補亡然左傳謂成王殺叔周公哀其父錄

尚書辨解

卷十

十一

古文周書

其子爲請于王近情可信此書直云周公致辟管叔
爲千古好事之端可恨也餘詳金縢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後儒誤解金縢我之弗辟爲刑辟謂周公致辟管叔
作僞命誤後世無窮夫言不知其所自起之謂流古
人立本求謗無故遭謗者多矣雖流言何傷卽成王
疑公公避則已何遽至甘心于兄此天理人情所必
無金縢大誥歷歷足據俗儒信聖人不如信僞書可
怪也餘詳金縢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三監雖流言周之宗社未有傷也輒殺一兄四一弟
貶一弟周公而為此遠何以見虞舜近何以對夷齊
此戰國以來處士之橫議司馬遷無識信為實錄後
世薄夫遠謂義可滅親兄可殺弟可誅則是書為口
實而周公為戎首矣鄙儒談經若此奈何不受焚坑
之報乎後之讀書者可以惕然省矣篇首序事煩瑣
非三代史筆郭鄰語杜撰猶言郭外附近郊遂云爾
偽傳以中國外地名附會可哂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命諸王邦之蔡謂命于王邦然後就封即篇中侯爾

尚書辨解

卷十

十一

古文尚書

于東往即乃封之意孔傳謂叔所封圻內之蔡仲所
封又淮汝之間夫蔡惟淮汝而已篇內所云皆歸國
語非如後世關內侯之比也傳特以其為周公卿士
附會之然未有冢宰官屬用諸侯者也始嘗為公卿
士後既受封焉得謂命之圻內之蔡不歸淮汝乎
按禮天子之卿大夫士未分封者受地圻內惟周公
留相王室伯禽歸魯公仍食邑于周則稱周公若蔡
叔封蔡已就外藩惟朝覲或有邸第在京師而既得
罪則併蔡邸亦當削除矣況復有王邦之蔡邑可以
命其子者乎苟命辭如傳所釋其為後人猜度附會

愈明矣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
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信
乃造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
訓無若爾考之逮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
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尚書辨解

卷十

十一

古文尚書

皇天以下語泛

周官

先儒疑周官三公三孤與周禮不合謂周禮為周公
未成之書周官為成王已試之法不知周官周禮皆
非古也不足以相徵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
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
未亂保邦于未危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後世語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不惟其官惟其人偶然語千古良謨故言不在遠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救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古名世正己格物如伊尹周公凝亮忠勤職司卽道

德民物卽燮理舍職分民事外更無有道可論陰陽

可燮理者也有如六卿之上更須三公論道燮理不

尚書辨解

卷十

十四

古文周書

足又設三孤副之是道與陰陽天地不在政事民物

中後世清譚之治誤天下蒼生者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授兆

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合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

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惡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

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

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

于方岳大明黜陟

一代典制當世自有令甲開載成王訓百官何用瑣

舉此後人自述記聞以實其所爲周官者耳

三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學古入官後世事後世語

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漢以後勸學語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

尚書辨解

卷十

十五

古文周書

和政厯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

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

兆民萬邦惟無斁

著意摹古而風骨殊不類或云名理法言豈得盡斥

爲僞夫子所辨者辭耳理無古今彼所以欺後世者

惟以辭也

君陳

舊說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治洛邑此其策命之辭按十亂未有稱君陳者殆周士之後進與成王旣以東都爲重周公旣薨卽宜使召公召公老卽宜畢

公何待君陳卒康王乃更以畢公代君陳乎故可疑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論語引書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二語似爲言孝發以爲命官發端之辭不協既云令德孝恭又云惟孝友于兄弟既云克施有政又云命汝尹茲東郊語勢雜亂補綴甚明鄭康成以君陳爲周公子附會之豈周公子卒而後命畢公代之乎先新進而後老成非用人之序矣

尚書解

卷十

十六

古文周書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君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至治馨香以下皆銘舊語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嘉謀入告可也必以歸君此人臣自用之心非人君

所以教臣君喜歸美而不喜歸過是導之諛也豈賢王之訓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宥敗常亂俗三細不宥三細不宥謂姦宥敗常亂俗三者雖小不宥也凡刑之設孰非以是三者乎無是三者則無刑今不論其情終非終但以三者槩之則罪人之獲宥者少矣矧曰細乎

尚書解

卷十

十七

古文周書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忿疾于頑因序有遷殷頑民語襲用之周公實未嘗詆殷士爲頑也說見多士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康王之誥

此篇分顧命後半充之自諸侯出廟門俟以上爲顧命命自出在應門之內以下爲康王之誥按康王出見

羣臣即在受顧命之時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內語脉不斷豈可分爲兩篇辭具前不復載

畢命

舊說康王命畢公代君陳治東都此其策命之辭也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按漢書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冊書豐刑是時古文未出已別有

畢命矣果孰爲真古書乎其不可盡信如此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

尚書辨解

卷十

十八

古文尚書

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茲殷頑民遷于洛邑

周公未嘗以殷士爲頑民附會厚謬耳

密通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斯變風移四方無虞予

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警不臧厥職民罔攸勸惟

公懋德克勤小物炳亮四世正色率下同不祗師言嘉

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

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

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中畫郊圻

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密通王室東郊近王城也十二年曰紀懋德茂

德也克勤小物能謹細行也四世文武成康也祗言敬法其訓也嘉績多于先王美功積累多于先王之時也痺病也禍淫之意殊厥井疆不使與善者同處也圻畿通邊界也按正色率下垂拱仰成皆後世語畢公輔相四世元老命辭煩瑣不似託重老成人語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

東漢人語意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

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

尚書辨解

卷十

十九

古文尚書

流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後世事後世語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詩

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孟子以後語論政亦迂

齊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

何其訓

非歌非贊語語曰字氣緩弱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

脩惟周公克慎厥心

中惟公克成厥終

石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膏腴。夷左衽。成賴予小子。承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多辭鮮要。大似訓蒙士。不類託重元老語。

君牙

舊說周穆王以君牙爲大司徒。此其命辭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大常。

無所指名而第云乃祖乃父。講張之言。

南齊書

卷十

元

古文真寶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誦四祖之德。云文武成康。辭甚簡畧。正是異代語。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祁大也。禮記緇衣引夏暑雨四句。孟子引丕顯哉四

句皆真古語。實入鍊縫宛然。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亟言乃祖考。既不舉其姓氏。又不稱其先勲職事。所以爲刃。

罔命

舊說周穆王以伯冏爲大僕正之命辭也。按史穆王非賢君也。其父昭王南征不復。不能問而使後世霸者借以爲辭。車轍馬跡遍天下。繫之主也。夫子剛書以呂刑有仁人之言。故存之後世。遂僞增君牙伯

南齊書

卷十

元

古文真寶

四聖人何取于穆王而錄其辭。反多于成康乎。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出入起居四語太庸。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格其非心。不似訓臣語。尤不似穆王語。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
不違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
三三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爾無昵于憯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
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
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按周禮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穆王晚
年用造父爲御盤遊無度苟僕正得人何至于此滋
其假託而不核其實故也

尚書辨解卷十終

尚書辨解

卷十

時萬曆乙卯孟冬京山郝氏刊刻

尚書辨解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編前八卷解
伏書二十八篇後二篇辨孔書故名曰辨解其解
周公居東爲就管叔以兄弟之義咸之解罪人斯
得爲成王與太公召公誅管叔而周公不與聞他
若周公稱成王爲孺子爲國史代周公之辭非周
公口出其說多與先儒異蓋敬之解經率憑臆度
亦不但此書爲然也

禹貢備遺二卷書法一卷

〔明〕胡瓚撰 〔清〕胡宗緒增注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禹貢備遺》
增注二卷提要

胡文敏公本傳

胡瓚字伯玉桐城人進士效才之子也登萬曆二十三年朱之蕃榜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分司南旺自北河而南凡五差兼督泉開泉司駐濟寧泗水所注瓚修金口壩遏之造舟於汶上爲橋於寧陽民不病涉時議征稅濟寧力言不便而止又建議輕兩湖草蓼稅草以聚魚稅其子不忍並稅其母及麻麻變價貯庫市買以防竊盜同事者嫉之河決黃堦瓚憂之謂黃堦不杜勢且易黃而漕漕南北七百里以涓涓之泉安能運萬千有奇之艘使及期飛渡禹貢備遺 卷一 萬卷樓 於是尋源竟委入稽故乘出問父老在事二年足跡幾遍齊魯與河使者侍郎劉東星往復論難著爲泉河史十五卷上之條分縷析二百餘年掌固一旦大備後之司泉事者得以考焉瓚治泉大約一夫濬一泉各有分地不至疲於道路每省其勤惰而賞罰之至冬則養其餘力不征於官以疏濬運道有功加俸一級既還部管理兩宮大工清夫匠影射無算二十七年督修瑠璃河橋陞虞衡副郎越三年橋成省費七萬有奇陞正郎嘗修監甲二廠又創火藥局於東隅以便收放且防積火爲災不費水衡一錢累

擢江西左參政旋予告歸久之卒璣性簡靜不講學不談
禪所居有萬卷樓日閱一卷以自娛焉著有泉河史史奕
史枰尚書過庭雅言禹貢備遺解愠漱芳琢玉堂等集公
實藏明史劉胡合傳其詳散見安慶郡志及江南通志

禹貢備遺

卷前 本傳

萬卷樓

禹貢備遺題辭

先夫人故治尚書起家進士兩試皆以禹貢中簡不肯孤
寒遺編讀之有是書要旨多缺而弗全輒不自揣取曩所
治故鄉貢士彭氏簡備參合之如左蓋不肯聞之世論禹
立功本於孝禹之孝具見此書故曰禹以功受禪禹之功
固所以孝也而至於有天下噫嘻非禹之心也禹之心蓋
曰是不得已而功成也而緣以自利何心哉至於固辭不
得而其心戚矣使鯀續用成則禹亦無以自著而相安於
跡夷弁高之天即曆數有歸而陽城不獲避是德之以安
禹貢備遺 卷前 題辭 萬卷樓

受其功惟不幸而有功而說者遂以為世道升降之機謂
由此而上為帝為皇由此而下為王為霸而道德功力胥
此判焉愚固曰是禹之不得已也偶於誦讀之暇僭書此
以冠篇自知管闕之見無當作者顧刪繁補略積若干年
凡九易彙書有法章有旨疑有圖於經生業或亦少裨也
因繕寫成帙以便覽觀名曰禹貢備遺以合二書成之云
彭名燦先大人諱效才丁丑上元胡璣伯玉識 通志胡效
才字川甫 桐城人嘉靖乙丑范應期榜進士少貧授經以養父事繼
母吳孝吳嘗怒效才率妻彭長歸至夜分候鮮乃起自外
入必陳所適及聞兄行事嘗館百里外聞吳病即刻驢歸
侍疾月餘愈效才暇食乃如初儲貲藥東郭同居父命析

著賜授仲才獨營之不煩諸父王學長亦如之及外親亦
不煩二弟一門之中仲才始終皆引為己任日何忍以
餘齒牙於家庭兄弟之間乎太守吳縣賢效才使與其子
維京父及維京令江陰賢效才甚驥川餘辭歸饒金帛不
受改饒布二端亦不受維京曰吾乃不能布衣一故人即
強受之歸以其一奉母以其一裂為三項二弟婦及其夫
人其清介如此外親時已五十哀毀病解及進士觀政疾
轉劇與二弟書曰吾不及終母養以遺二弟遂卒於京邸
門人方學漸等私諡曰文孝先生八本朝雍正五年特
旌孝子建祠學宮春秋祭

按太學進士題名碑錄及有明賢科錄正德十二年丁丑舒本榜第三甲第二十五
名胡效才直隸淮安府沐陽縣人與先吏部公同姓名先後相距四十九年又
治六年癸丑毛澄榜第三甲第五十七名胡璣直隸廣平府永年縣人與先翁知公
同姓名先後相距一百零三年始記於此後之學者有所故焉

禹貢備遺

卷之四

二

禹貢樓

禹貢備遺增註書後

子家故治尚書七世不徙業先大夫吏部參知及子不肖
之身予兄弟之子四世起家進士皆以禹貢中簡代有筆
註功令尚書遵蔡氏集傳備遺本之芟其繁複提其精要
綱舉目張語簡義備承學之士便室誦數幾於家有其書
矣過庭雅言者作於前萬歷丙辰之歲書成參知手授之
家子初曰勉之當令千秋百歲後知有大小胡尚書之學
初受之不幸蚤世子祖于父通傳之及不肖之身也不絕
如綫子老矣兒尚德不克世蓋懼斯文之將絕也先大夫
禹貢樓銘我藏惟珍我校惟精貽我孫子金滿篋為行稱
書為卧遊圖貽我孫子五車餘有秘斯錄有缺斯續貽我
孫子三冬足小子志之是子之責也夫是子之責也夫雍
正乙卯宗緒備官國子司業明年乾隆丙辰奉

勅重刊

御纂五經傳說備之太學其在尚書先大夫名列卷首諸儒
之次引用多雅言中語顧備遺或未之及也子雖以老廢
學而及子之存猶得圖而正之諸生講課之下疑義與析
苟有一得輒筆之簡積日累月不覺成帙爰借附之卷末

名曰增註猶先志也丁巳閏月宗緒書於彝倫堂之西廡
時年六十有八



禹貢傳遺

卷一

二

萬象樓

男蓋德枝

禹貢書法卷首

桐城胡璣伯玉甫註

會孫胡宗緒增註

按朱子曰此篇多句爲文而尤嚴於一字之用其條理
精密而義例可推固不待旁引曲證而後通也

按地形南北爲從東西爲衡地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
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水北曰陽水南曰陰

奠山川

從去聲

踴而過之曰據未至其地而取爲表識曰距蓋有其地

禹貢書法

卷首

萬象樓

日至

平水土

有所包曰至無所包曰及並同隨山經始治之曰載因舊脩

之曰脩水從其道曰從小水從大水曰從向已爲澤今

復其舊曰豬向未爲澤今始爲澤曰澤順新開之道曰

既道順其故道曰其道勢均相合曰會曰同並同勢小

奔趨曰朝宗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而以爲喻山治曰藝水治曰乂

地治曰底績堅陵障固隄防曰導導州小水合大水曰入

○凡叙事之辭先高後下先大後小言水則先上源次

下流次支派言地則先山大原屬次既得也

辨土

土皆言惟不言惟者非一種也

則壤

上之所取曰賦間出多者曰錯間出少者曰錯

在土

下之所供曰貢按貢者諸侯供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之染其絲五色織之

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文○凡貢

物以多寡為叙不以精麤為叙○凡幣帛之屬皆入篚

禹貢書法

定貢道

以舟行水曰浮因水入水曰達順流而下曰沿沿者順水而行

之名水之險者莫如海通風舍舟而陸曰逾○行水通海多沿岸而行故獨言沿

○凡貢道期於達河不言者蒙上節之文也

隨山

相便宜通蔽障曰導假舟以濟曰逾曰過

濬川

濬源泉濬原委曰導水經其地曰至大水合小水曰過

一水異名曰為○凡導山水皆自西而東自北而南弱

水最在西北黑水在西南其流皆不經中國故先明

黑次之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如江漢漢又在江之北

故先河而漢次之江又次之淮濟亦四瀆也而濟在淮

之北故先濟而淮次之四瀆之西有渭東有洛故以是

終焉河遠莫測其源故不言自且為四瀆之宗故不言

會江漢自其源導之故先山而後言水淮渭洛自其盛

處導之故先言水而後言山洸水不言山者流伏不可

據也黑弱亦不言者地遠不必志也

附田賦歌

禹貢書法

佳余月象共允木刑易辨田不必卜

共象刑月余佳易木允賦均國穀祿

禹貢書法卷首終

禹貢備遺卷之一

夏書禹貢

是篇雖紀平水土制貢賦之事而有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故其末歸於祇台德先而總之以聲教四訖之意也後之山經地志與夫財用之書有是哉讀者毋求作貢之法尚求祇德之心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刊丘塞夙奠青嶺

不辯區域無以知地勢之高下故分海內之地復為九州則知究最下在所當先雍最高在所當後而用功不

禹貢備遺 卷之一 晉註 虞

萬壽

李 虞 後 魏 魏 魏 魏

差矣不通道路無以知水勢之緩急故循山之勢便宜斬木則知北條諸山為河濟所經南條諸山為江漢所經而施為不素矣不立紀綱無以知水勢之出入故每州之中定其山之高者與川之大者以別州境然後知何水出於何山經於何州而利害有所屬施為有定向矣三者皆禹治水之要故首述之

冀州

以天下大勢言之冀乃君父所在而受命治水所當先也不言疆界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且尊京師亦以示王

者無外之意○按冀州即今北直隸順天府及山西之東境是也

既載壺口既者已

在今河東郡今平陽北有壺口山乃河下流患莫大焉

故經始治之以殺河勢

治梁及岐治平聲

梁山在離石縣河所經今山西汾州岐山即狐在介休

縣汾所經今汾州治之所以開其道也先河後汾施功

之次第故曰及梁山呂梁山也岐山介休縣也

禹貢備遺 卷之一 晉註 虞

萬壽

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漢按梁河所經岐汾所經

既修太原至於岳陽

廣平曰原今太原府是也山南曰陽山南見今岳陽縣

是也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之南因緣功而修之所

以導汾源流而使東東當入於河也原經於太岳東人

於河此則導汾水也詳按說文汾水出於太原

單懷底績至於衡漳反後同衡音橫

單懷在河內郡今懷地之近河者况決決當水出其西

豫冀

豫冀

豫冀

洪水出其東普洪水橫流難以爲功故曰底績漳水名

以其東入於河故曰衛出沽縣者爲清漳出長子者爲

濁漳濁漳東至鄴合清漳至阜城入北河也至是而兩

崖之旁亦有成績則冀州之土無不平矣以上乃歷著

其水土之成功也國原懷地各當在五洋之東太行
詳按原懷之東有淇水出河內隆慮縣東流入衛其
懷之西有淇水出解州同喜縣至蒲州入河蔡莊漢
懷懷慶無流○清海漳出山西流入今冀定之冀州古
以爲即漳水下流爲子牙河水勢漸遠最難平治故曰
衛入於河也今曰底績則地之平可知矣

厥土惟白壤壤汝

土兼穀土庶土冀州之土色則至純而白質則無塊而

壤水思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與地利定田賦也

豈皆白壤土會之法從多者論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謂之賦上上錯者本第一等雜

出第二等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且先賦

後田異於他州者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場圃園田

漆林之類而征之木盡出於田也是賦無定法因時損

益之政田有定等經野畫一之典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水出曲陽縣今真定東入滹水衛水出靈壽縣今真定
東入滹沱河從者從其道作者可耕治蓋恒衛水小
而道遠大陸地平原而近河故既從既作成功皆在田賦
之後云國大陸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那
陸地平原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
定河間順德四郡皆秦鉅鹿地鉅鹿之西
鉅野即大野字皆鹿陸鉅鹿並通鉅與納於大陸
即此當時水易流今任二章諸水皆合於四郡之地性
滋無常最難施功今任二章諸水皆合於四郡之地性
莫何獨畧大水而小水哉非畧也治之功在充也
充當下流時九河未通大陸津在洪水中巨浪滔天
安從辨恒衛必充河既通而後其水有所爲下有所

而後小水之在上游者厥終可辨大陸之通流沒者水

近河故記之田賦之後蓋以見成功之遲爾○九河通

故大陸作大陸作故恒衛從相因之次第其有既從

作之然知充有九河既通之功記小水所以驗大水之

島夷皮服島音

海曲曰島北海島中之夷禽獸居多故制其皮服以貢

非外國人也

夾右碣石入於河夾音協碣

冀在充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故三方貢賦皆徑

入河而其北境必自北海南向西轉而驪城之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夾後也言如在右掖也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故此三方亦不水如遼瀋津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此冀州貢道也凡貢賦以達帝都為至所謂入于河直貫南河而言也中問千餘里地勢又極遼水河者此一語舉之矣豈特北來之貢賦然哉又按遼水有二大小潦俱在遼東屬青州與冀無涉易自涿郡安關山至文安入海出高易至鄭入易津沱古稱從駭出然時合漳衛入海禹時河未南徙舟楫直達大河今日中高不與河通殆不諸地形面誤者也愚故不能無辨○或曰濬乃官反音難即濬水此水不與河通

禹貢備遺

卷之一

增註 冀

五

萬卷樓



濟河惟兗州日濟河所謂冀高山大川也日兗州所謂數土也條可倒推

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按兗州即今北直隸之東境及山東之北是

九河既道

九河其八為河之分流而其一則河經流也蓋究之為害莫大於河故禹不惜數百里之地分而為九以殺其

禹貢備遺

卷之一

增註 兗

六

萬卷樓

雷夏既澤

機摩

雷夏出城陽縣今兗之而為濟水所鍾也第洪水橫流

澤不能受今則上歸下洩而無復泛濫之患矣○此凡夏澤名澤但二水合同此澤按雷澤在今曹州府城

引山海經澤中雷神龍身人類鼓腹則雷忙○此澤可引澤川合同於反後同

河出為澠濟出為沮澠之下流入於沮而東入於泗是相合而合於一也連上二節一主於河而為流○此九河既

一主於濟而為止○雷夏既一主河濟而為合同此合水無不平矣○此兩雅水自河出為澠許慎云河澠水在東○按古濟水東出陶丘北至○河澤

而分其北為經流合而流至嘉祥鉅野又東北至張秋
合流其南為支流至臨邑為泇水至臨城合泗入濟
此則河由泗入流自禹時已先其端矣雖自河出而合
於濟澤而河在今青州說文以為在宋魯乃自濟溢出
之孟諸在今廣城
不可謂之曰河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宜桑之土可樹桑以養蠶蠶性惡濕必水退而後可蠶
是驗之於物可知其土之平究地卑下水害尤甚民皆
依丘陵以居今已下居平地是驗之於民土之平益可
知矣

厥土黑墳厥草惟條厥木惟條

萬貢備遺

其土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兗州田第六等賦第九等君天下者以薄歛為正然地
利未起人功未至又必寬之十三年之久然後同九州
入貢蓋薄其等者經國取民義不容已仁寓於法之中
緩其期者因地利民義不容急仁溢於法之外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兗厥木惟條故漆出於木

桑土

桑土既蠶故絲成於桑是皆不責有於無錦綺之屬謂
之織文可以為服之用者則盛之以篚而入貢焉

浮於濟潔達於河

水出王屋山而入河者濟也水出東武縣而為河之枝
流者潔也流之貢賦或東南邇流於濟以達河或西北
順流而流於河以達河從便達河

都矣。孔穎達疏：潁水出東郡東武陽縣，達於河，謂從潁入濟，自濟入河。按今東昌府為秦東郡，西一百二十里，為朝城縣，即漢之東武陽縣。南有潁河，城廣十餘里。潁水由此東過東昌，又東北逕清平縣，有潁川河，又東北流，入臨邑縣界。又東至安樂，一名源河，俗名土河，又東北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斷二渠以引其河，其一則潁川，今朝城潰，黃河故道與大名南樂接界，則潁白入河，本不通濟。孔疏不可從。○緒按：充之貢道由泗汶皆可入濟，濟入離，離達河，潁自入河，不通濟，濟亦不通河，必由離也。故知孔疏不可從。



海岱惟青州

青州東北至海，西南距岱。○按青州，即今山東一路是也。

嵎夷既略

嵎夷，今登州之地。于氏欽曰：今登州寧海，水既治，已可。

禹貢疏 卷之二 增註 青 九

為溝塗封植之界也。青州之地，其成功之遠可知矣。

卽堯典之嵎夷

淮緇其道

淮水出箕縣，北至都昌，入海。淄水出萊蕪縣，東至博昌，入海。而各得其故道也。青州之水，其用功之省可知矣。

○按：淄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東至博昌縣，入濟。○

海內諸水，山東北流，至青州府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

而誤。○緒按：遼東朝鮮皆青州地，亦曠隔矣。而禹治水，僅言淮、淄而不及鴨綠江與遼水者，豈以地遠在所畧歟？而雍梁乃詳及黑弱，又未聞以遠而畧之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填海濱之土彌望皆斥鹵斥鹵賦地可煮為鹽者也。任天曰鹵人為日鹽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青州田第三等地利之亦美賦第四等人力之稍薄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泉鈐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

青斥地所出為鹽絺細葛也制以為貢則服食有所需

海物非一種故曰錯制以為貢則燕享有所供此通一

州言之也泉麻也絲泉鈐松怪石其長於岱畎所出取

禹貢備遺 卷之十一 增註 青齊 萬卷

之則衣服器用不缺萊山 萊山在萊州之夷既可以牧

放為生即其地所出山桑之絲 萊人謂之山繭入篚以貢則琴

瑟之弦有所賴此隨地而制貢然也

浮於汶達於濟 汶音同

汶水出萊蕪 萊蕪縣在今濟南府 原山之陽青州之貢必浮舟而

至於汶汶由西南入濟入濟由離以達河也 原山一名陽山

其山接濟南府章丘蒲川萊蕪三縣境蒲水出其陰汶

水出其陽先大夫曰自河南徙而濟水中枯止汶水北

流今邇之南接濟河北通海衛以濟所通會通河也

張秋北有鹽河通合城以汶之故道許尚書謂庭雅言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七州皆言一至而此獨載

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言淮海則嫌於揚必曰海

岱淮而疆境始別也○按徐州亦今山東一路

淮沂其又 沂音宜

淮之源出於嶽之境沂水出於艾山 艾山在徐之川其大

於淮淮入海而治則白泗而下凡為川者可知徐之浸

莫大於沂沂入淮而治則日沫而下凡為浸者可知矣

禹貢備遺 卷之十一 增註 徐 萬卷

沂入泗泗入淮淮會泗沂以入海也鄭氏曉曰

泉源注于海曰川可為波所以漚漚者曰浸

沂水出於嶽之境沂水出於艾山 艾山在徐之川其大

於淮淮入海而治則白泗而下凡為川者可知徐之浸

莫大於沂沂入淮而治則日沫而下凡為浸者可知矣

禹貢備遺 卷之十一 增註 徐 萬卷

沂入泗泗入淮淮會泗沂以入海也鄭氏曉曰

泉源注于海曰川可為波所以漚漚者曰浸

沂水出於嶽之境沂水出於艾山 艾山在徐之川其大

於淮淮入海而治則白泗而下凡為川者可知徐之浸

莫大於沂沂入淮而治則日沫而下凡為浸者可知矣



之流者既治故二山可以種藝耕耘功之相因者也。
衆山一名東山在今蒙陰縣之南費縣之北去淮六百
里羽山在郛城嶺嶺界皆沂水有近地今淮沂其大則
衆羽其

大野既豬豬音

大野澤在鉅野縣北。鉅野澤在鉅野縣東五里南北
三百里東西一百餘里元末爲黃
河所決。濟水鍾於大野正流有所容而復流入於泗餘
波有所洩蓄而復流不既豬乎。
徐之有流於是乎見。蓋按先大夫東阿史河渠志今
之南旺即古大野禹治水時大野既鍾洩泗水而咸
而泗通於淮。濟通於汶。淮通於泗。泗通於海。大野
而通於濟。揚文徐之價由此起是大野在古已爲貢
高賁備遺

東原底平

東原今兗州府東平州一帶在徐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
也。今因大野水之止者既豬而其地已底於平亦功之
相因者也。曾氏曰：淮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
王氏炎曰：大野豬而後東原亦事之相因者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埴埴音黏泥如脂之膩。漸日長於茂盛而不已也。包叢生而
積也是徐土宜辨而物性遠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徐州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先大夫曰：土稟中和之
故墳次之墳骨起也。青在墳上者以有斥鹵之利。陳
同而先稷者或田賦通爲上下也。色性相參而三壤則矣。
厥賁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
暨魚厥篚玄纁夏翟雅反翟字歷反音亦
纁音駢纁思廉反綺古老反

徐土雖赤而五色者亦間有之制以爲貢則建大社封
諸侯以五色有所資此通一州者然也羽山之谷夏天
之雉具五色者其羽中旌旄之用嶧山之陽特生之桐
桐以孤生向其材中琴瑟之用泗水之旁浮生之石木
日者爲良

高賁備遺

卷之十一

十三

萬卷樓

見石若木上浮製以成器者也。蠙所出之珠足以爲服飾魚足
以供祭祀及篚之所盛玄色之幣可以爲祭齊首服之
用黑經白緯之織素白之縞均謂之縞可以爲去凶即
吉之服皆淮夷之所有故制以貢此自其一方者言之
也。夫指地而取其良可見不責有於無不泛取於有而
禮樂各有所屬是亦不可不知也。嶧卽葛嶧山在邳
與沂水相連或作鄒縣嶧山者非也淮
夷徐州境內之屬非外夷也。蠙蚌別名。
浮於淮泗達於河
徐之貢賦必浮舟於淮由淮入泗自淮而泗則同爲一

道自泗而往則分爲兩途蓋泗水與河不通也故或由
 離以達河離乃出於河而入於泗是逆流也或由沛以
 達河沛乃入於河而又脫南字合於泗又逆流也達河
 則達帝都矣爲泗水東入於泗則淮水之可以達於河
 者以泗至於泗也許慎又曰泗水東入於淮蓋泗水
 至人野而合流然則泗之上源自沛亦可以通河也
 合編徐州真賦之來各從其便淮與泗相連故白淮達
 達河是東路蓋離出於河而入於泗而泗入河由離以
 而達河此一道也或出於河而達河是西路蓋泗入河而
 南出泗則至大野而受濟之合者也自泗之上源以過
 濟山濟而達河又一通也○東漢史記河渠書叙禹功
 畢過曰自是之後榮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與濟汝淮
 泗合則泗水爲鴻溝分流禹時所未有許慎所云乃周
 禹貢備遺卷之增註 萬參



淮海惟揚州
 揚州北至淮東南距海○按揚州卽今南直隸江西

路是也

彭蠡既豬字書彭蠡澤一名
 彭蠡在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 路豫章今南

而復流無復奔湖之虞矣地志今釋彭蠡湖在今江
 里今州府城西四十里南東府城東五里九江府城東
 南九十里上承章貢諸水與江水相吞吐周迴四百五
 十里亦曰鄱陽湖者以中有鄱陽山而名俗又稱在都

昌縣者爲東鄱陽湖在南昌縣者爲西鄱陽湖按此節
 宜與東漢澤爲彭蠡又東爲北江入于海句參看滙爲
 彭蠡蓋也東爲北江蓄而復旋也所謂與江水吞吐也
 ○鄭氏曉曰彭蠡澤之大者禹既疏導由是而

流之來有所歸下流之去有所泄始得而豬也
 禹貢備遺卷之增註 十五 萬參

陽鳥攸居

隨陽之鳥屬也因彭蠡既豬故州渚之間千百爲羣得
 其居止而遂其性也

三江既入

三江謂南江中江北江入者入於海也揚之松江
 東北江者爲東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
 地理今釋按三江孔安國班固鄭康成韋昭蘇欽郭
 璞顧爽諸說不一惟鄭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
 蠡爲南江中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
 明帳江至彭蠡并與南合始得稱中也融洽前段經文
 雖不可疑宋蘇軾實宗其說蔡傳專主東仲初吳郡賦
 注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力排蘇說且曰大江合漢
 與彭蠡之後又千餘里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不知三

江云者因上流有江江北江南江而南之非從然界
爲三也○先大夫曰三江之說多不同兼經文則南江
中江北江爲
近餘詳或問

震澤底定

震澤太湖在吳縣居三江之上也以其震而難定故名今

曰底定亦因彭蠡既豬之功也○問三江既侯經文三

江下流鳩茲一派直達陽羨廣通鎮未築壩之先洪

懷襄之時三江勢連五湖濱湖郡縣半浸水中澤自震

安瀾之數矣蓋三江發源於蜀而旁注於湖禹貢紀其

原而及其委夷賦第從下流求之爲一郡地志則得

之於禹貢三江猶未爲合也○集覽深陽高淳宜興諸縣

地永陽固城連接長蕩諸湖廣通鎮丹陽四達宜興廣

德建中諸水一由蘇州出劉家河一由吳江出松江流

入大海古未築壩春秋時吳人伐楚嘗於此清運明洪

武初水淹吳下田禾議者請築東壩引水由太平蘇湖

入江高淳黃池一帶田沒成湖稅糧派入蘇松辦賑

此則漢儒以蘇湖東至陽羨入海者爲中江雖非禹貢

三江之確證未始非江通震澤之一証也金氏履祥曰

按揚州之境自建嶺至柳慶北枝趨救淺原水皆東流

又自建嶺以西之水皆西流是俱滙爲彭蠡其岡脊以東

其岡脊以西之水皆北則震澤也彭蠡之水不積則今江

之水南則浙江之水爲揚西偏之患震澤之水不積則今江

江東諸州之水爲揚東偏之患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

西諸州之水爲揚東偏之患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

蘇東偏莫大於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

澤底定亦因三江既入之功

反

篠簜既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篠音小簜待

反天於時

篠簜

篠箭竹簞大竹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天喬高也塗

泥水泉濕也揚地多水其土淖○不音色杜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下上字

揚州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蓋土性惡故

田下下人功修故賦過之

厥貢惟金三品琺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

織貝厥包橘柚錫貢○琺音遙琨音

以揚州常貢言之有金銀銅三品以供國用有美石似

玉之琺琨以爲禮器篠之材中於矢之箭傷之材中於

樂之管象有齒兕犀有革可以成車甲鳥有羽獸有毛

可以爲旌旄木梗梓豫章之屬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

東南海島之夷以葛越木綿之屬來貢而織貝之精則

入篚焉以暫貢言之小曰橘大曰柚必待錫命而後貢

之以供祭祀賓客此就通州言之聖人不苟於取者仁

之至也

公於江海達於淮泗

揚之域淮繞其北海環其南江則貫其中而入海故其

貢道沿江而順入於海由海而逆達於淮泗由泗則或

貢道沿江而順入於海由海而逆達於淮泗由泗則或

貢道沿江而順入於海由海而逆達於淮泗由泗則或

由滌或由沛以達河也。至吳始開荆江。滌未通。故給於滌。淮舟船始通。朱子語類云。說決決漢排淮而注。之江分明是誤。蓋一時幸於文勢而不暇考其實。爾今釋終是可笑。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嶽之南。○按荊州即今湖

禹貢衡道

卷之十 增註 荆

十八

萬參權

廣一路是也。

江漢朝宗於海

江漢發源於梁。不見其勢。歸揚近海。不見其勢。惟合流於荆。去海尚遠。而水道已安。雖未至海。而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於王也。○荆州之水。以江漢為主。江入海於揚。荆入海於江。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而下游之衝也。

九江孔殷

九江即洞庭。為江漢之經流。因江漢治。而水道甚得其正也。○九江即洞庭。蔡註甚確。愚嘗以大河至冀大陸。播為九江。亦因大陸九水所合。說見冀州。○洞庭

楚之漢至巴陵。會諸水北入於江。東漢水在其下。龍不經洞。處其日為江漢之經流。蓋連東西兩漢水而言之也。沱潛既道。沱音。

自荆江出為沱。漢山為潛。既為江漢之別流。因江漢治而後各從其道也。○爾雅。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沱。而後各從其道也。○按。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後出於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於江。尾入於江。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緒按。沱潛。在荆州者。今尚有。○沱。沱。可。導。于。當。至。監。利。縣。北。有。水。自。江。出。名。夏。首。東。流。過。沔。陽。縣。北。又。東。至。漢。陽。尾。入。於。江。古。名。夏。沱。一。名。夏。口。又。名。沔。口。今。名。青。塔。口。即。沱。也。其。監。利。縣。北。為。潛。江。縣。有。水。自。漢。水。出。名。折。口。南。流。又。東。過。潛。江。縣。南。又。北。復。入。於。漢。名。潛。口。又。潛。水。既。過。縣。南。又。東。過。沔。陽。縣。北。又。東。北。流。尾。入。於。漢。名。黃。金。口。昔。潛。也。沔。陽。縣。知。荆。州。貢。道。由。江。入。沱。由。沱。入。潛。由。潛。入。漢。不。疑。也。○

禹貢衡道

卷之十 增註 荆

十九

萬參權

華容漢縣。今監利石首二縣地。非岳州之華容縣也。

雲土夢作父

夢音去

雲澤跨江之南。其地卑。故水落晚。止見其土而已。夢澤跨江之北。其地高。故水落早。已可作父也。江漢治而後二澤平。故荆之成功。以江漢朝宗為大。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荆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荆地差而賦第

三等者。地闊而人功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杙榦栝栢。礪砥砮丹。惟備錦栝。

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柁徒倫反柁音迭柁音抵柁音奴柁音巨限反柁音路柁音戶柁音執柁音精柁音組

荆之貢與揚大抵多同柁栢栢三木名柁可爲弓幹栢

栢可爲棟宇簠簠之編細密之祗皆磨石也柁中矢鐵

之用丹中繪畫之用箇簠竹名栢木名皆出雲夢之澤

可以爲矢三邦致貢其有名者見戎事貴精必取其良

也菁茅供祭祀縮酒之用者既包而又匣之見祀事貴

敬不敢衰也絳色之幣不圖之珠組綬類皆衣裘服飾

之不可缺者則盛以篚而貢焉是皆歲以爲常者只有

孫子兵法卷之九 用兵篇 三

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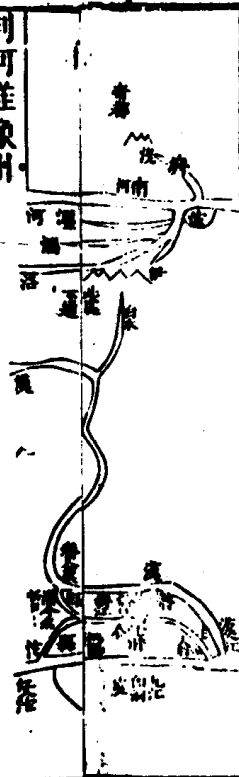
二十之守雖不常有者一旦得於江沱之間即納於上

納錫云者重其事也

浮於江沱潛漢趨於洛至於南河

荆之貢道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漢與洛不通舍舟

而陸以達於洛自洛逆流而至河也凡日逾皆水道不通而後能達也



荊河惟豫州

豫州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河○按豫州即今河南路

是也李氏瑞徵曰河患充爲甚豫次之故二州難城

伊洛瀘澗既入於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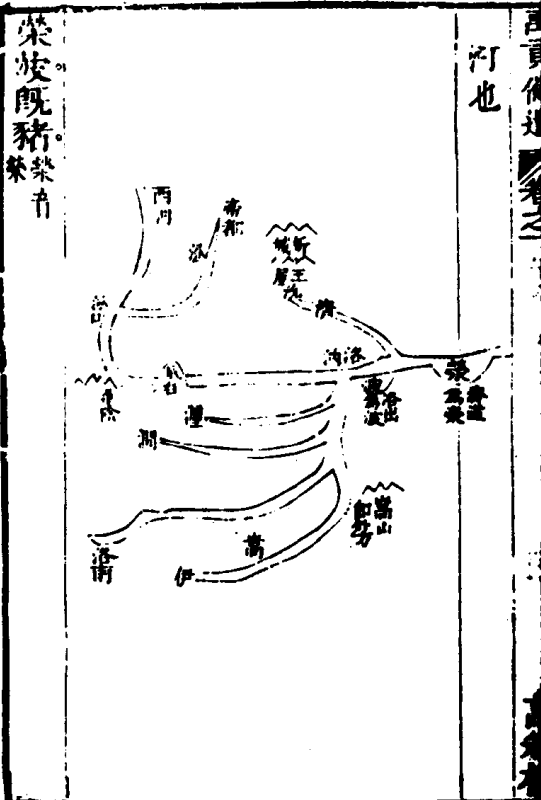
豫州熊耳之山伊水出焉而洛則出於冢嶺潁亭之北

渚水出焉而澗則出於澗池禹嘗患其橫流爲之疏鑿

矣至是伊水出洛陽而北入洛澗水至偃師而西南入

洛澗水至新安而東南入洛洛會衆水至鞏縣而北入

孫子兵法卷之九 用兵篇 三



齊溢為榮在今鄭州洛出為波今皆復其常無復奔潰矣其川榮洛其波漢漢師古今之奇俱以爲一水行雖指謂非二水謂之其謂此導洛洛附河而下之水從蔡二水爲長

導荷澤被孟豬荷音

荷澤在定陶縣濟水所經也孟豬在睢陽縣今虞荷澤之南荷澤之禹方用功以導荷澤以殺而荷水衍溢覆導其餘波入於孟豬以沒不常入也故口被連上二節是四水之流者以洛爲主四澤之止者以濟洛爲分

禹貢遺傳卷之 萬幸樓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壚音

豫土不言色色不一也玄而疏者謂之壚土有高下之異故別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豫州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錯在上自下而升一等也賦第

二等而年分不同雜出第一等賦高於田者亦以人功修也

厥貢漆臬縮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紵直呂反

漆可以飾器用臬縮紵可以充衣服黑經白緯之紵細綿之績則盛以筐焉皆豫州歲以爲貢者治磬之具不

常用者必符錫命而後獻此暫貢之物也

浮於洛達於河

豫去帝都最近其東境徑自入河西境必浮洛而後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之南

梁州東南入華之南

州即今開州一路

州陽為梁州華陽之南

之黑水自華陽之南

至就安府大姚縣之左

也又東入四川府西折而東北

府南又東入叙州府南入岷江

又漢書地理志謂符黑水出岷江

至就安府大姚縣之左

東北與西南對界地

中山海經黑水之南

岷山在岷氏道有羌夷曰道

為岷嶓冢在氏道縣西

梁州川源既將水無泛溢而其山已可種藝則江漢之

上源治矣

此江漢別流於梁州者沱在蜀郡郫縣西入於江潛

宕渠縣即今西南入江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

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

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

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

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

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

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

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

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

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

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

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

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

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

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

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

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

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

山名集得選以稽安縣則公山當之明一統志本此
且附會謂州東有地名族平要皆不足證信則察引聯
說二山上合下開沐水通
其間尙疑非確証存參

和夷底績

和夷

和夷之地沮洳去而致有成功則梁地之下者平矣

和夷地名隘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夷地也又曰二
水名和水自嶺界來逕梁山即青灰水夷水出巴郎魚
復縣東按雅州之西今天全六番地爲宋和州在沐
水上流有和夷道蠻夷故日和夷爲開蔡蒙宋水治矣
朱治則在上流所居和夷之地可風後矣此成功之叙
也若作水名則夷水出魚復縣即今夔州府奉節縣城
入利州府長陽縣一名清江東入大江二水相
去大瀾曉且於上下文意不相屬恐非是

厥土青黎

爲貢備遺

增註

梁

玉

萬壽樓

黎黑也梁土不言質質不一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梁州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等九等也按賦稱

錯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

若謂放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奚獨冀豫揚梁

乎哉

厥貢璆鐵銀鏤磐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音求璆即玃反璆
璆玉璆鐵璆鐵剛鐵可以刻鏤者磐中矢族之川磬

石磬皆器用之不可缺者故制以貢梁州多山獸之所

聚熊羆

狐狸

織皮

璆鐵

磬磐

璆玉

璆鐵

磬磐

聚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爲裘其羆毛織之可

以爲刷二物皆服用之不可少者故亦使之貢焉

西傾因桓是來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

西傾之山在臨洮縣栢水所出梁西南貢道自西傾因

桓是來桓與潛通由桓浮於潛自潛至沔阻漢枝津不

可一葦航也必各舟而陸服乎輪將南歷岡北地遡而

接漢沔焉自沔而渭雖云可通不可一蹴至也必歷乎

漢川至於褒水逾嶺嶺灌斜川而北入於渭焉至是則

不必順流而下不必逾流而上但絕河而渡即達帝都

矣○按梁州僻在西南隅其去帝都爲最遠非聖人委

曲以通之其能徑達也哉

漢枝津南歷岡北地遡而接漢沔焉自沔而渭雖云可通不可一蹴至也必歷乎

漢川至於褒水逾嶺嶺灌斜川而北入於渭焉至是則

不必順流而下不必逾流而上但絕河而渡即達帝都

矣○按梁州僻在西南隅其去帝都爲最遠非聖人委

曲以通之其能徑達也哉

漢枝津南歷岡北地遡而接漢沔焉自沔而渭雖云可通不可一蹴至也必歷乎

漢川至於褒水逾嶺嶺灌斜川而北入於渭焉至是則

不必順流而下不必逾流而上但絕河而渡即達帝都



禹貢傳道

卷二

增註

三七

萬卷樓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按雍州即今陝西一路是

也○此雍州之黑水也地理今釋雍州黑水出陝西廿

弱水既西

弱水出窮石山水本散渙無力導之西流而西則雍水

之變者治矣

涇屬渭汭

涇水出岍頭山在今平涼府渭水出南谷山在今渭源縣言渭水

東過涇陽縣涇自北來與渭相連屬於水之北而東至

華陽入河也按孔傳水北曰渭云渭之言內也皆以

為渭北不作水名於下文會於渭水何為協蓋雅之

貢道西南以渭為主漆沮經渭皆以入渭為交必如

漆沮既從漆沮既從漆水出同官縣沮水出直路縣在今宜

漆沮既從

漆水出同官縣在今西安同官縣沮水出直路縣在今宜

華原至同州而從渭也

渭水攸同

渭水出終南山東至咸陽今咸陽而合渭也連上二句以

禹貢傳道

卷二

天

萬卷樓

渭為主禹既畫疏導之功由是諸水或屬或從或同而

雍水之大者治矣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

北條之山有曰荆者在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有曰岐者在

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南條之山有曰終南惇物在武

功縣東鳥鼠在首陽縣今渭源縣三山不言所治者業既

旅之文觀此而雍地之高者無不平矣○按荆岐近於

涇漆沮鳥鼠渭所經終南澧所出惇物近於澧故必諸

水治而後諸山旅也

廣平之原下濕之區武成縣之豬野今之休屠澤其間之平

地無不成功則雍地之下者平矣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遠而三危之地或以爲在煨煌昔固巢居穴處至是因水患之

息已降丘宅土而安其所止矣頑如三苗之人昔固桀

為不服。至是感禹功之施已蹈行德教而大有功叙矣。

三危卽舜廋三苗之地或以爲燧燧未詳其地
杜氏預曰瓜州今燉煌也後漢西羌傳注三危山在今

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緒業西頁有三黑水兩三危此在雍之三危也

馬賈倫通
卷之一
增註
五
萬

厥土惟黃壤厥土黃壤所以厥田上上

黃者色之得其正壤者性之得其常故墾田非他州可

友。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雍州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功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可以爲珪璋之用。琅玕石之美次珠者。可以

爲社稷之飾

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內。

積石在河關縣今臨洮龍門在夏陽縣今西韓城雍之真

道有二以西北境言之惟西河最便河源見於積石而

流經於龍門故必浮積不至龍門而達於西河也

山積石其曰浮于積石者牽連以該近耳以西南填膏

之惟渭爲便渭至華陰今華陰縣入河故或由渭山渡由漆

由沮至渭北而會云北負船相會當在其間緒按

未免太遠然有貢自西南而來者於渭不可通有此

路可申也又按不曰會於渭澤而曰會於渭汭則汭之訓水北明矣

卷一

南齊書

河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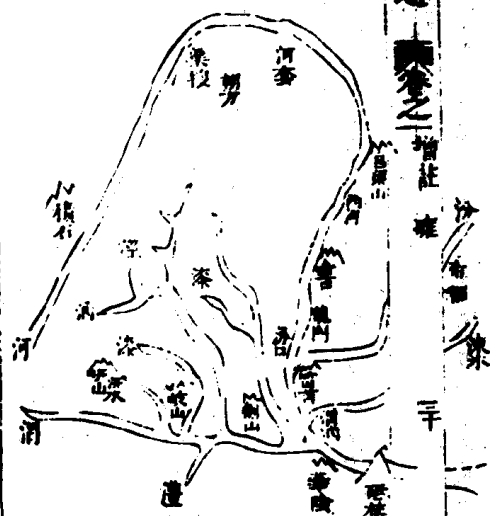
勞

八
張
石

析支
河
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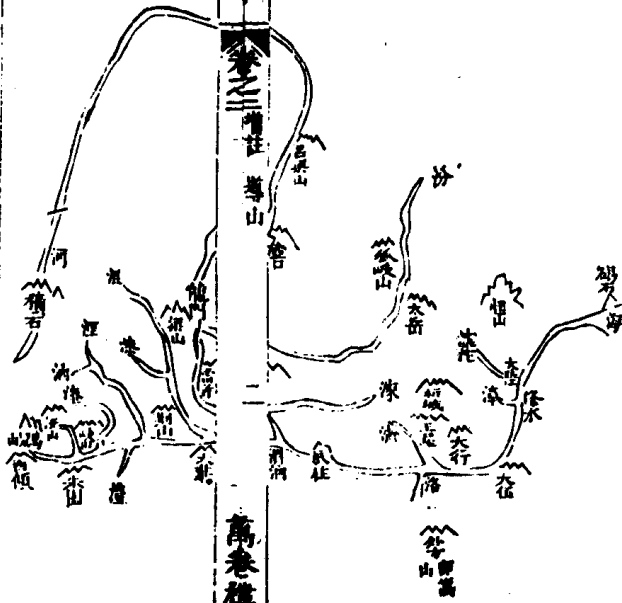
緇皮毘崙析支渠搜西戌卽叙

崑崙在臨羌析支在河關渠搜近朔方三國皆貢裘馴



卽入海也。凡導水言入於海是已到。二州之山固不止

此此特其高大可以辨疆域以見其施功之次第二云爾
 ①按汾水東入於河句東當作西太行
 恒山之水所該者廣恒水不足以盡之



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國音
 此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所以為潯伊洛淮渭之經始
 也西傾至太華雍州山也熊耳至桐柏豫州山也陪尾
 兖州山也朱圉在冀縣太華在司空縣熊耳在上洛縣
 外方在富高縣桐柏在平氏縣陪尾在卞縣西傾之山

經

恒水所出而朱圉之水則入恒焉鳥鼠之山渭水所經
 而太華之陰河流經焉於此導之正欲使恒水入江而
 入東海渭水入河而入北海也洛水經於熊耳伊水經
 於外方淮水出於桐柏泗水出於陪尾於此導之正欲
 使伊水入洛而北入河淮水會泗而東入海也不言導
 者蒙上節之文下倣此陪尾豫州山也地志江夏
 以爲陪尾志論曰禹貢導桐柏至陪尾先大夫泉河史山川
 源於此泗水縣在春秋爲魯十縣先大夫泉河史山川
 志論曰禹貢導桐柏至陪尾陪尾夫淮泗相擊桐柏之役自
 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陪尾應縣以陪尾安得此而
 他之乎仰此陪尾無疑

黃河圖

卷之三

導山

三

黃河圖

導嶓冢至於荆山內方至於大別別反

此導南條江漢北境之山所以為潯漢水之經始也荆
 山在臨沮縣內方在竟陵縣大別在漢陽縣嶓冢梁州
 山漢所出荆山至大別荆州山漢所經也導之則潯漢
 水之功可施矣

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過古承古

此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所以為潯江水之經始也江
 水出梁岷山之陽經於荆之衡山敷淺原岷山之脈北
 一支至長沙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南南一支至德

安為敷淺原而盡於洞庭之東北二支中有湘水斷

故導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則江水

稍見而功可施矣

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衡山而盡於

故淺源者二支之間湘水南經衡山在湘水西南數

原在湘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脈連延過九江而為敷

岷山者明甚

而五嶺之脈來自西番聲石山而南為至楚連延而

五嶺中開闢若馬湖金沙灘池鳥江九江諸水

馬湖小水二山與岷山之脈連延過九江而為敷

虛山其山雖高其地卑者得之徐春鄉曰敷淺原

萬真傳道

謂博易山與廬山連後人因敷淺二字誤以廬山之

小山當之耳

讀曰敷○曰過曰至人通之人至之也

本自吐番聲石山入雲南境東經石屏巨津麗江

至姚安南行經祥雲習義又東經石屏巨津麗江

入貴州境過赤水白崖經大定水西又南經安順又

入貴州境過赤水白崖經大定水西又南經安順又

入貴州境過赤水白崖經大定水西又南經安順又

入貴州境過赤水白崖經大定水西又南經安順又

入貴州境過赤水白崖經大定水西又南經安順又

入貴州境過赤水白崖經大定水西又南經安順又

江諸水至三峽一東故以岷山之陽一節括之野楚洞

庭入江諸水至東陵一東故以至於衡山一節括之

故以至於敷淺原一節括之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導西流之水而順其性也西海之山有水焉在雍西

北萬水能哉而此水獨弱且西流禹則導其正脈至于

張掖縣之合黎餘波入于沙州之流沙弱水不復東矣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此導南流之水而順其性也雍梁西南有水焉萬水皆

清而此水獨黑且南流禹則循其道而至于三危

萬真傳道

而入南海黑水不復入中國矣

按此導川之黑水即

漢一各洛水古謂之黑水源自土番可跋海而流至今

雲州山北分南界南行絕雲龍江合而南流至車里過九

山別名九龍江南流入于交趾入南海據傳江即葉榆

河亦黑水也出鶴慶府劍川州西南流至大理府雲龍

州合西洱河河水色黑亦名之曰黑水州西有三崇山

一名三色江上有黑水祠或以為即古三崇山

南流過順寧府西入于瀾滄

之而元史大陽亦云瀾滄無入于瀾滄之水惟瀾滄

各條理必強而同一則失之弊如蒙傳水出張家

水之在地者千古不移人人共見乃不考其源委而論其流形勢究其源委第求之紙上拘于一字之河乘合傳金聚訟紛如失之愈遠明言水出南廣而又遙引錫山則界對不清明知入海江而又辭混流源流莫辨子錫山則曰南入于南海也界二州又曰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其病在混三而一故不得其源而語成臆度切折而三按經文度地勢山源水脈可覩免○雍之黑水源在黃河北梁及導川之黑水源在黃河南渭水黑江源異而流同龍江源近而流別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泮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懷音五澤音降

此導北條之河水河源發于崑崙歷雍冀充豫之間而入海此紀積石者積石其見處也于此導之而河流發于上矣山積石北行又轉而東復折而南經三千里始至龍門經畧之者荒遠故也自北而南南至大華之陰自南而東至底柱東向所經之地又至孟津過洛汭至大伾也自東而北北過泮水北向所經之地至于大陸播爲九河也至是同爲逆河北入于海曰逆河者以海水逆潮而名河流于是乎終矣○愚讀此書而知聖人之用功于河者勤矣如鑿龍門底柱疏九河不一而足孟子謂其行所無事豈真無所事哉鑿所當鑿不爲

萬東傳遺 卷五 萬東傳遺 卷五

悍難分所當分不與爭地善求聖人之智者當于是求

之故大河在東今冀州信都縣枯澤鄉又云魏郡縣有城入南宮貫穿信都縣北而西入故河於信都縣北

北入地入南宮貫穿信都縣北而西入故河於信都縣北

南入十里許秀水至游安府縣城縣入海安府縣城縣入海

水出是亦名降水矣○又按蔡傳大陸孫炎曰巨野北

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巨野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還

那以行巨野之廣阿非是考地理今經大陸澤一名廣

阿澤今直隸保定府東鹿縣元定府降下縣也

巨野澤今直隸保定府東鹿縣元定府降下縣也

又東北流爲新濟河至大城縣爲子牙河至天津府入

海按漢書濟水志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巨

鹿正在西山之下自是大河所經大呂以爲爲巨野去

絕遠未嘗還那以行非也當從孫炎之說爲是

萬東傳遺 卷五 萬東傳遺 卷五

州之水河爲大河水之患于中國也亦惟河爲甚實充

當河之下流之衝大行恒山漁陽上谷之水匯焉河水

又納之衆水又重以九年之澍澤於是大陸數百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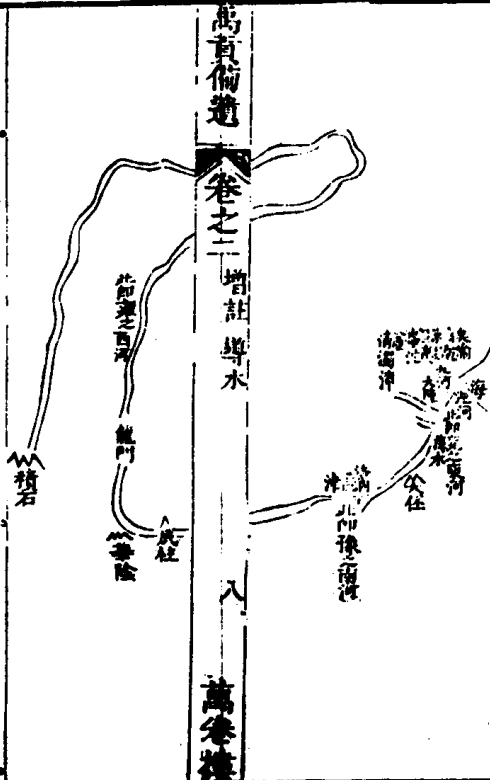
天之勢幾莫辨堤岸九年之澍澤於是大陸數百里不

但如孫炎所稱堤岸九年之澍澤於是大陸數百里不

入山相解者曰山崩水竭下流壅塞其勢近者轉

復洪水逆行解者曰山崩水竭下流壅塞其勢近者轉

非九河之外又有遼河也。有非聖人因勢利導下流有
既道之功安能順行而入于海哉。迄今千餘年大河
且漸趨而南而滄海雄霸之天不定于今而移于古
歷當事者之憂即當日何如焉。存焉就其偏余攷之
又按古今言河源者不一漢西域傳張騫所窮謂一出
葱嶺一作元鼎使上春訪河源得之於閼風黎山之陰
劉一推本二家其說怪迂惟元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
招討使往求河源爲得其真詳元史河源志



嶧家導漢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蒞至于大別
南入丁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音郎蓬時制
反滙
北治南條之漢水峙于梁之北者有嶧家焉漢水所出
也于此導漾于以潞其泉源使有逝而不復滌其原委
使有循而不潰上源既治則下流自順由是東流至武

萬真備遺
卷之三
增註導水

都則爲漢水漢即漾也東流至武當則爲滄浪滄浪亦
漾也經流之水則過鄧州之三蒞焉經行之山則至漢
陽之大別焉又自東而折于南則入岷山之江焉既入
于江復東聚而爲彭蠡又東出而爲北江也水流至此
大海迴其東百川之所注也漾至靜海縣同江以入之
矣入海其導江則曰東越北合于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
市或北或中求其說而不得則以爲三苗所居未敢漢
入或以爲遺官往視非禹身親其則朱子以滙澤爲多
句鄭漁仲以北江爲美支東漢以下十三字爲行文學傳因
之竊疑禹貢聖人之書未必由來至此頃後儒妄創
而從我也宗緒嘗四至楚件來江漢間每思三江之
說不得本真康熙丁亥秋予客漢口幸廉吳樵家樵家
門對漢水入江處千欄高樓之上每朝進伺之初日出
漾驛新開水波不興大江東注漢漾從東北來上勝
差高千江如足傾然勢不能遏直貫江而南趨漢口一
緣因知循向行若漢也其端微奔突不可服馴者漢
性固然也須臾人滿舟楫旁午風爲交亂江面不復見
有南趨之迹矣蓋屢試之如此又嘗沿江而下過九江
府泊舟八里港當湖口有洲曰蛇鰲洲洲北爲大江經
流所謂中江也洲南夾江水清意所謂漢水也過近湖
口山入鄱陽湖之土人冬月水落湖木盡下江水灌之
則山出湖縮紅土自具中湖湖皆滿而江漲於湖昔人謂
之湖漢湖漢之湖漢既南斤則東匯澤爲彭蠡
者必漢即謂之湖漢可也故曰彭蠡既竭知湖而復
流者漢爲之也現春夏水發澤澤諸派爭起一門山水
口以出謂非漢水助之勢下問何以東爲北江曰山水
性駛湖口寬口窄東急勢銳直衝北江約漢高流疾
南入于江中勢之常無足怪者江之性游漾之性游
激河性游動游性沉動性沉動性沉動性沉動性沉動
阿約尖清不混波清濟買濁河揚子江心水非銀瓶不

注：考車州漢江中鹽光鹹不混，蓋注水暖中浮者自沉，若自沉故以水洗水而并，蓋自分各有條理，自然於漢口見南截江之勢，又自彭處見北截江之勢，則理文無誤矣。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過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澧音禮，匯音以。

此治南條之江水，峙于梁之南者，有岷山焉。江水所出也，于此導之上源既條，則下流自順，始別而東，則為沱，沱乃江之為也。又東至于澧，江流至其地也，由是而不已焉。荆州九江之水，江則流而過之，岳州巴陵之地，江

則流而至之。記水道者，必自源徂流，而要其歸，故漢自大別而入江，江自東陵而會漢，已合為一矣。復曰東過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以備一條之始終也。

陵也。羅氏曰：巴陵與夷陵相對，出為東西，以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為東陵，信矣。按地理，今釋江水出今四川松潘，而北西為界，源有三支：正支自岷，架嶺南流，東支自弓嶺口至清臘營，合正支，西支自殺虎塘至黃勝關，合正支，南經茂州、威州、汶川縣，以至灌縣，離堆，岐為數十股，湧北南下，左抱成都府，西環崇慶州，東流以次合于新津縣南，又南行，經眉州、嘉定州、叙州，合休水大渡河，又東南合馬湖江、金沙江、雅地折而東北，流至重慶府，嘉陵江，浩江自北來，合流入之，又東為江合南流，水南來入之，又北經夔州府，至山縣入湖廣界，東流至夷陵州，東南流至枝江縣，又東流至荊州府，折而南流，至石首縣，又東流至監利縣，又南流至岳州府，折而東

卷

卷

北流至武昌府，與漢江合，又東流至貴州府，又東南流入江西，至湖口縣，與南江合，又東北流入江南，至江寧府，至揚州府，通州入海。○嘉陵江，發源陝西鳳翔府，寶雞縣之大散嶺，至鞏昌府，徽州，合西漢水入四川，至重慶府，入于江。○浩江，發源松潘衛，東至鳳凰山，東南流至合州，與嘉陵江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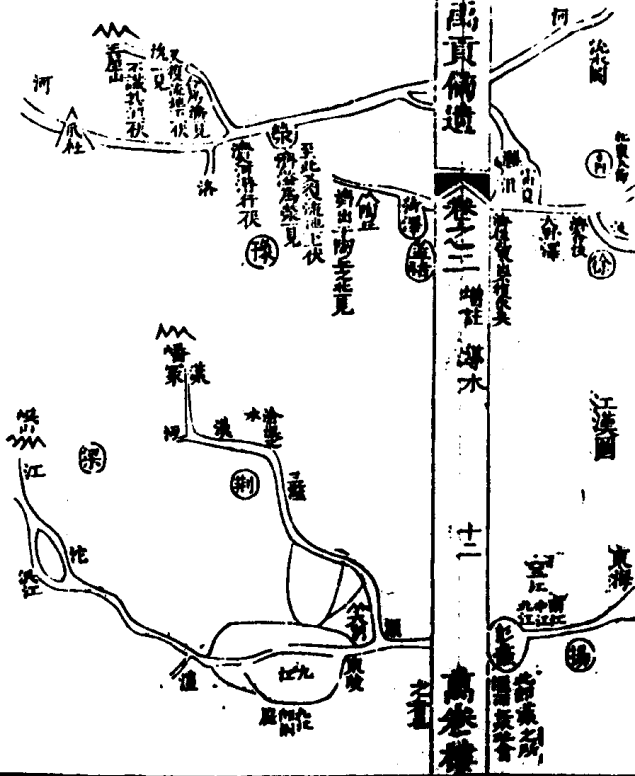
導沱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榮，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汶音交，溢音益，榮音榮，荷音何。

此治北條之濟水，沱水發源于王屋山，水多伏流，其出非一，故自其見處導之，既見而伏，及其東出，濟源縣東西二源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濟之為一見矣。既見之後，歷號公臺西南入于河，伏矣，何以辨之？濟清而河濁也，又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榮，則又見矣，何以辨之？濟

流而榮止也，既溢之後，又伏于地下，東出廣濟軍陶丘之北，是又一見也，由是而不已焉。東至定陶而經于荷，澤，濟陰定陶之北，東濟陰，自不復伏也，東北至安民亭而會于汶水，汶水自萊蕪原山之不復伏也，水流至是

自北東至博與縣入海，濟水于是乎終矣。○按濟水發源于冀，經兗、豫、青、徐之間而入海，其流至為勁疾，禹之導之，亦因其伏見之性，而順其脈絡之次焉耳。程氏曰：泉水之為濟，水無他義，濟之入河，適會河滿，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濟水，因於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案程氏言溢

之一字開為有理然出于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不
以河枝流而謂解為清者蓋禹而黃河之溢明矣程氏標曰
河氏嘗親過枯河見清非河之溢明矣程氏標曰
方氏謂入汶而後趨海而謂清濟其源河是成虛論以此
觀之則清水性下固能伏流而清濟其源河是成虛論以此
榮非濟古大河達為枯濟之貫河其非當矣今大河徒
而南流而明也○宋緒謹按大清河即於合流之
北不并而明也○宋緒謹按大清河即於合流之
自陶丘來合汶之濟水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音慎柏音
百沂音宜

此治北條之淮水淮水發源于胎簪山尙微至桐柏始
大故但自其盛處導之由是而東則會于泗沂沂與泗
合流淮乃會之而東至淮浦入海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
于河

此導四瀆之西之大川也渭水出南谷山南谷山在鳥鼠
鳥鼠同穴導之由是而東澧水南注之渭則會之又由

是而東涇水北注之渭則會之又由是而東漆沮東北
注之渭則過之即所謂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

禹貢備遺
是已既過之後東至司空入河河則入海矣

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孔氏曰鳥
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
釋文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鴉其鼠為鼯鴉不處日鳥鼠其
處一穴大穴然也郭璞曰鴉如人家鼠而短尾鴉似鴉
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向青孔傳
云其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為北注
此導四瀆之東之大川也洛水出冢嶺山禹但自熊耳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此導四瀆之東之大川也洛水出冢嶺山禹但自熊耳

導之由是而東之北淵源匪于西北洛則會焉又由基而東伊水繞乎東南洛亦會焉即所謂伊洛淵源既入于河是已既會之後東北至鞏縣入河入河則入海矣九州攸同四隴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四海之隕水汎之已可安居非特充之降丘宅土雍之三危既宅也其山之槎木通道已可祭告非特梁之蔡蒙旅于墳之荆岐既旅也九州之川濬滌源泉而無壅遏不

貢備道之通注導水
特三江既入九河既道也九川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不特大野既豬震澤底定也至于四海地界之水各有所歸如江同漢而入東海濟會汶而入北海又不特弱水入西海黑水入南海也攸同之實何如哉呂氏曰凡治水不出兩端川流既濟轉相入以達于海所以使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總結禹定九州之貢賦也水土既平水火木金土穀財利所自出者皆大修治矣天下之利既興經國之計

遂定是以九州之庶土不同中外之財賦出焉則合而相正之辯其肥瘠者與夫高且下者以土之定宜為貢之定制常得者為常貢偶得者為錫貢固不責有于無取盈于少焉九州之穀土不同中邦之賦法係焉則合而品節之辯其孰為上孰為中而孰為下以田之成規為賦之成法正歲者為常賦間歲者為錯賦固不因時妄增隨意苟變焉夏氏允彙曰三壤之中又各有三品復有上下錯而總之為三壤亦密矣

錫土姓
禹貢備道之通注
十五
禹貢卷

因所出之地而錫之土以立國因所生之人而錫之姓以立宗此經理之事蓋水土平貢賦定而衆建諸侯以廣治化也呂氏曰禹之生也國生以錫姓孔氏安國曰禹之民即所謂錫姓是也

此禹據理言之謂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戾之所行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結服四

百里粟五百里米總作總鉅音

此下五節因水土既平而言粥服之事旬服畿內之地以皆田賦之事故曰旬服王城外四面皆五百里也謂之服者凡惟納總針枳而又使之服輪將之事獨于枳言之者經前者而言也內百里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以例國馬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葉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桑麻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也

禹貢傳

卷之三

鄭注

卷之三

鄭注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采舍

七反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王畿之內以供天子故侯服之內百里以為天子卿大夫食邑之地第一百里則以男爵之小國制之而安內附也其外三百里則以諸侯之大國次國制之而禦外侮也言男而子在其中言侯而公與伯在其中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林氏之有曰輪賦稅則遠者輕而近者重建侯則遠者大而近者小遠近大小輕重莫不有法於其間而疆理天下之制盡於此矣金氏曰周小國則窮有所依外大國則內無所逼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內距王城千里外距荒服千里介于內外之間故內三百里度文教以善民生內安中國也外二百里奮武威以護民生外安邊疆也先文後武所以嚴華夷之辨也然各舉其重者而言豈偏廢乎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要平聲蔡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平聲蔡

要平聲蔡

禹貢傳

卷之三

鄭注

卷之三

鄭注

耳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此分要服五百里為二等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荒服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遠故曰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蠻甚于夷者彼特簡易而此則頑慢也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為二等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當治水成功之日。正教德化民之時。加以法制維持之。嚴又有以教化大行之機。故東西地之近者。則漸而。而被覆焉。朔南地之遠者。則暨及而不遺焉。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謂之聲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謂之教。此總上三句。而申言之。禹於是以似水黑色之圭為質。而告水土平成之功于帝堯也。

禹貢傳述卷之二終

禹貢傳述

卷之二

增註

駁議

十八

葛春樓

禹貢增註或問

乾嘉戊午春
病中雜記

今日之天地。猶唐虞之天地也。天地無改移。不可執我。祇上之山川。遂疑地上之山川。以下總論讀經之要

度景布籌。天文仰觀。可得坐屋裏。安能察地理。後人憑幾本冊子上話。說來說去。終是差。禹貢聖人窮理盡性之書。豈似後來山經地志。禹貢是親歷。不似屋裏人說紙上話。談性談命。可信口信心。說出事物實迹。却難信口信心說出。又有一輩人。將古典借來。逞博辨。豈不枉用心思。○聖人親歷。即天地自有大儒釋經。小儒詰傳。

裴陶集

卷之二

禹貢傳述

博學獮祭。笑話愈多。聚訟益紛。漸離而遠。天地本有日。在前而不問。並聖所親歷。都不信了。

九河難求。迷云淪海。三江費解。輒欲芟經。黑水南海。竟附

蹈空。黃水遙源。漫言伏地。憑臆傳講。後學之通患也。

看禹貢如布棋局相似。先明線間方目。然後可論奕之工拙。

山川流峙。脈絡分明。如人身血脈。一定條貫。紊之則病。看願後之治河者。無剗肉作創。祇不遵道。潰小炮。發瘰癧。竟成大患。

學者說聖人驚天動地窮理後見大智總平常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後人不論於理看禹貢便似看河防一覽

河防一覽河從徐邳來或用得着此書從渴頓來便用不着河防終是喫力

箕子謂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看洪範一書想見大禹行水本領

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朱子謂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行

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愚謂禹貢不出此數語

水曰潤下下之性又萬有不齊以下總論四

江之性潛深河之性浮動濟之性沉勁淮之性渙弱漢之性湍迅懸水性疾止水性遲

蓋嘗總山東河南北直江南地形而論之山東河南地脉皆橫北直江南地脉皆縱山東之勢自東海趨而西河南

之勢自中原趨而東交會於聊城之南彭城之北汶上地之脊大野澤之鍾故大者河淮相背而流分南北而趨海

也小者汶泗相背而流分東西而入淮濟也用後世地名註經取其易

也覽

山東諸山自遼海諸島塘洪而西由登萊而來故山東水皆西流至於汶上地勢隆起汶自右腋趨而西轉北

合濟又東至蒲台入海也泗自左腋趨而西轉南合淮又東至安東入海也昔人謂泰山從中幹失考証謂渡

海朔洪而來自于始山東地脉西趨盡於泗陵惟其如是故太行恒山之水入渤海○予嘗自濟南道青州鳳

皇山以西無東流之水過山始見東流之水○嘗謂嵩自華來泰山不從嵩過去中原山川大抵同出西南微

環隅集

外江源于岷山岷山源于南盡于梁境岷山又北為西傾至于岷州之岷山又北至于鳥鼠崆峒盡于河朔岷

州之岷山又東至于朱圉嶧冢棹物終南至于太華熊耳盡于嵩少熊耳魯山至于胎簪淮南之山至于潛霍

兩當嶧冢漢南之山至于武當荆山內方大別江南諸山自五嶺不自岷山五嶺之脈自吐番聲石山入雲南

境東經蘭州巨津麗江霍慶至姚安南行經綠豐習義又東經石屏臨安又北行經潞江過小關索嶺經尋甸

烏蒙又東經鎮雄苴布又東入貴州境過赤水白崖經

大定水西又南經安順又東經貴陽六番又東北通

里平越又東過黃平至曹滴入古丹蠻地又東經黎平

同鼓入湖廣境連延而為五嶺雍正戊申冬予由黔入滇觀山川形勢大與中

州異盤互綿互為五嶺之祖因見岷山之脈北一支為衡山者之非餘見增註

水由地中行河獨不得其職且何以古治多在北而今思

在東南也曰地不利也太行恒山之水以百數望直沽而

奔趨古未有不北者未聞有東徙南徙者不曰西徙河心

之水北從衛丹亦合衛之水北從漳合衛從漳亦衛漳之

水北從漳衛漳從漳亦合漳沱挾衆派合衛漳上谷

環陽集卷一 黃帝註

條桑乾東而北滙于直沽者順水土之性循而下之勢是

北者天之所使非人之所造也太行恒山之水本從北也

黃河自他所來水行眾山間眾山東之難敗至河陰出山

舍隘就平沙泥衍溢挾四潰之勢乃一出而就心心就衛

衛就漳漳就漳沱于是河不自由從之趨而北其趨而北

順眾派北趨之勢也太行恒山之水清而疾清則能刷沙

疾則能盪滯挾河而北河雖善潰不得少停者水力眾也

後世以私掘地不論於理沒諸東復沒諸西隳斷天地之

性於是水之亂從人不從天殆與神禹異矣以下論河北

故

河入渤海自是地脉生成如此自有天地以來便如此

行又從不說起會恁般凌即周時凌矜礫亦是春秋緯

實乾圖文有此說緯書到底難信直至後來漢文帝十

三年凌酸棗潰金隄心纔離却衛黃河便一派東行直

滑曹濮間頻年告潰古今一大轉關迨瓠子塞後河至

館陶始復合于衛漳而屯氏又分又徙從潔川行于是

北道遂阻心衛漳與漳沱始有相離之勢矣使漢初挽

河歸衛寧憂東潰哉河既東行漸且南徙金元迫明全

環陽集卷一 黃帝註

由渴潁河並不入心而由汴矣是豈水之性哉人事失

也故塞河拓境齊桓作俑河溝灌魏酸棗又東此河日

之瓠子不塞因田蚡元城不隄由新莽此北絕鴻溝南

引隋又開之此南徙楊劉限晉梁實害之而其甚于貢

魯用其私智中原無完土矣上游多決口下游雍不通

心衛漳漳不相屬上開下塞中絕天地之道大反其常此大禹

之迹終不可復也

河走泥沙無常道恃心衛漳漳以為道河兼泥沙無淨身

借心衛漳漳以為身故合四水則治離四水則亂

趙州之九河在冀州是生成既道之九河在兗州是人開
充九河徒移是牛於餘八河是禹開○以下
論九河有冀充之辨及兗州九河開塞之由

何以知其然也曰即以禹貢之書法而知之也凡導江導
淮之例以本然言不以施功言此道河不應變例而言施
功也又凡導水曰過曰至水過之水至之也此言北過澤
水至于大陸河自過之河自至之也又北云者大陸之又
北也播為九河者大陸之北河自播之也言地勢不言人
功也言大陸之北廣潤傾側其水漫布於地上者又有如
此之多汪洋浩瀚不知其數也河至于大陸太行恒山之
襄陽集 卷一 禹貢注疏 六 萬壽 萬壽
水如津津溢而自西南來者畢會於此既汎濫也大陸之
又北漁陽上谷之水如東路桑乾自北來者又合焉南北
交匯于雍奴大淀之中並東從直沽而出小木不計計大
水南北凡八九混而為一本所已難消又益以黃河外來
合之又以九年濡潦直沽一口不得出惟見浩浩滔天塞
塞倒流而已故曰同為逆河非別有逆河也逆河疑即今
勢為合即按之爾雅班志之文尤合也○白河似不得列
于冀九河之數然穿東西二淀至天津而入海源異而委
同所謂同為逆河今日大河南徙充之河阻塞難求而冀
州八九大水尚存其南來者在今為子牙出直沽其故知
北來者在今為永定亦出直沽

冀州九河本有也某書云九河與九江一倒相乘以此
謂庭合九水經曰九江大陸合九水經曰九故曰一
例

禹疏九河如何曰上游九河勢既如此洶湧直沽口壅不
得出充州正當下游之衝於是禹用力疏濬亦必分而為
九斯能減濤上游之水勢譬如二甕盛水同各鑿孔洩之
甲鑿大孔一乙準甲孔分鑿小孔九同時注滿洩之乙必
先涸甲遲涸也何者大孔一則壅小孔九乃散也故直沽
一則道而充河九則順也故知大智若神禹所疏在充不
在冀在下游不在上游也假如在上游河方至于大陸正
見一派懷山襄陵之勢即欲掘地注海下之水勢不退上
却從何下手大氏後儒解播字作施功字樣故錯此處一
為逆河句果爾則疏河正欲其順流入海今自大陸而觀
海正在少東北角上則經當云又東播不當云又北播矣
當時河至大陸一派滾入北去水勢正橫怎便會轉東來
正惟未施既道之功故下直云同為逆河也禹貢此數語
正狀得滔天意出某向云播如播五行於四時之播沒工
夫者此也

問充河故迹所在曰論理論勢當在其之下游充之順海
一帶爾雅之文漢唐之疏可攷也孔傳河水分爲九流在
疏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是北
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
案傳與疏最明悉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解冀州之九河在
東北入海者皆直沽爲徒駭也冀之東境充之西畔水分
入河作指太史爾雅九河一日徒駭二日太史三日馬頰
四日覆鬴五日胡蘇六日簡七日潔八日鈞盤九日鬲津
孔疏九河復其故迹則名應先存不宜徒駭太史用禹立
名或九河雖舊有各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爾雅所云是
也漢書地理志漳沱河民曰徒駭河蓋河至于大陸即與
漳沱河合並流至直沽入海則漳沱即河之身爲河之經
脈也
流而回出直沽無疑矣禹因直沽一道出水壅塞更開八
道洩之大氏在滄瀛景德之間今依爾雅九河次序從徒
駭挨排南下考之徒駭者即班固所謂漳沱河也即所謂
河之經流而同出直沽者也次太史次馬頰次覆鬴次胡
蘇次簡次潔次鈞盤次至于鬲縣之鬲津鬲即今濟南八
流次第依稀可考漢許商所謂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者是
也正義漢書清源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
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現在成平東光州縣界
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三百餘里是知九河所
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
流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鬲津東
光州縣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

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之北
成平之南則鈞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
時有故迹猶案漢唐人所言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其說最
確但其說三縣三河猶是大畧適合之辭非必直沽入
海之徒駭是本道施勞易八流用力較多今惟徒駭存耳
河既南徙八流日就湮廢無足怪也
山川是死底千古一定名稱是活底古今不同世遠迹
湮大意不差便得必拘拘於名稱刻舟求劍
問鄭玄謂周定王五年七河徙矜磔先是齊桓公塞河以
拓境塞其東八流使併于徒駭至是河始決其說如何曰
說見春秋緯寶乾圖文矜磔不知所在要是冀充地方齊
之北境想初開決亦不至如後世東南變得太橫所謂塞
東八流使併于徒駭可見徒駭是河經流與爾雅
後儒不信古河至大陸與漳沱河合因不信直沽即徒駭
徒駭即古河入海之經流乃於九河之外添一意想之經
流於九河之內併一簡潔之水支離湊合反謂先儒爲不
知班志爲謬誤究竟不識彼所謂經流何在註案併簡潔
經流不言其處意必指直沽爲本道而疑在成平者非經
流不知徒駭即直沽許商言最北者是而言在成平者指
上流漳沱與河不相涉又何據津北合直沽別無入海之
耳兩河東流相公塞河或有然者又何以曲爲之何葭舍天
石海口乎

地生成先儒確詰不信。獨主張王程滄海之說。疑圖考格。恐遺誤後人。故辨之如左。以下辨舊

何謂滄沒于海也。曰。誤也。後儒不習地勢。見禹疏九河。語

本孟了。此在兗州下流又見禹貢有北播爲九河之文。此在冀州

從此生及見同爲逆河句。費解。遂謂既分而爲九矣。至此

復合而爲一也。九河又合而爲一名逆河。此亦沿孔鄭王顏

通矣。爲凡又費幾許說不去。又自解云。其分播合同皆水

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何逆乎。爾則又爲之說。曰。逆河

環隅集 卷一 禹貢注疏 十 萬卷樓

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名也。既云逆潮。其地必是而今直沽

之下游海口。所謂分而爲九復合而爲一者。必在於是。乃

又不見其處。則求海口。河口于碣石。何爲求碣石。前導山

之文。有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十一字。故于碣石求

海口。冀州貢道有夾右碣石入于河七字。故于碣石求河

口。乃碣石在平州。去今河口縱可五百里。平州去滄州橫

亦五百里。疑今日海面之寬。當年盡是平地。開方度之。方

廣儘可疏作九河。於是海口河口。當移出五百里外。以就

碣石。又當移逆河在碣石之外。以應逆潮之文。不應如今

日河口猶在慶裏。退問五百里之近。又說不去。則又爲之

解曰。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逆河在其下流。不獲有云

以上種種疑團。皆是諸公坐在屋裏。手持書本。自猜自

疑。自說自解。究竟天地不曾生。聖人不會說。

不知導山本爲導水。岍岐荆爲導渭。壺口太岳爲導汾底

桂沂城王屋爲導濟。太行恒山爲導沁。衛漳漳溢諸水

至于碣石。包魚陽上谷爲導深漆潞渾凍易諸水。而以入

于海。一句總結之。猶云自某山至某山到海岸盡頭。凡水

皆已入海也。知導山不專爲九河海口而言。則可無疑于

環隅集 卷一 禹貢注疏 十 萬卷樓

碣石矣。太行恒山孔。導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海。

之。其說謂漳滏。汾凍在壺口。雪。行經底。桂沂滅海。

冀州貢道以入河爲主。而冀之極北盡處。則碣石至河口

五百里而遠。紀貢道者。以爲碣石雖遠。而由彼至此。可以

入河也。是碣石之貢。可來河口。河口之水。不必往就碣石。

貢道不遺碣石。猶梁浮于潁。雍會于渭。不遺西傾積石之

遠之例也。知夾右句爲貢道計。遠近不爲疏河立成案。而

又可無疑于碣石矣。

今日大河南徙。禹時故迹正好看。據現在地上。所有與經

支所戰對勘形勢已得八分再加堯時非常洪水所謂阿
為逆河可想所常疏為九河亦可想以上論

問江如何分意清楚曰經文明說導漢南入于江東漢
澤為彭蠡此句分明是說南江又死東為北江入于
海導江東地北會于滙東為中江入于海下面揚州便直
接云彭蠡既豬陽為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語意相承
莫此明白領會不得且自放者如何生出許多議論要其
竄習支開後世不信經之漸漢形勢

三才圖會卷一禹貢荆揚二州紀江漢處合言
三才為衍文後來九峯便抹撥經文硬主張庚仲初賦

註安見賦是而經非○禹貢荆揚二州紀江漢處合言
之分言之又互言之而未嘗混言之也江漢二水相敵
故分言之同道而趨故合言之紀漢則曰南入于江又
東為北江紀江則曰北會于滙又東為中江所謂互言
之而未嘗混言之者也曰朝宗曰會曰滙曰東曰南北
中曰三江一字不苟下

漢會江處曰滙漢會湖處亦曰滙滙獨指漢而言也滙字
兩處分看形勢自明扭合一處則糾纏不清

緊要在南入于江一句此處看不分曉諸差異從此生人

只見得漢入江遺却南入于三字不講南入于江者是言
漢直衝過江南岸去也地勢水性一句寫出可見禹貢化
工之筆蓋漢自北來地勢高于江漢性又湍激到得漢口
勢皆建瓴船都留不住但見漢水一直橫截過江南岸去
地連而東則滙澤為彭蠡那裏面山水灌滿又激射而出
湖口偏窄山石咀峭迫隘湍留不得又一直截過江北去
我嘗見其形勢如此他水亦未必然詳見增註人若只體
會地勢水性則南入于江句明又東為北江句亦明矣

其始入江也地勢高漢性急衝過江南去其後出湖也

山水湧湖口窄衝過江北去理勢之常無足怪者

凡人看書要帶在本地讀屋裏看底筭不得如南入于江
句要鑄在漢口讀便見地勢高低水勢緩急不會親至其
地說與屋裏人怎算信

謂禹因洪水害民除患為急不計其他不知救民之急披
髮纓冠固見聖人愛民濟世之仁盡物之性因勢利導尤
見聖人因物付物之智箕子謂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也
只察理不精故續用弗成即如洪範一書大綱細目何等

周詳可見。禹平日常事物物然用工夫。非謂治水時一切都不理會也。

湖本低窪。其水以冬夏為消納。蔡傳謂集湖每歲四五月時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水落湖。水方淺。隨江以東。愚謂鄱陽水以冬夏為消納。正類此。但湖漢水性急而北耳。豈有日過月高之理。宗緒嘗往來漢口。湖口十數次。以何漢水入江出湖之迹。而知其然。蓋水須先辨性。各有條理。江淮河漢之性見前。予正以其可見者觀之。不必昧別也。卽如而今黃強淮弱。黃橫衝入淮。又倒灌入湖。今之談治河者。費幾許心力。用淮敵黃。然後清黃纔得兩分。如何漢一入江。便能相持入海也。

瓊陽集

卷一

禹貢疏

十四

萬卷樓

宗緒嘗從清江浦渡。是時淮黃合流。但見北斥黃者河。南斥清者淮。河勢強。淮勢弱。二水並行。二十里。始混為一色。以此驗之。知凡水皆有別。禹貢之書不誣矣。問三江。禹貢本明白。後來說得不一。九峯硬主度賦何如。曰。蔡傳非也。漢地理志。中江出蕪湖之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歸震川謂其不習地勢。看來漢志亦未可盡非。蓋三江未入之先。洪水氾濫。有懷山襄陵之勢。畧低窪處。便漫過。今廣通鎮未築壩之先。上流由鳩茲通陽羨。下注于震澤。

明一統志亦云。高淳縣南三里有固城湖。其水四派。中通寧國。東經宜興。流入太湖。明初洪武中。廣通鎮築壩。水獨注大江。縣多淹沒。今荆南山北有荆溪。卽班固所云中江也。愚謂江注震澤。漢志可稱明証。但劃定此卽禹貢之中江。則不可。蓋廣通既非經流。不過大江溢出之支派。故亦不得稱中江也。且三江云者。承上南入于江。與中江北江之文而名之。其實三江只一江。不必界劃。而為三。猶震澤號五湖。亦只一湖。不必界劃。而為五也。三江既入上流。勢既消洩。無復旁灌。下流自然底定。經文重在上流。廣賦重在下流。解經以經文為正。蔡傳畱作吳郡志可也。此節論

瓊陽集

卷一

禹貢疏

十五

萬卷樓

一統志。溧陽縣西北有永陽江。下流入宜興縣界。舊名中江。卽禹貢三江之一。又溧水縣東南一百十五里有余家堰。東通太湖。西入長江。昔吳王闔閭伐楚。開此運糧。又溧水縣西一十五里有脂脂湖。明洪武中疏導。西北通大江。南通兩浙。按大江從古水注太湖。洪武未始築壩不通。歷考前志。錄之以備上世三江貫五湖左証。以上論三江。

江河源並出西南微外即江蘇城江為大雪山即崑崙山
水所經又有釋石山可廢海黑水所出以下歸河源及三

吐番西南微外山以西之水北流入中國者為黃河山以
東之水東流合岷江者為麗江即小金東南流入雲南經
安南入南海者為瀾滄江又有西南流經緬甸入南海者
為大金沙江古皆謂之黑水俱與河源相近中國山川大
氏皆從此發脉想得崑崙去此不遠秀才眼中着不得一
箇字捨目經足履有憑據之河源不信要信前世潛行地
環隅集 卷一 禹貢增註疏問 十六 萬卷樓
下數千里南出積石沒憑據之河源曰曾見某書云云也
○禹貢有三黑水源流不同雍之黑水與西河東西相對
分界梁之黑水與華陽南北斜對分界梁南黑水即麗江
即小金其流入岷江其源較岷江為長又有導川之黑水
入南海者為瀾滄江一名洛洛與麗江其流雖異其源去
龍蜀不遠俱在梁之極邊合於禹貢之文無疑也三黑水
外又有大金沙江雖亦名黑水然荒遠無足証信不如二
江為合也此皆地皮上古今不改移目經足履可憑據之
山川而不信要將雍梁黑水捏龍一處鑿空說箇入南海

其誰信之合衷中之天地信紙上之天地後世學者病痛
大都坐此奈何
麗江之源較蜀江為長禹於梁州若獨畧之曰梁州之界
紀黑水固已載之矣

梁隅集 卷一 禹貢增註疏問 十七 萬卷樓

禹貢備考增註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胡瓚撰其曾孫宗緒增註瓚字伯玉桐城人萬
厯己丑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叅政宗緒字襲叅
雍正庚戌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是書先發明禹
貢書法別爲卷首自禹敷土至西戎卽敘爲一卷
導岍及岐以下爲一卷依經附註多遵蔡氏集傳
宗緒增註則間引蔡傳原文以証其同異如謂淄
水入海不入濟考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成人伐齊
師之飲馬于淄者杜預註云出泰山梁父縣北此
乃淄汶鄭樵誤會其文遂據此謂濰淄之淄爲入
汶不入海固爲牽合蔡傳云淄水東入濟亦不知
通淄濟之間乃漢時事有河渠書可証也禹貢之
淄出益都縣東南岳陽山歷今臨淄博興樂安至
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海水道顯然此糾正之得
實者也至謂汾本西流則從蔡傳攷水經注汾水
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南流與東西溫谿合以
今地輿考之自汶陽至臨汾縣東皆南流自此而
南西流經曲沃縣所謂故絳也由曲沃至河津榮

河諸縣則皆西流蔡傳未爲明晰如是之類尙未
盡正也

書傳會衷十卷

〔明〕曹學佺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傳會衷

十卷》提要

書傳會衷卷之一

虞書

閩中後學曹學佺謹輯

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首載堯典、宜曰唐書、曰虞書者、堯典雖係唐事、本爲虞史所錄也、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故春秋傳亦多引爲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按後代如唐脩晉隋等史、宋脩唐書、元脩宋史、皆依其本代、如晉曰晉書、隋曰隋書、是也、則虞書二字、蔡傳以爲孔子所定、似乎有據。○或問、然則堯典又何系以爲虞書、曰上古世淳人朴、順事爲治、至堯時、此風尚存、及舜、則四凶之惡稔、而始行流放洪水之害、甚而始費經畫、所謂因事制法、著見功跡、以傳之後世、而可爲典常也、蓋不惟隨時、亦其憂患後世而作、夫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正是此意、虞書當是舜崩之後、其史臣紀舜之行事、然以舜登庸、攝位皆在堯時、故追紀之、之行、事、以該初終耳、一篇并載二帝之事、不名舜典、而名堯典者、統于尊也、孔子定爲虞

書者紀其實也

堯典

堯唐帝名非諡也周公始立謚法夏商以上無之矣古者大事書之于冊小事書之于方又小書之于簡典從冊在刀上尊閣之也此書以冊載堯之事故曰堯典後世以其可爲常法又訓爲常

曰石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石者發語詞或云曰字與粵字通卽周書越書傳會要卷之一堯典二

若來之意稽古者或以夏史贊堯時代相關故云然亦不必泥且虞夏相承何以舜典亦云稽古乎大率帝崩之後卽謂之古如大行皇帝卽稱先帝是也愚意若稽古二字亦是形容其不可及處如明河可望不可親之語耳放至勳功也自洪荒以來惟堯之功爲至大而無以復加也欽恭敬明通明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思意思文著見而思深達也安安無所勉強是重疊字如小心翼翼成性存存之謂蓋言堯之欽明文思其德性之美皆出于自然不辭乎勉強

也允信克能也恭讓入君之美德非可襲取惟

堯性之是以信能此恭讓也光顯被及四表謂四方有自內達外之意格極至言其光明綏四表以極于上下無所不至則放勳之所極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是其根抵允恭克讓是其行實光被四表而格于上下乃爲放勳矣○敬者德之聚也書首欽字禮首毋不敬其意俱同程子曰君子脩己以敬聰明睿智皆繇此出故欽便能明惟明故文理詳密燦然可觀而其間意思自是深遠然又無一毫之矯揉造作而乃安安也惟安則欽者心其爲矜持明與文思忘其爲精察矣恭讓欽之見于應人接物者也恭讓二字雖若平常然在人君身上最難蓋人君至尊無對狎侮之念易生又天聰天明臣下罕有及之者求其遜讓以下人益難矣故惟堯爲允恭而克讓也光卽欽明之光輝發越處光字純是收斂中來堯之德首主敬精神已先收斂了其明與文思是敬中之光采如一顆明珠潛于深淵自然有精采然又最忌乎表暴之于外而滿假之于內也惟堯安

書傳會要

卷之一堯典

三

安俛此欽明文思俱渾忘了其所行又只是恭讓不見有文理密察的意思是盡其光愈退藏而愈不可掩不覺其被四表而格上下矣四表橫着上下堅着橫豎所至皆是堯之光輝被及此所以爲功德之盛而幾以加焉者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欽明文思目也合而言之皆德也俊大也含有美字意親者親之也睦者相親睦也九族本族自高祖至玄孫之親其昭穆有九只是訓作通

書傳會纂卷之一 堯典

四

族然以九數例之則無所不該矣雖許疏有父族四母族二妻族二之說然帝王之道齊家以反治國平天下却重在本族上其正心則以敬爲本脩身則以恭讓爲本其爲政則又曰以族爲本也百姓畿內民庶平均章明即所謂治國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各脩其業無一毫昏亂之習此所謂國治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協和者合而和之也協和萬邦所謂平天下也黎民者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言反舊而爲新繇變以及化月異而歲不同也雍和也

時字有與時俱化意變之熟也熟則化而爲和矣所謂天下平也於九族言親睦於百姓言章明於萬邦言雍和各因其所宜爲文其義亦相通也此言堯明明德自身而推之于家國天下無不光明而變化所謂放勳者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乃者繼事之詞命帝命之也自此節至第五節皆記事故曰命末節詎言故以帝曰始之羲氏和氏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以曆象命之欽敬若順或謂若虛詞昊天廣大之稱

書傳會纂卷之一 堯典

五

天不可見見之於日月星辰日月星辰至難測測之於曆象曆紀數之書象觀天之器也然曆雖是書象雖是器此云曆象日月星辰畢竟是活字可相兼而用耳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次一歲與天一會月陰精一月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而運轉者辰日月所會之處蓋日月之行每于月朔一會必在某宿分所謂辰也舉人目所見則言星論日月所會則言辰其寔一耳人時不但農事凡民事早晚所關俱是然畢竟重在農務上敬授者言曆象雖有

成法授時尤當致謹不容以少差也然非本微
若之心行之必有穿鑿附會之說而無當于時
不適于用者矣是又不可以不深戒

分命義仲宅嵎夷曰賜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
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從而考
驗之恐其推步之或舛也曆象當互用而不可
偏廢于此益可知矣舊傳義伯和伯爲總領仲
叔爲分任觀分命字亦似有理宅居也嵎夷卽
禹貢嵎夷既畧者與賜谷日出之處皆屬東表

書傳會纂卷之一 堯典

大

然亦在京師而定其位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
賓客也出日初出之日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
作者萬物發生于東也蓋春月歲功方興所當
作起之事非一爲均次其後先之宜令不紊也
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爲適中也然此
中字畢竟是中星中字日有日之中星昏有昏
之中星卽見于南方午位者是如禮記仲春之
月昏弧中旦建星中是矣星鳥南方朱鳥七宿
唐一行推以鶉鳥爲春分昏之中星也其與月
令不同者或年代之差與所見之異又在南方

之星皆得言之未可知也夫曰日中舉畫以見
夜曰星鳥舉昏以見晨也殷盛也言仲春之節
候于此爲盛耳盛卽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
民聚于廩至是則皆散處興作而驗其氣之溫
也化曰蓂交接曰尾又以物之生育長遂而
驗其氣之和也凡此皆曆中所載者一一而考
驗之如此○武夷熊氏曰中星者非指天之中
而言人君之位坐北而面南則日月五星之運
行皆在北極垣外意亦是星在南北極之間故
此而取中謂之中星也大抵東嵎西谷南交朔

書傳會纂卷之一 堯典

七

方是就平地而論東西南北也南方朱鳥東方
蒼龍北方玄武西方白虎是就周天而論東西
南北也○析因夷隩非于民使之然也民當其
時自是如此卽鳥獸亦然

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
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南交下先儒以當
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
變化之機史記索隱作南爲謂所當爲之事也
然觀厥民因三字則其爲南訛審矣訛與因義

若異而實同也敬致節廟禮所謂致日其法以土圭而測之也日永者晝長六十刻也火謂大火心星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與上文殷字義通亦正中之謂也因者因春之事以致其力如春耕則夏耨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西謂西極之地昧谷以日入是谷而天下暗與

賜谷相反也饒送行禮納日方納之日也日出

賓之則日入爲送可知矣西成秋月物成時修

書傳會纂卷之十 先典

八

所當成就之事也宵中者秋分夜刻於夏冬爲

適中舉夜以見日猶春分之舉日以見夜也星

虛者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

夷者秋成而民心平夷也毳鳥獸毛落更生潤

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

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朔方北方之地朔者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

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淪於地中萬象

幽暗故曰幽都在者存而察之也朔易冬月歲

事已畢又應來歲之始爲除舊更新所當改易

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

之昴星冬至昏之中星也隩室西南隅氣寒而

民聚于此也氄毛鳥獸生更毳細毛以自溫也

蓋旣命義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

其寔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也其

謹如此○義掌春夏和掌秋冬故曰分命旣命

其仲復命其叔故曰申命前言敬授人時猶未

遽授之必加考驗而後授之也此考驗當在曆

象之後敬授之先其法有四以日景驗一也以

書傳會纂卷之一 先典

九

中星驗二也旣仰觀又俯察人事二也旣驗之

人復廣取諸物四也許氏曰四方之職皆互文

而見它西則曜夷爲東朔方爲北可知北曰幽

都則南明都可知舉春日中則宵中可知秋宵

中則日中可知日永短則宵永短可知春中星

全舉七宿言鳥則夏秋冬之爲龍虎玄武可知

夏獨舉大火一辰則春鶉火秋玄枵冬大梁可

知秋冬獨言一宿則春星宿夏房宿可知

帝曰咨汝羲暨和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有俱作又

咨嗟蓋曉歎而告之重其事也天體至圓周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
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
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
歲日行之數也歲十有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
六十日歲之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
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歲九十二
會此一歲月行之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
書傳會集卷之一 九典 十
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
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
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計之則一歲有十日
之餘三歲有三十二日之餘故三歲不置閏則
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不定矣子之一月入於
丑而歲不成矣積之愈久名寔乖戾寒暑反悖
農桑廢務各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爲閏月
所以消盈而息虛俾四時不差歲功告成于是
信能治百工而庶績咸和矣庶績卽百工之績
作訛成易亦在其中也○問日行遲月行速果

然否曰此遲速因倒看而似乎日行之遲月行
之速也若順看日自是速月自是遲何者天道
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
一度日一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
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
七其日日行遲月行速者曆家以右旋爲說取
其易見日月之度耳○問日月畢竟是左旋右
旋曰主左旋之說者謂天行健一日一夜而周
常過一度日月遶天而退日退一度月退十三
度有奇非日月之退也天之過處卽日月之退
處耳主右旋之說者謂天如磨日月如蟻磨左
行蟻右行蟻在磨中亦隨磨之左旋而初不見
其右行也以其隨天之自東而西者甚疾自行
之自西而東者甚緩也夫天之左旋旣帶動日
月一日一周則日月亦當左旋矣豈自西而東
之人乃自東而西者能提挈之乎但比天行不
及則若西行耳寔非相悖違也○問如此則日
何以與天會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且
如日月皆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在
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此于日日累上去則

一年便與日會蓋天所進過之數至一年恰周得本數日不待退自然與天會是謂一歲一周天也月行遲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二行不盡處比天爲退了十三度有奇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是爲一月一周天也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主右旋者只以退數筭之遂爲日行遲而月行速耳此會字卽是遇字月是遇日非遇天也天統乎日故月亦云周天○張橫渠曰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但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如月然遲之又

書傳會纂

卷之一

先天

十二

遲則反速矣教齋沈氏曰天行速每日過一度進而與日會以成一期月行遲每日不及日十三度有奇退而與日會以成一月按此二語最爲直截或問我

太祖諭群臣朕在馬上親見天是右旋然否曰天至夜半西北傾矣故若見其爲右旋也

帝曰曠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

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爲禪舜張本也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

臣名謂帝之嗣子丹朱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不然之辭歸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開明之才用之于不善故隱而訟帝深知其不可也聖人以天下爲公不溺愛于其子而病兆民也

帝曰曠咨若子采驪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采事也共工官名方鳩聚以見其功蓋共工當日在廷自負見功必有形之語言者以此爲非我莫能爲也然靜言庸違帝蚤已知之矣謂靜

書傳會纂

卷之十

先天

十三

則能言用則違背也此靜字只與用字對看用卽動也非謂其能靜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其心罔測如水之滔天非人之所易知也驪兜共工同惡相濟堯固知之而不用也舜既受禪長惡不悛故罪之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

盛貌、割害也。蕩蕩廣貌、傾包其四面、襄駕出其上也。大旱曰陵、浩浩滔天、極言其大也。咨訓作咨、曉與方、割意同。又治於歎美辭。繇崇伯禹之父也。吁咈甚不然之辭。方命者、逆上令而不行也。圯族敗其族類也。蓋繇之為人、悻戾曰矜、扞格上命、且怫人從己、傷害同類。故帝謂其不可用也。岳曰、異哉吾所聞也。曷試用之。若其可以成功、爲庶止乎。堯于是遣之往、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愈不可以不敬。敬者、爲方命圯族頂門之鍼也。就意繇之不悛、至三載之久、而功用不成。故舜乃殛之。○問唐虞之際、人才爲盛、何獨堯之所咨。四岳放齊輩之所舉、皆不勝其任也。曰、上古之世、爲君子者、在乎懋德、惇行、惟丹朱其工與繇、皆曉曉然、自露其才能、而同時之人亦皆浮樸、不察其僞、故皆舉之。而惟堯爲能知之不爽。此特書以見知人難之意。然治水用繇、繇不効、用禹者、以其世官也。如羲和世掌天文之謂。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與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齔在

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朕者古人之通稱、與遜古字通用。四岳卽上文之四岳也。堯自十六升唐侯爲天子、是時八十有六矣。故老而求代。堯時事簡地親九州如一家。舜之聖、堯豈不知之。夫以天下與人、異數也。一人與之、衆人誦之、無以示公也。故欲禪舜、必先禪四岳。欲舉舜、亦必四岳先舉。四岳舉而帝始命之矣。庸命命字、主天命言下。章典禮命討是也。否德猶言不德。明明已在位、而登進之也。揚側陋者、舉揚隱微之人也。却重下句。帝謂苟可庸命、吾不拘乎貴賤也。師衆錫與也。不約而同之意。瞽子至象傲父母兄弟各以一字見其所處之難。克諧以孝、又以一字盡其善處之道。克諧象亦在內。獨言孝者、君陳口惟孝友于兄弟。孝可該友也。烝進、又治姦卽頑嚚傲也。言父母兄弟感舜之克諧亦漸進于善、不至如向之頑嚚傲也。我其試哉、卽歷試諸艱之試。觀厥刑亦

在其中傳以爲夫嬪之問禮儀之際觀父者于
此爲尤切大妻女大事也寧可嘗試爲之試而
不稱將若之何蓋舜之可托天下堯已稔知然
非觀以二女試以諸艱使德足以服天下人心
則黎民必惧故堯之禪舜而先之以釐降高宗
之相悅而先之以審象其意一也釐治降下嬪
水名汭水之北嬪嬪也初嫁有賓道故曰嬪當
師錫之后堯必聘舜舜必以父母辭不往故帝
治裝焉下嫁二女于嬪水之北使爲嬪于虞以
事舜也後人泥不告而娶之說以爲舜受室于

書傳會要卷之十一 堯典

十六

京師乘其寔矣欽哉戒舜之辭欽是堯欽明字
舜禹湯文相傳以此爲心法也或謂戒二女者
非○或問鯀治水而堯以欽哉命之茲嬪二女
而亦以命舜者何曰居室之間一不致慎其患
尤甚于滔天也故雖舜之大聖亦必以欽字命
之

舜典

古無舜典合于堯典今以上篇欽哉接下慎
徽五典讀之文甚相續蓋本爲一書以篇章
重大故二之以將遜已前屬堯歷試已後屬

舜也正義曰東晉梅賾上孔氏傳無舜典用
王肅註補之皆以慎徽已下爲舜典之初至
齊蕭鸞建武初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
氏傳古文舜典乃表上之或曰乃命以位上
二十八字姚方興所加也按孟子所引二十
有八載放勳乃徂落之文而曰堯典則知古
無舜典也且本文若稽古三字是做堯典而
作者其爲孫引無疑已下大禹皋陶謨亦有
若稽古等字吳才老以爲後人所摹倣正相
類

書傳會要卷之十一 舜典

十七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
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濬哲卽欽明也文明卽文思溫恭允塞卽九恭
而克讓也此所以爲重華也華者德之精采言
堯既有光華而舜能繼之如日月之重明然始
合于帝堯而無間也因言其目則深沉而有智
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具此四
者幽潛之德上聞于堯堯乃命之以職位而將
歷試之耳玄德幽潛未見者也潛伏之中光華
出焉此與闇然日章意同○古者相無定員亦

無定職所謂惟其人惟其事不惟其偏也舜爲司徒禹爲司空皆以宅揆領之卽此意

禋嶽五典五典克從納千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禋嶽五典使爲司徒以掌教者五典親義序別信也不曰百姓克從而曰五典克從者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天下之五典皆其五典也嶽卽琴徽之嶽謂調劑之使得其宜也百揆揆度庶政之官卽冢宰也國中之事無所不總旣以時叙則揆度之庶政罔不修矣賓禮接之也諸侯各

書傳會要

卷之一 舜典

十八

以方至使舜主之故曰賓于四門穆穆者王賓皆極其和并接見之所亦和氣之融徹此蓋又兼四岳之任也大麓山林川澤之內人所易迷納于大麓不可輕看蓋下民其咨舉舜敷治是第一重大事烈風雷雨當時必有非常之變弗迷者處之泰然蘇氏所謂其度量有絕人者非大聖人不足與于此也三段有過化存神意與堯典克明節相似蓋聖德及人而人化之聖德動天而天相之功用神速至誠不亂非大聖人而誰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也詢咨也事卽上文歷試之事詢事考言者堯以事詢之舜而考其言何如也乃言底可績者舜所言之事皆致有功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唐虞觀人之法也底可績試之有成矣又歷三年之久而應考績之期功効彌著天下咸知後舉而加諸上位其誰曰不宜故以陞帝位命之讓于

金氏取論語帝曰咨

十九

汝舜至天祿永終補之以接受終之事且使禹謨十六字心傳有所本云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文祖堯始祖之廟上日上旬之日也如上戊上

丁之類堯于是日受終則舜于是日正始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字解見堯典美珠曰璿璣機也以璿爲機所以象天體之圓也衡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之運轉而齊七政之動行也七政日月五星堯曰曆象此止云璿衡者堯命羲和造

曆已有定法今惟因象以攷之也齊者齊其不齊也堯典曰日月星辰此止曰七政者經星十二辰麗天不動無遲速順逆之異也齊非用力而畫一之蓋合其常度而不差所謂齊也無過不及處卽是欽若昊天之首務愛攝亦因之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肆遂也遂祀神祇重告攝也禮惟天子得以祭天舜攝行之故曰類禋謂精意以享之六宗三昭三穆也既受終于文祖勢必及餘廟矣望者望而祭之也徧者按所有而及之也攝位之始

書傳會纂卷之十一 舜典

二十

不能躬歷其處與詳致其位也山川名山大川群神泛言之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輯歛瑞信也既月乃日是一句云限此月此日也卽今制正月十五日大計朝觀官員之意如過此月日則爲後期矣此示畫一之令重謹始也五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綬璧男執蒲璧輯五瑞者召五等諸侯使各來朝各執圭璧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也群后卽岳牧也牧以職言后以爵言皆五等也頒仍分

遷之也既見之後審無異則又班還其瑞是爲舜授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于二月之上加一歲字當是攝代之明年也觀后祀神勿平看蓋巡狩專爲親后設耳古者祭山經之祭川沉之今祀東岳并及東方山川不

書傳會纂卷之十一 舜典

五

能過程沉也故柴而望祭秩者次第也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侯之類舊傳以柴爲祭天望秩爲祭山川竊恐天子將出類于上帝不應至岱宗始祭且三岳皆如岱禮是一歲四祭毋乃瀆乎時四時也月謂月之大小也日謂日之甲乙也協之正之使彼此無異同也律十二律也律有高下清濁之分而度之有長短量之有大小衡之有輕重皆受法于律之黃鍾者乃爲一一較量之務使侯國不異于王朝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脩損益之也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九

字舊說謂當在拜覲東后下謂東后贊以觀新
主然此卽五禮五器中事故錯於二句之中文
氣自順五玉乃諸侯執以獻天子者非五瑞也
考周禮註諸侯享天子用璧可見三帛公之孤
執玄諸侯世子執纁附庸之君執黃也二生卿
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也羔取辟而不失
其類鴈取候時而行雉取守介不失節雉難生
致故用屯者五器卽五禮所用之器如者如其
所修之禮也卒乃復事畢復巡狩他方亦見其
簡要也日如岱見四山之禮同日如初見四時

禮記卷之十一

十一

之禮同日如西見四方之禮同歸格謂至祖廟
之廟而告之特牲一牛也此出告反面之義
也○愚按復當作還言巡狩事畢欲往他方則
五玉三帛之類仍還之也亦如輯瑞既畢仍班
之耳獻者下敬上禮也復者上卹下仁也
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
以庸

此孟子所謂述職也故承上巡狩言之五載之
內天子巡狩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東西南北
各以方之遠近定一歲來朝此法乃舜所制按

孔子曰舜臨民以五典臨民以十二是堯時猶
十二載一巡狩也敷敷衍也奏下納上也敷奏
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也試而曰明則考
較事寔鑒鑒有徵矣周禮曰民功曰庸車服所
以命有德故有庸者旌以車服舉所旌則所別
自見○按群后四朝未必分東西南北四年來
朝也旣曰群后則會同可知四朝者猶四至之
謂也舜初受命群后岳牧旣來輯瑞而天子巡
狩一次亦示報施之義易經天道下濟而光明
卽此也天子旣已親巡爲諸侯者可安坐于其

禮記卷之十一

十一

國乎竊意卽于巡狩之次年而四方諸侯各來
述職亦以報天子之下降也述職謂何卽上文
之時日律度爲天子所定者而諸侯各陳其遵
行之如何而已矣行之有績是其功也民皆用
之是其庸也數年之後沿革不定陵夷易生故
又須巡狩一次耳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始也中古之地但爲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
豫梁雍也及舜卽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州東
垣山之地爲并州其東暨無閭之地爲幽州又

分青之東北途等處爲營州于是爲十二州焉
封表也于每州表一山以爲之鎮如職方氏言
楊州其山鎮曰合裕之類瀟川卽疏濬十二州
之川也其不言十二川者以一川多連數州難
以定紀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
刑告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典刑常刑也墨劓剕宮辟所謂五刑也象者如
天之垂象以示人使知而勿犯也流遷之令逮
去也宥者卽用流徙以寬之也蓋人之罪雖入

書傳會纂卷之一 命典

廿四

于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舊勳勞之當
議者則以此而寬之不繁加以刑也鞭以警弗
若于政者本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以警弗若
于訓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金黃金贖贖其
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于鞭扑之刑而情法猶
有可議者故使其納金以贖之也已上五者從
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情調過誤
災禍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則又不待流
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情調有恃終謂再
犯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

許其宥不聽其順而必刑之也以與情災爲有
心無心之別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卽輕或由
輕而卽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
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畧盡之矣雖其
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之意則亦未始不流貫于其中也蓋不敬
則失于怠慢不恤則傷于慘苛皆非大德好生
之本心也○舜爲司徒而先以明刑者刑罰不
中則禮樂無自而興故四罪咸服繁頂上來

書傳會纂卷之一 命典

廿五

蘇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卽誅四凶也流說見上文放放置也竄驅逐
殛拘囚之也幽州北喬崇山南喬三危西喬羽
山東喬蓋不容之于中國也天下咸服以其誅
四罪之公也其工誦言庸違驩兜同惡相濟三
苗負固不服緣治水弗績皆能爲害于天下也
或隳功或敗事其爲害一也歷歷羽山詳禹貢
下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
遏密八音

堯者竟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于地故曰落
舜攝位之二十有八載而堯始崩也週絕密靜
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草木也儀禮坊內之民
爲天子齊衰三月坊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
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超密八音蓋堯卑德廣
大恩澤隆厚故遠近之民哀慕之深至也亦以
見舜之攝位但布堯之德澤于天下而無一毫
專擅之私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當是堯崩之明年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格

書傳會要卷之十

于文祖告卽位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旣告廟卽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
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
之壅蔽也蓋百揆總內而不可以兼四方州牧
各總其州而不可以兼內故四岳者所以關通
內外使上下之情無不達遠近之事無不知也
乃以闢門明目達聰詢之謂之四者以四方言
之從四岳文也闢門正以明目達聰不必以開
仕路達民隱分貼孔安國言廣視聽于四方無

非以天下之目爲明以天下之耳爲聰也○舜
禪位之禮而首以咨四岳闢四門爲務蓋卽以
堯之任已考而卽爲天下得人也故命禹爲司
空而宅據焉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
難任人蠻夷率服

牧養民之官每州以諸侯之長爲牧也王政以
食爲先故首咨以食哉惟時咨詢一也變文耳
食哉惟時者言足食之道惟在于農時也卽上
文敬授人時意柔遠能邇亦不外是道也達邇

書傳會要卷之十

十七

施民就遠方之民宜寬撫故以柔道行之近民
密邇于上宜習擾之故欲其必能惟近則養中
寓有教意惇德厚有德也允元信良善也蓋養
賢正所以養民也難任人傳訓拒絕姦惡任作
壬字然小人易進裏藏奸佞貌爲德元如其工
之象恭者豈少哉故必其難其慎如不得已而
後任之卽孟子國君進賢如不得已是也此則
任只依本字不必借作壬矣蠻夷率服是願爲
聖人氓見中國之順治也柔遠之政蠻夷向化
亦在其中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
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
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
哉

特書舜曰是前此稱帝者堯也以後稱帝者舜
也百揆相職也帝載之所係也故命官先百揆
奮庸有率作意言率作群工興起事爲也熙載
工夫全在奮庸上熙光明也不訓作廣帝載指
堯蓋百揆之事卽帝之事也惟奮起則凡事自
有一段光采而消其闇習之氣矣宅居也亮采

書傳會纂

卷之十

舜典

十八

惠疇正其熙載處亮訓作明卽熙字也疇類也
惠惠澤也亮之所以惠之也事無不舉則惠及
于民矣伯禹名伯禹作司空言此職惟見作
司空之禹堪之平水土作已然看時指百揆平
水土乃亮采惠疇之大端故舉之若曰汝平水
土已有成績今百揆之司當益勉哉以司空兼
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
是也按禹治水作貢雖在堯時然司空之任舜
卽位而未解蓋治水重事雖已平成之後尚有
許多善防事宜故必禹所曾經理者而後可任

之但畢竟此時司空責任輕而百揆責任重矣
舜乃使禹以司空兼百揆蓋相時之輕重緩急
而任之也信乎任人之難如此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禹既以百揆讓于稷契皋陶舜復不聽其讓如
此則皋陶稷契爲不勝其任乎然而各有司存
故舜因美其前功而益勉之棄命其名稷命其
官也稷爲五穀之長故以名農官穀非一種也
阻饑厄于饑也播穀示以播之之方順天時而
因地利也

書傳會纂

卷之十

舜典

十九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在寬

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
名位等級也不遜調不順或陵夷而僭越也惟
不親故不遜始以主徒衆之官而布其教于天
下父子教之親君臣教之義夫婦教之別長幼
教之序朋友教之信故謂之五教也敬者敬其
事也寬者優游不迫而使返其天性之真也在
者主于寬寬與敬適相資爲用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

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命臯陶次子契者蓋明刑所以弼教也夏中爰也蠻夷王制要服內三百里爲夷荒服內三百里爲蠻蠻無骨人虎口虎不能噬處腹中自內嚙之猾夏取此義謂潛壞華屬也惟變夷猾夏故中夏之人亦從而多寇賊姦宄耳桀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內爲姦在外爲宄汝作士五旬蓋臯陶素所執守之法而茲更申飭之明允也五刑見上文服卽衣服之服言如其身三就者大辟棄市官辟下蚕室餘刑就屏處也宅如家宅

書傳會纂

卷之十 舜典

三十一

之宅徙其人也三居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也此法皆爲寇賊姦宄而設然用之其要惟在干明而已明是本體無私不着意見如鑑之懸妍媸畢照然後刑當厥辜而人皆信服之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父桀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工百工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曰順治則不爲奇袤穿鑿可知也垂臣名有巧思父

桀伯與二臣亦善爲工者但未必能順治耳故

帝獨使禹往垂與虞而皆曰汝諧者蓋工所屬有輪人與人不一而垂爲之長虞所屬有林衡用衡不一而益爲之長故曰汝諧諧者協和衆職之謂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先王之世山澤漁梁有禁昆蚩未藝不以火田皆若之之事也虞者虞度之謂以虞名官以其能審度上下草木鳥獸而順治之也前此益掌

書傳會纂

卷之十 舜典

三十二

火特佐禹治水至此乃專爲虞故以朕虞命之朱虎熊羆四臣名史記以爲伯益之佐周禮有山虞澤虞等益蓋衆虞之長耳或問益焚山澤于若之義何居曰若順也鳥獸居于山澤者順也交于中國非順也故益之焚與周公之驅亦皆無損于順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

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伯夷夔龍皆名典主也三禮祀天地享人鬼祭

鬼神之神也秩序也宗祖廟也秩宗王叔次首
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祀以宗廟為主也
夙夜自早至暮之謂寅敬畏也直無私曲清無
紊蔽也直清白寅畏來蓋禮王于敬寅則此心
收斂無少私曲而能直則此心虛明無少謙
亂而能清所以交于神明之本也播教敷教明
刑皆有其事惟禮官只云寅清別無事可言言
其道而已矣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
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
書傳會纂 卷之十一 舜典 三十一

克諸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

胃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
凡人直者必不足于溫故欲其溫和寬者必不
足于栗故欲其莊敬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
剛者易流于虐故欲其無虐簡者易流于傲故
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胥子者
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于樂
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夫
子亦口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

飽滿養其中和之德而收其氣質之偏也心之
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
志發之爲詩其言必真可垂之永久者見諸歌
詠自然可愛而可傳矣聲者樂之聲卽所云宮
商角徵羽也詩歌既傳之久則聲亦依之而不
息矣聲可以傳則爲十二律亦和協于其中矣
自是而八音克諧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
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
養性情商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
大深切如此藝乃拜手而歎美曰於予擊石拊
石一奏樂之間而百獸率舞異類且相感矣况
于當時之爲臣民者乎石磬也解詳益稷漢
帝曰龍朕聖謚謚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
夜出納朕命惟允

聖疾殄絕也殄行者謂傷絕善人之事也師衆
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
納言之官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久而後出則
纔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矣敷奏覆逆必使
審之既久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績有所
窺矣出納皆曰朕命者衆言亦達于天子以上

命該衆言也。獨曰：納言者，譏說害人，納處居多，以納該出也。○孫氏曰：九官咨而後命，遜而後受者，新命也不咨而命不遜而受者，皆申舊命也。治莫急于相，故首命禹，次播穀，次敷教，次明刑，次利用其餘，以及鳥獸草木，以遂其生，然後節之以禮和之以樂而終之以納言，以保盛治于無窮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旣分命之，又總

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庶官所治皆

書傳會要

卷之一 舜典

廿四

天所責成于君者，故曰：天功卽上文熙帝之載也。乘時亮功，不可不勉，亦欽之而已矣。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三考九載也。九載之久，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

可見。于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寘

力於事功，此所以成熙庶績也。北猶背也。謂三

苗之黨，雖桀者必不能懷服之，乃竄徙之於遠

方，使分背而去也。蓋命此二十二人之後，仍立

考成黜陟之法，以時舉行，使人知所勸勉也。夫

以舜之時，在位多賢者，而攷績黜陟之法，猶不

可廢也如此。

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生三十載，玄德升聞，堯始召而用之。歷試三

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卽帝位。又五十

年而崩。蓋于篇末總叙其始終也。陟方，省方之

謂，但不必言其崩于道路，葬于蒼梧耳。舜始五

年巡狩，則在位倂攝將八十年。已巡狩十五六

次矣。其崩也，或適在巡狩之時，亦未可知。以見

舜受堯之位，未嘗以天下爲遽，而其卒也，亦非

卒于深宮廣廈之內也。蓋舜之立法，重在巡狩。

書傳會要

卷之一 舜典

三十一

大禹謨

謨謀也通篇叙禹以功舉陶以謨而禹亦謂之謨者以其功已見於禹貢此則紀其謨猷而已其曰大禹者堯舜禹並稱大焉此夏臣之所述而合爲虞書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於四海祗承於帝

文命帝舜之命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帝舜文教於四海於是陳其謨以敬承於后欲保其治於

書傳會聚卷之二大禹謨

勿替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卽祗承之實也克艱者君必盡爲君之道臣

必盡爲臣之道而不敢忽畧則政事修於上黎

民感於下日遷善而不自知矣敏速也惟艱故

紋敏者艱之之效也

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稽於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允若茲者深信其然也嘉言以下正克艱事也

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善

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而得所矣

然非舍已從人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

帝堯爲能之非常人所及也益舜諫詞以對而

不敢自謂其必能而其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稽

於衆卽爲從人之地始稽之而後從之也然非

舍已者不能已者我之所有凡私欲意見皆是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

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廣者如天之無不覆運者如天行之健聖神文

武乃廣運之所造也奄有四海乃廣運之所被

書傳會聚卷之二大禹謨

也此益贊堯正是勉舜處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迪道也逆與道反也順乎道則吉從乎逆則凶

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而終上

文之意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

于樂任賢勿貳夫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

道道以千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

無荒四夷來王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之也人主當無虞之

時易至於失法度而逸遊淫樂故以此爲戒任
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賢必不能用去邪而優
游不能斷謂之疑邪必不能去有所圖謀而二
三其說必不能成熙光明也百志惟熙謂凡有
所志慮必日求於光明而後可若違道干譽拂
人從己皆是欠光明處惟勿出乎此兢兢業業
無怠無荒則治道綦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而
來朝於我矣已上皆克難之目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
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書傳會纂卷之二十一 大禹謨 三
戒之用休董之勿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益陳儆戒之詞禹歎而笑之謂帝當深念之也
德不可見見之於政政何以善善在養民下文
六府三事卽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
六府惟修者五行生尅或有制以防其過或助
相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若於序也正德者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動其秉彝
之良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所以裕其
資用之實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饑不寒所以
遂其長養之性也謂之三事夫六府既修民生

始遂又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惇典敷教
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
其生俾皆當其理而無所乖戾之謂和也九功
合六與三也叙謂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也歌
者以九功之叙而見之於詠歌而樂其生也至
於歌則養民之功成矣然始勤終怠人情之常
又必克終始爲休美吾戒之者以休美之道而
進之之者乎其有不率而怠惰者則董正之以
威而後可乎又非可以純用威也復卽其前日
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行之
邦國以勸相之俾其歡欣鼓舞不能自己庶幾
已成之功得以常存而勿壞焉爾六府者物產
之所出而不令竭也三事者日用之所行而不
可闕也六府出於天而脩之在人三事行於人
而和之在上九歌者謂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所
謂和樂興而頌聲作乃善政之驗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
功
水土既治曰平天施地生洪水爲患地無繇以
生天難施之亦不能成矣今地既平而天之功

始克成就也允治者言信能脩而治之也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如此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眾也蓋命之以攝位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書傳會集

卷之十一

大禹謨

五

禹自口其德之不能而讓能於臯陶者以臯陶有邁種之德而下降於民民心懷之也民心既懷臯陶而帝曷念之哉然臯陶降德於民非有出入語嘿之間斷也念固在茲即舍茲亦在茲矣名口固在茲而允出之亦在茲矣臯陶之心無時而不與民相流注如此所以民懷之而有成功也帝其念之哉禹益欲讓位於臯陶也○邁種即出類拔萃之類至降字纔是德及於民念茲在茲四句舊說以舜念臯陶或謂禹自念俱不順當以臯陶念民言之方見其降德之實

也問臯陶所掌者刑而德安在蓋刑者一出人民命攸關至威之中有至愛存焉惟刑期於無刑故以德以不德也○念茲者操之也釋茲者舍之也名言者指諸口也允出者實見諸行事也依此解末念功字纔有着落功即上文之時乃功也益舜之贊禹者禹讓之於臯陶也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時乃功懋哉

書傳會集

卷之十一

大禹謨

六

正政也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爲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舜言此臣庶無或有犯我之政者以爾爲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而無過差豈非汝之功而所當勉者哉益舜不聽禹之讓而但稱臯陶之美以勉之也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

此臯陶以帝美其功而不敢自居故言此以歸功於上也帝德固愆一句是本領臨下簡而御褻寬皆德之所施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於其世善善長而惡惡短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有心爲惡雖小必刑權衡於出入之中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內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賞之內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重以賞之亦善善長而惡惡短之義也故與其殺不辜而過於入寧失不經而過於出此好生之德也慈祥惻怛洽於民心而民化之自不干犯於有司矣卽所謂刑期於無刑也

書傳會纂

卷之十一

七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民不犯法而刑措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休美也舜又申言以嘉歎之

帝曰來禹治水微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洪水洪水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爲天警懼於已者不敢諉其責於堯也允信也禹寡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益見其賢也備此褻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於此復申命之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十六字帝王授受之心法也蓋人心易私而

書傳會纂

卷之十一

八

難公故危道心易昧而難明故微惟精能以察之而不雜於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至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中卽是道字惟精惟一却於微字體貼出來道心本非微也因人心之危而始見其微耳精者不雜也一者不二也惟二故雜惟一故不雜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而非天下之公論

也言謂泛言謀計事聽者入於耳庸者措諸用也勿聽勿庸恐其妨理而害治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始備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與戎朕言不再

言可愛者非君乎可畏者非民乎眾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

書傳會要

卷之十一

九

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脩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機可畏如此吾之命汝益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益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

禹口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

備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卜歷卜之也蓋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美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其後也龜卜筮著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眾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何用更枚卜乎况趨吉避凶貴斷不貴續占卜之法不待於重吉也又何贅之有固辭再辭也帝復謂禹勿復固辭信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

書傳會要

卷之十一

大禹謨

十

也○木幹曰枝枝曰條故數物曰枚數事曰條枚卜人人而卜之也○古人以昆爲兄兄爲父後故訓昆爲後

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爲堯明矣正月朔旦禹受攝帝之命於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絳之初等事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於師曰濟濟有畋威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徃征之征正也徃正其罪也禹乃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之內指其君長則曰有苗兼其君民言則曰苗民以種類言則曰三苗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書傳食案

卷之十一

大禹謨

上

蒲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於歷山往於田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替毖變憂齊慄替臆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三旬者以師臨之閱月苗猶不服言其久也是時益益從征出言贊佐於禹以爲惟德可以動天而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益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蒲損謙益卽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言舜耕歷山往於田之時以不獲

順於父母之故而日號呼於旻天於其父母盡怨慕之深也乃自負其罪不敢以爲父母之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爲父母之慝惟敬其子職之事以見替臆而已齊莊敬慄戰慄憂憂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雖替臆頑愚亦且信順之卽孟子所謂底豫也誠以感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爲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者敬受之也班師振旅謂旋師也謨大也文德者武功之反謂不尚武功而彌大布其文德也于

書傳食案

卷之十一

大禹謨

上

稽羽翬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舞于羽於兩階卽修文德之事格至也苗昔負固今服從而聽命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于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于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格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卽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之下猶可以是以而想其一時氣象也

阜陶謨

馬氏曰此篇首尾皆與禹問答而謂之謨者

實陳於帝舜之前也其一篇綱領在於通德
知人安民三者而已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
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
適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稽古之下卽記皋陶之言者謂考古皋陶之言
如此也皋陶言爲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
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
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皋陶美其問也慎者致
其謹也身脩則無言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

書傳會要

卷之二十一

皋陶謨

主

謀厚叙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
則群哲勉輔而邦理矣邇近茲此也言近而可
推之遠者在此道也益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
平也皋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
復俞而然之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
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
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
孔壬

皋陶因禹之俞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美其

言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
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嘆而未深然之辭

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旣在知人又在安民二
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也惠仁之
愛也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能哲而惠
則仁智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
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巧言令色大包藏姦惡者
不足畏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言仁智功用
如此其神也○楊氏曰知人安民此皋陶一篇
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叙有典而

書傳會要

卷之二十一

皋陶謨

十四

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
皋陶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
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
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疆而義彰厥有常
吉哉

亦發語詞有九德以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
也亦言其人有德者併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
承事也以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其事某事爲
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栗
若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

而恭者謹慮而恭恪也亂而敬者有治本而敬畏也優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疆而義者疆勇而好義也益有此九者之成德也成德著於身乃又始終有常而不渝也其吉士矣哉○朱子曰亦行有九德泛言人之行有此九德故言其人之有德則當以此論之如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論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某事載采者歷言之也有常者益常之爲義大矣庶常吉士則知吉士未始不有常德而常德乃所以爲吉士也○葉氏曰觀人不求其全而求其常常而不全不害爲德德而不常皆矯僞耳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凝

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小之不同三德而爲大夫六德而爲諸侯以

德之多寡職之大小繫言之也夫九德有三必日宣而克廣之而俾其益以著九德有六尤必日嚴而祗敬之而俾其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父遍布官僚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于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聚工皆成也○馬氏曰彰有常乃吉日宣日嚴所謂有常也一說日宣達三德之賢使任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之賢使任有邦皆作君用賢說庶興下文翕受敷施九德之賢相協亦通○胡氏旦曰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皆成其材而爲人用矣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

官天工人其代之

教非必教令但上行而下效皆是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榮榮危懼也幾微也大凡福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害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兢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

傳會東卷之十一

七

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夫土廢矣可不深戒哉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叙也秩者尊卑貴賤隆殺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常也有庸一本作五庸和衷卽禮之用和爲貴也典禮雖天所叙秩然正之使教倫而益厚用之使品

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實以協

其恭敬誠一無間乖戾不形所謂和衷也章顯

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

命有德之人則有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

罪之人則有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

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

怠也○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

因其叙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寅恭惇

典庸禮之根源也君臣聚精會神與天無間則

所惇所庸皆天之典禮否則爲虛文矣賞罰當

傳會東卷之十一

八

純乎天此心當懋勉而不已一有間息則賞罰

爲我之賞罰非天之賞罰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

下敬哉有土

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

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爲聰

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爲明

畏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

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卽天理

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

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皋陶謂我所言順於理可致之於行事禹然其言以爲致之於行信可有功矣皋陶謙辭謂我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曰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張氏曰贊贊所助非一事也贊而文贊贊之不已也襄成也思曰者言何以贊之而底於成功也

益稷

書傳卷之二十一

九

今文合於皋陶謨而孔壁古文始析爲二因

篇內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命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夜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孜孜者勉力不怠也帝以皋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謀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調皋陶之

謀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曰勉勉以務事功而

已如何者皋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水泛濫上浸於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盛矣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櫟也蓋禹治水之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經行險阻者刊除木也其時泛濫中國地之平者無非水也所可見者山耳故必隨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工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菰進聚鳥獸魚鼈之肉於民使以克饑也九川九州

書傳卷之二十二

十

之川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畎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則五谷之種可播殖于地矣然播種之初民尚艱食惟懋勉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如是庶幾黎民得以粒食萬邦興起於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寔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

也師法也舉國以其言爲可師法也○陳氏大猷曰勤者萬事所繇成不勤則廢舉陶問禹所以思日夜孜孜者如何禹但述其治之勤勞以答之而不及其他蓋以生平得力惟在孜孜勤苦而已意在言外也○蔡氏元度曰水平之後天下知禹之功而已禹以益稷與有功焉故言暨益暨稷是禹不自有其功而與益稷同之不矜不伐乃在於此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

書傳會纂

卷之二

益稷

主

用休

禹既歎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慎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則所失者大而亟將不可追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慎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也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爲所惶惑而不得其所止矣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爲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也惟幾

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求其事之安卽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內外交脩而金勉若此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後戎者以是昭受於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者乎○夏氏曰一說動則大應天下後望之志蓋民徯望於君者欲其治安我爾丕應後志猶不從厥志也亦通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

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

書傳會纂

卷之三

益稷

主

文弼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及復歎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卽

兪而然之也○臣鄰皆指禹言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忍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言臣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爲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也下文翼爲明聽卽

是左右者猶易經之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也宣
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
爲翼助欲宜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爲也象者日
月以下之物象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
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
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
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
宗彝宗廟之器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
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
斷也黻爲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締鄭氏讀爲蕭

書傳會要卷之十二 禮記

主

紕也紕以爲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
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
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
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
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繡帛也
繪於衣繡於裳皆施五采以爲五色也汝明
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等差也六律陽律也
不呂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
後八音得以依擬故六律五聲八音其叙如此
也在察也忽者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

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
五言者詩歌之暢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
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
其政治之得失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違戾也言我有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
從史以爲是而背指摘以爲非不可不敬爾四
鄰之職也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望之
禹若如此○新安陳氏曰既責禹以弼違又欲
其欽四鄰謂所與同列之近臣當敬之使同心

書傳會要卷之十三 禮記

主

而弼予也四鄰諸臣各有其職而舜悉以責禹
者禹百揆無所不統也故解上文之以臣鄰皆
指禹而言也

庶頑諛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
哉欲僉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
否則威之

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諛說之人讒說卽舜所望
者在訓察時訓是言彼不察乎弼違之道也侯
則侯也明者欲明其果庶諛與否也蓋射所以
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多

所偏倚其中必不能多矣捷朴也卽朴作教刑者益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罪惡以識於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嫺者也聖人不忍以其庶譏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憤發其悱使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有耻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於庶頑譏說之人既有以啓發其改過樂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屬之以觀其改行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棄人也如此新安陳氏曰射侯以禮教也旣捷書以愧耻之於先納言以樂教也復時屬以感發之於後有耻且格欲與金生之心遂矣用之宜也否者威之不容已也此帝舜爲君爲師之道仁之至義之盡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其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卑服以庸誰敢不稟政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固功俞哉者蘇氏謂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

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卽明試試訛爲庶也禹維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譏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者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爾用之之法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試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譏說豈足慮乎帝不以時敷布而任用之則雖同日而陳矣寔罔與成功矣何益之有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黨於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彌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廸朕德時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漢志堯處子朱於丹淵爲諸侯在陝西商州界丹卽朱之國名也頌頌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

不待水而行舟形容其微虐之意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於家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世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州東北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氏之女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爲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即此五服侯甸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

書傳會纂卷之二

三

理宇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得專者故曰弼成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群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迫於四瀋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畧外者如此即就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隨行有功惟苗頑不率不肖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曰海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臯陶方散承汝之功叙

方施象刑而惟明矣日明者言其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平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叙旣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如苗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臯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叙與帝舜格苗之本末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征後事益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脩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皆之舜之此言雖在三

書傳會纂卷之三

末

謨之末而定則禹未攝位之前也○新安陳氏曰丹朱之不肖蔽以一言曰傲而已慢遊虐淫皆自傲出陶晝夜額頤凶人爲不善惟日不足也○陳氏經曰天下皆迺功弗即工特一有苗若不足介意也聖人之心以爲一方梗化則民必有不得其所者故皇皇而不自安歟變曰憂擊鳴球搏拊栗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鼓敔合止祝政笙鏞以間鳥獸賡賡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憂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

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日以詠蓋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格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爲賓於舜猶微子作賓於周也丹朱位與助祭群所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也管卽今樂器所用之管以竹爲之鐃鼓似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散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以木爲之樂之始作也擊柷以合之

者朱舞而有容儀也○樂禮曰升歌清廟示禮也下管象舞示事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其寔相合以成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變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磬有小大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也石聲既和則七音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之也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百獸舞則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衆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庶尹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庸用也歌詩歌也勅戒勅也幾事之微也惟時

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
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治定功
成禮脩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
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
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之
意如此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
功則人君之治爲之興起而百官之績皆以成
章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
曰颺率總率也臯陶言人君當總率群臣以起
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與事者易
書傳會東卷之二

爲不可及也獻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
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
舜與臯陶之虞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
自此始○大抵人君昏庸之習固不可有而所
稱明作者又好自恃其聰察名爲乾綱獨攬而
寔侵臣下之權躬瑣屑之務寔之大體既失叢
挫自生紛更不已政令無章反將明良喜起之
盛轉而爲惰窳不振之習矣更安望其時幾而
熙載哉此臯陶之虞歌若不以其難者責君而
以其易者責君蓋人臣之事中主易而事明主
難也噫舜大聖人也明良喜起至盛時也臯陶
於率作與事交相勸勉之際而勅之以憲省成
之以叢挫孜孜不能已焉況於三代而下者乎
○問元首叢挫而股肱何以惰也曰譬諸身然
元首有元首之用股肱有股肱之用也言治道
者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今一元首而欲兼四
肢之任則爲股肱者東西南北將何所適從哉
故人主者威令之行促責望之意多則爲其臣
者惟日救過之不暇反相蒙以避一時之責也
故曰股肱惰而庶事因之而墮矣

夏書 夏大也夏者禹有天下之號書凡四

篇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

貢此言貢者紀禹治水成功民始

得享恆業而供其貢賦也禹貢作

于虞舜之世而系之夏書者禹之

王以是功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土卽舜肇十有二州也奠高山大川卽封

十有二山濬川也山者十有二州之山而川

卽其域內之水也奠安也或云功已成而旅

祭之也隨山刊木是禹治水之功用也曰隨

山則濬川自見曰刊木則水之脉絡經緯瞭

然日中而功之次第可施矣○問舜十有二

州而禹貢九州者何曰省之也省之者何曰

以水患所最劇處而加意以治之也州省則

官省官省則得併力之治水也而民之出貢

賦亦因而少省矣此禹併九州之意也其以

并燕營三州而俱併之于冀者何曰在邦畿

之內則在朝官之職掌也如今漕運督餉俱

用部銜大臣主之于以重事權而昭臂使也

比各州分不同矣 愚按禹繼鯀而治水有

功以爲蓋父前愆者也夫鯀方命圯族堯吁

其不可用何爲四岳舉之不已而堯竟用之

者哉又鯀既不成功舜已殛之何爲復使禹

世未有殛其父而用其子者豈大聖人作事

而不先體悉人情若此曰堯之使鯀舜之使

禹以司空治水其世官也如羲和之天文臯

夔之典刑樂皆其世職而他人莫能與也四

岳之舉鯀其才固足用也但方命圯族四字

堯已知其受病在此如丹朱傲之謂然知人

帝其難之未必能如知子之真故放齊雖曰

胤子啓明而堯終不以易舜若鯀則四岳謂

試乃可已而堯乃以欽哉而命之欽之一字

未嘗不足也而禹未嘗不因繇以成功也何者
洪水汎濫狂流入冀首及帝都倘無障禦則懷
山襄陵堯于何處臨朝而禹卽踵濬下流于何
處託足乎故愚謂繇之築堤未嘗不是但其惟
知有防不知有濬或任一已之見而不能聞善
則拜之如厥嗣故雖九載之久而績用不成于
舜三考黜陟之典所不能容故殛之者似黜而
放之非誅而戮之也且叙在流竄之後則其罪
未始浮于共工驩兜之儔也但功不能掩過耳
禹蓋父之愆者非反其政也亦非以一己之功而

書傳會要

卷之三

禹貢

三

蓋父之過也蓋卽以父之功修治而克全之以
掩其過也繇何功曰隄防而已矣繇何過曰知
隄防之得而不知隄防之失而已矣大抵堰上
流者其功難其智小智小者以自用也濬下流
者其力省其智大智大者以不自用而用人也
禹之用人何處見之曰使益烈山澤而焚之是
其一斑矣雖曰舜使之而實禹用之矣禹又曰
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卽柏翳也○按地理誌
書所載繇隄多在邢衛境內彼時爲冀之下流
是繇未嘗於上流築隄也繇禹治水所分上下

流者其在九河之間分上下耳何者汾漳洺洛
諸水非挾河不能爲大患而河于冀究相隣之
處又統受濟漯以助其虐故播爲九河濬爲洧
水懷山襄陵滔天之勢及于帝都故書曰洧水
警予洧水者洪水也繇之隄禹之濬卽在此處
分別隄防太甚則水愈逆而怒其害在于中國
疎導有方則水順若而行其流已歸于海是故
繇隄卽洧渠也水繇九河而去則洧渠枯故德
棣恒衛之間亦多有洧枯渠云至王莽時復開
之而竟無成功

書傳會要

卷之三

禹貢

四

冀州旣載壺口治梁及岐旣修太原至于岳陽
冀州堯之所都在平陽是矣郭下臨汾無黃河
也太原縣古之晉陽縣晉水入汾亦無河水矣
河自積石入中國遶西寧東勝而入於大同之
武州塞太原之保德州平陽之蒲子津始入于
陝華其去冀都不亦遠乎愚意以載壺口治梁
岐修太原俱爲汾水設也周禮冀州其浸汾潞
是汾爲最大者汾之入河在昔之汾陰縣今榮
河縣也水經注云河水又南漢水出焉爾雅大
出尾下曰漢郭注今河東汾陰有水口如車輪

沸湧其深無限與河合也大凡水至深處輒沸湧沸聲如雷此固河水伏地中而起者爲漢非湜合于河也河之力厚故能受汾汾清河濁濁受清氣故有榮光發現於上榮河之名本此古設有汾陰后土祠正以其初入河有大事焉帝王臨祭以重之也水經又云河水又南逶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大禹導河疏決梁山卽經所謂龍門也魏土地記曰梁山比有龍門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其經文不以龍門言者或卽以梁山括之乎愚按梁山在今汾州府之永寧州界原置西汾州于此亦以汾水而名有隴石水文水俱注于汾者而梁距州城東北百餘里則亦去河遠矣岐山在汾州府之孝義縣山海經曰狐岐之山勝水出焉縣志有孝水義水左水土京水板谷水俱流入汾亦與河無與也如是則禹之治水何以冀都不及河一字乎曰禹貢以黃河爲經而汾漳恒衛九河諸水爲緯禹之治河必先殺諸水勢令無助虐或使入河或徑入海故河不受他水之害而河始不爲中國害觀下文治充治徐更自明瞭而冀都似不甚

受河患者故特詳于汾漳恒衛諸水耳岳陽在平陽府之霍州與岳陽縣界周禮冀州其鎮岳陽是也水經汾水又過永安縣西注云故魏縣堯所都也汾水又東與彘水合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卽霍太山矣左傳晉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霍既主乎山川之水旱故宜以之爲鎮而禹貢修太原至于岳陽者太原本高華氏之子實沈金天氏之子臺駘之所都也二神最靈故禹祭之修者修其祀典之謂卽上文莫字非修治之修也不然則壺口可以言戰梁岐可以言治而太原平地岳陽高山將何以修乎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底績是虛字貫下衡漳不必以河內懷慶爲言衡漳時猶未離冀境無返倒之文也衡舊說作橫謂漳水橫流入河非是漳水時亦未入河也六國合爲從連爲衡衡者二漳源近流遠久之始合故也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濁漳水出焉又三十里爲少山清漳水出焉至黎城縣北之交漳村始合是也然而壺關上黨從此而迢

遞入天井太行之路矣其不以太行見者太行
燕趙之境爲多非如霍之端在冀也二漳潞安
所屬或謂潞水卽漳水周禮所云其浸汾潞矣
可知冀州禹之所治加意在此二水也然以單
懷底績而言蓋汾大于潞又挾河益增其勢與
漳不同故汾治而漳之績可底盡在吾懷抱中
矣其下文田賦卽因之而起

按發鳩山在潞
州長子縣界

厥土惟白壤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白言色壤言質洪水既退而後土性復色質徐
辯于以興地利而定賦稅也冀土未必皆白舉

書傳會要

卷之三

七

其多者言耳壤土之柔者錯雜也賦第一等而
猶出第二等之謂中中第五等也賦高于田四
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先賦後田者
蓋王畿天子所自治如周官載師倂場圃田
漆林之類而征之非盡出于田也餘州皆田之
賦故先田而後賦朱子曰賦有九等此乃計九
州歲入多寡相較以爲之等非科定取民也常
者爲正間者爲錯愚按但在帝都四方百貨俱
陳而賦自繁亦寓抑末之意○問王畿之田何
以列于五等曰土地補陞唐風言之矣汾潞流

惡左氏言之矣况土色白者不及黃黑遠甚而
水患冀州爲首乍息之餘豈能成沃壤乎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水出真定府曲陽縣恒山北谷衛水出靈壽
縣東北二水合滹易渚渚諸水以入河舉恒衛
而其餘可推也爾雅高平曰陸大陸者四無山
阜曠然平地也蓋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
麓至此則西山勢盡曠然四平謂之大陸唐通
典謂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近是作者言可耕
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于是可耕而賦
亦因之出矣既作猶上文底績之謂

書傳會要

卷之三

八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則在海峴南北者可知
而此方貢賦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
其右轉曲之間故曰夾右緣此觀之則碣石之
在海中也明矣舊說謂在直隸永平府驪城縣
之山而日後淪入于海恐此碣石又後人所擬
之山名也禹貢碣石原在海中海運之舟經此
山過而入于河耳碣石雖在海中而略近岬故
舟過者以此爲標識如今汎海之人茫茫巨浸

內謠得某山舊將收畔也○河水已合涓涓入海在今青徐之境而今又云恒衛入河而通碣石之海何也曰此卽經文所云北過泲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人于海者也泲水在冀州信都之地大陸在邢州鉅鹿之地俱名河北余乃知河南者南河也河北者北河也如詩經中林爲林中中澤爲澤中之類非以河畔分南北也河北之水單舉恒衛者蓋恒山作鎮并州禹旣合并于冀而北嶽之神仍得祀之衛河首潁洹而尾碣石且靈壽中山亦一都會也後來九河廢塞隋開皇間于衛縣因淇水之入河立淇門以通河東北行遂得爲九河之故道因名爲御河

我國家定鼎于燕東南漕運絲濟入衛以達京師歲輸粟數百萬石河神効靈如此曰衛曰御其卽以爲今日衛 神京備 上供之根本者乎

濟河惟兗州九河旣道雷夏旣澤澠沮會同桑土旣蠶是降丘宅土

濟河惟兗州者兗州惟濟河也經傳倒文法舊

說以濟爲泲水河爲黃河然照上文考之如言恒衛衛泲而不言河河在其中至此又豈宜以河濟並稱乎兗州之地東南據濟西北卽九河地而濟與河之地相去不遠九河卽河水所播有九曰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鈞盤鬲津其一則河水之經流也大抵在今德隸滄瀛之地禹時河循大陸趨海勢大土平遷徙不定故以形象得名禹之用功全在于此九河旣導則河順流以入海矣○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在今山東東昌府濮陽州原有雷澤縣今省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雷頰鼓其腹則雷夏大也是水名夏澤因其神名因之曰雷夏矣昔者洪水汎濫高原與澤何所分別茲水旣平而澤自見卽澤沮亦如是也冀之水平則衛漳大陸因之底績亢之水平則雷夏澤沮因之會同無二理也而其所實力者則在壺口與九河也○澠沮二水名爾雅水自河出爲澠經河南開封府之汴水其下流入于澠澠水出歸德府舊沛國芒縣界亦名沮水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勢之均也二水上下流有適均之美無溢決之患

也則河之安流于濟濮汴宋間可知矣于是宜桑之土而可以治蠶蠶性惡濕充地宜桑故水既退而蠶事興也乃降乎丘陵以宅居平地不特可蠶而併可耕也充地最汙下故人皆傷丘陵以居茲則降丘而宅土矣○或問九河在充上流人言禹之治河端在下流何也曰禹亦觀當日河患所窺劇要治之或在上流或在下流而不泥于一處也此所以爲行所無事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厥墳起黑其色也繇茂條長也充州之地

書傳會要

卷之三

禹貢

十一

獨以草木言者蓋九域西北多山則草木不受河水之患堯徐楊屬東南下流其地卑濕草木因沮洳而不生至是則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苞故于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既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中下田第六等貞正也賦以常者爲貞間者爲錯上文言之矣常故薄也十三載乃同者充當下流之衝被害尤劇今水患雖退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故湏作治十有

三載然後賦法始周于他處其難如此禹治水雖八年于外而經營興作之功又不止于八年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漂達于河

漆可漆罷絲可爲衣充地宜漆宜桑故以二物爲貢且用織文錦綺之屬入于篚篚而充貢焉卽經文匪厥玄黃是矣其入貢之路則浮濟漂二水以達于河漂者河水之支流也達河則達帝都矣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畧濰淄其道

書傳會要

卷之三

禹貢

十二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泰山也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嵎夷猶島夷也言貢嵎之夷耳畧經略也不必以封畛言夷狄與中國制度不同或因其臣服而粗定之耳濰淄二水名濰水出泰安州萊蕪縣濰水在青州府臨淄縣二水皆青州之巨浸也林氏曰河濟下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畧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處用力較省○或問青州與河無與而禹貢亦載之者何居曰古青州域合登

一州但東平州之名以是起耳○按羽山可藝亦善地也殛鯀于羽自與三危崇山不同蓋惟以彼善之地處鯀故用其子以治水始稱體悉人情相安矣

厥上赤壇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煊臚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今土性黏臚細密如埴埴之土而又墳起也漸包者日進于茂而不已也田上中第二等賦中中第五等也

厥貢惟上五色羽畎夏翟雉陽孤桐泗濱浮磬淮

夷墳珠璣魚鼈鼈玄纁縞

書卷之三

五

徐土雖赤而五色之土間有之故以為貢羽畎羽山之谷夏翟雉之具五色者出于山谷間其山曰羽以此名也嶧山之陽特生之桐出焉材中栗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陽為貴也泗水之旁磬石浮露不曰石而曰磬者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墳蚌之別名暨及也珠為服飾魚用祭祀蓋夏翟之生于羽畎孤桐之生于嶧陽浮磬之出于泗濱珠魚之出于淮夷各有所產之地而他處無之故詳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色幣也纁縞皆繪

也會氏曰玄赤而有黑色以之為裘所以祭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浮淮泗而達于河必緣大野而合濟不言濟者省文也故徐州亦不言河而河在其中也今之黃河挾淮衝泗患劇于徐矣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島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揚州之城北至淮東南至于海淮在徐見又

書卷之三

六

海者洩震澤之水使潮西不溢而已彭蠡又澤豫章之水通江以入于海者也故不言海導之力○彭蠡在江西南康饒州二府彭大也蠡者水之多支如蚰之多足也東西二江之水所會又謂之匯澤其洲渚之間鴻鳥隨陽者居之必澤水滯然後洲渚出而禽鳥亦得遂其居也三江謂松江婁江東江其下流入海名三江口震澤太湖也一名具區在蘇州常州湖州三府之地其水易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安定而不動搖也三江入海震澤底定一連下是亦

躍其下流以殺水勢處蓋其海口沙石動海惡
反高于江勢而不受也故必疏其壅而納江流
無恙然後震澤底定

條簞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
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條箭竹簞大竹竹潤節曰簞也敷布也水去竹
已布生也少長曰天上疎曰喬塗泥水泉溷濕
下地多水其土淖也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
第六等也土塗泥故其田下下田最下而賦第
七或第六者人工脩也○冀與揚賦俱上上錯

書傳會東 卷之三

十七

者冀爲京師百貨俱陳揚理三吳精于江作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簞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
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石之美似玉者可以爲禮
器也篠之材中矢之箭簞之材中樂之管亦可
爲符節也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
槲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爲
旌旄木可以備棟宇之用也島夷東南海島之
夷卉草也草緝爲布綿之屬織貝錦名織爲貝
文詩曰貝錦是也言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

織貝之精者則入于筐馬包裘也小曰櫛大山
柚錫貢必待錫命而後來貢非歲貢之常也張
氏曰或供祭燕賓客則詔之不因口腹之欲而
煩出令也

汾于江海達于淮泗

汾循其江峴行也江海至險祗可沿峴而行故
不曰浮汾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不言達于河
者因于徐也其曰繫海以達淮者禹時江淮未
通至吳始掘邗溝與晉會盟孟子言排淮泗而
注之江其在吳掘之後觀達于淮泗則知揚州

書傳會東 卷之三

十八

雖不言河而河在其中也何者揚雖遠而欲達
河貢道則均使貢道不通又不知費許多紆曲
冒若干險阻而始得達之京師也禹貢二字端
以是立義

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
既道雲土夢作乂

荊州之域北接雍豫之境故以荊山爲言南踰
五嶺之區故以衡陽爲言荊與衡蓋盡湖南北
境矣九江者湖北之沅水澧水元水辰水叙水
西水沅南之豐水資水湘水匯于洞庭其數有

九故名但上文言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一氣說盡了又于其中抽出九江沱潛雲夢皆川澤之大者而言然非江漢之順流則九江何以殷沱潛何以道雲夢何以又乎每歲川水漲溢之時混入洞庭黃流蔽天其患自見況沱乃江之別出潛乃漢之別出而雲夢又跨江之南北者乎雲土者雲之地卑土見而已夢作父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其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之不齊也春日朝夏日宗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江漢以海為歸猶

也舊志松滋縣有潞澤即古潞字雲夢荆之大澤方八九百里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台而言之則為一別而言之則為二厥土惟塗泥厥田惟𡗗厥賦上下荆州之土與揚州同揚州之田惟下下則為第九等而荆州之田惟下中比揚州只加一等而賦惟上下則第三等矣以地廣而工脩也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幹栝柏礪砥簪丹惟箇簠楷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琨九江納錫大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相同然荆先貢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為先也柁木似櫓而可為弓幹栝木柏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砥細而礪粗也簪者中矢鏃之用肅慎氏貢右弩是也丹丹砂也箇簠竹名栝木名皆可以為矢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春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所以示敬也玄纁絳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為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貢于上如錫貢之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舟行之次第也漢與洛不通故曰逾言舍舟而陸也程氏曰不徑浮沱漢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繇經流或循枝派期于便事而已觀其踰洛至于南河則荆雖不言河而河在其中也洛曰南河則大陸為北河信矣

荆河惟豫州

荆河豫州猶云豫州惟荆河也蓋豫境無山且為天造之中故不必詳惟南條有荆山荆山之下有荆河耳○問荆河是何水曰似只是襄河

舊傳會要卷之三

禹貢

圭

也古荊州亦正設在襄陽豫州之荆河猶兗州之濟河也伊洛澗之入河猶夫九河齊潔之入河也

伊洛澗既入于河

伊洛澗俱為川之大者然自洛邑已入于河矣○伊水出商州上洛縣之熊耳山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洛水亦出上洛之譙舉山至鞏縣入河澗水出河南府故穀城縣北山至偃師縣入洛澗水出池縣東二十里之白石山東南入洛蓋伊洛水既入洛而洛水入于河

也

榮波既滿導荷澤被孟豬

水自濟出為榮水自洛出為波周職方其川榮雖其浸波滄是也荷澤出荷山蓋濟水所經易于橫流故禹導之而及于孟豬之澤孟豬在今歸德府虞城縣西北被其餘波入于孟諸不常入也豫之北境為河而舉洛則歸自境孟諸則暨東境矣○禹貢以河為主以勢之益敵者為客又以其支流為餘客有所歸則不病主主不受病則其餘亦得所也各章中俱要見此意

舊傳會要卷之三

禹貢

圭

厥土惟壤下土墳壤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玄而疏者謂之墟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別言之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織纊細綿也漆未成器者枲絺紵皆未成衣者貢以備漆器及製衣之用也磬錯治磬之錯也不常貢故亦待錫命而後貢也豫之東有比匪自入河其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可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華山即西嶽于五嶽爲西于梁州爲東也在西安府華陰縣又有少華在華州二華之間河水之所經也合雍爲梁故得稱之黑水即麗水今名金沙江者是蓋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此極其西之所至而言○愚按黑水亘陝西川廣雲南界俱有之只一黑水無二水也惟其穿地中行故三省皆相通黑水即河源也凡水之源至深正黑色力重而能行地中而河爲甚

書傳會要卷之三

水

差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

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岷爲江水發源嶓爲漢水發源舉岷山嶓冢而言則近江漢諸山可知矣江漢朝宗于海則岷嶓山下之地皆可播藝矣沱潛又是梁州江漢之別出者如成都府郫縣之沱江保寧府巴州之潛水是也曰岷嶓迺其源也曰沱潛導其流也蔡蒙二山名蔡山在今雅州之榮經縣蒙山在名山縣鄒道元曰二山上合下開沱水逕其間迴崖水脉深疾歷代爲患蜀守李冰發卒鑿

平之則此二山于禹爲用功多也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之以報神惠而隴民勞也和夷二水名俱在榮經縣北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黎黑也沃壤謂之黎其不言質者土質不一也厥田下上田第七等賦下中三錯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

厥貢璆鐵銀鏤器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玉磬鐵柔鐵也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磬石磬也織皮梁州之地山林爲多熊羆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爲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爲罽也

書傳會要

卷之三

水

甫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涓亂于河

西傾山名在臨洮府狄道縣西桓水名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是矣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流爲漢其西漢即潛水也襄水通沔斜水入涓言沔涓而不言襄斜者因大以見小也絕河而渡曰亂此言因涓以渡河也觀此則梁不言河而河亦在其中矣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黑水詳見上文西河即黃河也河自積石入中國歷西寧崧山

莊浪延夏諸邊故今設有河東河西二道然河東道駐劄靈州尤是河極西處河在西則鎮在其東畔也○問兗豫諸州其河曰濟曰荆不言河而獨叙河于雍何也曰河水發源崑崙積石而入燉煌中國之境自雍州始則雍州爲河入中國之上源也故此首以河水爲之提綱冀州雍之下流兗豫諸州又俱屬之下故但疏其容水殺其末流而不必指出河水也禹貢之首冀州而未雍州者猶詩國風之首二南而未豳風也

書傳會要

卷之三

禹貢

五

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

弱水者其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薪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也源出吐谷潭界窮石山流至黎山與張掖河合張掖在今陝西行都司甘肅衛界既西者導之使西也凡水東流弱水獨西其性使然導之者順其性而不強之也使西者與黑水同流而之四川松潘雲南金沙之境也弱水黑水同出河源但弱水在張掖河可見耳汭水出扶風縣弦滿藪東流入涇涇水出平涼府固原州峽頭山東南至高陵縣入渭渭水

出洮州渭源縣之鳥鼠山同穴者是涇屬渭汭者言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漆沮二水名漆水出耀州同官縣東北經故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出故坊州宜君縣今之乾州永壽縣也漆沮二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勢似相敵乃並言之既從者從于渭也澧音豐發源鄠縣終南山東至咸陽縣入渭同者同于渭也渭水自鳥鼠山而東澧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按漆沮水又謂之洛水洛水名西洛或以伊洛在東而

書傳會要

卷之三

禹貢

五

名西乎或以渭水在東洛水入之而名西乎俱未可知但漆沮入渭時已合于洛矣或謂洛與漆沮全一水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濕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旅見上文荆岐二山名荆山卽北條之荆在西安府富平縣南黃帝鑄鼎于此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爲崑崙東南之地乳二山靈異咸得旅之終南山在西安府咸寧縣南五十里惇物在武功縣名嵒山者是鳥鼠山見上爾雅所

云其鳥曰餘其鼠曰鼯是矣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旣旅之文故耳廣平曰原下濕曰隰鄭氏曰其地在關今邠州也詩曰度其原隰指此豬野在京州衛廢姑臧縣東北地理志武威縣北有休屠澤者也三危卽舜竄三苗之地在今沙州衛東南山有三峰故名三苗卽跟着三危講蓋舜以湖南諸苗負險不服拔其雄者竄之于三危其後子孫想必久居于此今三危之下旣堪宅處則三苗之裔亦大得所矣舊說以三苗在舊湖南地恐非予另有說見五嶺下先

書傳會東

卷之三

禹貢

毛

儒金氏曰聖人黜惡以遠示罰而其經理則不以遠爲間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土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黃土之正色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爲第一等而賦則第六等者以地狹而人事稀也球琳美玉琅玕石之似珠者言貢止此無他物也積石今在甘肅邊外西南羌中龍門在平陽府蒲州之河津縣西河卽黃河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

境則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河至華陰始合于渭而雍之貢物會于西安故不言河耳然不言河而河亦在其中矣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崑崙卽河源所出析支去河關西千餘里今西南夷羌界渠搜近朔方之地今寧夏邊外河套以南是也三國皆貢皮服故以織皮冠之又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卽就也叙服也雍州水土旣平而叙功及于西戎乃附于末

書傳會東

卷之三

禹貢

毛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下隨山也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然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者尤謹而書之以見施功之次焉荆岐二山已見雍州岍山在鳳翔府隴州之汧陽縣蔡傳以爲隴州吳岳山周禮雍州山鎮曰吳嶽是矣逾者言自荆山而過于河也有越之之義蓋包渭水而言也壺口太岳俱見冀州雷首在蒲州故蒲坂縣南底柱石在河中流其形如柱今河南府陝州之三門山是析城地理志在河東

漢澤縣西今之山西澤州陽城縣也王屋地哩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之平陽府絳州垣曲縣也晁氏以爲析城山峰四合如城王屋上頂四方如屋因名之焉太行地理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爲河南懷慶府河內縣蓋首上黨而終河內矣恒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今真定府蓋河北諸山根本春末皆自代北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也此上流如堪輿家逆龍之說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以入桑乾輿地之說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恒岳其間雖隔沁潞諸川不甚聯屬然而雍冀三州之高山經緯脉絡亦于是而概見矣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西傾鳥鼠俱見上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鞏昌府秦州地太華卽關內之華山矣熊耳外方桐柏陪尾

豫州山也熊耳已見前外方在河南府鞏縣桐柏在南陽府平氏縣今之唐縣也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今德安府屬西傾不言導若蒙導岍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導嶠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嶠冢卽梁州之嶠也山形如冢故名荆山南條荆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今屬荊州府夷陵州之長楊縣北內方地志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承天府景陵縣之章山是大別在漢陽府之漢陽縣北左傳吳與楚戰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者也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嶽也今屬衡州府衡山縣九江見荊州下敷淺原今九江府德安縣之磚陽山也過經過也與導岍踰河義同蓋岷山之派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于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瑞之地至德安敷淺原在湘水東北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問敷淺原在廬山之麓經文何獨遺廬山曰廬山勢蕭

其下原田連亘人民錯居故有敷淺原之名也
惟舉其盡處言之耳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瀘川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在故張掖
縣西北今甘州衛界似即合于黑水之謂黎黑
故同稱矣流沙者其沙隨風流行而無定也今
寧夏鎮有廢沙州城是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見上即瀘水也三危即三苗所居入于南
海者其水自廣西右江而出至蒼梧注于廣東

晉傳會東

卷之三

禹貢

世

之南海也○按自陝西臨洮以至四川松潘雲
南麗江土司諸邊皆以黑水爲界故三方皆得
言之然其得以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
多伏流故也故下文導河在黑水之後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
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
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積石龍門底柱俱見上華陰華山之北也孟地
名津渡也地志在河內郡河陽縣今河南府孟
津縣即周武王濟師者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在

鞏縣之東爲洛水入河處大伾在古黎陽縣
河今直隸大名府濬縣也洛水一名枯澤渠在
古信都縣今真定府冀州也大陸九河俱已見
上逆河逆即迎字以迎潮得名在今河間府靜
海縣界

嶧冢導濊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
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
海

水源發于嶧冢爲濊至武都爲漢又東爲滄浪
之水而過于三澨滄浪在今襄陽府之均州鄖

晉傳會東

卷之三

禹貢

世

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
洲水曰滄浪水是也三澨發源故郢州長壽縣
磨石山今之承天府鍾陵縣矣大別已見上南
入于江即漢陽縣爲漢水入江處滙澤彭蠡今
之鄱陽湖也江在九江府上爲南至九江府下
則北矣入海之處在揚州府通州之海門縣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
陵東進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沱江之別流澧音禮水經謂出武陵充縣今之
岳州府澧州慈利縣也九江已見上東陵即巴

陵中江卽岷江也自漢入之爲南江又滙彭蠡爲北江

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

沅水濟水也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沅伏行地

中東至濟源縣二源並發曰濟又西南入于河

溢滿也濟水出河之南溢而爲滎澤又東出于

陶丘北陶丘在今東昌府之館陶縣爾雅再成

曰陶是也荷汶二水見上此入海爲今山東青

州府博興縣乃東海也

書傳會要卷之三

圭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桐柏山名淮泗沂水名俱已見上沂入于泗泗

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

山陽縣之淮浦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

漆沮入于河

同穴也見上澧涇漆沮諸水俱入渭者渭以入

于河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

入于河

熊耳已見上界于上洛盧氏二縣爲雍豫二州

之境洛源在冢嶺山禹但于熊耳導之耳小水

合大水謂之人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

陂四海會同

攸同者各安其所而無叅差也旣宅者水涯之

地已可奠處也九山九川九澤以山川陂澤之

在九州內者耳似不必拘定數也刊旅通泊其

道使可祭也滌源匱窮到底爲經久也旣陂言

有障限無決溢也如此而四海之水更有不會

書傳會要卷之三

圭

歸爲一者乎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

邦

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孔脩謂咸大

修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

也庶土有等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什

土事也底致也言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

財賦之入也則品節之也言九州穀土又皆品

節之以上中下三等也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

及于四夷而田賦則正于中國而已故曰成賦

中邦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錫土姓者言錫之士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左傳所謂天子建德胙之士而命之氏也水土既平貢賦既定諸侯既建庶幾治定而功成矣當此之時禹何事哉惟持敬修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五百里甸服五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采

甸服畿內之地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

書傳會要

卷之三

禹貢

董

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藁也半藁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爲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于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此蓋以道里之遠近而爲納賦之輕重精粗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者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此分侯國五百里而爲二

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綏服內取王城外取荒服各千里而其地介于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爲言蓋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蓋其去王畿

書傳會要

卷之三

禹貢

三六

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疏略于中國此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言流放罪人于此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二百里蠻二百里流

荒服者取荒野之義比要約又不同矣此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處蔡與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云圉成五服至于五千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胡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
錫玄圭告厥成功

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
聲教無窮也東漸西被暨于朔南而聲教浹四
海外矣禹乃以玄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此錫
字蓋與師錫之義同水色黑故圭以玄

書傳會要卷之四

閻中後學曹學佺謹輯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今陝西西安
府鄠縣界誓者申言討叛伐罪之意而致嚴
於坐作進退之方也一說有扈氏因傳啓之
故而不服故啓征之大抵有扈亦借公天下
之名而逞其跋扈不臣之志後世姦雄踵而
行之者非一人矣

大戰於甘乃召六卿

書傳會要卷之四

甘誓

十一

祝

六卿六卿之卿也周禮卿大夫每卿卿一人六
卿則六卿也平居無事則各掌其卿之政教禁
令而屬之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卿之一
萬二千五百人爲師而屬之大司馬所謂軍政
皆卿者是也甘之役而乃召六卿亦重大其役
矣有扈侯國敢與天子抗衡其披猖之狀可見
且役以大題目而號兆乎同仇者也故書大戰
以志非常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
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嗟嘆詞六事之人卽六卿也易其文曰六事者言軍吏下及步卒皆有軍事也五行金木水火土三正子丑寅也天生於子地生於丑人生於寅三者天地人之正道而又有五行之氣生長配合於其間爲人主者欽若而奉行之凡以濟民生而阜物用也乃有扈氏威侮五行而不之敬怠棄三正而不之遵背上殘下獲罪於天而無所禱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者無他惟是恭行天之譴責以致於有扈而已○按此則三正並用之說自夏已然故商周雖或建子建丑之不同而實用夏正也但授時畢竟重在人上故夫子曰行夏之時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古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云詭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指其人以詰之俾各爲戒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

祖祖廟社社壇祖居左陽也故賞於祖社居右陰也故戮於社其必於祖社者以示賞罰之不敢專也傳曰天子巡行遷廟主行及左傳軍行祓社鑿鼓之說不知人主雖出征於外歸而論功罪以行刑賞亦理之常也孥戮者戮其一身尚不足以蔽辜而連及其妻子也何者戰危事非重其法則無以整肅衆志而期成功也或殺或刑凡顯其罪以示衆皆曰戮戮之言辱也五子之歌太康啓之子五子太康之弟也說詳經文書傳會東卷之四 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敗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尸位者居其位而不事其事如祭祀之尸亦無爲也逸豫只是宴樂自恣便堪喪德致民有貳心耳乃復盤游無節敗於洛南淹留十旬之久勞民動衆廢時失事莫此爲甚而自喪其國也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窮國名羿其君也羿因民不堪命乃距太康於河比羿不得逐遂廢之蓋自昔奸雄之輩每因人主之過舉而卽肆其凶橫乘勢以行篡逆不

道之事往往皆如此類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侯於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之弟五人御其母以從至於洛汭蓋因太康之失國而不歸故就而欲挽之也五子咸怨怨亦其所不得不怨者也乃述皇祖大禹之戒詞以作歌俾太康聞之而改圖焉其奈不悛何哉○按太康爲羿所拒居河之南在今陽夏縣舊太康城十載而崩弟仲康立顧此咸怨之歌應在爲羿所拒之先

書傳會東

卷之四

五子之歌

四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已下皆禹之訓也民可近以相親言不可下者民本居下而吾復下之賤之之至也民惟邦國之本本固則邦寧否則殆其呼吸相關如此豈可下乎哉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予字皆指禹訓非謂五子也愚夫愚婦一能勝

予正見得不可下之意非謂失人心而爲獨夫

則愚夫愚婦能勝之也一人之身而有三失亦既多矣有失則民怨之然民怨之結在乎隱微而所易忽者而豈必昭著易見者乎故我亦于隱微所不見者而圖之於未形也朽索易絕也六馬難調也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然其危懼可畏之狀爲何如者而奈何不敬乎此首引禹之訓以見人君之不足恃而民之可畏也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書傳會東

卷之四

五子之歌

五

色荒惑於內嬖禽荒耽於游佃甘酒以酒爲甘嗜音以音爲嗜峻宇高大其棟宇雕牆雕牆其牆垣已上六者皆逸欲也但有其一俱足以致滅亡不必於兼備猶云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其三日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舜禹皆都冀其曰有此冀方舉中以包外也惟彼陶唐邇始以及今也言此天下自堯舜禹相傳以來已非一日乃今失道亂紀而至於滅亡深爲可歎也已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寢宗絕祀

我祖禹也典則所以治天下之紀綱法度也鈞
石所以一天下之權衡度量也言禹既垂典則
以貽我子孫又審權度以藏之府庫無非欲後
人世守之者而太康乃荒墜之致覆其宗祀乎
○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爲石三十斤爲鈞鈞
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乃舉而言之曰關通則彼
此齊同無折閱之弊曰和平則人情調習無鬭
爭之患

書傳會東

卷之四

季之

六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太康失國則無所歸昔萬姓之戴我者今皆爲
仇矣又誰依乎此卽上文民惟邦本之謂也鬱
陶顏厚忸怩總是媿惡意俱五子自言纔見得
是怨怨則欲追悔之而不能也弗慎厥德雖係
太康身上然五子之怨根本於一體若其身親
爲不善以致之者亦不必指定太康總之榮辱
得喪五子與太康皆同也此章一聯下來語意
方貫

胤征

胤侯國名征者仲康命之掌六師而伐有罪
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
荒於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羲氏和氏卽堯典羲和之後或至夏時併爲一
官耳羲和雖曰沈湎於酒亦似爲黨惡於羿者
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
號令天下而羲和氏同惡相濟故仲康命胤侯
征之以剪其羽翼也亦見當時禮樂征伐猶自
天子出云胤后者諸侯入爲王朝公卿亦得謂
之后也

書傳會東

卷之四

胤征

七

告於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
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
夫聖人之謨訓明有徵驗而可以定國保民其
要在於克謹天戒不敢縱逸而臣人格遵成法
各脩職事以輔其君而爲明明之后也○羲和
係掌日月之官故首以克謹天戒爲言玩臣人
克有常憲句則先王致謹致戒固不待於日食
星變及災異之見臨而始恐懼以致省也此章

因義和之故獨致重於臣上

每歲孟春遣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搖以警眾者孟春頒政之時故徇於路曰官師相規官言職師言道然師亦官名也規正也與諫正意同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俱可執其所榮以箴規於王其有當諫而不言卽是不恭而罹於常刑矣○義和首宅賜谷迎賓出日故以孟春木鐸之事切近其職掌者而言

書傳會纂

卷之四

雜記

八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於酒畔官離次假援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膏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於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房十八宿之名大衍曆議曰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夫義和之德在於察星日以授民時乃爲之後者顛覆厥德以沈湎於酒畔官離次而始擾亂天紀棄其所司卽如季秋之朔日月應會合於房宿而無聲說

及之其與弗集同也甚至瞽史奏鼓膏夫庶人奔走以救災變而義和尸厥祿位若罔聞知是昏迷於天象之昭彰也則先王刑罰其可少逭哉且政典曰先王曆象之法凡四時節候弦望晦朔俱有常度而不可爽或先後時俱殺無赦夫一時之舛而卽服上刑矧廢官乎○古者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此言季秋之期辰弗集於房明是日蝕而不奏也蓋日月之會合日辰因辰之集而始有蝕旣辰弗集於房則不知其爲日蝕自見矣朱子曰日月一歲凡十二會方

書傳會纂

卷之四

雜記

九

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萌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於是月或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道同道於是月或抗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道矣但王者之政扶陽抑陰雖遇日月之食其救則同而日蝕尤重之謹之故春秋但書日食而不書月食書亦以辰弗集於房爲義和罪也下文奏鼓奔走之事其爲救日無疑矣按朱子卽先儒借日爲光之說愚謂只從視月光者若謂

之借日焉則可耳其實太陰本體原自有光也日光如火月光如水但月光淡而日光熾耳望之月光盛者與日對照人所皆知也朔之日食者水火相近一處則水常得以掩火人所未知也問如此則日食何以爲之變曰凡陽德盛則陰雖迫而不能掩之也故日食爲災又問月食陰虧正與先王抑陰之義合似可以不救曰譬如君威至重臣子異避而不敢與抗則主常尊而臣下亦得保全無恙今月之見蝕於日也是其與日抗行而無退避之意也問日月行有常

度是必何道而避之曰但陽光盛則陰光自然蓄縮而不至于日之明以取損傷也故先王救月亦所以扶陽經文辰弗集於房與春秋恒星不見全例傳引漢書集作輯字謂日月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者非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予胤侯自指也爾有眾協力而敬承威命言爲天子之所使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熾厥果

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威與維新

火炎崑岡不辨玉石之笑惡而俱盡也天吏奉行天討其威更甚於烈火又奚暇分別善惡而誅哉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其被舊俗染之人皆赦而與之更始慎勿過殺以傷主心也○逸德與上帝淫威字同有遠過尋常之意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蓋軍法主嚴嚴則必濟而姑息則無功也汝眾可不相戒而用命諾○文獻通攷引陳氏曰東坡書傳其於亂征以爲義和貳於羿而忠於夏故羿託天子之權以誅其異已者按此說與舊傳義和之黨於羿俱無的據但其荒酒廢職之罪則顯然矣仲康在五躬之數僭於洛汭不在舊都非羿所立明甚但觀其隆位四海之語是諸侯猶宗之爲君也仲康立十四年崩子相立羿亦好田其臣寒浞殺之而篡其位及夏后相自河南還河北帝丘在位二十八年始爲浞之子所滅夏遂中

絕者四十年而少康復興水經注云窮石既伐
善射纂相寒浞亦因逢蒙殺羿即其居以生澆
因其害而有殪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
過虎屠於戈有夏之遺民曰靡事羿羿死逃於
鬲氏收斟灌斟尋二國之餘燼殺寒浞而立少
康其所載有不同如此○尚書日記曰夏至再
世即中衰少康布德兆謀四十年而祀夏配天
不失舊物其功烈爲盛於周宣矣史逸其書惜
哉啓語云杼能帥禹者也杼少康之子益亦賢
君

書傳會衷卷之五

閩中後學曹學佺謹牋

商書

契始封商今商州上洛縣是其處後王雖屢
遷都而商名不改湯有天下因以爲國號焉
書存者十有七篇

湯誓 湯名履姓子氏湯其號也夏桀暴虐湯
往征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焉蓋湯
居亳夏之虐政不得施于其國中以故
亳衆不知其虐憚于往役而湯因以誓

書傳會衷

卷之五

湯誓

一

之蓋爲天下計安危而不爲一邑計利
害也亳在今歸德府商丘縣界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
夏多罪天命殛之

格發語詞朕台皆自稱也以臣伐君跡似于稱
亂矣予小子曷敢出此惟有夏之獲罪于天者
不一故天命殛之非予所得私也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
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爾有亳之眾曰我后不恤我私舍我稼穡之

事而割正夏蓋師旅興則民不得致力於耕也予豈不聞汝眾之言但夏氏有罪既爲天命所殛予上帝是畏焉敢不往正之○二正字似平聲與征字通而割正夏猶言割民力以往征之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今汝在亳去紂都遠曰夏罪其如我何夏王率遏眾之力而割裂平夏邑豈有愛于爾亳也

書傳會東

卷之五

二

但其民眾弗與同心耳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又何敢割人之邦爲夏德若此必不可以一朝居而朕之所以遄往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賁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爾毫眾尚輔依予一人致天之罰于桀予有懋功之典在爾無謂朕有欺于汝而言之旋悔也爾若進退參差不從誓言予亦以司馬法從事而孥戮汝其不汝貸明矣○食言是言既出而悔猶云既吐而復吞之罪人不孥軍法極重必

連其孥而戮之也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奚仲之後夏車正也居

薛爲湯左相誥猶言告也凡因會而陳之者皆曰誥不特以告君亦因之曉眾庶也今人專以釋湯之慙爲言不復及于下則失仲虺作誥之意矣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南巢古居巢之地在今廬州府巢縣放桀南巢

因桀奔于此而放之也以臣伐君鄉見之事成

書傳會東

卷之五

仲虺之誥

三

湯視諸虜夏揖讓相承有慙德焉曰恐後世以予爲口實而啓篡弑之風也湯之慙其所慮者遠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嗚呼歎詞謂民生有欲易趨于爭亂而不可以無主故天篤生聰明首出之人乃能時又而治之不使亂也有夏之昏德自喪其聰明而民亦相率墜于塗炭中亂亡無日矣天乃錫我王以

勇人之所不能爲者而爲之又錫之以智人之所不能知者而知之乃足爲萬邦之表正而易亂以爲治者乎王之所繼承者惟是禹之舊服宅中于民率循其故常以奉若天命而已○繼承舊服且勿說行事上去只是承嗣禹之疆土而無所損益是不以天下爲利之意如下文之推亡固存乃指其實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滅式商受命用夷厥師

上文以湯形桀不堪爲民主此言其獲罪于天

書傳會要

卷之五

仲虺之誥

四

之繇也夫桀既有罪知民下之不我從乃矯誣上天以爲庇佑我而布其命令于下夫民可欺也天其可欺乎帝用不以爲善而式受命于商凡夏之有眾已夷然散失矣師眾指夏國言

簡賢附勢寔桀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然夏之民心雖失而其慢賢附勢與桀同惡者實繁有徒非可以一二計也我邦既肇建于其世善惡判乎其不相入吾視彼之同惡相親者

異若苗之有莠粟之有秕皆足以害稼而傷食也可不鋤治之而簸揚之者乎且彼夏之民小大戰兢罔不懼非罪之及已有傾仰我邦之思矧予之德遠邇傳誦允足聽聞而洋洋人耳者乎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我王之德何如惟王于聲色知其伐性不邇之矣貨利知其害公不殖之矣人之懋于德者則懋之以官懋于功者則懋之以賞是至公也且

書傳會要

卷之五

仲虺之誥

五

用人若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無不改是至虛也又克寬焉不暴也克仁焉不殘也彰信于兆民焉不欺也是我王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章詳見孟子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乃字承上文言湯王之德既取信于兆民而乃有葛伯者何哉此所以征之也雖然東征西怨南征北

怨以俟我后之來而始獲更生蓋其兼商之德已舊矣豈一朝一夕之故者哉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已下皆伐桀以後之事也賢德存亡俱以諸侯言言其賢而有德者佑之輔之令其得所也忠者良者顯之遂之俾其向用也至若助桀附勢之儔爲兼弱攻昧以自封者取亂侮亡以自棄者吾推其所以亡之之故而固其所以存之道令彼彼無國而有國無家而有家如此則爲萬

書傳會義 卷之五 仲慶之辭

六

邦之所歸往而祚其昌矣○兼弱攻昧卽兼併之謂也弱者弱小昧者草昧皆不能自立之國因其易侵而併之以自廣其封域者也取亂侮亡如荒淫暴虐之類明知其必亂自取之而不悔乘機以取明知其必亡狎侮之而不知儆與上句之兼弱攻昧皆非賢良之所爲也然湯猶不忍加誅之必語其推求其所以亡者而固立其所以存者爲之扶危定傾俾長有其國家故遐邇之人歸心于我而邦之所以昌大也此見湯伐桀之後而不貪取衆國以爲利如此○舊

說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俱就湯說如此則非寬仁之主矣且侮字如何着得去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千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后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夫萬邦歸心于我豈可自滿假哉故兆民至難撫也惟德日新而感孚有自斯兆姓懷之矣九族至易親也志或自滿而驕奢日至斯九族離之矣烏可忽諸王其懋昭大德建中千民以爲

書傳會義 卷之五 仲慶之辭

七

之極而禮也義也所以建中者也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而中道立矣如此則垂諸后昆以爲之法亦綽乎其有餘裕矣豈但兆民我懷而已哉然是道也非予今日之言也乃聞諸古昔曰人能自得師而受益者王謂人莫已若而自滿者亡好問于人者裕而自用以見其能者小夫王之與亡異勢也裕之與小不同量也吾王其奚居○能自得師只是虛心受益無處而不得師也好問于人亦是其待師處謂人莫已若卽自用者也四句語意相

承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履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末章又以慎終之道勉之言殖有禮而履昏暴此天道也吾可不欽奉而崇信之以庶幾永保天命于無疆乎併結次章奉若天命之意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湯既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乃作誥以與天

下更始歸亳者不敢私其位也誕告者因眾之

書傳會衷

卷之五

八

來歸而大告之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

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上帝降衷以理而言下民稟之即為常性然其

稟賦不無清濁純駁之異故必待我后而作之

君作之師有以整齊而化導之而後能使之各

安于常道也○衷即中字是恰當的義理降者

有天人親相付受之意以見赫然上帝之明命

而人不察以屈越之也若字虛說不必訓作順

上下二惟字相對看衷性猷只是一物但有原

于天具于心發千事之別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金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

言桀德不勝威為萬方之煽虐而凶害我百姓凡有罹之者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祇稱冤于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也福善禍淫天道之常今桀淫虐甚矣天其或降之災以彰厥罪哉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

書傳會衷

卷之五

九

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

爾有眾請命

肆發語詞不敢赦言將問罪于桀玄牡夏尚黑

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元聖指伊尹言期與

之並力為有眾而請命也○匹夫匹婦不被堯

舜之澤若已內之溝中此伊尹之志也故湯求

與之戮力焉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

民允殖

○承上文請命來請者聽于天而不敢必也等則

必而信矣。惟天信佑兆民，不忍其受虐，故夏桀
竄亡，天命無所儲差。兆民始有生殪之望，燦乎
若草木之敷榮也。言昔者憔悴欲仆，而茲始獲
更生矣。允卽孚字相應。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
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夫夏德昏亂，爾有邦若家者，渙散而飄搖，不足
以喻之矣。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
不足以當之。予未知其獲罪于天地與否，驚恐
憂畏，若將墜于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深也。此

書傳會東 卷之五 陽

以下俱切有國者言

凡我造邦，無從匪彛，無卽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

◎造邦，新造之邦也。匪彛，非法度也。愾淫，逸樂也。
恐其染于舊習，故告我侯邦，悉與更始，勿如昔
之愾理而愾淫之是。卽其各守爾典，常之道，而
承上天之休命也。審如此說，則上篇之兼弱攻
昧，既亂侮亡，非湯兼而攻之，取而侮之，明矣。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
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

以爾萬方

簡閱也。說文閱，具數千門中，謂自門出者，一
而數之也。湯言：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
敢以自恕。有善有罪，簡閱冥冥之中，一聽于上
天而已。無容私焉。然帝以天下付之我，則爾庶
邦之有罪而已，不能正其罪之在我，而無所辭。
若予之有罪，實已自致之，宜爲天人所交絕矣。
敢諉之萬方哉。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此復叮嚀庶國之詞。忱，信也。未歎息言，爾諸有

書傳會東 卷之五 陽

土

邦庶幾能于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乃亦
難之之詞。

伊訓 太甲成湯之孫，太丁之子。太丁未立而

卒，湯崩，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之，伊姓

尹，官也。名摯。其太甲篇曰：尹躬者，君前

稱具官，或稱臣，稱職之例也。諸家謂尹

爲字，或謂與摯有二名，未詳。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
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
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元祀太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商正建丑乙丑其日也嗣王卽太甲見厥祖入廟而見祖也侯甸羣后列國之諸侯也百官總已之職以聽于冢宰太甲猶在喪也烈祖猶言顯祖指成湯言舉湯成德以訓嗣君蓋雖徧見先王而尤致意于厥祖也此史官叙事之詞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嗚條朕哉自亳

首舉夏事爲殷鑒也夏之先后德懋而天眷之

書傳會要

卷之五

湯

主

匪但不降之災卽山川鬼神鳥獸魚鼈亦莫不寧謐而生遂至其子孫不能率祖之德天始降災而假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其首攻桀之都曰嗚條而湯乃起自亳焉○有命作一句是承上接下語造卽造端之造訓作首字非謂桀造爲可攻之釁也當云朕哉自亳造攻自嗚條古文多用倒語此其一耳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布昭敷著聖武猶神武也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放天下之民信而懷之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今王嗣德在于謹始謹始之道孝弟而已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四海此必然之理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簡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人紀三綱五常肇修者綱常之理至桀而淪沒

湯始修明之也從諫弗逆于衷使民咸遂于下

書傳會要

卷之五

訓

主

且居上而昭明以立之極爲下而盡忠以供厥職與人之善不求其備簡身之誠有如不及湯于上下人已之間克盡其道如此是以德日盛崇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繇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斯以難矣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千身家必喪邦君有一千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具訓于蒙士

湯既有位乃廣求賢哲以輔佐其後昆仍制官府之刑以儆在位者曰三風十愆爾有位者之不必兼備也但有一千身卿士喪家邦君亡國率繇之矣倘臣下明知主逆而不匡正則以墨刑加之而具訓于蒙士在爾君臣上下可不務交儆哉○風風化愆過失風爲綱愆爲目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過而無度亂倒置而悖理也具詳也蒙士卽士師之義如上士下士云爾是掌刑律者非謂訓蒙之士也

書傳會纂卷之五

十四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此文申寧告誡以當慎厥身而聖王謨訓洋洋在耳甚彰于世不可忽也惟天命靡常降祥降殃繇乎人之作善與不善而已惟德無小而萬邦胥慶係之不德無大而宗祀斯隕矣寧不畏哉德卽善也無小無大卽丘民可爲天子天子降爲匹夫之說言所恃在德不在勢也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謨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天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阿衡衡平商之官名言爲天下所倚平也或云卽伊尹之號不惠猶不順也正與下文咸有一德意相反伊尹乃作書以訓之明命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故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也顧常目在之誤是字通用言成湯敬謹日與天命相對越以承天地宗廟之神罔不祗肅天

書傳會纂卷之五

十五

鑒湯之明德故大命集之俾其撫綏萬邦我又身常左右成湯以安厥衆爾嗣王始得以丕承此基業也良豈易哉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主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周舊訓忠信引國語忠信爲周但以下文罔克有終玩之則周亦是虛字大抵有終卽是周到無虧也二句見得君臣安危一體意夏之前後爲君者克終與

否其相亦如之可見臣無權惟倚君上以爲命則嗣王可不戒而慎厥君哉倘君不君則忝于爾祖多矣爲輔相者亦何望焉

王惟庸罔念卽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首句言太甲自以爲是其于伊尹之言若罔念聞故復以平旦之氣醒之昧晦爽明昧爽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不大也顯亦明義先王于昧爽之時而大明其德卽無媿屋漏意且坐以待旦皇皇然若有求者欲得俊彥以開導後人耳爲書傳會要卷之五太甲上

太甲者慎勿顛越厥命自取滅亡而負爾祖求賢啓迪之盛心哉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奢侈亡度而昧長慮却顧之思此人君最易受病處故伊尹以儉德爲言或太甲當時亦坐是也永圖就在儉德內有了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機弩牙括矢之尾末岐而銜弦處度者高下之準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旣張必往察其矢括

之合于法度然後發之斯無不中矣其敬所居止而率祖以攸行則近可以悅我心而遠有譽于後世也○朕訓作微上下通稱後世則專屬天子矣敬止遵祖正是人君自審機括處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此下章俱爲史氏叙事之言王未克變卽行不義習與性成者也狎朝夕與居也嗣王之不順理我無術以化誨之惟是桐爲成湯陵墓之地營其宮室使王居之得以密邇先王如見其在庶幾訓之無使終身而不悟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于是王在桐而宅憂乃克終其德而有成此亦史臣筆也憂有動心忍性允卽慎德永圖意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太甲喪旣除伊尹以袞冕之服奉迎以歸雖不言悔過而悔過可知矣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

之休

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爲君
者言民固不可一日無君而君尤不可以失民
也惟天眷我商俾嗣王克終厥德而保其民實
爲萬世無疆之休豈止旦夕受福者哉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
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追既往皆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
之德圖惟厥終

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不類言不得比

書傳會義

卷之五

太甲下

十八

于人類也逸度懷禮而速戾于躬卽不類也太
甲認爲自作之孽而悔保訓之違雖不克初尚
圖厥終望伊尹匡救之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致敬以復太甲也尹言惟修厥身德懋于上自
協于下亦在明君自圖之耳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金其有邦厥
鄰乃曰俟我后后來無罰

先王在毫惠我小民如子民被其命令罔有不
欣悅者匪但本國卽友邦亦然曰俟我后后來

其免于刑罰乎湯之得民心也如此罰謂刑罰

卽割字意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
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斃

王德之懋惟視乃祖勿自豫怠而已故思孝則
奉先如見思恭則接下以禮思明則所視者遠
而不蔽于淺近思聰則所聽者正而不惑于憒
邪此懋德之所當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
之美而無所厭斃矣

太甲下

書傳會義

卷之五

太甲下

九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
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申重也言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
無恒主惟克敬誠有仁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
神享之也人君居天之位其可以易忽爲哉○
敬仁與誠各因所主而言要之皆人君之德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
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有德則治無德則亂與治同道者其興勃然與
亂同道者其亡忽然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

繼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爲然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繼尚
監茲哉

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
有基業庶幾其視此哉○欲太甲與治同道意
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
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升高自卑陟遐自邇此進德之序也無輕民事
而易視之無安厥位而危所伏欲謹其終必先

書傳會纂卷之五

主

于始王之所當勉圖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
非道

○鯁直之言人所難受也于其所難受者必求諸
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異順之言人所易
從也于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
于志而聽之如此則以道爲從違而人之獻替
者恐後矣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雖然穆高之爲要而非審思篤行則亦安能以

成功幾夫人君者萬國之儀表也一人而元良
萬邦孰有不正者哉元大良善也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
孚于休

主以剛愎自用而臣以寵利居功此皆亂政之
繇也上下交戒則邦國永有休美矣○辯言亂
政卽上文不順處勿以寵利句爲下篇致政張
本

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也詳見篇
內

書傳會纂卷之五

主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
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以一德戒其君如
此諶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
雖不常而常于有德君德有常則天命胡忍舍
我以去而常保厥位矣反是則天命去之而九
有以亡也○九有九州卽天下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
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
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上言天命無常此引桀之所以失天命與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桀惟罔德而慢虐其神民于是上帝弗歆而相視萬方將以洛迪能凝承天命者而眷顧之俾其以德爲神明主惟尹暨湯同心同德而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于是改夏之正而爲建丑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書傳會要

卷之五

主

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一德猶言恒德也德之純則所行皆吉二三斯雜而凶矣吉凶之在人者不爽如此惟德是視以天之降災降祥一則祥二三則殃也今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固當新然必終始無間日日新之此所以爲有常與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百官之任賢才司之左右輔弼必得其人此致治之要也人臣之職爲上爲德左右厥辟爲下

爲民所以宅師此卽其人者也然尤其難其慎之不敢忽畧惟和惟一之協衷有常而始稱其選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恊于克一

人君所師于臣之德亦何常之有惟主善焉而已善無常主又以克一者爲善而二三其德者不足貴也此所謂咸有一德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生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君臣一德則兆姓象之曰其大哉王言乎一哉

書傳會要

卷之五

主

王心乎克綏先王天之祿而底烝民于厚生斯焉在矣若凡庸之主鑒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欲求其心之一而致民生之厚也得乎哉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也七廟親盡則祧惟有德之主則不祧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上必其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后民悅服之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也然君民事使固相須而不廢而爲上者尤貴乎有容其德斯大倘自廣以狹人則一膜之外卽分痛痒而匹夫匹婦不獲自致其情而人主孤立于上欲成厥功難矣末言君民貴爲一體非但與臣子之咸有一德也伊尹致政之時倦倦于嗣君者如此

盤庚上 史記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子祖辛祖辛子開甲開甲之弟是爲祖丁開甲子南庚祖丁子陽甲及盤庚凡七世都耿因水患卜遷于殷耿在河北殷在河

書傳會要 卷之五 盤庚上

三

南世家舊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而小民亦惑于利害不適有居故盤庚反覆譬喻以曉之實誥體也○按殷卽亳都傷山去水頗遠曰相曰耿皆際河之境土豐物饒人所樂趨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害雖數圮于水而猶重遷耳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庶咸出矢言

此史臣之詞說見篇下殷今河南府偃師縣地盤庚已前商人惟稱商至盤庚遷後于是殷商並稱或只稱殷顧呼也感字連下句讀較順蓋

盤庚呼衆使聽而憂出其誓言如疾首蹙額以相告之意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盭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我王先王劉殺也言自祖乙以來既爰宅于茲可以無遷矣奈我民之厄無盡其仍難免于死凶而不能相救以生予稽諸卜曰茲地也其如我何○我雖盤庚自稱寔與百姓共之如我何言若不遷不能爲爾謀也重字卽重複意無盡劉猶云殺運未除耳

書傳會要 卷之五 盤庚上

三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丕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服卽邦也訓滄侯服之謂言先王肇修茲土豈好勞民哉無亦恪遵天命不敢違越茲猶然不常寧宇則天命之有在非人所能強也然我邦邑之不常非自今日始蓋自成湯以來凡五遷矣古昔尚然今何以不繼承之而天命之在彼者必斷于此而不可知之乎矧曰能從先王之烈也者從先王則當恪謹天命而遷厥居矣○

五邦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史記又云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故成五邦之數斷命卽我民無盡劉不能生也

若顛木之有繇藥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木旣什矣萌芽生焉無終絕之理也今我自耿遷殷亦猶顛木之有繇藥而復生矣天其將永我國家之命于茲新造以繼復先王之業而致安四方者乎○田字左傳楚其復繇註云木再萌芽謂之由也京師爲諸夏本國都定則四方安矣

書傳會東

卷之五

無上

主

盤庚數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此亦史官之詞猶重起也說命教學半數卽訓教言其教民必自有位始然其所以訓有位者惟舉先王所舊理之國都而正其法度曰爾何敢伏小人之所箴規予將命衆人而集于庭其寧有遁詞○舊服言偃師之毫乃我先王所常以爲都者非自今日創始也正法度者凡遷都必有法度之當正也但巨室本不欲遷而藉口

于小民故曰伏小人之攸箴伏箴也猶暗箴機關之謂攸箴以言不當遷而遷也以怨爲箴此卽下文之險膚也予將召衆而庭詰之其言必有所由來者安可飾巷議而遂已私哉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猷爲也與汝訓一連讀蓋其訓之者卽所爲之事也汝訓汝猷猶云訓誨汝者皆汝自家事耳黜乃心謂捐爾之私心毋傲王命而相從于寔安徒徂目前之計而昧久遠之謀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攻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書傳會東

卷之五

無上

主

我思先王所行政事惟與舊人圖任之予今修明播告大指顯然予用敬惕于懷其尚有逸理之詞乎而民習當爲之一新矣今汝聒聒而聽信于險膚者予眞莫知所以訟之由也○此與大眾言戒其勿信險人之說險人卽阻遷國者也末句猶言不曉其故謂何卽爲所徇惑故耳險奸險膚膚淺言無深長之思也解詳下文儉民○上章旣訓有位此又在齊民身上蓋當臣

民並集之時凡所訓迪一切皆聞但事之係乎臣者主臣言之係平民者主民言之亦不必過爲分析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言爾皆舊臣予非自荒其德而鄙薄之也惟汝私意是含不肖與予交惕若痛癢之不相關然乃予于利害之際亦明若觀火無復遲疑矣予

固拙于謀者也其惟明作有功無逸者所以爲逸乎爾憚遷之輩無亦宴安是謀焉已○上德

書傳會要卷之五

末

字是爲德不卒下德字是無能改于其德總宜泛言或謂含德卽屯膏之意與卑陶降德于民相反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也勤于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雖遷徙勞苦而享永建乃家之利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捐其私心則有實德于民匪徒以空言相誘也

及其婚姻朋友亦然矣豈日敢獻言之謂汝世有德于民者乎○虛詞動眾能惑遠者而不能欺近者故徵諸婚友無間言而始知有實德耳末二句又反言之指出其病痛處由見前言謂之實德自累世言謂之積德積德猶云世家此阻遷之臣有所恃而然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忝穢

此戎字卽惟口興戎之戎非訓作大遠邇合四民婚友而言之毒謂信其重遷而甘昏墊之害

書傳會要卷之五

末

情農已下皆喻詞也昏讀作閔卽閔不畏死之閔與施義通維云譬喻然國之重務在農遷國與民含危卽安亦使其得盡力于南畝而忝穢是獲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卒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山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夫汝不以吉善之言學于百姓、豈但毒乎民哉、實汝自生毒而不之知也、乃復爲敗禍、姦尤之事、以災厥身、亦何補哉、汝既倡爲不善于民、又躬負其痛、餉不踰而悔之、無及矣、此相時之儉人、猶以憚遷爲正論、相顧而橫發之口、國有常刑、其謂予不能制汝、生殺命乎、此非予之任刑以逞也、汝與予休戚固相關者、何寂然不相告、而顧浮言相動、使衆沈溺而不自覺、爾之煽禍、日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而不得不用力以撲滅之、今爾自爲不靖、非予之咎明矣、○

書傳會要卷之五

三

吉言與浮言相反、吉人之詞寡、儉人之言浮、儉人猶言細人、卽險虐者險而又淺、此所以爲細人也、和與動反、善則和、浮則動也、相時猶言乘時觀勢而動也、箴言似是而非、逸口卽橫議之意、矧予句是承上接下語、謂以刑法爲事、如孥戮汝也、汝弗告朕以下卽用刑戮之由耳、沈謂溺其心、療調揚其勢、

遷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德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人惟舊之求、器惟新之好、此古賢人遷任有是言也、予豈異人情、而顧于舊臣、有意督過之、昔我先王皆與爾祖、父均其勞、逸者一體之義、何若、而予敢非罰是用、爾有勞則舉之、爾有善則揚之、茲我于祖廟之享祀、爾祖其配食之、先王與爾祖赫赫在上、及其左右、凡作福作災、皆有明鑒、而予敢有踰越不德者乎、○非罰卽無辜也、刑罰之不當、在人爲無辜、在已卽爲非德、世家祖父配享者多、故特舉此以歆動之、

書傳會要卷之五

三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予告汝以遷徙之事、非不甚難、然必若射者之以命中爲期、而有不容已者、汝無老成是侮、而弱視乎孤、勿使各長久于厥居、其勿惜爾力、而從予之所爲、庶一人倡而衆人和、無難遷矣、○問遷居與侮弱二字、何與、曰、此卽是上文毒字、蓋阻其遷而不克、有寧宇卽是侮之弱之也、侮弱是不以爲事、意任其蕩析離居、而莫之扶植、也有語助詞、猶言孤若幼也、勉出乃力是頂門

一針圍遷者總是急忽意多明作意少

無有遠通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滅惟汝眾邦之不滅惟予一人有佚罰

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爲善伐誅也言無有遠近親疎一以至公之道行之凡所彰瘡惟視汝爲惡與善如何爾邦之遷而善惟汝眾用德之故邦之不遷而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此決策以示必遷之意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書傳會纂

卷之五

盤庚中

三

致告者使互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厥事整齊厥位法度厥言而成新造有邦之榮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詁民之弗率誣告用賣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作者起而將遷之詞涉河殷在河南與敬反遷國重務非可以輕褻爲王庭者立眾人庭下也此猶是將移動景象而詁告之諄諄耳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浮時猶言過時蓋時當遷而不遷非當可之謂也承保是一句言我先后罔不欲承保我民而所同憂感者惟是不當于時之爲兢兢耳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冒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

不懷厥攸作是一句蓋遷居之時必然創造基業欲垂之永久奈天降大虐于殷水患頻仍我

書傳會纂

卷之五

盤庚中

三

先王不懷安其所居惟視民之利于遷而遷之耳汝不知我古后之聞承汝使汝而喜康其之者乎非欲汝之有罪而相比于罰爲也○殷降大虐亦是倒文當云降大虐于殷也康所以安之共所以敬之其曰共敬者何蓋不忍屑越乎民命也

予若顧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非有他焉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汝獲康以大從爾志也○人情誰不欲安然安土重遷其志小棄危

卽安其志大在其審擇而從之耳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宜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朕盤庚自謂言朕非樂于遷其必有攸困而大不寧者誠大不獲已之計也蓋將貽汝邦民以安而汝不以予困爲憂卽自不宣布其心而不敬不信浮言相煽震動予一人爾惟自取窮苦耳譬若乘舟而不以時濟必壞其資物爾若用

書傳會要

卷之五

盤庚中

三

罔而不以忱載胥及溺何救之有二者利害顯然如此爾民而罔或稽察焉是雖怨疾忿怒其曷有瘳乎○不憂朕心之攸困是一句不宣乃心是讀欽念以忱是句作一連下動者震動不自安也余心旣困而眾又不相體念災患迫膚如何不動臭壞也不屬言與上不相聯屬猶云痛癢之不相關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汝不謀長至勸憂亦一氣下蓋謂汝未之汲長

思也乃罹于災患而大相勸以憂罔但有今日之安而無他日之慮汝何以生殪遂于上乎○在下則沈溺在上則生長相勸以憂卽安危利災樂其所以亡之謂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命汝一句此是丁寧爲民望者言汝一無自與其穢惡以自敗壞而人之倚乃身迂乃心者恐因之爲藉口也且我之所以遷國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哉用以奉養汝眾庶

書傳會要

卷之五

盤庚中

三

而已○迎續汝命猶云更生也倚偏頗迂回曲總之邪而不正耳臭卽上文臭厥載之臭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神后先王也蓋養也卽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先后之勞爾先人大克羞爾者用懷念爾也倘我失于政而久于茲我高后乃大降其罪疾曰何爲而虐害我民益人君不能爲民圖安是亦虐之也○高后指成湯言爾先卽巨室之祖宗也但言高后降疾于盤庚而不及其臣者蓋

臣若不從令、則盤庚自有法在矣、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勿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幼孫盤庚、自稱對先后而言也、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必大降罪疾于汝、曰、汝何不與朕、孫相比輔、而二三其德乎、上天降罰于汝、汝將無道、以自免矣、○爽、失也、不常之謂、上天也、迪、美也、

古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

書傳會纂

卷之五

盤庚中

三六

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言我先王、既勞汝厥祖父、汝共爲我畜養乎民、而汝或戕害之、則在汝之心、非人所得知也、我先后、綏厥祖父、而祖父何、乃斷棄汝命、不救之乎、○勞、乃祖父者、申言勞爾先也、作我畜民、卽作之君師之謂、言代我畜養百姓也、戕、與畜相反、綏、卽勞也、汝阻遷國、則有刑罰、是汝祖父不救其死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

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辭、

亂政共位、而貪有寶玉者、卽爾祖父亦朕之、乃告我成湯曰、作大刑于朕之孫、以此而教高后、

高后乃大降其不祥于爾、乃爾祖父之教、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卹者、無相絕遠、而其忱不屬也、汝各分猷念、以相從、庶我之所圖者、而共圖之、我之所念者、而共念之、各以極至之理、存乎其心、則知遷徙之

書傳會纂

卷之五

盤庚中

三七

議爲不可易、而相從于大道中矣、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剿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王命、及忽遭遇姦宄、剽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剿、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勿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塗、間關萬狀、恐姦人乘隙生變、戕害我民、故嚴明號令、以告勅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往哉、往新邑也、生生、言繇此而生意無斷絕也、

今我將用汝遷永立乃家爲子孫無窮之業

不助諸

盤庚下

盤庚既遷莫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戲

怠懋建天命

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乃正君臣上下之位
以安輯有眾之情曰勿忽怠哉其懋建天命永
久于茲○此言命雖在天而建立之繇我欲其
匪勉以赴之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

書傳會要

卷之五

三

眾爾無其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敷布歷盡言無不吐露也朕志卽下文所言是
矣意遷國訖前日浮言之徒必有倡爲事後加
以罪責之說者故告其無其怒而相率讒言者
焉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
于朕邦

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
遷成湯欲侈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以亳依
山乃曰適于山也降殺也亳依山處高而無浮

地之患故曰殺我凶德而成美功于我邦謂湯
繇亳而有天下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
民以遷

今耿爲河水圯壞沈溺湫溢民用蕩析離居無
有定止將陷于凶德而莫之救爾尚謂朕何故
震動萬民以遷乎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
承民命用示地于新邑

○言乃上天將復我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
書傳會要

卷之五

三

敢不篤敬恭承民命長有居處于茲新邑乎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繇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
賁

冲人盤庚自謂弔至也言我不與人謀至眾靈
者寔告以當遷我豈敢卜稽是背而不用以宏
厥光綦乎○賁有渙然之意言大綦已成章也
靈各是一句猶言各靈卜筮爲眾靈中之一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
相爾念敬我眾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
之保居叙欽

隱痛也相官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于心哉予其懋簡相爾授賢任官而念敬我之民眾也若好貨而總貝王者朕不之任惟敢敬而生生民之窮困與夫謀猷者而保父其所居吾則叙而用之欽而體之也○隱痛一時遷居流離失所之意簡相皆用也簡用者誰惟敬念我眾而已若黷貨者朕無取焉鞠人謀人蓋當遷徙之時因窮奔走皆所難免有能保其居者即念敬我眾者也叙之欽之疇曰不宜

書傳會要卷之五

四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實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羞進也今我既進而以朕志告于爾其若與否罔有不敬蓋至此而戲怠之心化矣汝其無聚寶貨而自爲生殖但當敬布生民之德堅任一心永久而不替焉可也○若不亦泛詞似即爾等之意蓋盤庚時或好利以成風故屢戒之說命上高宗命傳說之言也傳姓說名傳嚴在

虞虢之間傳說因版築于此故高宗命以爲氏○首章亮陰二字先儒以爲閔

默也恐與下文弗言句重複蔡傳引鄭氏作梁闇梁又訓相闇又訓廬似亦牽強愚意宅憂之所必係幽闇如坐苦枕塊之類正與高明爽塏相反耳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君薨百官總已聽于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群臣以其過于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

書傳會要卷之五

五

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爲法于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以爲法式王言一出則人有命之可從矣倘嘿嘿不言則臣下何所稟承哉至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唐用也高宗用作書告喻群臣以不言之意曰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淵嘿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乎○恭默思道誠與天通故有良弼之夢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

審詳也謂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
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傳巖詳見篇下築版築
也猶今傭人受直而作工者肖似也說在傳巖
而人訪得之與所夢之形宛相肖焉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
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
大旱用汝作霖雨若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
疾弗瘳若跪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
書傳會要卷之五
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
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既得傳說于是立以為相而置諸其左右
乃命之曰爾其朝夕納誨以輔朕德若治金之
于礪石濟川之于舟楫歲旱之于霖雨其所須
豈不甚切矣乎爾其開示乃心而無隱俾予得
以涵濡于義理焉倘非然者則若藥之弗苦口
而疾何以愈若跪之弗視地欲免于傷必不得
矣爾及乃僚屬各全心以盡匡救于我俾我循
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歟復歟

息而言其尚敬予之命而思維有終于勿替也
○瞑眩亦不必以藥毒說但苦口之物食下自
有一段悶墮之意

說役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
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傳說答曰木從繩后從諫繩非求于木而木自
求之也臣非求于后而后自求之也后果能克
聖而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矧諄諄命之如
此敢不敬順其美者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
惟以亂民

說受命總百官冢宰之職也后王天子君公諸
侯也治亂曰亂說歎息言明王奉若天道建邦
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
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逸豫之
謀已也蓋天生民不能以自治寔使君長而為
之計治安焉耳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者無德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于公則臣下皆敬順之而民亦從治矣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發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防衛也輕動則有召戎之憂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于在笥者何可以濫施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于省躬者何可以濫及王惟于賞罰命令之間而戒慎此四者惟允而克明焉庶政治

書傳會東

卷之五

說命

聖

罔不休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庶官治亂之原也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善當理之謂時合宜之謂慮國難當乎理然見諸運用尤必及時而無過不及也夫既慮善而動以時矣豈可自滿假哉苟自有其善則已怠于勉旃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我效力而功廢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咎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惟事其事而加之意始不周章而有豫備之具惟有備則雖或意外之來而不爲患矣尤慎勿開寵幸之門而招乎外侮與勿以過誤爲耻而

書傳會東

卷之五

說命

聖

遂已之非也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居者止而安之之義安于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安于自然則其心醇一而不雜政事因之矣政事莫大乎祭祀以事神也然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淆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王曰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言美也王曰有味哉說之言也信可以服行而無疑矣使汝若不善于言則我亦何所聞而行

之哉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爲得于耳者非難行于身者爲難若王信不以爲難而允合于先王之成德則其爲先王也亦易易矣而說猶有所不言豈能定于厥咎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盤厥終罔顯

書傳會要卷之五

說命下

聖

甘盤臣名高宗言我小子舊學于甘盤已而在位盤乃遷于荒野俾予就學之無因矣予後又入居于河自河徂亳蓋遷徙不常者焉夫無定居則學無成功所以終不能有所發明也○甘盤遠遯不欲自居爲天子師也自河徂亳乃高宗卽位後事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訓于朕志欲其不苟所之也酒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猶夫人君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

德也爾其左右以交修予而勿之棄予亦能行予之言而無所踰越矣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說乃稱王而告之曰凡人所求于多聞而不貴寡陋者是惟阻勉以立事而已然必學于古昔帝王之訓而深識乎義理然後有得倘古訓是遠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之所聞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敬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書傳會要卷之五

說命下

聖

王惟爲學之道謙抑其志而不自滿假時敏于行而不自懈怠是則虛以受人勤以勵已而德之修也日見其進矣王其篤信而深念之則道積于躬有不可以一二計者學之爲可已哉然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作之君作之師而學亦思過半矣王惟念念終始常在于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又言德鮮修于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是故選

先王之法而遇者未之有也。倘能盡成憲而無愆，則說用能敬承王意，廣求俊乂，列于庶職，而輔佐王以出治矣。此見君身爲用人之本也。王曰：嗚呼！說匹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風教也。王以天下之仰德歸功于說，有以風之也。然人必手足脩而後成體，君必良臣輔而後成聖。朕所資于爾說者豈少哉？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書傳會要

卷之五

高宗

宋

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保衡卽阿衡，亦如宰相曰政府是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予不能致其君于堯舜，若撻之市朝，不勝其愧耻，是自任之重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上帝。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美于我商家也。

惟后非賢不父，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君非賢誰與共治？賢非君誰與祿食？君臣相遇。

之難如貴爾，其克紹乃君于先王而永保百姓，說乃拜而稽首曰：說雖不敏，我天子一人之美命敢不對越而奉揚之，勿替哉。○食者祿也，敬其事而後食，是此食字。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彤者，祭之明日，又祭以禮享尸也，不曰享而曰祭者，尸猶有鬼神之道也。高宗彤日者，高宗彤祭禘廟之日也。雉鳴也，于彤日有雉來雉，所以爲異，此史官之詞。

書傳會要

卷之五

高宗彤日

宋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先格王，卽先王也。正厥事者，正高宗之事也。訓詳下文，正之實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命絕。

○乃訓者，先王之垂訓也。義，理也。典，常也。言天監視下民，禍福一毫不差，其能典厥義者，則降之永年，綿國祚于無疆矣。間或有不永者，非故欲夭折之也，乃自行非義而中絕其命耳。天何容心哉。○下文昵字，與此義字相反，似高宗于祖。

禍之累畧分親疎厚薄于其間故以災異示儆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
台

○不若德謂不順于德不聽罪謂罪過之集而若
罔聞也孚命亦不必指定以妖孽為符信但天
監在上孚信其命令于不爽而欲救正人君之
失德也乃曰其如台是天默默示之而我明明
以拒之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言王之職主于敬民敬民即所以敬天而為天

書傳會要

卷之五

高宗皇帝

辛

之嗣矣豈可專主祭祀而獨豐厚于所昵者乎

○昵謂禰廟也尸子曰不避遠昵註云昵考也

可以互見惟豐于昵則薄于遠意在言外矣然

而高宗因災致懼側身修行卒為賢君也

西伯戡黎 西伯文王也史記文王脫羑里之

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鉞鉞使得專

征伐為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為不道于

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

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

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說見篇下祖伊祖已之後奔告自其邑奔走來
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
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
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
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祖伊言天將窮我殷命格人元龜皆能預知禘
禘者罔敢知吉甚言凶禍之必至也此非先王

在天之靈不保佑我後人乃我後人淫戲無度

書傳會要

卷之五

高宗皇帝

壬

用自絕于天耳我既用自絕故天棄殷而不得

享其康食饑饉荐臻所自來也乃王不度上天

之性而廢壞常法猶夫故焉今我民罔弗欲我

殷之喪邦也曰天曷不降之割而威命何至今

日而不篤信乎今我將離散王其如何言紂

不復能君長予也○不摯猶言泄泄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

多忝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

戮于爾邦

紂無悔過之意而委命于天祖伊乃退而言曰

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命于天耶蓋必與天同德者而後能委命之也紂既如此殷之喪亡其無日矣如汝所爲之事豈能免戮于商邦乎其言亦可謂痛而且切矣○功訓作事古人以事計日今之鄉民猶稱幾日爲幾功也指乃功者猶云指日可到耳

微子 微圻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謀于箕子比干史錄其問荅之語如此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

書傳會要

卷之五

學

五

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弗或亂正四方言紂不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言我祖成湯致功陳列于上而丁孫沈酗敗亂其德于下何以能正是四方哉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帥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與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上而卿士師帥悖違于法度甚至罰及無辜非所常獲之

罪而罪之者小民不堪乃相起而爲讎敵土崩民散我邦淪喪之形茫無畔岸不啻若涉大川然夫何以使殷之喪亡也乃至乎今日乎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

曰者微子更端之辭何其助語也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若此今爾默無指示告我以顛隳隳墮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也

書傳會要

卷之五

學

五

父師若曰玉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弗其耆長舊有位人

此下箕子之答詞王子指微子也言天毒降災害于我其方興而未艾哉故紂之沈酗而不改也乃罔畏其所畏而老成舊有位之人一切皆弗棄之卽武王所謂播棄黎老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犧牷牲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爲殷民攘竊而去乃不之懲究用相容隱其將能安食而無災乎吾知其不免也○此與春秋書魘鼠

食郊牛角意同

降監殷民用乂讎欽召敵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

上天下視殷民凡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欽之事夫上以讎而欽下則下必爲敵以讎上上下下相讎而不怠息實人主有以召之故曰合于一也所以然者以民之多窮瘠而無所告愬耳非上召之而誰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刺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隤

書傳會本卷之五

微子

王

我與子皆宗臣休戚相關者商今有災我實當其敗矣國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于他人之理爾當以去爲道我所舊云宜立子者又恐以害子也子若不出則我商家宗祀始顛隤而無所託矣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我與子各當自安其義之所當然而獻之先王期于無媿子則行矣我欲安之乃不顧與子偕往也以見箕子之不宜去也○自獻先王猶云質之鬼神而無疑也微子之遯必有以善匿其

形踪者故周武王克商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而不及微子也又封武庚以奉湯祀亦未及微子也及武庚以叛誅則帝乙之嗣斬矣微子于時始出而後受封于宋所謂勿顛隤其宗祀而自獻于先王者以此

書傳會本卷之五

書傳會本卷之五

微子

王

書傳會衷卷之六

閩中後學李全謹輯

周書 周文王國號在今陝西鳳翔府之岐山

縣後武王有天下而遂因之書凡三十

二篇

泰誓上 泰大也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

其大會諸侯于孟津因以大誓名焉孟

津縣名在河南府城東北七十里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書傳會衷卷之六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武王代文王

爲西伯何以稱卽位亦後來史氏追稱之也友

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

士衆士也武王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齊

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

元后作民父母

夫萬物資天地以生則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

天地生物而厚于人故人爲萬物之靈天地生

人而厚于聖人故聖人得聰明之至然聖人之

亶聰明爲元后者何以惟欲其推天地父母斯

民之心而令之各得其所而已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

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官室臺榭陂池侈服以

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剗剔孕婦皇天震怒命

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

受殷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失爲民父母之義

也沈湎溺于酒冒色溺于色暴虐溺于刑罪人

以族一人有罪連及親族也官人以世不擇賢

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官室臺沼游觀服

飾之具皆民力所供紂以奢侈爲事而萬姓必

受其殘害者而況于焚炙忠良以殄善類剗剔

孕婦以干天和乎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奉天

威以除邪虐乃大勲未就而文王崩紂之惡益

日甚一日矣○問文王以服事殷何云大勲之

未集乎曰文王伐崇戡黎俱是與紂同惡者伐

二國正所以儆戒紂也使紂知儆而反邪以從

正勲莫有大焉者矣故下文曰觀政于商亦觀

其懲改與否也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

懷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
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紂既爲惡不悛復恬于居處而廢上帝神祇宗
廟之祀凡犧牲粢盛以供祭祀者皆一空于凶
惡盜賊之手而置之罔聞紂之慢神如此乃恬
不知悔尚曰我有民社我有天命其誰信之
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
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天助我民立之君以長之立之師以教之君師
之職非他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四方也則

書傳會要

卷之六

卷之六

三

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予亦惟天是聽曷
敢有一毫踰越于心者乎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
臣三千惟一心

力同者度德德同者度義此古兵家之言也紂
臣雖衆而其心異我臣雖寡而其心同心同卽
爲義矣爾諸侯度于二者何居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
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
衆底天之罰

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
其罪豈不與紂均乎予小子是用蚤夜敬懼不
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
有衆致天之罰于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
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禩文考卽禩也冢土卽社
也類與宜皆祭名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
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下民至卑天矜憐之民有所欲必俯從之茲民
欲亡紂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蕩其邪穢

書傳會要

卷之六

四

俾四海永清此固天人合一之時也胡可失諸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
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河朔河之北也卽史稱河陽城者是狗獠也西
土者西方諸侯率其眾以從武王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
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羣老昵比罪人淫酗
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尙權相滅無辜額天穢
德彰聞

惟日不足言終日爲之而猶以爲未足也紂之
力行敗度之事正所謂爲不善惟日不足者也
老成人而播棄之有罪者而比昵之淫于醜肆
于虐臣下亦化其惡互立朋黨脅上權命以相
誅滅流毒無辜之人呼天告訴其腥穢之德日
以顯聞于上帝又豈容誅者哉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
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言天惠愛斯民爲人君者當奉承天意而行之
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而黜降

書傳會衷

卷之六

卷之六

五

乎夏命也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
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雖遠在彼
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
必克

浮過也元良微子諫輔比干剝喪賊虐即微子
去比干死也已有天命即紂荅祖伊我生不有
命在天之類謂祭無益三句舉紂之所爲而推
言之也有夏多罪天既降黜其命茲所鑒視初
不在遠夏桀是矣紂罪又過之天其欲以我安

民乎以我之夢協之于卜重有休祥之應故知
伐商而必勝之無疑也○襲者重合之義以夢
協卜故曰襲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衆也亂治也紂皆離心離德之衆而豈若予
之同心同德者有亂十人哉然紂非無至親也
不如我周之仁賢而可恃耳○周親即微子箕
子比干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

書傳會衷

卷之六

卷之六

六

人今朕必往

言天在上視聽必因乎民今使百姓被紂之風
而陷于有過者朕使之也予一人其曷克辭往
而征之矣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
光

揚我之武侵彼之疆取獨夫紂而功伐侈焉今
日豈不於湯之伐桀也愈爲有光者乎蓋紂之
惡甚于桀故伐紂之功侈于湯之伐桀也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

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夫豈以紂爲不足畏而執言曰非我敵也乃其百姓離心視我師之至懍懍歸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稽顙至地也彼民心之歸我如此我尚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能長世哉○罔或無畏二句是反起之詞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書傳會衷

卷之六

泰誓下

七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六師天子之師史臣紀述之言如此武王是時未備有六軍也王曰天道至顯善惡各以其類彰著而不可掩今紂以人倫之常道爲可狎侮而荒慢怠忽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其能逃天之顯鑒乎

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紂冬月晨見涉水者謂其脛耐寒而視之比

于強諫紂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使剖比干而觀其心曰恣刑威以殺戮爲事而毒病乎四海其于臣下之姦回者信任之爲師保者放黜之坐棄典刑之善而囚正士之身且郊廟不修以慢神祇祖考技巧競作以悅女子婦人故上帝弗順之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嚴行天罰于紂哉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紂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

書傳會衷

卷之六

泰誓下

八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古語曰民心何常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今獨夫紂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父子兄弟世與爲讎者也樹德則務其滋長除惡則盡其本根此二句亦古語武王引之喻紂爲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予小子大以爾諸士而殄滅乎仇讎洩衆心之憤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言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示勸不迪則當顯戮示懲爾胡不勉之哉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
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
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日月照臨謂文德之輝光也多方即四方紂有
天下其方土非不廣而民去之我文考之德光
顯于遠近則豈不尤大于紂之多方乎此即予
有亂臣十人勝于紂之億萬人也無罪猶言無
過無良猶言無善善則稱親過則歸己禮所宜
然也誕受多方商周之不敵久矣此猶以勝負
爲言武王聖人也其切臨事之懼如此

書傳會東 卷之六

九

牧誓 牧地在朝歌今河南衛輝府治之南武

王軍于牧野迫紂近郊復爲此誓

時神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

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昧爽者將明未明之時聯與明交也鉞斧也以
黃金爲飾故曰黃鉞旄軍中指麾白旄則見遠
也逖誰訓作遷亦有適往之意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
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
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亞次旅冢亞者卿之貳
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
者千夫長百夫長以所統士多寡而言庸蜀等
皆近周西都即八百國中之數也戈戟千盾矛
亦戟之屬而獨長二丈戈短故言稱稱者人執
以舉之也楯則金以捍敵故言比矛長立之于
地故言立凡此謂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
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

書傳會東 卷之六

十

遭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
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
姦宄于商邑

牝母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爲妖
孽而家道索然矣婦謂妲己此即牝雞而晨者
也紂惟妲己之言是聽故廢宗廟之禮蔑宗族
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逋逃之人尊崇而信使之
以爲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而姦宄乎商邑
蓋其背棄倫理流毒無窮有如此者○祭祀所
以報本故曰不答不迪猶云不使也王父豈乎

尊者毋弟暨乎親者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不過六七而卽止焉以整齊也此告之坐作進退之法攻殺擊刺之方也貔亦虎屬我將士尚如此諸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邦有能奔來降者勿迓擊之

書傳會要

卷之六

十一

以勞役西土之人也若爾不勉于前所云則爾躬有戮哉

武城 史記武王往伐商畢而歸獸祀群神告

群后與其政事共爲一書篇中有武成

二字因以名篇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苑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死魄言月之魄死而復蘇也旁者朔之次日也

越翼日者又明日也周鎬京在今西安府咸陽

縣南故昆明池北之鎬陂哉始也始生明者月之三日也豐文王舊都在今長安縣西北豐水之上桃林陝西潼關以至河南閿鄉縣界俱是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周廟周祖廟也豆木豆蓬竹豆皆祭器也駿速

書傳會要

卷之六

十二

也柴望皆祭名言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之君皆速奔走執事以助祭祀也既告祖廟越三日乃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蓋踰近而遠自親而尊云生魄既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于周受命蓋武王新卽位諸侯百官率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

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后稷始封于邠故曰建邦啓土曾孫公劉能修
后稷之業耆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
邠人信之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于此
王季克勤其家以繼太王之烈至于文王厥功
成矣大膺天命以撫四方諸夏大國畏威而不
敢抗小邦懷德而獲成立蓋自爲西伯專征凡
九年大統未集而崩然文王之志未嘗不欲一
日安天下也予小子敢不祗承之者乎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

書傳會要

卷之六

武成

主

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
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
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
率俾

有道猶言奉天道大正卽湯誓不敢不正之正
逋逃主多罪而逃亡者之所歸也如魚之于淵
獸之于藪皆其所萃集處仁人德足以安天下
者實天之所生也仁人既得斯可承上帝而遏
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夷狄無不起而率從者
矣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綴厥士女惟其士女能厥玄
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言我敬天之定命東征紂邦而安其士女士女
喜周師之來皆以筐篚盛其玄黃之幣而明我
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
我大邑周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
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
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

書傳會要

卷之六

武成

主

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間散鹿臺
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有神卽山川之神也爾神而不能助朕以濟兆
民則爲神之羞矣既戊午乃渡師孟津之日也
又越五日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
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正所以形容之
也甲子昧爽紂果率其如林之旅會于牧野亦
旣雄矣然皆離心離德無有欲與我師爲敵者
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蹂躪遂
至血流足以漂杵何其甚也武王之師自不血

所以一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反紂政之暴虐而率繇先王之舊章箕子爲紂所囚則釋之以訪道也比于爲紂所殺則封之以表忠也商容亦當時之賢者必過其廬而式之以示敬也鹿臺之財鉅橋之粟皆紂歛民膏脂而積之于無用者乃發而散之以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有不欣然悅服者誰乎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爵五公侯伯子男也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

書傳會纂 卷之六 武城

圭

子男五十里也建官惟賢不備員數也位事惟能不拘世類也重五典之教以故人倫與三事之設以資民用厚其信明其義有德者尊之有功者酬之而天下自治將垂拱之盛復見于今日矣○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之倫也三事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也惇篤其信使人不趨于詐明曉其義使人不惑于利崇德使知所以尚賢報功使知所以勸忠數者皆致治之要也先儒謂末章仍史官之詞非武王語中語讀者詳之

洪範 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

以洪範陳之按禹治水河出洛書禹法而陳之爲洪範然則洪範發之于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者歟○洪大也範卽篇內皇極是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箕國名子爵也商曰祀周日年箕子稱祀不忘本也訪者就而問之志不臣也蓋洪範非武王則無可傳者矣故謂箕子傳道則可臣周則不可

書傳會纂 卷之六 洪範

夫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叙

騭定也居訓止字猶云止其所也武王言天子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而爲之相合其居止俾有所依歸然而日用常行之道卽寓焉我欲教斯民而叙之卒不知其叙之之法謂何子以教我○彞倫卽下文洪範之九疇也意箕子在商潛心此學殷滅之後武王恐其無傳故訪而問之○按書傳會選引註疏王肅以陰騭下民一句爲天道相協厥居以下爲民事未免割

截文氣不如依蔡傳爲正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疇類也言治天下之道其類有九皆洪範中所載也箕子之荅若曰洪範九疇原出于天自然而然非可以牽強附合者水爲五行之先鯀逆水性而湮塞之是以汨陳五行故上帝震怒不以畀繇此彝倫之所爲斁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爲洪範九疇此

書傳會東

卷之六

洪範

七

彝倫之所爲叙也彝倫之叙卽九疇而外安施哉○禹治水至洛天錫禹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九禹大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爲九類如下文所云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

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

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于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又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息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

書傳會東

卷之六

洪範

八

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孰有加于此哉○九疇蓋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惡故第一五事又參之于身故第二一身既修可推之于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于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以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敬五事厚八政修五紀乃所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如之蓋五行之體水竅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

書傳會衷

卷之六

卷之六

九

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

性而其生生之德莫盛于此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爲性也故不言曰而

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于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

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叙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叙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又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問思何以屬土曰土屬脾脾主意土無定位意不

書傳會衷

卷之六

卷之六

十

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故曰思通土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爲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王氏曰自食貨至于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徒司空司寇者言官則

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蓋互文也

四五紀一日歲二日月三日四日星辰五日曆數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五紀之次歲統月月統日日月行于星辰曆數總此四者故歲爲始曆爲終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書傳會要

卷之六

主

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而天下君臣父子兄弟長幼皆于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微一言一動之細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斯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于上非徒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順適于五行之內亦歲時若而已民既時若而拱汝極則君常安可永保

之而立極也故曰錫汝保極是民錫之也不然民將有天闕之患將誰錫哉○時卽五行之時也皇極有虧則朝廷無福德而雨暘不時五穀不生疫癘時作災禍並至而民生欲與時消息焉難矣二錫字是一予一荅之意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愆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執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盡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享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書傳會要

卷之六

主

此皆建極之事亦承上接下言也庶民統夫有位無位者不必分其爲有位其爲無位蓋此章重在極而不在位也極卽德也民無淫僻之朋私比之德則惟人君樹之表耳凡有謀爲執守者是才與懷合者也汝則勿忘念之自然登諸用矣其有未協于極而所行寔無過差者是才未足以運其懷者也汝安可棄之且霽其色曰汝勿慮也予所好者惟德耳有德未有不蒙福

者也如斯之人亦可造就而惟皇之極矣汝慎
無虐乎乳獨而畏高明尊顯者人之有能有為
不足多也必使登進其門則邦有正人扶之而
昌矣凡此正人為善不足而日富有者汝苟弗
能任使但使好于其家若國不能好而家好之
焉則時人無以保乂之而受其辜矣苟無好德
之人是即淫僻朋比而偽為高明者也汝雖以
為可使而錫之福其必為汝之咎無益而反害
者矣吁可畏哉○庶民錫君以福錫汝保極是
也君錫民以福好德任使是也

書傳會要卷之六

堯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
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
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人君而審乎此則凡我庶民誰為偏而不中陂
而不平者乎惟遵于王之義而已誰為作好作
惡而任情失正者乎惟遵于王之道路而已誰
為偏黨反側相因不已者乎惟見王道之蕩平
正直而已王道者即皇極之謂也民既日遵于
王道則不約而同自會于有極不呼而至自歸
于有極矣○會極歸極即上文錫汝保極也

日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
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日天子作民父
母以為天下王

曰起語詞即更端之謂蓋民既歸極則皇極之
敷布即典常也即訓誥也而庶民無訓惟于帝
乎是訓耳民既于極之敷布而是訓是行以親
近帝道之光華信乎為天子者能父母斯民以
為天下所歸往也此即會極歸極之極至也敷
○有德則輝光之發越蓋誠中形外之不可掩
者庶民於極是訓是行斯帝道親被于厥躬矣

書傳會要卷之六

堯

即四方風動黎民于變時雍也言庶民不言有
位者庶民如此有位可知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
疆弗友剛克熒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正直剛柔三德也正直之用一其為平康不陂
不危斯為正直而已矣剛柔之用四其曰疆毅
弗阿之謂剛和柔委順之謂柔此介然之體也
其沈潛而恐流于巽懦者宜用剛高明而恐流
于亢忽者宜用柔此調劑之妙也合之而謂三
德也○克字亦不必訓作治有勝之之意猶云

屬剛一邊屬柔一邊以多處言耳是因不足而勉其多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人君而備斯三德則操威福之柄以鼓舞天下而且享其玉食之奉其誰曰不宜若爲人臣而作威作福玉食是僭也清寧之世無有出此者矣倘或出此而家之凶害隨之將舉國之民

書傳會要

卷之六

洪範

圭

反側頗僻而不安其常以越分敗紀者矣得謂之歸極乎哉○福威權也玉食禮也福威而必言玉食者蓋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十五占川二衍志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稽考也言考正疑惑必當擇選堪爲卜筮之人立之使之從事焉蓋非至公無私者不能傳著龜之意也故以卜言之曰雨者如雨也其兆爲水霽者開霽也其兆爲火蒙者蒙昧也其兆爲

木驛者絡繹而不屬也其兆爲金克者交錯而相勝也其兆爲土是卜兆之不同如此以占言

之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正卦爲貞之卦爲悔是占值之不同如此之七者卜居其五占居其二而可以推衍人事之過差矣然恐一人之見爲未周也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而善鈞者從眾焉其又慎重如此○問貞悔之義京房解謂發爲貞靜爲悔何居曰占家以內卦爲用事蓋問者之來意也外卦爲值以其禍福之決也來意方發專一之至故謂之貞禍福始定故有悔焉卦

書傳會要

卷之六

洪範

圭

有元亨利貞故取貞字爲主爻有吉凶悔吝故取悔爲決也正卦卽本卦之卦卽變卦變卦以本卦之某爻動爲主故又以正卦爲貞之卦爲悔貞是體悔是用貞是起悔是成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雖龜筮至靈不能外焉故汝有大疑難則以心爲本而謀及卿士庶人次之卜筮又次之未可專決之著龜也自此已下皆重人謀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人從是謂之大同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

故有一事焉汝謀之于心以爲可而龜筮卿士庶民僉以爲可是之謂大同矣慶集于身及其子孫所必至也大同是盡叶于理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千人用靜吉用作凶

然謀亦不能以盡同者如汝與卜筮從而卿士

書誅會東

卷之六

主

庶民否或卿士與卜筮從而汝與庶民否又或庶民與卜筮從而汝與卿士否已上皆吉而可行者也若汝與龜從而筮與卿士庶民俱否似乎不可以舉事矣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內事而可作而于外事爲凶也倘龜筮共違于人則是明告之以不吉矣寧守靜無爲勿妄作以取凶也蓋至是而稽疑之事始備○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征伐之吉凶視諸祭祀之禍福自不可以同日語也筮短龜長者以筮假枹操用力頗多而龜兆一灼便成更自

然也筮龜二者俱無心中微較有短長耳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蕪

徵驗也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少也叙者應節候也五者兼備而至各有候無過不及則庶草皆蕃盛矣其他可知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亦五行之叙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

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

書傳會東

卷之六

主

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烝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凡雨暘燠寒風之類貴時時者無過不及之差也若太多則無節過少則不稱皆足以取凶也故其曰休徵則在人爲肅又哲謀聖之五善在天爲雨暘燠寒風之各以時矣曰咎徵則在人爲狂僭豫烝蒙之五病在天爲恒雨恒暘恒燠恒寒恒風之不以時矣有是人事斯有是天道其將徵之人乎徵之天乎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歲月日以尊卑爲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小大言之惟所總愈多則其徵驗愈遲遲故大速故小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夫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之不失其時則庶

書傳會要卷之六

主

穀登治事明俊杰章顯而家用平康其效種種如此休徵所感也倘不然者則穀爲不登又爲不明俊民處于側微而國家亦因之多事矣此咎徵所致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星至繁喻民至多從者經歷之處亦順從之謂也夫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也日極南至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

婁則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夫日月星辰風雨四時之好尚相從與夫經度次舍一毫不爽是在天且有庶徵矣而況于人乎況于五行乎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書傳會要卷之六

主

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豐稟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凡此皆謂之福即衛用之數也○問好德是自己事何以亦謂之福曰薄福之人雖欲好德樂道而不能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凶者不得其所也短折者橫夭也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凡此皆謂之極極者猶云窮極焉爾即威用之數也○篇中五行天之綱也

五事人之綱也八政人之紀也五紀天之紀也此四者皆道之體治之所繇出也三德決于人也稽疑決于天也庶徵驗于天也福極驗于人也四者皆道之用治之所以成也合而言之皇極爲綱八者爲紀蓋皇不立極八者誰舉之哉此洪範天人相感之要也

旅獒 旅西方蠻夷之國名也犬高四尺曰獒時西旅貢此犬而武王受之召公奭懼其有侈心焉乃作旅獒之訓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書傳會衷 卷之六 洪範 圭

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此史臣叙事之詞通道者其道路大通無梗塞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卑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四夷因明王之慎德而遠邇來賓各獻其土地所產之物惟是服食器用之有裨益者而初無奇異也然而王不私以爲己有乃昭德之所致

者于異姓之諸侯俾益供厥職而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俾益展厥親要之物亦何足貴之有惟以德爲物斯可貴矣○慎德卽下不狎侮所云是也服食器用內已有寶玉在耶德之致亦含寶玉俱有了但同姓相親其所分錫寶玉較多耳人不易物卽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之意易本字讀不必作異猶言一般是此物件惟有德之物斯足尚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德盛已下文俱一氣難以分章但詞指雖轉亦俱暗形旅獒上說如盛德者不狎侮人以獒爲好而立于殿廷之上人獸同居卽是狎侮之也人而受侮皆離心離德矣豈復輸其心力以盡忠于我哉且耳目玩好一爲所役則庶務皆邪罔克從正是爲玩人與物喪德與志之漸也夫

志以道而寧乃不妄發言以道而接乃不濫受
今王旅葬之受于道何居不惟無益而且害有
益不知賤物而必害民矣犬馬已下方指山旅
葬而明言之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
仞功虧一簣允廸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勤字猶言朝夕兢兢在念也受葬細事耳久之
將爲大德之累而爲山九仞以一簣喪功可不
戒哉王惟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厥居而王業可
永永不墜矣

書傳會要

卷之六

禮

三

金滕 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
根本搖動而不可收拾故請命三王欲
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如
此○滕緘也金滕者言以金緘封其櫃
勿令開也按金滕之價乃周家藏卜筮
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于冊既卜
則納冊于匱而藏之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二年言其克商之未久也時成王始生五年弗
豫猶不豫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于南方比而周
公立焉楹壁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古者國有事卜則公卿百執事咸在誠一而和
同以聽卜筮故名曰穆卜武王有疾太公召公
欲卜于宗廟而致禱先王周公恐或以此搖動
人心于是權其詞曰未可貽我先王憂也公乃
自以爲事而築壇者三皆同一處而南向已乃
北面立焉盟璧秉珪乃告于三王其謹誌如此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
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
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
事鬼神

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武王也臣不敢斥君
之名而曰某虐疾言以疾爲害也若爾三王是
呼之而望其救也如疾痛則呼父母之意蓋武
王爲天元子則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
可令其遽殞也如必不免則請以旦代某之身
且予之德若文考然能多材多藝可備鬼神之
役而武王則不能矣故寧以旦之身代之也○

○此語卽人雖勿用山川其合歸之意亦通周
公誠意懷篤以庶幾其萬一在桀耳曰仁者考
者文王已在天故周公言其德似之也武王但
言不能多材藝者非可謂武王之不德也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
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
亦永有依歸

言武王乃受命于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
方者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土俾遠近之民無不
敬畏又歎息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我周之大
書傳會要卷之六 金縢 三五

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者重
其事也前言武王之可以不死此言其不可以
死

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其以璧與珪歸俟
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卽就也歸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璧
與珪言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
墜雖欲事神而不可得矣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
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

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
乃夢

三龜三人所卜之龜蓋古者卜筮必立三人以
相參考也習重也卽習坎之習言其重童皆吉
也公乃開籥而見卜兆之書無不吉也體卽兆
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乎我新受
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卽歸俟之
意一人武王也三王能念我元孫武王使之安
也○先儒因新命于三王卽疑上文能多材多
藝以事鬼神非指天言然亦不必如此拘泥古

書傳會要卷之六 金縢 三五

若人君祀天地必以祖考配享其有所禱十天
地亦必藉祖宗之靈以爲之請蓋天至尊不敢
唐突而祖考至親始可以情告也謂新命于三
王卽新受命于天可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
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
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
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誦公

武王在位八年而崩時成王已十歲矣周公尚
不免于流言則已前武王克商二年之疾周公

金縢致禱豈獲已哉辟法也非訓作述周公
東正爲法受罪處錫京在西自周而殷卽爲居
東曰二年者見其時日之久也罪人斯得者知
流言之所緣起也公乃作鵠鵠之詩以譏武庚
不言管蔡者爲親者諱也史曰以貽成王者成
王因鵠鵠之詩而有感悟則此詩雖非貽成王
若爲貽王而作也故王亦未敢誚公當此時而
疑信相半雖未敢誚之亦未遂迎之

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
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

書傳會要

卷之六

金縢

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
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
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
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
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
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成王感風雷之變乃與大夫盛服以啓金縢之
書而將卜天變始得周公請代武王之事王大
感悟停止穆卜而稱公之勤勞王家予冲人之
人既所弗知天始震動明威以彰其德我小子

其親迎公以歸于國家于禮庶爲得之王出郊
天乃反風禾之偃者盡起歲以大熟其感應之
速如此二公命邦人凡遇大禾所偃之地盡築
之以示後人永爲誠也

書傳會要

卷之六

金縢

大誥 武王克商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命三
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
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討之因大誥
天下其言武庚而不言管蔡者亦諱親
也然篇內王官邦君等語則亦明指之
矣

王若曰猷大告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吊天降割于
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冲人寡無疆大歷服弗造
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猷發語詞吊恤服行造能也成王言我不爲吳

天所恤降害于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必待我
幼冲人嗣莫大之曆數而我所行多昏昧弗能
以明哲而導民于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也
矧言其能格知天命乎○大歷是一句弗造一
句哲迺民康暗指討叛而言成王意謂討叛安
民目前事理明甚尚迷昧而不決又何以仰承
天眷嗣守基業于無窮也此是通篇大指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責敷
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已承上語辭若涉淵水者狀其心之憂懼求朕

書傳會要卷之六

堯

攸濟者興其事之必成敷責者脩明其典章法
度燦然可觀敷前人受命者恢張前王之基業
俾無失墜凡此皆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
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
威用而不行討乎

寧王遣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
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蠶股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
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寧王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謂其克商而安天
下也寧王遣我寶龜以其能紹天之明而定吉

凶者予卽位之初卜其兆曰將有大艱難之事
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能以宴安是武庚未叛
之時而龜兆已預告矣及此果蠶蠶然而動其
有應驗如此且武庚以小有厚集乃敢肆紀其
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民然亦知我國有三
叔之疵隙民心皇皇不安故肆言我將復殷蔡
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若此章不析爲二則
蠶股小腆作一句較順小腆俗語云畧得過也
誕訓作肆亦發語詞

今蠶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

書傳會要卷之六

大略

甲

我有大事休朕卜彛吉

謂武庚蠶動自今之次日而民之賢者卽有十
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
也然戎者國之大事朕問諸卜乃三龜而彛吉
武庚在所必討○休字亦語助詞不必訓作美
收音弭訓撫字獻訓賢字十夫言其眾也十夫
同心質諸億萬人而合矣以賢者爲之倡也如
此雖不卜亦可決矧卜三龜而彛吉乎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
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通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

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官邦君室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官不違卜

殷通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群臣本通卜播遷之
臣也成王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而伐之然
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未可輕舉且民
不得安叛維武庚然亦在于王官邦君之室實
啓釁端不可不自反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
者皆謂不可征王官不違卜而勿征乎○害易
也此更端問難之詞王官邦君室指管蔡猶言
蕭牆之內

書傳會要

卷之六

大誥

聖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鯀寡哀哉予造天
役遣大猷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卹義爾邦
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
成乃寧考圖功

成王荅言我冲人亦永思其事之艱大第歎息
茲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人之所爲
皆天之役使今日之事天寔以其甚大者遺于
朕躬而且以甚艱者投之于我冲人固不暇自
恤矣然以義言之爾邦君多士及官政治事之
臣當綏予曰無過勞于憂戚誠寧可不成武王

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二恤俱訓戚
字有叛而不討是自貽伊慙也勿過勞于戚是
斷制而行勿憧憧往來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
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矜其相民矧亦惟
卜用嗚呼天明畏彌我不丕基

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共
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繇百里有天下亦惟卜
用所謂朕憂協朕卜饗于休祥是也今天相
斯民遘凶趙吉况亦惟卜是用夫上而先王卜

書傳會要

卷之六

大誥

聖

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乎故又歎息言
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益輔成我莫大基恭其
曷敢違也如此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
闕愆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
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
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愆我民若有疾予
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攸畢

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者亦憚征伐上
文考翼不可征是也故此復專呼舊臣而告之

日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
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闕者否閉而不通
恙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閉塞艱難固家
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安敢不極卒武王
所圖之事以閔廓我教化哉誘發語辭柴輔也
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爲寧主因謂其
大臣爲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爲可伐是天輔以
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于前寧
人而圖功所終乎勤愍我民若有疾者然實天
用之也我曷其不于前寧人所受于天者而畢

書傳會要

卷之六

聖

之乎按此謂不可不終畢寧王寧人之意言寧
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畢卽前止
極字考我民作成我民亦通成乎民者卽我之
所以成功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旣底法
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
肯穫厥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
卬救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

弗救

昔前日也言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

日思之矣洵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父旣底定
廣狹高下其子不肖爲之堂基况爲之造屋乎
以耕田喻之父旣反土而菑矣其子乃不爲之
播種况肖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所敬事
者也爲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
弗棄我之基奈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
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旣菑冷三監叛亂不能
討平以終武王之奈則是不肖堂不肯播况望
其肯構肯穫而延綿國祚于無窮乎武王在天
之靈亦必不肖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

書傳會要

卷之六

聖

禁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以撫存寧王之大命
也又譬諸爲兄爲考者有友之相攻伐其子與
臣僕尚可相勸以勿救乎兄考喻武王友喻四
國子喻成王民養喻邦君御事謂所養育之人
也○考翼卽上文之寧臣友字泛說但與我比
肩皆謂之友又與仇字相反但相親者爲友相
伐者爲仇也其勸弗救語氣一連下是以坐視
弗救而轉相勸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夷邦出哲亦
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

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猷人誕都寄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發語詞爽明也爽厥師之爽衆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于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于是時不敢違越法制而憚乎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我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與相攻于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爲不可征爾亦豈知天命之不可違越哉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

書傳會要卷之六

聖

之或違天命也○誕大隣與胥相伐害也胥伐

厥室言爲害之迫近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于前寧人也○武王伐紂而封武庚不忍絕之也武庚叛是自絕之矣惟其自絕故天亦絕之寧人者寧王寧臣之通稱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

弁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功其所指畫已定之疆土井如也豈可任其喪亂乎夫卜而不吉固將伐之况今卜而弁吉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乎不僭差也卜之所陳蓋如此按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衰觀則切至不能自己而反復終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

書傳會要卷之六

哭

以定天下之是非聰明睿知神武不殺者孰能與于此哉

微子之命 微國名在宋地今歸德府子爵也

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

史錄其誥命之詞如此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微子帝乙長子紂之同母兄也故以元子稱之崇德象賢謂其德既崇高而又能象先聖之賢者則使之統承先王之祀且修其典禮文物俾

勿廢隆以作賓于我王家而待之以不臣焉且
與我國同其休美而長世于無窮也如此○問
微子既長何以不立曰其母爲妃時生微子爲
后之日生紂也或曰帝乙欲立微子史臣佚乃
執言不可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
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端
言其深也言湯之德如此天乃眷佑之受命撫
民俾以寬代虐而功被當時澤垂後禩其所及

書傳會要

卷之大

大略

里

若遠矣○後裔指微子言茲謂殷嗣之不宜絕
也

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懷克孝肅恭神人予
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欽下民祗惕庸建爾于
上公尹茲東夏

言微子踐脩成湯之道夙有令譽非一朝夕其
恪恭盡孝致敬幽明予嘉乃德曰信乎篤寔而
不忘也如此則上帝歆之下民和之用建爾于
上公之爵而尹茲東夏以亳在東故曰東夏也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

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
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此仍勉以往而敷布其明訓恪遵其服命率循
典章以蕃釐我王室弘乃祖範乃民永綏厥位
爲予一人之所依毗世世享德四海儀而象之
俾我有周永無斁焉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又歎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
所命汝之言也

康誥 康所內國名康叔之采邑或曰與微子

書傳會要

卷之本

大略

哭

之微皆謚也康叔名封文王之子武王
之弟封爲衛侯乃作此誥○問殷地武
王旣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何
以封康叔曰傳言以餘民封康叔豈非
封武庚之外又以封之者乎蔡傳云武
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爲邯鄲南爲鄘
東爲衛意邯鄲爲武庚之封而衛則封
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
之亂亦可見矣先儒鄭氏謂康叔初封
衛至子孫而并邯鄲愚意謂討武庚後

成王以邸鄘蓋康叔亦未可知也○金氏曰凡封于殷墟者皆監殷者也康叔年少不能任監之責故止云三監耳

惟三月生哉晚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蔡傳既以武王封康叔茲首叙事之聯又以周公攝政七年三月事則似大相矛盾矣然此章

書月而未書年當卽武王克商周公營洛之時也營洛既定而後封建是當日之施行次第故

書傳會要卷之六

兗

史臣叙此于封康叔之前耳始生魄者月之十六日也初基始定基址也鎬在西洛在東故曰東國洛作新大邑者建都立國也民大和會人心協和悉來趨役也侯男采衛以爵言百工士以職言播民和者因人心之和而敷布宣暢之也士卽大夫士之士不必訓作事士者民之望也見士于周則其爲人心之樂從可知矣周公咸勤倡率鼓舞之也洪大誥治言大作誥以安治之也按此特順本文而解然以召誥考之周公以三月十二日乙卯至洛先觀召公營洛規

模十四日丁巳行郊禮十五日戊午行社禮十六日己未初臺作樂計此五日內號召齊集相度區畫分配科條至二十一日甲子朝乃用書命庶殷諸侯丕作召誥所謂用書命丕作卽此所謂洪大誥治也如召誥傳中引春秋傳士彌牟營成周之類參以召誥日月應合洛誥冠以此九句方有頭緒強附之此全不相應其爲洛誥脫簡無疑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齔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

書傳會要卷之六

丑

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孟侯者五侯之長方伯是也明德慎罰是篇之大指然齔寡無告之人所易忽者文王不敢侮之卽此便有明德慎罰意在且庸庸用其所當用也祗祗敬其所當敬也威威威其所當威也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于理而已無與焉故其德顯着于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

邦漸以脩德至盤西土之人祐之如父冒之如
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
殪滅戎殷而大受其命萬邦兆民各得其理莫
不時叙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
得以在此東土也○殪戎殷武王之事稱文王
者武王不敢以爲己功也與太王實始翦商意
同東土西土俱以地言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通乃文考紹聞
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
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
書傳會纂卷之六 聖

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念哉今民是一句今民蓋衛國之民也念卽如
保赤子之意通述衣服勉汝念今民將在敬述
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訓也又
欲敷求商先哲王始能保乂乎民蓋民雖今民
而實殷之民也故又大遠求商之老成人以存
諸心而審諸訓又別求所聞所行于古先之明
王而康保乎民汝能務此則不隘于己私而弘
大于天德裕其身始不廢在王之命矣○衛民
被殷之德政深而遽以周官法度行之必有所

不安者武王識得此意故欲其述文考九敷求
殷先哲王老成人皆述文考事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惇彜乃身敬哉天長棐民情
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
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慙不慙
惇痛癢病也言視民之苦如疾痛之在躬不可
不敬也天命不常雖甚若可畏然忱信則輔之
而矯僞者不存焉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
尤至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
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

書傳會纂卷之六 聖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
者順于理勉者勉于行卽上文所謂往盡乃心
無康好逸豫者也○林氏曰致怨無小無大皆
足以召亂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皆致怨之
道此所以人君當盡其心也心盡則順理而勤
行不至于取怨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
天命作新民

服事也言汝之事惟在廣君上之德而殷民之
所欲安者從而安之如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

類夫殷民乃天命所視以去留人心所視以向背殷民得所乃所以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民也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青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謹罰事典常式用適偶時是也人有小罪非繇過誤乃其故爲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卽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于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說盡輪厥情不敢隱匿是罪雖大乃不可殺卽所謂有過無大也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劓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刑人無或劓刑人

有叙者刑罰有次序也刑罰足以制人之形而不足以服人之心惟輕重緩速不系其倫序斯刑章大明而足以服其心宜乎民之勅戒而勉于和順也汝誠去民之惡如去已疾則調治無所不至必盡棄其咎矣保其民如保己之赤子

則愛護無所不同民必康且乂矣夫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已而刑殺之劓刑之刑殺其大劓刑其小者也罪之大小各當于人非汝封之所得與烏可以不謹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誦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外事衛國事也止章樂言用刑此專言衛國之刑故以外事別之猶干文言外庶子外正也臬門柙有限制之義言汝于外事但陳列是法使

有司降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蓋衛居殷墟法多不中故提此言之又曰凡獄囚之要者汝

服膺而念之務以求其生自五六日至于旬時之久而大始斷之如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可以無憾矣

王曰汝陳時臬司誦茲殷罰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

次合遜順也申言敷陳是法與事凡有厥罰斷以殷之常法義之所當刑者而後刑之義之所當殺者而後殺之刑殺一準于義不可以刑奪

而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輕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于義而有時叙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輕喜之心生乃縱肆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殷之常法至紂時未始無弊故以義裁之尤恐其有私意叅之也乃欲盡順于理又恐其以喜心乘之也乃已遜而惟曰未遜如此則庶幾乎不敢輕視民命而稱慎罰矣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賈不畏死

書傳會纂卷之六

五

罔弗懲

已發語辭未其有若汝封申言其未可以汝心決罰也當如我之心如我之德乃能不昧于獄情耳因舉一端以例之曰凡人自犯罪爲盜賊姦宄殺戮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狠亡命者眾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固無不服其餘則非可以一槩論矣

王曰封元惡大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

友于弟惟弗慈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大慝卽上文之罔弗懲言寇攘姦宄固爲大可惡矣况不孝不友之人其尤甚焉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于如此苟不干我爲政之人而獲罪焉則天之與我

書傳會纂卷之六

五

民冀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在不赦之條也○問上曰殷罰此復言文王作罰者蓋殷罰之常也文王之罰則在乎傷倫滅彘亦因習紂之風而設也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懲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憂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矧外庶子以訓人爲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節信者乃別布條教道于譽弗念其君弗用

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于下我之所甚惡也
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率
以誅戮之可也由義者又文王之罰所未載也
已上皆言其不可不用刑罰者正以見罰之宜
慎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
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
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
人以擇

君長指康叔也言爲之君長者倘不能齊其家

書傳會要

卷之六

康誥

五

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
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
臣之厥厥君也哉汝罔不能守國之常法由是
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無忽忌則
不敢而其民常裕矣于是曰我惟有及于文王
則予一人庶幾悅懌哉此謹罰之終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
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
邦

爽亦發語詞言欲民蹈于吉康而免乎凶患我

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爲與
商先王相等匹也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
終不有以導之則爲無政于國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
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
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
罔于天

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卽文王明德慎罰也蓋
欲康叔以德行罰不以罰行罰耳言民不安靜
未能止厥心迪之者屢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

書傳會要

卷之六

康誥

五

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
在大亦不在多苟爲有罪卽在朕躬況曰今庶
群腥穢之德其尚顯罔于天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藝蔽時忱
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
不汝瑕殄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
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
誠大發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
遠汝之誅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

汝瑕疵而棄絕之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母以所享之國而自我殄絕爲矣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聞不可卑忽用安治汝民也又丁寧之曰汝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此因高乃聽一句仍囑以勿替敬典

書傳會纂

卷之六

康誥

无尤

典常也敬典者明德慎罰之標準也文王之克明德曰敬止慎罰曰敬忌要之母不敬三字盡之矣

酒誥 殷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殷之都邑其

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

誥誡之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明大命卽天命也如下文降命降威之類妹邦

地名因沫水以名之卽詩所謂沫鄉也穆考文王之序爲穆觀詩武王曰率見昭考則文王宜稱穆考矣肇國西土以宗周言文王時爲方伯故得以誥庶邦也毖謹飭也祀茲酒三句是倒文應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祀茲酒蓋天生我民其德至大時大祀以享之祀故用酒蓋言酒以祀天報德始得用之非以供人之沈湎也蓋酒爲穀之精而穀乃天所生人需之以食者必祀天而乃可用酒譬若牛以耕稼亦必祀

書傳會纂

卷之六

酒誥

六十

天而乃可率牛也若天降威我民則喪德喪邦勿論大小皆惟酒之故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罪也吾一酣酒天卽降威隨之可不謹哉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戒聽聽祖考之彛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小子疑卽武王自稱對文王而言之也武王欲教康叔故先言已之受教于文王也上文是教庶邦御事此則尙命武王而訓之故申明文王二字有正以官守言有事以職祭言旣以官守

職祭爲重則不得以酒爲常矣豈惟見在有正
事之在國中乎卽分土而出越在庶邦似可以
自由者亦必惟祀而後飲飲而以德將之無至
于醉蓋在庶邦則有山川社稷之寄故須祭祀
然下爲人民之所瞻仰尤必德將之勿醉也又
惟曰小子無迺我民其迺迺行也民非穀不生
穀非土不殖小子其惟土物是愛勿暴殄之以
供沈湎之用惟不飲酒則其心虛靈而善聽以
聽祖考之常訓無小無大其德則一汝小子勿
以飲酒爲細故而不知之謹也武王自述其受文
王之訓如此至下章乃訓妹邦而及康叔耳
妹士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
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
致用酒

此訓妹土之民言爲人子者爾之股肱當純用
其力于黍稷奔走田畝之間以事其父既長而
壯或有餘力用以貿易肇牽車牛遠事商賈以
孝養其父母遇二親有喜慶如祀壽迎祥之類
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
厚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與聽朕教爾大克觥
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
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
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教妹土之臣庶士有正庶伯君子是也典寔
也蓋耆惟君與飲食醉飽克羞饋祀與自介用
逸語意一正一反俱相類蓋耆老者君政也君
不能自養而爲其臣者代君以養之故曰耆者
惟君夫惟耆老則用酒矣而爾乃自爲貪養以
飲食醉飽可乎享祀者貴德也爾長自觀省所
行皆合于中德斯克進饋祀而鬼神馨之夫惟
饋祀則用酒矣而爾乃自求安逸以流連忘返
可乎惟爾不溺于酒而能盡養老敬神之道乃
信爲王守官盡職之臣而天亦飲若其大德未
不替在王家而與國仝休者矣○已上見非祭
天奉親養老祀神俱不得飲酒也
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
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直呼康叔名而語之以我西土大義往日之
邦君御事者及余小子俱尚能遵文王之教不

厚于酒故我至于今能受殷之命蓋殷紂醜酒
天命棄之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廋畏天顯小民
絕德棄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
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欽

此又語康叔以殷之先王未嘗不克畏天之明
命與夫小民即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之謂也且經其德而不變持其鑑而不惑其于
處已用人之際一盡乎敬天畏民之實如此故
自湯垂統至于帝乙賢聖之君代出而皆能成

書傳會東

卷之六

酒誥

奎

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
輔翼而有責難之恭雖欲自暇自逸而有所不
敢矧曰其以飲酒爲崇尚乎○畏相即天相下
民之相非指人臣言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
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
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
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寮庶尹惟亞惟服宗工以
及國中百姓與里居者亦皆不敢沈湎于酒不

惟不敢亦不服不敢者有所畏不敢者有所勉
也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顯若人之致敬于君
耳○成王即上文之成王祗辟即上文之有恭
惟成王始得爲祗辟也已上皆指殷先哲王而
言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
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
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惟弗惟德
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

書傳會東

卷之六

酒誥

奎

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
辜

至嗣王受則沈酣厥身以隕及命百姓祗保無
德澤以施被之而怨懟橫溢不肯悔改大惟縱
淫泆于非理之事用燕樂而喪威儀四方之民
罔不痛傷其心悼國祚之將亡也而受益荒怠
耽厚于酒不思節其淫逸力行無度存心剛狠
雖殺身而不畏罪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且弗
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群醜
腥穢之氣以聞于上故上天降禍于殷無蘇眷

愛之意蓋紂慢逸上天而天棄之非故爲虐害也亦惟殷民酗酒自速其辜耳民者古昔上下之通稱且對天言則君亦得稱民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夫監撫于時

又呼康叔而告之曰予不惟若此辭說之煩而古之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于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爲大監戒

書傳會要

卷之六

酒節

奎

以撫安斯時乎○監鑑古字通用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承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殷受雖誅而其爲文獻之臣與侯甸男衛之長未改厥職也而周亦有獻臣與太史掌六典內史掌八柄皆汝之所友者暨百宗正與坐而論道起而作事之臣又若冢圻父而迫逐違命者農父而順保萬民者宏父而制其經界以定法若是諸官司司法制犁然具也汝既用力以謹飭

之而豈可剛制于酒乎剛制是剛復拒諫卽上文疾狠者也

厥或告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敬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勿恤弗獨乃事時同于殺

此已下申明康叔重于自責而不歸責人也厥或誥者設爲不必然之詞言或以群聚而飲者勿縱而佚之盡拘執以歸于宗國將刑殺之毋赦然亦有所當原者惟殷之諸臣百工而沈酗

書傳會要

卷之六

酒節

奎

于酒蓋濡染殷紂之遺風是殷迪之也豈其本心哉勿庸殺之且惟教之俾其去染而自新可也如斯乃克當于上帝而明享之矣倘忽畧我教詞而棄之不用惟我一人曷敢有所私焉爾弗竭忱于事與群飲者同其可殺矣可不畏哉○恤憂恤也有私昵之之意同于殺與予其殺之殺同此節重在群飲上盡拘而同殺皆其群聚爲飲者也非群聚而自沈酒者且勿殺之而惟教之以俟其政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洎于酒

又語康叔言實當聽我以謹處有司勿墮于舊
染也倘不治其諸臣則民俗化之相率以沈湎
于酒者不可復禁矣

梓材 亦武王誥康叔者蓋論以治國之理欲
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
梓材二字比諸稽田作室遂以爲簡編
之別非有他義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
邦君

大家巨室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

書傳會要

卷之六 梓材

奎

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
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邪
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
無間者惟邦君也邦君指康叔言左傳載封康
叔分以殷民七族自陶氏至終葵氏卽衛之大
家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
罔厲殺人亦惟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
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語康叔以居常若曰我有師師尹旅等官師師

者以官師爲師也尹正官之長族冢大夫也若
如此乎師保三公大夫之冢矣予在高位罔厲
虐以殺人民亦惟有以君長之故先敬勞乎諸
臣而往諸臣厥往以治姦宄之不法者或殺之
歷之與宥赦之亦見厥君而請事焉勿以臆決
也若但戕敗人如毀傷面目四肢之數不至于
死則徑當宥之宥對赦言刑而不殺卽爲宥也
○此章先儒多謂其文未詳今但順其語意似
亦無不可曉者歷謂數其罪也

書傳會要

卷之六 梓材

奎

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
引養引怡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監者三監之監康叔所封在紂畿內亦謂之監
故武王告以先王啓監之意其治本爲民而已
而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害其民至于孺
寡之人無夫子以相依者則哀而敬之而婦女
之爲屬籍者亦毋令其失所合由以容蓄之王
其所以責效邦君越諸御事者其命令之意謂
曷以使我民引養引怡生息而安樂之也卽自
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故今爲監當体先王養民

之意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戢虐人可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苗惟其陳脩爲畝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暨茨若作梓材既勤揅斲惟其塗丹腹

稽治也敷苗廣去草棘也陳列修治疆畔也溝洫廣深各尺爲畎通水渠也垣墉也卑曰垣高曰墉塗暨泥飾茨蓋也梓良材可爲器者腹采色之名有青有朱丹腹則是朱色者揅斲所以制器具粗曰揅致巧曰斲也三者之譬謂武王立國既盡勞以始之康叔當因舊修治潤飾以書傳會東卷之六 梓材 七

終之令其成功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先王文王也今王武自謂也其言念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來遠近之庶邦俾忘上下之分燕享和樂而作兄弟方來未艾者焉今王亦既用明德以續先王之緒爾邦君當用爲式而集其典常與庶邦大享于我宗國蓋康叔武王之介弟當率其庶邦以享于天子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

和擇先後逮民用擇先王受命

言天既付人民疆土于我先王今王受之而德不若先王何以和擇其先後也王惟明德是用則先王與後人皆慰悅矣即迷惑之民亦知向化而和擇先王之受命也武王凡得民心而受天命皆必稱之先王所以爲達孝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已若茲監言依此法而監殷也其意在期至萬年之久惟王之子子孫孫永保民耳康叔之子

書傳會東卷之六 梓材 七

七

孫即先王之子孫也此王字不指康叔于義亦通

召誥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蓋有宅中之

意厥後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定先經理

之洛邑告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

歸乃作書致告遠之王其惓惓以誠小

民爲祈天命之本又以疾敬德爲誠小

民之本蓋一篇之中凡三致意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

望後六日乃二月二十一日也王成王周鎬京

也文武之廟在焉成王至豐以洛邑之事告廟
朝步示敬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越三
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太保召公言其先周公而往相度其所居也越
若來古語詞召公于豐迤邐而來也肫月出也
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者用龜卜
也既得卜龜告之吉也于始經營其宅居之制
度焉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

書傳會東

卷之六

召

主

甲寅位成

庶殷殷之眾庶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
也位方向也如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類攻治
也如弗除荆棘剗夷高下之類其用力省故越
五日而成水反入爲汭洛汭者洛水之支流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將致功焉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
新邑牛一豕一豕一

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

以營洛之事丁巳十四日也戊午十五日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甲子二十一日也朝朝見諸侯也書役書也如
審文數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之意邦伯者侯
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
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令諸侯也其
不及采衛者不以遠役眾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此在武庚三監未叛
之前

書傳會東

卷之六

召

主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 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
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
取諸侯費見幣物以錫周公且言其拜稽首所
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
公聽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
已定欲誥諭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
王謂之御事爾今稱人爲執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飭殷之命惟王受
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人君代天理物天之元子也殷喪厥命則改厥
長子之任矣然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亦有
無窮之憂于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以凝
天命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
後王後民茲服厥厥命厥終智藏厥在夫知保抱携
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
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大邦指殷國也後民指殷紂民人通用見前謂
天既欲遠絕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自成湯

書傳會東

卷之大

召誥

圭

至于祖乙其在天之靈精爽何嘗不昭著也奈
殷紂受命日多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
民困虐政保抱携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徂而逃
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
歸于勉德者是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
敬德乎疾者致力之速即勉懃意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隆
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既隆厥
命

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而稽

天若即對越在天之意言視古先民有夏天固
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固而考天心敬
順無違宜若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隆厥命
矣復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
保佑之湯亦而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爲後
世憑藉者今時已隆厥命矣因是知天命誠不
可恃以爲安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苟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
其有能稽謀自天

書傳會東

卷之六

召誥

圭

夫幼冲之主其于老成之臣尤易踈遠故召公
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
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又能稽謀自天是
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于事有所攷稽謀
自天則于理無所遺矣故當親近之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
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畧

召公歎息言主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哉其責任
固甚重也王其大克誠和小民爲今之休美乎
小民雖至微而至爲可畏王當不敢緩于敬德
用顧畏于民之砦險可也砦石至險故以民喻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
配皇天崇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
民今休

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
治當自服行于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
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爲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
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蒼神祇自是
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克
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用以治民今
乃休矣矣

書傳會東 卷之六

召誥

圭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
邁

殷之御事在今日即我周之御事也但習染于
惡流蕩其性而不知返王先有以信服之使介
于我有周御王之事而節其性勿使悞滯斯日
進于善而不已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然化之必謹乎身也所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
以敬爲所一而不遷則其德日慎而不苟故作
所即所以敬德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
知日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日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蚤降厥命

言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
厥德即早降厥命也我不敢知至不其延是倒
文惟不敬厥德二句是正文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
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
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書傳會東 卷之六

召誥

圭

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矧王乃新
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復歎息言王之初服
若生子然無不在于初生習爲善則善自貽其
哲命矣爲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
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
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
命而吉與歷年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敬德容可緩乎王其
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湣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
有功

刑者德之反疾于敬德則當緩于用刑勿以小
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于殄滅之也惟用又而
治之斯能有功矣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
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而王之德益以
顯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

書傳會要

卷之六

召

主

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上下勤恤謂君臣一心以軫恤民也如此則王
受命庶幾歷年如夏商矣又丁寧以王能用小
民而受天之永命且世世無窮非但如夏商已
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
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
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讎民殷之頑民也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
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勿失受者勿拒威命明

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于篇終致敬言

予小臣敢以殷周臣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
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爲勤惟
供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
禮臣職之所當供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
勉也是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
祭之○或問營洛在武王之世其意何居曰亦
以去紂都近監視之不足而更控制之也迨夫
武庚廢而微子封則東土之事畢定又不如豐
鎬之間相仍爲便矣不然周召二公往來更番
所管何事豈有建之而不居者哉或又以爲他
日東遷之根本若此時預卜之則益贅矣末可
爲憑也

書傳會要

卷之六

召

主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焉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佂來以

書傳折衷

卷之七

洛誥

圖及獻卜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朕指周公予謂成王亦古人之通稱也復子明辟周公卜洛事畢而復命于成王此政在召誥之後其意義甚自了然而先儒紛紛反正之訟不決何哉○凡有所造基之而後成之而後定此相因之勢也然云成王勿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以成其始終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爲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乙卯卽召誥之乙卯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黃河之北黎水

交流之處不言食者卜之而不吉也先卜河朔者黎水近在紂都周公欲遷殷民故先就其所近者卜之以安其心而不得兆則當改卜矣澗水東澗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澗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澗之間下都在澗水之外相去十有八里其地皆近洛水故雖不言卜洛而兩云惟洛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佂使也圖地圖也獻者獻其卜之兆辭也○觀作民明辟句則復子明辟非反政之謂矣

書傳折衷

卷之七

洛誥

二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佂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謨言此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匹配休美也言天之美命在茲公不敢不敬天之命來相宅于洛爲周匹休之地蓋將宅中圖大以配天命于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貞正也卽卦爻貞悔之貞貞內卦也二人指成王周公言我二人皆當居是吉兆也公以萬億年敬天之休而謨教予予敢不拜手稽首而受公之

誨乎周公卜洛規模宏遠故成王答之以萬億年敬天休命爲言嗣後曆逾八百正其長久之兆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厥若燹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書傳折衷

卷之七

洛誥

三

已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咸有次序而繁文則在所略焉猶言至敬無文也舊說以無文爲祀典所不載者非○公言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而未明告以何事也今王卽命日記功記功卽下文功載之謂蓋人臣之有勲勞者皆有載籍存于天府也宗者天子之同姓異姓皆有宗左傳云作之君作之宗是也言勲臣中之宗主乃以其膚功而作元祀曰汝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

我王室乎蓋元勲既饗祀典而其子孫受命又當勉以戮力公家而益圖久大之業也公又誨成王宜大視功載簡其大小而所以褒顯之者一出于公則爲臣下曷敢不相激勸乎其悉自汝教之矣工百工也工之象指于主上者如此爾孺子其可或徇比黨之私乎再言孺子若徇私而往若火之始然燄燄細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燎而不絕矣其可不慎如此厥若官常及撫王事者如予焉惟以在周之百工而往洛邑使百工皆知上之意嚮而施乃僚位或明白奮

書傳折衷

卷之七

洛誥

四

揚而赴功或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美末有聲聞于後世矣燹者尋常之執守撫事卽御事者如予亦百工中之一人也明作惇大精明與渾厚相資也汝指成王有辭卽有聲施之謂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饗亦識其有不饗饗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饗惟不役志于饗凡民惟曰不饗惟事其爽侮

已發語詞惟終者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百辟諸侯也此因成王將往新邑受諸侯朝享誨其克敬以識別之故有誠心而享者

有誠未至而弗享者汝皆不可不察其情偽也
儀禮物幣也享不在幣而在乎禮幣有餘而禮
不足謂之不享蓋雖幣帛不闕而誠敬之道虧
也爲諸侯者惟不用志于享斯國人化之亦皆
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
不差爽僭侮王度墮而叛亂起哉信乎人君當
以敬存心辨之于蚤而防其微也內諄諄于儀
物用享亦因召公取諸侯之幣以旅王而言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隸民彛汝乃是
不獲乃時惟未未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

書傳折衷

卷之七

洛誥

五

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
用戾

頒卽享也禮猶勉也言成王惟以諸侯之幣帛
而享周公若弗遑聽其訓誨以輔民之恒性汝
于是而罔不知勉焉斯民彛泯滅非永國長久
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篤叙者言不忘舉其政也
予周公自謂若順也蓋能不忘武王則順于周
公而人不敢廢汝命矣又丁寧王詣洛邑其敬
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明于稼穡之事蓋是時公
欲告老也王當在彼而和裕乃民無違棄之而

用于罪戾焉上章論以統馭諸侯此則勉之愛
養兆姓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
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
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
方旁作穆穆迄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愍
祀

成王荅留周公之意若曰公明保佑予冲子而
自舉大其明德以予小子揚文武之烈于不替
仰荅天之休命使四方之民和不乖恒而可

書傳折衷

卷之七

洛誥

六

久以宅于京師師卽上文洛師也時將都洛故
使四方之民居之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卽荅公
上文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惇宗者功宗之宗也
將禮者殷禮之禮也惇厚而將大也咸秩無文
亦至敬無文之謂也既祀宗公復揚公德蓋公
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以迓
治平之烈而不憊文武所勤之教于天下予冲
子夫何爲哉惟夙夜以謹祭祀而已成王知公
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意旁對四方而
言言無邊際也

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
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
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
爲四輔

裴輔迪啓也言因公之功所以輔啓我者厚矣
當時時如是未可以言去也然留公非他蓋將
以治洛焉王言我退卽居于周命公留後以治
之也蓋洛邑之作用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
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舍鎬京而廢祖宗
之舊故于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卽欲還居于周
書傳折衷 卷之七 洛誥 七

而留公以治之後者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且
四方之民雖啓端平治而尚未獲安定四方之
未定則我公之功亦未克安定其于功宗之禮
亦有所未叶矣此蓋勉周公以成大功也公蓋
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百工有所監視大保
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爲宗周之四輔也輔
蓋以輔佐京師漢三輔名本此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
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此王復與諛而歸之辭定止也成王欲公止洛

而自歸牲于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
而悅之宜鎮撫洛邑以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
苦我爲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
我士師工者俾四方得以世享公之德也豈不
美哉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
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
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
人成烈恭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
書傳折衷 卷之七 洛誥 八

德

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及光烈考武王者
恭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于君謂之恭弘
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孺子已下卽爲責難
弘朕恭之寔典典章也獻民殷之賢者也勉成
王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爲治
治之大綱也言王於新邑致治爲四方之新主
又恭以接下而作倡乎後王也其自是宅中適
治萬方咸底休美則王有成績矣子者有德之
稱多子衆卿大夫也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

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
衆蓋其孚信爲後人倡凡此蓋欲以成子之儀
刑而殫盡文祖之德也昭子卽明辟之謂成刑
者猶云成箇模樣文祖文王也

仲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
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叙無有
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仲殷乃承叙
萬期末觀朕子懷德

秬黑黍也一稗二米和氣所生鬱金香草也
卣中尊也明潔禮敬也凡此皆事神之禮敬之

書傳折衷卷之七

洛陽

九

至也成王使人來謹饗殷民而命寧周公命寧
者命之使安止也且用秬鬯二卣以事神明之
禮拜手稽首而爲休美之享敬之至也宿舍也
卽君命不宿于家之宿周公言不敢居此禮而
以秬鬯二卣成王所享者祭于文武焉其祝辭
若曰惠成王以篤叙文武之道無疾害之是邁
俾子孫萬年厭飽乃德而殷民亦永其壽考也
蓋殷人若不順則辭令終矣王使殷人承叙萬
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焉此周公雖許
成王胥洛然以使殷民之引考觀德則實繫之

王卽上文所謂弘朕恭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王命作冊遷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
王入太室裸

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末篇戊辰者
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
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宗廟
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重事故舉盛
禮也遷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
爲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祝冊所載更

書傳折衷卷之七

洛陽

十

不他及舉畢詞以示事也王賓猶虞賓祀宋之
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
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裸灌也以圭瓚酌秬
鬯灌地以降神也皆成王祭告文武以周公胥
洛之事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
文武受命惟七年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以治洛胥後也在十有二
月明上文戊辰爲十二月之戊辰日也又計周
公大保文武所受天命至此爲七年矣卽成王

登極之七年也亦古史紀載倒文法云

多士

南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呼多士而告之以其職爲民倡也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昊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弔允罔固亂爾我其敢求位惟帝不弔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商王士者明士之爲商臣也弗弔解見大誥云

書傳折衷

卷之七

多士

士

弗恤也昊天秋天主肅殺而言天旣大降災害而喪殷國我周受此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而致王之罰敕焉殷之國命終絕于帝蓋推商周革命之繇以開諭之如此弋喻弋鳥者有心于取之也呼多士以我小國敢弋取乎有殷亦惟天不弔爾殷命而信不固其安治故輔我周而有天位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天之不弔爾殷者何惟我下民持之也蓋商受虐民而民去之故帝命爲所持而失于殷則民雖小爲天之所明畏審矣民爲天之所畏信乎人君不可不

畏之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佚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逸安引導也爲善最樂作德日休卽所謂逸也天心仁愛人君常欲導之于安逸之地乃夏桀不適于逸自趨于危是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之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于桀桀猶不知警惡不能用敬帝命乃大肆淫佚雖有

書傳折衷

卷之七

多士

士

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命不滅是也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之命旁求俊彥分布遠邇而安治其四方焉此湯昔日之革夏猶我周今日之革殷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佚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弔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

有辭于罰

明德所以修身恤祀所以敬神自成湯至于祖
乙率繇此道故惟天大建立保治于殷殷之先
王無敢或失帝眷而罔不配天以澤乎斯民也
奈後嗣王紂大不明于天道况曰能聽念商先
王之勤勞于邦家者乎大肆淫佚無顧天之顯
道民之敬畏者矣惟時上帝不保佑而畀予以
降若茲喪害而紂之德日以昏暗不明也凡四
方小小邦國喪亡相踵其致罰皆非無謂者矧
商罪貫盈而我周奉辭以伐之者乎曰四方者
書傳折衷 卷之七 多士 三

則可罪大則當誅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
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
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靈善也惟我周大善承天之所爲帝有命以割
殷茲何敢違故不得不戡定剪除告其敕正之
事卽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
也然我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從于帝而無憾

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
殷其能貳于周乎奈彼三監倡爲亂者自取于
誅滅予其曰乃爾大爲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
邑卽伊訓所云造攻自鳴條也予亦念上天就
爾殷邦屢降大戾故不忍盡誅正之也肆發誥
辭或作耶肆與肆赦者俱非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
奉德不康寧時維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
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
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
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

書傳折衷 卷之七 多士 三

命

猷發語辭時是也謂惟是之故所以遷爾居西
蓋自紂都視洛爲西耳非我一人樂于是遷動
而奉德不寧者哉是惟天命如此汝無違越我
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復卽其舊
聞以開諭之曰殷之先世有册書典籍載殷革
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猶疑於今乎又設爲
頑民之言以責于周曰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
上皆啓迪簡拔在我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

今周之待殷士不能如商也。誠爲蒼云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予豈敢有所苛求于天邑商之士而輕棄之也。爾寔有大戾。予率矜恤於爾。而不之用者。非我之罪。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奮庸天之命也。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將安能乎。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罔致天罰。移爾遐遜。比事臣我。宗多遜。

奄國名。與淮夷三監同助武庚以叛者。四國殷管蔡霍也。降爾降等之降言。爾四國之民助殷。

書傳指要卷之七

主

叛周法當盡殲。今王來自伐奄。特爲爾民降殺其法。而致上天之罰。移爾遠居于西。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固甚輕。而恩亦甚厚矣。爾可復有所怨望哉。不曰四國而曰來自奄者。伐奄在四國之後也。洛邑中土而曰遷遜者。就殷民安土重遷而言。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以自奄之命爲初命。則此爲申命也。言惟我不

恐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豈爲爾頑民。蓋以四方諸侯來朝。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與四方來朝之臣子趨踰于是焉。爾○臣我多遜亦是倒文。猶曰多遜而臣于我耳。多遜與頑民。雖民正相反。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書傳指要卷之七

多士

主

爾卽多士也。其乃庶幾有茲土而可居。亦庶幾各安其所有事乎。止語助辭。爾克欽予言。則天惟界矜而護念汝爾。不克欽則豈惟不克享有土之樂。予且致天之罰于爾躬矣。凡多士爲庶民。倡故丁寧之也。今爾惟是宅處爾邑。嗣續爾居。爾其有所猶爲及求壽考于洛爾之子孫。其興勃然自爾遷始也。夫亡國之末裔爲起家之始祖。殷民雖頑。亦當知所擇矣。王曰。其治以時勿失哉。又作又詩。經中多倣此。予乃或有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爲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無逸

周公戒成王之詞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而勤于保民以爲治亦訓體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逸豫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者也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若作輟則非所矣

書傳折衷

卷之七

無逸

七

四民之業莫勤于稼穡而王業寔根本於此故必先知稼穡之艱難則不病乎民而能致治以成逸蓋小民依稼穡以爲生而人主又依小民以爲生也或視彼小民其父母盡力以勤勞稼穡矣其子乃生於奉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以勞而爲逸乃以逸而爲逸習于閭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否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夫小民之子尚且不知稼穡之艱難如此况成王生長深宮其能知乎故周公深以此儆勸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

書傳折衷

卷之七

無逸

八

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歷舉殷之諸王享國長短之數以爲勸戒中宗大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致肅畏則戒懼天命卽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備是四者以義理而自防簡其身至于治民之際亦祇敬恐懼而不敢荒怠寧處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求年之效也高宗武丁未卽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于稼穡之艱難備嘗知之以至卽位居喪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和中理不敢肆

然以自荒寧而嘉美絳靖其殷邦至于小大臣民無致失所而或懷怨望者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末年之效也祖甲者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高宗欲舍祖庚而立之祖甲以爲不義而得王位乃逃之民間與小民同其攸作故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在于稼穡之艱難能保惠乎庶民而鰥寡無依者恤之而不敢侮慢祖甲無逸之實如此亦能享國之久也自是厥後少而尊貴卽位爲王而生長于安逸生長安逸則不知稼穡之艱難而小民終歲勤動益未

不敢盤于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十年

此又卽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敬畏其本源已懋無逸故言文王以甲自服而康奏乎田功文王之德曰柔曰恭而又極其徽懿之盛懷保小民而皆樂業惠鮮鰥寡而獲更生焉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饔一食之頃有所不遑暇者蓋欲以綏和萬姓使之無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故雖遊田乃國之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藉口以充祭祀之需而但以庶邦惟正之供爲厥用也庶邦者文王爲方伯時所統也惟正之供其無橫歛可知文王無逸之寔如此故其受命爲諸侯自中年以及九十七凡五十年之久矣是文王亦繇無逸以永年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則法也言今嗣王當以文王爲法無淫于觀于

逸于遊于田惟萬民惟正之供有常役而無橫
歛其可矣皇與遑通訓言無自寬假曰今日姑
爲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
所法上非天之所順而當時之人舉大以過愆
爲咎于我矣慎無若殷王受之迷亂不明而酣
于酒德哉酣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吉韓子所
謂道與德爲虛位也紂惟沉酣于酒則心志昏
亂雖死亡在前而不知畏故以此申戒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
教海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

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
則厥口詛祝

公復歎息言曰古之人德業已盛其臣下猶且
相與譸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而諄諄
不已焉保惠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誠告而已
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
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
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爲幻以
駭惑乎人心也又言成王于古人胥訓告保惠
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斯效法之君臣上下

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
盡取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便于民甚不便
于縱蕩之君臣故必盡變更之而後已而其禍
卒中于小民民之怨蓄于中形于外其爲悖憤
詛祝心口交惡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
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
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
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

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
監于茲

公復結言自殷中宗高宗祖甲及我周文王定
能迪蹈其智而不自滿假其或有告之曰小人
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及諸身而不尤乎人也
其有所過失不曰民之愆而曰朕之愆信如是
者豈啻不敢藏怒而姑爲隱忍而已蓋寔欲省
躬以保民也倘于上文三宗及文王啓迪之事
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誑誕變置虛實曰小人
怨詈于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其爲

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誑誣無實之言羅之
疑似亂罰非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
而同于怨苦叢於人君之一身亦何便于此哉
復嗟歎言嗣王其監于此信當以無逸爲的而
重小民之依也

書傳折衷卷之七終

書傳折衷卷之七

無逸

圭

書傳折衷卷之八

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密之史氏錄其告語爲
篇亦語體也奭召公名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
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未孚于休若天棗忱
我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周公欲留召公先以殷周革命爲言蓋謂命之
休咎繫于與之去留以見其不宜輕去也弗弔

書傳折衷卷之八

君奭

一

言殷之不祿也天既降喪亂于殷而墜厥命我
周亦既受之矣然我周基業未孚于休美而天
果輔我之忱耶我所不敢知也或其終果出于
不祥而所受之命難保耶我亦不敢知也此周
公愀惻危懼之詞以聳動召公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末達
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
克恭上下邊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我周公自稱已止也蓋止召公勿以國事而諉
之于我也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未達

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人心去留無常詎能他諉亦惟盡其在我而已我今日之不勗使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勤民而驕慢肆侈以遇佚文武之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言召公雖退而其心必不能自安也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書傳折衷

卷之八

虞夏

二

天命之不易保以天之難信也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以至于今日也上文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遇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其明德耳予小子且非克有所輔正而啓迪乎王惟前人光大之德俾益焜耀于我冲子而已又申言之曰天不可信我之所稱述者惟以武王之德能延長天命卽如文王之新受命于天然而不庸或釋之者耳寧王武王也文武之德延天而受命卽前人光也公曰君與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

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禪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又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書傳折衷

卷之八

虞夏

三

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卽伊尹見說命篇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卽伊陟同時其與湯之臣扈同否未詳巫氏咸名又王家言克治王家也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武丁高宗也甘盤亦見說命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欲召公匹休于前人也言六臣者率惟是有陳列之功以保治有殷故殷先王能以德升配于天而享國長久也天惟佑命于商而純一周間則爲商百姓之衆王人之微罔不秉持其德而明致其憂蓋不欲以難遺之君父也且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夫以百姓王人小臣外臣且如此惟茲有德之大臣率舉用而又厥辟夫以明君而得賢臣之匡弼咸無過舉故一人有事于四方風動

時雍若卜筮之有靈驗而無不信之也

公曰君惠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天壽壽字卽下永字平格者言其德足以格天也猶上通之謂蓋天無私壽惟德貫通于天者則壽之若伊尹以下六臣是也故能保乂有殷有殷之列聖嗣乎天位而滅喪亂之威滅威猶言消殄也今汝勉爲國家永久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書傳折衷

卷之八

君典

四

公曰君與在昔上帝劓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憂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彥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日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隆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曷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與其濟小子同未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劓音曷申重勸助也此設疑詞在昔上帝何爲

而申勸武王之德集大命于其身哉惟文王能修治調劑我諸憂者亦惟有若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适此五臣爲之輔也號叔文王弟閔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适皆名又特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于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澤降于下民矣亦惟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爲天純一佑命而百姓王人罔不秉德迺知天威以時昭明也文王能啓迪而覆冒之日著見升聞于上帝惟是

書傳折衷

卷之八

君典

五

之故遂能受殷之天命哉至武王時號叔先死故惟茲四人庶幾啓迪之功乃有大祿而富四海武王大舉天威咸殺厥敵卽所云誅匹夫紂也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盡稱武王之德聲教四達于無窮矣今予小子旦仰承文武之業懼不獲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予往與召公其共濟可也成王幼冲雖已卽位與未卽位同大無我之責任收成凡有責者必隨無收言成王幼冲不能如周召二人之責任而日課其成功也罔勗不及者亦是此意言

所勉力而不在我老成人尚安諉諸倘召公自修其德告老而去其德不下于民則無以繼文王之佑命昔時鳴鳳在郊之祥瑞今不復有我則鳴鳥不聞況曰其能格上帝哉首章其終出于不祥與此相應

公曰嗚呼君肆其謬言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此結上文言召公當監視如此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而積累締造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君之猷爲優裕正

書傳折衷

卷之八

君

六

當爲後人之師豈可云去而令其迷失所向往乎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與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諾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恭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丕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召二公同受武王顧命故周公言前人敷乃

心腹以命汝位三公爲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

孺子如耕之有偶也時王在側我二人信載茲

大命惟念文王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休夫其

所承者武王之命而其所念者文王之德任大

責重如此而可以去乎又告汝以我之誠保官

與名也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

配可不大大念我周威之可畏也周公又言我不

信于人而若此告語乎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

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

書傳折衷

卷之八

君

七

天休茲至惟是我二人其何德以堪之哉與堪同汝若以盈滿爲懼則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列布在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茲天之天休勿推遜後人于此盛大時也復嘆息言篤于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美然我欲與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日出言蓋周公雖未嘗自居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欲勉其所至因叙其所已然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諱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周公復言予豈不順于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諱也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失所故不得已已于言耳末又專重民德上謂召公踐歷諄諄之久惟汝知民之德蓋是時民德之嚮往我周固罔攸違矣惟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祗順此誥敬用治之勿忽此似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

書傳折衷

卷之八

有典

人

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蓋有味于周公之言也夫

蔡仲之命

蔡仲者蔡叔之子也叔歿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諡命之詞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

書傳折衷

卷之八

蔡仲

九

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武庚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播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之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郭鄰疑地名囚蔡叔于郭鄰制其出入而又以七乘之車從也降霍叔于庶人乃有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蔡叔之子仲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蔡仲爲卿也仲不別封而封于蔡者所以不絕叔于蔡也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彞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胡蔡仲名仲能率循其德而改父之行慎厥猷爲故成王命其侯于東土往就爾所封之國其

敬之哉蔡在汝淮之間自宗周命之爲東土也率德慎猷卽上文率庸祗德也敬哉者蓋勉之也蔡叔之罪遣王命爲不忠悖考訓爲不孝茲仲欲掩前人之愆惟在于忠孝其君親而已忠孝之道雖平常無奇而此心之邁迹因之邁迹者謂超越于等夷者也然豈但一身苟能勤行不怠亦可以垂憲後昆矣爾尚率乃祖文王之常訓而無若爾考之敢于遣王命也其庶乎且諸侯之國上有皇天鑒之爲去留下有民心視之爲向背皇天何私之有惟有德焉則輔之矣

民心何常之有惟有惠焉則懷之矣爲善不一而歸于國之治則一爲惡不同而歸于國之亂則同夫治亂之幾關于所行之善惡如此其可不知所戒哉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隣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諱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徯往哉無荒

惟思也夫仲之率德改行是慎厥初矣尤當克

勤無怠在于思厥終也又勉汝所立之功視汝所隣之國蕃屏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此五者皆諸侯之職所宜盡也汝宜以中道爲持循無作聰明以亂先王之成法而日用言語視聽之間有度存焉非可以踰越者倘不審視聽而惑于一偏之詞則一身之法度鮮不繇之而敗失矣汝惟無出乎此是所行皆中與先王之典章合予一人豈惜汝嘉嘉者美之也又呼其名而諫之曰汝往哉無荒棄朕命而不之恤焉斯善矣

多方

成王卽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相茲淮夷徐戎金與卽其事也疑時煽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稽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咎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

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憂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憂之民叨愼日欽剝割憂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憂惟天不畀純乃雖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憂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天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憂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書傳折衷

卷之八

多方

上

鄭玄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括地志云今曲鄉縣之奄至鄉是也奄叛于周成王征而滅之乃至于洛都洛曰宗周者宗周本鎬京之名時成王定都于洛亦謂之宗周也先周公而復曰王若者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四國卽殷管蔡霍多方則所包者廣蓋四國雖除而其爲士與民在也侯長尹正也殷侯尹民乃殷之侯長而正民者言殷民罪當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無不知也圖天之命圖字泛言非如舊說之謀也下文圖厥政圖字相同洪惟發語詞圖

天之命卽承天之命也猶云天下自我而治天命自我而爲也圖天命者其可不求敬畏而思以奉祀上帝者哉此暗指夏桀言桀不知畏念天命帝乃降災異以譴告之桀愈不知儆戒大肆逸豫而憂閔民窮之言尚不肯出諸口矧望其有實政乎終日自朝至暮也夫終日之間視聽動息莫不有天理存焉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若耳提而面命之者桀惟昏淫則弗能勉于是而耳若罔聞也不克終日一氣貫下麗魚網也古者治獄以附罪爲麗秋官稱

書傳折衷

卷之八

多方

上

各麗其法卽此夫上帝以生民爲念桀乃虐民之命俾麗于罪不克開之上拂天心乃大降災害于夏欲其知儆而崇治之也桀因內嬖之多溺于色荒不克善承其衆于是恭以持已寬以得民之道大有所虧亦惟有憂之民貪叨忿懣好入人罪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殘害于其國也至是民生無主甚矣天爲民求主乃降明顯矣命于成湯俾伐夏而殄滅之也惟天不畀純乃惟以多方之有義而稱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至于亡亦惟夏之所恭敬多士與上文

叨憤日欽者率同惡以相濟大不能明保辜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手足凡百所爲無一能達卽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蓋政暴民窮所以速其戾也夏民不堪如此乃惟成湯能以爾多方之人簡命代夏而作民主湯振民于塗炭之中而慎厥刑罪以此而勸厥民民知惡者必罰亦用相助而日勉于爲善矣自成湯而下以至于祖乙罔不昭明其德而致慎于刑罰明德則民知所向慕慎罰則民知所畏謹亦能用相勸如成湯時矣夫德者明之而已

書傳折衷

卷之八

多方

古

罰有辟焉有宥焉故申言辟而當罪與夫宥而赦過其民俱能用勸勉以爲善也今至于爾辟惟有罪而無赦民不聊生天心棄之故弗能以爾多方享天之命此指紂言卽所謂斯朝涉之脛剝賢人之肝者要囚蓋慮囚之謂言得其要領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庸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絜天惟降

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頒服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勳以厥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書傳折衷

卷之八

多方

五

與喪亦何常哉桀圖其政不集于享故天降是喪亂而伴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乃惟爾商後王紂不鑒乎此淫湎自恣以逸居逸故其圖政不能蠲潔絜進而致享焉天亦惟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又非其自取乎此皆應上文非天庸釋夏殷之指也然聖狂無他絲一念之轉移惟聖至通明也罔致其思卽爲狂矣狂至愚惑也克振其慮卽爲聖矣紂雖昏愚天亦未遽絕之須至五年之後而假其子孫大可作民主者奈紂之惡日甚一日而罔可念聽則天亦無

如之何也已矣紂已罔可念聽天不能舍爾多方而不恤乃大徵動以威俾其開悟而顧天命顧天命卽所以顧多方也惟爾多方而罔堪顧之天意愈惻然而不得不眷顧我周我周王審承其旅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主矣故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而擇之昇付殷命以正爾四方也○靈承其旅者溫然以愛其民也克堪用德者毅然以行其德也天命簡擇不出乎此因是而知文武之得天下固非苟得于天而天亦不輕以殷命畀諸文武也

書傳新義

卷之八

多方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父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屈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言今我何敢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以遷善之實也爾何不誠信

寬裕于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諸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畔爾田爾何不顧我王室各守傳典以光天命乎爾乃屢蹈不靜自取滅亡爾身其未知所以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爲不法欲圖見信于中正者以爲當然耶此數者深責其不宜出此也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惟狃于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

書傳新義

卷之八

多方

之非我有周持德之不安靜乃惟爾自爲凶逆以速其罪耳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思於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求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有方卽多方監五祀卽殷事肅敏裸將于京老

意言多方及殷之多士皆奔走臣我而監觀乎
祀典者能以五計亦既數數矣胥伯正皆周官
即多士之受職于洛者有胥馬伯焉小大之多
正焉罔不克事其事也倘爾自作之不和則害
于而身爾室之不睦則害于而家再言爾惟和
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躬睦其家而後能昭
著于其邑而克勤乃事矣若頑民不悛是凶德
也爾尚弗以爲忌而玩之耶獨不思以穆穆者
在位而簡別以殷邑之士而謀其爲我助哉是
周不棄爾多士明矣爾乃自是洛邑尚畢力而
書傳折衷 卷之八 多方 大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
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
爾殄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復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
亦則惟不能敬上而爲民之倡凡爾之民亦惟

曰上不必敬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遠我命則惟
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以播流蕩析俾
爾離逖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
哉上章旣勸之以休此則董之以威使其慕而
知畏不復有所遠越也又始誥多方而終歸重
于多士者以其爲民倡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
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王曰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以上文勉勸
之命而已又曰時惟爾初蓋與之更始也爾民

書傳折衷 卷之八 多方 大

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而爾于乖亂則自底誅
戮勿我怨尤矣開其爲善禁其爲惡周之倦倦
于殷人士也如此

立政

此誥體也周公戒王以任用賢士之道而其
大指則又在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
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
已命于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
公以蔡仲爲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
旣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矣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威戒于王
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
休茲知恤鮮哉

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
周公率羣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
天子王矣羣臣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
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
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又有掌服器者曰綴衣
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于
是歎息言曰美矣盛矣然知優恤者鮮矣言五

書傳摘要

卷之六

立微

三

等官職之威備而以不得人爲已憂者蓋少也
○林氏曰常伯任準卽三宅之名也三事大臣
固不可不重其選然職掌有屬進見有時虎賁
綴衣之類朝夕與王相親苟非其人則主德內
蔽大臣安所施其力哉

古之人廸惟有憂乃有室大競額俊尊上帝廸知
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
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而用不
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公既歎知卹者鮮乃歷舉古之知卹者以告王

如夏后商湯文武皆知卹此者以次言之也九
德卽皋陶謨之行有九德自寬栗至彊毅之見
于躬行者也俊雖屬才美一邊然皋陶亦曰九
德咸事俊又在官寔未嘗岐俊與德而二之也
言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夏后氏當王業大有
之時不敢萌念于盛滿競以願求賢俊爲敬天
之要務廸知者允蹈其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
致誠于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
九德之行已備有諸善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
稽首后矣曰求治之道無他曰宅乃事宅乃牧
宅乃準如此乃盡其爲君之寔也蓋致治非求
賢不能也然必朝夕與親面而詢之且見諸行
事大以德而爲訓誨焉是日相觀于爲善也允
稱三宅人矣而今則三宅俱無賢者于此重任
豈稱宜乎○蘇氏曰事卽常任牧卽常伯準卽
準人宅者居而安之之謂或才德不稱與委任
不篤皆非宅也訓非作順只相訓勉爲是茲乃
指季世而言義者宜也非其人而居此位者非
所宜也

然德惟乃弗作往往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

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此承上章三宅無義民來謂非其德之無義民也乃惟桀之惡德弗起而徃任用之耳弗用義民則其所任者皆暴德之人也而桀亦喪亡無後矣繼之者成湯也乃升陟大理治乎天之明命其所用三宅居常伯任準之位者寔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用三俊有常伯任準之德者寔能就是德而非浮于名也湯于用人之際嚴

書傳折衷

卷之八

立說

圭

惟大有以式法之而克正其宅俊之用斯賢智奮庸至治咸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和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法之神也蓋無近無遠匪有異同于王化者湯其用此道哉○嚴惟猶言着寔加之意也今用恭惟二字卽此文法嗚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忸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賢者疆暴之稱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之疆暴所與共國者惟羞刑

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

于是上帝欽致其罰而降之割乃使我周兼有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何者并牧其邑什五其民亂而復治之之謂也奄大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未收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携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三宅三俊文武皆克知灼見其心故任用之咸

書傳折衷

卷之八

立說

圭

當以斯敬事上帝乃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斯立民長伯乃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間而俯仰無忤者如此夏之尊帝商之丕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試以文武立政言之其有曰任人曰準夫曰牧卽上文常任準人常伯之爲三事也其曰虎賁綴衣及掌騎之司小官之長構持僕御之人以至百司庶府名稱不一凡此皆侍御於王左右者也其曰大都小都之伯各執技藝之人表臣百司服屬於外者太史尹伯記事率領者庶常吉士備有常德而稱吉人

者凡此皆羅列於王都邑者也其曰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以及亞旅之爲從臣下士者凡此皆諸侯之官也其曰夷微盧烝三亳阪險之地皆有尹以治之蓋王官而參錯於五服之間者也○夷微盧烝四國名三亳卽殷故地分爲三也故亦在難治之列叙及于此卽上文成湯協厥邑式四方之意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遠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書傳折衷

卷之八

立政

五

文王惟能于三宅人之心合一而無間故能立茲常任常伯之任用能以俊有德也蓋惟心其心故能于其官而能得其人也且文王豈能兼于號令獄訟及禁戒備備之屑屑哉惟于有司之牧長者是訓戒其闕違而已蓋文王勞于求人故逸于任賢而庶獄庶慎非惟罔攸兼之且罔敢知于此至未嘗知則其信任三宅者益專矣牧卽司牧也或言常任常伯而不及準人或單言牧而不及任準或言有司或言百司皆省文而互見者也適者廢職而停乎理也

亦越武王率惟敘功不敢替厥德率惟謀從容德以金受此丕丕基

率循也敘功安天下之功也義德容德德字與凶德恭德俱以虛位言義德卽義民容德與暴德相反安舒而不迫也言武王率循文考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且所咨謀者率惟從容之德紆餘有度蓋庶常吉士之底于有成者以金受此莫大之基業也惟武王能不改父之臣故能繼志述事臣服無疆者如此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書傳折衷

卷之八

立政

五

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

我指成王而言若只作虛字不必訓作順亂治受民殷民也孺子三矣卽上文而申寧之曰繼此以往其于立政立事準夫牧夫我皆能灼知之卽上文克灼知三有宅心也既灼知而無疑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俾其治佐我殷受之民而協和我庶獄庶慎之事是則勿有所惑而問之蓋予旣繼殷命則殷民皆我民殷臣皆我臣也

而又何所携貳乎我自一語一語之聞務思成德之美士以久治我殷受之民而令其得所也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繇繹之茲乃俾又

復歎息言前所稱述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于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繼自今而往非止王之一身也將傳之子子孫孫于無窮皆文祖之後者其勿失于庶獄庶慎哉

書傳折衷

卷之八

立政

然亦惟以正而治之蓋惟正則無失也且自昔商人及我周文王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之者爲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繇繹之者爲能繇繹之而用其才也惟賢才盡爲我用乃能使之而又治乎殷民矣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勵相我國家

自古爲國必有與立國無與立者以政用儉利之小人不相勉訓于德是安能光顯于其世乎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參之其惟有常德之吉士用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夫儉人吉士之不並立而國政之昭昏亦因之如此○儉人便捷佞巧之人吉士有常德者故不可同日語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此承上文來文子文孫孺子王矣是倒文法言繇文王以及子孫皆不外此道也惟勿失于庶獄亦惟有司之牧夫是任焉蓋獄者天下之重事望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

書傳折衷

卷之八

立政

而不取逞已私也上雖言常伯常任而遺準人參則獨致詳焉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呂氏曰兵刑之大者也故旣言庶獄而繼以治兵詰治也戎戎服兵兵器禹迹禹服舊迹也方行行于四方無不達也海表四裔言其遠也覲見也耿光德之光明也大烈業之無外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于其盛者稱之也克詰戎兵在慎庶獄之後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

命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此復弁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
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寔而異
名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繇獄以長我王
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令其
弁書以爲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周公告
太史以蘇忿爲司寇用能敬其所繇之獄培植

書傳新義

卷之八

立政

天

基本以長我王國今于此取法而有謹焉斯能
以輕重條列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左傳以
蘇忿生爲司寇卽此蓋立政以用人爲本而兵
刑乃政之大者故以此終焉

周官

成王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
體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猷厥兆民六服
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書之本阜事弗庭不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

衛弁畿內爲六也宗周鎮京董督也言成王繼
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
下之民凡在六服之內諸侯君后無不奉承周
德歸于宗周督而正之俾治其百官之事焉蓋
外懷之功成而益嚴內治之修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
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
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
不惟其官惟其人

書傳新義

卷之八

立政

天

若發語詞言昔大猷之世設官立政者非他蓋
以制治保邦于治安在未危亂之前也其在唐
虞稽古之制建官惟百有百揆四岳以總治于
內有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何其簡也
而當時之庶政無不和萬國無不寧焉至夏商
之時建官之數視唐虞之制雖已加倍然而觀
變會通因時制宜抑何繁也而當時之官亦能
用以致又惟百而治倍而又治是遵何道哉明
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在于得人而已嘗考之唐
虞之官所謂百者無非三德六德之賢曰俊曰
乂之才夏商之官所謂倍者無非惟賢惟能之

人卽宅卽後之士所以能致和寧用久之效也
○百揆無所不總者卽今之政府也四岳總其
方岳者今之六曹也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又
次州牧而總諸侯州牧似今之方伯侯伯似今
之郡長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
迪厥官

予小子成王自謂也言其敬勤于德蚤夜恒有
所不及仰惟若前代之時而訓教厥官者焉蓋
修德者任官之本而訓迪者稽董政之所宜先

書傳折衷

卷之八

周官

三

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
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立者定其制也此已下皆定官之事三公師保
傅卽漢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傳其德義
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三公坐而論道講
明天人之理而經綸乎邦國調和平陰陽位尊
責重如此豈可以泛泛備員已哉蓋有其人則
使之居是官苟非其人不若虛是職而猶有所

待云爾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故

曰弼天地以上下言化者其間之運用而無迹

者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

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

孤弼于後公孤之分如此弼法也弼予一人言

竭三孤之職而爲予一人之匡弼也○問匡弼

乃格君心之任獨于孤言之而公反不與焉何

也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與君心者特

成王時周召爲三公尊隆之至若不敢以身領

之蓋曰斯人也乃造化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

書傳折衷

卷之八

周官

三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

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

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

九牧阜成兆民

此下六卿之職也天官百司之長是爲冢宰山

頂曰冢故以爲喻百官異職管而攝之俾歸于

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而劑之使得其平是

之謂均然要之統百官正所以均四海也○司

徒主國教化敷布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

者之典常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
徒衆也主民衆故曰司徒○宗伯主邦禮治天
神地祇人鬼之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定
則無有僭越而底于和矣卽禮之用和爲貴也
春官於四時之序爲長故曰宗伯○夏官主戎
馬之事而曰邦政者蓋統御六軍而平治邦國
以征伐而正其不正王政之莫大焉者也軍政
莫急于馬故以司馬名○秋官主國之刑禁不
日刑而曰禁務禁于未然也有姦慝之隱而難
知者則推詰之必得其情而後已有暴亂之顯

書傳折衷

卷之八

周官

主

而易見者法在不赦直刑之耳刑莫重于寇賊
故曰司寇○冬官主國定土以居士農工商之
爲四民者因順天時以興地利俾民獲享其成
業焉○已上六卿分有職掌各領其屬官以爲
九州民牧之倡蓋自內達之于外政治明教化
洽故兆民之衆莫不和阜而化成者與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
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
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

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
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視觀東后也大明黜陟
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此皆斟酌虞舜之事行
之然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
者可見矣○文中子曰舜一歲而行四岳者兵
衛少而誅求寡也在周已不能然况後世乎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
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
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
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書傳折衷

卷之八

周官

主

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大小而同訓之也反者
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
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惟以天
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政令行而民莫不
敬信懷服矣學古已下又勉其以學問謀議之
兼資而益裕于爲政也不學于古則無以爲入
官之具然事機在前不以義制而謀之于心其
可乎既稽之于古又裁之以義庶政得其宜而
免于疑惑矣周家典常皆前人之所講畫至精
至備凡蒞官者謹以之爲師法不可喋喋利口

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急情急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不勝煩擾矣可不勉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此下申戒卿士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非志弗立廣其業者非勤不遂動繇志而生志待勤而赴雖有二者當幾

書傳折衷

卷之八

周書

孟

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爲虛用而終蹈後艱矣此卽上文所謂蓄疑敗謀者也又戒以貴有位者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享有祿者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恭以勝驕亨是位當知儉以勝侈恭儉者美德也然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慎無以虛僞之心乘之而苟于襲取也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美作僞則掩護之罔暇故心勞而日見其拙矣何益之有汝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祗畏苟不知敬畏斯入于可畏之中矣可不戒哉

推賢讓能廉官乃和不和政靡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

敬

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推讓之心一出于公以爲庶官之倡有不協恭而和平苟庶官相競而不協和政事必繇之雜亂而難治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能也倘其所舉而非其人亦爾不勝任矣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王又歎息言曰爾三事暨及大夫

書傳折衷

卷之八

周書

孟

其敬爾之官勿忽治爾之政勿荒以助予一人永康兆民遠近萬邦庶幾其無斁于我哉

君陳

君陳臣名猶君與君牙之類稱君者貴之也或曰必封國而爲君也○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于下都而公親自盟之周公旣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令善也言君陳有美德事親克孝事上克恭惟

其孝友于家是以能施政于邦也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郭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郭之地故命君陳尹之蓋商民難化繇于民變民亂成王屬之孝友之君陳所以正其本也○孝者必弟恭故曰友于兄弟

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之在東郊以德及民師教而保安之故民思慕之不替汝往但當謹所司率循其典常而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將翕然聽順而不難治

書傳折衷

卷之八

君陳

三六

矣○司職守也常典章也亦自有辨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至治馨香四句卽周公之訓也故先以我聞發端至治善治也善治之極暢氣休聞發越而不端可掩猶夫馨香之旁達而可愛也繇此感格乎神明不疾而速矣凡言祭祀黍稷之芬苾用享于神明者亦豈以物哉定惟明德之馨而已至治舉其成盛德循其本馨香發聞非有二也爾尚式是周公之猷訓而匪勉以圖明德惟日孜孜

孜孜深致篤敬之功無敢逸豫焉耳此卽上文所謂懋昭周公之訓也王意以爲德之馨香尚能感神明豈不能感化商民哉德之昭明發爲至治之馨香卽明德之馨香也惟民其乂至治之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繇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之章

秉彜好德孰無是心故未見聖若不克見也然而志氣昏惰不能自強故旣見聖亦不克繇聖也君陳繼周公之後而撫周公之民且其明訓典章具在不可謂不見聖矣乃可不循周公之

書傳折衷

卷之八

君陳

三七

所行哉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爾惟克繇周公之訓則商民自然感化之神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凡有所當廢有所當興爲因革之始者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處度之衆論旣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見諸行事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吁外

日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言切于事謂之謀言合于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盛者言之耳此承上文來爾謀諸衆審諸已而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日斯謀猷也惟我后之德也順猶云遜順蓋人臣善則歸君示不敢自尊之意良以德言顯以名言言于是則臣與民皆順于我而君陳之德著聞于時矣○周公大聖人也洛誥之篇雖許成王睿洛然以使殷民之引考觀

書傳折衷

卷之八

君陳

三

德專繫之玉則君陳繼公之後者可知矣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徂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周公之訓大矣其要在于從容寬和以義制民而已爾其當益弘大之勢爾所有也法爾所用

也慎無情勢以逞已屬無藉法以爲侵削爲尼

事大體固宜主寬然亦必須防閑而有制而又從容不迫以爲和順不至于強人以從已也倘殷民之隸于法予曰辟之爾勿辟也予曰宥之爾勿宥也其出入輕重之間爾惟酌之以中而不偏焉斯可矣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不然雖刑無益也但或習于姦宄所行不法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俗此三者其罪雖小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雖然爾無忿疾

書傳折衷

卷之八

君陳

三

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必有所含忍而後能有所濟必有所包容而其德始弘裕蓋無忿頑者是有忍者也無求備者是有容者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淺深論也人之職業有修者有不修者當簡而別之其行已之良善者則進而用之以率其或不良者而人皆知所行

矣已上特反覆言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復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變為澆薄者因誘于習俗為物所遷耳然上之欲使其反薄以歸厚又非命令之所能勉而從也其所從者在上的所好何如耳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于身也敬其典常而一行之有寔德焉寔德之感人捷于桴鼓是以罔不變其習俗而升于大猷之世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于永世矣此在上者不可不慎其所好而民從之者也惟

書傳折衷

卷之八

序陳

甲

爾君陳素備孝友之德其益知敬勉之○民俗本變偕之大道此人君之福也君享其利民熙其俗此人臣之休也

書傳折衷卷之九

顧命

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謂之顧命鄭玄曰回首曰顧言臨危回顧而發命也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頹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哉生魄十六日也王有疾故不悅懌也古者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

書傳折衷

卷之九

顧命

一

洮盟頹面扶相者被以袞冕憑玉几以發命也始召六卿下至御事六卿召公領冢宰芮伯領司徒彤伯領宗伯畢公領司馬衛侯領司寇毛公領司空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人為天子公卿者也師氏大夫虎臣司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御事諸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命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歎其疾大進惟危殆病

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繼
我志此我所以詳審而發訓汝耳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適用
克達殷集大命

武繼文謂之重光猶舜繼堯謂之重華也奠訓
定麗訓依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
列章條以教訓之民皆服習而不適用能達于
殷邦之地而集大命于我周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
天降疾殄弗與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

書傳折衷 卷之九 顧命 二
釗弘濟于艱難

侗愚成王自稱也言其不敏敬迓上天之威命
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之大訓而無敢昏違如
此乎兢兢矣奈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與
弗悟以立于人世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
子釗大濟艱難予將有望焉○弗與弗能起也
弗悟弗甦醒也明時朕言者不昧我所命而遵
用之也艱難言爲君出治非易事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小大庶國散處于或遠或近爾盡懷來之道與

夫馴擾之方則萬邦咸寧而交相勸以歸心乎
我矣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思夫人者指殷紂而言凡爲人君表儀于四方
當克整之以端莊者若紂沉湎昏怠自亂其威
儀矣然邪正之介有幾存焉幾者動之微而吉
凶之先見非幾則發爲不善而陷于惡矣爾無
以元子釗而冒進乎不善之幾也此或不慎及
喪其威儀斯難挽矣可不戒哉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書傳折衷 卷之九 顧命 三

綴衣帳幃也羣臣既受命而退乃徹出其帳幃
于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束首于北牖下是
也于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
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爲天子虎賁氏延引
也翼室路寢傍左右翼室也恤憂宅居也太保
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執干
戈者二人虎賁百人迎太子釗于路寢門外引
入路寢之翼室爲憂居宗主也○范氏曰成王

崩太子必在側當是時本在內特出而迎所以顯之于衆也稱子者所以正名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向南門王宮之外門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然先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勲戚顯諸侯是體統尊嚴機樞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宜其爲千萬世之法也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湏材狄設黼屨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漆仍几

書傳折衷

卷之九

類命

四

丁卯記日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于康王也伯相者召公以西伯爲相也湏取也言命取材木以供喪川也狄下士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黼屨屏風畫爲斧文也設黼屨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牖間平日見諸侯之坐也西序旦夕聽事之坐也東序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西夾親屬私燕之坐也已上皆鋪設如其生存日耳南向所以覲諸侯也篋席桃竹枝席也敷

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黼純謂以白黑雜繒而緣之也華彩色仍因也言以五采之玉飾几因生時所用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東西廂謂之序西序則東向也底席蒲席也綴雜采也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豐席與筍席全解見下畫亦采色雕刻鏤也西夾西廂夾室之前也筍席竹席也紛訓作雜謂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也漆漆几也古者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向之席坐也兩序及西夾各就路寢而言其三席亦各隨事

書傳折衷

卷之九

類命

五

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其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笱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坐北列玉三重也陳寶疑卽寶器名如天球河圖之類不必謂陳列先王寶物也旣越玉在前此又以陳列寶器言之文氣又不貫矣赤刀朱其刀之室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也弘璧大璧也琬琰珪名夷玉或謂四夷所貢之玉也

倘作常玉亦無事于設矣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于河也胤國名言胤國所製之舞衣也大貝形如車渠鼓鼓長八尺者父和古之巧工垂舜之共工也已上舞衣鼓戈弓竹矢皆製作精巧中于法度故歷代傳寶即所謂宗器也○楊氏曰宗器於祭祀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韋輅也王之五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爲次象輅以封異姓爲又次之韋輅以封四衛爲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爲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爲先輅則韋輅象輅爲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向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皆以西爲上者殯在西序故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

羽夾兩階凡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劉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惠二隅矛也路寢門一名畢門上亦亦外向也堂簾曰彤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銳說文曰銳侍臣所執兵從金戈聲東西堂者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者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官皆士大夫之職而後世不能然也

王麻冕黼裳繇賓階降卿士邦君麻冕黻裳入即位

麻冕三十升麻爲冕隋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曰賓階也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繇今蠡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事于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

也按今制如遇帝后忌辰而行吉禮百官皆服青錦繡者是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乘介圭上宗奉同珥繇阼階隋太史秉書繇賓階隋御王冊命

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

有二十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珥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

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特書繇賓階以升蘇氏

書傳折衷

卷之九

廟令

八

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煬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大也后君也指成王而言言成王力疾親憑玉

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也君臨萬邦位之大也率

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繇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明訓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

敬忌天威乃受同珥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

康王拜受顧命起答大史曰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蓋諫詞退

託于不能也王乃受珥爲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于三故三宿三祭

三咤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葛氏曰受上宗同珥則受太保介珪可知矣

太保受同降璽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嚳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

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書傳折衷

卷之九

廟令

九

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

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裸尸太宗執璋瓚亞裸執祭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

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宗供王故宗人供太

保也以酒至齒曰嚳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也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所以同授宗人又拜

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或敬神之賜而不其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雖

飲福亦廢也太保下堂有司收徹需用廟門路

寢之門也成王之殞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禮士以下可知侯者侯見新君也○西山真氏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當危疑之際而區處得宜如此

康王之誥

朱子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于顧命故今文篇然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收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

書傳折衷

卷之九

康王之誥

德谷拜

周禮五門一曰皋二曰雉三曰庫四曰應五曰路路門亦曰畢門外朝者在路門內應門之外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也布陳也乘四馬也黃朱二色名若匪厭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圭幣曰一二蕃衛之臣敢執壤地所出奠贊皆再拜稽首至地以

致敬焉康王義其能嗣德也因答之拜嗣德者世德也謂其世翼戴宗周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

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上帝改大國殷之命惟我周文武大受而嘉若而能恤乎西土之衆以有天下也美字疑爲美字之譌若猶云厥也或作順字訓亦通

書傳折衷

卷之九

康王之誥

七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陟升也新陟猶云大行皇帝也畢協賞罰者刑賞盡合于理而無私也故克定其功而用遺我後人之休美焉今嗣王立位其敬勉之哉六師六軍也天子六師告康王無徂于宴安而弛武備當益張大之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德之基命也○張皇六師卽立政篇之克詰戎兵也雖不事黷武要使神氣振而釁孽消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劄報告昔君文

武王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王平富者言薄飲而大均平使民富足也不務咎者言謹罰而不欲以咎惡爲務也齊者民風之一也信者民俗之醇也兼此二者而底止于齊信之域無或參差而携貳焉而文武之德用以昭明于天下則亦有如熊如羆而武勇者與不二心而忠實者之臣也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于上天天用昭訓之厥道而付

書傳折衷

卷之九

康王之誥

十一

畀以天下之大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所以尊親之也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豎立藩屏者意蓋在我之後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宜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以安四方勿遺我穉子之耻也○鞠詩經訓作窮厥若助語詞

宜云奉厥若恤亦倒文法耳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既相揖者揖而退也釋冕而反喪服爲正常也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廟而命之成周下都卽東土也保者安之釐者

書傳折衷

卷之九

畢公之誥

十二

理之卽下文旌別淑慝之謂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慈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難也周公左右而輔相之安定國家謹慈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朝用式其教既歷三紀世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用寧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繇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道以世言卽所謂世道也升降者一治一亂之謂蓋治亂無常爲政者宜因其俗而變革之故有向化而爲善之人倘不知旌別而善之則民亦無所觀感矣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于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祇服師訓而其

休嘉之績蓋多于先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爲

書傳折衷卷之九 畢命

古

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命以保釐之寄故叙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旣旌別其善惡又併其所居之宅里而表揚之曰某也善人之所居也某也不善人之所居也善者顯聞于世而不善者病矣所謂風聲不期樹而自樹也其有弟循于訓典者則殊異其井

里疆界俾不得與善者雜處庶幾知畏爲惡之

禍而慕爲善之福矣善惡旣分邦域宜固其尚申畫郊圻之制固守其封疆以奠安四海哉○

呂氏曰榮辱不止于一時流芳遺臭傳之萬世此所謂樹之風聲也禮記云不變移之郊不變

移之遠此所謂殊厥井疆也東郊之政重在保釐旌別淑慝者釐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時

平則易玩申明而謹緝之以固內而安外亦保釐之所必資也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

書傳折衷卷之九 畢命

五

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又言政事貴純一辭令尚簡實而所深戒者在乎作聰明而好立異蓋立異則不能有恒而體

要矣彼殷俗之靡靡以利口爲賢相習而不返也餘風未至尚未絕焉公其可不以此爲念哉

○體者具于理也要者約而不煩也二字相資利口卽體要之反靡者如草之從風而靡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繇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黷化奢麗萬世同流

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先取古人論世族

者發之謂世享祿入之家就樂養其能出入
繇禮者鮮矣既不繇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
凌滅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以量
快心萬世雖遠同一源流滔滔不已可無戒哉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
侈將繇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
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繇古訓于何其訓
蓋人之心莫難收乎已放之時猶莫難閑于已
收之後茲殷士之憑藉恩寵如其舊日而怙恃
奢侈以受厥宜惟務服飾之美轉相誇尚而身
書傳折衷卷之九 六
之不美則莫之規也流而不返驕淫自恣矜侈
得意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
訓雖已收其放心而所以防閑邪惡期于令終
者尤甚難也夫禮義生于富足既富厚之以養
其身又教訓之以養其心則心不遷于外物而
克全其性命之正將永年可期矣訓之云何惟
德與義二者爲大然德也義也乃古今人之同
理苟不師古何以訓今故必繇古焉而後爲訓
之大也訓者以言教閑者以心教訓之德以閑
其凌德訓之義以閑其滅義也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
德允脩
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者殷士最難服處之有道
則國家安矣不剛不柔德信乎其修也此卽君
陳篇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之意蓋或忿其不從
而以剛制之則必怨又或慮其難制而以柔遇
之則必玩怨與玩皆繇于德之不脩君子盡其
在已者而已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
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
書傳折衷卷之九 七
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求膺多福
成者治之成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
能和協其心而底于道道者政治之道也以道
致治則能濶澤乎生民而四夷之爲左衽者亦
咸賴之矣人君無福以政脩民悅爲福予小子
其求受茲福祉者非一哉○能化殷士則能懷
左衽其機一也懷左衽易服殷士難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
訓其成式惟又
成周指下邳而言言畢公造福于成則無窮之

聲聞將與基業而並久矣豈惟一身將子若孫皆順其治之成也而求以此爲法焉爾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爲者也惟盡厥心而已民寡者易其事以爲不足爲者也惟慎厥事而已凡此皆文武二王已成之烈也其敬奉之庶幾有休美于前政而先後相承勿替哉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之爲大司徒此誥體也先

書傳折衷 卷之九

大

儒以爲史官所作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爲常畫日月于旌旗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穆王昭王之子康王孫也周以文武成康四王爲盛故言嗣守其統緒焉亂治也左右卽輔相也蹈虎尾至危也以之而涉春冰又恐陷溺其

危爲何如此以見求助之切也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

股肱以宜力言心膂以効忠言此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典則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彛言故曰式和正者身之所行無邪曲也中者心之所存無偏倚也夫子日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

書傳折衷 卷之九

君牙

尤

率自中卽此之謂也言君牙克敦司徒之職當自身始耳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慄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祁大也暑雨大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

也厥惟艱哉歎小民之誠爲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獲安司徒職兼教養此又告君

牙以養民之難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

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于前武承于後曰謨曰烈各舉其盛而言之耳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于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也光命卽顯謨武烈不過承文謨而底成功所以文武總言之曰光命

王若曰君牙乃惟繇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繇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父

先正君牙祖父也舊典時式謂率其舊章而式法之耳且民之治亂關係爾之一身其可不循

書傳折衷

卷之九

時

子

乃祖考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父哉君乃穆王自謂父治也○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繇舊服曰繇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繇先正曰率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者而其賢亦可知矣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罔命

伯罔臣名穆王命爲太僕正此誥體也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也

皆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滅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聰明者質之出于生知也齊聖者德之充于極至也文武之君備此盛德小大臣工咸懷忠良罔不待于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無非正人則所資其承順救正亦豈小補哉是故動容周旋悉中於禮發號施令皆爲盡善而

書傳折衷

卷之九

時

三

下民奉若萬邦休美必繇之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緇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無良質之不善也言文武齊聖猶資左右况予之無良乎助其不逮過則直之謬則正之而格其非心俾克紹文武之烈予之願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大正太僕正也羣僕羣從大夫也此欲伯罔正

其羣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文修其所不逮且又慎擇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克之惟正人君子在位焉可爾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憊人克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王之典

自聖者自以爲聖也小人之蠱惑其君必使之虛美薰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遠也于是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復齟齬于其間而日淪于不德矣臣僕之

書傳折衷

卷之九

同命

三

賢否係君之輕重如此爾其可比昵小人克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主之典哉朕無樂乎其此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彛憲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爲善則是曠厥官常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汝罪矣又歎息申明伯冏以匡乃后于常典而弗使縱其非心也

書傳折衷卷之九終

書傳折衷卷之十

閩中後學曹學佺輯

呂刑

呂侯爲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謂甫侯言于王而修之也故曰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耄者老而昏亂之稱荒大也大度作刑猶夏書荒度土功耳○記云八十九日耄本紀周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立五十五年崩然則百年從王之生年而數也

書傳折衷

卷之十

呂刑

一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言法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開始暴亂之端延及平民無不爲寇爲賊以鴟張跋扈爲義而不
知改相習于姦惡寇攘故須制刑以矯正而虔劉之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桼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靈善也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于是始過

爲剝鼻則耳祿竅黥面之法有麗法者必刑之
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爲差別也

民與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
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
惟腥

泯泯昏也民皆悍然興起更相漸染爲昏爲亂
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
戮者方各告無罪于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
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其濁亂也如此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

書傳折衷卷之十 呂刑
在下

皇帝舜也以書攷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臯陶
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重遏絕之使無
繼世在下國焉○報虐以威帝命之也舜何容
心之有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
明非常鰥寡無蓋

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卽羲黎卽和也呂
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
然知其所歸則不求之眇眇冥昧之間當三苗

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
于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潰亂此妖
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罔正也在舜當務之
急莫先于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
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定
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肅高妖誕之說舉
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
道民卒善而福惡而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
蔽而不得自伸者也豈不捷如影響哉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

書傳折衷卷之十 呂刑
明 三

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爲
威以察爲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
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于是乎苗格矣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
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三后成功惟殷
于民

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呂氏曰時承蚩尤三苗之
蔽妖誕溺人重黎雖區別其大分然蠱惑日久
未易遽除故伯夷降天地人之典禮使知幽明

之分人道之正以折民之邪妄所謂折民于刑也蘇氏曰禮失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以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功成而民殷厚則防閑之功益不可廢于是下文卽命臯作士以刑限制之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命臯陶爲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簡束其心而諱之教以祗敬德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約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

書傳折衷卷之十

四

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彙彙

穆穆和敬也明明精白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穆越而四達之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親感爲善而不能自己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明德之精華也此爲一篇之綱領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惟訖之惟與也訖絕也謂唐虞之世典獄之官

非但絕其威勢請託并絕于貨賄之賂遺蓋不爲威屈不爲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對天之辭蓋推典刑之極功而至于與天爲一者如此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獨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書傳折衷卷之十

戶刑

五

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爲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爲天牧養斯民乎爲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舍臯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于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始不獨貨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于其罰而遂殄滅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繇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此告同姓諸侯格至也參錯訛鞠極天下之勞者莫若刑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或不得其死者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而罔或不勤勤惰之間得失相懸甚矣且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

書傳折衷

卷之十

呂刑

六

已非終卽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卽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而輕重之惟在夫人所麗何如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爲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爲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若慶于上民賴于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皆爾祚刑在今爾安百姓何釋非人何敢非刑何度非及

吁來者嘆而呼之來前有邦諸侯也有土卿大夫有采地者刑凶器也謂之祚刑原制刑之本也刑以隸民彛成三德係人心固天命何吉祚如之典獄者以祚用之則無往而非祚矣祚刑非他在于安百姓而已故使善者有所恃惡者有所懲也曰何釋非人敬刑卽是慎罰何度非及謂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書傳折衷

卷之十

呂刑

七

此師衆也五辭麗于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于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于刑則質于過而當宥免之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

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審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于五罰亦然但言于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呂氏曰刑降而爲罰罰降而爲過然以私而故縱則又非天討也故縱之病有此五者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呂氏曰當赦而不赦不當赦而赦所害皆匪輕故又戒以審克也

書傳折衷卷之十 呂刑

八

簡孚有衆惟貌有精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此承上文五辭簡孚而言獄辭簡核孚實衆聽以爲可信也唐孔氏曰衆或皆以爲可刑或皆以爲可赦未得卽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考合復同乃從衆議斷之卽周禮大司寇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陳氏大猷曰無簡不聽謂獄辭之無核者則爲疑獄明矣更不須以貌聽而徑赦之也具俱也謂上所言皆敬天威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惟

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官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剕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書傳折衷卷之十 呂刑

九

舊然輕罪比舊爲多而重罪比舊爲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按臯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官刑剕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朴之刑耳夫刑莫輕於鞭朴之刑而又情法中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

之贖特不欲遽釋之耳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肯者是也若謂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

書傳折獄

卷之十

呂刑

十

中典隨世而爲輕重者也蓋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威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準輪而孚其刑上備有弁兩刑

罰以德惡雖非致人于死地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始能折獄而咸當于中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政之要必于其差而察之則其情悉見雖巧辯不服從者亦服從矣哀敬折獄者側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于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于下而民信

書傳折獄

卷之十

呂刑

十

之獄輪干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弁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弁兩刑而上之也此言斷獄者當備其辭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折非實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姓

也姓異姓也朕之于刑言且多懼况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者厚之至也今天下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爲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汚曰明日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陳氏大猷曰明清以聽卑辭以中而聽兩辭也陳氏櫟曰亂治也民之所以治無不在於以中而聽獄之兩辭耳兩辭之獄無可容私家于獄如君子不家于喪

書傳折衷

卷之十

呂刑

十一

之家無或以私意而求成家于獄之兩辭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言罪狀也呂氏曰獄貨非所以爲賣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終有時而償報以庶尤而衆罪交至也孔氏曰未畏天惟罰言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罰也陳氏大猷曰鬻獄而降罰非天道之失中也蓋獄者乃人命生死之所在苟用刑失中而天罰不失其極則刑典獄者無所懲戒自庶民無有蒙善政而在于天下者矣且任刑之大本在敬與中用刑以敬爲主用法以中爲

主前章已論之至此復提敬與中訓之後章復申以中焉○天罰失極猶云天之淫威也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蘇氏曰王耄矣諸侯多其孫故曰嗣孫今往何監言今當何所監視哉當立德于民爲之中正乎尚明聽之哉言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也哲人惟刑無疆之辭言知人用刑有無窮之善名也新安陳氏曰極多準則之名折獄能係屬五

書傳折衷

卷之十

呂刑

十三

刑之準則所以皆合乎中理而有是慶也或訓極爲中固非徑指五極爲五刑亦非也嘉師良民也祥刑良法也諸侯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申明前告示祥刑之意而欲其監視于所告之祥刑也

文侯之命

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于東都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鉅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爲篇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
問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
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
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
也言文武之德既大光顯而復加以慎修不已
故能上下而昭布焉惟時上帝用集厥命于文
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于小大謀猷
率循依順罔敢背違故自文武而下為先祖者
皆得以安于其位也

書傳折衷

卷之十

文侯之命

古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
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
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
綏在位

王歎息言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父死而國敗
絕其資用惠澤于下民本既先撥故戎狄侵陵
為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
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
濟難惟是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
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

矣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
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顯祖文人皆謂唐虞卽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
也後罔或者後在位則文武之道絕矣今則文
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使今日之君能紹
繼之也前文人猶云前寧人能追前人卽孝子
也言汝多所修葺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予
所嘉美矣刑與辟言儀刑文王同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資爾秬鬯

書傳折衷

卷之十

文侯之命

古

鹵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
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
德

鹵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之鬯
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
後得專征伐彤赤盧黑所尚不同也馬四匹曰
乘弓矢之外更賜之乘以資用武也簡者簡閱
其士師者惠恤其民都國之都鄙也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為寇魯侯征之於費

誓衆故以名篇呂氏曰誓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系之于書未猶詩之錄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譚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誓今惟淫舍牝牛馬杜乃撓斂乃甯無敢傷牝牝之傷汝則有常刑

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乃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猶曰往者云爾穀縫完也言縫好其甲冑勿使毀斷也敵猶繫也捕紛如綬而小繫紛于柄以爲飾也弔

書傳折衷

卷之十

誓

夫

精至也備具也每弓矢十弓十矢千使其備數足也鍛淬礪磨也凡金爲兵器如戈矛鋒刃皆須鍛礪以使精善夫甲冑所以衛身鋒刃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淫大也牝開牧也杜絕也撓機檻也斂塞也穿穿地也師旣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于野當窒塞其撓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行所在之居民也旣言牛馬在牝遂以牝爲牛馬之名牛馬備車戰及負載之用也

馬牛其風臣妾通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喻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通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賚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竊人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左傳風馬牛不相及買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蘇氏曰軍亂生于動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爲法本部不敢離局

書傳折衷

卷之十

誓

七

他部不敢匿姦則無潰亂之虞敵人不能乘間而入矣

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蕘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甲戌用兵之期也時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猶言乏軍興也大刑死刑也淮徐並起此獨言攻徐戎者以近于魯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卿則六軍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

楨榦板築之木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
我之攻勢不擾我之築且示以寧留勿去也無
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于殺耳芻茭供
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爲惡故皆服大刑
楨榦芻茭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林氏
曰此所謂魯之三軍故說者多引以爲魯有三
軍之證然苟指魯之軍制言謂之三卿三遂則
可謂之三郊則不可蓋國必有四郊郊外爲遂
其曰三郊三遂蓋夷狄爲寇東郊正受敵處故
使此郊之民專意于攻守而調發儲峙則使西
南北三郊三遂之民蓋取給于不受敵之地也

書傳折衷

卷之十

費誓

大

秦誓

左傳僖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
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
得也穆公訪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
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
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
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
流是惟艱哉

首之爲言第一義也言人盡自若是安于循已
其責人初無難事惟受責于人俾如流水略無
扞格是惟難也此古人之語而穆公引以自責
云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
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
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若弗云來者憂改過之無日也日月逝矣歲不

我與之謂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以其弗就于

已而忌疾之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姑樂其順

書傳折衷

卷之十

費誓

十九

便而親信之此人之通患也予者前日之過雖
則如是然尚詢謀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
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

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
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謫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
有之

番番老貌佗佗勇貌截截辯給貌謫巧也皇遑
通夫齊力旣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旣拱者
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
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

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
遑暇多有之哉○良士指蹇叔勇夫指三帥編
言謂杞子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
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
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
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
聖而遺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
民亦曰殆哉

此二章說見大學但一二字少異如以介爲个

書傳折衷卷之十

以取爲尚以猗爲兮以是爲寔之類昧昧而思
者嘿嘿思之也介獨也猗語辭我主也休休易
宜好善之意不啻自口出蓋心之所好甚于口
之所言也

邦之杌隤曰繇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杌隤不安也懷亦訓作安言國之危殆係于所

任一人之非國之安榮係于所任一人之是可

不恤哉卽所謂邦以一人興亦以一人敗也是

繳上二章意

書傳折衷卷之十終

書傳折衷卷之十終

書傳會衷十卷

江蘇周厚
增家藏本

明曹學佺撰學佺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書自一
卷堯典至六卷召誥題曰書傳會衷七卷洛誥以
下則題曰書傳折衷篇帙相連而兩名互見莫喻
其故今姑從其前名以歸壹一其說多沿襲舊文
間自立議則又多舛誤如四岳舊說以爲四人學
佺則以爲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不知下文僉
曰爲衆應之辭也其以三江爲松江婁江東江九
江爲洞庭則皆取舊說之難信者洪範之六三德
不取鄭康成臣道之說而用孔傳亦失於決擇也

虞書箋二卷

〔明〕茅瑞徵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虞書箋二

卷》提要

虞書箋自序

古稱極治唐虞尚矣廼攷其
皆九年之洪水每厯其咨十
旬之干羽尚煩訓定而蠻夷
猾夏殄行震師紀述不絕於

序一

書亦烏睹所謂太寧之象哉
其廷臣動色相戒一則曰無
怠無荒再則曰無若丹朱傲
曾未嘗以神聖諛其君而其
君亦不敢寬然以神聖自命

主

兢、業、常若不能一日安
於臣民之上故曰堯舜其猶
病諸只此一念便足千古此
帝王相傳治脉也今
上每事誦法堯舜而廷臣將

序二

順不遑率孫處于稷契夔龍
之後曰

天

王聖明為臣不易頃歲遘遽
告急水旱時聞大似唐虞儆
予之日惟諸臣共以堯舜事

君

君而無空以堯舜頌吾
明良喜起弘濟艱難此亦千
載一時矣少習書傳白首茫
然南局多暇日取唐虞論治
之書再四讀之意有所會輒

序三

次數語簡端以便成帙兒子
偶發廢簾請付副墨因漫題
曰虞書箋蓋曰此其最淺、
者予未有知云爾嘗讀宋史
如張齊賢田錫之告其君並

曰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而李
父靖之相真宗日以四方水
旱盜賊上聞眎王旦之慙慙
天書何啻倍蓰克艱厥后聖
治所以日昌具曰予聖凡情

序四

所以轉劣太平無象滿則招
損將仰贊

帝

德之固愆必遠効臣鄰之弼
直淳古皇王之道固非謏劣
所能窺測萬一而非堯舜不

敢以陳微臣誦習有素頌不
忘規即以當塵露之獻亦無
不可也

崇禎壬申初秋吳興澹樸居
士茅瑞徵題於浣花居

序五



虞書箋上

歸安茅瑞徵伯符著 男亂京全訂

虞書

虞史上采堯事下終禪禹因以虞書冠之

堯典

古者大事書于冊此以冊紀堯事皆帝天下者大經大法故曰堯典先儒云書首二典猶易有乾坤天地之道倘于乾坤君臣之道全於二典諒矣

帝業莫盛于堯史臣宜不勝臚列乃僅舉曆象疇

堯典

上

咨兩事便已得堯大畧此正史筆高簡不可及處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

召誥曰其稽我古人之德虞眎堯已爲近古故史

稱稽古而以曰若發語 古來帝王皆有勲業可

紀唯堯手闢洪荒其功最大放卽繼之將聖之繼

孔子大堯之爲君曰巍巍其有成功又曰蕩蕩無

能名此放勳之旨也 帝德難名畢竟欽是第一

義下文曰欽若曰欽哉始終不離一欽字 堯時

風氣漸升文明日啓聖心經緯燦然一洗卓昧氣

習遂開萬古斯文嫡派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治曆

明時是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咨岳舉舜是 安

而行之聖人也堯德極其自然史因一安字形容

不盡叠用一安字 堯以揖遜開禪受恭讓正其

德之盛處子貢贊孔子方全此恭讓兩字耳 德

性行實是註脚語不必太泥 帝德開修原從實

地參證而精華透露自不可拚所謂篤實後之光

輝也光被二句正說放勳舊云四表格說上下豎

堯典

上

說看來文勢只一氣說下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於變漢詔引作於蕃

德量虛含家國天下並入其統括故曰俊德俊德

元自空明唯無以翳之而適還其明之初明明德

也既睦昭明以及時雍明明德于天下也大學明

新至善之秘盡露于此 按大戴禮正月時有俊

風俊者大也大學引作峻德 問明與光以何爲

異曰明卽光之本體譬一輪明鏡瑩然無瑕則光

彩自是射人而落照皆圓矣此節只從上節翻出
彼格實境節節有過化存神之妙孔子後來動和
庶幾近之 以字貫下九族百姓萬邦愈推愈廣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可以想見俊德之量 平章
二字始見于經唐宋宰相稱平章事昉此曰平日
協見均平周徧意極太平之景象穹天匝地盡納
春風和氣之中而變化自無方矣中庸云動則變
德至移風易俗自有蒸蒸變動處所謂帥天下以
仁而民從之不必說到變惡為善也經文時字多

從是字解蓋本釋詁此時雍似應以本字訓之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此下更端說治曆事故云乃命非謂時雍後始命
也自黃帝命容成作調歷正閏餘其後顓頊以屬
重黎至三苗亂德官失其職而閏餘乖次堯育重
黎後纂前業爰置羲和之官特詳命之 天道遠
人道邇以人測天纔着意想穿鑿便與天不相若
卽此穿鑿意思便爲襲天欽若者盟東就業不敢
以昊天戲淪虛心參討直求摹擬逼真而止曆象

授時正欽若實際也曆只是紀數之書推步以作
曆者非卽是曆曆且象焉則日月星辰之序不忒
而人時從此定矣乃秉欽若之心敬以授之而時
至事起其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
乎 爾雅云夏爲昊天詩傳謂元氣廣大 日月
星辰在天成象而紀其度數者曆也此重在治曆
上曆象二字須有分曉 帝王承天治人時所係
尤重三農視以爲候百工亦循以爲程作訛成易
乃是天地間實落大經濟未有不準于時者孔子
之告顏淵爲邦亦首曰行夏之時 序帝德者首
欽帝欽維何則欽若敬授其大云 昔少皞氏以
鳥紀官鳳鳥氏爲歷正班在五鳩之上至堯別命
羲和掌天地四時古聖人之重曆數乃爾周太史
正歲年以序事以下大夫爲之而馮相保章隸大
宗伯名位寢輕矣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
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嵎夷尚書考靈耀
及史記作禺鉞夏
侯作嵎鉞說
文嵎作禺

分命者從總命內分出命義主春夏和主秋冬各專一職申命者就義和所職又重分之既命仲復命叔堯都平陽而測候之所東至于嶠夷南至于交趾西至于西北至于朔方義和各遙領其政分方考驗以預訂來歲之曆非常宅也義仲領東方專典春政者寅日在春分之旦卯位日中在春分之日星鳥在春分之昏平秩則舉舉三春言之均平而次第其節候有敬授意歲事在春而東位居震萬物皆有振起之象故曰東作鳥火虛昂皆于分至之昏見于南方午位謂之中星蓋二十八宿隨天西轉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其象蒼龍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轸其象鶉鳥西方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其象白虎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其象玄武龜形星次本定附天而移天形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天北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各以時初昏見於南方恰當地之午位所以必於南方考之仲春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以次而轉至來歲仲春鳥仍

轉而南矣中星非指天中乃在南北極之間於此取中故謂之中星也四時各驗之於仲月舉中以見其餘分至定而四時之序從可知也春秋曰殷夏冬曰正亦猶分至之意中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義叔典夏政所領南方南交即交趾則交趾自堯以來久爲中國舊域矣春秋則考驗之於二分冬夏則考驗之於二至敬致二字在平秩南訛下孔疏謂敬行平秩之教以致化育之功朱子云敬致只是冬夏致日之致蔡傳依此解最確夏至致日以土圭識景日長則晷景短敬致與寅賓賓儀其義一也曰寅曰敬總不離欽若之旨漢天文志曰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

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入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

因是因仍之因前此民已析今因之

分命和仲宅西日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

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昧谷夏侯書作柳谷

和仲領西方典秋政西不言地徐廣云今天水

之西縣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寅饒納

日謂秋分夕月賓日于卯饒日于酉秋位在酉

物皆成熟春言日秋言宵互文見義亦承納日

虞書

堯典

七

言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

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說文作褒毛

和叔專典冬政者所領北方變文曰朔如月朔然

有終而復始意冬不言日冬至于之半日淪地

中無景可測也平在與平秩稍異三時事有定

敏但須按其次第故曰平秩冬月改易之候作事

謀始尤宜倍加詳察故曰平在帝王之治天下

其道祇以平之故化民成俗則曰平章作曆授時

則曰平秩平在調之以平而天下固已泊矣洪範之論治亦曰王道平平曆家推步自是一種顯

門學問此義和二氏子弟童而習之者故今分方

考驗各舉其職以便責成極四裔以測其同異而

軌度可齊審四仲以詳為參覈而節候自定遠察

日星近考民物而時行物生之妙粲然于吾前曆

象敬授至此無遺術矣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說文朞作稭傳有讀為又

虞書

堯典

八

上既命以分驗四時以為敬授張本而置閏尤授

時所急故復申明閏法朞歲閏乃此節大關目節

氣一周天而為朞歲星一周天而為歲曆家置閏

全在本文有六日三字若朞之日盡于三百六旬

則每歲周天恰三百六十日絕無參差何又添置

閏月唯以日計之多此五日有奇之氣盈

二氣交每三十

三箇時辰言六日者舉全數也而合以月有六小

盡之朔虛

月與日會積二十九日六時零三刻弱合朔不滿三十日

每歲共餘

十一日有奇必須置閏月以歸之置閏法重在消

盈帶息虛意 氣盈從莽上看出朔虛從歲上看出歲止得三百五十四日必以閏月定時成之歸餘于終天道始運而無所積此聖人斡旋化工處 天有四時分爲二十四氣凡一月二氣並節氣在前中氣在後若中氣趨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唐曆志云無中氣者爲閏月孔氏曰凡曆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大畧經三十三箇月積氣盈朔虛之數算及一月便合置閏以消盈息虛 成祖仰觀乾象以太陰五星附天右旋命學士劉三吾等重訂書傳以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爲正然朱子極稱橫渠左旋之說日月本順天左旋而共行每不及考其次舍若逆天而右轉曆家只算退數云日月右行日遲月疾此乃截法未爲通論也 四時行而歲功起焉百工因以趨事若非授時確然可憑何名信曆唯以閏定時成歲而曆允可奉行矣以此釐治百官明示法守凡事及時修舉又何績之不熙庶績總不出作詭成易 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天運

有常而日月星辰皆動物也動而愈出不能無生離合而曆推以有定之法久之必漸相乖舛須是隨時改易詳爲參驗方與天合故聖人特著訓於華以垂示曆象之妙用史序堯政獨詳於測候閏餘旨微矣 考曆書黃帝時已置閏堯創法更爲參定維時箕筭適生爰占晦朔亦若有天意焉閏非堯始置也 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自東晉虞喜始立歲差法約五十餘年日退一度何承天諸人各有增損至宋改立歲差大率七十七年五月日退一度 帝曰嚳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嚳訟可乎 聖人不能爲時時至勿失順時爲治而參贊化育開物成務非汝闇者所能從事也但明戒於太察曰啓明便多一分炫鬻意而鑿混沌之竅開紛更之漸嚳訟殆所必至此人若用嚳于俗而爭于時從此天下春春多故矣帝已深見底裏故吁而置之 胤子朱爲丹朱蓋本馬融鄭玄之說然求賢

而首舉帝子似非人情孔傳只云獵國子爵

帝曰疇咨若予采驪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驪兜篆文作鵬受韓昌黎詩鳴弓射鵬受方鳩說文作旁迷

若時若采並與欽若同義采即亮采之采帝以仔

肩在予則曰予采舜以主持在帝則曰帝載明

主用人以功爲程鳩聚見功若有層累出奇之効

方且鳩聚若有勃發欲前之端驪兜之稱美共工

功狀似可據矣乃名實真贋之間善觀人者正從

此處着眼有如言行不顧表裏不符則所云鳩僝

虞書 卷上 堯典 十一

不過粉飾鋪張之跡而一意表襮盡露虛僞之景

彼庸違貌恭其能行所無事而若予采乎此帝已

早燭驪兜之比周而姑置不問耳靜言庸違四

字曲盡喜事冒功之態大凡小人最不耐靜當其

靜時便生出許多鋪排以自矜炫使人乍聽其言

若謂功可立就惟恨時莫予用也乃一用之而自

相矛盾且立敗矣傳曰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

至間本清福而小人更多生枝節百端舞弄以自

發其益藏若能審間中作用探靜中消息者非天

下至人不與也象恭者摹擬於聲音笑貌之似

而色取之正與允恭相反惟堯允恭乃能摘共工

之象恭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

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

命圯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

弗成鯀一作鯀方命漢書引作放命

帝德至矣而有洪水百六之運即聖人不能逃也

湯湯蕩蕩浩浩連用疊字形容水勢只平敘去水

虞書 卷上 堯典 十二

本就下乃懷山襄陵勢若滔天逆行甚矣非常之

原黎民所懼非得大作用大力量之人安能拯民

胥溺故帝特咨其人而曰有能洪水爲天地間

一時異災全要虛心參酌多方共濟不得全憑臆

逞剛愎自用方命圯族豈曰無能但不善用其能

誤認執拘爲擔當便不堪大任如禹祇承則與方

命異暨益暨稷則與圯族全別矣鯀既圯族何

以却來僉舉想鯀平日自矜其能有沾沾願試之

意在廷方苦治水無策皆欲一試以塞其望故岳

以試可爲言而水患方殷帝亦只得屈己以聽盈
廷之議耳 繇只是悻悻不無小才在當時最號
留心水土故僉舉及之既久試功效茫然又畢竟
用禹蓋其父子間專門講究自有一派傳授如天
官家之專屬養和也 繇治水無功寬以九年只
因當時並無堪代之人且繇時用障塞報有小利
不欲責速効以掣其肘此亦可見聖世用人之畧
以胤子之啓明共工之鳩功繇之治水皆是高
明一路人唯不免爲才所使故爲歸訟爲庸違象

虞書

堯典

三

恭爲方命圮族見事風生違衆立異均非大受之
器帝在位日久居恒於諸臣材品早已洞燭但不
妨量能器使及廷薦濫列片語遂著定評肖物賦
形識空千古此帝所以稱如神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
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繇在下曰
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
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
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帝欲異位此時胸中已有舜在何又爲此不情之
讓蓋以天下與人古未有也而四岳爲當時重臣
其人亦必堪付託者在廷揖遜理宜首及諒岳自
有商榷而後可徵示以意耳或云許太岳之後相
傳堯讓天下于許由實緣此附會之 堯爲天下
得人廣行咨訪一旦從側陋中拔出虞舜如得異
寶史臣特鄭重其詞曰師錫蓋衆心之所聚願共
舉以効之明廷而不敢私非尋常網羅可得也書

虞書

堯典

四

則天與之 帝世去古未遠薦舉已不足據一舉
而得胤子朱再舉而得共工尚是偶掛吹嘘未協
輿論乃洪水警予天子焦勞于上黎民昏墊于下
至煩廷議遴擇而衆口推轂亦不過方命圮族之
共工而已如舜大聖阨處隱微曾無一人齒及直
至帝心早屬顯示明揚乃得破格徵用儻舜姓名
不達帝聽周諮未悉其將終稿窮巖乎故資格用
人今古同嘆明明揚側陋乃聖王延攬英豪盛事
也 舜一門中非頑卽嚚非嚚卽傲各舉一字曲

盡人倫之變其覺前後左右觸地成碍而一孝却
能調停之家庭骨肉惟有一團和氣朝夕薰蒸透
入骨髓何愁姦惡不退 爲善不熱不成其爲善
烝烝則火候具足漸到熱地此氣盛則彼氣衰矣
帝之知舜已超耳目之外何煩再試但以猷畝
匹夫一旦舉之百寮之上正恐衆望未孚羣情大
駭必須歷試以服通國之心而後可漸異以天位
二女釐降先親而後尊之當非漫然者苟非其人
而以二女爲嘗試可乎 蘇子瞻曰堯之知舜至
矣而天下不足以盡知之故將授之天下使其事
發於衆不發於堯故舜受之也安 帝試舜亦何
必二女同歸古來諸侯原有一娶九女之禮以娣
充媵想亦古婚禮如是釐降嬪虞使執婦道與後
世尚主之家法異矣 按堯典首二節已盡修齊
治平之概它如曆象置閏經天也求人治水理地
也異位嬪虞而君臣夫婦之倫具焉人道之大端
也讀堯典而三才之道畧備至終始欽之一字尤
帝王傳心之要法

舜典

伏生今文與堯典合欽哉下卽接慎徽五典孔傳
古文始分爲二至齊姚方興得孔傳舜典多篇首
二十八字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堯德光被此其華也再見于舜故曰重協則與之
配合不得分爲二矣 王符曰堯舜之德譬猶偶

燭之施明于幽室也前燭既照之矣後燭人而益

明此非前燭昧而後燭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

光 濬哲文明二句全似堯典欽明文思等語玄

德在濬文溫允上看出 堯德以君臨言飛龍在

天之象也以其德覆幬無外則曰俊舜德以閭修

言見龍在田之象也以其德韜藏不露則曰玄

升聞卽帝曰予聞史稱舜系爲黃帝八代孫雖未

可全據然其先以虞命氏必原有封邑 或引國語

封然莘在幕舜後虞思也羅泌云舜 稱虞幕始

祖慕生窮蟬據漢劉耽碑未知孰是 至舜式微在
下亦非比其他崛起者加以帝堯在位日久爲此

禪受大事隨地留意人才此時姓氏尚未甚繁而舜又生于諸馮適在平陽近境行孝迥出尋常自易于上聞所謂實大聲宏非若後世別有線索呼吸通帝座也晚近廣求聞達多方釣譽空來北山之移更啓終南之徑至嗤巢由拜于馬首以擬升聞大逕庭矣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命以位之事慎徽六句平敘不必強分先後隨

虞書

卷上

十六

試輒効有過化意納麓一段偶得其適然應變處以見其不凡耳 舜一生處人倫之變只是夔夔齊慄敬慎自持本此敬慎之衷以調和五常之教如琴之有徽從容中節悠然盡美亦自克諧意來其命契曰敬敷五教卽此義也 百揆政本之地百官之事皆屬其揆度故曰百揆以時而敘而提綱挈領朝端有人矣若時若采其在斯人歟 諸侯方來有賓道焉卽後世稱官曰王客 帝世用人有久任以責其成功者如繇治水九載及皐舜

稷契各司其職是也有隨試奏功不時起擢兼任者如舜三載之內或徵五典或納百揆或賓四門而禹亦自司空兼行百揆是也總之因時因才不一其用凡以盡人之長而已 聖人與天合德故烈風雷雨弗迷聖人畏天之威故迅雷風烈必變

大麓古文麓作禁學者誤爲錄孔傳遂有大錄萬機之語漢章帝置太傅錄尚書事職爲纂階而附會封禪者又以爲太山之麓猶幸有史記爲確證也

虞書

卷上

十六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人主用人以言課事以事課績此常法也三載正考績之常期乃帝位之陟定於初考則大破常格矣恭帝堯薦人于天特爲此格外舉動耳 帝有大寶曰位何以履位不疚曰德舜德之堪嗣位堯不啻耳且目之矣而舜猶遜讓不遑自視缺然也謙尊而光此其德所以爲玄也 此下應有再命金氏以論語堯曰咨爾舜一節補之文勢甚合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文祖爲堯祖廟未詳所指然尊之曰文祖蓋天下固已日趨于文矣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堯以祖宗之天下與人而告終文祖恐祖宗在天之靈當有不能忽然者而堯方以付託得人挈天下以與之如釋重負或曰舜系與堯同出黃帝爲顓頊六世孫卽禹亦出顓頊猶是祖宗一脉擇賢而授非如後世篡立改王改步之比記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學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而郊學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

虞書

八辨

九

顓頊而宗禹上古帝王並同譜牒天下一家在彼無異在此惟爲天下得人可以恬然授受將幾是乎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此下紀舜攝位所行之大事初政卽察璿衡蓋仰體帝堯曆象授時之意不敢以爲緩圖齊七政卽若日月星辰也古昔帝王致謹天人之際恐差之杳忽而寢生紕漏以是每於天象三致意焉 日月五星在天爲七政運行自有常度而遲留伏見

間有變動兼在器者日久更多微壞將漸漏勢所

必至豈能盡合故須察璿衡以齊之齊者因時整

頓使在器與在天一般絕無參差之象耳 古來

言天體者周髀宣夜兩家總不如渾天之最近渾

天經營於洛下閤至漢宣時耿壽昌始鑄爲銅儀

迄今遵用乃璿璣玉衡之遺制宋天文志謂璿衡

起於帝嚳或作於宓戲並無確據通鑑前編云黃

帝命容成作蓋天或曰卽渾天儀宋志又謂璿璣

玉衡乃羲和舊器意璿衡前此已備而飾以璿玉

虞書

八辨

三

則自羲和始也 馬融云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

貴天象也運璣候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

文之器說文云璿美玉註疏並因之獨蔡傳以爲

美珠宋曆志曰堯敕羲和制橫簫以考察星度其

璣衡用玉欲其燥濕不變運動有常堅久而不能

廢也衡之製并始于堯矣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此節以類上帝爲主六宗以下以天神地祇人鬼

平看皆以攝位告所謂使之王祭而百神享之者

郊天爲天子之禮舜以臣攝祭且做其典特舉祭告非常祀之期故曰類 自漢以來天地之祭或分或合而唐賈曾朱蘇軾言合祀甚悉並引此經類上帝之文云舉天則地在其中乃蘇轍引周禮冬至祀圓丘夏至祀方澤主分祭卽兄弟所執互有異同 國朝初建圓丘于鍾山之陽方丘于鍾山之陰分祭天地洪武十年始定以正月合祭大祀殿嘉靖九年復議改建圓丘方澤分祭以迄于今 漢儒解多附會鄭玄至謂上帝之外更有上帝漢書禮上 不齊典 三

五帝因有六天之說而六宗尤各事穿鑿有謂爲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者孔光劉歆也有謂爲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者賈逵也有謂爲天地春夏秋冬者馬融也鄭玄謂六者皆天神而孔氏本祭法爲近之正義曰所尊祭有六但不知六者爲何神耳 蘇子瞻曰凡祀上帝必及地示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以來王莽始合祭天地唐明皇下詔合祀至今以謂變禮而不知祀天之必及地蓋自舜以來見于經矣此禮于

六宗望于山川備于羣神與類上帝爲一禮耳祭法所敘蓋郊祀天地從祀諸神之壇位而舜典之章句義疏也 吾師胡伯玉曰經無祭地之文山川自不可對天且人君父天母地豈以告攝而缺地祇不舉乎竊意其並天而祭舉天足以該地禮記亦云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統于尊非省文也如分祭之禮當起于尚文之世唐虞未嘗有也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輯瑞班瑞重在更始不重審僞上蔡註四岳謂四方之諸侯稍異其說周官曰內有百揆四岳此四岳是在內選領羣牧者乃羣牧來覲自應統于四岳而同時入覲卽後卽位時所稱四岳十二牧也羣后卽羣牧以其爲天子養民則曰羣牧以其各君一方則曰羣后 朝覲自有常期此非其時也而令之執玉來覲以爲瑞信是卽輯瑞文告所及亦必既月而後至兼正月有類帝等事無暇接見耳既月則可以日覲矣日覲不獨曲盡下情當倦勤之後終朝三接有鼓舞勵精之意 按五瑞恒

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圭長九寸信伸也躬象人形少俯皆七寸以直俯爲辨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皆以爲瑑飾徑五寸子男不執圭未成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虞書

大舜典

三

黃帝得百里之國萬區封建所自始史稱披山通道登岱宗雞頭熊湘而合符釜山想巡守亦始于此時正義曰王者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在已恐其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疾苦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也舜以一歲徧歷四岳緣儀衛少而徵求寡民不告擾自漢已來日益煩費乘輿所過皆有恩澤遠人望幸焉謂之行幸而往來徒御未免繹騷巡守已不可復行矣 春東夏南秋西冬北象天之行一歲而周巡以四仲取時序之

中也至以四岳取一方之鎮亦酌道里之中也堯老而舜代行遂爲後世代巡之始 泰山爲五岳長陰陽交代是謂岱宗王者東巡首及焉晚近因倡爲受命封禪之說秦漢侈心不謂濫觴于此

周書云賓稱奉圭兼幣士相見並用贊安有五等守臣贊以命圭者周禮行人有將幣及六瑞六幣之文東諸侯當另贊以玉不得云卽五瑞也 時月等並頒之王朝者入其境則協且同之以大一統古者作曆亦本於律故諸史皆以律曆同志黃

虞書

大舜典

三

帝使泠綸吹律而定之黃鐘之宮是爲律本漢律曆志云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各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 禮記疏云嫁娶嘉禮始於伏犧祭祀吉禮起於神農黃帝戰涿鹿有軍禮易繫辭黃帝九事古者葬諸中野有凶禮又論語撰考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常有朝聘是賓禮也自伏羲至黃帝五禮始具 唐舊禮儀志曰類帝禋宗吉禮也遏音岡无凶禮也班瑞肆觀賓禮也誅苗殛鯀軍禮也釐降嬪虞嘉禮也故曰修五

禮五玉堯舜之事也 禮必有器以致其飾善爲
禮者必審核於器數與禮相合觀其器而禮可知
也今禮經亦有禮器篇器之不存禮將安附太史
公適魯觀禮器諸生以時習禮低回不能去不得
以虛器眎之 如岱禮如初如西禮各互文見意
所至則燔柴告至于天歸則用特告至于祖所
謂事親如事天也

庸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

虞書

大舜典

三

五載之內一巡四朝常使上下脉絡融洽不至兩
相睽隔而往來道里習知輿圖之廣兼得熟諳閭
閻情狀自多所裨益周內史過曰昔堯臨民以五
此亦帝堯所定之期舜特奉以行事耳至周朝巡
以十二年爲率已不能如唐虞時矣孔穎達曰周
十二年一巡守者歲星天一周也虞夏五年一巡
者五行遞主而徧也 天子與諸侯以時晉接無
非周咨理道加意民莫惟以言核其功不僅爲撫
摩噢咻之空言民間乃實受其福而必先之敷奏

者使人自爲披陳則底蘊立見而讓功亦確有所
據此卽詢事考言法也 凡言猶可影響勳業開
中綽閃至試以功則明白與衆庶共見之貌言窾
言無可容其掩蓋矣故曰明試 旌異之以車服
自爲顯庸漢時多有此意今晉秩加服色亦畧倣
此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虞書

大舜典

云

嘗考堯典一篇詳述曆象閏餘等法不啻詳盡而
治水咨岳外無聞焉大畧堯極留意天文而於輿
地尚未暇規畫舜當代攝巡守之餘躬涉山川必
多所參稽聞見甚確而又適值禹平水土特爲大
加經理以佐堯向所未及如肇州封濬等事皆於
地利大有關係此二帝功與天地並也 帝都興
方北邊狄而青州亦近在肘腋不厚設藩籬外夷
易窺內地及查典青幅員頗廣儘可分置故舜增
幽并營三州一以廣宣德意一以保障神京此疆
理天下之大計却非卽位後事 十有二州看來
與舜世相終始既分州則山川封濬併宜措置禹

固嘗濟川矣舜又更加申飭亦善後深慮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告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易曰天垂象聖人制爲五等常刑如天之垂象明
懸象魏以示人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謂之象乃世
謂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白虎通沿其說以爲本
服象五刑墨蒙巾劓赭木犯贖者蒙其贖犯官者
扉大辟布衣無領抑已鑿矣其麗五刑而情罪可
議者有流以宥之如今減死充戍之類 黃帝紀

虞書

大舜典

三

白雲爲秋官少昊氏爽鳩爲司寇孝經引孔子曰
五帝畫象世順機晉刑法志云五帝畫象而民知
禁 流以寬五刑贖以寬鞭扑至周穆王之作贖
刑則五刑桀以金贖而豪有力者得殺人而無忌
此耄荒之亂政非先王贖刑本意也 聖人原情
定罪專在有意無意之間卽同一有犯而過與故
大相懸絕如告災肆赦所謂宥過也怙終賊刑所
謂刑故也一爲誤罹而可矜一爲竊靈而侮法罪
同情異拆獄正從此持平耳朱子謂告災二句法

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各例良然 刑以弼教而愚

民多無知誤罹故旣以刑懸象而於告災又有肆
赦之條總是一片憐憫本念委曲開人遠罪之路
自非怙終不悛未忍遽以刑爲嘗也 聖人臨事
無所不欽而刑尤民命所關故欽之又欽有倍加
兢怵意惟刑之恤不是一于姑息但念死不復生
斷不復續刑旣一成而不變罰亦極病而難堪自
有不勝其矜恤者

虞書

大舜典

三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
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說文竄作窞
堯舜在上尚有四凶但在堯則姑示包荒或聽晚
蓋至舜時而各惡貫盈已不啻怙終矣乃流放竄
殛並止從流宥之科此亦可想見聖心之欽恤
共工驩兜祗緣朋比爲奸致受顯謫蓋朝廷之上
最患植黨濟惡而功罪混淆此正所謂殄行震師
國憲所不貲也 刑非聖人得已譬天有雷霆時
借以佐雨露之用而靈爽更爲不測如舜罪四人
而殛服已遍天下唯刑當則懲一警百威于鈇鉞

矣豈有雷霆日伺人而擊以褻天之威哉 四罪
雖舜爲政然仍稟命于堯凡攝位所行未有不承
堯命者 堯在位七十載年已向衰政體未免過
於優容舜以崛起驟膺大任須有一番振刷以新
天下之耳目乃適當四凶罪惡旣稔輿情共憤誅
鋤曾不少貸從此中外帖然便見宰制天下有餘
地矣總看二典大約堯規模主於寬大舜作用主
於勵精自居攝至卽位極意整頓庶務次第修舉
皆可爲君天下法此孔子以大稱堯而以君稱舜
也

虞書

大舜典

三五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
密入音

帝堯壽一百十六歲自十六爲天子在位近百餘
年宜其德澤淪洽遠近傾慕然舜攝二十八年疑
恩威已有所分乃殂落之日普天同戴非放勳被
格之神何以及此 二十有八載并見舜攝之久
堯德入人固深而舜之施澤于民亦已遠矣 此
節方是堯典結語考堯崩于陽城今河南登封縣

呂覽曰堯葬穀林傳云成陽山下有穀林括地志
曰堯陵在濮州雷澤縣西雷澤本漢鄆陽縣司馬
相如賦曰歷唐堯於崇山論衡云堯葬冀州或言
塋崇山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此下舜始眞卽帝位漢孔氏云舜服堯三年喪畢
始告卽位及考篇末三十在位五十載之文中間
並無居喪剩日孔穎達謂孟子有三年喪畢避地
等語兼此文承上三載之下故知舜喪畢卽位然
詳上文三載語意自不相蒙史臣於舜典明敘終
始當有確案豈反不足據乎 考孟子述舜事多
與虞書不合但去古尚未甚遠其謂舜禹終喪避
位必別有所據或堯崩之日舜避位不得暫以冢
宰居攝終喪固讓而後卽位亦未可知史臣却從
堯崩實算踐祚以合五十載之日耳臨川吳氏云
堯崩而天下無君舜雖未爲天子而紀年則當屬
之舜正是此意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攝位首觀四岳羣牧及卽位亦首詢岳咨收蓋
居中以倡外岳完其綱居外以應內牧挈其領朝
野血脉全賴此要職爲聯合自應圖治首及之
四門四目四聰皆就人君上說却從四岳看來門
徑雜則九閭易隔耳目紛則一膜多障天子執其
中央四方來効是在岳率諸侯爲闢之明之耳
舜紹堯後仕途何慮不通當更防其通中之塞天
子眎天下爲一家唯疎網濶目極意開闢無隘其
旁招之路則門戶之見盡掃而四門闢矣言路何
慮不開當更撤其開中之壅天子合天下爲一身
唯並觀兼聽亟意疏通無窒其轉輸之竅則方隅
之翳盡豁而四目明四聰達矣 明目達聰所該
甚廣人主務聰明之實凡聞見所及皆是民隱亦
在其中

任人蠻夷率服

蔡傳以肇州爲舜卽位後事及觀初政卽咨及十
有二牧則十二州之增設亦舊矣牧以養民爲職

故首以食咨之民以食爲天食以時爲命安民必
先講求足食之政而總在不違農時亦帝堯敬授
人時之意 柔遠柔字下得最妙遠人僻處習性
犷悍每崛強而難馴須有以折服其硬氣令宛轉
以歸我約束乃謂之柔又遠方之人旣頑梗猝難
調習須以柔道馭之 有德之人率近惇厚不宜
待之以薄 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於四德中爲仁
壬人巧於營進自以爲無難者也法宜示以難
不得輕與作緣以開門之日而偏以難處壬人所
謂易事而難悅者乎 惇允等語須有斟酌蓋州
牧非職用人者而得王一方之用舍故咨及之
蠻夷向背全視內地舉動是時與有島夷青有萊
夷徐有淮夷各州多邊夷者舜以蠻夷率服責成
州牧蓋隱然付以安攘重寄焉 宋神宗嘗與王
安石論邊事曰食哉惟時雖堯舜以爲先務安石
曰雖然若不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誰爲陛下盡力
推行食哉惟時之政事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

疇食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舜卽天位後方稱帝前此止代堯言以布天下故此特書舜曰後稱帝曰以別之見堯在時舜未嘗卽天子位也虞史書法致謹一字間乃爾林氏曰書於名分之際最嚴如舜居攝疑其稱帝故於命禹稱舜曰以見前此未嘗稱帝周公攝政疑其稱王故於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以見周公雖攝而號令皆成王之命也後世尚有言舜南面而立堯

虞書

上

三

北面而朝及周公負宸朝諸侯者帝之載當看載字天下重任也帝以一身擔荷如重載然非大力不能勝今此擔子却已在舜身上而轉望大臣以行肩須是向前猛爲承當倍加奮迅或謂帝堯旣已底績成熙何可復加不知天下事纔覓退步便日漸廢弛必須常加淬厲方能精彩煥發而治功日起此奮庸以熙帝載不可已耳百揆曰宅必人與地相當乃居其職而不曠立政三有宅亦此宅字熙字有訓廣有訓光照亮采字面則熙

帝之載似於光義爲勝亮采惠疇相職固當如是惠疇卽在亮采看出吾師焦弱侯曰亮采惠疇

言能明別其事而分使致力疇類皆蒙其惠也一相得人分爲法守者各歸其分百官賴之是爲亮采惠疇也疇卽儔朋之義汝平水土見水土已平司空之事較簡不妨兼行百揆也惟時懋哉乃命禹宅百揆懋卽奮庸意此後世兼官之始考稷契史稱皆帝嚳之子與堯爲同父昆弟果爾堯子雖不肖而稷契皆聖人自應循兄終弟及之誼

虞書

上

三

付以天下乃竟舍弟而立姁殊不可解意者當堯時稷契功尚未著無能副天下之望及授舜以後而禹治洪水又立有益世奇功爲人望所屬有天下者非禹而誰唐虞之禪蓋亦通天人之窮而大破常格耳然稷契兩人一開周緒一啓商基其子孫終並有天下固知盛德必食報而源遠流長正不在目前軒輊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禹序治水暨稷稷是禹一大得力幫手故首讓稷

虞書

舜典

三

寬

說文

而帝命亦以次先及之以稷名官蓋取稷爲五穀之長居稷官者棄其名按史帝堯舉爲農師棄之爲稷亦舊矣尊而君之故曰后稷 國之大事在農故古者稷爲大官專董農政而十二牧又轉行各州及時勸相以足民食 當民阻饑之餘不得全仰給於嘉穀穀之種百凡可佐粒食者皆宜菑種此須明白頒布設法開墾 魯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按烈山氏炎帝之號柱爲后稷自夏以上祀之棄能繼柱之功自商以來祀之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虞書

舜典

三

之詞見於孟子獨詳此申命亦不能外放勸敷語五教敬敷則五品遜而百姓自親敬寬亦非兩截意 王者重民故司徒以主衆名官 舜慎徽五典後想契卽繼其職教民人倫遂以師道大鳴玄風傳至後裔賢聖六七作湯始揭性字高宗始揭學字商家君臣議論皆深研理窟最後箕子以洪範授武王其源委遠矣孔子祖述憲章直接斯文嫡派垂教無窮亦推本於殷裔如契敷教遺韻光啓後人不亦遠乎 古史亦有難據者如棄契爲堯同產堯在位且百年則棄契並百歲以上人矣何以尚能任職佐舜爲理譙周疑兩人並非帝嚳之子是或一見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冠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皐陶一
作咎繇

從來中夏以禮義爲國乃有冠賊姦宄皆由漸染夷風而然故帶蠻夷猾夏言之如呂刑云蚩尤作亂延及平民罔不冠賊非欲以士兼治蠻夷也外史稱堯有丹浦之戰當時必自有典兵政者卽考

之書三苗弗率命禹徂征則士不兼司屬明矣大
約兵者帝世不得已而用之故官制爲獨畧或臨
期以他官權領事已卽罷不復設耳 古命刑官
爲士周禮士師而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朝士方士
訝士皆以士名官意以刑必士人掌之引經斷獄
固勝於俗吏舞文也 此節論刑專摘象流二項
或謂獄情重大方經士師如今遣戍以上始申呈
三法司詳定蓋沿此意似爲得之 舜申命只重
在一明字上能明則刑當而人自信服考臯陶名

虞書

本義

三

在八元內是爲庭堅史稱其明允篤誠卽舜他日
亦曰臯陶象刑惟明則古之明于折獄固莫如臯
陶矣 洪邁曰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著象凡四
噬嗑旅上卦豐賁下卦皆爲離離明也聖人知刑
罰爲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爲主 黃潛
曰虞之九官明刑者有士焉而折民惟刑者秩宗
也周之六官掌刑者有司寇焉而以鄉八刑糾萬
民者司徒也 舜命稷契臯陶雖並因禹讓乃養
先于教而弼教以刑中間亦自有次第阻饑不親

猾夏等語須看得活聖人望治無窮意外防有此
景象耳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番哉帝曰俞咨番汝共工番拜
稽首讓于爰折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予工予上下草木鳥獸卽所謂予采帝咨疇若予
采此類是也 周書云垂之竹矢蒙莊曰擺工倮
之指而始人有其巧垂殆以巧名而能中度者古
人道器原不分精粗卽一工用妙合自然名因以
不朽如爰折輩制器尚象居然絕識豈與奇巧蕩
心等哉

虞書

本義

三八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
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
諧

帝言上下草木鳥獸而曰予隱然有萬物一體意
至誠盡物之性卽爲參贊作用自不得置爲度外
也 周禮冬官有山虞澤虞齊語澤有三虞虞度
也密度其所宜而順治之益烈山澤奏鮮食向佐
禹荒度至是乃以虞專命焉朕虞言作我虞耳王

舜乃特置予虞之官僕矣 聖人爲治正德卽先
利用參兩不遺化育工虞非冗秩也唯行所無事
因而利導之無擾其常無違其性順天地之紀調
民物之宜而工虞無忝厥任矣故於二命並曰若
又曰諧諧卽若字意耳 漢孔氏云益皋陶子史
記栢翳帝顓頊之裔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氏是
爲秦趙之祖索隱曰伯翳尚書謂之伯益或曰列
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益言益也至廬陵羅
泌作路史始極辨伯翳非伯益云伯翳者少昊之
後皐陶之子而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釐歆
嬴姓之祖劉秀表校山海經云夏禹治水伯益與伯
翳王驅禽獸則益翳爲二人矣書述益謨並皐陶
其後禹薦于天益固堪大任者而舜命官以虞虞
職列于九官亦豈輕哉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
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帝曰俞往欽哉

舜命禮官特咨四岳而曰有能恭宗廟郊祀諸典

禮所關最鉅故慎其選與百揆等三禮天地人總
爲五禮中之吉禮耳此處因秩宗所重專指祭祀
一節言之其實五禮皆秩宗所職也命官曰秩宗
尤以宗廟爲主 伯夷裔出炎帝四岳之族以封
申呂其後呂尚佐周翦商開國于齊 神聰明正
直而一者也人心稍有邪曲擾擾萬念從中橫生
何能清楚須是敬以直內無一毫邪曲參雜其間
打滌得心地一片乾淨此衷便與神明一般方可
以交神明然喫緊工夫全在夙夜上着力不令片
念放縱始得惟寅故直惟直故清三字要看得融
貫記稱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之謂也 欽哉之
勅到底不離寅字 善用人者因人以知人耳目
不煩而可以廣吾之用如伯禹一讓而得棄契皋
陶伯夷一讓而得夔龍兩人習知有素舉以自代
當無虛美審其人才品果勝他任卽因其讓命之
推賢讓能而連茹同升不必拘泥一塗自可轉移
爲助此亦用人捷法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繼和聲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禮樂情本相通故因夷讓變而以樂命之帝世教
教已命契專其任而胄子之教則以屬變周禮大
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與司徒分任益做
此意乃後世國學造士之始古者成均春夏教以
禮樂秋冬教以詩書至周世子齒胄法爲詳倘其
陶鎔尤得力於樂今樂律遂鮮留意者 古史考
伏犧作瑟明堂位云女嬭之笙簧又曰土鼓黃桴

虞書

人壽典

聖

韋籥伊耆氏之樂則樂之來遠矣樂記變始制樂
以賞諸侯蓋變以興樂特著云 直寬剛簡卽皋
陶所敘九德中之四但彼指成德言此則有補詩
教弊意在 詩譜序云詩之道放於此六藝論云
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 樂只以和爲本
和却不全在聲律上求原從人心生出此論樂自
志說來乃人心自然天籟所謂天地間元聲也聲
本是和律只取其本來之和一爲調劑而無不和
矣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正是和聲心和聲和而天

地之和應之神人且以和矣况胄子乎直而溫四
句教胄子亦只是和之以樂須重看和字聲是人
聲律是樂律聲從律成文謂之音因推聲律所始
帶詩說此處非論詩也 楊子雲曰聲生于日

已爲角乙庚爲商景辛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宮

律生於辰 謂子爲黃鍾丑爲大呂之

屬 聲以情質律以和聲聲律相協而入音生宮商
角徵羽謂之五聲金石匏革絲竹土木謂之八音
聲和音諧謂之五樂

音

王朴曰黃帝吹九寸之

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

虞書

人壽典

聖

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
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倫 按上古里巷
歌謠矢口而成天籟采之皆可被箎絃今動事剽
襲併無言志之詩漢置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
尉而古樂益絕響矣

帝曰龍朕聖謨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風夜
出納朕命惟允

帝堯之世小人曰崑訟曰圯族蓋猶顯與人爲構
而人得共測其蹤跡至讒說巧爲構弄殄行震師

則另有肺腸顛倒白黑每令人惶駭而莫知其鄉
矣舜半生歷盡艱虞情狀不覺談虎色戰爲鰥鰥
然動色相戒他日命禹拳拳于庶頑讒說亦此意
也 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以讒人而挾有成
說則假公濟私陰陽閃爍其心既至于傾危善類
其議論多影響牽合爲一網打盡之術所以能殄
行震師 納言司言出納而專以納名官蓋言路
固主于通也蔡傳云敷奏復逆此皆承君命而後
有言且有後命者故總爲朕命 凡讒說橫行多

虞書
卷上

六 舜典

四

乘出納之際巧伺爲奸但令夙夜稍不致詳便得
矯傳內降飛語中傷上下無從質證而鬼域百出
輿情共怖必須嚴加審核允無詐僞隨出隨納則
讒說自無所容矣 命官典禮外獨納言加夙夜
字見治亂轉關全在喉舌之司傳達封駁無刻可
懈當不啻與神明對越也 孔子論爲邦放鄭聲
卽繼以遠佞人它日舜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則
夔龍職掌亦自有相關處吾師胡伯玉曰納言在
六卿之外後世以爲門下之任舜後以讒說命禹

則亦總之百揆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帝王爲天之子一切政事皆是天所付託而以分
任之臣有難以獨運成功者若止認爲人事尚可
支吾弛擔惟謂之曰天功則上天方將此責成以
時核其功緒豈容優游玩日不及時精明料理故
旣分命又總以時亮勅之 此亮天功卽應帝載
也二十二人所司之職受之帝堯則爲帝載付之
上天則爲天功念及上帝臨汝而得不欽以承之
乎前曰亮采此曰亮天功皆有精明振作意 惟
時時字不作閒字看舜他日曰勅天惟時正與此
合况照下三載三考更見乘時課功之實耳 唐
虞建官惟百此二十有二人却體統相維已得其
槩非獨聖世事簡亦由其人皆千人萬人之傑得
一人卽收千萬人之用固不必多人空取充位也
此二十二人中最得力尤在五入故曰舜有臣五
人而天下治 考帝世四岳職最重凡國有大事
必咨焉二典咨岳各再治水異位及百揆典禮皆

虞書
卷上

六 舜典

四

咨岳此所謂用人之人也凡咨岳必會舉以對今
會推頗倣其遺意乃伯鯨之治水亦出廷推無能
底績蓋得人自古難之矣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魏文侯曰人居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凡乍試以
事多苦無緒及久則人與事漸習天道三年一閏
乃成歲功孔子大聖亦曰三年有成故考績於三
載而功績可稽然黜陟必至三考惟久任以責其
成功而人始熟嘗其肯綮日計不足者歲計有餘

虞書

舜典

聖

自非大賢大不肖不得輕爲更置以聽其番成之
緒也考覈不宜太疎以生其玩黜陟不宜太數以
妨其業聖人酌於疎密以定爲常期最得久任之
妙用 三載底績三考績用弗成此制堯業已行
之想黜陟之期向未經確定至舜特申飭以示鼓
舞云爾 明者陟之能亮天功者也反是則爲幽
在所必黜矣明字正與亮字相應 二典贊帝治
並曰庶績咸熙熙者光明之象曰亮曰明但使宇
宙事業咸耀于光明以爲光被重華之應天下固

已熙然上理矣世之季也而人情日趨于幽阻則

漸習汶闇至如鬼魅不可方物故幽明兩案乃聖

世局外之曠觀非直考課之定鑒也 史敘舜攝

位事規天條地有許大作用及踐祚自命官外但

考績黜陟坐致太平不煩指麾矣無爲而治正可

於此處想見之 唐虞黜陟雖定期三考而所命

官或終身一職蓋人各有能鮮有以兩而精者而

專精於所事久而愈窮其曲折所謂習熟生巧雖

中材可與上哲同功古帝王用人必因其材而久

虞書

舜典

聖

任之今以中人之資通處重任兵刑禮樂朝夕量
移席未暇煖而已更其職是將夔龍稷契合爲一
人而又欲以鹵莽坐集神聖之績也亦不可幸而
幾矣 分北三苗只舉天地間極難處分事已聽
處分以見黜陟之明効耳不必泥定來格後事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從畝畝踐帝位一人之身泥蟠天飛其遭際最
奇史因總括終始結之舜五倫中三十以前歷盡
父子兄弟之變三十以後別創君臣之局兼享夫

婦之樂而總揆事堯則朋友亦莫盛于此將在位
五十載畢竟誼協君臣而緣慳父子此舜一生遭
逢之大畧也 舜在位僅及堯之半其心雖有天
下而不與而不惜勞其身以為天下故終死於陟
方尤見舜脉死生為逆旅有超然恒化者 史敘
舜始末曰舜曰死絕無諱忌或謂崩薨卒喪起于
尚文之世乃以叅放勳祖落語大不類又載筆為
舜史而敘二帝之歿若微置優劣者何也 蔡傳
以陟方為升遐似與祖落語近而於乃死二字未
免重複蘇傳以乃死為陟方之訓而誤以為經文
是矣但陟方却不是煞句語恐終當從巡方解為
妥 舜崩蒼梧考據經史皆合禮記曰舜葬蒼梧
二妃不從國語曰舜勤民事而野死史記曰舜南
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至家語直云
五十載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此陟方乃死之明
証也自孟子有卒于鳴條之文而韓昌黎以為地
傾東南巡非陟義因為升遐之說引經文新陟王
為證今考九疑實有舜冢或云葬封有庫在蒼梧

九疑間嘗借葬虞帝始與有鼻天子墓遂說為舜
所葬抑有或然者乎司馬溫公詩虞舜既倦勸薦
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瀟水或曰呂覽舜
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宮之紀城鳴條亭在
陳留之平丘距舜都蒲坂並不遠廬陵羅泌云舜
葬于紀所謂紀市也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
條陌其去紀才兩舍竹書郡國志皆言帝葬蒼梧
則自漢失之 按舜典敘舜事攝位臣道也即位
君道也臣道任事有為而代終君道任人無為而
致治唯舜為兩得之
問二帝何以稱典與之訓常也從古帝王有挈天
下與人不顧其子者乎有以匹夫徒手而受天下
若固有之者乎有以天下公相授受而舉世帖然
擁帝二女而無猜去四大族而不驚者乎有極其
父舉其子大破用人之格者乎是皆世所謂非常
之事也而聖人處之一似因其固然而適得吾大
常者至於規度兩儀綜理六合諸凡敬天勤民用
賢圖治靡不經綸曲盡永垂世則其尊曰典宜矣

舜典原合堯典爲一通稱帝典大學引克明峻德以帝典稱其確證也夫

虞書

舜典

四九

虞書卷下

歸安茅瑞徵伯符著 男 亂京 全訂

大禹謨

孔子贊堯大哉爲君而相承以大舜大禹 帝王紀曰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禹立功見於禹貢立言見於禹謨而克勤克儉不矜不伐受舜執中之傳立德自不必言矣此之謂三不朽 史因禹繼舜故先序其謨卽附以命攝征苗事列皋陶益稷前其實皋陶益稷二謨至象刑惟明與禹謨互相發格汝禹以下爲舜禪禹本末序應在後

虞書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此十有七字吳

氏曰當是後世模倣二典爲之皋陶篇首九字亦類此今按舜典首節已全倣堯典矣

唐虞之際人文日盛史稱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而又總以誕敷文德蓋中天啓運世道日趨于文聖化翔洽大非椎輪結繩之舊矣 聲教所訖卽是文命所敷處照下祗承還當以舜爲主却根治水成功來 帝有保治無窮意而禹祗承

之啓賢繼禹之道亦曰敬承德則祗承二字乃禹一脉相傳之真訣也 呂氏曰重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祗承乃坤承乾之象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移民敏德

爲君難爲臣不易二語却從此處生解其着眼全在克字上兩克字是爲君爲臣喫緊頭腦 四海之大只是幾箇窮百姓最難調停此全在君臣一片真精神真作用於政事上厝注得宜乃克艱實落下手處堯舜猶病正此艱也四海民生安危萬

虞書

卷下

二

狀若要苦心料理無一批政煞是不易纔看得易轉生無限艱難光景如何克得 克艱二句禹意重責艱于君上君爲四海倚命未易擔荷卽臣之艱亦從佐君而生克艱須想修政政只是爲民耳觀下文政在養民便了然乃又有積累意在敏德作用却全在修政中矣敏德亦與文命照應 君臣克艱而政乃又卽中庸所謂人道敏政也此言敏德中庸言敏政者帝世爲政全是使民回心嚮道故言敏德世王望治全想經書整頓之易故言

敏政 民日遷善而不知難爲之乃謂敏德時雍風動正其象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帝正於克艱用工力禹適承而進謨故聞言卽俞不覺躍然有會也嘉言六句參差相應要見艱意爲治第一要開言路故首及之嘉言自是上所

樂聞而乍舍乍吐最慮其伏伏者珍秘不出有韜晦埋伏意不肯以美言爲市唯舍已從人之主乃

虞書

卷下

三

能盡發其藏使樂告以善此通理血脉盛事也言路如血脉人才如榮衛民生如髮膚血脉流通則榮衛自浹洽而髮膚自調暢無復癢痺不仁之患 稽于衆以下正克艱事舍已從人是舜一生得力學問常人唯人已之見太分故一見爲已便戀不能舍卽欲勉強從人不能也聖人無以有已故能舍己已見不生自人見不立從之若決江河矣 帝王在宥何至虐無告廢困窮但拊循招徠稍不到其人有鬱不得盡伸有才不得盡展便是

我虐之廢之也須是神情到處透徹方能不廢不
廢如堯知鯀方命圯族却從四岳之舉試以治
水亦見其舍己從人處察其谷而揚側陋其爲不
虐不廢也審矣惟帝時克是舜精心理會實見
其艱信得此處煞難措手非帝不得容易道箇克
字爲后克艱還須効法帝堯猛向難處克去方得
精進此是舜見堯羹牆語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
有四海爲天下君

虞書

大禹謨

四

益贊堯克艱而推本於帝德堯典敘放勳被格而
總其德曰俊亦只說得廣處至廣中之運至此方
指出來而又以聖神文武極其摹擬益可謂深知
堯者矣中庸至誠無息所謂運也天道運而無
所積故唯天爲大帝德運而無所息故其大配天
四乃字摹寫不測之妙總是形容不盡見莫可名
言奄有四海照文命敷于四海爲天下君照后克
艱厥后各字面相應廣運之德天德也與天同
德故皇天眷命及之所謂唯帝時克宜其然矣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帝以德受天眷命吉祥善事靡不駢集天道斷可
識矣故禹遂以吉凶惕言之凡吉凶之來不必問
其應也但舉念有順逆而吉凶之應卽從中而出
順卽應之以吉逆卽應之以凶只在方寸起念之
時而吉凶已灼然可據毫不僭差若同時並至者
然所謂善不善必先知而禱祥妖孽猶其後者矣
周內史過曰天事恒象福善禍淫天道從來不
爽今有形在而影不隨聲出而響不答者乎惠迪

虞書

大禹謨

五

從逆便是吉凶的影子依形而立便是吉凶的發
響尋聲而附真若動念卽分像質畢肖應有必然
其來甚捷不得謂影滅響沉莫可揣度也惟影
響三字善言天人之際曰惟則當體剖決不特如
之而已聖人凡事但論順逆不問吉凶却吉凶原
隨順逆而至易曰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此言
日後有必應之報書曰吉凶惟影響此言合下有
必應之理總之天道不涉渺茫報應只在遲速佛
家因果之說亦不可謂其盡誣也真西山嘗與

客論世間萬物皆有影惟人心無影或曰人行事善惡皆出於心其行事之蹟便是心之影大是妙理可與此節參看

益曰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禹陳克艱惠迪至矣然未說到實落着力處益始詳列之 天下名爲泰寧而修葺補救尚煩吾虞

虞書

卷下 禹謨

六

度卽此虞度有戒心焉唯無虞則事事周匝處處完密直可高枕委裘并無意外不必然之慮故戒心易弛聖人畏微當倍加儆惕益言傲戒而先以戒哉起之動帝深矣 八事句句根無虞來俱要看得細方是聖世傲戒意象從君身說到朝廷以及百姓中間微有次第 法度所該者廣大凡法度繩束最嚴稍參以懈弛之念便易失其所持不必廢法敗度而後爲失也引繩切墨游于彀中法官明庭之上法度日以整飭自是太平極治之象

故以爲傲戒之首 蓋治以恬愉爲上則憂勤之

主或暫假違樂爲適情但游且淫則未免移情是

樂而不自覺耳 世道否泰全在君子小人內外

之間但君子落落難合小人容容爲福世唯無虞

寵利之嫌易生而包荒之說易晦貳與疑尤宜兩

防其漸方能內君子而外小人 志者謀之府也

謀大事者惟斷乃成疑事無功必慎之于謀始志

之塗百而謀之發欲一疑去而志自光明矣 罔

違道二句須合看從違道欲四字要討分曉總之

虞書

卷下 禹謨

七

道不可違欲不可從百姓固不當干尤不當拂干

譽便涉驕虞而專欲難成已之欲自與百姓有辨

無怠無荒又合言之以盡傲戒之旨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

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

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帝王治世只是教養二字上言黎民敏德似專指

教此言政在養民又似專指養然三事中正德亦

爲養民事則言養可以該教矣富而不教民亦不

得安于養也後世言養民畢指厚生一邊說惟民生厚正德又何嘗不是厚其生 政莫先養民孟子談王道樹畜鷄豚之類每津津道之其畧曰有恒產始有恒心總之民間衣食既足生生之理既厚自然易于化導而正德利用可次第及矣卽此便是善政便是帝王持世之大德若侈言君德而政事多缺膏澤不下究於民間何時太平所謂堯舜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也 盈天地間只是五行湊合而成五穀穀以養民洪範土爰稼穡則

虞書

大禹謨

八

土已該穀矣 禹功全在治水其論五行亦先從水說起而歸之于穀以烝民乃粒爲完局緣因洎陳五行所以功便不成 洪範五行以生數爲次此以相尅爲次張敦實曰四時之次金生水而冬承秋水生木而春繼冬木生冬而夏繼春皆相生以相繼也六府之修以土治水以水治火而水火爲用以火冶金以金治木而金木爲器以木治土以土治穀而土穀爲利此皆相克以相成也 六府歸重在穀三事歸重厚生乃是養民本旨六者

天地自然之利却要時加修養不修則缺三者總謂民以和而已故曰太和在唐虞宇宙間 正德與敏德應正者自上正之弗納于邪敏則民自速化唯敏乃成其爲正左傳曰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蘇子瞻曰利用厚生而後民德正先言正德者德不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修且和而有功可紀故合言九功以其次第循理曰九敘由是形之歌咏而九功之德皆可歌則曰九歌禹深於九疇故開口便合着九數 養民至九敘

虞書

大禹謨

九

惟歌已有成矣成必有壞須思所以使之勿壞者人情戒則善心生故戒之用休更以儆惕爲獎率董則懼心生故董之用威更以督責爲懲創蔡傳並就言語上說以至治非大用賞罰時也九歌乃出於民心之自然以此勸之動以天機尤爲易入 九功九敘九歌因作樂曰九成可見歌永言爲聲律之本看來敘近禮和近樂而戒休董威禮樂刑政具在是矣此以謂之善政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大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洪水滔天遍地懷襄并天亦成不得地平而天乃成府事並以修治此卽是天地位萬物育也 王炎曰謂之府天地之藏其出不窮 看禹功亦有廣運意文命敷于四海是其廣也萬世永賴是其運也 帝不獨歸功于禹有相期無窮意若謂六府三事允治汝所云修和而九功惟敘不虛矣然此功不止利賴一世如汝所云俾勿壞者直令萬世永賴時乃之功耳如此方與俞字相合 禹謨終于此陸九淵曰一篇要領只在克艱兩字上

虞書

入禹謨

十一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帝位不易宅惟勤可以勝之稱舜者見謂無爲而治乃其法天行健終始不遑卽安是勤是倦此中消息應自知爾 不怠正與倦勤應帝既倦勤須不怠方可代攝禹言臯陶邁種亦指其勤耳帝直許禹以克勤于邦總師宜未有踰禹者 王樵曰舜倦勤付禹以天下曰總朕師師曰朕師已未釋位之辭也舜卽位命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載

曰帝載未敢遽身當天之辭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虞書

入禹謨

十二

古人論德曰種曰樹深根固蒂厚積徐發非無本而浮襲者也蘇子瞻曰種德者如農夫之種殖也衆人之種其德也近朝種而莫穫則其報亦狹矣臯陶之種其德也遠造次顛沛未嘗不在於德而不求其報也及其充溢而不已則沛然下及於民而民懷之 臯陶所掌者刑刑者德之殘也而偏以此種德深心長養超然文網之外厚沃而精培之確乎不拔方能使人見德神情透處德意自是淋漓而膏澤下於民所謂德乃降也 民之依上當如赤子之不脫于懷乃可以副總師之寄此禹以遜陶陶言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觀此則固允蹈之矣 念之在茲四句極口推服之意書稱稽古獨以臯陶配堯舜禹孟子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他日論道統亦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可

見禹與皋陶自是聲氣最相合獨知之契有不啻
口出者 惟帝念功轉結帝念哉句禹本以德遜
皋陶乃欲帝念其功者功即德之發露德隱而功
著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
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
懋哉

政者正也罔或干予正自協于中矣一反一正恰
相應 曰正原凜然不可干凡來于正者必邪也

虞書
卷下

大禹謨

士

正能止邪則罔干矣醫家論病証以邪氣干正氣
意亦如是 五刑五教原相爲出入只因顛愚情
惜無所之不免墮落惡趣悞罹刑網全在士師秉
以至明如明鏡高懸指點一條正路與他若教爲
主而刑輔翼之使憬然棄邪歸正自刑措不用矣
從刑法上提挈臣庶出來各與以生路正見其邁
種德處陳亮曰方堯舜君天下民固已樂生矣而
皋陶明刑以示之塞其不可由之塗使得優游於
契之教伯夷之禮所以入人心者隱然不可誣也

兩期字並有實落運用期于予治不可倒說期

予于治予治即予正二字須連看只無刑便是無
刑則與刑相忘並無所用之若原無此一項使民
心尚凜凜于刑而不敢以身試猶是肅殺之意未
盡除矣 民協于中已隱然逗出一箇中字來

帝因禹言念功遂指皋陶刑措之効曰時乃功懋
哉者勉其無替前功也後云予懋乃德則帝懋之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
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

虞書
卷下

大禹謨

士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
于有司

禹以德遜皋陶曰朕德不如皋之邁種也而皋陶
直歸美帝德帝德盛矣而蔽以一言曰罔愆纔有
過當則愆已露帝只是無過耳禹無間然亦是此
意帝德惟罔愆所以宅帝位而不疚乃指其罔愆
總以寬簡爲案而推及賞罰功罪層層說去正以
見其寬簡皋陶刑官且因帝稱其明刑而歸功於
上故語意詳在刑一邊却從此處看出好生之德

來以完罔愆局面 帝世太德無如寬簡孔子亦
言居上貴寬而許仲弓以南面在居敬行簡則君
德所重可知瑣屑缺急固非君臨之度也今玩二
典舜比堯便覺事漸煩而法亦漸嚴矣臯陶獨窺
其深却稱其簡且寬可想當日無爲而治具得操
縱緩急之妙 御衆如馭馬必執其轡然急則敗
矣 對上曰下對寡曰衆不必分臣民看 罰弗
及嗣八句只順敘去罪疑二句特指出疑者以見
聖人用心忠厚之至與其二句又設言以極其形

虞書

卷下 禹謨

注

容耳帝固無殺不辜及失不經事也吾師胡伯玉
曰功罪之情狀無窮而刑賞之條格有限謂之疑
只爭毫釐間雖少有出入正不妨國體然惟輕惟
重見聖人尚德緩刑之心矣 所謂不辜非無辜
也但法不當其辜故曰不辜 帝德罔愆總成其
爲好生之德天地日以生物爲心而帝之德渾是
一團生意與民心相浹洽便與天地一般長養何
處逗殺機來 王樵曰虞書未嘗言仁而好生一
言已盡仁之妙魏太常曰咎繇爲古今刑官第一

大抵其學以天爲主好生一言真天心也 洽于
民心故黎民懷之 不犯于有司所謂罔于予正
民洽于中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之所欲卽臯之所期俾予從欲以治則向之期
于予治者始無憾矣予欲在治只予從心所欲而
治在四方若說民從又似啼百姓以從欲未免更
涉跡相 風動二字極妙此民必有以動之方易
惡至中而動之以風則相吹以息沁入膚革而不

虞書

卷下 禹謨

注

覺所謂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爲風之謂也周書曰
樹之風聲不曰聲之於化民未乎然洽於民心則
上固潤物無聲矣特自四方被之若爲風動耳蘇
子瞻曰風動者如風動物而物不病語意亦極精
黎民於變時雍動則變也明于五刑而四方風
動明則動也

帝曰來禹泅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
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聖人眚災異之來爲上天仁愛示儆無從推委故
澤水本在堯時而舜直以爲儆予不敢付之氣數
并不敢委之前人克謹天戒心固爾也公孫弘謂
未聞舜有洪水不達舜心矣 成允成功指治水
却不平大意謂汝嘗奏言治水當如何實力予嘗
以爲可信及汝後來措置果能一一如前所言信
而有徵到今日果見地平天成而成此大功

禹繼父治水所言人易生疑故成信難當續用弗

虞書

大禹謨

去

成之後成功尤不易也成允成功卽堯云詢事考
言乃言底可績意 勤儉自是美德而自心滿假
一生有欲勤儉而不克者克勤克儉直從克艱一
段精神克去不自滿假緊帶說大約寬假之念人
最易生所以舜稱禹不自滿又着一假字正見聖
人不息之妙滿假並由中出自字亦有意在 再
說箇惟汝賢又再說箇莫與汝爭重疊稱贊正與
念茲在茲四句口氣相似却不可著相形語失虞
庭景象通節贊禹一步進一步不必如時說以功

德組合 凡有對則爭惟不爭不伐則此心不是

有對而爭端自化兩惟字及兩天下字俱要看天
下莫與爭則功能已自超於天下之上正與兩惟
汝字應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人心所屬便見得天
之曆數在躬矣 禹曰朕德罔克帝曰予懋乃德
禹曰惟帝念功帝曰嘉乃丕績見功德莫與禹並
也 從天下以及予從予以及天天意有在則帝
位已隱然定矣總師尚可辭乎元后卽易所謂大
君

虞書

大禹謨

去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數語乃千古道學淵原聖學一中授受至舜
益暢堯執中之旨 心只是一箇天性只在形色
上認出若離却人心從何處另覓箇道心來衆人
二之却將人心埋沒了道心而心上生心聖人一
之只從人心認出箇道心而心無其心 孟子口
之於味章性命二字卽此人心道心命也有性性
也有命此處危微光景最可認取不謂性不謂命
正是精以察之 諸儒論心曰存養省察曰察識

擴充總來只此精一兩字省察察識精也存養擴
充一也 大學曰正心孟子曰存心皆只是一箇
道心耳正心先誠意此惟精工夫 中體至一而
縱橫萬變總不出吾宗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若自
家全無線索將何物去貫生龍活虎不可捉摸須
要尋箇欄柅在手此謂允執執非泥而不通之謂
所以惟一之先要箇惟精精者參互以求中也此
便是權子莫執中只因無此惟精工夫便執着一
個認做中不免認賊作子故孟子直謂之執一

虞書

禹謨

六

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未全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
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
惡又不止於危也蘇子瞻曰人心衆人之心也道
心本心也夫心豈有二哉不精故也精則一矣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虞書每稱曰若稽古爲稽考上代故無稽訓不考
於古然觀大禹謨稽于衆召誥稽我古人之德稽
謀自天則稽字所指亦廣 弗詢之謀斷于獨也
疑謀勿成謀未嘗不貴斷但人至自雄其斷違衆

自用則謀必多舛因衆以獻疑因疑以成斷乃爲
善謀 此正舜執兩端以用中之訣特爲禹述之
如金陵三不足畏此無稽之言也神宗力排衆
議堅行青苗諸法此用弗詢之謀也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
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可愛可畏可字有深意在可願二字正與上兩可
字關合能修可願則君益可愛而民不見可畏矣

虞書

禹謨

九

唐孔氏曰君尊民畏之嫌於不愛故言愛也民
賤君忽之嫌於不畏故言畏也 汝終陟元后是
乃有位也衆戴以爲元后而共爲守邦位始爲乃
有稍不慎而乃不得長有其位矣曰欽曰慎曰敬
連下數字何等鄭重 可願卽是厥中正人心中
之道心也纔說願便從人心來 敬修工夫如上
節惟精惟一勿聽勿庸皆是中庸修道修字却從
此處逗出能圓滿本願不復缺陷方可謂修其着
力全在敬字上敬卽是欽乃慎位實落下手處

四海困窮二句見民可畏而君不得保其可愛天祿應天之曆數 邵寶曰好盟好之好天下反覆之速者莫大于戎好故以爲謹言之戒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見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人心惟危以下帝謂禹終陟元后遂併以君道告之見總師自不容辭也禹讓皋陶不獲因請歷卜有功之臣其以天之曆數將聽于天乎帝以朕志

虞書

大禹謨

三

詢謀既合卽鬼神自不能違蓋天意不外人謀正所謂人情賢於夢卜左傳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亦是此意 惟先蔽志卽洪範稽疑先謀及乃心之

謂 王十朋曰古人以昆爲兄兄爲父後故訓昆爲後止言元龜亦筮短龜長之義也 惟汝諧還指總師說蔡傳元后之位蓋本註疏

止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正月朔旦卽月正元日也古史文法變幻乃爾記舜受終如齊政肆類等項甚詳此只云若帝之初

便已括盡蓋攝位之舉創見于舜不得不次第述

之至禹做行自可省文以見此皆史筆妙處 受

命卽受終率百官卽總汝師蘇子瞻曰舜禹之受

天下於堯舜也及堯舜之存而受命於其祖宗矣

舜受命二十八年而堯崩禹受命十七年而舜崩

既崩三年然後退而避其子是猶足信乎 鄭曉

曰古先聖人稱神者三神農神堯神禹或曰神堯

非堯號唐以是尊高祖耳書不云乎受命於神宗

唐以高祖爲神堯 文祖神宗乃祖有功宗有德

虞書

大禹謨

三

之始湯曰成又曰武曰烈祖曰高后其後世曰中

宗高宗時已有謚與廟號世稱謚法起周公或公

始敘謚推廣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

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

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

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

有勲

征苗之舉必由舜命禹乃奉辭以行所謂征伐自

天子出也然最精小觀自可備經緯計至會奉后
誓師以出將以國之大事在戎無嫌慎重而南方
侯伯以師畢從乎禹時既受總師之命似亦不便
躬履行間但舜可代巡禹亦不妨出將上世舉動
自與今日不同耳 有苗弗率卽所云苗頑弗卽
工 唐孔氏曰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
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據此誓師五帝之世有誓
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
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 序苗罪只通說而
昏迷不恭爲罪始不必如時說分析 天討有罪
故誓稱天降之咎禹之徂征原以奉天益因以天
道贊之 此上古征伐見于經之始一乃心力誨
簡而盡有勲不必取勝但服其心使之順命卽有
勲也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
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
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誓賧夔夔齊慄誓
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

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益贊禹惟德動天一句便了層疊說去總欲帝尚
德以謙受益耳引眼前誓賧事作一證佐卽說到
至誠感神以申明惟德動天之旨末一句緊說有
苗上去本文自是直截 莫遠匪天德動天則無
遠弗届矣一氣說下世間損益兩境機關却卽從
滿謙看出滿不必定是損已自有損之道若爲之
招謙不必定是益已自有益之道若爲之受妙在
招受二字非盈虛循環之說也 聖心雖不自滿

而所處實有盛滿之勢唯謙尊而光自爲可受地
耳苗民逆命故是悔慢自賢習氣正須以謙處之
誓賧允若一段只據當日感動光景確有明驗
者言之然亦見聖世君臣之際全無忌諱若後世
便目爲指斥宮禁矣 家語木石之性曰夔漢書

注夔神如龍有角人面夔夔象其狀賈誼新書載
南榮珠遇老聃靈若慈父雁行避景夔立蛇進而
後敢問亦悚懼貌也 益以天道與禹互發見于
經文者二前申儆戒以審吉凶之朕此贊征苗而

關損益之符蓋居恒於天人之際多所領會非獨
烈山澤奏鮮食於禹大有助也他日禹薦益于天
所契者微矣 問益阻徯征苗何不於未誓師之
日而於逆命之後曰有諸昏迷負固師出自是有
名既相持不下卽進師勦除未爲不可但此時當
天兵四臨亦未必無震動處只是恃頑不肯遽服
若用兵未免兩傷只小醜敢逆前行亦頗損威重
不若班師以示不較正如雷霆一震萬物昭蘇忽
然雲收雨散倍有一番開拓灑落景象彼苗竄伏
之餘感畏交集安得不輸誠効款此正兵家攻心
之妙用耳誕敷文德與前文命敷于四海恰相應
苗格有感格意註作至字解似未盡 舞于羽是
虞庭常儀史著此句見氣象整嚴置苗民度外意
呂覽云昔陰康氏之治陰多滯伏湛積陽道壅塞
不行其序民氣鬱閼筋骨宿栗不達故作爲舞以
宣導之 陸游曰舜伐三苗年九十有三問伯益
一言則退而敷文德舞于羽無一毫自用之意武
王受貢癸年九十有一召公作誥納之不以爲過

蘇子瞻曰世傳夏桀以堯舜爲幽囚野死而
伊尹爲太甲所殺或以爲信然學者雖非之而心
疑其說考之於書禹既受命于神宗出征三苗而
反帝猶在位修文德舞于羽以來有苗此豈通禪
也哉

皋陶謨

楊子法言曰昔皋陶以其智爲帝謨序書者以皋陶謨繼禹蓋孟子云禹皋陶則見而知之 王樵曰二典本只一篇三謨本一書分三篇後人以紀傳視之見堯典首有若稽古語遂截半爲舜典加二十八字又見禹謨首亦有若稽古語遂及于皋陶亦加四字語意不倫粲如白黑也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凡進謨者多不能了然於口使人洞見底裏至弼達又意每相左最難和諧今以謨則明而獻替皆肝膽以弼則諧而糾繩無枉格盡忠補過人主受益良多而本原仍在君德也 禹曰惠迪臯曰允迪惠則動念悉順允則蹈履皆實其意亦互相發慎修思永工夫不作兩層看身者德之聚而思則身之樞也能懷永圖未有不慎修者慎修着念正在思永上不曰慎厥修身而曰慎厥身修蓋至

身境繕修已無滲漏而此慎不替此思亦與之俱無窮工夫何等縝密如是方可謂允迪厥德 修身二字自皋陶始枯山伊尹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其學脉權輿于此 九族恩誼自是不薄中間原有次序等級須分別明白故不僅曰惇而曰惇敘中庸所謂親親之殺也 庶明蘇傳云衆顯者聖世曰明明曰明試陟明凡亮工熙載皆明也王肅云以衆賢爲羽翼勵則有奮庸之象茲指身修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堯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上文庶明勵翼已暗含知人邇可遠在茲已暗含安民而其旨未悉至此始暢言之 知人安民講中須照管允迪慎修意 世有號爲知人者及至命官未免用違其才而官使不効所以官人極難須是洞悉其人材品作用量能任使恰稱其官方可言能官人此非具大慧眼不能又有注意安民而張弛規畫未必洞中肯綮畢竟屯膏不下民心

不懷直須惠澤益洽乃能使人中心傾嚮如赤子
顧戀慈母于懷抱非可強致也 宋神宗嘗語及
知人之難孫覺曰堯以知人爲難終享其易 亢
倉子曰至理之世官得人不理之世人得官 放
驩堯竄有苗皆舜攝位時事而指爲帝堯可見舜
稟命于堯而行主持原在堯也鄭子產告晉韓宣
子曰堯殛鯀于羽山亦謂堯殛之 前云難壬人
此言孔壬則大奸巨慝爲壬人之尤矣凡深心巨
測者專以言色逢人而曲藏機詐故巧言令色乃

虞書

皋陶

三

孔壬也 能哲而惠而字是威若時意難處正在
兼盡惟帝其難之所以惟帝時克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
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
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疆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說文卷
作憲

皋陶因禹歎知人之難遂都而曰人固不易知亦
其所行有九種之德德見於行而有九則可各隨
其德以知之不第言其人可用而已亦言其人有

德其有德必徵之以事乃言曰其所行某事某事
確可據爲有德而不止知之以一節以此驗其實
有九德則德果不虛而人不難知矣蓋論人而總
覈其有德則虛恢者不得以色取論德而歷考其
行事則僥合者不得以浮襲孔子曰視其所以卽
所謂載察其所安卽所謂采采此知人真訣也

唐孔氏曰載者運行之義故爲行也恭在貌敬在
心剛是性強是志 寬易懈緩栗則縝密愿無修
飾恭則儼恪 九德中柔擾剛強並相近柔是巽

虞書

皋陶

五

順疑無執持而立則骨力自挺擾是馴帖似欠果
敢而毅則臨事能斷剛者不屈而秉心淵塞則非
色厲內荏矣疆者有爲而以義爲上則非用罔冥
行矣 蘇子瞻曰橫流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可以
濟大難者曰亂亂臣十人是也才過人者患在於
夸傲 彰厥有常正應上載采采有德不求其全
惟貴有常有常卽論語有恒能恒其德爲吉人矣
所謂德惟一動罔不吉也立政庶常吉士意昉此
有常爲吉士無恒爲凶人

日宣三德風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
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日宣日嚴卽有常意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

既曰日宣矣又加風夜二字既曰日嚴矣又加祇
敬二字工夫步步緊密 浚明亮采並有一段開
朗振作氣象此以謂之庶明此以謂之彰也前命
百揆曰亮采惠疇非六德以上不能 存家有邦
總不可無德以處之有德而又有常乃可以有家

虞書

卷下

三

有邦矣 翁受如大海之並納細流敷施如支渠
之各分脉絡此處全須知人之哲方能收括得全
位置得妥 官人者每虞官不足任事人不能稱
官必九德咸事而俊又在官乃爲能官人蘇子瞻
曰有治才曰又 凡僚案間最易生猜疑懷妬之
想便各樹曹耦黨同伐異激成參商若肯互相師
法將是則是效意氣自覺其聯合而神情倍覺其
鼓舞國事何愁不濟 盈天地間化工之妙全是
五辰流轉時至事起因而撫之卽百工之任也充

典於定時成歲曰允釐百工正釐此務以重責成
耳百工及時趨事五辰不忒績自用成二典俱言
庶績咸熙此言其凝者其凝有合併凝聚意精翁
而不散將業日進光明矣 唐虞建官唯百曰百
僚曰百工而總之以百揆以百爲盈數矣然所謂
唯百者皆三德六德之選號千人之俊百人之又
者也故可以撫辰而凝績乃聖人猶每動色於官
人之難正恐有一二敗羣如驩堯孔壬混廁其間
耳晚近設官日煩而材品日混持衡者識鑒又日
短吏道雜而多端欲以閭中模稜妄意官人之効
庸可與乎

虞書

卷下

三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 漢王嘉奏引咎錄成帝
并曰無教佚欲有國

上言有家有邦此又獨提出有邦來逸欲非有以
教之但動念稍弛縱從好不從令却似教之自上
兢兢業業重疊見意倍加慎密須是盡塞逸欲萌
芽不啻日嚴祇敬而已一二與萬宇相映發極言
之以見不可逸欲凡事從幾微處斡旋最有力

庶官所以勸庶績人與官不相宜便屬瘵瘼非必懸缺空署也 百工撫辰猶以工爲君所分委而欲其修人事以贊天此直曰天工以工歸之天而人代天綜理則上天付託擔頭更重豈容或曠以來天譴無曠庶官而庶明勵翼斯天工得代五辰撫而庶績凝矣 陸九淵曰天之一字是臯陶說起然惟時亮天功帝前以此申勅但臯陶始盡暢其旨耳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

虞書

六 臯陶

三

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有庸焉本
作五庸

五典五禮五服五刑總奉天以行事參以人意不得此節盡發天工人代之意說到安民上去原是一片文字 惟民生厚生全藉此五典維持以不失於蠶薄此本上天敘定却要我去作王返薄歸厚如天勅命我一般如此說勅字覺醒而文氣亦順惇敘兩字已逗首節 兩我字正與兩天字相應蘇子瞻曰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皆出於民性

之自然孰爲此敘者非天乎我特從而正之使益厚耳豺獺之敬喙喙之悲交際之歡攘奪之怒牝牡之好此五禮之所從出也孰爲此秩者非天乎我特從而修之使有常耳 五禮所謂修五禮者其品秩卽於五典日用施設出來孔傳作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非是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五典五禮無過不及乃爲民秉秉字此處逗出湯誥降衷一段闡發殆盡 朝廷政事全是命德討罪兩者爲人主大權非可憑喜怒爲上下若一念怠忽

虞書

六 臯陶

三

賞僭刑濫就起許多僥倖規避意思流弊何所不至民間豈得復安其生 此處說安民重在政教似單指正德一邊吾師胡伯玉曰有陰陽則有男女是夫婦之敘五行相生是父子之敘地天交泰是君臣之敘五典皆出於天聖人因而制禮亦皆天理之自然若天所定故曰天秩由典禮爲有德惇典禮爲有罪天子之事只是賞善罰惡逆居無教則近于禽獸相戕相賊何以相安故以典禮命討爲安民事 五刑五用自是臯陶專職乃直從

根原看破將典禮命討一派說來曰寅曰恭曰和
曰懋皆於心上煞有理會此阜陶學問得大本領
與伯夷相參出禮入刑互有妙用非後世刑官所
能窺其際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
敬哉有土天明畏馬本作威

人主所嚴事唯天聰明明畏無處可容欺瞞可容
屑越而不知全寄重於我民民至愚而天因之以
爲聰明民至微而天因之以爲明畏則是上天下

虞書

皋陶

三

民原是一氣通達呼吸相貫有土以有民萬情彰
彰便如天臨之在上奈何不敬 阜陶學極純粹
直於天人之際看得融透自字最妙聰明明畏全
自民造而天因之總不外我民別有意解也 兩
言我民要見民原與我親附非漠然絕不相關者
蘇子瞻曰上帝付耳目於民者以其衆而無私
也民所喜怒威福行焉自天子達不避貴賤有土
者可不敬哉 敬只從民上說如上文寅恭懋總
是此敬字敬天卽在敬民處看出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
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古人言必期于可行行必期于可績無實之言無
功之行明主所不受也曰可底行曰底可績言者
亦求其可而已若試之而立効亦顧設誠力行何
如耳故皋曰思曰贊贊 乃言底可績堯以是贊
舜禹以是稱皋陶 凡行得人贊數倍覺鼓舞贊
贊所以佐成功也贊贊襄哉有屬翼意若皋陶所
謂謨明弼諧者 鄧元錫曰古之學也日新言始
於皋陶曰日宣曰日嚴祇敬曰日譽贊競曰哉

虞書

皋陶

三

益稷

此與皋陶謨文勢原相接孔壁析之因禹言暨益暨稷遂以名篇其實益自有謨附禹稷則未嘗矢謨也世乃訛傳爲三謨云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虞書

益稷

三

舜好問察故來禹而求昌言亦字從皋陶說來則皋陶之爲昌言而可底行底績帝心已早有契矣禹不言而躬行乃於思日孜孜見之禹思日孜孜卽皋陶思日贊贊也但孜孜有綿密周決意贊贊有勉勉夾持意而總運以無窮之思以慎修思永之君而佐以思日贊贊思日孜孜虞治弗可及矣蘇子瞻曰四載之解難出於尸子慎子而最可信者太史公或者以爲鯀治水九載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禹之代鯀蓋四載而成功然詳味本

文是駕此四物以行於山林川澤之間非以四因

九通爲十三載之辭也禹之在山林也與益同之

益朕虞也其鮮食鳥獸也其在川澤也與素阿之

棄后稷也其鮮食魚鱉也艱食者草木根實之類

凡施力艱難而得者也漢書食貨志云后稷始

訓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耨顏籀云耨者田

中溝也六耨而爲一畝耨卽畝也呂覽引后稷書

田畝本作欲廣以平耨欲小以深唐孔氏曰非

名川不能至海水以小注大故從畎澮濬溝洫乃以

虞書

益稷

三

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暨益暨稷正與兩字

字相應見治水成功全靠不得一人之力凡事

唯身親經歷言之倍覺有味禹開口便說着治水

乃推功益稷曾不獨居其勞此所以爲不矜伐也

益稷奏鮮食且教播種矣又必懋遷化居烝民

乃能粒食可見食貨相資自古理財未有不以爲

長策者語稱泉貨泉者流也遷化皆有流通之象

從治定功成後看烝民粒食此尋常事耳不知

其初用多少耜扶費多少規畫方得到此地位撫

今追昔一段難離光景恍在目前安得不思惟日孜孜以保之于無窮此禹家平敘數語却有無限感動意在禹曰予何言而滿腔丹赤不覺一時吐露卽此便是昌言不必尋更端矣禹謨惟修惟和而欲保之勿壞亦是此意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禹曰慎乃在位卽帝云慎乃有位也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卽帝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意正互

虞書

六 益 贊

三

相發止曰汝止此心棲泊最恬愉處魂夢俱適與汝宛相依附一種極安趣味汝應自曉纔搖撼以人心之危便不安矣須是不爲人心搖撼而返其恬愉之本體方能置汝止於安大學止於至善定靜安慮其旨皆淵源于此幾者動之微安危兩介康則止有安之一路耳惟康卽所謂安止也審察工夫却全在惟幾上語意恰與精一相似凡輔弼之臣不思其不能將順而患其不能匡救弼之一字原有左右夾持義在明主可與忠言格

其職者寧使過於糾繩若先有一分矜憫意思有言不盡其流爲親望爲逢迎所損盛德多矣此皋陶曰弼諧而禹則曰其弼直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動而無不丕應志之所發若先意以待則動罔不吉矣昭受則非圖度之私申命用休卽自天申之意帝位以承天治民者也後志于下而昭受于上帝乃得安於在位矣須結到慎位上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虞書

六 益 贊

三

語不覺契合因以臣鄰反覆詠歎五家爲鄰情誼最爲關切以此深明其相倚而求助于臣謂弼信不可不直耳臣哉二句遂爲疊韻之始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而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典納五言汝聽說文藻作瑤黃帝曰在治忽今文作衆故忽史記作衆始清漢書作七始詠音義相近鄭

作會

以鄰言獨已見兩兩憑藉之直至以爰敷耳日言
鄰君與臣直通爲一身而動念便痛癢相關形神
湊泊寫出一段聯屬情意何等親切 四予字與
四汝字一呼一應要見予有所欲汝便作之以遂
予欲全然血脉流通呼吸響答 左右便觀出翼
字宜力便觀出爲字翼卽勵翼之翼 會續取象
其來自古非舜創爲之故曰觀古人之象唐孔氏
曰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彩章
耳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衣在上爲陽陽
統於上故所專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
重在後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藻火粉
米黼黻六章繡於裳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
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 孔傳作會宗彝連讀云
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
蟲爲飾正義謂周禮有山壘龍勺雞彝鳥彝知彝
樽亦畫之以爲飾鄭玄云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
之鬱鬯樽也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雞彝而已周禮
宗廟彝器有虎彝雞彝因以宗彝爲虎雞而未詳

其義者爾雅雞彝卽鼻而長尾雞彝注似雞彝而大
黃黑色尾長數尺末有岐鼻向上兩脚自懸於樹
以尾塞鼻或以兩指則虎雞似是一物或謂虎取
其猛雞取其智近聞吳氏類鈔云貴州思南有觀
峰在深山中產一種獸形類獼猴而白毛巢於高
樹老者直居上鮮出其子孫以次巢下枝每出覓
得果物輒傳致其上老者已食衆乃敢食名曰宗
彝卽所謂虎雞正與蔡傳虎雞取其孝意合而宗
彝之解益煥然矣 漢孔氏曰天子服日月而下
諸侯自龍衣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
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 新書曰聲音之道以六
爲首以陰陽之節爲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爲
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鐘鐘當一月其
六鐘陰聲六鐘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
律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之清聲而
內合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
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 治忽忽字亦有意
蓋亂生於所忽大凡治亂轉關處人多忽不及覺

覺不及持而治之時已忽轉入于亂矣此處正須
詳察故不曰治亂而微言之曰治忽也吾師胡伯
玉曰詩爲樂章故以出納五言察之出自上而出
卽天子之雅納自下而入卽十五國之風如變風
變雅便忽而不治言非有五以其被于五聲因以
爲五耳

予達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予達汝弼申上弼直之意面從後言不直甚矣

聖世之達其來甚微或意主于將順不執當面指

虞書

卷下

三

摘而於退後商確徐圖挽回此雖是幹旋妙用却
未免多此一段委曲便不爲直君臣一體何嫌何
疑更煩此等擬議予旣偶露其達汝遂不得應之
以從從達兩字亦正相應若說面諛背毀非虞
廷當日景象 股肱耳目是爲四鄰能敬其職廢
幾臣不虛其爲鄰而弼果稱直矣 陳氏大猷曰
四鄰各有其職而舜悉以責禹禹百揆無所不統
也於此亦可以觀相道

庶頑譏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

欲垂生哉工以納言時而聽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
威之

帝向處譏說殄行此因厚望弼直而忽動念於譏
說懼其勢不兩立而欲誘而化之以全吾並生之
願此正所謂好生之德也以譏說頑梗弗率命曰
庶頑本章止一直字蔡傳以忠直對頑譏看似屬
添足 小爾雅曰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
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鵠鵠方
六寸論衡曰名布爲侯示射無道諸侯也 從兩

虞書

卷下

四

相混雜處討論分曉出來故曰以明左氏名在丹
書卽書識意 人之生也直譏說冥頑不靈此心
已死須是聖人開以更生之路 時而聽之時字
下得妙生機不斷日異而月不同須時時聽之方
見進步孔子論學曰時習子與氏言教人亦曰時
而化之 易曰小人勿用小人豈終不可用哉是
在格之而已格則化頑爲直彼且入吾鑑錘革故
鼎新而不妨爲吾用孟子之距楊墨曰歸斯受之
受之庸之而不爲已甚天地間覺別無棄人如洪

爐之點雪此化工之妙也 納言爲龍職掌而時
颺以工又屬典樂矣至否則威之而刑以弼教有
卑陶在聖世九官事每相關而互爲濟可想見其
大畧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
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帝王與天同運必使一世汝闇之衆咸耀于光明
光天之上者兩儀光天之下者繁曜帝耳海隅蒼

虞書

益稷

四

生極其光之所至言之帝堯光被四表是也德中
纔參以威便覺輝光慘澹全任德不任威則其爲
光也遠矣此處亦只逗一光字下節方說出朕德
來 舜方求助臣鄰且向以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爲惟帝時克此是其意中事故禹動舜直以萬邦
黎獻爲言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則朕朕耳目分寄
愈廣而四鄰不若孤立矣時舉亦有及時使羅意
在 敷納明庶與舜典解自別奏自下行露言納
自上采擇言試有核實意庶有兼收意蓋彼指諸

侯此待黎獻語氣故應不同耳 兩數不字見最
深于威意說說中傷善類唯不知有讓也讓則讓
立消矣不應見其應之大同敬應見其應之稟若
從來朝廷之上最苦議論雷同漫無實際只是
敷演一番此敷同正與弼直相反日奏罔功與方
鳩屏功相似分明敢于欺罔而日詡其功以巧附
于日贊贊日孜孜之列同舌鋪張釀成一片蒙蔽
世界此正是譏說可慮處大非光明之世所宜有
也

虞書

益稷

四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頹頹罔
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
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
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典有
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皋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說文塗作
念獨作耶

書稱象傲又云無若丹朱傲兩人號爲濟惡病根
只在傲字上 罔晝夜頹頹所謂凶人爲不善惟
日不足也 朋淫者羣聚而爲淫蕩之行周書曰

淫朋 荒度土功卽乘四載事時威以下廣育之
十二師五長疏傳各別今蔡註十二師蓋祖鄭
玄五長亦與孔傳五國立一人爲方伯之說稍異
然據註每州立十二諸侯合九州應一百八人每
方各建五人爲長合四方又應二十人頗與建官
唯百之義不合十二師還是卽十二牧四方共建
五人爲長則方伯也如周時太保率西方諸侯畢
公率東方諸侯意 各迺有功并下時乃功正與
罔功相照應 天下大勢不過君子小人之辨中
夏外夷之別禹前以有苗與巧言令色孔壬並提
謂惟帝其難及帝專慮庶頑讒說若置三苗于度
外禹因謂天下至頑莫苗若更非庶頑比也而動
帝以念正欲帝不忘於懷以廣其並生之仁耳
迺朕德依註蹈行德教似矣細玩語意應照允迺
厥德說來云朕德當迺固也汝所云乃功惟敘信
有然者如此說意脉更遠 乃功惟敘卽禹言九
功惟敘 庶頑讒說之弗率不免用威苗頑之弗
卽工象刑亦易可廢也帝始終借威以神德之用

兩方字俱有意惟明亦與罔功罔字互發 禹治
水之功固偉矣乃前後反覆讀之津津有味不嫌
自詡至丹朱殄行殊非美事直指以爲帝戒蓋禹
止據親歷目擊景象矢口露惻惻初不若今人動虞
觴諱也此亦見禹之躬直處 吾師胡伯玉曰三
苗負固不服在堯時已然故舜承命而竄之三危
竄其君并遷其民所謂遷乎有苗也而巢穴尚在
三危既宅則既遷之民而舊都頑慢如故不卽禹
之功敘卽威以象刑不愆始命禹徂征其君既放
繼世猶有君長故禹數其用舍顛倒之罪及敷文
來格就其分北則純進乎中國苗人不復反矣呂
刑云遏絕無世則并其初終而言之
夔曰受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
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跄跄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唐孔氏曰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
後 孟子之論樂曰金聲玉振而此則首言鳴球
後言鏞鼗分敘堂上堂下而先其輕清者或謂樂

節奏互異未可知也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
竹不如肉曰漸近自然此語殊有鑒別古者登歌
下管以清聲在上賁人聲也謂之登歌匏竹在下
謂之下管卽是此意 劉禹樂論曰祝之作樂歌
之止樂嘗問於李良良曰聖人制作之旨皆在易
中易曰震起也艮止也祝敵之義如斯而已祝以
木爲底下實而上虛震一陽在二陰之下象其卦
之形也擊其中聲出虛爲衆樂倡震爲雷雷出地
奮爲春分之音故爲衆樂之倡而外飾以山林物
生之狀艮位寅爲虎虎伏則其象止樂皆有一十
七刻三九陽數之窮憂之以竹裂而爲 古或用
十寸或裂而爲十二陰數十二者二六之數陽窮
而以陰止之又曰樂由陽來陽之數極於九聖人
攝其數於九鼎寓其聲於九成 釋名曰笙生也
象物貫地而生也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 吾
師胡伯玉曰咏歌通奏爲一閒鄉飲酒義工入升
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
註工入而升堂歌鹿鳴等每一篇而一終凡三篇

吹笙者入于堂下秦南陔等亦每一篇而一終凡
三篇閒者代也笙與歌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
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爲一終次爲
二終又次爲三終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
笙並作也此韶樂之遺制也金聲始條理玉振終
條理此言樂之大成祝敵自爲合止當爲一小成
觀閒止字可見簫韶九成總樂之大成而言一閒
一成九成當備九閒始終重舜德感通上 禹述
養民曰九功九敘九歌夔言樂曰九成並以九爲
節 蘇子瞻曰夔作樂而鳥獸舞鳳皇儀信乎曰
何獨夔也樂工所以不能致氣召物如古者以不
得中聲故爾樂不得中聲者器不當律也器不當
律則與撻植鼓盆無異何名爲樂乎使器能當律
則致氣召物雖常人能之蓋見於古今之傳多矣
而況於夔乎夫能當一律則衆律皆得衆律皆得
則樂之變動猶鬼神也是以降天神格人鬼來鳥
獸皆無足疑者 后夔典樂而感神人和上下至
令鳳儀獸舞則胥子節性所不必言而納言時屬

說自不難格也史敘此以見夔之舉職而帝世化頑之妙用從可想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上既首言鳴球此又獨拊石言則韶樂所重可知曰擊曰拊卽戛擊搏拊之義百獸率舞卽鳥獸賡賡意庶尹允諧卽羣后德讓意此亦后夔所嘗言却議論總不出前節不得以廟庭分看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屢言曰念哉率

虞書

六 益 履

三

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虞廷賡歌君倡臣和遂爲後世詩歌酬和之祖亦可想見一時明良喜起氣象史敘歌於樂後將永言亦樂之本與 天之命所以勅聖人也而聖人因以自勅若奉勅以行事而不敢斯須毫髮違誤者命隨時以密移而勅天者惟時從時中討出消息而趨時恐後命隨幾以順動而勅天者惟幾從

幾上妙其旋轉而相幾最審惟時惟幾正以勅天

也益言儆戒無怠無荒禹言幾康申命用休與此

並相發 君元首臣股肱相待而成一體卽前股

肱耳目之義喜有踴躍乘時圖幾意起則神情倍加奮發百工熙卽所謂熙帝之載也 率作興事

是起意凡人主有意振作未免勇于更張不復顧

前人之成法故又戒以慎乃憲卽益言罔失法度

之謂考績黜陟省成乃虞廷已試者此欲其屢省

益恐其日久易弛而丁寧之後世人主如宋神宗

虞書

六 益 履

三

亦有志興事而不慎憲則王安石之徒好大喜功紛紛多事而祖宗成憲蕩然矣 明主須持大體最忌與臣下分任若過於瑣碎好以上侵下則臣下反委責于上而百司解體誰與共治勢且空敝形神唯日不給此股肱惰而萬事墮所必至也凡明傷于太察每誤認叢脞以爲明而轉與汶汶同功故又歌以申其意 傳說監于成憲周公明作敦大之論皆本于此 帝拜曰俞益深契皐陶颺言之旨而不覺心折元首股肱忘勢極于忘形此

見泰交盛節亦樂取爲善處聞善必拜寧獨禹也
皋陶兩曰欽哉帝亦曰往欽哉如此君臣可謂
勅天之命 虞書可以一言蔽之曰欽典謨終始
只是一箇欽字

問三謨曰古大臣之謀國也禹祇承不碍其爲彌
直臯昌言以贊襄益陳儆戒與禹唱和五臣之中
而矢謨者三焉古文裂其篇以禹臯益稷並而爲
三益謨附禹而著稷無謨何以並益也伏生合二
典爲一而益稷合臯陶謨益有所受之矣三臣矢

虞書

益稷

三

謨而契以五教開萬世不必以謨著也稷教播種
其文不傳而天下後世食其利周以農事開國其
誰非稷之貽謀耶然則五臣並可稱謨又何三之
足云

跋

六籍同歸從哲攸讚孔壁三
恙羸火共然博士承詔之年都
尉徇書之日百篇稍出九家茲
興爰迄今朝風流彌茂文則
全更漢隸義則獨取宋牼
昭々如日月之揭離々如星辰
之行承吳少承先緒長傳遺言
賡輯晨研粗通變與歲在
癸兆南宮扶藁出吾

師是翁之門

師觀像鏡中明珠意表發

換難而得從說展苦涉而得

甘言當伯和祖孫權其古

鋒更生父子輜其筆穎亂

二

与權上第者百輩歸專門

者千家半屬窺班都堪霞

貌清徽泯沫名理寤寐者

以其語真見其人續往再來

殆吾

師乎嗟夫古篆增一十六種

鷹眼未變今文脫二十五字獨

尾宛然寧獨禹囚偽帝降黃

屋於湘濱誦戮姬公伏丹書於

錫市如山經冢牒譎詭章灼

三

已也

師以博攷異同精遴真屑作

出名山之藏多訂典謨徐理國

門之懸旁系交範庶聖釋神

教各攝緘勝妙義瑰聞並

資治鑑平子無勞於正德仲

豫莫惜其煨燼吳竊因未嘗

聊抒鄙懷何必云乎行而不

此

携李門人黃承吳謹跋

四



虞書箋二卷

浙江巡撫
孫星衍

明茅瑞徵撰瑞徵字伯符歸安人萬曆辛丑進士
官至南京光祿寺卿解官後自號蒼上漁父又稱
澹樸居士此書前有自序言南局多暇讀唐虞論
治之書輒次數語蓋即官光祿時作也考定陵註
略瑞徵官職方郎中時欲黜一副將不遂反為所
搆又御史姚永濟韓浚皆有所請託瑞徵不從遂
合力排擠之去其人蓋亦錚錚者而此書所箋大
抵敷衍舊說無所發明如解柔遠能通句云柔字
下得最妙解惟時亮天工句云即熙帝載意解天
敘有典節云兩我字正與兩天字相應解慎乃在
位句云即慎乃有位皆不過隨文敷衍殆閒曹無
事姑以遣日本無意於著書而其子漫付剞劂耳

禹貢匯疏十二卷圖經二卷

別錄一卷

〔明〕茅瑞徵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禹貢匯疏十五卷》提要

禹貢匯疏序



禹貢一書乃管神禹開闢天地
經緯六合另出手眼非比尋常
尺幅可鑿空揣摩而盡也自司
馬子長作河渠平準二書而班

叙一

孟堅之徒兼志地理溝洫食貨
竝倣禹貢遺意縱橫結構而渠
律簡嚴去古史遠矣漢唐兩孔
氏註疏原本山川頗得其概而
三江九汜悉屬影響至宋蔡氏

摭諸家之說深心訂定多出
先儒意表然援引證據未能曲
暢而學一先生無取博綜間考
蘇端明書傳意解各殊及叅以
大全諸儒論著問難鋒起因從

卷二

誦讀之餘凡闕禹貢疑義信手
摘錄爰採羣碎彙為全書而益
神往禹之明德於今猶在天壤
間也鴻水懷襄四海一壑禹不
辭胼胝乘載荒度起昏墊登之

衽席亦既幹蠱澹灾功同載造
矣而規畫封疆物土之宜而布
之利曾不遺餘力其於衡量貢
賦差等正錯辨晰主名惟恐經
制一淆適以起異日無藝之征

卷三

而貽黎庶無窮之累故其言曰
底慎財賦聖人逆知後世暴君
汚吏必有以財賦藉口磨牙揮
食慘毒甚於鴻水而先事曲為
之防當禹制貢法如此乎計深

慮遠而末流之濫觴猶令人咨
嗟太息曰制地莫不善於貢則
理財之無全利亦可思已今海
內非有九年之鴻水而瀕河流
離穿渠轉漕無寧歲頃者邊鄙

卷四

時警戈矛竊發窮鄉方苦加派
繼以水旱間作三空四匱每來
廟堂蒿目之憂使神禹持籌則
壤定賦不知當若何庶慎而尚
忍以無名之箕歛重困吾民乎

讀禹貢者詳九州之山川則可
供聚米之畫習漕渠之歧路則
可商飛輓之宜察東南之物力
則當念杼軸之空攷甸服之遺
制則當興樹藝之利而挈要於

卷五

底慎財賦一語疏解浩繁可一
言以蔽之如必字比句櫛執今
圖誌疑古山川索碣石左右之
端滋黑水梁雍之辯三條四列
地脈臚分兩漢九河源流靡訂

此不離經生之耳食亦何益孔
蔡之藩聞曾不若子長孟堅諸
篇斐疊詞譜得與禹貢遺經並
垂天壤也

崇禎壬申仲秋吳興澹樸居士

集六

茅瑞徵題於浣花居



禹貢灌蹤序

粵自懷君邦之茂畧者有達四
民之務橋帝籍之媿頃者博綜
九土之宜神農以前邈矣哀乎
以後忽焉若夫五服變而為九

九州易而為畿邦國都鄙載之
版輅畜藪澤脩其數郡縣錯落
未開三十六之枝派井田縱衡
大畧十有二之界畫禹蹟所留
周官為盛矣雖然欲求辨緯必

先正經三壤既則六府乃以漸
而脩中邦既夷五長乃以次而
建等田視土而土又或錯於田
核賦先田而田亦或後於賦
而貢甸服之包筐不名久乃

得同充野之盈虛有候此皆神
禹之慘澹經營而非後王之一
二窺側者也迨濟南生投畀料
蚪櫛沐以新蘭臺令推表山川
隰臯可指倣而成圖則羅文恭

爲畫史述而成誌則鄭端簡爲
形家莫不因視定體準勢設位
庶土雲屯指掌識魯分之野廣
輪徧錯列眉知舊啓之疆考跡
可云有餘說書猶曰未足蓋或

据麤而遺精亦或拘獨而掩衆
倣義之乖終傷乃志卑詞之漏
六昧厥勲惟吾
師體蘊三才神周八極畋漁竹
素之墳遊踐縹緲之圃大征有

攷象豈有錄書矜什襲甘托肯
於海上名山義炳重離耻借諷
於子慮亡是不出戶而窮章亥
之步一搔筆而菽宛委之藏漱
液羣言牢籠衆理片接寸附若

齊王之食蹠數千縷析絲分以
庖丁之解牛十二坤靈吐其精
華匪資人力昂宿明其次舍蕪
燭天文梯航不改可謝輶軒使
者之來風雨長存將待靈威丈

人之討賁敢浮於游夏稱則引
夫唐虞曰嗚呼萬世允賴時乃
功

壬申季夏閩觀察使門下士申
紹芳薰沐謹序



師

六籍同歸往哲攸讚孔壁亡

恙羸火共然博士承詔之年都

尉秘書之月百篇稍出九家註

興爰迄今朝風流彌茂文則

全更漢隸義則獨取宗疏

昭々如日月之揭離々如星辰

之行承吳少承先緒長仰遺言

賔輯晨研粗通竅與歲在

癸化南宮扶雋出吾

師之翁之門

師觀像鏡中味珠意表發

損難而得縱說展苦澁而得

甘言當与伯和祖孫權其舌

鋒更生父子韜其筆穎執

与權上第者百輩錦專門



者千家半屬窺班都堪霞

靚清徽泯沫名理寂寥者

以其語翼見其人續往再來

殆吾

師乎嗟夫古篆增一十六種	鷹眼未變今文脫二十五字狗	尾宛然寧獨禹因偽帝降黃	屋於湘濱誦戮姬公伏丹書於	鎮市如山經冢牒譎詭章灼	也	師以博攷異同精遴真屑乍	出名山之藏者訂典謨徐理國	門之懸旁系亥範庶聖釋神	教各攝緘騰沙義現聞並
-------------	--------------	-------------	--------------	-------------	---	-------------	--------------	-------------	------------

此	聊抒鄙懷	乎汙不至	豫莫惜其煨燼吳竊因未嘗	資臣微平子無勞於正清仲	馬季門人黃承吳謹跋	三	 				
---	------	------	-------------	-------------	-----------	---	--	--	--	--	--

禹貢滙疏目錄

凡例

考畧

圖經

冀州

兗州

青州

徐州

揚州

1

荆州

豫州

梁州

州

山

卷九

九

人
目
錄

凡例 是集

是集以漢孔氏傳唐孔穎達疏爲主惟刪其繁稱
及舛誤者標題括以傳疏二字

一蘇長公書傳頗多發明別標蘇傳二字餘兼采大全諸家之說其蔡傳自當孤行于世唯間有訂定摘錄之

一傳疏大全外諸儒引證論著有超然獨解先獲我心者並行摘錄

一山海經水經多及禹貢山川然自太史公已稱山

凡例

經恠罔不敢深信唯取其近似者此外稗乘瑣言
並行彙輯惟語涉荒誕者置之

一九州沿革大畧以近代正統輿圖爲據在某時爲某州境叅訂同異寧詳無畧本朝則旁采郡縣志然以

大明一統志爲准

一九州形勝及歷代都會並考訂于州域之下星野亦併存其畧

一管窺蠡淵偶摭一得別標箋字其本朝名公論

著亦即附于其後凡有關經濟無嫌博采但須與經文相涉者方錄

一近時講義充棟率事沿襲間近支離不能纂錄唯鄭端簡公古今言金壇王心麓先生日記有裨經世吾師胡伯玉先生雅言時多獨解並行纂入仍標某氏以別顛門之學

一解義繁多汰其支複并爲更端以便緝閱或句爲之節庶讀者開卷了然

一諸家見解互異不妨並存以憑折衷唯文義牽合必不可從者汰之不敢舉一廢百也

凡例

一先儒稱名稱氏稱子並從原文其蘇長公除書傳外旁引仍稱蘇氏 本朝諸儒唯專門者別稱氏一鄭端簡公舊有圖經今稍爲訂正增入京都河源并歷代地圖 本朝滑河總圖爲圖經上下篇一諸家所述禹跡曼衍難以盡據而上考千古寧過而存之爰訂爲別錄

禹貢考畧

劉子玄曰夏禹敷土實著山經

唐本峻曰益作禹貢在禹卽位之前故但叙其定賦稅通貢道之事稷作山經在禹鑄鼎之後故悉錄其山川物產魑魅魍魎之形 按吳越春秋云禹巡行四瀆所至問山川脉理使益疏而記之名山海經尚書故實云山海經伯翳著亦曰伯益隨禹治水取山海經之異成書顏氏家訓曰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唐謂益作禹貢稷作山經未審何所考據也

考畧

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汴渠乃引樂浪人王景問理水形使帝善之賜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 裴秀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多有變易說者多強牽引於是甄擿舊文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 秀自序畧曰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販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

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

摯虞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凡一百七十卷隋書

賈耽尤悉地理乃圖海內華夷并撰古今郡國縣道

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

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唐書

田告著禹元經三卷宋史

田徵君告字象宜志在經世東游過濮會大河決

八 考畧

溢推明繇禹之所治著元經

孟先禹貢治水圖一卷

程大昌禹貢論五卷 禹貢論圖五卷 禹貢後論

一卷 並見宋藝文志

齊東塾語云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

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奧地理阜陵頗

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

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

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旣而補外

傳寅著禹貢集解

寅字同叔烏傷人有羣書百考禹貢說益其一也

喬行簡序畧云說禹貢者多家三江莫定其名黑

水弗知所入諸若此類甚衆同叔此書勸成一家

王綱振曰古今善讀禹貢無如孟子孟子言禹行

水行其所無事掘地注海先疏九河淪濟潔次決

汝漢排淮泗水由地中行然後人得乎土而居然

後中國可得而食觀其叙治水之後卽一言民居

一言民食見禹當時治水無非敷土以爲民居止

八 考畧

衣食若禹不治水則土不敷土不敷則茫茫大壑

何以居四民而降丘宅土而四隩可宅何以時地

利而萬邦作乂而成賦中邦廼知禹貢起末紀土

可宅者二州卽孟子人得乎土而居之旨中間紀

土可作藝者六州卽孟子中國可得而食之旨兩

言提出綱領遂于大旨了然惟孟子一眼覷得破

一口道得出

圖經上目

禹貢全圖一

九州疆域圖九
附貢道

導北條大河之山圖二

導南條江漢之山圖二

導弱水圖一

導黑水圖一

導河全圖二

導江漢圖一

天
上圖
月經

導沈水圖一

導淮水圖一

導渭水圖一

導洛水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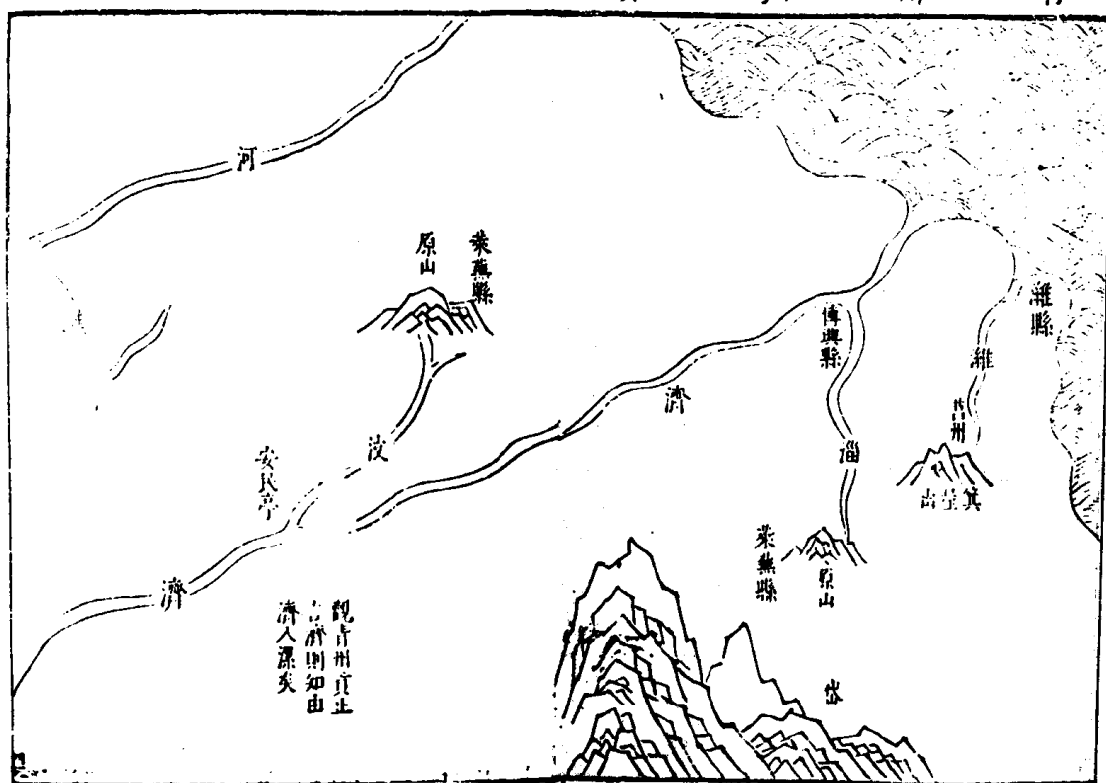
考定漆沮圖一

以上並按鄭端簡公原圖考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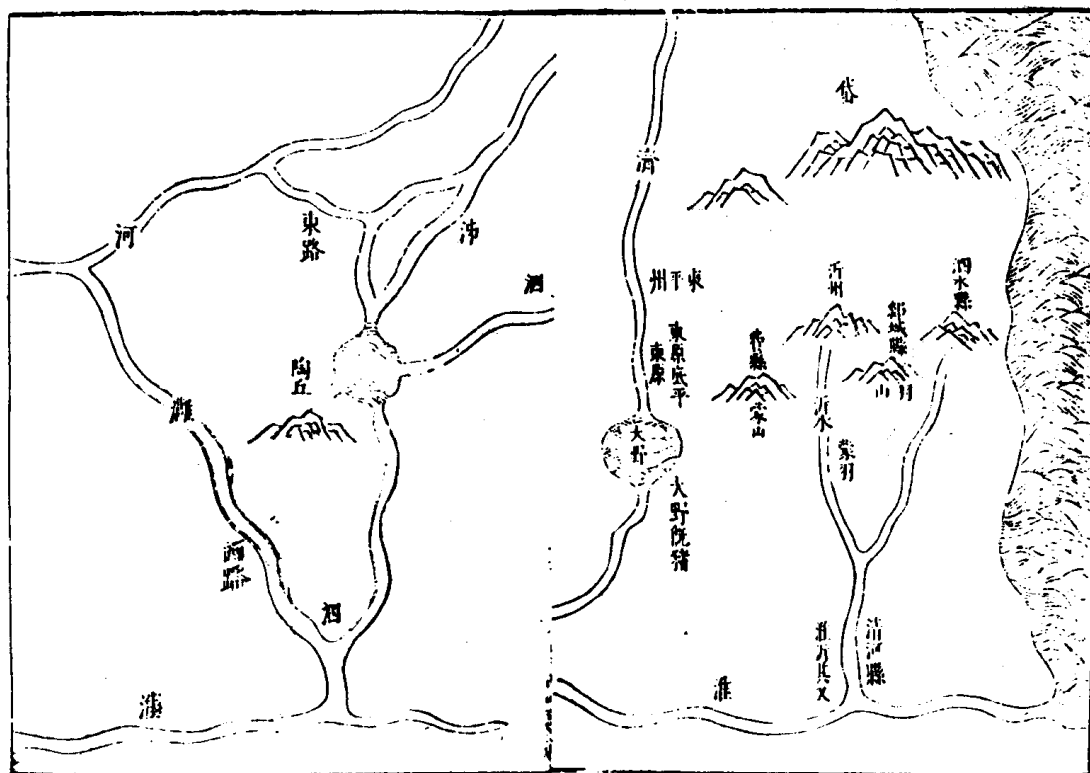
商 貢 總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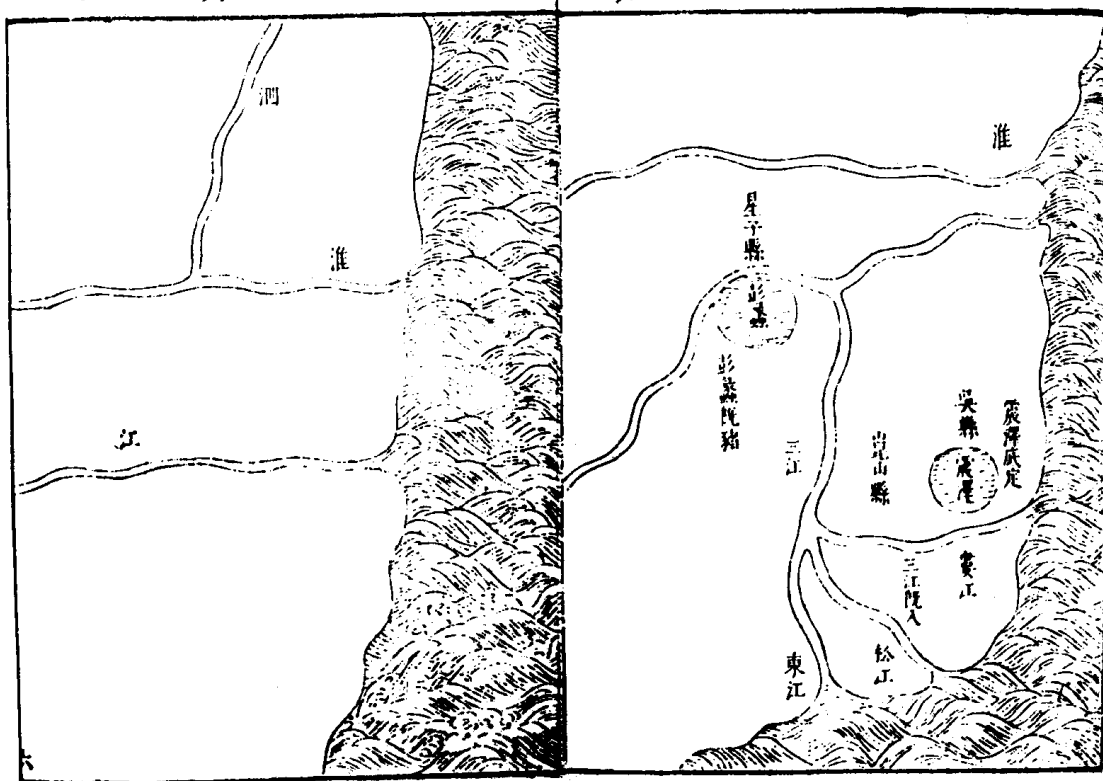
青 州 疆 界 青 州 貢 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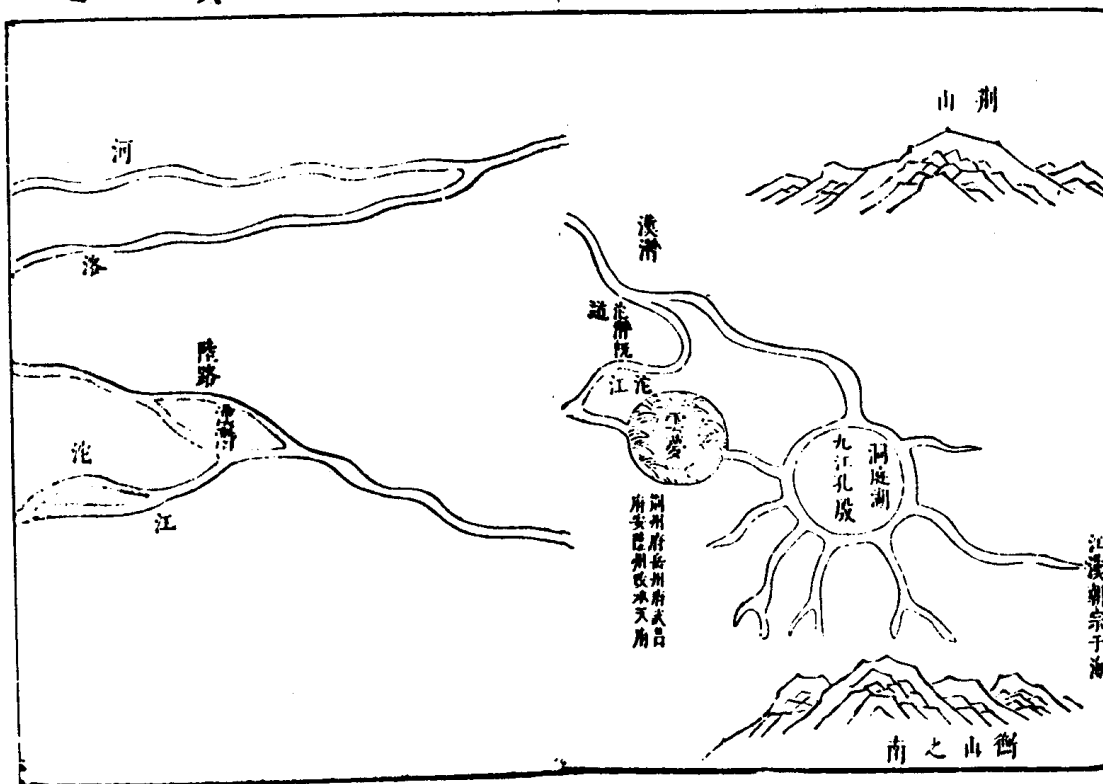
道 貢 州 徐 界 疆 州 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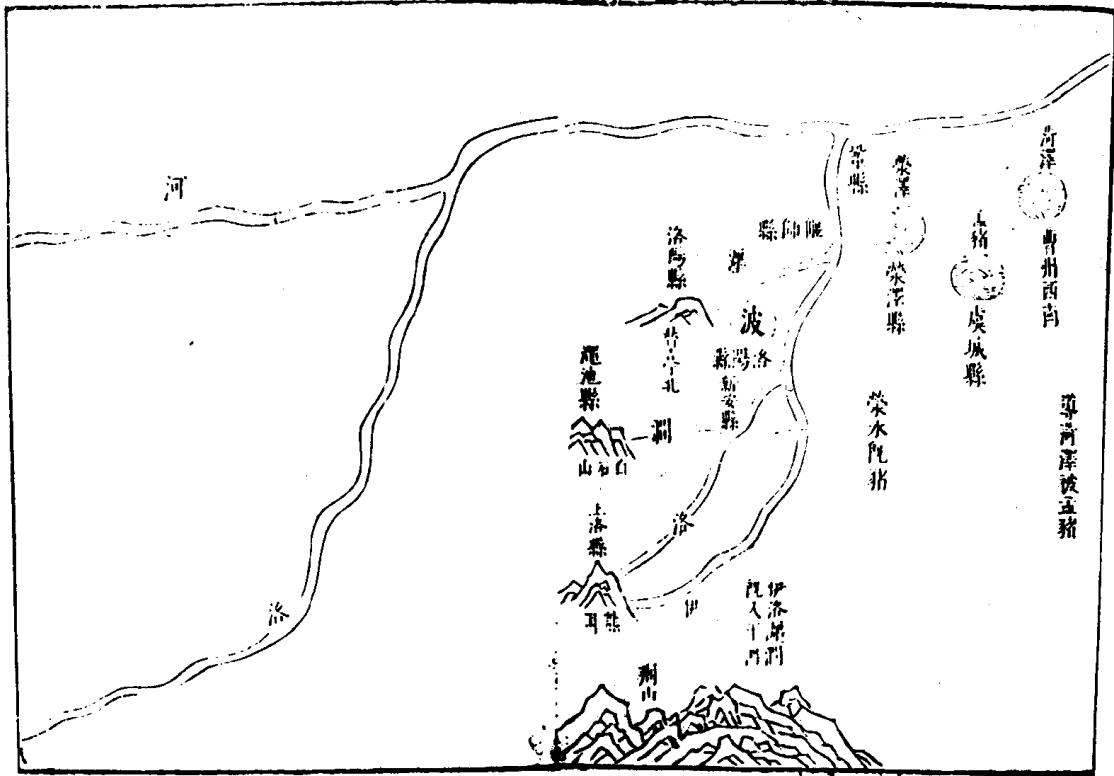
揚州疆界 揚州貢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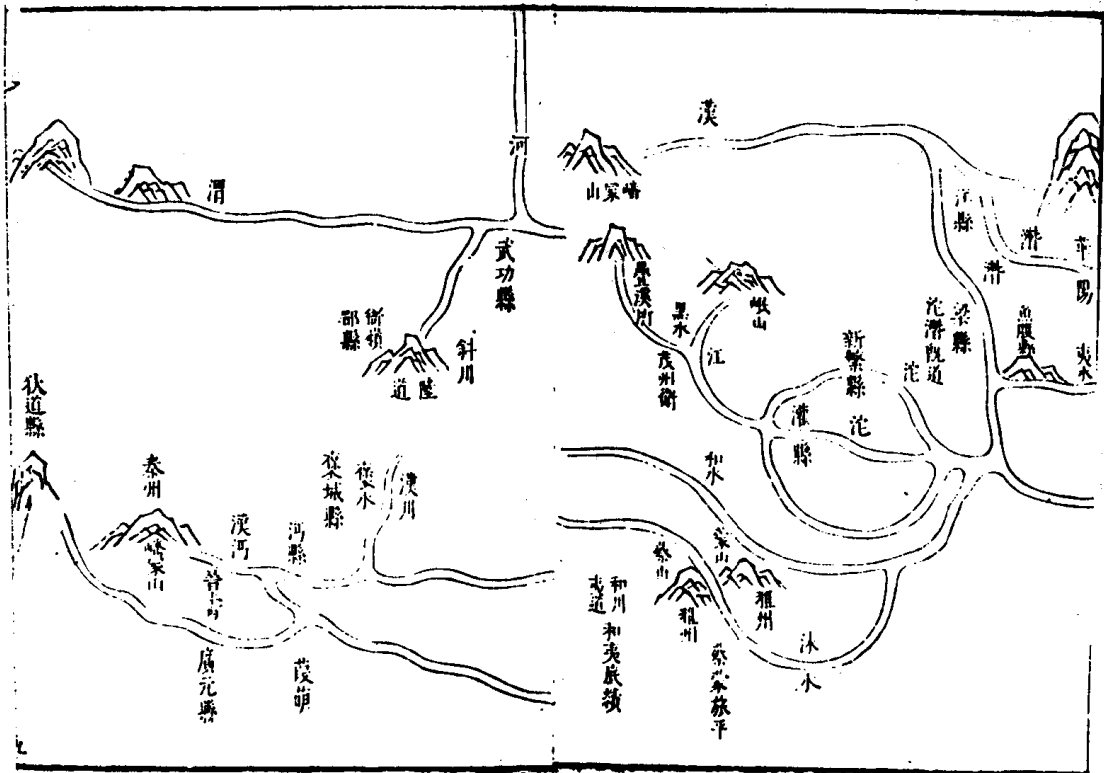
荊州疆界 荊州貢道



豫 州 疆 界 豫 州 貢 道



梁 州 疆 界 梁 州 貢 道



道貢州雍界疆州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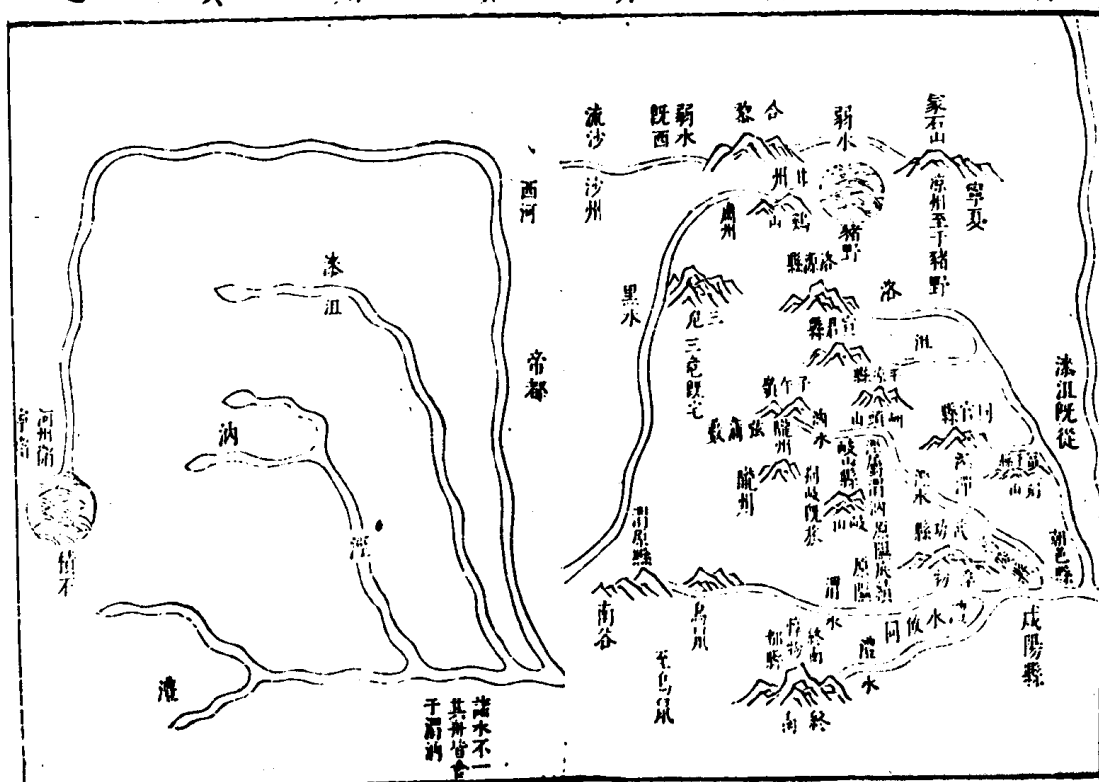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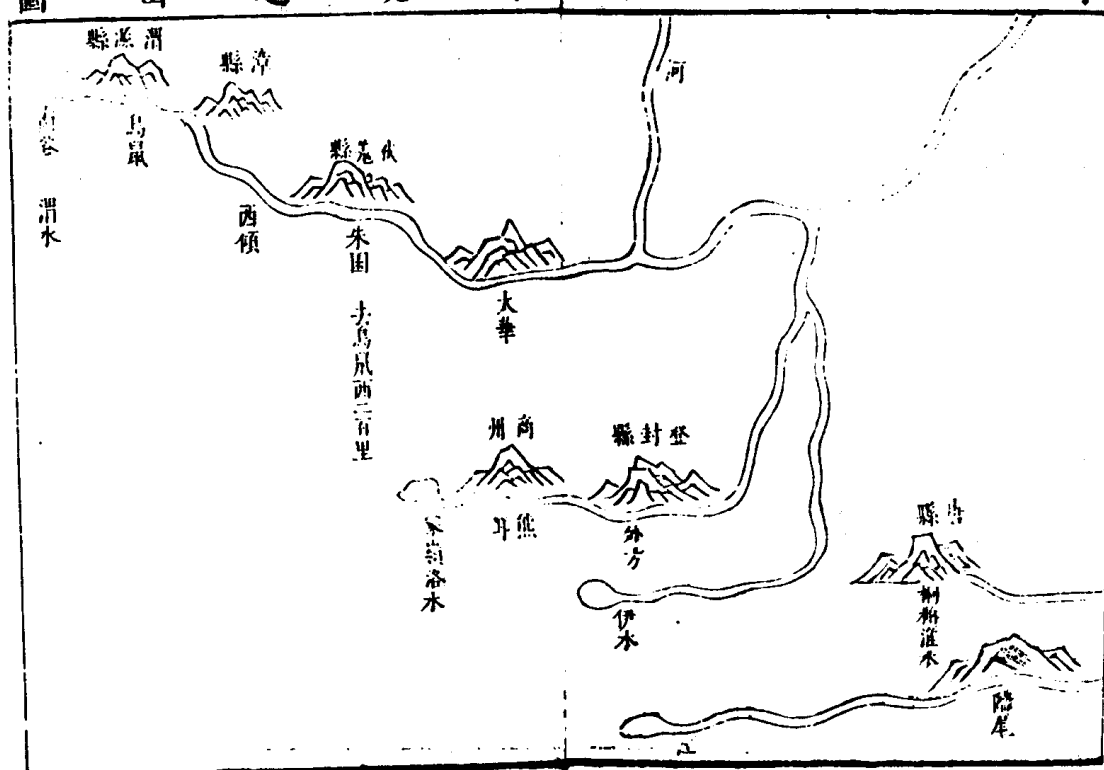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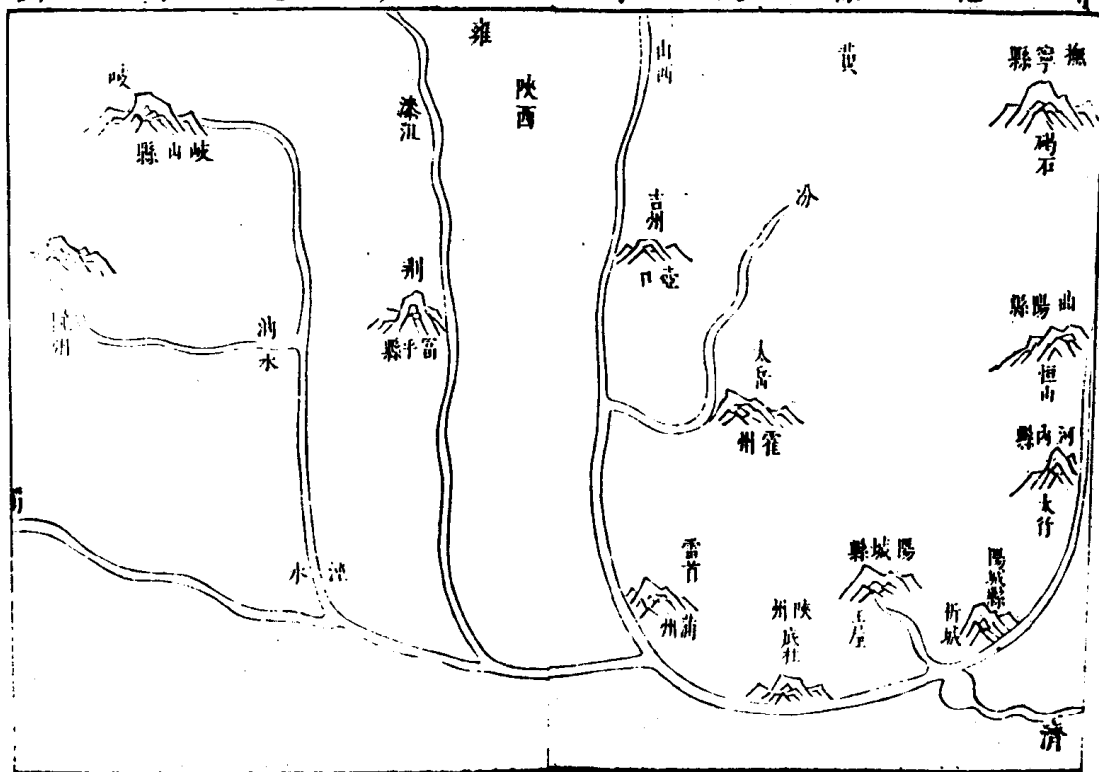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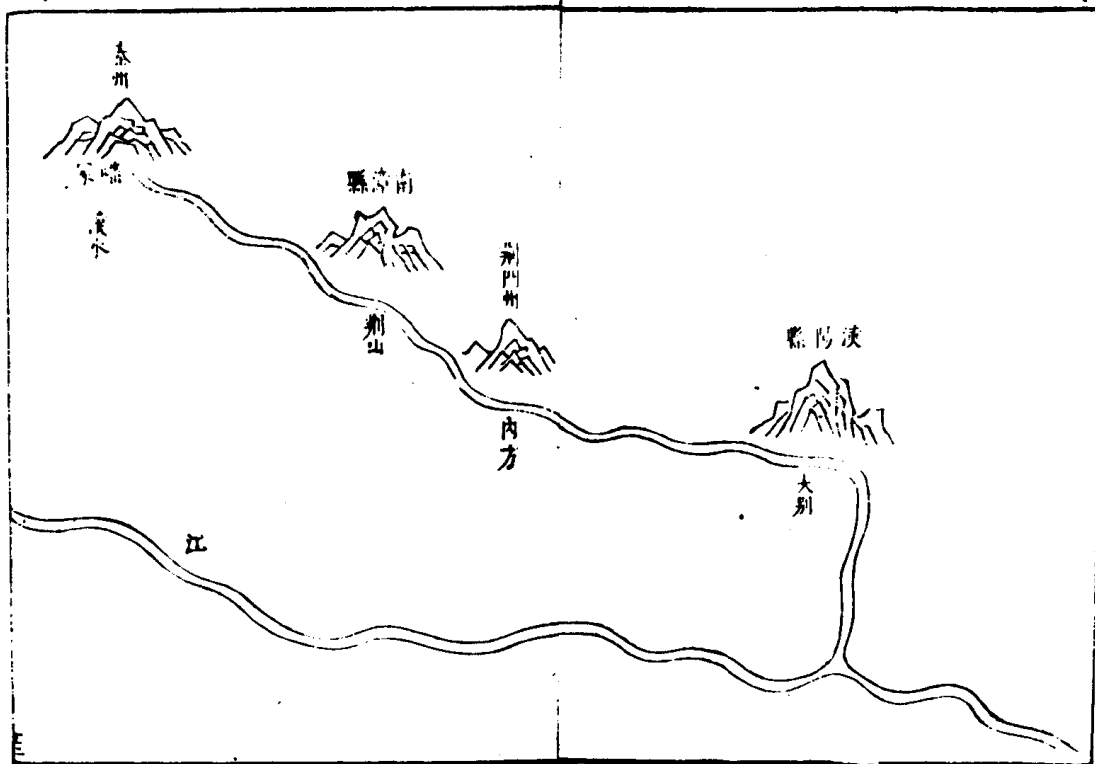
圖 山 之 境 南 河 大 條 北 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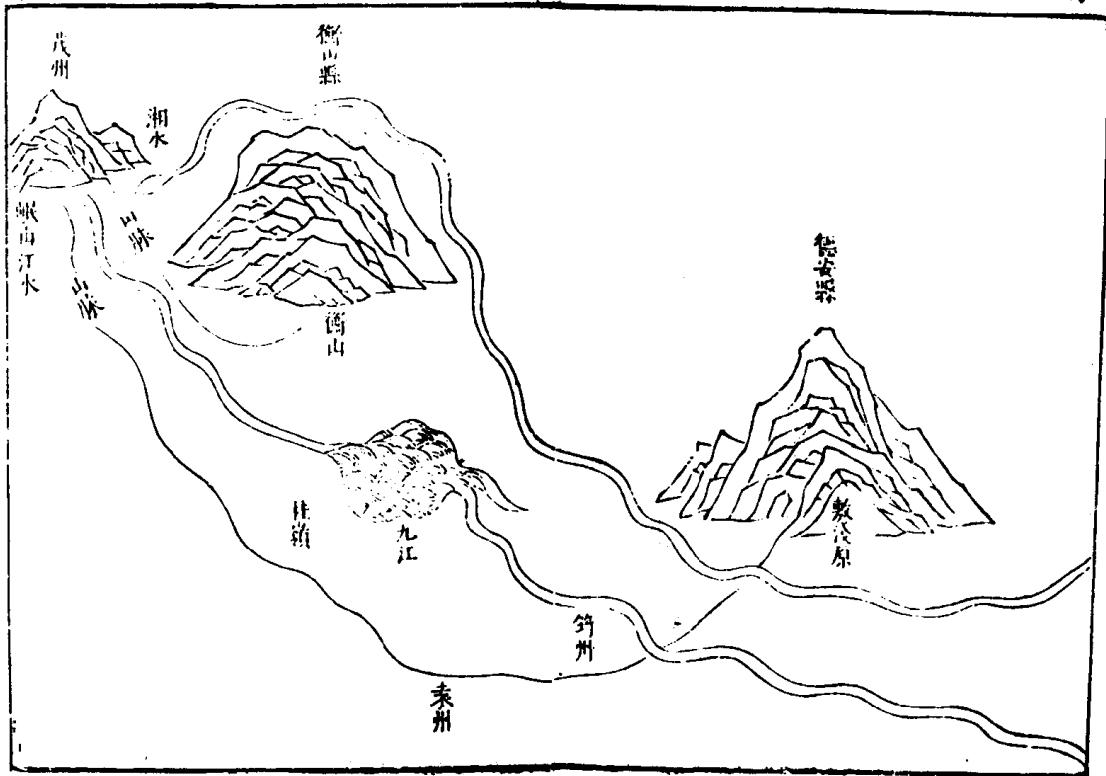
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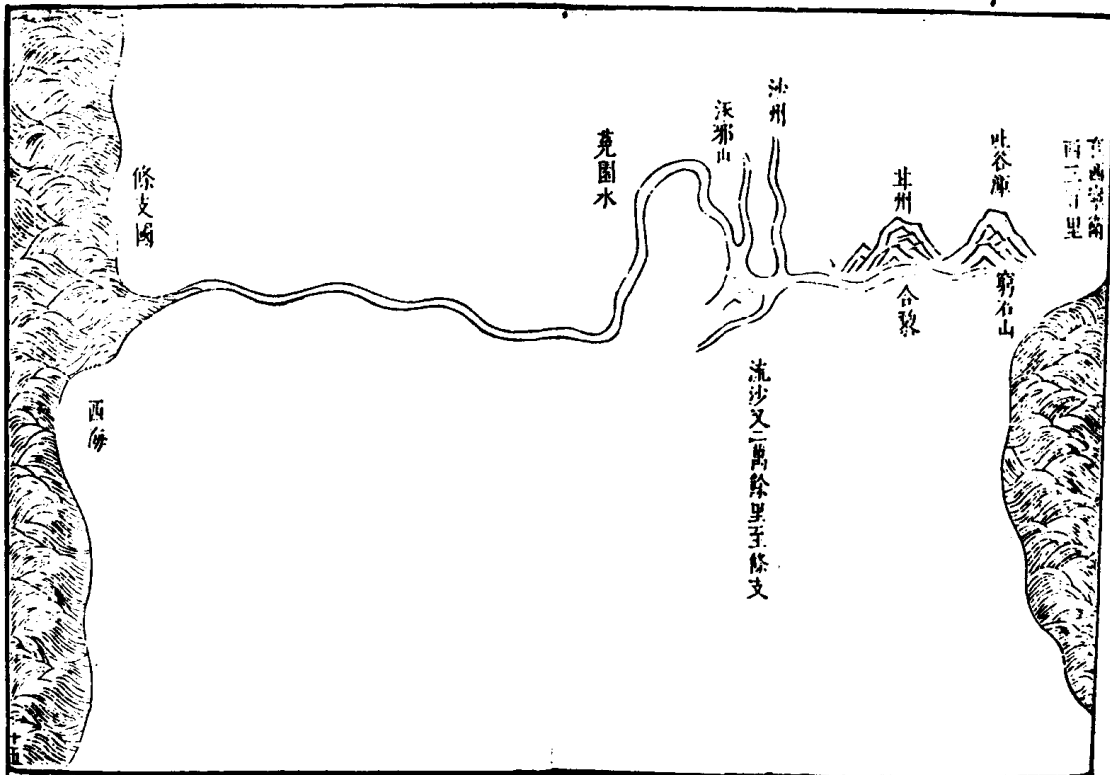
導南條江漢北境之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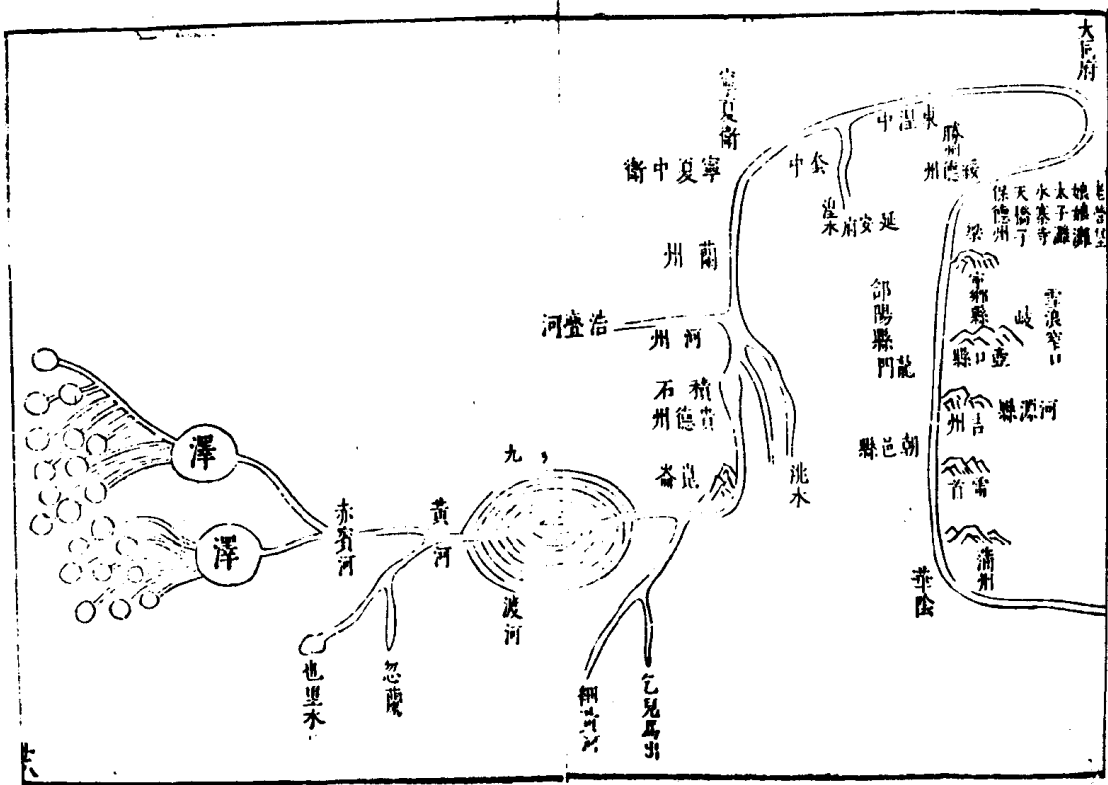
導南條江漢南之境山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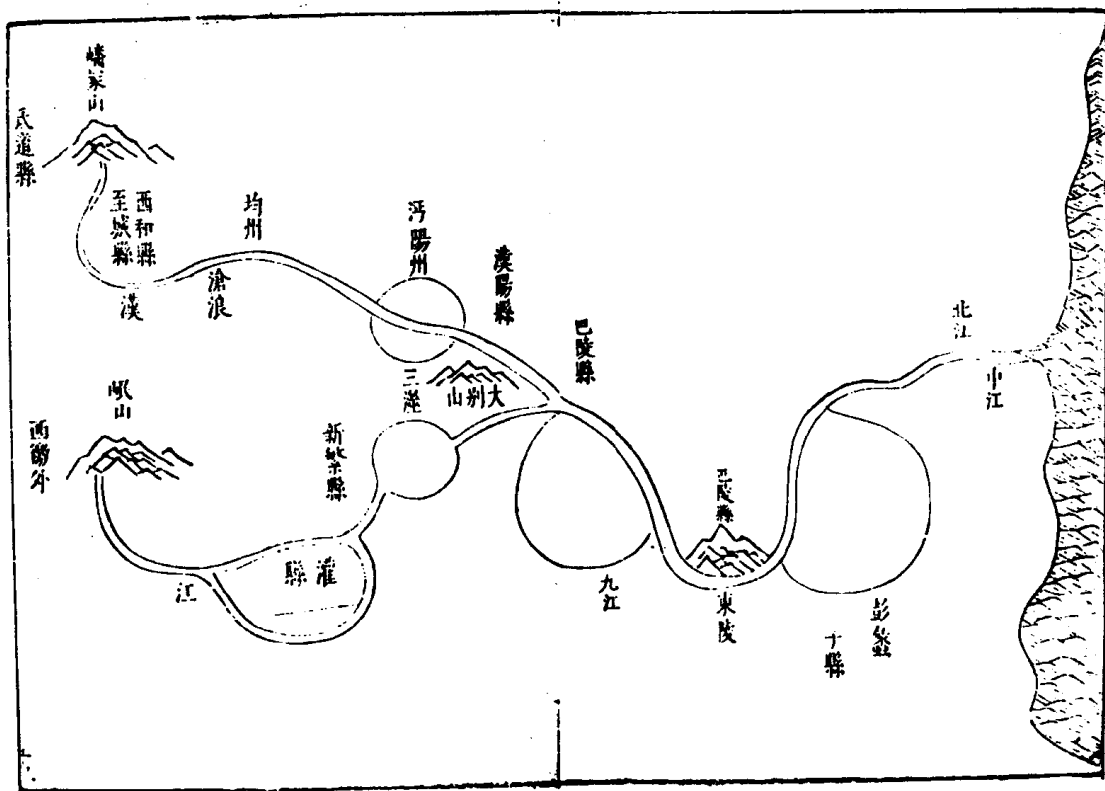
導弱水之圖



導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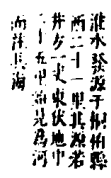


導江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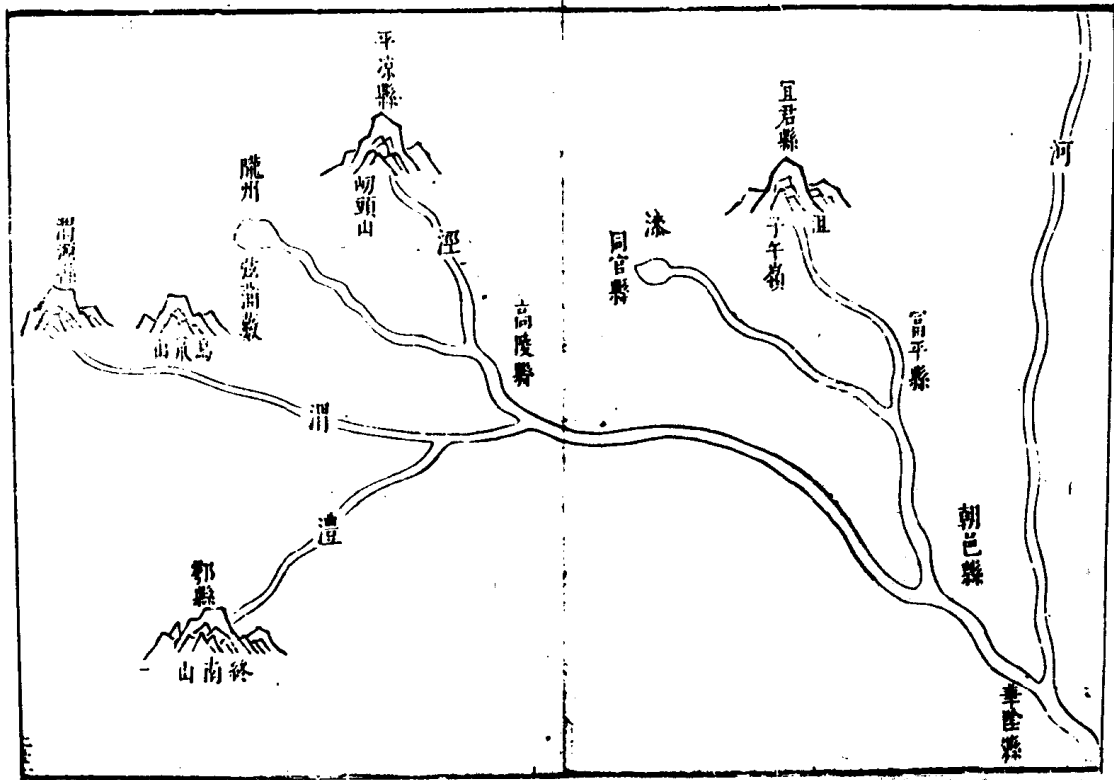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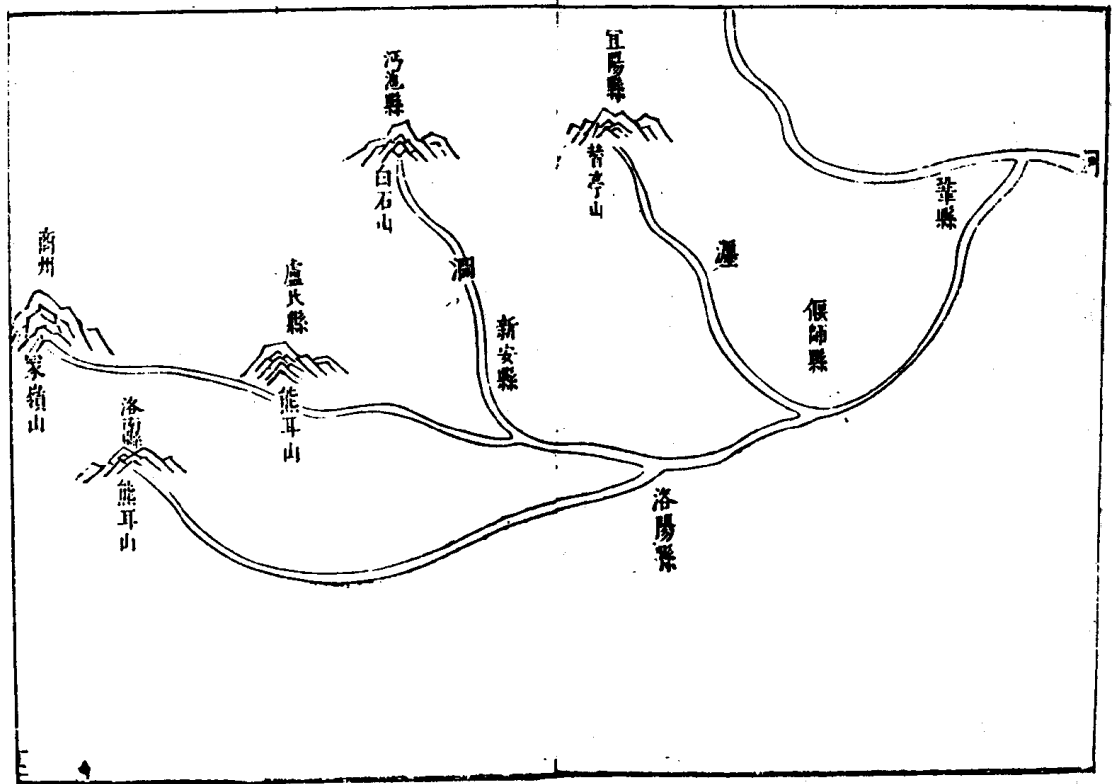
[P.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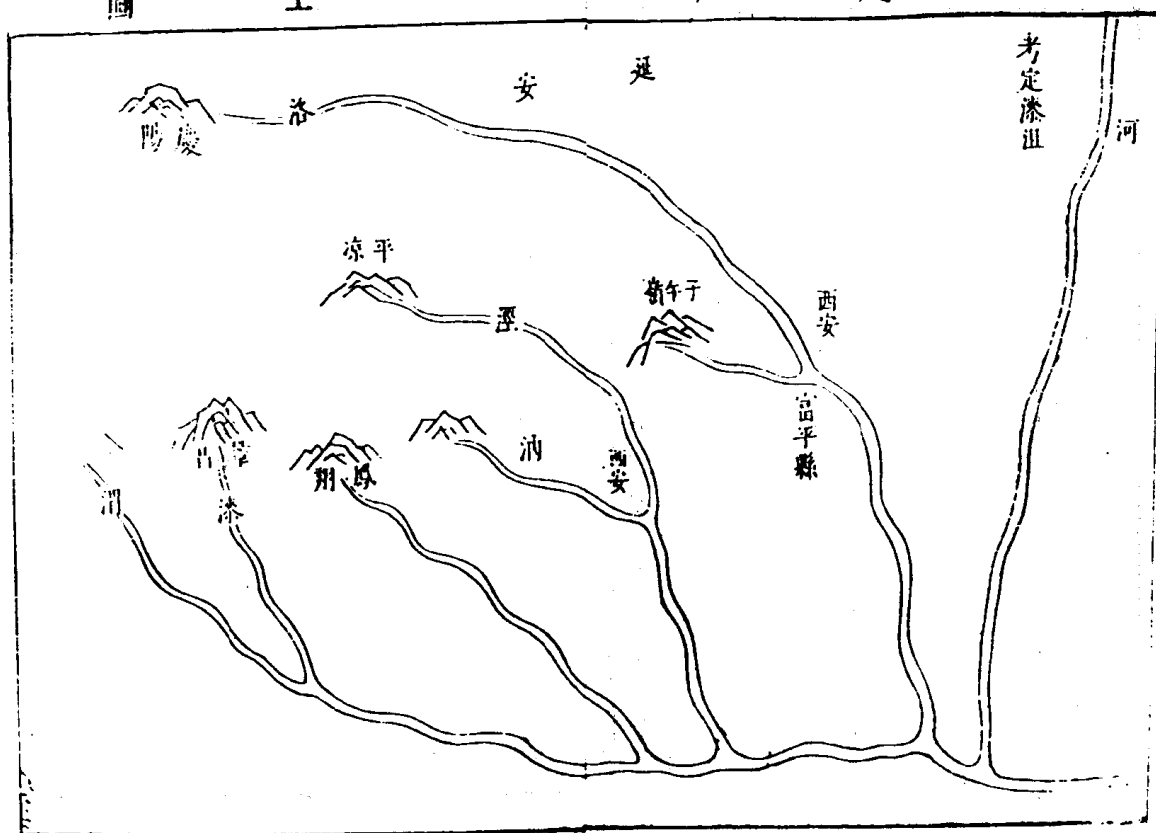
導 渭 水 圖



導 洛 水 圖



考定漆沮全圖



圖經下目

堯禹五服圖一

唐虞冀都圖一

周營洛邑圖一

秦都咸陽圖一

附分野

九州分野圖一

唐一行山河兩戒圖一

漢郡國圖一

唐十道圖一

入圖經

宋元豐九域圖一

大明一統全圖一

鎮戍總圖一

河源圖二

漕河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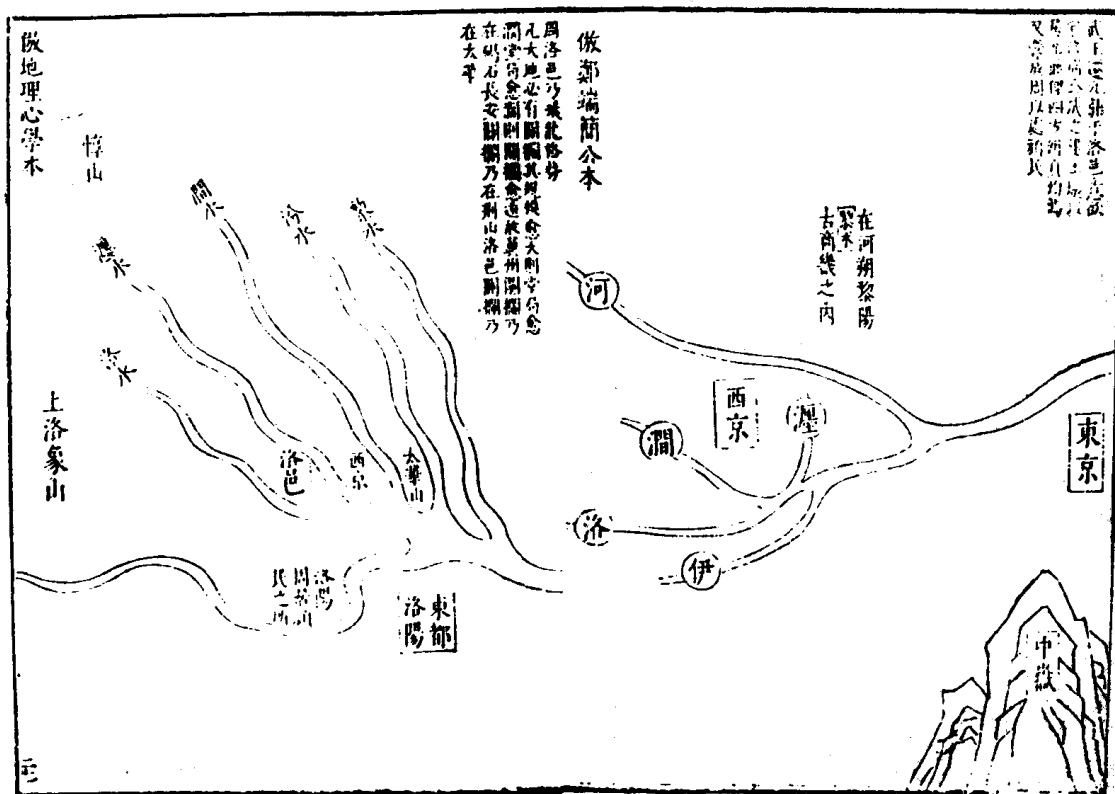
河套圖二

周秦漢唐五漆沮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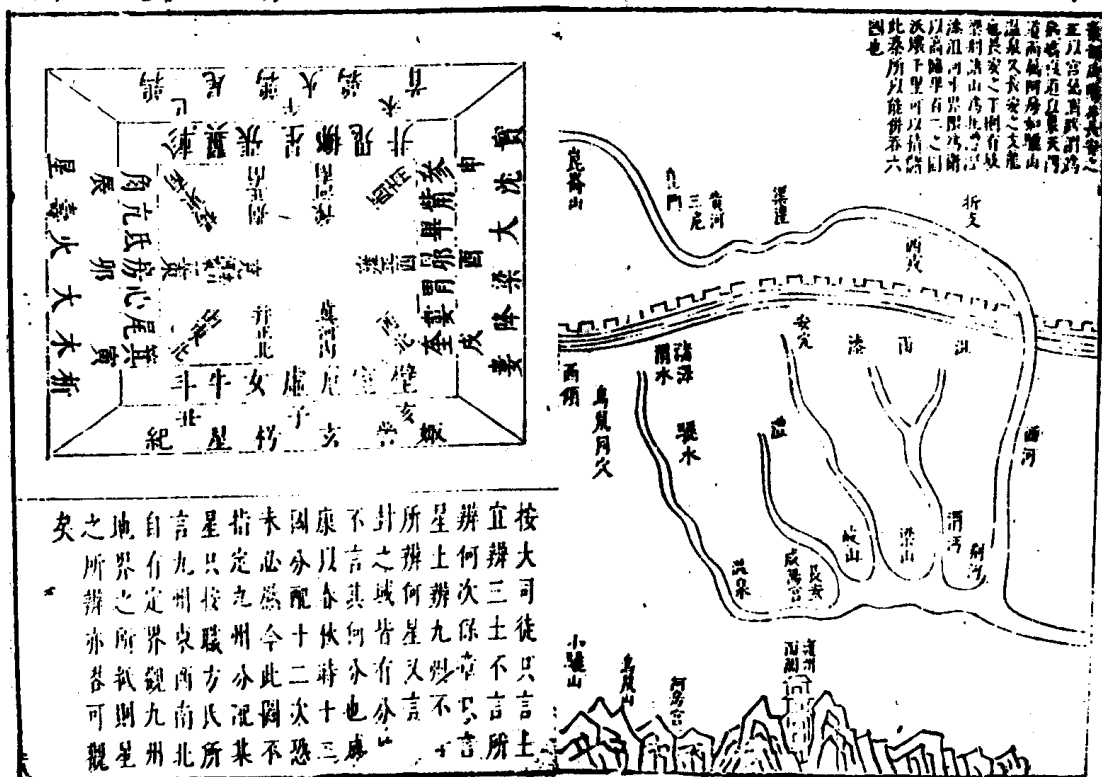
以上並按諸家考定

[illegible][illegible]

洛邑圖一洛邑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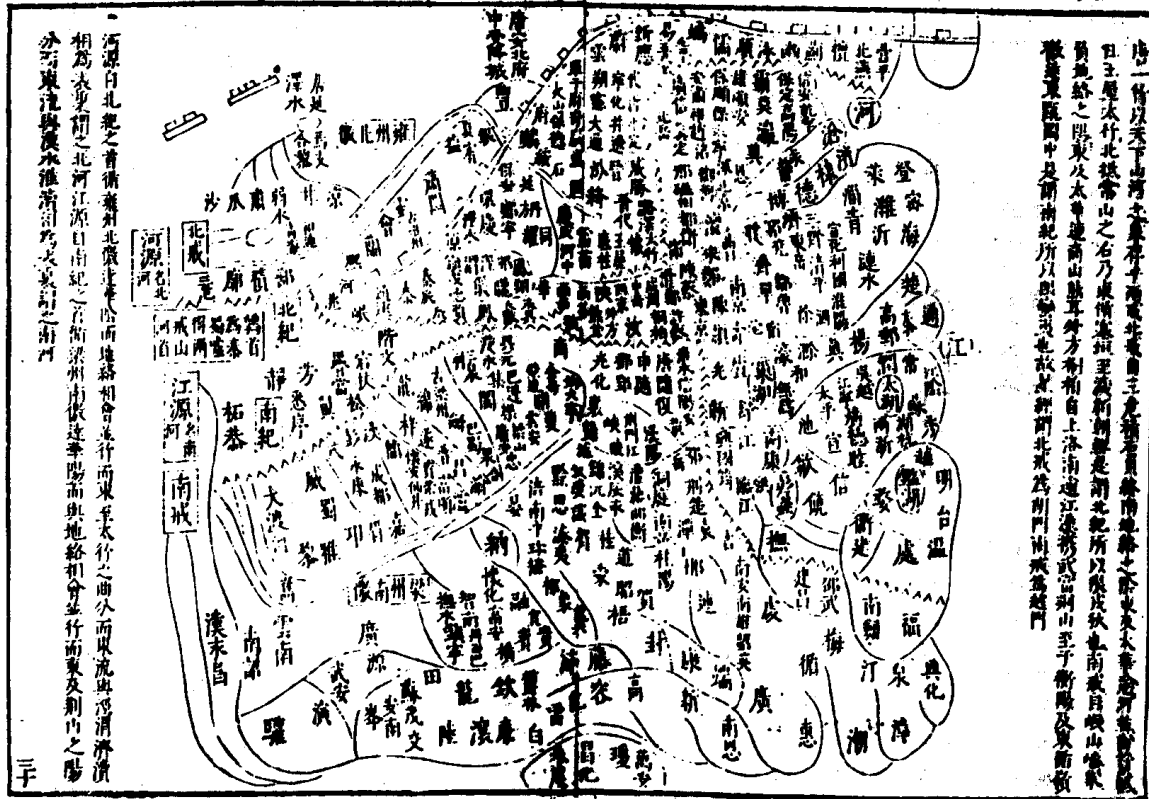
秦 都 咸 陽 國 九 州 分 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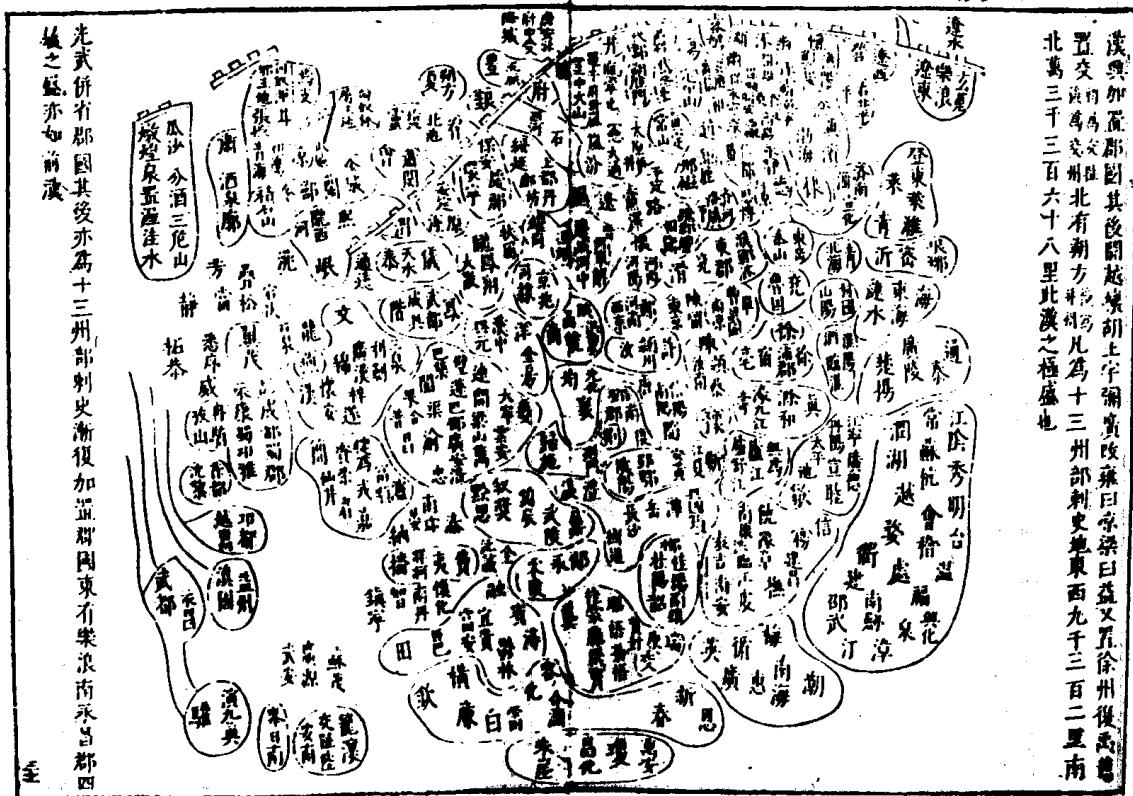
星野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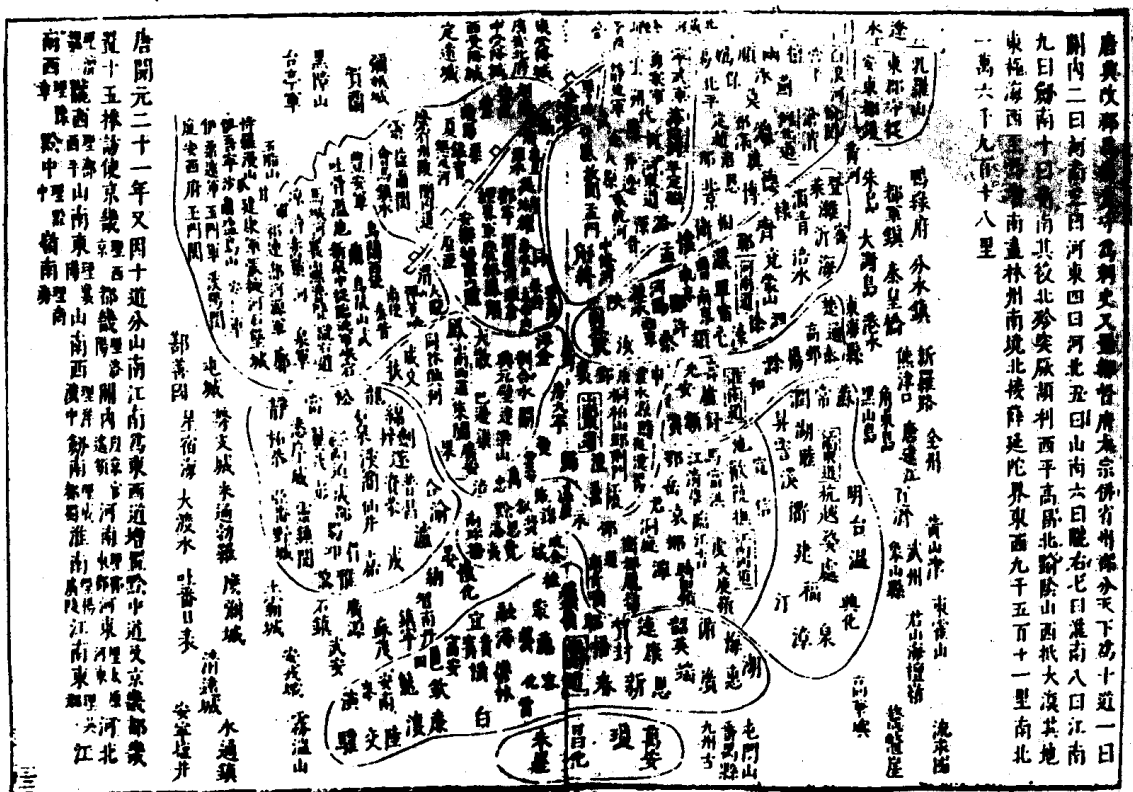
唐一行山行兩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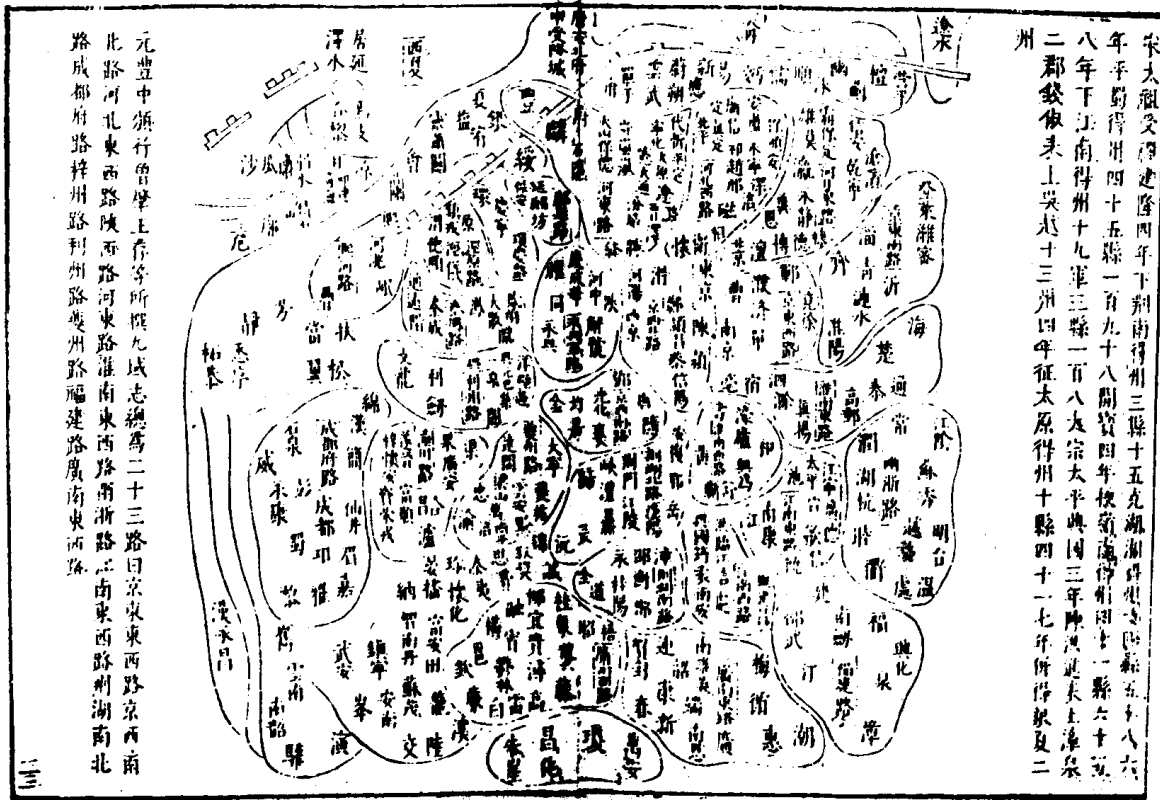
漢郡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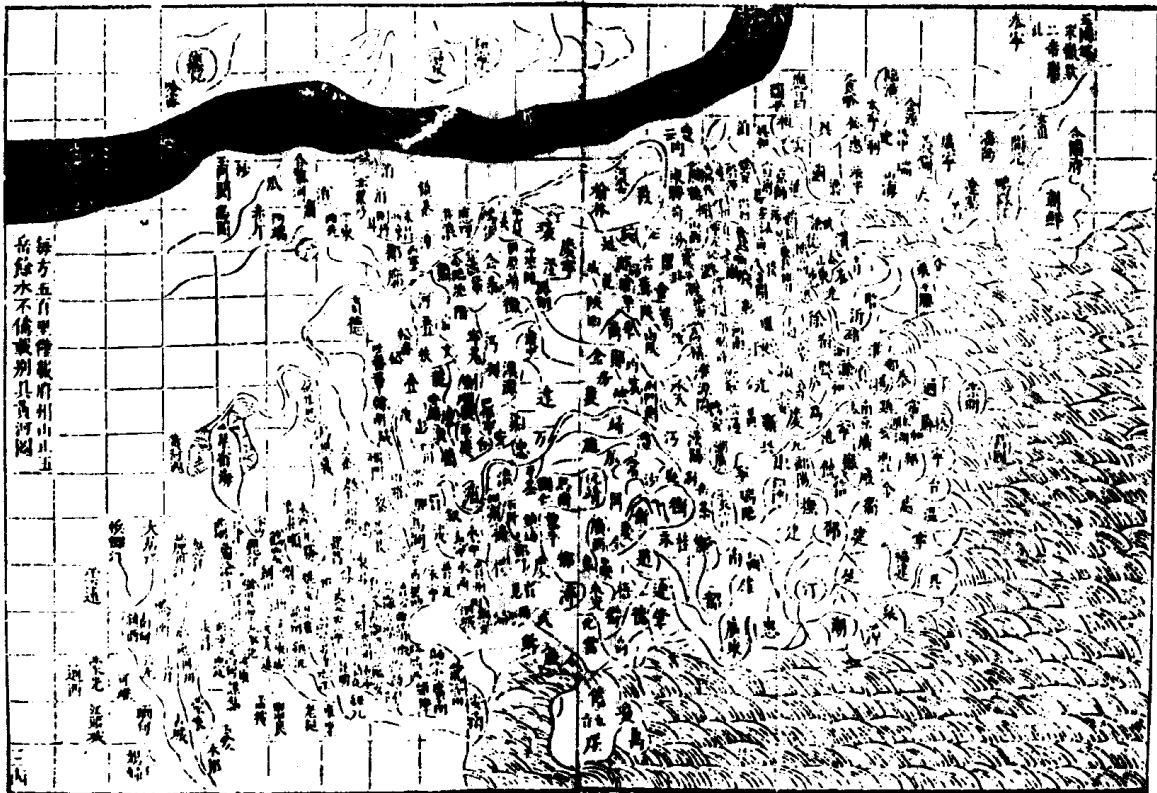
唐十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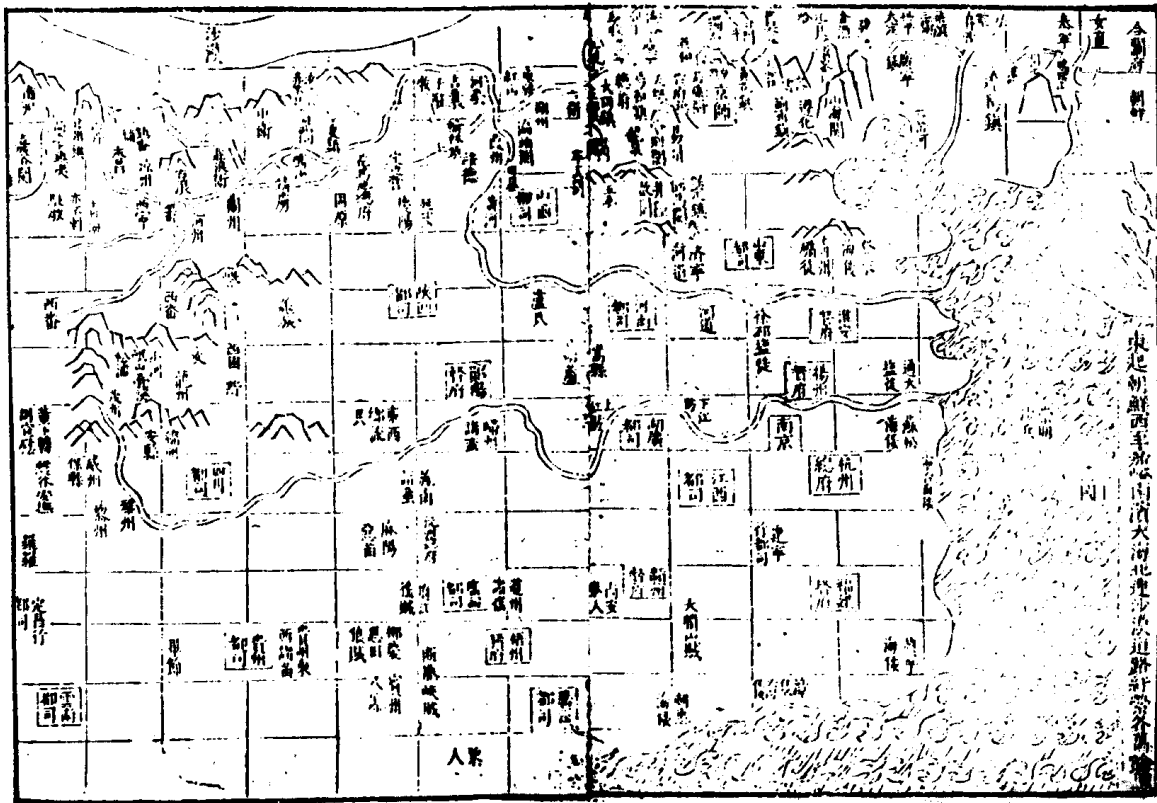
宋 九 域 圖



興 地 總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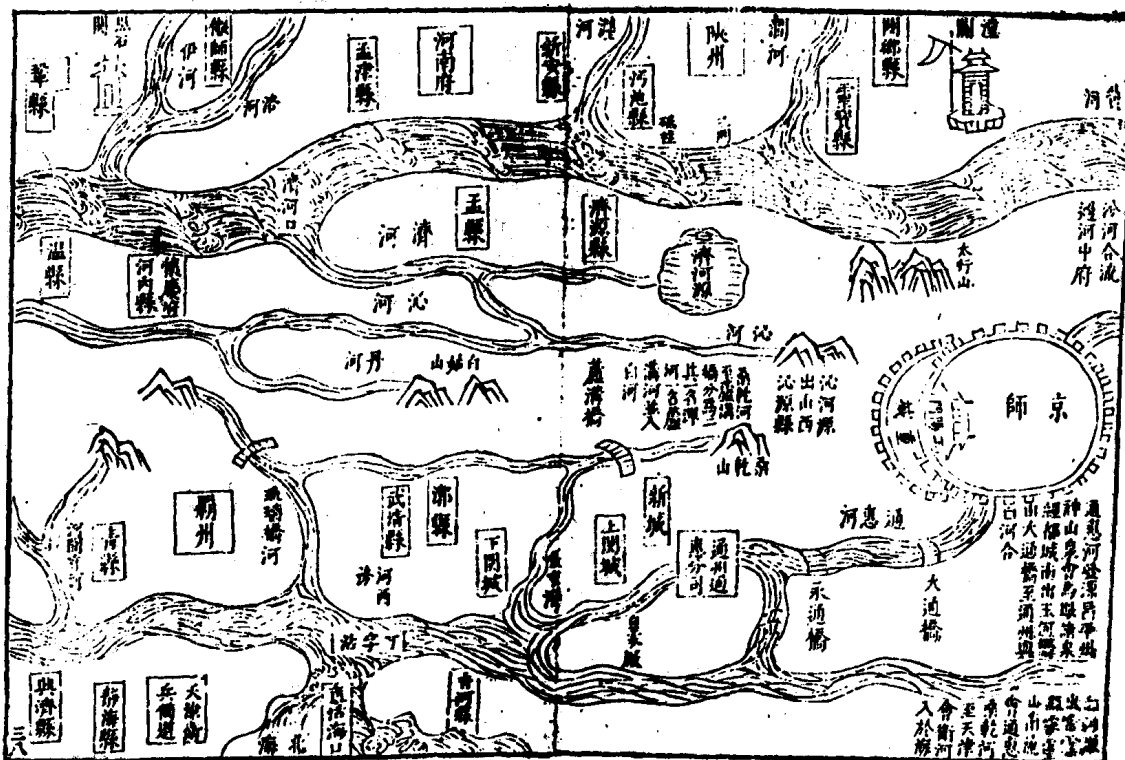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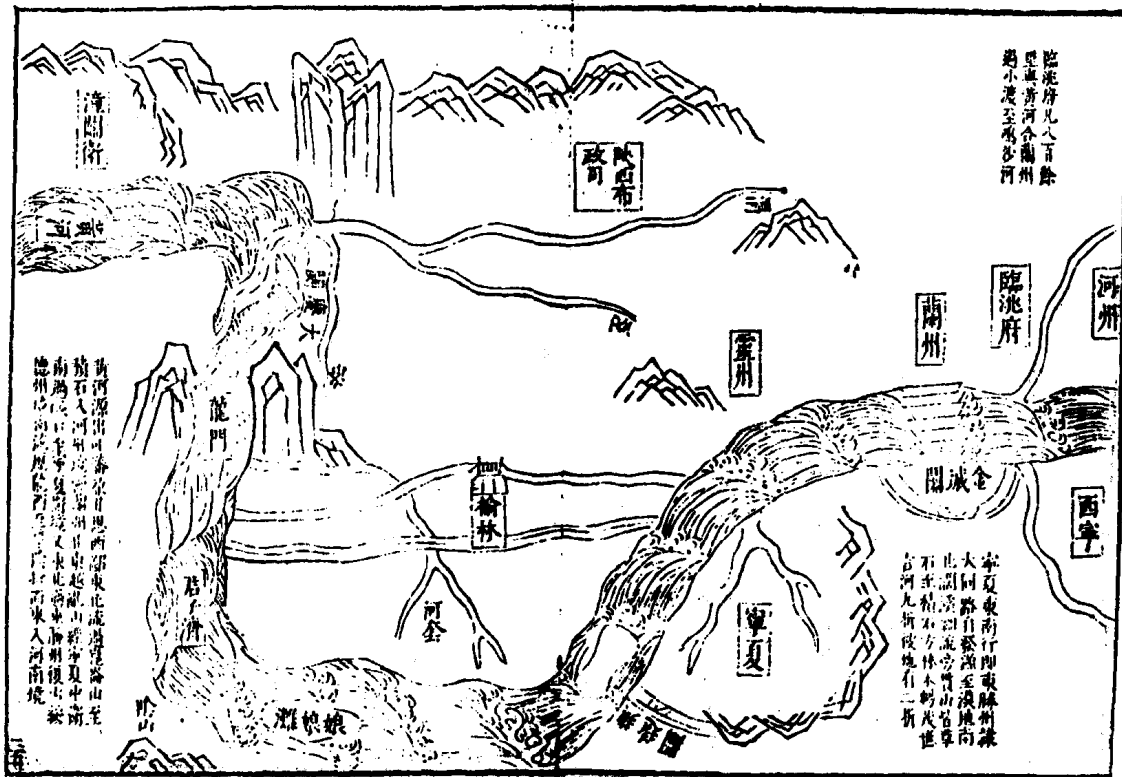


鎮 戊 總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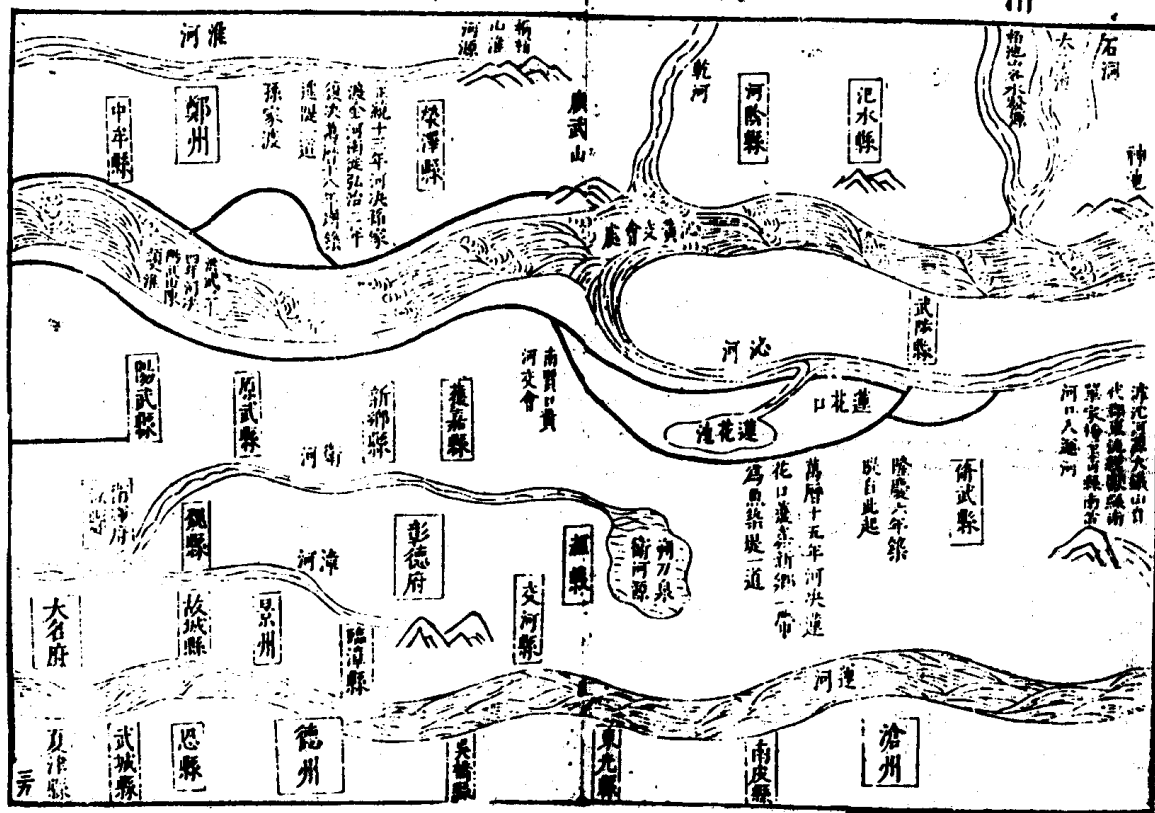


一 圖 源 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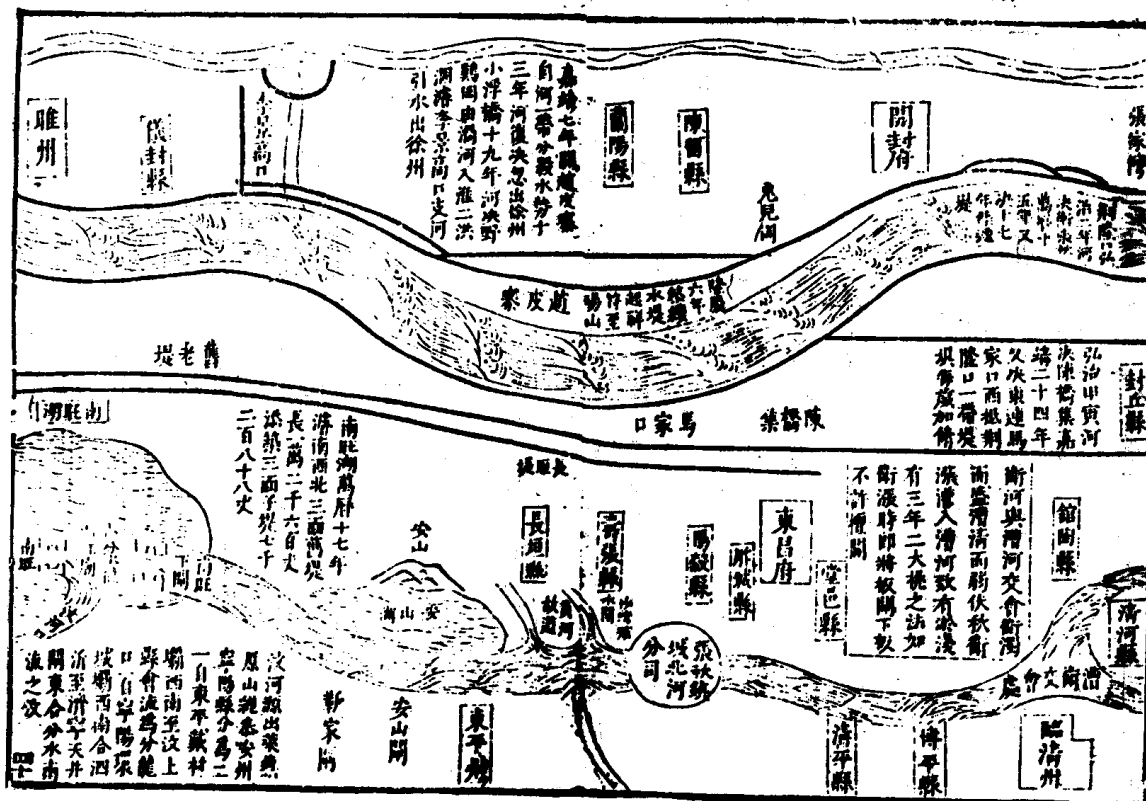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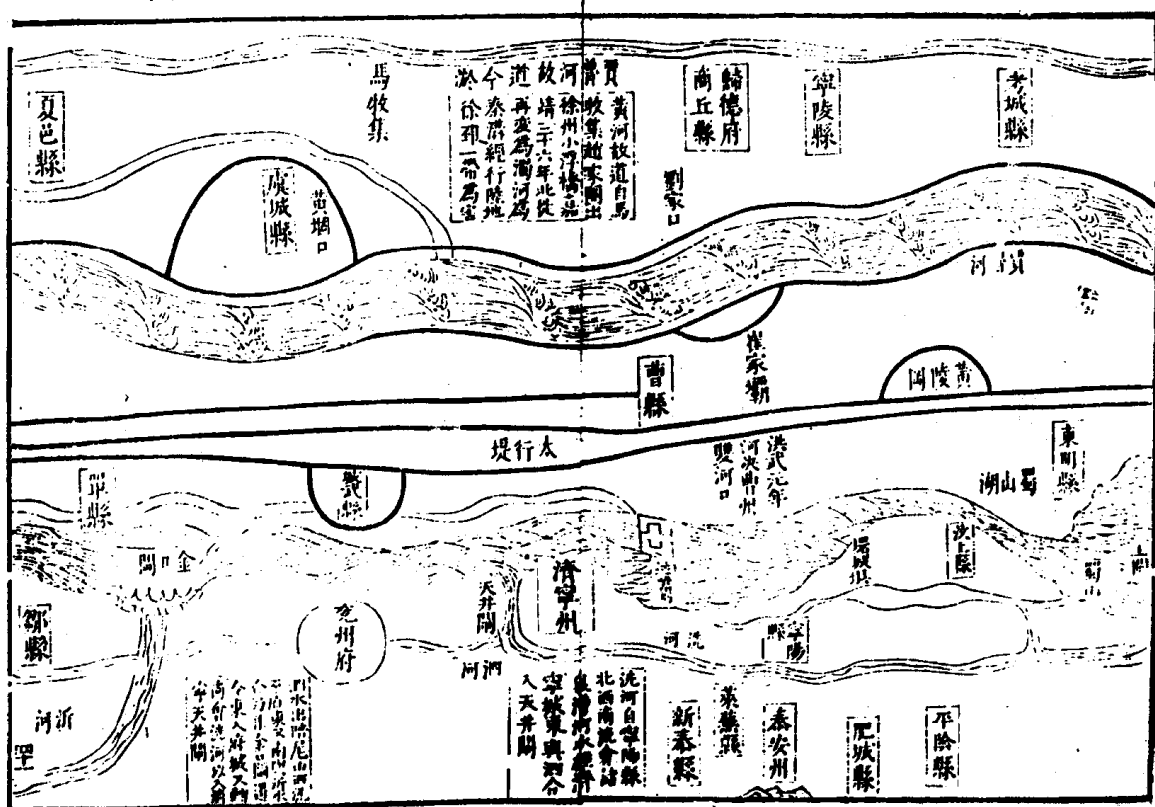
二 圖 河 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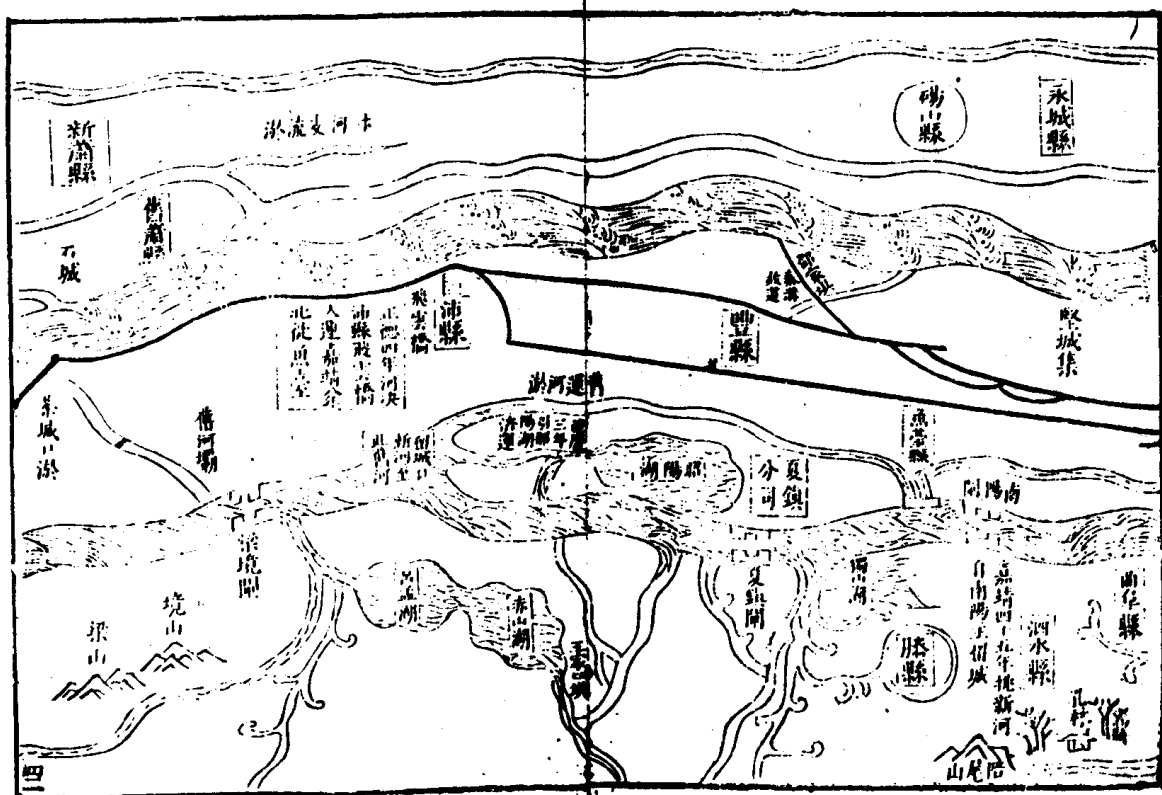
三 圖 河 清



漕河圖四



漕河圖五



This historical map depicts the Yellow River (黃河) and its surrounding regions. Key features include:

-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Labels for Suzhou (宿州), Xuyi County (宿遷縣), and Xuyi County (宿遷縣) are visible.
- Geographical Features:** The Yellow River (黃河) is shown flowing through the region, with various tributaries and lakes (e.g., 宿遷湖, 宿遷湖).
- Historical Context:** The map includes text indicating the river's course and the impact of flooding, such as "此河乃黃河與黃河" (This river is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Yellow River) and "入會處供秋黃水發" (Water enters the meeting place for autumn Yellow River water).
- Other Labels:** Various other locations and features are labeled, including 鳳陽府 (Fengyang Prefecture), 懷遠縣 (Huaiyuan County), and 宿遷縣 (Xuyi County).

This historical map illustrates the Huai River region, showing the river's course and its confluence with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Grand Canal. Key locations and features inclu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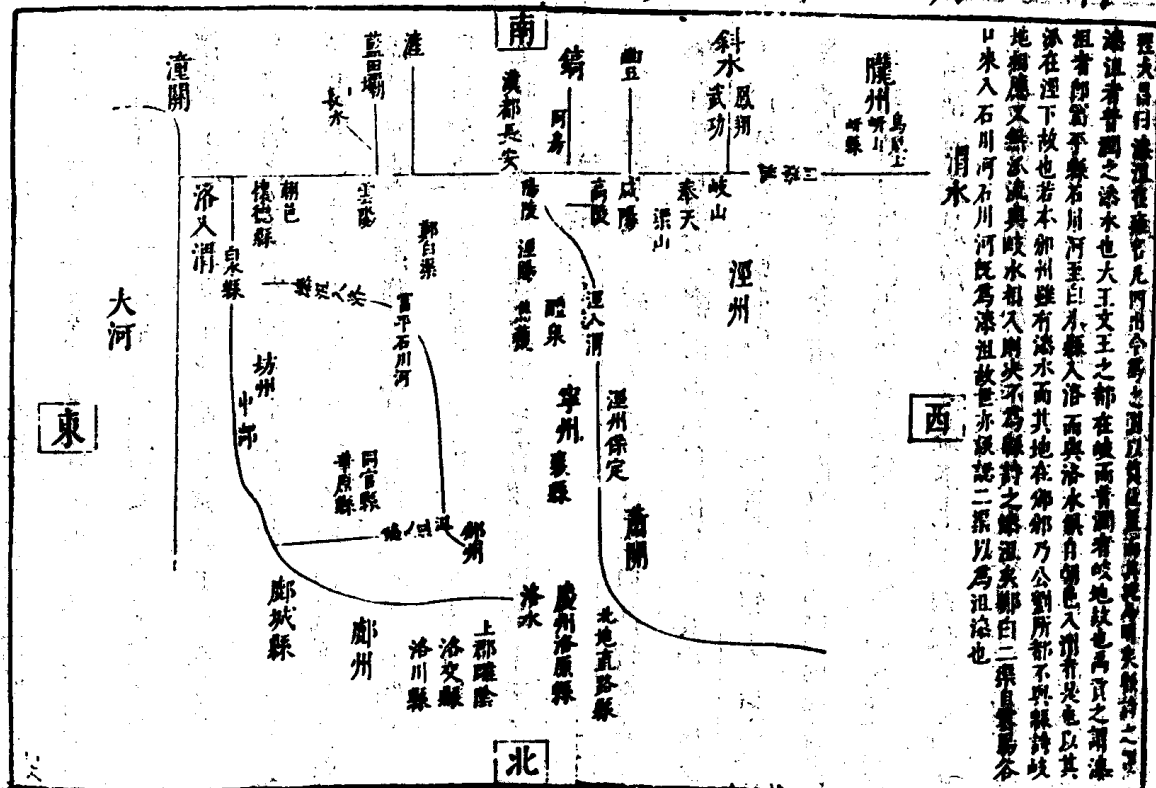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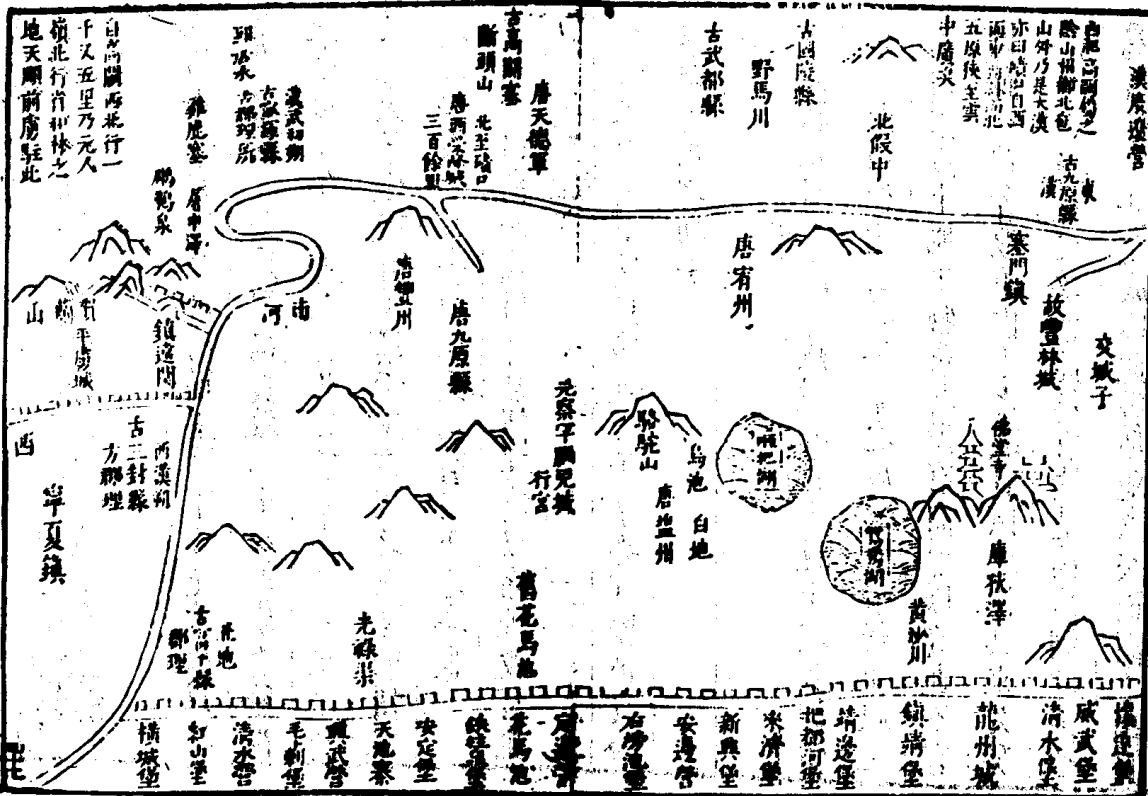
- Geographical Features:** Huaiyin Mountain (淮陰山), Huaiyang Mountain (淮陽山), Huaiji Mountain (淮濟山), Huaiji Mountain (淮濟山), Huaiji Mountain (淮濟山).
- Cities and Towns:** Huaiyin (淮陰), Huaiyang (淮陽), Huaiji (淮濟), Huaiji (淮濟), Huaiji (淮濟).
- Water Bodies:** Huai River (淮河), Yellow River (黃河), Grand Canal (大運河), Huaiji Lake (淮濟湖), Huaiji Lake (淮濟湖).
- Other Labels:** Huaiji (淮濟), Huaiji (淮濟), Huaiji (淮濟), Huaiji (淮濟), Huaiji (淮濟).

[illegible]

This historical map of the Tang Dynasty (唐) illustrates the empire's vast territory and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The map is oriented with North at the top. Key features include:

- Capital and Major Cities:** Chang'an (長安) is the central capital. Other major cities shown include Luoyang (洛陽), Xianyang (咸陽), and various provincial capitals.
- Provinces and Prefectures:** The map is divided into numerous provinces and prefectures, each labeled with its name in Chinese characters.
- Geographical Features:** The map shows a network of rivers, including the Yellow River (黃河) and the Yangtze River (長江). Mountain ranges and individual peaks are also depicted.
-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The map shows the hierarchy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own to local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 Historical Context:** The map provides a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s territorial extent and its internal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河



禹貢滙疏卷一

吳興茅瑞徵纂并箋

男

祝武

夏書

疏治水是堯末時事禹得王天下以是功故以爲
夏書之首 金氏曰禹貢敘水土在唐虞之際禹
謨序功謨在有虞之時皆名夏書以夏史之所
述也夫子定書升禹謨于虞書以著三聖相傳之
道冠禹貢于夏書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也
箋周語曰禹賜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
物也及有天下遂以爲號夫子序書首繫禹貢於
夏蓋大禹之功云

禹貢

傳禹制九州貢法

疏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

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
之稱謂以土地生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此不言
賦而云貢者取下供上之義貢賦之法其來久矣
治水之後更復改新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
爲貢也 張九成曰此書所紀衆矣而謂之禹貢

其間言筐賦亦詳矣乃不畧及之何哉曰此史官
名書之深意也其意以昔者洪水茫茫九州不辨
民皆昏墊今一旦平定四海使民安居樂土自然
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獻於上若人子具甘
旨溫清之奉於慈親焉此民喜悅之心也名篇之
意其在茲乎不及賦筐以言名雖曰賦筐亦非強
爲科率使民不聊生也其喜悅願輸若貢物然此
所以總名之曰貢也 王氏炎曰九州有賦有貢
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凡貢諸侯以獻于天子舉
貢名篇有大大一統之義焉 林氏曰禹貢實典之
體貢乃賦稅之總稱田賦包筐皆在其中 劉子
玄曰堯舜二舉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
箋按史記稱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堯會稽
會稽者會計也禹於貢賦終始煩經盡矣此篇序
禹制貢而於治水爲詳蓋水土平而後貢賦可定
府事修治禹功於是稱大宋程琬曰禹貢謂之夏
書以夏史官所錄耳 丘氏濬曰禹未治水之前
地猶未平物之生者未繁田之闢者未盡至是水

土既平始可以任土作貢分田定稅禹成功後條九州所有以爲定法孔子刪書特載於夏書之首以示法天下俾後世有土有民者取民之制視此爲準焉凡外此別爲名目如後世進奉和買勸借之類皆非經常之制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刊漢書作梁

傳治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疏左傳云舉

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

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周公

太禹貢

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吳枋

曰黃帝時黃野分州八家爲井井一爲鄰鄰三爲

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

爲州杜佑曰九州本制起於顓頊辨其疆界始

於禹貢周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

曾氏曰祭法云共工氏霸九州其來久矣洪水湮

沒禹治水復分別之舜卽值分爲十二州分冀東

爲并東北爲幽分青之東北爲營至商又但言九

圍九有爾雅九州有幽營而無青梁其商制歟周

禮職方氏有幽并而無徐梁營則周制也

周禮徐梁二州

合之於雍青分冀吳萊曰堯遭洪水使禹平治

州分爲九及舜攝位冀分爲三青分爲二至禹而

後合堯之舊

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位還置九州

馬端

臨曰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爲十二州周職方復

分爲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爲郡國而

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爲十九自晉以後爲

州衆多所統罕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

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

太禹貢

或治合肥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

之後務爲夸大僑置諸州以會稽爲東揚京口爲

南徐廣陵爲南兗歷陽爲南豫歷城爲南冀襄陽

爲南雍魯郡在禹跡爲徐州而漢則屬豫州所領

陳留在禹跡爲豫州而晉則屬兗州所領離析磔

裂循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罕不復可考矣林

氏曰記曰鯀障洪水而殛死洪範曰鯀湮洪水失

五行相勝之序土能治水故鯀執此以爲治水之

法其施功也惟務以土而湮之障之以與水爭勢

於隄防之間適以激其怒而增其勢若禹治水則不然謂水性潤下惟行其所無事則水得其性矣故敷土而散之順其自然此其所以有成功也

疏於時平地盡為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蘇傳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山行表木

傳莫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清定其差秩疏禮

定器於地通名為奠五岳謂嵩岱衡華恒四清謂

江河淮濟定其祀禮所視王制云五岳視三公四

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石氏云山川有主名

而或自山導或自川導水可得而治矣高山大川

如荆岐江漢是也治水者不逆其性惟形勢之順

而已形勢以山川為主山川以高且大者為主高

山大川各定其所而名正則其餘可以類求墨

子曰禹之涇洪水決江河而通九州也名山三百

支山三千小支觀自操橐相而紹雜天下

之川山海經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有陽地之齊周書曰釋名曰川者穿地而流也蔡邕禹澤七十川

月令章句曰衆流注海曰川張華博物志曰地

以名山為輔佐石為之骨川為之脉鄒道元水

經注曰凡水出於地溝流於大水及於海者命曰

川水也唐六典云江河自西極達于東溟中國

之大川也其餘百三十有五為中川系欽水經

之水百二十其千二百五十有二水斯為小川考工記云凡天下之地執

長注水經引其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三

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陳氏

經曰定高山大川為表識乃疆理大規模羅莘

曰廣谷大川風俗之所以分故推其高大者先正

之然後九州可別如大山定而山之西為兗大河

定而河之南為豫此分畫之要也鄭樵曰州縣

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

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

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故

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

箋禹嘗曰予荒度土功而自敘治水大本領不越隨山刊木及決九川等語此云敷土隨刊卽禹平日意中語也奠高山大川蓋所謂至名山川者大畧神禹治水只是從高處着眼從低處下手舜肇州封濟亦於此種學問煞有理會通節順敘不宜分作三項既有分土卽有此高山大川爲之襟帶至懷山襄陵震蕩不寧高卑且易位矣得禹相度疏導高高下下而山高水深各還其故卽此是奠不必別煩位置也奠山川方結敷土之局其施功却從隨刊來史敘禹治水先言敷土土分則水自洩亦消長之勢也奠高山大川而山澤定位是爲分土刊木者法金克木而隨山時益烈山澤又以火制水此處便見禹善用五行胡氏贊曰此是一部總禹貢洪水方割譬如人身處處腫滿敷土隨山是診脈法急則治標先從下流洩水如所謂決九川注海而後上流漸可施功平土原爲制貢事平之後每州須有冊籍而以成功各冠其前所謂典則也非一州治更治一州而山川續置

何緣見其脈絡故全舉山川自爲首尾以終奠高山大川之意水者山之液導山止以導川非截然兩事而又總之以九州攸同因以定貢賦而終命篇之意錫土之後繼以祗德歸于本原而又分爲五服總爲四海以終敷土之意堯授時胸中有一幅全地理楊慎曰禹貢奠高山大川其九州之名以地名州而不以州分地蓋荆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兗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域者皆可得而考也問禹貢山川多與今不合何也李夢陽曰自河之入淮也彼榮澤孟諸芒碭諸陂今皆耕牧地耳流謙變盈滄海而桑田古今能合哉

程瑒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史官之辭也若夫自冀州既載壺口以至訖于四海皆禹自述經行天下與夫用功先後山川至名草木之生遂土色之黑白田賦之高下山之首尾水之源派纖悉登載奏之於堯藏之史

官吏官畧加刪潤以成萬世之信書 朱子曰禹

貢一書記地理治水曲折意當時事畢總作此書

故自冀州王都始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滄水

滄隰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今人說禹治水始

于壺口鑿龍門其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

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壅塞又下面水未

有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

通于海又滄水滄之水使各通于川使大水有所

入小水有所歸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而之

禹貢

九

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九川盡通則導河之功

已及八分故其嘗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蓋

河患惟兗爲甚兗州是河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

地所以潰決常在此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

孟子亦云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之海蓋皆自下

流疏殺其勢耳若鯀只是築壅之所以九載而功

弗成也 歐陽修曰鯀湮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

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

下而水患乃息 蘇氏軾曰禹之行水庖丁之提

刀避泉礪而散其智者也

冀州

傳堯所都也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

疏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

此冀方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荊河

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 冀二

其西故口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故

口南河至大伾又折而西北 明東河之西西河之

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馬鄭皆云冀州不書

禹貢

十

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 詩譜唐地堯禹

所都城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

魏地舜禹所都城在古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

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左傳疏曰堯治平陽舜治

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俱在冀州

朱子曰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

盡頭堯舜所都也其地硤瘠人民朴陋儉嗇惟堯

舜能都之又曰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

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春以西之水則西

流入于龍門西河自春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
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
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于左
是為龍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
又為第三四重案 鄭樵曰堯始封于唐今定州唐縣
後徙晉陽即帝位都平陽天地設險之大者莫如
大河其次莫如大江故中原依大河以為固夷越
依大江以為固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
則居江之南自開關以來皆河南建都雖黃帝堯
舜禹之都於今皆為河北在昔皆為河南大河故
道自碣石入海碣石今平州也幽薊冀都皆為河
南地
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李巡云其氣清厥性相近
故曰冀冀近也 釋名曰冀州亦取地以為名其
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疆荒則
冀豐 春秋說題辭曰州之為言殊也令同類異
其界也 風俗通曰州疇也州有長使之相周足
也

周禮職方氏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
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
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
曰醫無閭在廣寧衛西其澤藪曰狝養在長其川河涉
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
馬牛其穀宜三種黍稷稻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
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在介休其川庫池水出其利
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
擾犬豕其穀宜五種黍稷麥稻杜佑曰舜以冀
州南北闊大分衛水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其在
天官昂畢則趙之分野尾箕則燕之分野兼得秦
魏衛之交秦置郡為鉅鹿即即上谷漁陽右北平
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鴈門雲中及三川郡之
北境漢武置十三州此為冀州幽州并州後漢魏
並因之通考曰以地在兩谷間故為并州亦曰在衛水常山之間幽州因幽都山以為名古
涿鹿漢地理志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
唐堯所居周成王封弟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
燮為晉侯云魏亦姬姓在晉之南河曲至獻公滅

魏以封大夫畢萬晉至文公始有河內河內本殷
 舊都周分爲三國詩風即庸衛國是也衛爲狄所
 滅更屬于晉後韓魏趙自立是爲三晉趙地北有
 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
 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勃海郡之東平舒中
 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
 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
 韓之別郡自趙徙都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
 河之間一都會也燕地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
 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
 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
 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薊南通齊趙勁碣之
 間一都會也上谷至遼東數被胡寇有漁鹽棗栗
 之饒太康地記云三晉即并冀二州徐堅曰三家分晉自蒲州界河東至懷州屬魏自澤潞而南至衛州屬太後漢郡國志冀州刺史部郡國
 原府已北屬趙
 九魏郡鉅鹿常山中山安平河間清河趙國勃海
 并州刺史部郡九上黨太原上郡西河五原雲中
 定襄鴈門朔方幽州刺史部郡國十一涿郡廣陽

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玄菟樂浪遼東
 屬國而河內河東二郡爲司隸校尉部 馬端臨
 曰冀州漢時爲郡國二十四郡則恒山魏鉅鹿河
 內太原涿上黨河東西河鴈門代雲中定襄上谷
 漁陽右北平遼西國則趙真定河間廣平中山信
 都廣陽 唐地理志河東道古冀州域河中 府即
 絳晉慈隰石太原 府即汾忻潞澤沁遼 府即
 絳分代雲朔蔚武新嵐憲 本樓煩監 爲大梁分府
 二州十九以河東採訪使治蒲州河北道古幽冀
 二州境蓋 以河南府之河陽河清濟源溫租賦
 入河陽三城使又以沁水蓋之爲州懷
 洹 析魏衛及魏博相之南境爲魏嘗分邢洺惠
 州以相 洛析置貝冀深趙鎮 山郡常定及魏博相之北境爲
 大梁分滄景 析滄州置德爲玄悒分瀛莫幽易涿 析幽
 平媽檀蘭營安東 上郡 爲析水津分州二十九都
 護府一以河北採訪使治魏州 初學記曰河東道
 南距河北盡朔垂由冀營等三州及兗州北
 界今並爲河北道南距河東至海北盡幽營 杜
 佑曰唐分置十五部河東道領河東 蒲絳郡 絳平
 陽 晉高平 澤上黨 潞樂平 儀陽城 沁太寧 隰文城

燕西河汾太原并昌化石樓煩嵐雁門代定襄朔
 安邊蔚馬邑朔雲中雲等郡河北道領河內懷汲
 郡衛鄴郡相廣平洛鉅鹿邢信都冀趙郡趙常山
 恒博博陵定河間瀛文安莫饒陽深上谷易范陽幽
 順義順歸德燕媽川媽漁陽薊密雲檀北平平柳
 城營兼分入都畿河內關內道單宋史冀州升
 為安武軍節度而古冀州境則河北東路府一河
 間州四冀莫雄霸軍三乾寧信安保定河北西路
 府四真定中山本定信德本邢慶源本趙州八相
 懷衛洛深磁祁保軍四安肅永寧廣信順安河東
 路府三太原隆德本洛平陽州二絳澤代忻汾遼
 憲嵐石隰慈軍八慶祥威勝平定岢嵐寧化火山
 本嵐亦嵐保德州地晉寧陝西路府一河中州一解軍
 一慶成及金人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來
 歸宣和四年增置燕山府路
 班固配十二次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
 辰在酉趙之分野屬冀州費直周易分野起婁上
度蔡邕月令章句起胃
 一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

之分野屬幽州費直起尾七度
蔡邕起尾四度自危十六度至奎
 四度為姬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屬并州費直起
危十度陳卓京房張衡並云昴畢趙冀州尾
 箕燕幽州管室東壁衛并州 春秋元命苞曰昴
 畢間為天街散為冀州分為趙國立為常山箕星
 散為幽州分為燕國管室流為并州分為衛國之
 鎮立為明山 春秋緯文曜鉤云太行以東至碣
 石王屋底柱冀州屬樞星星經玉衡第三星主
 冀州常以五戌日候之甲戌為魏郡渤海丙戌為
 安平戊戌為鉅鹿河間庚戌為清河趙國壬戌為
 恒山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為玄
 菟丙寅為遼東遼西漁陽庚寅為上谷代郡壬寅
 為廣陽戊寅為下郡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
 候之甲申為五原鴈門丙申為朔方雲中戊申為
 西河庚申為太原定襄壬申為上黨
 盧毓論曰唐虞以來冀州乃聖賢之淵藪帝王之
 寶地東河以上西河以東南河以北易水以南骨
 壤千里天地之所會陰陽之所交所謂神州也

武夷熊氏曰冀州北距長城依山爲塞卽北狄之境儼猶匈奴突厥契丹皆居其地有天下者定都建邑長安洛陽之外此亦一都會也

箋帝都特舉州名不言所至然形勝挾太行之險

三面距河首尾燕晉表裏河山故足領袖諸州而

雄視五服矣 考一統志古冀州城在山西省則

太原舜分置并州泰平陽卽堯都以在平大同虞

屬并州潞安潞子國卽汾州五府沁澤遼東抵河

府三州在河南省則彰德魏都衛輝紂都懷

慶卽單懷也三府北直隸則順天虞爲保定河間真定

順德廣平永平舜分冀州東北爲晉七府及延慶

保安州幽州北境萬全都司上谷郡地其大名府宋天

則冀堯二州城鄭氏晚曰大名府屬滑遼東都司

則冀青二州城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卽今廣寧

曹學佺曰山西古冀州地禹貢冀州惟西河堯都

平陽河正在西故以河爲西河而地曰河之東也

山西者太行山之西秦晉兼得而言三家分晉以

後秦併吞之則燕秦韓趙魏六國之地皆爲山東

矣 國朝以齊爲山東晉爲山西蓋自太行首尾處目之云 楊慎曰九州惟冀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疇之皇極貢法之公田見于此矣

疏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

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

州並爲東徧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

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

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堯二州

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

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蘇傳

堯河水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

而青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

始次于兗次于青次于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

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乎揚次
乎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次于豫次于梁
次于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
羅泌曰堯之水河患為甚沛次之淮次之江漢
次之濁河所被冀交重而雍輕沛之所被則徐輕
而兗豫重冀交之流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冀又上
京故治水之急先於河於是發迹壺口準地之勢
自北而南 洪邁曰禹貢敘治水以冀兗青徐揚
荆豫梁雍為次攷地理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壤
何為自徐之揚顧以豫為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
之耳冀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
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水生火
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
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變倫
攸敘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 客卿一筆云此
說得之 王氏曰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兗
而終於雍職方氏則始於揚次以荆而終於并者
蓋禹貢言治水之序也職方言遠近之序也治水

則自帝都始然後順水性所便自下而上故由兗
至雍也以遠近言則周之化自北而南為遠故關
雎鵲巢之詩分為二南漢廣亦言文王之道被于
南國德化所及以遠為至也始乎揚以揚在東南
次以荆以荆在正南終於并以并在正北先遠而
後近也 林氏曰洪水泛濫其始必相水之大勢
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其首尾本末大槩相應下
文所紀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序九州但各記一
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功之曲折非謂先治一
州之水既畢更治一州也
蓋禹貢序九州如今河工告成省直各自分敘一
番勞績以及風土彙為賦役全書先京師而後郡
邑循例編次未必遂為治水之序也至導水導山
又合敘相度本末以畧見施功之次第云
既載壺口
疏漢書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
已有南屈故稱北屈 慈州春秋晉州之屈邑禹貢
壺口山在焉今吉州大寧縣
水經注曰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

山上有穴如輪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淮南
子曰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
流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
上口也實謂黃河之巨浸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經
始禹鑿河中激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
若墜復倚考一統志壺口孟門二山並在吉州西七十里朱子曰既者
已事之辭載者始有事也聖人做事先識大綱如
水則中國莫大於河南方莫大於江涇渭則入河
者也先定箇大者則小者便易攷

禹貢

三

箋韋昭云載事也孔傳既載連冀州讀云先施貢
賦役載於書正義曰冀州堯所都治水先從冀起
為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杜佑云載始也禹理
水自此而始亦連冀州讀至蔡傳始連壺口讀云
經始壺口以殺河勢蓋本朱氏之說山西通志
曰鯀治水始於冀州與徒役作九仞之城訖無成
功始冀州者理其脊也且堯都平陽冀州為急禹
亦始於冀州然必先導碣石九河以達其入海之
路下流既疏則上壅自殺是故龍門可鑿伊闕可

排也王氏樵曰雍冀之交夾河而南皆山也
口乃受河之口河自積石北行出塞外阻陰山乃
折而東行凡二千里又折而南流壺口當下流之
衝此禹冀州于是經始也

治梁及岐

傳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疏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
美陽縣西北經於壺口之下言治者鄭云蓋治水
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蘇傳當時河患上及梁

禹貢

三

岐禹通砥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
以二山為冀州地也爾雅曰梁山晉望也郭璞注晉
國所望祭水經曰河水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
之鄭道元注曰昔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
也即經所謂龍門矣呂梁洪其巖層岫複澗曲崖
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濤湧波瀾昔呂
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
馬彪曰在離石縣西今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有
餘里山海經曰狐岐之山多青碧勝水出焉而

東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蒼玉 水經注曰汾水南與平陽合水出平陽西壺口山尚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者也其水東逕狐谷亭北又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文水東南流與勝水合水出西狐岐之山東逕六壁城南魏朝舊置六壁於其下防離石諸胡因為大鎮勝水又東合文水東南入于汾水也 陳氏大猷曰魏志梁山北有龍門禹所鑿此最用功處水患莫甚於河河莫險於龍門呂梁鑿開疑就狹處鑿而廣之 呂氏曰孟子謂禹行其所無事如鑿龍門析砥柱開伊闕豈無事哉鑿所當鑿不憚難而止乃是行所無事也若避難就易而謂行所無事可乎

禹貢

三

鑿壺口孟門之東山也梁山龍門之南山也禹於壺口之西開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開龍門而終事於梁山 梁岐先儒以為雍州山至蔡傳訂為冀州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及考山西通志曰呂梁山在石州東北一百里俗名與交城接界狐岐山一名薛頤山在汾州孝義縣

西八十里勝水出於其下與蔡傳正合蔡傳梁山在汾州介休縣石縣東北岐山大抵壺口在冀西南為河之下流梁岐在冀西北為河之上流梁岐壅塞河出孟門之上無處下手先將壺口疏鑿寬廣下流既通則上流水勢自殺梁岐二山始可施功治之以開河道焉三節總重治河不重治山水經注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曰呂梁今徐州呂梁縣與汾州岐山不相及矣漢書曰呂梁者龍門也而彭蠡之東亦有所謂呂梁蓋猶夷陵障澤之龍門云 王氏辨曰凡山之言治者或水道之衝有疏鑿之功也或表山以該水土也言義者窮其善與民種善也傳所謂以啓山林也言族者祭之以為其川之鎮望記所謂取材出雲為雨者也

禹貢

三

既脩太原至于岳陽岳陽書作嶽

傳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

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疏太原即晉陽縣釋地云廣

平日原太岳屬河東郡地理志河東縣縣東有霍

太山魏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永安縣今晉州霍邑周禮冀州其山鎮曰

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日故曰陽今岳陽縣地是所都

晉書冀州志 爾雅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
 日岳陽是都 玉焉鄭玄注四鎮云山之重大者揚州之會稽青
 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 徐堅
 曰太原府昔高辛氏子實沈及金天氏子臺駘之
 所居也又為唐國帝堯為唐侯所都 詩含神霧
 云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大岳之風音中羽其
 地磽确而收其民儉而好畜此唐堯之所處 山
 海經曰管涔之山其下多玉汾水出焉而西流注
 于河 水經曰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東
 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之又南過平
 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流注之又南入河東界過永
 安縣西 歷唐城 又南過平陽縣東 堯舜並都之 又南過臨
 汾縣東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 鄭樵曰汾陽今太原治陽曲也汾水出忻州原太原汾晉縣蒲玉州入河班
 云汾水西南行千三百四十里今太原府有汾河
 晉地記云陽曲本漢縣黃河 曾氏曰經始治之
 之謂載因舊治之之謂脩記曰禹能修鯀之功 州餘
 以冀 朱子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觀成
 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川

功之始而言也豈始之有難易歟
 〔箋〕河入海汾入河二水原相屬禹自壺口至太岳
 治河即以治汾但岳陽向為堯都縣極意崇防頗
 有遺蹟可因而壺口梁岐則禹創為疏鑿耳總之
 治冀州水以河為主 太原岳陽帝都所在縣亦
 大費經營只因不得要領防遏無益至禹相度源
 委先疏下流以殺河勢使得大頭屬河流既定太
 原一帶只脩縣背自可奏功此神禹化工手段
 也并無費不打矣 既載既脩凡虎字皆錄厥功
 言工力創造曰治治精曰修道里屬地曰及屬括
 曰至皆善法也 王氏補曰河北有縣隄蓋縣之
 治河也隄之所以害愈甚而功不減若太原岳陽
 諸處非無可因之功故禹困而脩之 河清通考云開州有縣隄
 衛州有古伯禹隄博州亦有縣隄又名禹隄歷代
 築之以禦河患通謂金隄考括地志金隄一名千
 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
 金隄又漢順帝陽嘉中自汴河以 直隸名勝
 東隄河積石為壩通淮曰金堤也
 志曰汾河其源有二一出天池一出林溪山隋煬
 帝避暑之地經支鍋石村合流至古襄陽城又至

縣城西南以入樓煩故交城陽曲太原之境經河
津榮河諸縣注入黃河水經注云桑乾河水潛承
汾陽縣北燕山之天池俗名祁連河即管涔山谷
也

單懷底績至於衡漳

漢書
作章

傳單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單懷致功至
橫漳

疏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單懷
共為一地衡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
在懷北五百餘里志又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

不

三

手

龜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濁漳水出長子縣

東至鄴縣入清漳 曾氏曰單懷平地在孟津之

東大行之西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

水懷山襄陵之時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

水經
注

馬河即涑水也出代郡廣昌縣涑山淇水出林慮

山又山海經沮洳之山涑水出焉東至淇縣南流

入河謂之 金氏曰太行為河北脊其山脊諸州

皆山險至太行山盡地始平曠田皆腴美俗稱小

江南古單懷也

今懷
慶府

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漳水

出焉漳東流注于河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清

漳之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 水經曰濁漳水

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

一云出鹿谷山與
發鳩連麓而在南

壹關縣北又東過武安縣

清水自涉縣東南來
注之所謂交漳口

東過鄴縣西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邑谷東至武

安縣入于濁漳

鄭樵云東北過磁
州武安與濁漳合

沈括曰水以

漳名者清濁相雜為漳漳者文也別也謂兩物相

合有文章且可別也清漳濁漳合於上黨色如婦

練數十里方潤如圭璋之合詩云清濟辟王左右

奉璋璋圭體之半也合之則成圭 曾氏曰河自

入

三

大伾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東西為橫南北

從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

馬端臨曰
漳水橫流

入河在今廣平郡西北肥鄉縣界易氏曰涿州涑

水縣本漢并漳縣地屬廣平國有衛漳故河俗名

阿難

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 水經曰濁漳水東北過

潞縣北注云縣故赤崔潞子國闕駟曰有潞水為

冀州沒即漳水也世亦謂濁漳為潞水

考山西通
志濁漳水

經屯留至潞城西交漳村與絳水合流名漳水至

襄垣西南合沁州所出漳河又至縣東北合武鄉

漳河西流經黎城縣西南入河南林縣地界與清

漳水合潞水在潞城縣東故上城發源西流合濁

漳則漳與潞非一水明矣潞出山有東潞
西路東潞今潞河界西潞山西之土宜

〔箋〕單懷衡漳從土說到水上恒衡大陸從水說到

土上總見水治而邊水之土無不平治也 底績

以平地致功為難禹貢三言之其功較他處因應

倍矣衡漳單說濁漳蒙底績之文蓋指其旁地言

鯨以績用弗成致殛禹以所至底績受禪帝世

考績黜陟之法并見于此 河南通志曰漳河源

有二一出山西潞州長子縣發鳩山名濁漳一出

山西平定州樂平縣少山名清漳俱東至林縣合

流經安陽磁州臨漳館陶界入衛河一統志云衛河在館陶縣

西二里漢名屯氏河隋疏為永濟渠亦曰御河源

自河南衛輝府輝縣東北流至臨漳與會通河合

流入海隋煬帝征高麗御樓船過此故名御河見館陶縣志

厥土惟白壤

傳無現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 疏九章

算術穿地四為壤五壤為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

名說文壤軟土也顏氏曰柔土曰壤 周禮大司空以天下土地

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

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制其畿疆而溝封之以土

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五地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 以土宜

法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欣

土均之法辨五物五地之物 九等即九等之賦 制天下之地

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歛財賦鄭氏注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

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義則言壤壤和緩貌 釋名曰壤濃也肥滿意

也 博物志曰五土所宜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麥

黍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稻得其宜則利百倍 鄭

玄曰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若高曰宜黍稷下田宜

稻麥丘陵阪險宜種棗栗 劉向曰山川汗澤陵

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

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稻蒲葦管蒯之用不乏麻麥

黍梁亦不盡 淮南子曰東方地宜麥南方地宜

稻西方地宜黍北方地宜菽中央地宜禾 管子

曰九州之土為九十物羣土之長是唯五粟粟土

之次曰五沃沃土之次曰五位位土之次曰五隱

隱土之次曰五壤壤土之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

物 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

之種雜草而灰之以糞則凡糞種驛剛川牛赤縱 用羊墳

壤用糜湯澤故水用鹿鹹用鉅尺勃壤用狐埴

鹽用豕疆鹽用黃燒麻輕用犬並焚其陳骨為灰

氏大猷曰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

質辨始可與地利定賦法

箋九州言厥土而總結以庶土庶土則凡土皆在

其中禹貢未嘗有穀土之說也桑土則於兖州特

指言之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傳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

禹貢

三

第二之賦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先賦

後田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疏賦者

稅歛之名往者洪水為災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

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鄭玄云此州入

穀不貢是也此時稅俱什一而得為九等差者人

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

為人功脩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為人功少是據人

功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為正而雜為次

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為正少者

為雜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

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

上中此九等計大率所得非上卦定也冀州自出

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等

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上言敷土此言厥田者鄭

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

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為之田也餘州先田後賦此

州先賦後田當為田賦以收穫為差田以肥瘠為

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

禹貢

三

見人功脩否故令賦先於田也以見賦由人功餘

州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周禮大宰八

則五曰賦貢以馭其用魏了翁曰賦有分頒之

意以井地所出獻于王也如禹貢之賦與詩賦政

于外左氏悉率敵賦凡三等采地所出之物與丘

車之屬盡謂之賦賦足上頒其式貢則下以供上

賦通人力所出貢止是地所產如士謂之貢士亦

謂之充賦皆地所出之人也朱子曰常出者為

正間出者為錯錯在上上之下則間出第二等也

賦有九等此乃計九州歲入多寡相較以爲之等
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皆用什一賦入既有常數
而又有間出他等之時者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
常故有錯法以通之然則雖夏法亦未嘗不通也

羅泌曰孟子言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
助周人百畝而徹貢者自治其田而貢其稅畝五
十而以其五貢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畝七十
而以其七助而徹則公私合併百畝而取其十畝
三代取民雖名不同然取之以什一初不變也夏

不貢
疏一

商周之授田其數不同者禹時沉苗未遠九州之
土固有見而未作作而未又者人功未足以盡地
利而可耕之地尚少故家五十畝而授沿歷商周
人力浸廣疆土益闢是故商七十而周則百畝氏
劉氏乃謂夏之民多故家五十商民稀故七十周
民尤稀故百畝氏則謂夏之政寬故一夫之地稅
其半商政稍急乃稅其七至周煩極故盡稅之而
賈公彥復取六遂上地與夫司徒四等據地之法
爲言謂夏之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甸百畝而

荒百畝則二百畝而稅百畝是五十而貢也商之
助法據六遂上地甸百畝者萊五十故百五十畝
而稅一百畝是七十而助也若周之徹則據不易
之地百畝而盡稅之是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
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
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豈理也哉今夫九州之
貢賦既有每歲之常矣至於他時歲儉復有錯出
之賦因時制變凶年豈有取盈之理惟後世不善
用之知取必於每歲之常而無雜出他等之時此

不貢
疏一

其所以爲樂歟

蘇傳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冀州畿內也田中
中而賦上上理不應爾必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
以不貢而多賦耶 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
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
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
賦屬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
賦 新安陳氏曰場圃等之征載師掌之材木蒲
葦等林衡澤虞掌之金錫禽魚卵人牧之圉人掌

之他以類推周官九貢致邦國之用于於諸侯王
畿則止於九賦歛財賄亦此意也 臨川吳氏曰
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為高下
也數之最多者為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
宜較其肥瘠而為高下也地之最腴者為上上
胡氏曰民力厚薄由田上肥瘠自古常然而禹貢
九州所出之賦乃輕重不同何哉冀州土厚水深
號為沃野豫州天地之中商賈所集揚州東方之
都會荊州南夏之名區故冀豫為羅綺之鄉荆揚

禹貢
疏一

三

為魚鹽之海他物所出利倍於田此所以田輕而
賦重也青徐海上僻陋之邦土狹民瘠雍梁西鄙
控扼之國地險患多田土之外雜出不厚此所以
田重而賦輕也

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詩疏 黃帝始經土設井田

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同為

四道此井田之原也其法肇於黃帝成于大禹簡

于周壞于秦也通典 后稷始明田以二耜為耦廣

尺深尺曰畊長終畝一畝三畊漢食貨志 釋名曰田

填也五稼填滿其中 觀射父曰天子之田九畝

九州之內以食兆民 漢書食貨志理民之道地

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

為畝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

備災害 鹽鐵論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什而藉

一漢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

率三十而稅一領野王云秦孝公以 董仲舒曰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

力易足至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

禹貢
疏一

三

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又加力役三十倍於

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

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依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

食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

不足塞并兼之路 貢禹以為古民無賦算口錢

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鄭樵志秦孝公 林

駟曰漢自田賦之外有口賦有算賦口賦者民自

年三歲出口錢二十至年十四而止自年十五歲

出算錢百二十至五十六而止至武帝增口錢之

三以補車騎馬而口賦始二十三爲率是口賦已重於田賦 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凡民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授田之制人一項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絕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觔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川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其法以人丁爲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田畝賣易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畝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田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

唐食貨志 何坦曰租賦田系所出也自禹定制不使貢其所無今之取民視古什一何啻數倍穀帛之外又折估而使輸錢焉吏又先期以趣之斯民益不堪命也古者山虞不賦魚鼈川衡不貢杜木馬端臨曰禹貢八州皆有貢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爲王畿之

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賣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卽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作貢無代無之者之下猶曰當其租入然季世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又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于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 蘇轍曰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水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

唐食貨志 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畝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下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稅多而田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稅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訐

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虛
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歛怨所得不
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 鄭介夫曰自古天下之
田無不屬官先王使貧富強弱無以相過各有其
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其富甚貧之民至成周時
其法大備畫地為井八鳩五規二牧九夫以等其
高下滿溢賦澮川涂畛徑以立其堤防疆井既定
無得侵奪商鞅開阡陌乃有豪強兼并之患然猶
不明說田在民也官不得治而民得自占為業耳

不
賦
貢

五

迄于漢亡兵火之餘人稀土曠當時天下之田既
不在官亦終不在民以為在官則官無人收管以
為在民則又無簿籍契券但隨力所能至而耕之
元魏行均田稍亦近古唐因而損益之為法雖善
然令民得賣其口分永業始有契約文券日漸一
日公田盡變為私田先王之法由是大壞天下紛
紛互相吞併而井田永不可復矣

蓋王畿之賦兼貢言故異其文而先于田且不欲
示賦類為諸州殿也然有時而錯亦不盡民力之

意 國家賦類雖定尤以簿籍會計為準如某處
災荒量減即於某處派抵此即禹貢所云錯法也

陸樹聲曰禹貢九州言田賦者九曰篳者三曰
包者二篳者一曰貢者八而冀州則獨言田賦而
不言貢者蓋冀為天子所都餘八州諸侯分封之
國諸侯各以歲時致其田之所有以獻於王者之
謂貢冀為天子畿內之地其物之所有皆屬于王
則虞衡澤虞牧人管人掌之何貢之為周官一書
紀行人之職曰王畿之外五百里曰甸服始貢
物其次貢祀物以至要服各貢其所出之物而王
畿之內則太宰掌其九職九賦而已亦未嘗言貢
也 陸深曰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
冀即今之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蓋自古為然
董穀曰古以百步為畝以今弓准之一畝當今
四分強耳后稷為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是橫過
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古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畝
播種之區一畝三畝通計百畝三十丈濶六十丈
長耳 丘氏濬曰案馬端臨言賦稅必視田畝乃

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兩稅以資產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徵求此時弊非法弊也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為等則夏稅秋糧歲有定額惟逐戶編為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法一定而可守近亦不免稅外徵求矣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史記作為

傳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疏

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衛水

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

地十數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

阿澤也春秋魏獻子敗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

氏嫌鉅鹿絕遠以為汲郡脩武縣吳澤寧即脩武

今按恒水在冀定縣出恒山北谷西南流至冀定

府行唐縣衛水在靈壽縣東北十里俗呼雷溝河

見冀定府志大陸即吳澤見水經注考史記正義

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阿澤一名鉅鹿澤也寰宇記云一名沃洲今俗多稱盧河趙武靈王曰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疏

水經曰滹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南過廣昌縣

南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

水出恒山北阜東北流注于滹水薛氏曰恒水東入滹水至瀛州高陽縣衛水合滹沱河過信安軍

並入易水寰宇記云大茂山在冀定縣西南界

恒山之別名也禹貢恒水所出俗謂之太白山易

水出涿郡故安縣西山寬中谷南注濡水流合巨

馬水為北易其出代郡廣昌縣郎山南會渾波俗

謂之南易詳水經注釋名曰高平曰陸陸

流也水流漉而去也杜佑曰大陸澤在今鉅鹿

趙郡饒陽郡界蔡傳謂禹河自涇相以北皆行西

山之麓及其已過信澤漢志冀州信都縣有澤水則西山勢斷

嶺然四平此地謂之大陸杜佑李吉甫以邢趙深

三州為大陸者得之考冀定府志趙州東南一百里曰陸平即禹貢所云大陸

者蘇傳水已復故道則大陸之地可耕作

箋冀州於田賦後更附此條說者以為成功獨遲

固也乃余於此得帝王經畫畿輔之深意蓋當是

時京師無漕輓之仰給而坐擁千里以自贖使地

利不盡而野多曠土何以佐經費而賦額又最重

寧忍厲民以取盈如單懷大陸一帶彌望沃野皆

堪耕作而洪水初退之餘因之樹藝其收必倍史

臣大書倚書以見所在之盡地利而重農力藉以爲天下倡亦以實京師而壯根本非如後世之虛口仰食也觀虞書於禹平水土後中命稷以播時百穀而此處於單懷大陸一則曰底績再則曰既作不嫌重複其詞意可思已乃語連衡漳恒衛宜冀州水無大此者蓋大河之旁其地最苦崩潰橫決而得一二支水疏引穿渠以便溉灌尤於耕作爲易故連及之耳禹不云乎潞潞滄距川此又紀衡漳恒衛之旨也 按衛水出靈壽入潞沁大學

禹貢

四

土石璿潞沁河記曰恒山之陽有鉅川焉曰潞沁出代郡泰嶽山下滙爲三泉流稍延曼循大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之海班固敘九河所謂徒駭者太行以東地下河淤旁無澗壑以泄其怒諸流河湧至敗城郭沒田廬若是則冀州水無大潞沁矣經何以舍旃而稱恒衛也今恒衛二水郡志頗畧而衛河源出輝縣之蘇門山會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爲二其一北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潞沁其一東流經大名出臨清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豈卽經所

云衛水與郡志稱潞沁南入寧晉會衛河入海又謂潞沁源發于鴈門繁峙東南至靈壽而真定適當其衝併識以俟考 直隸名勝志曰東鹿縣本

禹貢大陸地以潞沁水環之故名西漢曰陸成蓋麓陸古字通用脩吳記云東鹿治真定之東潞沁河經靈壽平山晉州深州至直沽入海而東鹿間於晉深二州間潞沁之來潞大又曰大陸城在寧晉縣東南十里本漢廣阿縣隋改爲大陸卽禹貢地大河所經受滄沛諸水夏潦時潞水潞沁南北

禹貢

四

交注其澤東西經三十里直接隆平任縣俱百餘里漳潞二水遠徙可以耕種 閻望齡曰恒山潞沁之間專曰冀禹之敷土也至於恒衛從大陸作而冀方乃寧矣管子言恒山之野五穀蕃熟四種五穫 秦繼宗曰經文有兩既字傳云成功於田賦之後非興工獨後也或謂田賦定後治恒衛大陸非矣

島夷皮服

島漢書作鳥

傳海曲謂之鳥居鳥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焉

山海經

〔疏〕孔讀鳥為鳥鳥是海中之山海圖有

山夷居其上常衣鳥獸之皮為遺洪水衣食不足

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

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

釋名曰海中可居者曰鳥鳥到也人所奔到也

亦言鳥物所赴如鳥之下也 大戴禮曰東辟之

民曰夷精以饒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 白虎

通曰東方九夷夷者傳狄無禮義 後漢書云夷有

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王氏炎曰北地寒故服用皮

南地暖故服用卉此第志其服與中國異聖人亦

因其俗而不革爾 林氏曰衣皮夷性不必水平

乃得服諸夷不責其貢欲効誠亦不拒也如蠙珠

織皮之類

〔箋〕冀東北邊夷如今遼東鄰近朝鮮海西地界島

中有夷聚居以皮服來貢因俗以示羈縻亦見王

者無外之象

大石竭石入于河

〔傳〕碣石海畔山 〔疏〕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

縣西南 〔蘇傳〕河自碣石山南漸海之北入海夷

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朱子曰碣石山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自海道夾

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也冀州三面距

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

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冀實帝都亦曰入

河者為光境絕遠者言之以明海道亦可至也

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絕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河

一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貢也周定王

五年河徙故潰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 水經注

曰大碣石山在驪城縣西南漢武帝嘗登之以望

巨海勒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

頂有大石如柱形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退

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

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為碣石也 〔註〕

碣石舊在河口海濱歷世既久為水 〔通典〕云碣

石山在漢樂浪郡遂城縣長城起於此東截遼水

而入高麗禹貢右碣石在平州南三十餘里 〔楊慎〕

河海處則高麗中爲左碣石水經注蒙嶺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永平府志云碣石山在昌黎西北二十里朱子曰混同江斜迤東南流入海其下爲遼海遼東遼西指此水而分也

箋按開鎮志碣石在山海關山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轉入遼境金復州南岸卽登萊二府界也國初尚通海運山東一省錢鈔布花由海道給遼今山海城南泊舟遺址猶存而運道久廢不復講矣唐神龍中滄州刺史姜師度於薊州北漲水爲溝以備契丹奚之入

六 頁

寇又約舊渠旁海穿漕號平虜渠以避海難吳寬曰元之漕由海道而來海舟鉅甚至直沽易以小舟始達城下丘氏濬曰國家都燕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况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爲儲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先支之耗歲歲常運積糧雖多戍卒日少請尋元人故道別通海運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

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計也又曰唐杜牧言爲盡九州一日冀州舜以其分太犬離爲兩州其人沈驚多才力能音耐辛苦復產健馬下者日馳百里兵馬之強在昔然矣且其地瀕大海秦始皇起黃鵬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海運已通杜甫謂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遼海稗粕來東吳則唐時又通東吳之粟于此元盛時漕東南粟于燕歲幾至四百萬石天生鉅海以爲國家傳道不假通渠轉漕者鄭氏曉曰禹貢貢道皆曰浮于惟冀

六 頁

州無貢道止書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蓋島與碣石字相聯書知爲海夷貢道又曰碣石有二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海口北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當河入海之衝鎖中國水口其天造也河旁地淪于海碣石遂去岸五百里其地今爲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卽冀河入海故道山海關至薊州豐潤一帶是也未有小海時遼東亦不屬充者蓋須入山海關從永平薊州方至遼遠矣若屬青州片帆可達故唐虞時遼東今遼陽屬青遼

西今廣寧屬冀自九河滄海而充地甚狹又按禹之治水始于西北壺口岐梁之山遂至太原而南盡太岳之陽諸山皆列峙于大河之東與雍州隔境自此而又東則有單懷之地衡漳之水蓋平曠之區而非山麓之阻大抵與豫州對境若乃恒衛大陸又皆直在帝都之東境而與兖州接壤矣

考自堯都平陽歷舜禹並在冀方即今山西河東道所轄 國家定鼎幽燕亦冀州境則近黃帝涿鹿之阿矣元學士郝經云燕都東控遼碣西連三

六馬貢

覽

晉背負關嶺瞰臨河朔南面以臨天下誠為海內形勝要區乃今日轉漕全仰給東南以會通河為咽喉萬一運道中梗危證立見先年併通海運有遮洋一總遺意尚存似宜及時講究以佐緩亟而西北水田向議開墾旋行旋罷終鮮實心任事者若能多方設法務治湖澤田疇不特可漸省轉漕兼得增脩地險以限戎馬之足固 帝都萬世永利也 魏太常校曰大地之脉咸祖昆侖而南北二絡最大北絡發于崑崙之陰折而東行其背為

北狄其面為中國而其餘氣為中 東夷氣散而弱世為不侵不叛之臣北狄 萬里龍氣粗頑

其性殺伐陰山橫亘千餘里天所以限華夷也控御北番至為要害南面為中國其中結為冀都其左結為燕京冀都則恒山祖脉若從天降下為平陽而大河三面環之以蔽龍氣天文北極不動而眾星共焉冀都正北南面以臨天下上應薇垣此第一都會也堯舜禹由是興焉北絡極于幽燕而大河至此入海與鴨綠江會東夷為其下沙此

六馬貢

手

山水一大交會也其北崇岡千疊而其前平夷千有餘里泰山聳于南誠國家萬年之基也但河徙而南氣不交固今其勢且北而以害于漕河則障之使南且 國家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民力易罷地則有遺利矣以漕河故多逆水性大河淮沛皆拂經是于天時人事無乃有未盡乎 帝都論云北龍有燕山即今 京師也以燕然山脉盡於此故曰燕山其龍發崑崙之中派綿亘數千里至于闕歷瀚海出夷入貊又萬餘里始至燕然山入

中國為燕雲

北京為山前口燕大同為山後口雲

復東行數百里起

天壽山乃落平洋方廣千餘里遼東遼西兩枝關

截黃河前遶鴨綠後纏而陰恒太行諸山與海中

諸島相應近則灤河潮河桑河易河并諸小水夾

身界限分明桂文襄公謂燕山帶海有金湯之固

蓋真定以北至永平開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

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險阨尤著會通漕運便利

天津又通海運誠萬世帝王之都也又云黃帝都

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冀州之蒲坂我

八萬貢

五

成祖遷都燕京蓋復黃帝堯舜之故都于千八百年

之後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

勝甲於天下唐虞之都以河溢為患周洛邑以備

守之難大梁平夷無險臨安僻處一隅金陵形勝

雖優而垣氣多泄兩淮龍氣大盡而地勢卑下東

魯中幹最尊而已鍾孔聖且今河水穿龍皆非建

都之宜他如武昌成都又不足論矣故惟京師

為上關中次之東漢所都之洛又次之丘氏濟

曰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由今順薊瀛莫今生

涿檀

今密雲縣順義縣

七州在山前新安州今隆儒

今承武

在今朔雲同

應震

今馬邑縣朔九州在山

後合契丹所自取營

今昌平

二州通計之蓋

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并

其關隘而失之宋承其後遂以白溝河為界今山

前山後皆吾中國地山前七州今為畿甸太行西

東連岡巒障北歷居庸而東極于醫無閭以為內

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治以西歷雲代重關

列戍以為外藩籬苟得人守禦可保無外患惟昌

八萬貢

五

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興營義

會等衛在山後為外障其後移入內地京師東北

藩籬單薄異時外患未必不出于此當觀元人進

金史表曰勁卒持盾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

口南搃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漢邊

在北咸陽去朔方餘千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

亦幾千里今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

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

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

樞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北狄又恐其反樞我之吭而拊吾之背焉又曰漢唐宋皆並建兩京然漢唐皆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宋以汴爲東京洛爲西京其地皆接壤惟我朝跨江南北而各爲一大都會

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

又皇帝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爲其樞並建兩京爲四方極用東南之財賦統西

入兩貢

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

元泰定中虞集爲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青齊荏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請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爲山聽富民欲得官者令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人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

之法則東海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丘文莊公曰集此策當時不行及其末世海運不至謀國者思集言于是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每年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亦已晚矣嘗聞爲海田者必築隄岸以欄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今山白河以至路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溉不多請于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于沮洳盡處築爲長隄隨處各爲水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洩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于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利而官亦賴其用矣元順帝時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餘萬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於是立分司農司西自西山南自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原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

入兩貢

五

錢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畧倣前學士

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脩築圍堰之人

各千人爲農師 王氏樵曰宋時自雄州東際于

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

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由此入

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

洫益樹五穀所以實邊廩而限戎馬蓋宋失燕薊

以內地爲邊故恃塘濬以設險亦因以溉田而積

穀今塘濬或不必要如宋時而所謂因水陸之便

禹貢

五

建阡陌濬溝洫以興農而制虜者則歷世不刊之

長策也今 京師西山稻田皆引泉以溉灌用江

南種法北方但地平廣有水泉可引處皆可種稻

周官設稻人掌稼下地蓋爲此

禹貢滙疏卷一 終

禹貢滙疏卷二

吳興茅瑞徵纂并箋 男 胤京 全訂

濟河惟兖州

濟漢書作沛兖史記作沔沔卽兖字釋名曰兖州取兖水以爲名

傳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疏據謂跨之距至也濟

河之間相去路近兖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

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曰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

信謙故云兖充信也 周禮職方氏河東曰兖州

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

漢書作泰澤

其川河沛

其浸盧維其利滂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

禹貢

馬牛羊

其穀宜四種

黍稷稻麥

杜佑曰兖之爲言端

也信也其在天文營室東壁則衛之分野兼得魏

宋齊趙之交秦置爲東郡碭郡之東北境齊郡之

北境鉅鹿上谷二郡之東境

漢地理志今東郡

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爲狄

滅徙封楚丘成公徙於帝丘今之濮陽本顓頊之

虛故謂之帝丘秦滅濮陽置東郡衛地有桑間濮

上之阻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

後漢郡國

志兖州刺史部郡國八陳留東郡東平任城泰山

濟北山陽濟陰 馬端臨曰漢時爲郡國九郡則
 東魏泰山濟陰平原清河渤海千乘國則東平
 漢光武併十三州充治昌邑 今金鄉縣 晉武帝太康元
 年平吳分十九州充治廩丘 雷澤縣 唐地理志河
 南道古兗州域濮爲大火分充爲降婁分齊棣 析
 州爲玄枵分滑爲姬訾分隸河南採訪使 杜佑
 曰唐分置十五部兗州爲河南道靈昌 滑 濮城 濮
 濟陽 濟 東平 鄆 等郡河北道魏郡 魏 博平 博 平原
 德 德 樂安 棣 景城 滄 清河 貝 等郡 宋京東路則濟
 南府 本濟州 分轄京東西路則濮州京西北路則滑
 州河北東路則大名 本魏郡 開德 德 二府滄博 今東昌府
 棣德濱恩六州及永靜軍 印景州 河北西路則齊州
 本通 利軍 馬端臨曰宋時爲州十四滑濮濟魏博鄆
 德棣濱滄貝 即恩州 澶景端拱初以滑州黎陽縣建
 通利軍屬河北路
 班固配十二次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爲壽星於
 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 費直起軫七度蔡邕起軫六度 陳卓
 京房張衡 並 云角亢氐鄭兗州 春秋元命苞曰五

星流爲兗州分爲鄭國 春秋緯文耀鉤云兗州
 青州屬機星 星經玉衡第五星主兗州常以五
 辰日候之甲辰爲東郡陳留丙辰爲濟北戊辰爲
 山陽泰山庚辰爲濟陰壬辰爲東平任城
 武夷熊氏曰兗州當河之下流西距河東距濟北
 濱海南接徐豫之境 林氏曰自兗而下八州皆
 以高山大川定州之疆界所謂莫高山大川也鄭
 漁仲謂禹貢以地各州爲萬代地理家成憲 王
 氏炎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
 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瓠子又決魏之館
 陶遂分爲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
 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清河靈鳴憤口則河分流
 入于博川屯河始壅塞不通後又決於平原則東
 入濟入青以達于海而下流遂與漯爲一王莽時
 河遂行漯川夫河不行於大伾之北而道於相魏
 之南則山澤在河之瀕者支川與河相貫者悉皆
 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 章俊卿曰黃河舊道三
 代以前自宋衛州之黎陽縣境折而北流故北京

及河北東路諸州在河之東卽古兗州之域自周定王時舊道湮塞秦漢以還河堤屢壞乘上游之勢決而東下故兗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移在并州

〔箋〕清濟濁河足以爲固此王公所以設險也然以兩巨浸并一州境水患可望而知已 導山導水各條正所謂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者林氏專指濟河惟兗州等句爲奠山川未是 按濟古文作涉說文註此兗州之濟卽沔水也其從水從齊者

六

自出房子縣贊皇山入泚非四瀆之水然水經注

云二濟同名則泚之說爲濟舊矣 考一統志古

兗州今山東省東昌府 齊西鄙 聊攝境 兗州府則徐兗二

州城北直隸大名府則冀兗二州域河南省開封

府則兗豫二州域 鄭氏曉曰今山東東昌府濟

南府所屬齊河禹城臨邑長清肥城青城陵縣泰

安州新泰萊蕪德州德平原武定陽信海豐樂

陵商河濱州利津霑化蒲臺兗州府所屬陽穀東

阿平陰東平汶上壽張直隸大名府所屬元城大

名南樂清豐內黃開州長垣東明魏縣河南開封

府所屬延津封丘原武陽武胙城古黃河故道雖

在開長之南亦非禹時故道矣其在山東亦如之

考徐州曰東原底平則東平恐應入徐州詩諸曹

封域在雷夏清澤之野則曹縣定陶等地應爲兗

州域 曹學佺曰郡沿革志禹貢之兗界在濟河

今日畧及海岱故其東南郡邑屬徐州城者十之

七八西北郡邑屬兗州城者十之一二蓋宅徐之

方而受兗之名然府治實春秋及漢之魯國與秦

之薛郡

九河既道

〔傳〕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 九河使

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絮七鉤盤八南

津九出爾雅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

云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疏其水道故曰太史馬

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形

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

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絮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

絮絮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南津

河水狹小可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

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 〔疏〕河從大陸東

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

分大河東爲九道漢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

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
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
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
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六枝徒駭在成平胡蘇
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
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
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
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
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
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
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蓋塞其東流八枝并
使歸於徒駭也秦傳九河合簡潔爲一而謂其一
爲河之經流王氏無云今南皮縣
明有潔河未聞與簡潔一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
爲一朱子孟注仍爾雅里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
也新安陳氏曰禹疏九河不過因河之勢自分
而疏通之耳余闕曰多其委使河之大有所潴
而其力有所分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
始南徙訖于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患

特甚自舉子再決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
而德祿之河又播爲入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者
大抵偶合于禹迹故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
數百年至宋而河又南決乃由彭城合汴泗東南
以入淮古河辨曰河過大陸超海勢大土平遷
徙不常自播爲九河因而疏之非河獨行經流禹
於旁近疏鑿以殺其溢也禹後歷三代至齊桓時
千五百餘年矣支流漸絕經流獨行亦理勢如此
非齊桓冒曲防之禁故塞九河實九河自爲平陸
可樹藝耳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於礪漢世漸決
而南元帝永光中決于清河分流入博州後又決
于平原乃東入青齊之境遂由潔川與濟並行人
海宋紹熙以後乃南連大野并泗入淮金初又改
由渦近歲復由泗入淮河泗淮泗俱清淮勢大
可以不伏故下流無淤塞之患
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清河都尉馮遂奏言禹非不
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
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可復浚以助大河

泄暴水傷非常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
今皆實減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
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
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王莽徵能治河者以百數
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於平原東郡左右
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可勿
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御史大夫奏以為可畧於
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
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往者天常連雨

禹貢
卷二

八

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寢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
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杜佑
山則大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
行恒山杜佑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
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
東北入海乃無水災 杜佑曰河自周定王五年
徙流禹之所道漸以湮塞至秦攻魏決河灌其都
則今陳留郡漢武元封三年春河又徙頓丘東南
流入渤海即今景城郡地其下決於瓠子東南通

于淮瓠子在今濮陽縣西界時丞相田蚡食邑
在河北決而南即鄆無水災邑收多入鄆即今平
原郡平原縣也有以知自周及秦至漢其河已在
今魏郡平原之境九河其徙駭鬲津鉤盤胡蘇並
在今景城郡界馬頰覆釜二河並在今平原郡界
其太史簡潔三河未詳又曰古鉤盤河在樂陵縣
東南鬲津河在饒安縣胡蘇河在東光縣並屬滄
州 鄭樵曰按圖志瀛州有成平故城又有徒駭
河永靜軍有東光縣東連滄州有胡蘇亭蓋因河

禹貢
卷二

九

命名而滄州復有鬲津鉤盤太史河之名鬲縣故
城在德州與滄比境鄭氏云九河齊桓公塞之而
北潰至王莽時亦絕故世謂王莽河今在永靜軍
然每疑禹所道無二河按禹貢文東過洛汭至于
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道
河入于海又按武帝元封三年春河水徙徙頓丘
東南流入渤海是為朝城之漯河降木東北過濮陽縣別出為魏
子河漢武帝時河決瓠子水注鉅野通于淮泗發
卒塞之又東北過東武陽今大名朝城也而為漯
河又東北過大名館陶縣別出為屯氏河又東北
過清河靈縣別出為鳴犢河今皆絕矣舊說禹道

河至頓丘分爲二渠一日漯川出武陽至千乘入渤海一日北流出貝丘至大陸北流爲九河同爲逆河入然則今河之入海者入渤海爾禹貢所謂入于海者由碣石之海碣石今在平州北濱者乃禹所道之河其後河奔漯川入于渤海故潰遂絕九河不復通蓋故潰在北漯川在東河決而東勢則然也恐非齊桓公所塞自河決漯川之後北濱遂微九河皆絕但王莽河上承北濱下入逆河爲一河微通奈北勢高故後亦絕但由漯川爾〔蔡傳漢以來講求九河皆似是而非至顯然謬誤者〕

八
卷二
土

則班固以滹沱爲徒駭樂史馬頰乃以漢駕馬河當之鄭氏又以爲齊桓公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爲也惟程氏以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爲九河之證謂今滹州北與平州接壤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今平州正南有山名碣石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則是古河自今以爲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

明矣 宋太祖下詔曰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壅塞故道九河之制遂墜歷代之患弗弭其後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畧曰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

〔箋〕此兗州最大之水亦禹最施功處故首及之大畧禹治水先從河起下則疏九河上則治壺口梁岐皆是最要着數 九河禹所播爲九者道卽禹新開之道蓋河只一派自大伾北折而入兗乘高而來更挾渭洛汾潯而益大兗獨受全河之水而又地平曠無高山崇岡以爲之限尤易潰齧禹故不惜數百里之地播爲新河者八并河身而九以殺其入海之勢今既順其道所謂禹之治水水之道耳長江萬里吞納百川以兩岸有山爲限故不開潰決惟河自大伾而下行于平地勢既悍猛而平地土疏非隄防所能捍禦到此不得不分禹因

八
卷二
土

其勢之自分而相機疏導使有入海之路此所以
爲行所無事而稱大智也 潘季馴曰九河非禹
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
避故疏之而禹仍令之同爲逆河入于海其意可
想也蓋天地開闢之初卽有百川四瀆原自朝宗
于海高卑上下脉絡貫通不假人力歲久湮淤至
堯時泛濫之極禹不過審其高卑上下之勢去其
壅塞湮淤以復天地之故道耳固未嘗掘一河
也 鄭氏曉曰此處河流下趨海潮上壅勢必激

入禹貢

土三

盡須分爲九河在滄州之北平州之南

山東通志云九河在

濟南者五 大明一統志曰禹貢九河今新舊志

所載有鬲津枯河自齊河縣經禹城平原德州德

平樂陵東北至海豐入海又有鉤盤枯河自德州

經德平東北至陽信縣又有覆餗枯河自慶雲經

海豐縣南入海又濟陽縣東北商河縣有馬頰枯

河

或云徒駭在滄州廢清池縣太史在南皮縣治北馬頰在東光縣界胡蘇在慶雲西南簡潔在南皮城外鉤盤在獻縣東南鬲津在慶雲又在樂陵西二十里考書多不令又鬲津馬頰河一云並
在德州南及開苑縣志馬頰河在縣北三
里自直隸清豐縣過觀城迤邐而東云 直隸

名勝志曰寰宇記云大河故瀆在大名縣東南三
里俗名王莽河水經注云故瀆經元城西北至沙
丘昔禹鑿爲九河自此始也大河故瀆北出爲屯
氏河漢書溝洫志曰自塞宣房河復北決于館陶
分爲屯氏廣深與大河等俗名毛河按卽衛河也
發源河北輝縣百泉山自淇門入濬縣界受淇湯
諸水又經內黃爲漳水所合東北至縣境又東北
注三角潭達臨清下流與滹沱河合至直沽入于
海 韓邦奇曰九河故道今永平府撫寧縣西有

入禹貢

土三

碣石山去海三十里遠望穹窿如塚中有石特起
如柱在海東南之灣與諸家所載碣石之狀甚合
則九河在滄平間無疑九河止將一河分九派以
殺黃河之勢今河身旣徙而南則九河平地又何
形跡之可求乎河之故道自華縣歷懷衛彰順滌
真數郡今止長垣開州清豐畧見其迹然亦非禹
時故道也 王氏樵曰按九河在今滄瀛景德之
間或者求于此而不得則以爲淪入于海殊不知
河昔北流故分爲九河自周定王五年河道旣改

則九河漸湮乃必然之理豈得經流既息而枝流
仍在乎縱非海水淪沒其故迹亦豈可得而復求
乎大率河底常高今于開封境測其中流冬春深
僅丈餘夏秋亦不過二丈餘水行地上初無長江
之淵深故自古瀕河之地每有異常之水河必驟
盈盈則決每決必瀾漫橫流深者成渠以漸成河
淺者淤澱以漸成岸數年之後下流淤塞則中流
河底又以漸而高而河又不容于不徙矣既徙之
後則其丈餘深之故槽風填沙塞復為平陸無足

八
二

五

怪者此九河之故迹所以不可復尋也今慶雲縣
尚有古黃河廣可三里許兩岸隄皆高丈餘居人
歷歷能道之慶雲距滄州百四十里距天津三百
餘里九河非海漚其理明甚 楊慎曰恒山之陽
有巨川曰滹沱班固攸禹貢九河所謂徒駭者也
至宋蔡沈疑之蓋惑於夾石碣石入於河之說遂
以九河淪於海滹沱中高不與大河相涉然所謂
九河者亦猶九川云爾蓋謂大河播為九乎

雷夏既澤

傳雷夏澤名 疏洪水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今

高地水盡此復為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城

陽縣西北 按括地志在濮州雷澤縣西北杜佑曰

在縣東南有雷夏澤河圖曰大 山海經曰雷澤

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 在曹州東北

見山東 馬端臨曰舜漁于雷澤即此地木夏澤

以其有雷神故名古邨伯國 水經魯于河出東郡

左運雷澤北陳師道云 鄭氏大司徒註水鍾曰

澤釋名曰下而有水曰澤言潤澤也 風俗通云

八
二

五

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

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荒蒲舟楫守之

〔箋〕濟水經雷夏陵南此濟水所鍾濟治而雷夏始

成其為澤非復前此之橫溢也 直隸名勝志曰

瓠河左運雷澤北河以形似而名發源魏郡白馬

此其下流也在濮州東南七十里據鄆道元以即

河水所反入者志云黃河自州治東南三十里合

瓠子河東北流入于會通河 王綱振曰雷夏大

野荷澤孟豬榮皆涉水也或為所絕或為所經或

為所溢然實分二派一派出河入海而會于汶此
兗州雷夏豫州荷澤孟豬之濟也一派從淮入海
而合于泗此徐州大野之濟也

濰沮會同

傳濰沮二水 爾雅云水自河出為濰濟為濰前
楚水經曰汴水出陰溝于浚儀縣北又東至梁

郡蒙縣為濰水陰溝即濰水出梁郡鄆縣地理志

受陳留浚儀漢書又東過睢陽縣南 許慎曰汴
水經言出鄆非矣

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濰水東入于泗水經

入禹貢

汴水出陰溝東至蒙為沮音雅則濰水即汴水

也濰之下流入于睢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其

沮水賦 水經注曰陳留風俗傳云浚水又東汴

水出焉汴水又東逕雍丘縣故城北西征記云雍

丘縣界汴水又東有故渠出焉南通睢水汴水又

逕外黃縣南汴水又東龍門故瀆出焉瀆舊通睢

水汴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

又東逕梁國睢陽縣故城北又曰睢水出陳留縣

西浪蕩渠東北流又東逕雍丘縣故城北又東分

為兩瀆謂之雙溝東合洛架水口水上受汴水謂

之洛架水東南流入于睢水又東逕寧陵縣又東

逕睢陽縣故城南又東逕靈壁又東逕睢陵縣故

城北又東南流逕下相縣故城南下相是睢水別

名也東南流入于泗謂之睢口 王氏炎曰汴出

濮陽濰出曹州二水勢均故曰會同 周氏曰汴

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而以爲喻時見口會

文 周禮 陳氏經曰兗畧不及山知多平地河患爲

甚也

入禹貢

雙河濟為兗州二大水濰沮其支流也二水并汴

而兗境無復水患矣孔傳謂濰沮會同于雷澤大

誤 鄭氏曉曰沱潛濰沮乃江漢河濟支兗多濰

豫多沮梁多沱荆多潛 韓邦奇曰今考汴水乃

河之別流在豫州者浚儀陰溝在河南祥符縣蒙

在陰溝之東汴流至此名為濰即曹縣之黃水東

歷徐州境入泗水出兗州府泗水縣陪尾山歷濟

寧徐州至邳州宿遷縣入淮古時汴泗皆在河之

東南故濰入泗今河徙而南濰在河西泗在河東

濰為河截斷今入河矣睢水一在開封府陳留縣
 經睢州寧陵縣一在夏邑縣經永城縣至南直隸
 宿州皆流入泗今一入河一入淮二水皆豫徐之
 水去兗尚遠經所謂濰沮會同濰乃河之別流出
 于兗州者正如沱潛二水或出荆或出梁也河既
 徙而南則濰為平地矣山東濟南府固有濟之別
 流小清河是也則別是一濰沮也汲音汴非汴水
 今章丘縣有濰水入小清河亦河之別流與濰異
 稱者或稱濰或稱濰一水也此其兗之濰沮會同
 六貢
 六貢
 兗州府志云濰河在直隸名勝志曰水經云
 曹州南二十五里
 睢水東逕睢陽縣南汴水從北來注之寰宇記云
 睢水在縣南汴水在縣北梁孝王廣睢陽城七十
 里開汴河後汴水始經城南積而為逢洪澤
 水經注作
 逢洪
 波
 桑土既蠶足降丘宅上
 傳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
 疏
 降丘宅土與既蠶連文鄭玄云此州寡山而夾於
 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

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詩譜邶鄘衛
 紂畿內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衛
 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孔穎達曰今濮水之上地
 有桑間者杜預注帝丘云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
 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矣
 郡縣志濮水在曹州南
 桑間濮上實唯桑土見
 通志
 禮記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鄭氏註及早
 涼採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溼爾
 雅蠶音桑繭郭璞註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
 子云
 蠶食而
 淮南王蠶經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
 不飲
 六貢
 六貢
 皇圖要紀云伏羲化蠶為絲羅路史
 云黃帝命西陵氏勸蠶稼親蠶始此
 鄭玄曰
 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
 日寒蠶三十日
 荀卿賦云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有父母
 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喜溼而
 惡雨蠶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
 是之謂蠶理
 秦觀蠶書曰考之禹貢揚梁幽雍
 不貢繭物兗僅織文徐僅玄織綺荆僅玄繡璣組
 豫僅織績青僅壓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
 於兗然則九州蠶事兗為最予游濟河之間見一

婦不蠶比屋置之故知堯人可爲蠶師也 史記

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 王盤農書曰

桑種甚多世所名者荆與魯也荆桑多樞魯桑少

樞葉薄而尖其邊有瓣者荆桑也凡枝幹條葉堅

勁者皆荆之類也桑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比枝

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荆之類根固而心實

能久遠宜爲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

宜爲地桑然荆之條桑不如魯桑之盛茂當以魯

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桑宜飼大蠶

大蠶二

荆桑宜飼小蠶 王氏炎曰今德博河間產繭最

多漢志稱齊人織作冰執綉綺號爲冠帶衣履天

下其地宜桑可知識之者農桑衣食之本故也

應劭曰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

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

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

形也 爾雅云非人爲之曰丘 地自天下有名丘

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廣雅曰小陵曰丘方言

曰冢大者謂之丘

〔箋〕聖王之利天下其大農桑二者而已史序成禮

於冀曰旣作於堯曰旣蠶當堯之時水土初平率

天下耕而食織而衣卽冀堯之疆自饒辨之亦寧

事東吳之杭稻蘇杭之杼軸哉晚近燕趙齊魯之

區率事媮惰不復問農桑爲何業而西北之水田

空煩規畫東南之織造勦費調停蓋緣民間不講

厚生長策而所在地有餘利人有餘閒也余每讀

大東之詩爲之太息 孟子論王政曰樹墻下以

桑孟鄰人也其於蠶桑固所素習宜每向人津津

大蠶二

道之 桑土二句順文說下二土字畧相關蓋桑

土旣蠶則土可安居矣是降丘宅土所謂得平土

而居之不必云就桑蠶也 問考山海經云帝女

之桑大五十尺其枝四衛及拾遺記員嶠山有木

名猗桑煎樞以爲蜜有米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

鱗以霜雪覆之作蠶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爲文錦

入水不需投火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堯以爲黼

黻斯並近于誕矣 濮州志曰堯之桑濮爲上入

其境蔭蔽阡陌當蠶而治綵帛者比鄰至不相往

還帛成可以衣舉至其餘則質之衛稱抱布買絲
蓋自昔而已然歟 王綱振曰九州惟兗雍言宅
蓋雍最高兗最下故舉以包餘州兗州水治後歷
數其土可桑可蠶可宅可作餽言民生衣食居止
之利此後有單言作單言宅者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傳色黑而墳起

馬云有膏肥也

繇茂條長也

疏九州惟

此州與徐揚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
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為土下濕故也 陳氏大猷

大猷貢

三

曰兗徐揚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為下濕於
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為沃衍於草木尤宜故以三
州言草木

箋充無高山而平地河患為甚今日可蠶可桑而

草木亦因之茂蔚水消而土出害除而利興大河
之濱庶幾稱樂土矣而土色獨黑豈以久受水之

故耶 田汝成曰墳土之大而高者九州惟兗

徐三州稱墳 關鎮志曰西北之風雄以烈其土

燥以墳其產朴以悍東南之風雌以順其土沃以

濕其產靡以從故君子首西北而尾東南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華馬鄭本作年

傳田第六貞正也

疏周易彖象皆以貞為正諸

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為第九

金氏謂貞字乃象書下下字之誤

蘇傳貞正也賦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此州田

中下賦亦中下兗州河患最甚故功後成至平作

十有三載

蔡傳兗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

為正也 陳氏雅言曰洪水之害兗州尤甚故田

雖在第六而其賦比於八州為最下賦雖在第九

大猷貢

三

而尤必至十有三載然後同於他州也蓋地利之

美有未闢故田稍高而賦為至下人工之脩有未

齊故賦既薄而其入尤後 朱子曰洪水之患意

者只是如今河決之類故禹之用功處多在河所

以於兗州下記作十有三載乃同此言專為治河

兗州是河患甚處正今之澶衛州也又曰兗州水

患最深作治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按禹治

水八年此言十三載者通始治水八年言之則此

州水平其後他州五年歟 王氏炎曰水患未盡

去則賦難定其等故十三載殫較所收而定其賦之下下州界既狹又有浸灌之患賦所以最少

朱氏曰貞者隨所卜而後定之名也充地最早水患雖平盈虛未卜故必作十有三載歷歷試之按史記太歲在子早明歲美至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早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益歷十二辰而豐儉可定始可得其大同之法也

箋充接冀境經賦不宜天淵然充境最狹且迫河患而土曠產薄宜其懸矣歲星十二年一周為一

八篇貢

紀天道既變地力漸復故以十有三載為期鄭

氏曉曰以人事言生聚以十年而復以天時言氣

化以一紀而周矣今猶緩之至十又三年而後取

胡氏贊曰兗州界既狹而又有浸灌之患受病

最深生理以漸而復故必遲以十有三載之久厄

贏之人倍加調攝僅得同于常人起居耳王氏

樵曰史臣敘充之成功其文異于他州者有二記

桑土一也記賦貞十三載乃同二也皆以河患故

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篚漢書作集

傳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篚篚而貢焉小爾雅云治絲曰織疏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鄭

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於女工故以貢篚別之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周禮太宰以九貢

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鄭玄注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

六篇貢

古今注曰漆樹以斧斫其皮開竹管承之汁滴

管中即成漆韓子曰舜作食器黑漆其上禹作

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中顏師古曰抽引精繭

出緒者曰絲釋文絲蠶所吐也一蠶為忽十忽為

絲蠶眠成繭二繅成絲鄭氏詩箋云季春始蠶

孟夏賣絲朱子曰貢者諸侯貢天子故畿外八

州皆有貢織文綾羅之屬九州要記云雒渙之

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所謂厥篚織文也

水經云雒渙二水出浪宕山通異記云雒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彼人多文章故一名績水

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綫府索縷手經指紐其

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後以便其用蓋織之

始也伯余皇帝臣世本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

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

有受其寒者顏師古曰錦織綵爲文也繡刺綵

爲文也林氏曰八州之貢充雍最寡荆揚最多

箋按充厥木惟條故貢漆桑土既蠶故貢絲而織

文又絲所成者篋而入貢以示敬凡幣帛之屬皆

盛以篋而球琳不與焉或謂精者入篋非也禹制

八

三

貢皆服食器用斯稱惟正之供者乎記解舜作

漆器諫者十餘人則漆非聖世所尚矣而充謀並

貢漆何爲蓋世漸遠於茅茨而麗美增華宗廟宮

室有宜于增飾者即聖人不廢也但不欲過爲繁

縟如丹楹刻桷春秋且刺讎矣織文織貝並入篋

貢以備服物采章之用山龍華蟲帝以彰采世運

易嘗不日趨于文哉

浮于濟漂達于河

傳順流曰浮濟漂雨水名圖水入水曰達
就地

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

海此云浮于濟漂達于河從漯入濟自濟入河正義

云濟漂二水上承黃河並滿青之北流入海水經曰浮水故瀆東北

入東武陽東入河漯水出焉漯水東北逕清河縣

故城北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又東北逕博平縣

右與黃溝同注川澤黃溝又東北逕左與漯水隱

覆勢鎮河陸東出於高唐縣大河右逕東注漯水

矣漯水又逕高唐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濰陰縣又

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千乘縣系鎮地理志曰漯水

八

三

出高唐今漯河在高唐州西二里即黃河支流見東昌府志羅泌曰漯自濟入至東入陽入河今莘

北伏案曰千乘城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會

水即漯水之別名風俗記曰漯水東北至千乘入

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書浮于濟

漂亦是水也唐高宗問許敬宗書稱浮于濟漂

今濟與漂絕不相屬何故而然敬宗曰禹導泲水

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漂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泲

流通河而南出爲泲古者水官能辨味與色潛而

出合而分皆能識之

〔箋〕濟入河而南出漯則河之支流也二水皆與河

通究之貢賦浮濟浮漯各從其便達河即達帝都

矣孟子曰滄濟漯而注諸海蓋此水歟鄭氏曉

曰濟自河南榮澤縣伏于地中歷鄭州中牟祥符

陳留杞縣歸德北抵山東至定陶方出去河數百

里方能達河王氏樵曰漯為河之支流史記禹

釐二渠引河其一漯也西漢末河併行漯川其後

河徙而漯亦不復存矣或曰漯即濟

無涯因名曰漯北與汶合

木

大明一統志章丘縣東

白山西北流入小清河小清河一名之

南源山東名勝志曰濟河從長清縣東北界分

流入漯水穆天子傳天子東征釣于漯水此也圖

經漯河發源頓丘出東武陽縣經博平至州境

考兗州今為郡而河濟為運道所經時苦旁決乃

蠶桑之利不及吳會遠甚而緘文不列貢篚亦久

矣唯是民貧賦薄如故撫今追昔為低回不置云

禹貢滙疏卷二

禹貢滙疏卷三

吳興茅瑞徵纂并箋

男

亂武

海岱惟青州

〔傳〕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岱奉山也疏海非可越而言

據者東萊東境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

海畔而已漢末有公孫度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

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

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即遼東也風俗通

曰泰山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

大

交代故為五岳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白虎通曰萬物始代

於東五經通義云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

告成必於岱宗也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應劭曰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

天下其惟泰山乎司馬遷曰齊自泰山屬之琅

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

晉地理志青州蓋取上居少陽其色為青故名

金氏曰青州于中國為正東故名從東方之色

岱起東方為中國水口表鎮連延而生諸山北即

原山濰水出其西淄水出其東東即蒙艾為沂水諸源又東濰山濰水所出西南即泗水所出

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戲

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沐其利謂魚其民二男

一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詩譜齊古少皞

之世爽鳩氏之墟周封呂望於齊都營丘孫瑛曰今營丘

淄水過其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漢書地理志云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成王時齊

受上公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

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齊乘曰武王克商封

太公于齊未得薄姑之地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

亂滅之益封太公遂有全齊漢志曰齊所以為齊

以天齊也蓋臨淄有天齊淵以此建國命名耳蘇

秦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

四塞之國也元和郡縣志曰舜時以青州越海

遼遠分為營州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今昌樂縣後

為秦所滅置齊瑯琊二郡漢為臨淄郡杜佑曰

青州之界從岱山東歷密州東北歷海曲萊州越

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也周以徐州

合青州其土益大在天官虛危則齊之分野秦置

郡為齊郡瑯琊之東境遼東項羽以其地為國曰

膠東齊濟北漢武置十三州為青州後漢晉魏因

之漢地理志齊有淄川東萊瑯琊高密膠東南

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

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臨淄海岱之

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後漢郡國志青州

刺史部郡國六濟南平原樂安北海東萊齊國

馬端臨曰漢時為郡國十二郡則北海濟南齊瑯

琊東萊遼東樂浪玄菟國則高密膠東淄川城陽

唐地理志河南道古青州域青淄密登萊齊為

玄枵分河南採訪使領之杜佑曰古青州唐為

河南道北海青濟南齊淄川淄東萊萊高密密東

牟登諸郡河北道則安東府宋為京東東路濟

南府青淄濰萊登密六州馬端臨曰宋分青州

為青冀二州青領郡九理臨淄冀領郡九理歷城

今濟南郡縣

班固配十二次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

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費直起女六度 陳

卓京房張衡並云虛危齊青州 春秋元命苞曰

虛危之精流為青州分為齊國立為萊山

武夷熊氏曰遼東朝鮮等處皆青州境其地曠隔

故分為營州青州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世號為

東西秦秦得百二齊亦得十二蓋可見矣大抵齊

地最富強近利

箋青州枕海據岱自饒鑄山煮海之利而形勝亦

最號扼險 國初遼東一鎮原附山東省遼士入

禹貢

試並附藉焉尋以不便改隸 京師然登州海道

固相屬也 考一統志古青州為今山東省濟南

青州漢北海郡登州古萊州萊州春秋萊子國齊遼四府

其遼東都司為冀青二州城分今青東北為營州

遼東郡 鄭氏曉曰今山東青登萊三府濟南

所屬歷城章丘鄒平濰川長山新城濟東濟陽及

遼東之遼水以東遼陽一路是 青州府志曰今

青州屬縣諸城東南近海太公四廢所謂東至於

海是也樂安壽光北岸海則漢書所謂北海也古

稱曰小海本謂之渤海亦謂之渤海海別枝名也

齊乘云太行恒嶽北微之山循塞東入朝鮮海限

塞山有此一曲北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

是謂渤海之口濶五百里西入直沽幾千里焉今

沙門島對岸之鐵山正當渤海之口以是知沙門

大海以西皆為青州北海云 大明一統志曰登

州四面皆海惟西南一隅地接萊州府城北去海

五里春夏時遙見水面有城郭市肆人馬往來若

交易狀土人謂之海市 陸錢曰山東三面瀕海

禹貢

登萊二府島嶼環抱其在青濟則樂安日照濱州

利津霑化海豐諸境皆抵海為界稱渤海云說文

曰東海之別有渤海故稱渤海列子曰渤海之東

有大壑名曰歸墟歸墟者即所謂尾閭也夫東方

之極自碣石通朝鮮諸國直抵扶桑一望無際外

控夷落內衛中夏則山東形勢實稱險絕

嶠夷既畧

傳嶠夷地名用功少曰畧 疏嶠夷即堯典宅嵎

夷畧是簡易之義 羅泌曰嶠夷在遼西今文書

齊乘曰寧海州為禹貢嶠夷 左傳云天子經界

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

杜氏註畧界也魏了翁云畧字從
日從各謂王畧封畧有界限分明

按嶠夷今登州所轄蔡傳經畧為之封畛只是

水去而其地已畧可整頓封植以正疆界開畛以

界田畝 楊慎曰左傳經畧注聚土為封曰畧經

謂巡行畧謂邊界書云嶠夷既畧謂立邊防以界

嶠夷正天子經畧之事也孟子曰此其大畧也畧

字本輪言謂得其邊而未盡其中 王氏樵曰也

禹貢

六

州皆先水而後土此以嶠夷為青州邊界之地無

預于淄濰故先言之

濰淄其道

傳濰淄二水復其故道

疏地理志云濰水出琅

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濰水出泰山萊蕪縣

原山東北至千乘傳昌縣入海

水經注曰濰水出萊蕪縣西南山下

世謂之原泉

括地志云密州莒縣山濰水所出淄州

淄川縣東北原山濰水所出俗傳禹理水功畢土

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故謂之濰水也

今濰水流經臨濰蓋

都齊光界入濰水見山東通志又青州府志云濰

水東北逕諸城高密又西北至安丘合汶水北至

昌邑入于海漢志濰作 齊乘曰水經云濰水出

琅邪箕縣濰山許慎云箕屋山淮南子云覆舟山

實一山也在莒州莒縣北百里古人堰濰水以溉

田濰水按地志水黑為濰出今益都縣東南二十

五里岳陽山東麓地名泉河古萊蕪地岳陽即原

山也東北流逕萊蕪谷又北漸臨濰東城又東北

逕樂安縣又北入巨淀

今清

水泊 又北出注馬車瀆入

禹貢

七

海濰多伏流俗謂上下有十八瀕 林氏曰河濟

下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

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

則其功畢矣

箋青州先土後水與他州異以青受水患最淺地

平不盡山水治也 山東名勝志曰古臨濰城即

齊城也濰水在城南池水在城北易牙別二水之

味即此 鄭氏曉曰青之西南雖距岱而無羣山

之險故嶠夷畧而瑯琊左右皆樂土東北雖至海

而非橫流之衝故濰淄道而濟汶上下皆安流青

視他州為最易而成功為甚速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漢書作焉

傳濱涯也言復其斥鹵鄭云斥謂地鹹鹵疏說文云鹵

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迴澗地皆

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方言云青

鹵之間凡土高且大者謂之墳顏師古曰鹽生

於鹹水者也古者風沙氏初煮海為鹽其後又出

河東大鹵勝火非焉今則處處有之王達曰

水味鹹水性然也而海水獨苦鹹蓋亢極而反之

義也水極則反火乃為鹹苦然遇土而煎熬為鹽

則純鹹矣是藉土以制其太過遂復本性云蓋海

林氏曰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

海濱之土彌均是言斥鹵

萊州境邊海者三而青土獨別舉海濱以鹽利早

開故特標土產為貢鹽志其始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舊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稀海物惟錯岱畎絲枲怪石萊夷作牧

厥篚饌絲史記作禽絲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

苦鹽不煉治者散鹽煮水為之賓客共其形鹽形象似虎散鹽王

之膳羞共飴鹽今天齊語桓公通齊國之魚鹽

於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諸侯稱廣焉管子曰

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又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

有渠展地名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

呂祖謙曰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自管仲

始興鹽筴以奪民利漢興除山澤之禁至孔僅桑

弘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權昭帝召賢良文學論

民疾苦請罷鹽鐵弘羊反覆論難不能廢元帝雖

暫罷以用不足復建自此之後禁權與古今相為

終始史記貨殖傳云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

嶺南沙北往往出鹽宋史食貨志鹽類有二引

池而成者曰煎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密海鹽井鹽

鹹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解州解縣安

邑兩池聖地為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

鹽成藉民力為畦夫歲二月一日聖畦四月始種

八月乃止安邑池歲種鹽千席 方勺曰水性以
潤下爲鹹其勢不曲折則終不可成鹽安邑鹽池
以濁河曲折故因終南山南風以成若明越溫杭
秀泰滄等州爲海水隈與曲折故可成鹽其數亦
不等唯隩與多處則鹽多 沈括曰鹽品至多今
公私通行者四種一者末鹽海鹽也河北京東淮
南兩浙江南東西荆湖南北福建廣南東西十一
路食之其次顆鹽解州鹽澤及晉絳路澤所出京
畿南京西陝西河東復劍等處食之又次井鹽
入禹貢
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路食之又次崖鹽生於土
崖之間階成鳳等州食之唯陝西路鹽有定課大
約歲入二千餘萬緡唯末鹽供河北邊羅其他皆
給本處經費而已緣邊羅買仰給於度支者河北
則海末鹽河東陝西則顆鹽 段成式曰昆吾陸
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則如積雪味甘
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則全盡 鄭公虔云琴
湖池桃花鹽色如桃花隨月盈縮在張掖西北按
鹽有赤鹽紫鹽黑鹽青鹽黃鹽亦有如虎如印如

礪如石如水精狀者 宋史食貨志唐第五琦爲
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歲纔
四十萬緡至大曆增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
利居半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
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二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
寧一監三十餘席爲鈔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
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
傳締細葛錯雜非一種 鄭玄曰海魚
之類小爾雅曰葛之精者曰締蘇傳魚鮓
掌葛掌以時徵締絺之材于山農
傳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王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
皆貢之 疏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
兩山之間流水之道畎去水故言谷泉麻也 有子
無子 周禮大宰九職七曰嬖婦化治絲枲 賈
公彥典京疏云案喪服傳牡麻者枲麻也則枲是
雄麻對苴是麻之有黃實者 鹽鐵論曰古者庶
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
及其後則絲枲枲表 說文錦青金也錫之類能

殺蟲毒錫銀色而錦質也古稱鉛為黑錫 內物

志曰石者金之根甲石流精以生水水生木木令

火又曰土山多雲鐵山多石 物理論云土精為

石石者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

也又地以石為骨

傳萊夷地名可以放牧 蘇傳春秋夷谷之會萊

人以兵劫魯侯以是知古者東萊之有夷海水患

除始芻牧也爾雅歷桑山桑惟東萊出此緣以織

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蠶萊夷作牧而後有

故書篚在牧之後 章俊卿曰上古牧養之盛在

於海岱之間故禹貢獨稱萊夷作牧今登萊之間

是也 按地理志黃 傳歷桑蠶絲中琴瑟弦 疏

歷山桑郭璞曰柘屬歷絲是蠶食歷桑所得絲韌

中琴瑟弦也 今萊有歷絲繭生山桑不浴不飼土

似桑村中作弓及車轆詩疏歷村中為弓冬 朱

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為上歷桑次之

子曰萊夷及揚之鳥夷問於貢篚之間意時貢土

物以見來王之意歟 孫氏曰歷絲出於萊夷玄

繒出於淮夷織貝出於島夷以青楊徐敘厥篚於

三夷之下 今按青楊徐房厥篚並與厥貢對指通

內非萊夷 蔡氏元度曰貢物不以精麗為敘而

以此貢也 以多寡為敘青州鹽居多故敘於先他做此 林

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

出者以此地所出為良也

箋今考青州鹽利不及兩淮海錯不及閩粵絲泉

不及三吳怪石不及徐碭蓋自三代而下利孔日

開所在出奇無窮貢額絕異將山川物產亦多遜

變也 鹽貢始見於青遂開煮海富齊之端鹽斤

地所出古者鹽人掌其政令而已自太公始通魚

鹽而管仲遂用鹽策霸齊然亦止青齊一隅耳乃

漢世桑弘羊孔僅之徒推其法天下而權利日盛

至唐第五琦始權鹽以佐軍用劉晏益增其課於

江淮而沿至今日兩淮鹽引踰七十萬浙次之河

東又次之東省及出其下遠甚閩廣滇蜀無地不

權鹽鹽亦不必盡出於海歲額幾同正賦自開中

改為納價而常股存積之法並壞餘鹽行而正鹽

壅私鹽熾而官鹽滯邊商內商守支坐困而鹽政

亦日敵矣 余嘗過岱所稱秦松封五大夫者今
非復故種而泰安州東嶽祠漢柏頗離奇偉特當
是千百年物石亦森列左右多異質豈所稱惟石
者與 王者不尚琛惟而惟石入貢豈聊供耳目
清玩乎良歎花石固炫奇之濫觴耳 按絲之貢
專言兗州而青州則貢於岱畎又歷絲入篚皆今
山東境內也史稱齊俗侈織作冰紈綺綉純麗之
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而魯地頗有桑麻之業蓋
是時絲利適於齊魯間今獨湖絲最著而山東以
蠶繅特聞本出山蠶尚存歷絲之遺意云 馬理
曰伏羲氏教佃漁豢養和以池鹽民始獲肉食焉
神農氏教民稼穡和以海鹽民始獲穀食焉 陝西舊志
丘氏游曰宋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
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此後世召商中鹽之始我
朝於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
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不許過界每引以
三百觔爲袋帶耗五觔凡遇開中鹽糧量所在米
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例出榜召商中納

聖祖以來鹽司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各商執引
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近因邊儲急用增直
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卽與支給謂之存積鹽
存積既興常股遂虧 鄭氏曉曰國初召商中鹽
量納糧料實邊不煩轉運而食自足謂之飛輓後
因積納數多價值亦賤與利之臣遂改議上納折
色行之既久習以爲常彼時改折糧料有餘而價
亦賤計似所入爲有贏利未爲不可近來糧料不
足價亦騰貴徒煩轉糴邊用索矣 王氏樵曰漢
時齊有三服官又稱織作冰紈綺綉米謂布帛之
細其色鮮潔如冰紈素也禹時貢絺其亦此類也
夫海物有關服食器用者其種非一故以惟錯總
之今人所謂海錯非怪奇耳目之玩則魚蛤疏甲
之微非古人之意也然海錯今盛于嶺粵而海岱
則微鹽利今盛于淮淞而海岱亦不逮矣 秦繼
宗曰海物惟錯錯字當與上上錯錯字意同此句
與上一句相關蓋鹽絺常貢也海物不可常得則
錯難于鹽絺之間而問一貢之耳 胡氏瑋曰奉

山之谷有此五種美于他方故以制貢北土無松
秦封五大夫徂徠之松亦與岱相望則岱畎之產
可知惟石如文登之文石徐州之礪石物產自奇
然亦取爲器用非如宋之花石綱也

浮于汶達于濟

疏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
秦傳瀦水出原山之陰東北入海汶水出原山之陽西南入濟 水經曰汶水出

原山西南過麻縣南又東南過奉高縣北又西南
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酈道元注

入濟

汶水自桃鄉四分謂之四汶口又西南合爲一

曹氏曰汶水許氏以爲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南

登形謂汶出縣其流合于濟 東至安丘入濰桑欽

以爲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班孟堅兩存

其說閔子騫曰吾必在汶上矣說者主桑欽義以

爲汶在齊南魯北在汶上者欲北如齊也 曾氏

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

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

董氏 萊蕪者今須城之汶是出朱虛
者今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是 齊乘曰入濟之

汶見禹貢論語之汶上書傳謂之北汶卽今大清

河入濰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

清河爲大 述征記泰山郡水皆名汶有北汶麻汶

又曰大清河 古濟 水經註濟枯渠注巨野澤澤北

則清水巨野今梁山泊也北出爲清河 濟水出陶丘北南流

被孟豬北濟注巨野至王莽時枯竭所謂濟枯渠

在巨野者也其自巨野北出至四清津與河合流

之清河古自壽張縣安民亭 亭北對安民山今日安山 合汶水

汶出泰安萊蕪縣原山之陽水經謂之北汶西南

入濟

逕徂徠山陰又西逕泰山之陽漢武明堂遺跡臨

水謂之石汶又西逕汶上縣北又西逕東平城南

其西卽安山開闢下河口有古安民亭遺趾清濟

與汶合處今開清水南導任城則清濟不入汶汶

自行古清河矣汶水又北逕漁水東卽瓠子歌之

吾山有安山東有漢隄遺跡自西而東屬之麓山

西曹子建冢山東漢黃河故渠又北逕陽穀縣西

流水合狼水入焉又東北逕東阿縣道元云縣東

北有清亭春秋隱四年遇于清以河得名也又東
北逕平陰縣又北逕巫山齊侯登以望晉師者清

水過此古爲涓湖又東北逕齊河縣南沙溝水出
 山荏平縣南來入焉今肥城縣東南有沙溝鎮又北逕上灤橋
 北灤水分響河入焉古名聽水又東北逕華不注山陰
 又東逕下灤堰灤水舊入濟處堰南卽小清河又
 北逕臨邑縣又北逕齊東縣又東北逕蒲臺高苑
 又北逕利津縣城東又東北入于海 水經注曰
 汶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俗謂之胡盧堆淮南子
 曰汶出弗其高誘曰山名或斯阜也牟縣故城在
 東北古牟國俗謂是水爲牟汶也又西南逕奉高
 縣故城而西南流注于汶汶水又南右合北汶水
 出分水谿東南流逕太山東右天門下谿水東流
 逕龜陰又合環水東南流逕南明堂下漢武帝作
 明堂於汶水古引水爲壁雍處基潰存焉世謂此
 水爲石汶汶水又西南流逕徂徠山南逕博縣故
 城東又西南逕陽關故城西又南左會淄水又西
 南逕柴縣故城北世謂之柴汶矣淄水出徂徠山東北入濰說文言
 世謂之淄汶
 蘇傳諸州之未皆記入河水道以堯都在冀而河

行於冀也雖不言河濟固達河也 余闕曰北者
 河北破金堤踰豐沛曹鄆諸郡大受其害或者以
 爲當築堤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
 北流則漸可圖以導之使南以爲河北則會通之
 漕廢其係甚重余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
 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自彭城以下
 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以漕書所謂
 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
 箋間按 國朝轉漕山東一路全倚汶水濟運禹
 貢所謂浮汶達濟今日正做其法而顛用之 胡
 氏贊曰自河南徙而濟水中枯止汶水北流今過
 之南接淮泗北通漳衛以濟漕所謂會通河也張
 秋北有鹽河通會城是浮汶之故道 王氏樵曰
 青州有濰淄二水不通河惟汶入沛可以達河濰
 去汶遠惟淄與汶俱出原山而貢道由汶者入沛
 故也 大明一統志曰濟河在汶上縣北一名大
 清河禹貢濟水東北會于汶今濟伏流不見惟汶
 水出濟河以入海又云泰山之傍有仙臺嶺汶水

發源于此西南流與徂徠山陽小汶水合又西南
流注沭河入濟 徐州洪志曰汶河一出萊蕪縣
原山之陽一出萊蕪縣界寨子村一出泰山之陰
仙臺嶺俱名汶水至靜封鎮合流經泰安州寧陽
縣分爲二支一支自東平州戴村鎮西南流至汶
上縣會白馬河鵝河凡八十里由分水河口南流
經嘉祥鉅野凡一百里至濟寧州城南天井關東
與泗沂二水合流而南一支自寧陽縣堽城壩西
南流別名沭河經滋陽濟寧之境合泗沂二水凡
一百餘里至濟寧州城南天井關東合分水河口
流來汶水又南流經鄒縣魚臺沛縣凡四百十里
至徐州合沁水東南入于淮

禹貢
疏三

三

諸山泉清澤北經長清齊河至屢城會濰水經濟
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海
實濟河之故道也 汶水泰安州出由故道自寧陽
至東平州南西北流入東阿縣界又東北經長清
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等
州縣入海自元時於寧陽縣東築堽城壩遏汶水
入沭以通運河 國朝永樂間又於東平州東築
戴村壩遏汶水入會通河於是入海之道多塞
汶水既入運河者又從張秋分流復由故道會諸
州縣清泉水合所謂小清河卽濰水發源濟南
小清河東北注海 所突諸泉至城北大明湖出而合之由華不注山
下東流會巨合水又東經章丘會清河又會濰河
三水合流經鄒平長山新城又會孝婦河又東經
高苑入博興樂安界合於烏河又北至馬車漬入
海 俗名鹽河海場或云古濰水自華不注山東北
入爲大清河僞齊劉豫導之東行始爲小清河云
山東通志 續博物志云濟水東北濰水出焉濰
水出歷縣舊水謂若輪齊侯會于濰是也此卽小
清河 東阿縣志曰大清河者故濟潰也考水經
濟水至乘氏分而爲二其東北流者過壽張縣西
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汶水出泰山萊
蕪縣原山西南至安民亭入於齊二水合流又北

禹貢
疏三

三

過須昌縣西又東北過魚山東左會馬頰水馬頰者濟之支津也又北逕清亭東又北逕穀城縣西又北逕臨邑縣東臨邑者王莽謂之穀城亭又北逕平陰盧縣西又東北灤水出焉灤水者濟南鈞突泉也謂之小清河濟水伏流至是出與大清合皆謂之濟蓋大清爲濟正瀆挾汶入海故漢以前不謂之汶而謂之濟杜佑曰濟水自王莽末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實清澤汶水合流因舊名稱濟非濟水也至

入海三

漢以來汶所由道則自岡城西南流至汶上之北四汶口又西北流過東阿縣西又東北流五百里入於海至元二十年開濟河何渠過汶入洸至任城會源開而分會源開者今濟寧天井開也會源開之水分而北流者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由東阿之戴家廟西旺湖薛家橋入於大清河以通海運而其上流出東平界者但言其北流入海而不著所由當亦入清故瀆矣其後開會通河自安民山達於臨清而汶水始會於漳不出濟瀆

入海故元初海運謂之引汶入清濟者濟故道也

其後開會通河謂之引汶絕濟絕者濟爲漕河所遏不得東也而大清河自漢以來不謂之濟而謂

之汶矣及考今河流其源出東平北蘆山之陽謂

之蘆泉合東山諸泉水西南流逕東平城北而坎

河水從南來會之坎河者汶之下流也國初開

元故會通河於坎河之南築戴村壩以遏汶水北

流之道使南入於運然每秋水泛溢決戴村壩而

西至東平城南又折而西北入於大清河歷邑境

入海三

之西南流至魚山南麗家口小鹽河水從西來注

之小鹽河者運河所出汶支流也汶水由戴村壩

南流逕汶上之北至南旺而分其分而北者山沙

灣五空橋洩之而東與黑龍潭水合流至麗家口

而入大清河也大清河又北逕魚山西又北逕舊

城西龍溪水從南來注之又東北逕艾山滑口而

入平陰境又東北由長清齊河過濟南之北至利

津入海也春夏旱暵坎河水西來者少則蘆泉諸

水獨行大清之渠以會沙灣諸流故今所謂大清

河者第得故之首尾而實以東平諸泉由濟故漬入海益亦不得專謂之汶矣海上諸鬻鹽者至濰口放開由大清河而上泊於魚山又南則由河渠至於東平西則由小鹽河至於張秋故大清河謂之鹽河

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積之險至理宗時於堽城作斗門以遏汶流益泗漕以餉邊界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

八
渠
三

言

泗河至新開河由大清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輝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夫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濫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 國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永樂徙都于北亦嘗行之後尚書宋禮

等復海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湮廢

山東通志

于慎行漕渠圖說曰汶水由東

平北流合北濟故漬以入于海泗水由曲阜南流合南濟故漬以入于淮此水經故道也自元憲宗

七年濟倅畢輔國始于汶水之陰堽城之左作斗

門一所遏汶南流至任城入泗以餉宿靳戍邊之

衆謂之引汶入濟此堽城壩所由始也世祖至元

二十年以江淮水運不通自任城開渠達於安山

凡百五

里為一肺於奉符

卽堽城壩

以導汶水入洸為一

八
渠
三

言

肺於兗州

卽金口壩

以遏泗水會洸合而至任城會源

障南北分流此天井開所由始也二十六年又用

壽張尹韓仲輝言復自安山西南開河由壽張西

北至東昌臨清直屬御漳

凡二百五十里建障三十有一謂之引

汶絕濟此會通河所由始也 國初河決原武會

通河塞永樂九年命尚書宋禮等濬其故道

自濟至

臨清三百

遇汶水全流南山汶上之西

築壩于東平戴村橫

亘五里遇汶

水入海之路

入於南旺分而為二六分北流以達

御漳

海入

四分南流以接沂泗

淮入

此南旺所由分也

北舊河北徙幾二十里又於戴村北留北河口過
 則決之以入海則塞之以濟運由是汶水不復
 入流而會然當會通初開未受河患行之百年安
 通河復矣
 流無警至正統景泰以後河往往決祥符黃陵諸
 口橫貫張秋運渠東流入海而運受河患於北於
 是徐有貞由張秋西岸達於竹口謂之廣運渠劉大夏築黃陵岡隄以治上流旋於張秋兩岸築決口九十餘丈又于舊決之南相為減水石壩以蓄洩漕渠之水改名安平鎮相繼築塞此張秋決河所由平也正德嘉靖以後往往決曹單諸口直貫魚臺塌場口東南入淮而運受河患於南於是盛應期朱衡相繼治之遂於昭陽湖東岸夏鎮至留城開渠百四十里以避河水之險而運道始安此夏鎮新河所由成也總之漕在東省出入郡境十居其七而沂泗汶沭諸水挾百八十泉之流互相輪轉以入於運國家金口之堰脩而泗水盡入於漕戴村之堰脩而汶水盡入于漕張秋之功成而河之北決塞夏鎮之功成而河之南道徙故漕之利在汶與泗其要害在河可坐而策也按汶水西流其勢甚大而元人於濟寧分水過汶於壘城非其地矣每遇水發西奔以河流流益微運道或壅故元時會通歲漕不過八十萬至本朝於戴村過汶南旺分水而汶始

以全漕
 濟運矣
 程敏政曰泗沂沭汶之水畢會于濟寧而分流于南北汶之支為沭泗之合為沂見亮志劉夢陽曰汶水發源于泰山諸泉至汶上縣南旺洲之口南北分流為漕河南至徐沛合河沁以入淮北至臨清會衛河以達海泉微流溢故建閘當縮而節用之臨清開北流之裔尤要焉過是則衛河承之無留行矣兗州府志曰臨清而北衛水之流盛徐沛而南河水之流盛惟自臨清南歷張秋南旺濟寧以至茶城數百里漸次會通河所由開也
 清李嗣曰山東泉源屬濟兗二府一十六州縣共一百八十泉分為五派以濟運道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其功最多關係最重是為分水派也泗水曲阜滋陽寧陽進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關係亦大是為天井派也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為魯橋派也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湖以達新河是為新河派也又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

俱入邳州徐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于此是爲邳州派也酌其緩急則分水天井營橋之派均屬漕河命脉 王氏樵曰 國初漕運原不資于黃河有山東諸泉爲之命脉然今漕輓之道南自淮陰北抵海口道路三千餘里而山東泉水之通運河者不過汶泗諸流耳當黃河之未南徙也以汶泗諸流濟三千餘里而未嘗不足及河之決而入運河也不憂其泛濫則虞其淤塞雖有山東諸泉不復爲運河之利何也蓋黃河未來之時運道命脉

六貢

三

全在諸泉故當時建閘築堰以節宣之尺寸之水盡爲漕用黃河既來而運道不資于泉故泉政日弛泉流日微或爲豪強侵占或爲砂礫阻塞譬猶人身精神愛養則常盈耗散則隨竭無足怪也黃承玄曰會通河以汶泗爲源今所受者獨一汶耳元人用汶而未能收全汶之用國初全用汶而未能全收汶之利故時引黃濟漕延盜入室沙澇張秋之決貽患幾數十年自黃陵之功成而河水涓滴不入於漕迄今百有餘年一水盈盈若行堂

輿則獨資全汶之利也 鹿園萬表論曰漕河本

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以達于海景泰四年徐有貞塞治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合于漕然黃流尚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自淮達濟一路隄防正恐黃河衝入爲害今徐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

六貢

三

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

考古青州控引海岱如登萊濟南皆其域也齊通魚鹽富饒甲於海內今青州尚號爲雄郡而利權物產遠不逮古自遼左淪爲左衽而登萊勢切震鄰兼有防海之師悉索敵賦東土騷然苦煩費矣

禹貢滙疏卷四

吳興茅璠徵集并箋

男觀京全訂

海岱及淮惟徐州

傳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林氏曰一州之境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邾州互見至此州獨載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必曰海岱及淮而徐州疆境始別也 爾雅濟東曰徐州李巡云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

禹貢

詩譜魯少昊摯之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成王封周公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又武王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封微子啓宋公爲商後其封域在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 李白曰風姓之後國爲任城在禹貢則南徐之分魯境七百里郡有十三縣任城當其衝東盤瑯琊西控鉅野 元和郡縣圖曰禹貢徐州之域春秋時宋滕薛小邾偃陽之地六國時屬楚秦并天下爲泗水郡 杜佑曰周併徐州屬青州

今分入兗州之域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

爲名在天文奎婁則魯之分野兼得宋齊吳之交

秦并天下置郡此爲泗水瑯琊之西境薛郡漢又

加置東海郡武帝置十三州還以其地爲徐州後

漢因之 史記貨殖傳云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

屬巨野此梁宋也陶雅陽亦一都會也 漢地理

志魯地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

睢陵僮取慮皆魯分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陽

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濟陰定陶詩

風曹國一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 後

漢郡國志徐州刺史部郡國五東海瑯琊彭城廣

陵下邳 馬端臨曰漢時爲東海臨淮山陽魯郡

而瑯琊郡是南境泰山郡是東境附焉國則

楚泗水 唐地理志河南道古青州城宋 瑯琊 徐

宿 唐書 聊曹爲大火分兗海沂泗爲降婁分濠鍾

郡 爲星紀分河南採訪使領之 杜佑曰古徐州

唐爲彭城 徐 臨淮 泗 魯郡 兗 東海 海 瑯琊 沂 五郡

並屬河南道 宋京東東路則沂州淮揚軍京西

西路則襲慶本兗州東平本鄆州二府徐單二州淮南

東路則宿海泗三州漣水軍

班固配十二次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

在戌魯之分野屬徐州費直起奎六度
秦邑起奎八度陳卓京

房張衡並云奎婁胃魯徐州春秋元命苞曰天

氏星王司弓弩流為徐州別為魯國春秋緯文

權鈞云徐揚之州屬權星星經玉衡第一星主

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為東海丙子為鄆郡

戊子為彭城庚子為下邳壬子為廣陵

入南貢
流四

武夷熊氏曰徐州沂泗諸水在其前冀東與兗豫

之地皆可接引而在懷抱拱揖之內亦東方一形

勝也徐卽魯境地連淮海東夷其俗有二曲阜沂

泗則禮義文雅之邦而彭城則其俗又雄傑犖悍

自負劉項起於豐沛朱全忠亦陽山人淮夷徐戎

皆在其地牧守之任亦不可不慎也孔平仲曰

楚地博大按貨殖傳則今之徐州沛縣及陳州等

西楚也自徐州以東至海州揚州是東楚也江南

湖南兩浙是南楚也文穎曰彭城故東楚項羽都
之謂之西楚孟康曰舊名江

復為南楚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王玄暕曰彭城南屆大淮左

右清汴表裏京甸捍接邊境後山陳氏曰南守

則界河南山東北守則瞰淮江於兵家為守攻之

地蘇氏軾曰徐州為南北之襟要其地三面被

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闢而

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也

案按兗青徐壤地相錯商并青於徐周并徐於青

國朝兗青並隸山東省為郡而徐為州係南直隸

所轄又考禹時淮北為徐州淮南為揚州周淮北

入南貢
流四

為青州春秋時淮北為魯為齊為宋南為吳後屬

越越後有淮南及楚東侵泗上而淮之南北皆為

楚矣晉分淮北為北徐州南為南徐州見南畿

志又按晉謝玄旣敗苻堅次彭城平兗州用督護

聞人奭堰呂梁水以利漕運徐州運道自此始也

考一統志古徐州為今直隸徐州古大彭國兗
封箕鏗于此

而兗州府為徐兗二州域鄭氏曉曰今南直隸

徐州所屬淮安府海邳州所屬及桃源沐陽清河

安東山東之青州府所屬莒州沂水日照安丘諸

城隍陰兗州府所屬金鄉魚臺城武軍縣濟寧州
嘉祥鉅野鄆城曹州南境曹縣定陶揚徐二州當
以淮爲界 曹學佺曰淮安府跨淮南北山陽鹽
城居淮南古揚州域海邳二州及清河桃源等七
縣居淮北古徐青二州域 章潢曰洪水之害淮
河爲大禹于其下流施功爲多故建徐州周時碭
石淪于海正東之地不及于虞故有青兗則雖華
徐州而東方爲無空也 漢揚雄徐州牧箴曰海
岱伊淮東海是豬徐州之土邑于蒼宇大野旣滿
有羽有蒙孤桐墳珠泗沂攸同按寰宇記云沂山
及沂泗淮三水今在青州大野今在兗州一統志
云沂泗大野又俱屬兗州府地而徐裂矣名勝志
于慎行曰余覽古圖經脉地勢所由高下蓋北紀
諸山負地絡之陰並太行王屋東踰常山至醫巫
閭而止南紀諸山負地絡之陽連桐栢熊耳入於
既越江淮河濟東下如建瓴矣岱宗獨立海上西
向而揖羣山汶洸沂泗出其支龍旋之如帶以入
於海其狀若負屨云往河流燕齊間由岱之北挾

濟入海今徒徐方輒反出岱嶽南挾淮入海斯地
道所變遷也 徐州志曰徐之東沁汴汶泗諸水
合流又河爲運道南北二京之衝而東連海岱西
走關梁蕭碭豐沛附屬于外隱然如缺缺者此水
也 汴河一名沁河一名小黃河按一統志汴河源
出河南滎陽縣大周山東流至中牟縣入黃河
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流至河南懷慶府入
黃河又按清河志河居中汴居南沁居北河南使
則與汴合北使則與沁合中都 丘氏濬曰彭城
乃南北之要衝在今日則兩京之間運道所必經
之地南出數百里則爲 帝鄉 祖宗陵寢所在
請於此處立爲大鎮一以守護漕運一以屏蔽
皇陵而一方盜賊亦藉是鎮遏之則宗社安如磐
石矣 唐樞曰欲聯屬兩京以制天下於揚州臨
清徐州置重臣鎮之其聯屬徐臨而執其中則濟
寧爲之要轄其聯屬揚徐而執其中則淮安爲之
要轄臨爲梁冀青兗之會揚爲江淮汴海之交徐
爲梁冀青兗江淮汴海之限
淮沂其又
傳二水已治釋詁云又治也 疏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

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淮出桐栢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焉得其治故於此記之 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音衛周無徐州兼之於青青卽徐也 水經曰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瑯琊臨沂縣東又南過鄒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 鄭玄云沂水出沂山亦或云臨樂山水有二源南海所導世謂之柞泉北水所發俗謂之魚窮山一作泉俱東南流合成一川小沂水出黃孤山西南流逕故東莞城北西南注于沂沂水又南逕臨沂縣故城東許慎說文云沂水出東海費縣東西入泗俗謂爲小沂水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也水經注又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齊乘曰鄭康成云沂水出沂山接今蒙陰縣東北地名南河川小阜下有泉疑臨樂山此沂源也東南逕馬頭固山有泉東流與之合北望沂山五十里殊無別源疑沂山水源古流今竭耳沂水過馬頭固南流逕

蓋縣故城又南至沂水縣城西桑泉水西來入焉通名汶河東注沂沂水又南至沂州城東小沂水西來入焉小沂出蒙山西東過費縣神山納沭水至沂州城北入沂沂水又南分流入三十六穴湖東通沭水沭東沂西夾山而行山峽間有池俗云爲繫沂水由三十六穴湖貫此峽口與沭相通又南至沭陽縣入桑墟湖由湖東出入于海沭水至此正名漣水又南逕古郛城又南至下邳入泗 金氏曰淮水出唐州桐栢山行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徐之水以沂名者非一其出兗州泗水縣尼丘山過魯城南入泗者皆

大綱頭

蓋縣沂之沂也海州沭陽縣有沂河口周禮沂沭之沂也出沂州新泰縣艾山西南至淮陽下邳入泗者爲最大此禹貢之沂也

箋治徐州水以淮爲主而沂次之此並舉淮沂勢若兩大至導淮云東會于泗沂便分主客矣 圖經淮河四潰之一在淮安府治西南五里許自泗州龜山東北流與汴河合東北入于海卽長淮也 中都志曰淮河在懷遠縣東南歷荆塗二山峽間乃神禹所鑿今名洪頭有巨石橫梗若門限每

冬水淺則見葢未鑿之前淮水從荆山西麓迂迤以入于渦麓高水涯為患故禹疏而導之使出二山間水乃安流梁武帝嘗於此堰之以灌壽陽又曰淮水出荆山之左塗山之右二山對峙為一脉禹以桐栢之水泛溢為害鑿為二以通之今兩崖間鑿痕猶存 徐州洪志曰徐州洪舊名百步洪直州城東南二里許不知何人開鑿趙孟頫碑云徐州之水合於呂梁而入于淮近世乃兼受河之下流徐州之山自西南來亂流而東復起為岡巒累累不絕水中橫石數百步其縱十倍高出於水上者象人齒牙水勢少殺則悍急尤甚舟行幾於登天凡東南貢賦皆道此其曰洪者洪水也有中洪外洪渠洪 胡氏瓚曰沂水其源有二一出曲阜尼山之麓在東南六十里西流至兗城東與泗合注濟寧卽鄆道元所謂水出尼丘山西北經魯雩門者是也一出沂水艾山會沂蒙諸泉與沂山之汶合流至邳州入淮卽地志所謂水出泰山郡葢縣艾山者是也

兗州府志曰沂水出蒙陰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艾山水經葢縣

艾山卽此南流至沂水縣城西漢季劉曰邳州東南六十里有直河以宜漕蒙諸山之水皇輿考曰清河泗水下流源出泰安州經徐州至邳州東為直河境西為沙河又南而下至縣西北三汊河口分大小二清河達淮淮安府志曰清河許自山東沂州南流至下邳西南入泗河中都志云沙河卽穎水也家羽其藝

傳二山已可種藝疏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菹故藝為種也後漢郡國志祝其有羽山注陸渚之山博物記云俗謂為德父山方輿勝

畧云羽山在賴榆其地有祝其城詩奄有龜蒙蒙山與龜山相連其陽為費縣其陰為蒙陰縣蒙羽二山淮水所經也考兗州府志蒙山在費縣西北羽山在郯城縣東北青州府志蒙山在蒙陰縣東山頂產茶芝齊乘曰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邢昺曰顏吏主祭蒙山在東故曰東蒙羽山地記在朐山縣西北九十里今所屬沂州東南百二十里陸渚山也前有羽潭左傳鯀化為黃能入于羽淵卽此郭璞云羽山卽陸渚處鄭氏曉云布登至島島有五所蘇傳二水既治則二山可種

周禮樹藝鄭氏註云藝猶時也賈公彥疏樹是植木藝是黍稷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又曰五穀生於五水沘勝之曰黍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穀候於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故曰見死而獲死也淮南子曰先王之政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昂中則收歛

畜積伐薪木

笑山之可種藝者衆矣而獨舉徐之蒙羽與梁之岷嶓以例餘州岷嶓江漢所出其山最高蒙羽非其匹也而為淮水所經意其壤地沃饒亦畧有同者與經云徐田上中齊乘稱沂州東南芙蓉山下有湖漑田數千頃香粳鍾畝古稱瑯琊之稻元和志承縣界有陂十三所今沂嶧二州仰湖承二水漑田青徐水利莫與為匹皆十三陂之遺跡羽為沃壤可知今近徐諸山彌望荒麓矣

與既藝亦別既藝言已開墾其藝則可施功種藝也

大野既豬史記作都

傳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疏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檀弓云汚其宮而豬焉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為澤也水經曰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南為潁水北為濟濱酈道元注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曾氏曰職方河東曰兗州其澤藪曰大野大野濟水之所絕禹時蓋在徐之西兗之東也周無徐故專屬兗周必大曰濟水貫兗與徐居古九州之二其在四瀆得天地質信寬徐之氣其澤曰大野是為十藪之首孫氏曰既澤向未為澤今始為澤既滿向已為澤今復舊也

案大野或云西狩獲麟於此澤日記以為南旺湖今當以郡志為確據兗州府志曰大野澤在鉅野縣城北濟水故瀆所入也亦曰巨澤南北三百里東西一百餘里漢武帝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

汪鉅野通於淮泗是也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
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五代以
後河水南徙匯於鉅野連南旺蜀山諸湖方數百
里齊乘曰鉅野今梁山泊也北出爲清河在運河
南旺湖
兩岸卽鉅野澤東畔也蜀山湖在運河東岸卽南
旺東湖河紀云南旺河地特高汶水西南流至此
而分宋時與梁山澤水匯而爲一及 泉河史曰
會通河開始畫而爲二清渠貫之
宋禮陳瑄經營漕河既成乃建議設水櫃以濟漕
渠在汶上曰南旺在東平曰安山在濟寧曰馬場
在沛縣曰昭陽名爲四水櫃卽湖也漕河水漲則
入湖
減水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河各建閘壩以時啓閉
清河考云開漕以汶爲主而諸湖輔之若蜀山
馬踏南旺安山沙灣諸湖皆輔汶北流者也獨山
微山昭陽呂孟諸河皆輔汶南流者也 潘季馴
曰南旺分水地形最高所謂水脊也當春夏糧運
盛行正汶水微弱之時分流則不足合流則有餘
宜效輪番法如運艘淺于濟寧之間則閉南旺北
開今汶盡南流以灌茶城如運艘淺于東昌之間
則閉南旺南開今汶盡北流以灌臨清當其南也

更發濟南諸湖水佐之膏其北也更發濟北諸湖
水佐之泉湖兼注南北合流卽遇旱饉克有濟矣
李化龍曰南旺分水嶺據地之最高其北爲安
山湖鉅嘉以北諸水注之而出於張秋其南爲南
旺湖鉅嘉以北諸水注之而出於魚臺此天所以
限南北也河決自河南之蘭陽以上經東長濫曹
濮則橫截張秋爲運道上段之害夫是以先年有
黃陵岡之役其策在以河避運河決自單縣以下
則橫截穀亭沽頭而入昭陽湖爲運道中段之害
夫是以先年有南陽新河之役其策在以運避黃
南旺輪曰馬治水時大野既鍾洙泗濟水而成
而泗通于淮濟通于汶淮通于沂汶通于沭而泗
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于濟則是大江以北中原
諸水縱橫交織皆于大野相聯而當時入貢之路
若青之浮汶兗之浮濟徐與揚之浮于淮泗亦皆
于大野相關是大野在古已爲貢道之要會矣
王氏樵曰雷夏小故曰既澤彭蠡大故曰既滯河
庭浩渺方八百里又非他比故特異其文曰孔殷

震澤震動難定故曰底定大野大于雷夏等故亦曰既濟

東原底平

傳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疏東原即今之東平郡爾雅曰廣平曰原又曰可食者曰原春秋

說題辭曰原端也平而有度也蔡傳東原漢東

平國今鄆州在徐西北而謂之東者在濟東也東

平國景帝亦謂濟東國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徐

沛沛之分就入大野而東原在其東故謂以志沛

大野

主

變其又其藝語意相對既濟底平有相因意今

東平爲州屬兗州府與鄆城縣相近鉅野爲縣亦

屬兗州府轄云兗州府志曰東平州唐太平節

度所據自宋元來獨爲一路城東地肥饒蘆泉之

沃頗宜梗稻其西安山陂澤當汶水下流畜而不

能洩輒成巨浸

厥土赤埴埴草木漸包

傳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疏考工記用土爲

凡謂之埴埴之工是埴爲黏土故土黏曰埴易漸

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也穰也孫炎曰物叢生曰

也齊人名曰穰釋名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

也黏呢如脂之脈也又曰赤赫也太陽之色也

王氏樵曰埴土性之美者也而又埴起最宜于生

物故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傳田第二賦第五

箋徐州土美故田第二凡賦卑於田者以壤地狹

或人工未脩也胡氏瑣曰土黃爲上赤次之白

大野

主

又次之青黑爲下水之象也土稟冲和之氣故壤

爲上太燥者不凝故壤次之墳膏起也青在壤上

者以有斥鹵之利豫壤同而先糞者或田賦通爲

上下也色性相參而三壤則矣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雉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

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編暨魚史記作泉魚索隱曰泉古暨字

傳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

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且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

王者覆四方疏燾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

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宜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潔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茅色白而潔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宜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授之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宜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蔡傳〕徐州土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為貢

六馬貢

七

〔傳〕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疏釋〕

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為雉名周禮立

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為旌析羽

為旌用此羽為之雉具五色而有文章故謂之夏

羽山之賦賈公彥夏采疏云按爾雅伊洛而南

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

備成章謂之翟此則夏翟之羽色夏即五色也後

〔詩〕夏翟故鍾氏染鳥羽象鳳凰色以為之師

〔經〕曰五采備曰翟亦曰夏翟張華注雉尾至

夏則光鮮也左傳杜氏註五雉云西方曰鵠東

方曰鵠南方曰翟北方曰鵠伊洛之南曰翟

獨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疏〕地理志

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胡氏瑣云京相璠

曰地理志嶧山在鄒縣北釋邑之所依為名也山

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

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

嶧山北有絕巖秦始皇登嶧山令李斯以大篆勒

銘郭景純曰釋山純石積構連屬如釋絲然故

以為名禹貢作嶧莫其名也曾頌作釋取其義也

一名鄒山記云鄒山古之嶧陽魯穆公改為鄒今

其地猶多桐樹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為桐

林氏曰桐以向日孤生者為良猶言孤竹之管陸

農師曰桐性宜濕地不生於岡詩傳曰梧桐不生

高岡太平而後生朝陽以此觀之生山陽難得而

生孤者尤難得也桓譚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為

琴繒絲為絃齊民要術曰梧桐山石間生者為

樂器則鳴

傳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

疏石在水旁水

中見石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為磬故謂之浮磬也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為磬猶如砥礪然

張澹巖論石品云靈璧出於泗濱本樂石所用書

云泗濱浮磬是也傾厚清越如被奎澤而乏煙雨

葱蒨之姿思溪近出於太末深在土中堅貞溫潤

文質俱勝扣之如鐘四面皆可觀其姿裁明秀體

氣高妙雙出諸石之上祝靈璧猶僉父也荀卿

曰磬似水則磬以清為貴傳曰輕清上浮則知石

六韜

注

之浮者其音清也陳氏大猷曰磬聲清越取輕

浮者良黃帝使伶倫造磬通禮義纂白虎通曰磬

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

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

所以有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

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疎所以有親也此三有行然

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

傳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鄭云淮水之夷民疏蠙是

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為珠名淮出唐以前

多澤有蠙珠澤今其地凡十四

蘇傳詩有淮夷

知古者淮有夷也淮夷有珠暨魚如萊夷之有壓

綵說文班夏書從賓從虫宋弘云淮水出班珠

珠之有聲者淮南子曰蛤蟹珠龜與月盛衰又

曰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張

華曰淵生明珠而岸不枯述異記曰凡珠有龍

牙龍所吐者蛇珠蛇所吐者越人諺云種千畝木

奴不如一龍珠越俗以珠為上寶南越志曰珠

有九品寸五分以上至寸八九分為大品有光彩

六韜

手

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瑠珠瑠珠之次為走珠走

珠之次為滑珠滑珠之次為磊螺珠磊螺珠之次

為官兩珠官兩珠之次為稅珠稅珠之次為慈珠

管子曰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陳氏雅言曰

貢物不詳其地者一州所出皆可為貢也獨徐之

貢夏翟而必曰羽畎孤桐而必曰嶧陽浮磬而必

曰泗濱珠魚而必曰淮夷指其物而詳其地者蓋

惟此地所產為善非徐州之產皆可充此貢也

傳玄黑縞縞白縞纖細也縞在中明二物皆當細

方言曰縞帛之細者謂之縞。小爾雅曰縞之精者曰縞。新安胡氏曰玄織縞三色縞也。

〔箋〕厥貢厥篚並指通州言貢物各詳其地不責以所無乃見聖人底慎意。嶧陽為鄒嶧泗濱為今泗水縣自無可疑。今制與磬遺蹟尚存杜綰石譜以靈壁縣有磬山石產土中叩之有聲云。卽泗濱浮磬既曰產土中不得謂之浮磬矣。淮夷徐戎見費誓不必以詩為證也。此州制貢大畧並供禮樂之用。禹濬畎不遺窮谷以岱畎羽畎知之。徐

六馬貢

三

州土五色雉羽亦五色物華土產適相符合。豈天

壤靈氣有獨鍾焉。禽鳥亦得氣之先也。與。

考徐州北二十

五里有縞土山貢土卽此。雍大記曰耀州東五里有磬石山

山青石唐天寶中取為磬其後郊廟樂遂廢。泗濱

磬。曹學佺曰浮磬今泗水中無此石其下邳西

南磬石山在泗水南四十里采磬石以供樂府大

小聲皆清越。中都志曰文獻通考磬石山在泗

州玉海註下邳有磬石山古取磬地按靈壁東漢

下邳唐宋以來泗州也磬石山北距泗水五六十

里禹時洪水橫流未必不經此山之下又曰泗州

名嶧或嶧珠母也。淮酒所產故名。王氏熊曰嶧

珠近取淮夷與海錯義同大抵古人不貴遺物異

物任土作貢貢土所有惟服食器用故以金三品

琕琕怪石球琳琅玕嶧珠櫛櫛之類雖唐虞時亦

已有之末流之濫乃有如今浦珠官荔枝驛騎此

如作酒為祭祀而後人至以沉湎喪邦故明王棖

珠抵壁而示弗貴周公之法羣飲者殺然周公何

嘗以商紂而廢酒致美乎。數見何嘗廢也。黑經

六馬貢

三

白緯曰織玄之用三為衰以祭為端以齊為冠以

居所謂玄冠也。亦有襦裳曰端所謂玄端也。記曰

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又古者祥而縞禫而織禫除

服祭名

浮于淮泗達于河。說文作荷云水出山陽湖陵

〔疏〕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

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水經注曰泗水出魯

卞縣故城東南桃墟石穴吐水五泉。伊

徑尺餘泗水西南逕魯縣北為洙泗南則泗水二

水交於營城東北自城北南逕營城西南合沂水

括地志云泗水源在兗州泗水縣東陪尾山其

源有四道因以爲名

今考泗水四源並發循城北八里始合爲一西流至曲阜

縣經濰陽縣城東五里與沂水合同入金口壘又南流三十里至濟寧州東城下與汶水合入會通河見山東通志

許慎曰汶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

灘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灘至

于泗也又曰泗受沛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

合沛然則泗之上源自沛亦可以通河也

蘇傳

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

禹貢

三

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按漢書項羽與漢

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

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

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卽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

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

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未嘗記入河水

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

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

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

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

藩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

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

事也王濬舟一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沂河可

以班師則注之大小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

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自唐以前汴

泗會于彭城之東一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

達于淮不復入泗矣吳王夫差開溝通水與晉會

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一時則無之故禹貢

禹貢

三

曰汭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通

淮之道今直云汭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

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 羅泌曰

帝都中冀居河下流而入州貢賦必縣河達帝所

蓋堯舜重於用民故九州各有入河之道所以通

朝貢來商旅而便轉輸也惟淮與河獨不相及而

言汭于淮泗達于河者蓋縣淮以入汴汴汴而入

河也使其無汴淮泗奚自而達河哉史謂渠隄自

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爲鴻溝下疑其爲官渡今汴

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而官縱直黃河

派泊云禹於榮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經東南

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二渠一渠東

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

灌魏都謂之鴻溝程氏曰鴻溝蘇秦嘗言之不待始皇有也荥若渠自

荥陽五池口東注之其鴻溝亦曰荥若渠

箋淮在徐之南泗自北而南入淮徐州貢賦浮于

淮以入泗可一航而至但泗不與河通故或由淮

或由沛並逆流以上方能達河以至帝都今運河

大綱

三

亦從淮合泗而接流會通河必經于沛此取道山

東路者也蘇子瞻所指汴水蓋自宋都河南一路

言之豈所謂汴水由灘入泗者歟 王氏熊曰泗

入淮淮泗不與河通而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何也

蓋灘水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出泗而遡灘由灘

而遡河此一道也沛入河而南出而泗則至大野

而受沛之合者也由泗之上源以遡沛由沛而達

河此又一道也鄭氏曉曰灘是西路沛是東路大學士商輅記

畧曰汶泗二水分流南北不相通自古浮于汶者

自兗北而止浮于泗者自兗南而止元時南方貢

賦之來至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由衛水入都至

元二十年始自濟寧開渠抵安民山引舟入濟寧

陸行二百里抵臨清入衛二十六年復自安民山

開渠至臨清乃于兗東築金口堰障泗水西南流

兗北築堽城堰障汶水南流而二水悉歸漕渠于

是舟楫往來無阻因名曰會通河 潘季馴曰黃

河踰關陝山西河南經豐碭出徐州始為運道會

泗沂之水順流而至清河縣之清口又名南河口

大綱

五

會淮而東運河自夙集至淮安則南資天長蕭山

所補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清口所入淮黃二河之

水由清口至鎮口則則資黃河與山東汶泗之水

由鎮口開以至臨清則資汶泗之水即泰安萊蕪

徂徠諸泉也然汶河由南旺南北分流並濟故天

旱泉微每苦不足由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

衛之水由直沽入海而自天津至張家灣則資潞

河白河桑乾諸水矣此運河之大畧也

考古徐州如大野東原嶧陽泗濱並在今兗州府

境而南指淮安所襟帶固已遠矣今顧裂其地爲郡縣僅以一州斗絕自立乃縮轂水陸實爲南北咽喉而山川險阻俗多彊悍自昔號爲四戰之國芒錫之雲氣時聚得無驕語而生心者乎頃河水橫嚙比閭惟其魚之慘勞來還定蒿目無策難溯河改運脉絡別有開通而彭城形勝奸雄不無睨睨有土者所宜深慮也

禹貢

五

禹貢匯疏卷五

吳興茅璠徵纂并箋

男胤京全訂

淮海惟揚州

傳北據淮南距海 洪邁曰揚爲州最古南傳海

北據淮井而方之蓋萬里後世華離鉅析殆且百

郡獨廣陵得鼎其名故常稱巨鎮 武夷熊氏曰

揚州在地東南隅以地勢言也山必起於西北澤

必匯於東南經言淮海惟揚州北距淮東至南海

閩粵雖上古未通亦當在要荒之服禹會諸侯於

禹貢

一

塗山會稽又禹迹之所至矣西抵荊州之境淮之

西當在桐柏荊州之界江之西當在衡漳之界其

地乃淮東西江東西及兩浙之地建都於江南者

金陵豫章亦都會然畫江淮以自保僅可以偏霸

欲以規恢中原奄有四海則古未之有也 爾雅

江南曰揚州李巡注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

揚輕也 釋名曰揚州州界多水水波揚也 太

康地記曰揚州漸近太陽位天氣奮揚履正含文

故取名焉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杜佑曰揚州在於天文斗則吳之分野兼得楚及南越之交亦古荒服之國春秋時屬吳越戰國時屬楚秦兼天下置郡此為九江郡會稽閩中南海郡之東境漢武帝置十三部此為揚州後漢因之 漢地理志吳地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

亦一都會也漢淮南王都壽春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 後漢郡國志揚州刺史部郡六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郡豫章 順帝永康四年分浙江以東為會稽郡以西為吳郡此兩浙分疆之始然猶並屬揚州 通鑑劉宋孝建元年分揚州之浙東五郡為東揚州浙江之西為揚州至此遂有二揚州 唐地理志淮南道古揚州域揚楚滁和廬壽舒為星紀分安黃申光蘄為鵝尾分州十二以淮南採訪使治揚州江南道古

揚州南境潤昇 江寧郡以潤州之江寧縣置 常蘇湖杭睦越明衢處婺溫台福建泉州漳為星紀分以東道採訪使治蘇州宣歙 新安郡 池洪 豫章郡 江饒處吉袁信 浙西道採訪使治洪州黔辰錦施敘 本至州亦獎龍 夷播思費南溪漆亦鵝尾分以黔中採訪使治黔州其嶺南道亦古揚州之南境詔廣康端封梧藤羅雷崖以東為星紀分桂柳鬱林富昭蒙襲緇容白羅而西及安南為鵝尾分州七十有一以嶺南採訪使治廣州 初學記曰揚州自江已北為淮南道浙江名勝志曰唐明皇分天下為十五道採訪兩浙諸郡並隸江南東道至肅宗乾元元年置浙西道節度使領昇潤等十州浙東道節度使領睦越等入州而浙東浙西之名始立 馬端臨曰漢時為郡國七郡曰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國曰廣陵六安又為臨淮 南境 江夏 是 海郡 東境 杜佑曰唐分置淮南道領郡十廣陵揚州廬江 蘄春 舒 同安 舒 永陽 滁 鍾離 壽春 淮陰 楚 歷陽 和 弋陽 光 江南道領郡二十丹陽 潤 晉陵 常 吳郡 蘇 餘杭 杭 會稽 越 餘姚 明 東陽 婺新

定非信安衛吳興潮精雲處臨海台永嘉溫新安
 欽長樂福清源泉建安建臨江汀漳浦漳湖陽湖
 江南西道領郡八宣城宣鄣郡洪鄱陽饒南康虔
 臨川撫廬陵吉潯陽江宜春袁又分宣州為池置
 秋浦郡自晉以後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于海
 並是禹貢揚州之地按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
 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又按荊州南境至衡山之
 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隣接宜屬荊州
 豈有捨荆而屬揚斯不然矣此則近史之誤也
 大禹貢
 宋淮南東路為揚楚通泰滁真等州軍一高郵淮
 南西路為壽即壽濠廬舒蘄和光等州軍二六安
 無為而揚州大都督府治廣陵兩浙路府二平江
 鎮江州十二杭即臨越湖蔡明常溫台處衢嚴秀
 江南東路府一江寧州七宣即寧徽江池饒信太
 平軍二南康廣德江南西路州六洪即隆虔即贛
 吉袁撫筠即瑞軍三南安臨江建昌南渡後稍復
 更置云 馬端臨曰宋時為州五十九兼有建寧
 府福泉漳汀南劍州邵武興化軍潮州梅州其廣

南東西路大畧荆揚二州之域
 班固配十二次自南斗十一度至須女七度為星
 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費直起斗十度
 陳卓京房張衡並云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蔡邕起斗六度
 書斗江春秋元命苞曰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
 立為揚山星經玉衡第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已
 日候之乙巳為豫章年已為丹陽已為廬江丁
 巳為吳郡會稽癸巳為九江
 張華曰吳左洞庭右彭蠡後漢長江南至豫章水
 戒險阻之國也 諸葛亮至京口因觀秣陵山阜
 嘆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 山謙丹
 陽記曰京師南北並有連嶺而壽山獨隆崛峻異
 其形象龍實揚都之鎮也 王阮曰臨安蟠幽宅
 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
 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
 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 初
 學記曰江寧縣楚之金陵邑也吳晉宋齊梁陳六
 代都之 陸游曰江左有變必先固守石頭真控

扼要地今都城徙而南秦淮乃橫貫城中然大江
天險都城臨之金湯之勢比六朝為勝豈必依淮
為固耶說者以為鍾阜艮山得庚水為宗廟水秦
鑿淮水欲破金陵王氣然庚水反為吉天下事信
非人力所能勝也 章俊卿曰自淮而東以楚泗
廣陵為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
壽廬歷陽為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淮之
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而長淮又所以蔽長江也
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為家戶倚淮以為藩蔽又曰
自丹陽而抵廣陵自廣陵而抵淮陰盱眙此全淮
之右臂也自采石而抵歷陽自歷陽而抵鍾離斯
春此全淮之左臂也 林駟曰淮之東根本在廣
陵而以山陽盱眙為門戶淮之西重鎮在合肥而
以鍾離壽春為捍蔽 眞氏曰淮東要害在清河
之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欲固兩淮先防三口
李綱曰淮南者江南之屏蔽也六朝所以能保
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所以為藩籬盡在淮南故
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跡販之盛卒不

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
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此必至之理也
唐氏曰自古天下裂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
唐氏曰自古天下裂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
南軍西敵蔡壁壽春有國練使北敵齊壁山陽
有國練使節度使居中統制護衛道見杜牧記
魏了翁曰考自江北以謀南牧聲勢力量無如曹
魏之老瞞元魏之佛狸女真之逆亮老瞞敗於赤
壁佛狸困於瓜步逆亮歸於采石 隋地理志江
南之俗大耕水耨食魚與稻以漁獵為業雖無蓄
積之資然而亦無饑饉其俗信鬼神好祭祀父子
或異居京口東通吳會南接江洲西連都邑亦一
都會也
箋九州如濟河如淮海如黑水西河並直指兩大
川不必並舉名山也青州言海岱徐州言海岱及
淮揚州言淮海便見三州接壤有聯絡首尾之勢
彭蠡江右境也三江震澤浙直境也此揚州之
見於經者而必旁引閩粵以入四履非其實矣
九州疆境繡錯而冀兗徐豫尤為接壤難辨如鄆
州以為兗曹單表以為豫兗州魯郡且入徐州夫

徐州曰東原底平則舉果專屬堯平岱為青之鎮
 山則魯郡果專屬徐平單為礪山魚臺之境又果
 專屬豫平至黃州本荆也而唐十道圖以為揚陝
 號近雍也而通考以為豫商州近豫也而通畧通
 考並以爲梁宋史又以爲雍若大名一府分屬冀
 充此誰爲確據乎當禹時閩廣滇黔遠在荒服而
 揚州自震澤底定外不置一語則兩浙爲吳越之
 境亦未列王會也今以閩浙附入揚州已爲影響
 唐十道圖至以鄂潭衡永澧朗辰錦等州並入揚
 州南境而嶺南一道東南際海西極羣蠻凡七十
 州亦以揚州南境括之可謂殺雜勢沓靡所適從
 矣自杜佑於古九州外別分南越一條底幾近之
 馬氏通考歷代沿革圖尤爲明哲今考九州準的
 于此間有異同請質以臆 考一統志古揚州爲
 今南直隸應天鳳陽古塗山國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揚
 州漢廣陵國淮安廬州漢廬江國安慶春秋皖國太平寧國池州
 徽州各府廣德和滁三州浙江省則杭州嘉興湖
 州嚴州金華衢州越西鄰姑蔑地處州紹興寧波台州溫

州各府江西省則南昌唐洪州吳楚之交饒州唐東境廣信
 建昌吳南境撫州臨江瑞州袁州贛州南安各府而
 南康九江吉安三府爲荆揚二州之域鄭氏時曰淮南府所屬山陽鹽城南康其福建省福州泉州建寧延平
 邵武汀州興化漳州各府漢屬會稽郡並宜入揚
 州廣東省則廣州南雄惠州肇慶四府皆揚州南
 境潮州府亦古閩越地廣西南寧府爲揚州西南
 境 曹學佺曰今中都取陽府時禹貢徐揚豫三
 州鳳陽縣確定遠肝胎天長壽州霍丘爲揚城懷
 遠五河紅河宿二州靈璧蒙城爲徐城潁州潁上
 太和亳州爲豫城云 丘氏清曰自古帝王之都
 多在江以北江南形勢之地莫若金陵自孫吳都
 此繼以東晉宋齊梁陳終於南唐凡七代皆鎮安
 一隅惟
 聖祖始混一天下建都于此
 高皇帝閱江樓記曰古稱中原大概偏北今創業金
 陵西南有疆七千餘里東北亦然西北疆五千之
 上東南亦如之北際沙漠南與相符荷與盛哉

唐樞曰江淮之形合則表裏之勢成壽春合肥之
守堅則南北限而江淮互為蔽故魏得壽春合肥
而吳不敢窺後出廣陵吳乃可以為擒東晉至陳
彭城肝貽江東廬壽皆入南境及陳宣帝盡以歸
周而陳亡 鄭氏曉曰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漢
實為吳楚閩越之交南昌沂江滙湖右江左浙帆
檣所集江南一都會也

彭蠡既豬

傳彭蠡澤名

張勃吳錄云今名洞庭湖按今在九江郡界

彭蠡是

六通五

江漢合處下云東滙為彭蠡是 劉歆云湖漢等

九水入彭蠡贛水與鄱水合水出鄱陽縣東南逕

其縣南又西流注于贛東北逕昌邑而東出豫章

大江其水總納十川同奏一瀆俱注于彭蠡也班

固稱南野縣彭水所發東入湖漢水也即貢水東江

崩之新 庾仲初謂大庾嶠水北入豫章注于江地

理志曰豫章水即章水西江也出贛縣西南而北

入江蓋控引眾流總成一川矣水經注○通典度

水合流曰贛又 贛水源出南安 贛水源出南安

又會貢水 王應麟曰彭蠡在江州潯陽縣六典

是為贛水 注一名官亭湖俗謂之 鄱陽湖在南康軍星子縣南江州

彭澤縣西郡縣志在都昌縣今屬南 西六十里與

潯陽縣分湖為界九江記湖心 金氏曰彭蠡今

鄱陽湖自洪官亭受江西嶺北江東諸水在江饒

南康興國之間至池州湖口入江漢志所謂湖漢

九水者今指江西南通志湖在鄱陽縣西四十里即

彭蠡也 鄱陽縣志以鄱陽山相接故名更表數

百里即南昌府 鄱陽縣志云彭蠡湖

陸地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 鄱陽志云彭蠡湖

周廻四百五十里內有石高數十丈大禹刻石以

記功焉 真德秀曰錄衡岳而南亘大江東西穹

山崇巖摩迤相屬而廬阜為之最峴江西來至大

別與漢合洪濤掀天吞吐日月蕩漾萬里而官亭

楊瀾左里為之最 章俊卿曰豫章西江與鄱陽

之浸浩瀚吞納而滙於溢口則九江為之都會

箋九州唯兗與揚並不及山揚州淮海而外有三

江以暢其支而更有彭蠡震澤以為之整此以稱

東南澤國也 大明一統志曰彭蠡湖在南康府

東南一名官亭一名揚湖左里一名鄱陽湖四十

里長三百里巨浸瀾浸中有鴈泊小西河接南昌

東抵饒州北流入于江界為官亭湖胡氏璣曰

彭蠡發源章贛匯為一湖而江過之故敘揚州之

功以彭蠡為大彭蠡以彭磯左蠡而得名今彭澤

浪磯與小孤山相對都昌縣西北有左蠡山見江西志李琯曰章江發源

于贛達郡城西北流入西鄱湖俗名河西是也撫

河發源于盱眙郡後東北流入鄱湖即官亭湖也

兩水為郡之經而鄱湖為水之聚瑯瑤城人

陽鳥攸居虞書作

傳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張華禽經注云大日鴻小日鴈或曰之

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

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

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稱陽鳥冬月所

居於此彭蠡之澤也蘇傳陽鳥避寒就煖彭蠡

在彭澤西北北方之南南方之北也故陽鳥多留

於此金氏曰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為蘆葦以備

浸淫故陽鳥居之如漢築河隄去河各二十五里

以防泛濫其後民頗居作其間常被漂沒以此知

大禹廢彭蠡之濱以居陽鳥其為民防患之意蓋

深埤雅云雁大者曰鴻雁愛陽而惡陰夜泊洲

渚令雁奴圍而警察雁小者為雁奴古今注曰鴈自河

北渡江南疲瘠能高飛不畏霜鵲江南沃饒每至

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嘗銜蘆長

數寸以防緝獵焉

受陽鳥攸居非直即禽鳥棲息以見洲渚之平禹

捐彭蠡之濱以備浸淫殺潰溢之勢而陽鳥亦得

以居之正見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利也江西名

勝志曰鄱陽湖春漲則與鄱江接聯水縮則黃茅

白葦曠如平野宋趙抃詩靜唱溪漁樂斜飛渚鴈

驚楊慎曰月令鴻鴈來舊說鴈得中和之氣熱

則即北寒則即南以就和氣泊江湖洲渚之間動

計千百飛有先後行則成列蓋知序之鳥也故小

正於其來則曰鄉去則曰還音通九月謹記之周

月令七十二候鴻鴈得其四焉八月鴻鴈來乃大

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

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北赤
小鴈鴈之子也此說出晉干寶宋人述之以爲的
論

三江既入

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

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

韋昭云三

江謂吳松江錢塘江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

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古笠

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蜺湖日上江亦曰東

入海

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

其分處號曰三江口

一說吳松江口白淮江口青龍江口謂之三江口地勢低

於震澤三丈湖水來時水高三丈到震澤底定所以謂之平江見華亭縣志

蘇傳三

江之入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

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

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

于江東滙澤爲彭蠡以入于海爲北江此三江自

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于夏口

而與豫章之江皆滙于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

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

中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不言而可知堯水之未

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濬三江

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

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程瑛曰三江東坡

說最爲有據蓋嘗縱觀於彭蠡之口今豫章之江

所謂西江而岷山之流爲蜀江導漾之水爲漢江

論江之大無過此三江者三江既皆入海則震澤

之區安得不定乎金氏曰三江之說不一其可

大綱

據者二一說謂古名漢爲北江江爲中江則彭蠡

一之水爲南江至揚子合爲一然以其三水合流

謂之三江猶洞庭九水俱滙謂之九江也范蠡所

謂吳之與越三江環之謂俱在大江之南爾今通

州福山鎮猶名三江渡是也然三江既以彭蠡爲

一則上文既出彭蠡不應下文又出三江且經文

二既字對舉皆本故之辭彭蠡既濬矣則陽鳥攸

居三江既入矣則震澤底定則三江者乃震澤下

流之三江也震澤太湖也周圍三萬六千頃南

湖州諸溪西北宣州諸溪並注之大約太湖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泄太湖之水而入于海三江不通太湖所以艱噎不快而東南水患之所以多也禹時三江深通入海無阻震澤西納乎諸水東吐乎三江克底于定非謂三江既入而震澤自定也北方之水河爲大故凡水各皆以河爲總稱南方之水江爲大故凡水各皆以江爲總稱然則三江之江不必疑爲大江之江也 新安陳氏曰三江不勝異說顏師古以爲中江南江北江郭景

六
賦五

去

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爲松江浙江浦陽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據所見而言既入入海也 葉夢得曰孔氏不名三江意若以北江中江與南江爲三江在荊州之分漢沱參流則別爲三在揚州之分因入于海則合爲一所謂北江者今丹陽而下錢塘皆是也孔氏未嘗至吳故其解北江以爲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入海不知北江本與震澤相通也又曰三江與震澤相通者或洩震澤而入

海或合震澤而入海其一爲吳松江固無疑矣其二不可名今青龍華亭崑山常熟皆有江通海與震澤連意必在其間韋昭言浙江浦陽松江者其妄固不待較而王氏言入者亦不可爲入海凡言入于渭入于河皆由之以往言其終也三江既自爲別水非有所從來前既未嘗言入于海當如既既既導既緒之類各就其本水言之既入若言由地中行也凡傍海之江皆狹非大江比海水兩潮相往來始至而悍激則與沙俱至既退而緩

六
賦五

七

則留其沙而水獨返故不過三五歲既淤浸障塞水不入于江則不能通于海知澤受之而爲害若江水由地中行各分而入海震澤安得有決溢耶 羅泌曰三江非中北之江中北之江初無三江之名而三江元不入震澤也職方三江揚州之川西漢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羅泌曰此皆自會稽入海之名遂與岷漢入滙之文相亂 黃震曰古人於宜興以西金陵

管下設爲五堰使西南水不入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入伍子胥伐楚之運河以入大江東北則於崑山常熟以東之橫塘設堰門斗門閉高地之水以自溉高地之田使水不得反流而趨內若中間地卑水聚不能以時入海則又設爲塘浦焉浦者導諸處之水皆自趨吳松江以入海塘者防水不得入民田必使由浦以入於江塘浦元計一百三十二條浦之濶率三二十丈塘之高率二丈大要使浦高於江江高於海水駕行高處而吳中可

入
五

大

以無水災李氏有江南五堰以西之運河尚通錢氏有兩浙其治塘浦尚有撩清指揮之號偏方小國封疆不廣猶農夫之有籬落下田歲歲保治惟謹國朝幅員萬里觀聽不接南渡生聚益繁各使已私上焉之五堰旣以不便木簞往來而壞江東數郡水盡入太湖矣下焉之堰門斗門又爲側近勤耕而壞崑山常熟二縣水反入內地矣中焉之塘浦則或因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戶請射下脚而廢其隄或因耕墾墾闢而攘斥其

舊來之浦凡今所謂某家浜某家渚者皆古塘浦舊地於是蕩無隄障水勢散漫與江之入海處適平退潮之減未幾長潮之增已至小汛之隨去未盡大汛之擁回反多往復洄洑水去遲緩而一雨卽成久浸矣

箋三江以大勢論蘇子瞻說最爲合脉然考震澤最關切者無如吳淞江前此屢議疏濬而支流相接舊有東婁二江今雖湮塞原非吹澹可比若就揚州界上尋其連派震澤而吞吐灌輸則指松江

入
五

九

東江婁江爲三江似尤近之况玩經文兩旣字皆相因之辭彭蠡震澤實爲東南兩大澤語相首尾意可徵參矣直隸名勝志曰今三江一自太湖從吳縣鮎魚口北入運河經郡城之婁門者爲婁江一自太湖從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爲松江一自大姚分支過澱山東至嘉定縣界合上海縣黃浦由黃浦經嘉定江灣青浦東北流亦名吳松江者爲東江其實皆太湖之委也松江府志曰松江舊名吳淞江後以水災去水從松亦曰

松陵江其原出太湖東注于海卽禹貢三江之一
今松江自吳江長橋東流至尹山北流至甫里東
北流至澱山北合趙屯浦又東合大盈浦又東合
顧會浦又東合崧子浦盤龍浦凡五大浦轉東南
流與黃浦會而入海其將入海處別名滬瀆又曰
黃浦相傳春申君鑿黃其姓也受黃橋斜塘及秀
州塘水東流凡南北兩涯之水皆入焉折而北流
趨上海縣東西兩涯之水皆入焉東北會吳松江
以入于海黃浦上源自三泖來其上爲澱河爲白

六
五

三

規江又自松江分派而來至入海處約二百五十
餘里此吳松婁江皆謂大論者指此爲東江

嘉定縣志

曰吳淞江在縣南三十六里其源西出於太湖分爲麗山九里尹山滯臺諸湖匯於獨墅湖流爲江東北至甫里過夏駕浦乃入縣境自顧浦黃渡而東至於江灣又東北至於吳淞所城南凡二百六十餘里而
入于海 王氏鑿曰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

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
在而多洄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
大且駛而海沙闊塞久成平陸 唐樞曰震澤注
海三江松江一流已久爲淤上海之南隄浦口卽

吳淞江嘉定之劉家港卽婁江常熟之白茅港乃
震澤餘流向北注之揚子江者水勢東南爲順今
盛流白茅港漸奔於北則長橋所爲害其明驗也
故陽城昆承流壅復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定安諸
浦問道北注劉家白茅二港又大黃浦流壅傍浚
范家浜問道注隄口皆引水北流以順其勢而三
吳勢占水利日盛莫知于何底止也 歸有光曰
近世華亭周生欲尋東江古道于壩廢之辨終猶
未明誠以一江洩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

六
五

三

兩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
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
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爲婁江東江今松
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迹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
復松江之形勢而不當求東江之古道也 楊慎
曰禹貢三江曷於上流發源求之徐鉉注說文云
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
至南徐州 今當作潤州 名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注岷
山大江所出也岷山南江水所出也岷山北江水

所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

震澤底定

疏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其區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按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則浸藪為一矣葉夢得曰孔氏以太湖為震澤非是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為具區其浸為五湖既以具區為澤藪則震澤即具區也太湖乃五湖

太湖五

三

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為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瀾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雖淺而瀾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山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為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為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為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貢方以既定為義是以言

震澤而不言具區也 曾氏曰具區之水多震而

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蕩也

陸廣微曰太湖按漢書志云爾雅十藪曰吳越

之間有具區郭璞云今吳縣西南太湖即震澤也

中有包山周迴四百里下有洞庭穴潛行水底無

所不通號為地脉述異記曰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城眉南接羅浮北

連岱岳東有石樓樓下兩石叩之清越所謂神柱越絕書曰太湖周迴三

萬六千頃亦曰五湖虞翻云太湖有五道之別故

謂之五湖國語曰吳越數于五湖在笠澤一湖耳

太湖五

三

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

里以五湖為名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洞

庭吳地記廣記震澤中洞庭山有洞穴深百餘尺

穴有四支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

岸一通羅浮兩山間大谿一通枯桑島東穴 范

仲淹曰姑蘇四郊畧平穴而為湖者土之二三西

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泓瀟

入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

邑雖北壓揚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壅塞已

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遷落漫漶始下 蘇氏

軾曰三吳之水豬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

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

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無水患

知僑人 見山 常論天下之水以十分之自淮而北五

分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爲逆河入于海是也自

淮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旣入震澤

底定是也而三江所夾之水其原甚大由宜欽而

來至于浙界合常謂諸州之水鍾於震澤震澤之

大幾四萬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而二江已不

得見今止松江又復淺汙不能通泄且復百姓便

於已私於松江古河之外多開溝港故上流日出

之水不能徑入于海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

松江而東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揚子江又沿

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

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爲今之策莫若先究上源

水勢而築吳松兩岸塘隄不唯水不北入於蘇而

南亦不入於秀兩州之田乃可墾治今之言治水

者不知根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松江殊不知

開吳松江而不築兩岸堤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輒

轉而來適爲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

不能徑趨於海故也儒効漢唐以來堤塘之法脩

築吳松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又曰吳松古

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滯議者

但以開數十浦爲策而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

徒勞無益今所究治水之利必先於江寧治水陽

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迹決于西江潤州治

丹陽練湖相視大崗尋究至管水道決於北海甯

州治宜與隔湖沙子港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望

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

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之

制開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於青

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松江官司以鄰郡上戶

熟田例敷錢糧於農事之隙和催工役以漸開之

其諸江湖風濤爲害之處並築爲石塘及於彭壘

與諸湖濠等處尋究昔有江港自南經北以漸築

爲堤岸所在散淹築爲水堰秀州治華亭海鹽港浦仍體究枯湖澱山湖等處向因民戶有田高壤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並與開通達諸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決于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 熙寧中興脩二浙水利議者謂苕霅二水出于天目之山而溢于太湖書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今二江並廢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吳興被患遂欲廢北關長安二埭上塘之渠以與下塘相通又於餘杭之南股引苕溪之水達于漕渠穿錢塘之市而入于江以紓吳興之患時多以爲然 淮海集 元祐中單錡 宜興人 著吳中水利書畧曰蘇常湖三州之水爲患久矣今視其迹自溧陽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人之一身也堰開則首也宜興荆谿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旁通震澤衆瀆則絡脉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洩是猶有人焉極其手

轉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腹清氣絕欲不洩得乎且五堰久廢而三州之田十年尚有五六熟猶未爲大患也自吳江築岸以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何者岸界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今築此隄橫截江流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洩浸灌三州之田又築岸之前源流東下最爲峻急築岸之後水勢遲緩無以蕩滌泥沙以至增積而茭蘆生茭蘆生則水道狹而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潰其可得乎今欲洩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爲木橋千所橋礮各濶二丈每十橋可開水面二十丈千橋共開水面二千丈隨橋礮開茭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蚬安亭二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之水必大減矣 紹興中大理寺丞周環言自太湖分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泥沙淤塞宜決浦故道

俾水勢分派流暢而漸轉運副使趙子潛等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爲潮沙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患 元大德八年都水少監任仁發著水利議荅大畧謂宋蘇軾有言若要吳松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徙於他處庶上源寬闊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湮塞之患哉自

不議項

元

歸附後將太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欄或作堰或爲橋及有湖泖港汊又慮私鹽船往來多行塞斷所以清水日弱渾潮日盛沙泥日積而吳松江日就淤塞正與蘇軾所見相合大抵治之之法有二浚河港必深濶築圍岸必高厚置閘實必多廣設遇水早就三者而乘除之自然不能爲害儻人力不盡而一切歸數於天寧有豐年邪 至正中潘應武言決放湖水畧曰太湖三萬六千頃受納三州之水溢流而下一路徑下吳松江二百六十餘

里抵海又一路自急水港五十里下潞山湖由港浦而入海錢王時置撩淺軍宋理宗朝立水軍無非爲去水計也歸附後軍散營廢河港湮塞其潞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水中心東有出水港五各濶十餘丈通潮水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大曹六盈等浦入青龍蟠龍江而出海古人謂之尾閘門宋法禁人占湖爲田爲洩水路故也歸附後權勢占據爲田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淺悉皆淺狹潮水河水不相往來欄住去水東南風水回太湖則

不議項

元

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泛濫西北風水下潞山湖泖則崑山常熟吳江松江等處泛濫皆因下流不決積水往來爲害如人便溺不通水滿胸腹所宜開浚以救百姓
箋山海經所次山水多涉迂怪至云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若水出于其陰真可作一幅吳興圖矣
越語云句踐之地西至于姑篾韋昭註今太湖是此亦震澤之別名也 路史云今猶之龍游有姑篾城 姑蘇志曰太湖禹貢謂之震澤周禮謂之具區五湖左氏謂

之笠澤五湖之稱不同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翻云太湖東通松江南通雪溪西通荆溪北通太湖東通韭溪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今湖亦自有五名自莫釐山之東與徐侯山相值者中爲菱湖莫釐之西北與菱湖連者爲莫湖南通莫湖東通胥口爲胥湖長山之東曰游湖長山之西北連無錫老岸曰貢湖洞庭錄云禹治水嘗駐于此別有金鼎湖吳王汎舟吳時進梅梁至此舟沉失梁東皐里湖其浸

太湖五

三

則通謂之太湖按此則五湖爲太湖明矣其大三萬六千頃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五百里占蘇湖常三州北有百瀆納建康常潤數郡之水南有諸瀆納宣歙臨安苕霅諸水東南之澤無大于此浙江名勝志曰太湖西北極于宣常東北極于蘇湖大雷小雷二山皆浮于湖之東方屬當湖州郡境蓋浙西苕霅與臨安廣德諸水散出凡七十二溪奔海不及則停蓄于湖道三江以入海吳郡志曰震澤受吳中數郡之水西南溯

太湖五

三

州諸溪西北宣州諸溪並下太湖蓋諸山峙於太湖之西地形高阜兼南北東三處江海之岸亦高而太湖之四外皆高水積其中常若盤盂之盈滿非藉江湖深利何以通泄永樂二年朝廷以蘇松水患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疏治尋遣僉都御史俞士吉實水利集賜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以聞原吉奏曰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潞山等湖以入三江頃爲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作浚滌吳松江諸浦導其壅滯淤入于海按吳松江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約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踰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沙漲塞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灩沙泥淤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松

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大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今下流壅遏難疏傍有范家浜至南贍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水洩農大利 正德五年吳中大水給諫吳巖疏曰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餘里受納天目諸山溪澗之水由

入禹貢

三

三江以入于海是太湖者諸郡之水所潴而三江太湖之所洩也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若下流淤湮則衆水泛濫矣爲今之計要在相其源委別其利害以爲之區處如白茅港七浦塘劉家河此蘇州東北洩水之大川如吳松江大黃浦爲松江南境洩水之大川其間各有旁港支渠引上流之水歸於其中而入於海此所謂源委也白茅一港自弘治七年疏濬之後已二十五六十年吳淞一江自天順間疏濬之後六十有餘年聞之

白茅潮沙壅塞勢若丘阜吳江僅如溝洫舟楫難行其旁渠支港亦多湮塞下流既壅上流曷歸此其利害之可見者也今能濬白茅則蘇州東北之水有所歸濬吳淞江則蘇松東界之水有所歸水各有歸則太湖不溢而向來沮洳滄浸之土皆出而可耕矣 王氏鑒曰疏宜興湖州諸閘水歸太湖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江白茅之閘太湖之水入江海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 金藻曰禹貢曰

入禹貢

三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又曰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今東江已塞而松江復微是川源無滌也太湖泛濫隄防不修是澤無陂障也無陂所以靡定無滌所以靡入又曰三江流水也滌源流水之所以治也震澤止水也既陂止水之所以定也使禹貢無此二句總結于後將謂三江既入震澤自定矣自漢以來治經者多忽此

王氏樵曰今按揚州之境嶺至柳陂北枝趨敷淺原水皆東流又自建嶺一枝轉而北趨金匱爲敘

嶺亘宣而抵建康其間春以西之水皆西流是俱
滙爲彭蠡其間春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
也彭蠡之水不滯則今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爲揚
西偏之患震澤之水不泄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爲
揚東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雖中貫
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
蠡東偏莫大于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
矣故特舉二澤以見揚功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
山險浙亦山濤計不勞施工故餘不書也又曰古

大禹貢

三

者震澤之水其西北上原則有宜欽金陵九陽江
之水由宜興百瀆以下震澤其西南則有苕霅諸
水由湖州七十二港以入焉而所賴導之以入于
海者松江婁江東江而巳水來甚多而洩之者甚
緩此東南所以多水患也自宋築五堰于宜興以
西溧陽之上而宜欽諸水皆西北以入蕪湖固有
以殺西北上原之勢其後商人以簞木往來之阻
給于官而壞其防昔人欲復五堰者此也五堰既
廢由是荆漢多積水而百瀆溼塞無以達其東下

之勢昔人欲疏百瀆者此也慶曆以來築長橋于
吳江岸以利舟行之牽輓而水道阻緩昔人欲易
置千橋以分利之者此也此皆卑陋之遺意也

高皇帝定鼎金陵一時財賦仰給東南鑒三吳水患
因宋五堰之舊迹立爲銀渚東壩禁商簞往來此
壩一成既可以挽東壩以西之水北會于南京
以成朝宗之勢又使東壩以東之水返注于蕪湖
不下震澤而三吳成陸海之饒是豈徒得五堰之
遺意而已哉乃東南萬世之利也東壩既足以當

大禹貢

三

五堰之利則上源既殺下流亦減荆漢百瀆疏之
亦可不疏亦可長橋之在吳江去之則有妨于運
道存之亦未見大有阻于太湖也其所急者惟在
吳淞江之通利濶深耳一吳江志曰太湖之源由
西天目天目有二西者分入太湖東者分入鴛鵲湖分而爲二一散入
固城湖合金陵常潤之水爲百瀆荆漢一從獨山
至秋浦納宜欽臨安之水合苕霅梅溪俱入太湖
國朝脩漢故事築五堰於溧陽以節金陵宜欽之
水盡由分水銀林二堰趨蕪湖達大江是殺太湖

承受之太半矣 歸有光曰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及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爲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監議者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濬浦港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遂至漚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自宋揚州刺史王濬以松江漚濬壅澁不利從武康紆爲渠冷直達于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漚塞宜從其漚塞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世之論徒區區于三十六浦間有或及于松江亦不過濬增龍白鶴漚未見能曠然脩禹之迹者宜與單錡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脩五堰開夾苧于漚絕西來之水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數澤天所以藉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就使太湖可涸于民豈爲利哉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松江松江既

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又曰吳江之民積占菰蘆指以告佃爲名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卽百頃之江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姦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 王錫爵曰震澤五湖之水表于東南乃上古不列於四瀆祀典見謂大而不尊然四瀆王洩其繁紆怒奔以資銅駝之下上百舍不暇止是故無獨鍾之秀無專至之澤若五湖主浸實上占泉咸池五車之氣而分滙吳越之流以入海由澤而川由翕而散故漫爲三萬六千頃時爲七十二峯而潤爲脂田腴藪則三州之賦甲天下

條錫旣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傳條竹箭錫大竹水去已布生 疏孫炎曰竹潤節者曰錫 李延曰竹節相 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璞註條也 邢昺疏條是竹之小者可以爲箭幹竹諸諸山皆有之會稽所生最精好或曰今揚州絕少條竹箭中爲矢者臨

傳少長曰天香高也王

氏炎曰南方地暖故草木皆少長而木多上疎河
朔地寒雖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充徐言草木皆居
厥土之下尸

然濕其性皆然兼山林言

之若楊之塗泥惟言沮澤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
木也青不言草木而貢有松檉絲則可知荆亦不
言然貢有柘幹等亦可知矣蓋堯青相同荆楊爲

一惟徐漸包爲異耳 爾雅上句曰喬如木楸曰

喬邢昺疏木枝上疎而曲卷者名喬如木楸上疎
者亦曰喬郭云楸樹性上疎詩南有喬木是也

八貢
五

五

傳塗泥地泉濕 釋名曰塗杜也杜塞孔穴泥近

也以水沃土使相黏近也說文曰泥黑土在水中
者也 淮南子曰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

箋爾雅篴竹郭璞註引儀禮曰篴在建鼓之間謂

簫管之屬與孔傳大竹解不合 胡氏瓚曰竹亦

草本淮南子曰竹生于水而蕩于水以其忘水故

另言之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傳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疏不言錯下上者

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
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 王氏炎曰土塗泥故其

田下下大抵南方水淺土薄不如北方地方之厚

林氏曰田最下而賦第七或第六者人工脩也

胡氏曰揚州魚鹽之海出第七等近於太輕故

有時而出第六等以補除餘州之不足 秦觀曰

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

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

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

木貢
五

五

州之田在九州等最爲下乃今以沃衍稱何哉吳

越閩蜀地狹人衆培養灌溉之功至也今莫若詔

天下州置勸農一司先籍境內定墾田與夫陂塘

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

老問以疾苦而罰其游惰不聽命者歲終部使者

第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

之田皆與閩蜀等而地力盡矣 葉適論墾田曰

漢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戶繁實地著充滿而

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

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獨爲東南之望分閩浙以實荆楚去狹而就廣田益墾而稅益增此當今急務也 蘇氏軾曰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 林駟曰兩淮之地沃壤千里淮之右如安豐如合肥淮之左如淮南如瓜步雷唐之田既耕則淮之左可守芍陂之田既耕則淮之右可守屯田之利其可不興乎昔鄧艾於兩淮之南北計五萬人什二番休尚有四萬獨六七年間十萬之衆有五年之食卽今兩淮之遺跡也 陳傅良曰泗口可以趨廣陵渦口可以向六合肥口可以下合肥古人於是因田以設險因農以置屯大抵安豐以東則有芍陂鹽城以西則有射陂其間斷流爲阻則廬江有舒水龍舒有皖水巢有巢湖滁有滁水六合有瓦梁淮陰有白水塘皆用兵所運也 范仲淹曰五代時江南圩田有河渠旱則開闢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闢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清河通海惟時開導則

湖泥不得而壅雖有異塘禦患惟時脩固則無搖壞臣知蘇州詢高年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管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歸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農政不復脩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廢今浙江米貴十倍民安得不困請每秋勅下諸路各言農桑利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塘廢塘之數並委本州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開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開奏如此數年農利大興下少饑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謀法宜討論古制取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箋〕后稷貽我來楚乃肇百穀之端古人田雜五種雖經早乾水潦各有所收揚州之土塗泥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爲最下然人工頗脩厥賦遂自下品入中品至後世火耕水耨而粒食盡東南之美唐以來江淮田爲天下最漕餉並仰給焉夫禹時天淵矣 陸深曰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

皆斷髮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為最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不為害者天幸爾 王氏燕曰揚州之域在古為下下而江南財賦在今為上上亦以人功故爾今中原地利不盡而早潦無備一遇水旱民便流徙人稀而土瘠差重而人不樂土益曠矣不能不倚於東南也今自兩淮南北西極漢沔土曠人稀地有遺利而江浙特為膏腴往往無田可耕于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多矣 魏司馬懿伐吳使鄧艾于淮北廣

六

田積穀丘文莊公曰今天下水田惟揚州最賤陸田惟穎壽為輕且地介兩京間相距畧等今天下一家雖無魏人南征之役然用其法以行于今日亦可賴以少寬民力省歲漕請於淮南一帶湖蕩之間沮洳之地蘆葦之場盡數以為屯田遣官循行其地度地勢高下測泥塗淺深召江南無田之民先度地勢因宜制便先開為大河濶二三丈者以通于海又各開中河八九尺者以達于大河又隨處各開小河四五丈者以達于中河使水有所

六

洩然後于其低窪不可耕作之處濬深以為湖及于原近舊湖之處疏通其水使有所蓄或為陂以限水或為堰以蓄水或為斗門以放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無力者給以食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民之有力者計其庸田成之後依民田以出稅六七年間其所得恐不減于魏人也夫魏人以偏安之國有外敵之患猶能兼淮穎而盡田之矧今盡四海以為疆此地又為運道經行之路有魚鹽之利昔人所謂第一之地且去大江僅百里計大江之南民多而曰少居者個富家之田為之僕隸出者逐什一之利輕去鄉閭倘 朝廷頒方尺之詔遣一介之使鼓舞而招徠之無不咸者既成之後又于穎壽之間召民開墾陸田亦隨地勢以分田因民力而定稅其功又易于水田者考之唐史上元中于楚州今淮安古射陽置洪澤屯于壽州置芍陂屯大獲其利此地遺跡可考也 厥貢惟金三品璚瑰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傳三品金銀銅疏釋器云黃金謂之璽其美者

謂之鐻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鐻郭璞曰鐻紫

磨金也續博物志華俗謂上金為紫磨金夷俗謂為楊邁金鄭玄以為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漢書食貨志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

金為下貨殖傳豫章出黃金漢靈帝采何曲之金以充武庫見續博物志史記

平準書曰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

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

黃金以鑑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

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

管子

管子曰先王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

為下幣又曰湯以莊山之金鑄幣禹以歷山之金

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山海經曰會稽之

山其上多金玉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

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

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

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

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皮日休曰舜取

五玉以備禮禹鑄九金以為鼎史記云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

張綱進故事曰金為天下之至寶而國用所資使

衆庶得靡潰於器服之間豈不重可惜哉嘗考蘇

秦說趙陳平問楚衛青擊胡有功其所賜黃金或

萬鎰或四萬斤或二十萬斤而梁孝王一小國所

積至四十萬斤長安之亂省中金以萬斤計者猶

六十櫃何其多也自魏晉以降始不聞有此充羨

夫金之為物產於天地之間百鍊而不耗宜後世

之多於古然以近史觀之其數未有及于古者豈

非侈靡耗盡致然耶且海內產金之地有幾鑿山

管子

披沙積累於銖兩之微其得之不易矣一旦聚於

都市未作之徒乃併肩列肆競麗爭功鎔之銷之

以為悅目之具以一斤師計所費金歲不下五六

萬合天下較之不知幾何近時金少於古無足惟

者比年器服之飾過制尤甚銷金之外又有泥金

貼金剔金鏤金為絲為線之類號名非一不重其

罰因循歲月未見其能止也方句曰漢法購后用黃金二萬斤為錢二

萬萬當時金一兩直錢才六百東坡嘗惟今之黃金不若昔多豈廢之者衆金少價貴也穆

天子傳云天子之寶璽珠燭銀郭璞曰銀有精光

如燭也 王氏字說曰金正西也土於此終水於此始銅赤金也爲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楊時曰五金皆爲火所勝非特銅而已 考工記云燕之角荆之幹矦墻切之箚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 鹽鐵論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隴蜀有名材之林北方木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約有無而通萬物也

傳璉現皆美玉 璉美石似玉者 王肅云璉現

六韜

四

美石次玉詩曰何以舟之惟玉及璉則知璉者玉之次現又璉之次也 王氏樵云古有璉謂 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以英蕩輔之注以竹爲函加以畫飾盛飾器也是蕩可以爲符節之函

傳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櫟梓豫章

疏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

斷骨也牙牡齒也牙齒小別統而明之齒亦牙也 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爲上說文云獸皮治去

其毛爲韋韋與皮去毛爲異耳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故貢之說文云犀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犀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 周禮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羽人掌以時徵羽鬬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左氏正義云有毛爲皮去毛爲韋周禮掌皮秋飲皮冬飲韋 曾氏曰楊言惟木多不勝名也荆木名之貢止此也

傳南海島夷草服葛越 葛草上云升草舍人曰

六韜

五

凡百草一名升升升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有名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繞是也 羅草云升今之黃草淮南子云於越生葛縞 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百濟國西南渤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有邑落又日本國在百濟南隔海依島而居凡百餘小國此皆揚州之東島夷也 漢地理志會稽海外有東鯨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蘇傳島夷績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其紋爛斑如貝故曰織貝

傳織細紵貝水物 疏織是織而為之釋魚有主

貝貽貝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為器物之飾也鄭玄

云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

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 臨川吳氏曰染其絲

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

者曰織文 陳襄曰閩嶺已南多木綿土人競植

之採其花為布號吉貝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古貝

木其華成對如鸞毳抽其績紡之以作布與苧不

異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為

大綱

吉耳 文呂 雜錄 方勺曰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

樹如柞結實如大麥而色青秋深即開露白綿茸

茸然土人摘取出殼以鐵杖拌盡黑子徐以小弓

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為布名曰吉貝今所貨木綿

特其細緊爾當以花多為勝橫數之得一百二十

花此最上品海南蠻人織為巾上作細字雜花卉

尤工巧即古所謂疊巾也 舊唐書云婆利國有

古貝草緝其花以為布麗者名古貝細者名曰氍

吳錄地理志云交趾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

綿如蠶之綿可作布名曰白縠 山海經曰陰山

澤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蕃澤其中多文貝

陸璣疏云貝水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殊異古

者貨貝是也餘蜃黃為質以白為文餘泉白為質

黃為文又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

當其貝大者至一尺六七寸今九真交趾以為杯

盤寶物也 逸周書曰且歐文屨若人玄貝注且

歐在越文屨蛤也若人吳越之蠻玄貝照貝也

沈括云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得大

大綱

貝如車渠以獻射海物有車渠蛤屬大者如箕背

有渠壘如蟻殼以為器綴如白玉生南海鄭康成

乃謬解曰渠車罔也蓋不識車渠耳 顧命有大貝

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鄭玄云閭天之徒

求盈箱之貝以賂紂琴操曰太顛得大貝淮南子

云大貝百朋高誘 范成大曰貝子海傍皆有之

大者如拳上有紫斑小者指面大白如玉 桂海虞

朱仲相貝經曰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

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

黃畫謂之霞貝 王昭禹曰古者寶龜而貨貝所

以交易者唯貝而已漢太公立九府圓法始用錢

代貝

傳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

不常疏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文在隄下

以不常故耳荆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夢鑄皆爲

非常並在隄下鄭云有錫則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聚金也

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常得夢鑄不常用而

柚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

矣故皆錫命乃貢爾雅柚似橙實酢生江南

本

証云柚皮厚味甘不如橘

物志曰橘柚彫於北徒又云柚似橙而大於橘

葉夢得曰橘性極畏寒今吳中橘亦惟洞庭東西

兩山最盛凡橘一畝比田一畝利數倍而培治之

功亦數倍于田橘下之土幾於用飾終歲耘無時

不使見纖草地必面南爲屬級次第便受日陳

襄曰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辟霜所以

洞庭柑橘最佳呂覽云江浦之橘雲夢之柚

自漢武帝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二百石王貢御

橘吳黃武中交趾太守士燮獻橘十七實同一盤

以爲瑞異草木

林駟曰夏書揚州之貢其田則下下而不及諸州

其貢則商章而不言絲紵又周禮職方所載揚州

之賦其穀則宜稻而他種皆非所有其利則金錫

竹箭而絲枲亦非所宜且漢會稽一郡今之兩浙

路也而獨海鹽有鹽官盧江九江二郡今淮甸間

也獨皖城有鐵官無鹽官則知漢鹽鐵官之置多

見於西北而不見於東南矣唐自河光渝於海

而國用全在東南歲所銜辨止於浙東西宜徽淮

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入道四十九州東南財賦

至唐而盛國朝視唐尤倍漕運之數東南至三百

萬而淮鹽最資國用王應麟曰漢鹽官在東南

者會稽後一廣陵無之遺利猶在民也唐天下有

鹽之縣一百五江南十二淮南二宋紹興末兩浙

有場四十二淮東有場二十視古益密矣寶祐

志云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商賈如

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第一而蜀

次之

〔箋〕記云貢金九牧疑九州並有金貢也而獨著于荆揚且揚之貢又獨首金蓋維揚自禹來爲金穴矣或謂荆揚貢品獨繁以償田賦之輕乃今日朱提之貢額不減而轉漕飛輓全仰東南至蘇松嘉湖四府加有白糧上供豈金粟兩生利藪果偏在一隅哉古大臣謀國曰權利至矣再曰東南民力竭矣此今日經賦者所宜深思也 宋洪邁有賦貢金制子云紹興間饒州每歲進聖節貢金一千兩而楚金十兩類同他州則揚州貢金之例至宋不廢 條籍既敷故貢條獨厥木惟香故貢木獨曰大竹而又以爲材中樂管似涉矛盾 禹貢書島夷者二冀州則皮服揚州則卉服同此海島之中各舉其近界者言之南北異地寒暑異製而夷俗亦畧可想矣 厥木惟木以上及厥篚厥包並指通州言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貢也 丘氏澹曰虞夏商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周國法金惟用其貴者幣

猶有刀布之屬秦一天下之幣爲二止用黃金并以赤金爲錢耳 格古要論曰金出南番雲南西番高麗等處沙中其色七青八黃九紫十赤以赤爲足色金 陸深曰世間康寶惟黃金最多自釋老之教日盛而寺觀裝飾之侈靡已數倍于上下之制用凡金作箔皆一行不可復者天地所產有限甚可慮也 王氏樵曰卉服蔡氏兼以木綿爲言丘文莊公亦以爲唐虞時島夷時或以充貢而巳中國未有也故墳墓之治止于繅桑民未有其服官未有其制也宋元間種始傳入中國關陝間唐書載其利關唐通商關陝接西域故也然吉貝之名始見于南史不可因布名吉貝而遂以織貝爲卉服之精者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傳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 〔箋〕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 陳氏大猷曰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遇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官沿不言浮以著其

險也 王氏炎曰充言浮于濟澤達于河故言
浮于汶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言沿
于江海達于淮泗皆因上文以互見也 臨川吳
氏曰林少穎云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必由
江以入海然後達于淮泗至吳夫差掘溝通水與
晉會黃池然後江淮始通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
之江蓋誤指所通之水以爲禹迹某謂江北淮南
地高於水雖曰溝通江淮止是江淮之間掘一橫
溝兩端築堤壅水在溝中若欲行舟須自江中截
舟上溝行溝既盡又搜舟下淮江淮二水實未嘗
通流也 今瓜儀淮安壩是 易氏曰揚之貢在北者可徑
達淮泗在南者卽溝未開無道入淮必沿江海以
達淮泗至淮泗則與徐州同貢以達于河 呂祖
謙曰吳子夫差城卽溝通江淮此自南通北之道
也魏文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寒冰舟不得入
江此自北通南之道也 鄭樵曰卽溝水一名韓
江吳將伐齊霸中國故於廣陵城東南築卽城城
下掘深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江

於淮以便糧道 唐李翱東南錄云自淮沿流至
于高郵及沂至于江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而
注之江則淮泗固嘗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跡也熙
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
流無復能至高郵耳 夢溪筆談云朱子云通河自是大差所通之卽溝初非禹
跡 地理志云泗州盱眙有直河唐太極元年勅
使魏景倩引淮水至黃土崗以通揚州 東萊呂
氏曰漢至武宣以後東南漕運始詳尚未論江淮
唐自肅代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租稅不領於度支
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漕運大畧自江入淮自淮
入汴自汴入河自河入渭水次各自置倉轉相般
運自劉晏整頓江淮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
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
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
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最重者江
淮之粟會於京口京口是咽喉處 陳傳良曰六
朝都建業運道不由京口蓋自破崗瀆入秦淮自
淮入江而破崗之東下荆溪道今蘇湖二州間所

謂下塘者可以徑度又曰禹貢州來蒙河先儒因
曰運道其於青州達濟揚州建河制止於南河雍
止於西河此正裴羅卿節級轉輸之法不以江人
入河不以河人入洛洛人入渭元史食貨志元
初糧運仰給江南自浙西泝江入淮由黃河逆水
至中漕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于京後開濟州
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國
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
膠萊河道通海勢無成功至元十九年伯顏以

大禹貢

五

海運可行命總管羅璧朱清衷等造平底海船
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至京然創行
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未知其
利二十年海運悉至于是罷開新河頗事海運至
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沈德
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
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
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舡舡大底亦
亦非江中所宜於是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

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宋
季有海盜朱清亡命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掠海
上伺知海道曲折尋覓就招為防海義民伯顏平宋
遣送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興
地志云登萊本海運故道往平度東南新河水源
出高密縣至膠州分為二流北河西流入萊之海
倉口入海以其自膠抵萊故曰膠萊益元時所漕
可避迤東海道初海運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
數十里之險

大禹貢

五

州路過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
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東海縣賓州
膠州界放鹽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
成山計水程自上海至揚村凡一萬三千三百五
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復開生道自劉家
港開洋至膠州沙轉沙背至三沙揚子江過鳳橋
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經黑水洋至成山
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三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
其道差徑明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
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黑水大洋取成
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
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旬日
視前二道為最便云

（箋）九州貢道凡言浮者水運也以舟行水順流直達最爲省便言逾者陸運也轉輓頗費水窮則以陸濟之若江海運則最險故揚州言沿必謹傍崖岸而後可脫于險蓋觀書法而貢道之難易可思也 鄭氏曉曰國初海運沿于江海也永樂初中濠之運達于淮泗也其後並罷專由邗溝入淮沂河以達會通河 李贄曰海運本虞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而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蓮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漂卒溺永樂九年工部尚書宋禮始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以通漕舟十三年遂罷海運平江伯陳瑄又治邗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漕之運云 或曰元人海運損壞以起自太倉嘉定而元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往來而無窟宅 唐樞曰海運憚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門此兩險多積又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沙門旋扼處北洋之腹宜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 新河自膠抵萊元時海運故道入海 處尚有海倉遺跡詳萊州府志 邵寶曰禹貢以水紀諸州貢道

蓋後世漕運之端然曰逾汚入渭則取諸陸曰沿海入淮則取諸海其直達帝都者幾三之二若漢以下都關都洛都汴間有直達之漕而爲力甚難爲費甚鉅元都幽燕海陸並運國初猶因之文皇帝肇建兩都始以平江伯陳瑄及尚書宋禮等建白濬渠萬舟億卒倉支道兌蓋有得於轉輸之意 揚州府志曰江自黃天蕩西牛步沙與建康爲界由瓜步下小帆山逕儀真境南東下與鎮江分界北趨江都逕通泰入海所謂揚子江也海南歷浙江福建通東粵交趾北歷山東登萊通遼海朝鮮今通州狼山有黃泥山有兩石門相對卽元張瑄朱清海運故道由此以達于直沽者也又曰吳夫差於邗江築城穿溝其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江淮之通自此始是後吳王濞開邗溝自揚州茱萸灣通海陵倉及如皋蟠谿潭以諸侯專煮海爲利鑿河通道運海鹽而已隋煬帝幸江都乃大發淮南諸州丁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江徑三百餘里自是始自揚子達六合由山

陽漬入淮矣 淮安河防志曰淮之運河元故道
由揚州直北經郡東入淮雖達海有遶洋之險達
徐有清口之險然兩運並行各有利害 國朝海
運寢廢專力漕渠平江伯達改經郡西堤管家湖
西湖鑿通清河縣南之淮河設河口壩建新莊閘
接黃河口爲運道出入 祭酒吳節記云初淮波險
惡難於通並計工開清江
浦五十餘里自管家湖鴨陳口通淮湖築
堤置移風清江閘以達于湖而淮道通矣又自淮
安至寶應以南作涵洞數十餘處以時啓閉乾不
病餉潦不妨農一時稱便然黃河勢高南趨益順

八

空

而東淮之勢勢殺郡後大河北岸淤漲游徙南徙
春夏水盛不惟郡西之南入運河者勢不可支其
遶大河而東者緣北岸勢高障之使南南岸勢低
舊堤塌塌更無欄阻郡城連東漫焉南侵故大河
之委流益障入海之故道益微郡之東西南三境
歲有水患郡西有管家湖西湖滿而易溢郡南東
有射陽湖廣三百里東接廟灣亦入海別徑也然
射陽雖大淤斥已多土人障之截回西流水小溢
則不能滿其量大溢則不能容不滿量則不接廟

灣而入海無徑不能容則廟灣亦復漲溢而其下
流又爲范公捍海堤所持故水無間大小至淮南
而止聽其自落勢使然也 宋熙寧十年夏五月
河決榮澤秋七月復溢衛州自王供婦至汲縣懷
州等處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澤
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濟河入海
五 莊濬以爲黃河入淮之始 黃承玄曰淮與
汴泗達淮周顯德間濬汴口導河達淮皆上流也
宋興國間可由彭城入淮熙寧間由南清河入淮
則支派爾金元季由清河入淮亦上流也 國初
河決原武由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則正派又上
流矣嗣後或由孫家渡或由趙皮寨皆從陳穎毫
壽懷遠等處入淮皆上流正派其由小浮橋經徐
邳自清河縣北合淮者此雖下流亦支派爾至嘉
靖中塞渦河口截野鷄岡則正派皆歸孫繼口歷
徐邳桃清入淮而涓滴不及於上流矣已而從清
河縣南合淮下流且奪淮入海之路矣 王氏樵

曰上古海路不甚通揚州雖有沿海之文然所沿者由江至淮之海面而已上古海利亦不甚通鹽與海錯取諸青州今謂瘠海不啻足矣閩廣兩浙之路莫之通也聖人先見之明防患之遠不貴遠物異物以生外蒙亦豈有賈市招誘之事哉近世倭人之禍則海路海利日通而莫之爲禁之咎也漢書言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雖漢世已通中國然止樂浪海中一路則自未之通也自元人與之交兵彼始

三
我之漸 國初沿海倚禦蓋亦甚

嚴方平 馳乃生前代未有之患當事者釋禹貢之旨則得所以治之之要矣 唐順之曰江南控扼在崇明江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塊土大海中以障蔽浙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于洋山若會哨嚴緊賊何從入

考古揚州之域彭蠡 澤爲今江右蘇松等區據壤浙西是時吳越尚稱荒服閩海固未通中夏也今揚州分野且苞舉浙閩是號東南財賦之藪而

雖自開闢雄郡鹽策之利甲于尤牧又爲禹時貢金所未及寧論厥賦上錯哉然民夸俗侈逐末倍於力田而水旱相仍竭民力不足沃焦釜頃歲江淮告困轉漕無策恐不免煩司農之仰屋矣

禹貢疏卷五

荆及衡陽惟荊州

傳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

疏其境通衡山

蘇傳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荊山在南

郡臨沮縣東北自南條荊山至衡山之陽為荊州

自北條荊山至于河為豫州 曾氏曰有兩荊山

此荊州之荊山非雍州荊岐既旅之荊山 山

其南為荊州其北為豫州漢志此荊山在南

襄陽府

臨沮縣衡山在長沙今潭州湘南縣

志臨沮侯國有荊山荊州記曰西北三十里有

縣西北即荊山首曰景山即卞和抱璞處今南漳

縣西北八十里有荊山三百餘絕惟西南一徑

通人行相傳卞和得玉於上見襄陽府志

爾雅漢南曰荊州李巡註其氣燥剛稟性強梁故

曰荊荆強也 釋名曰荊州取名於荊山荆警也

南蠻數為寇逆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伺

之也 城方氏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其澤藪曰

其川江漢其浸潁淮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

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漢地理志楚地

翼軫之分楚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

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鬻熊之

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後寢疆大楚有江漢川

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

漁獵山伐為業果蓏麻蛤食物常足故嵇康喻生

而忘積聚江陵故郢都南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亦一都會也

江陵記曰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於

枝江縣沈括曰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即古

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今郢州謂之北郢路史云

今宜 杜佑曰楚地分野兼得韓秦之交秦并天

下置郡此為南郡縣中長沙南陽之東境漢武置

十三州此為荊州其五溪中地歸漢以後歷代開

拓後漢並因之 後漢郡國志荊州刺史部郡七

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

之東 晉地理志魏武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郡以

北立襄陽郡及敗於赤壁南郡以後屬吳吳後遂

與蜀分荊州於是南郡零陵武陵以西為蜀江夏

桂陽長沙三郡為吳南陽襄陽南鄉三郡為魏而

荊州之名南北雙立唐地理志山南道古荊州

域江陵府本峽歸夔雲安本禮廟復郢襄房房陵

為鴉尾分鄧隋泌即淮安郡均為鴉火分以東通

採訪使治襄州杜佑曰唐分置山南東道領江

陵荆竟陵復富水郢夷陵峽巴東歸武陵朗澧陽

澧郡江南西道領長沙潭零陵永桂陽郴江夏鄂

齊安黃漢陽沔江華道衡陽衡巴陵岳邵陽邵郡

黔中道領黔中黔盧溪辰盧陽錦寧夷思清江施

潭陽巫龍標義義泉夷靈溪溪浩川費漆溪秦播

天

州播夜郎珍郡兼分入淮南道為安陸安義陽中

郡今嶺南道連山連郡初學記曰荊州之南界焉

宋為荊湖南北路北路府二江陵德安州十鄂

復郢即常德府豐峽岳歸辰沅靖軍二荆門漢陽南路

州七潭衡道永邵即寶郡全軍一武岡監一桂陽

而郢州入京西南路黃州入淮南西路興國軍入

江南西路南渡後更定不常其地東界鄂西接

溪洞南抵五嶺北連襄漢又兼黔施珍思播五州

入夔州路而廣南東西路亦為荆揚二州域文獻通考

以信陽軍入荊州

城似入豫州為是

班固配十二次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鴉尾

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屬荊州費直起張十三度

陳卓京房張衡並云翼軫楚荊州春秋元命苞

曰軫星散為荊州分為楚國春秋緯文耀鉤云

大別以東至九江荊州屬衡星唐書曰星紀鴉

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榮惑位焉星經玉

衡第四星主荊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為南陽

天

沙宋天文志三台下星主荊州天市西垣第二

星曰楚五車中央星曰司空主鎮星楚又曰北斗

第二星曰璇亦分為楚

張華曰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則九

疑有江漢之流實險阻之國也武夷熊氏曰荆

州之地亦廣北接雍豫之境南逾五嶺即越之南

徼也越雖上古未通已當在要荒之服東抵揚州

之境西抵梁州及西南夷等處皆楚地也揚州之

境自兩浙為吳越之外江淮皆楚境或謂建都於

江南者當以南昌為正其北接連中原東通吳西
接巴蜀南控蠻粵故諸葛亮以為用武之國英雄
之所必爭凡自北而攻南自南而窺北未有不先
得此而可以有為也 劉甲謂荊州為吳蜀脊高
保融分江流瀦之以為北海蓋保江陵之要害
薛氏曰武昌襟帶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廬泥右連
襄漢南北二塗有如繩直胡人南牧嘗出此以襲
豫章 章俊卿曰自武昌而至江陵東通吳會西
連巴蜀南極湖襄北控關洛人皆知其為荊湖之
險然以荊湖為重鎮以襄陽為唇齒則荊湖之險
可得而固也又曰沅湘泉水合洞庭而輸之江則
武昌為之都會江水下夔峽而抵荊楚則江陵為
之都會漢沔之上則襄陽為之都會守江陵則可
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援川陝守武昌九江則
可以蔽全吳 陳亮曰襄漢控引京洛側睨淮蔡
包括荊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 蘇子
翁曰襄陽據漢水上流與江陵為唇齒襄陽之唇
亡則郢復荊門漢陽皆齒也齊安鄂渚為受兵之

衝長江之險與虜共之矣 權衡與曰歷中
西南微道在漢為武陵莊踞循江以界地唐蒙浮
船以制越地近荊楚候如巴蜀五溪襟束蠻蛋聚
落陰雨多晦草木少凋者也
〔箋〕考一統志古荊州為今湖廣省武昌楚始名鄂漢陽
承天德安即子黃州楚鄂荊州古三岳州苗地長沙楚
中地寶慶常德衡州荆州永州楚南各府沔陽唐復
靖柳三州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其襄陽府為荊豫
二州城鄭氏曉云襄陽府所屬宜城南漳房三縣及辰州府考郡志宜城當屬豫州一統志
荊州府古六江西省南康九江吉安三府為荆揚二
州城章演云吉安府屬龍泉縣永寧縣屬建昌地袁州府屬萍鄉縣皆屬是四川省夔
州府并施州衛平茶司為荆梁二州城鄭氏曉云夔州府屬
巫山大昌大寧縣大田軍民千戶所散毛宣慰司所屬是貴州宣慰司則荆梁
二州之南境鎮遠銅仁二府荊州南裔黎平思南
二府並荊州荒裔也廣西恩州府楚黔中地桂林
府亦楚粵之交云 蘇秦說楚威王謂楚地西有
黔中巫郡南有洞庭蒼梧則粵地固應入荊楚矣
唐樞曰湖廣省南匯交廣滇貴諸水於洞庭而

受之於前北引漢沔諸水而固之於後西承川蜀諸水而折而過焉東有武昌縣樊山承之而爲大回釣臺橫之而爲小回水法縈迴而山奔不歇故有不可居終之說蘄黃北倚五關前憑大江占淮濡之上腴連雲夢之巨藪古豪傑存取焉然非宅中圖外之地其水要不如武昌險要不如襄陽路要不如荊州

江漢朝宗于海

傳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爲宗

入海

宗尊也

疏周禮大宗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

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過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朱子曰江漢發源梁州及入海則在揚州至荊州合流迅疾以趨海有似於朝宗 易氏曰江自歸州梯歸至鄂州武昌凡一千四百餘里漢自

均州武當至漢陽軍漢陽縣凡一千四百餘里皆荊州之地江漢分流於其間至是合流 王氏炎曰漢水入江處在漢陽軍大別山下正屬荊州之域

箋荊州之水以江漢爲主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

紀此正記其合流處合則力大勢銳不至海不已

故以朝宗狀其勢勢一決自不可禦禹治荊州之

水於江漢得勢九江沱潛雲夢如破竹矣 王氏

樵曰江水至東陵而北會于漢漢水至大別而南

入海

入于江于荊州記江漢之合不言其合而言其朝

宗于海一言而盡水勢殆傳水之神也二水在梁

揚二州自是無可得而書既言朝宗於海則入海

不俟言故知三江旣入不指大江也 鄭氏曉曰

江漢發源于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

荆據其上游之會故于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

下有所洩

九江孔殷

史記作甚中

傳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

九江潛陽地記

云一日鳥白江二日蚌江三日烏江四日
五日歛江六日瀟江七日瀟江八日提江九日
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九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
或五十里始干鄂陵終於江口會于桑落州太康
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為

地理志九江在今

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鄭云殷猶多也九江
多言治之難也

蔡傳孔甚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

也蘇云殷當也朱子嘗考定九江源委一日瀟

江出通州營道縣九疑山亦名二日湘江出靜江

縣陽山東北名鍾出衡州衡陽縣三曰蒸江出衡州衡陽縣

入瀟

特盛故名為蒸四曰瀟江陽西北入洞庭五日

沅江出沅州西蠻界中六曰漸江出索縣東七曰

序江出辰州溆浦縣八曰辰江出辰州西南

合九曰酉江出會溪城西山中至辰州東合此九

江也今按蔡傳九水有元水澧水而無瀟蒸與朱

漸水而漸江水直謂之湘江葉夢得謂漸字即漸

宇桑欽誤分為二名鄭元注引地理志漸江出丹

陽縣南蠻中者是已即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

歛港者與漸發之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

曾氏曰沅漸元辰敘酉湘資醴水皆合洞庭中東

入于江是為九江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今之

巴陵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

羅泌曰十道圖舊志云江自鄂陵分派為九於

此合流謂之九江口程大昌謂荆境至尋陽以東

即為揚州山海經云洞庭之山是在九江中而博

物志君山為洞庭山故張勃吳錄云岳之洞庭荆

之九江也若尋陽則為揚境非荆地矣水經注言

九江在長沙國下雋縣西北楚地乃今岳之巴陵

洞庭在其西北則荆之九江為洞庭審矣新安

陳氏曰江漢朝宗于海即繼曰九江孔殷導江不

日播九江而曰過九江則大江自大江九江自九

入瀟

十

水可見孔氏所謂江於此分為九道者其非明矣

證以導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於東陵則九江當

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而不在潯陽與今之江州

尤明矣朱蔡以洞庭湖當之辨證詳明從之可也

謂江南凡水皆呼為江禹時澧州之下巴陵之上

自有九水六年代久遠陵谷變遷不可以今水證

古水而闕之亦可也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

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

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水經曰江

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

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波又曰湘水

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即陽山東北過零陵縣東又

東北過鄧縣西又北過醴陵縣西又北至臨湘縣

西又北至下雋縣西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沅水

出牂柯且蘭縣又東北過臨沅縣南又東至長沙

下雋縣西北入于江沅水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水名辰溪口又東逕臨沅縣

南又東入龍陽縣有澧水出關驪以為典水所出

東南注沅亦曰漸水也沅水又東下注洞庭湖方

會于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東北過邵陵縣又

東北過益陽縣又東南沅水合於湖中東北入于

江湖即西水東南至沅陵縣入于沅西水源出益州巴郡臨江

縣故武陵之充縣沅源山東逕酉陽酈道元曰

湘澨同源分為二南為澨水北則湘川羅君章湘

中記曰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日

月若出入於其中也湘水又北逕衡山縣衡山東

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九

背故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湘中記曰湘

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五色鮮明白沙

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石矣湘水又北

汨水注之又西逕汨羅戍而北對青草湖岳陽

風土記曰按澧陽沅湘合諸蠻黔南之水滙為洞

庭至巴陵與荆江合而東州據其上水經云湘水

右會小青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右則沅水注

之謂之橫房口東則微湖世謂之麋湖西流注為

江謂之麋湖口左則澧水謂之武陵江凡為五水

注為洞庭北會為大江名曰五瀦戰國策曰秦與

荆戰大破之襲郢取洞庭五瀦楚辭帝子降今北

瀦皆其地也寰宇記云洞庭湖府之庭趙彥衛曰洞庭有山

水之分吳中太湖內乃洞庭山產柑橘香味勝絕

楚之洞庭乃大湖連亘數州邊湖亦產柑橘襄陽

記李叔卒教子曰龍陽洲有千頭木奴龍陽洲在

洞庭側也

箋殷字有訓正者堯典以殷仲春是也有訓盛者

洛誥摩稱殷禮是也孔殷二字終屬費解九江自

宋胡氏以為洞庭似無可疑乃註疏並指潯陽而

以洞庭為彭蠡誤矣余嘗秋汎洞庭風日晴美

波澄若鏡倍覺日月開朗今震澤亦號曰洞庭或謂地脉潛接余未敢深信也及考拾遺記云洞庭山浮於水上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難老其然豈其然乎 王氏然曰九江洞庭湖也其源有九水故名九江其後會聚日廣方八百里而洞庭山遂在其中故因山得名而曰洞庭焉所謂荆湖南北路者自是而分導江云東至于澧澧過九江則是古者澧先入江而後九江入也澧當在九江數外 夏清渠陽考曰九

六 貢

水四出湖南瀟湘五出湖北沅敘而沅敘澧三

蒸沅

辰酉

而沅敘澧三

水並發源于靖州澧江出武岡軍唐糾山在今綏

寧縣界改隸于靖即謂澧出湖北亦可也 岳州

府志曰昔軒轅遊蜀見水多決之下流江湖皆溢

乃鑿五湖貯水今洞庭一也 大明一統志曰洞

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沅漸元辰敘西澧資湘九

水皆合于此故名九江又九江沅資湘最大皆自

南而入荆江自北而過洞庭瀦其間名為五瀦每

歲六七月間岷嶓雪消水暴漲自荆江逆入洞庭

清流為之改色青草湖一名巴丘湖北連洞庭南

接瀟湘東納汨羅之水每夏秋水泛與洞庭為一

水涸則此湖先乾青草生焉 湖廣總志曰今辰

常衡永枝河會流于洞庭者無慮數十水而其會

衆流而注之湖則有三曰沅江湘江澧江而已沅

發自牂牁經辰溪合麻陽諸溪洞水過常武出湖

之北湘發自廣西興安海陽山至分水嶺分為二

派一為灘水一為湘水至永州合瀟水汨羅過長

沙出湖之南澧發自武陵古充縣東流過武水口

八 貢

合焦溪茹溪諸水經慈利石門至澧州由湖之西

而漸元辰敘西資共合流而匯為洞庭以為之壑

長沙府志曰湘江分為二派曰灘水流而南曰

湘水流而北由靈渠與瀟水會湘猶相也言有所

合瀟猶離也言達湘南流湘水至永州與瀟水合

曰瀟湘至衡陽與蒸水合曰蒸湘至沅州與沅水

合曰沅湘會衆流以通洞庭 衡州府志曰湘川

東北流過零陵五里與營水合達於衡陽蒸水入

焉會流於石鼓之下羅君章所記十五水無瀟蓋

營水在唐名曰瀾耳考永州府志通判

沱潛既道潛一作瀾
史記作沱

傳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馬云沱湖也其

者謂疏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鄭云今

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華容有夏水首出

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此解荆州之

沱潛梁州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

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

尾入江漢耳江源有郛江首出江南至健為武陽

入漢六

主

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

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解梁州之沱

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至蜀郡都水縣嶺山

與江別而更流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

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

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此解梁州沱潛與鄭異然

地理志及鄭皆以荆梁二州各有沱潛孔梁州注

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以二州沱潛為一者蓋以

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

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

出故孔舉大畧為發源梁州耳 王氏炎曰沱水

在今江陵府枝江縣土人謂枝江為百里洲夾江

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謂

之下沱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泔泔即古潛字故史

記云沱潛既對今松滋分為潛江縣矣今潛江在

經縣界東南入大江見荆州府志又水經注曰江

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浦上故以枝江為縣地理

志曰江沱出西

南東入江是也

大明一統志曰沱江在當陽縣治南至枝江縣界

入大江 承天府志曰沱水分自大江逕當陽枝

江交界會于潛禹貢東別為沱即此漢水自鍾祥

北三十里分流為蘆溪河逕潛江縣東南復入于

漢爾雅云水自漢出為潛者是也又遠安縣西南

九十里紫蓋山上有升井沱水逕其西 湖廣名

勝志曰長夏河即夏水在沔陽州南四十里即江

之沱也州西北曰襄河漢之潛也與地廣記夏水

冬竭夏流故曰夏水水

經注諸口為中夏水是

雲土夢作又石經 夢字太宗時得

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
作畝畝之治疏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
夢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
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
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司馬相如
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
每處名存焉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
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間蓋兼上下
今二澤在雲夢縣南朱子曰江陵之下連岳州是雲夢

入編六

七

羅泌曰雲夢楚之二澤也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以
其跨江相比而謂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後世
以爲一澤故杜預以雲夢藪爲巴丘湖鄭道元謂
自江陵東界爲雲夢北爲雲夢之藪誤矣按左氏
傳楚子田于江南之夢邵子之女生子文棄之夢
中則江南之夢澤楚子涉睢濟江寢于雲中卽江
北之雲澤也雲土夢作又者雲在前爲水所沒至
是始得爲土夢在前雖土而未可作至是始可作
而又之蓋夢地差高而雲下洪邁曰漢志有雲

夢官左傳邲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注云夢澤名在
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楚子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
雲夢跨江南北楚子濟江入于雲中注入雲澤中
所謂江南之夢然則雲在江之北夢在其南也職
方氏以夢爲膏雲夢跨江南北地故有南夢有北
夢五代孫光憲號北夢本此章昭
曰雲土今爲縣屬江夏南郡華容沈括曰孔安國
本今地理志江夏有雲杜縣

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據左傳吳人入郢楚王
涉睢濟江入于夢中奔郢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
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雲中遂奔郢都則今之

入編六

八

安陸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郢則雲在江
北也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等縣江北則長沙監
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
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又矣蘇傳雲與夢二土
名也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玄纁縞云爾
王孫圉曰楚之所寶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
箭之所生也

箋此只言雲夢之水治而土平耳不必分別高下
總由江漢二水治相因而致荆之功以江漢朝宗

爲王九江經流沱潛其別流也雲土事作久而荆
州水土無不平治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傳田第八賦第三人功脩荆州塗泥與揚同其地稍高故田加一等

楊氏時曰荆江合蜀衆水所委源高而流下自夷

陵以東地多沮洳陂澤無高山大陵以爲阻固所

恃以禦水者隄防而已人力一不至則靡潰千里

猶爲平流不見涯涘昔人有支爲九河以疏瀹之

者而後水之爲患消荆人利之非一日矣瀕河之

民既習久安乃始盜河爲田而河之故道湮沒無

復存者 史記貨殖傳云楚越地廣人希飯稻羹

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麻蛤不待買而足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幹栝栢檣砥砮丹惟簡

簞栝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

納錫大龜

疏揚州先齒革此先羽毛蓋以善者爲先 荀子

曰楚人鰕鰕魚皮革犀兕以爲甲幹如金石 蔡傳

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丹銀齒革所產

不無優劣 晉頌大賸南金鄭氏箋云荆揚之州

貢金三品 管子曰金起於汝漢 韓子曰荆南

之地麗水之中生金

傳幹栝也栝葉松身曰栝 疏幹爲弓幹考工記

云弓人取幹之道也以栝爲上陸機詩疏云栝栝

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栝皆木名栝

木惟用爲弓幹故舉其用也 考爾雅松栝栝身

栝之類與池水熱讀載亳州法相禪院錄栝一

珍玩目其寺曰栝栝似栝栝一也乃洛陽名園記

云松栝栝栝

傳栝栝於栝皆磨石也磨石中矢鏃 疏栝以細

密爲名礪以爲礪爲礪礪云礪磨刀亦石也礪者

曰礪晉語曰肅慎氏貢栝矢石礪賈逵云礪矢鏃

之石也丹者丹砂王肅云丹可以爲采 今辰錦所

并溪洞老鴉 蘇子瞻石礪記曰禹貢荆州貢礪

礪礪石及箇簞栝梁州貢礪礪至春秋時隼集于

陳庭栝矢貫之石礪長尺有咫問於孔子孔子不

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

矣子瞻自僭耳北歸江上得古箭鏃其質石以爲

卽桔矢石砮云

今女直卽肅慎地尚產石砮出黑龍江口名水花石堅利入鐵與

志云夷州土無銅鐵取磨礪青石以作弓矢此亦石砮矢之類

傳箇簞美竹桔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

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

俗馬云木名可以爲箇

疏

鄭云箇簞簞風也是兩種竹 竹譜云箇簞二竹

亦皆中矢呂氏春秋云駱越之箇然則南越亦產

不但荆也 顏師古曰桔木堪爲苛今幽以北皆

用之 陸璣疏云桔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

織以爲牛官箱器又屈以爲釵故上黨人謂曰問

六

二

婦人欲買赭不謂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

中自有桔 蘇傳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杞榦桔

榦礪砥砮丹與箇簞桔皆物之重者荊州去冀最

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

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以輕資

致之京師重勞人也

傳匭匣也書以爲菹茅以縮酒

鄭云茅有毛刺曰菁茅

疏

周禮醢人有菁菹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周

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茜茜讀

爲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

故謂之縮或云茅有三春按史記齊桓公欲封禪

管仲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茅春以爲藉鄭玄

以菁茅爲一物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旣包聚

而又纏結也

丘光庭曰菁者茅之狀貌菁菁然也見兼明書

管子曰江

淮之間有一茅而三春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

晉語曰楚爲荆蠻置茅絕設望表絕謂裏茅而立

之所以縮酒

晉地理志泉溪有香茅云古貢之以縮酒

溪蠻龍笑云

麻陽苞茅山茅生三春孟康曰零茅揚雄曰瑋茅

六

三

皆三春也爾雅謂之藎廣雅謂之芄本草云生

楚地三月採陰乾僮人以社前者爲佳名鴉街草

今辰常並出麻陽縣有苞茅山在縣東九十里見辰州府志又晉書地理志曰零陵縣有香茅

朱子謂古人榨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

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也 陸璣疏云詩白茅

包之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

魏了翁曰古無灌茅之義所謂縮酒只是醢有

糟故縮於茅以清之若曰滲下去如神飲此鄭臆

說也 靖州見有菁茅甚多

傳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璣說文云珠不圓也字書云小珠疏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

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

三入爲纁五入爲緋七入爲緋鄭云纁者三入而

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緋又再染以黑則爲緋玄色

在緋緋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沈括

云古人謂幣爲玄纁五兩者一玄一纁爲一兩玄

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

玄衣纁裳以朱漬丹秣染之爾雅曰一染謂之緋

緋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謂之窺窺類也三染謂

之纁蓋黃赤色也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幣以皂帛

爲玄纁非也汪氏云見則上玄而下纁服則玄

衣而纁裳呂覽曰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

而愛已之蒼璧小璣顏師古曰圓者曰珠不圓

者曰璣皆蚌之陰精也桂海蟲魚志曰珠出合

浦池中有珠池蛋戶投水採蚌取之歲有豐耗多

得謂之珠熟杜光庭曰大星之精墜於南海中爲大珠徑尺餘時出海上光照數百里

今名其地爲珠池亦博物志曰南海外有鮫人

名珠崖見錄異記

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玉藻云天子

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

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

瑤玖而組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鄭註

綬所以貫佩玉承受者董巴輿服志曰古者

君佩玉尊卑有及秦以采組連結於襪謂之綬

漢承秦制用而弗改

傳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

而納之疏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杜

日廣濟蔡山出大龜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卽此羅

志云出巴陵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

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于寶曰

千歲龜龜能與人語述異記云龜千年生毛龜壽

龜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周禮

龜人掌六龜之屬鄭氏註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

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說苑曰靈龜文五色似

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繁衍象山

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脰左

晴象日右晴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
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 管子曰龜
生于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
福正 蘇傳寶龜不可常得有則納之若以下錫
上者然不在常貢之例 新安陳氏曰錫貢如敷
錫之錫上錫下也納錫如師錫之錫下錫上也
王孫閼曰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
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
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
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
則寶之

八
龜六

五

箋荆揚貢金並云三品今黃金唯滇中定有貢額
頗為地方之累荆揚貢皆白金然額最廣近日加
派日煩楚中兼供黔賦不免襟促肘露而所在開
局鑄錢荆為銅冶所聚頃議專官督鑄尋復報罷
至大木上供浮江而下雖問取之川蜀而荆開實
綰轂之區尤稱煩累云 荊州自古為用武之地
故制貢於弓矢獨詳柁若而外箇簪並竹之堅勁

者與格皆堪為矢而三邦所出獨勝入貢謹志其
地尤必取其有名蓋弧矢之利聖人以威不恪必
精且良不欲以濫惡充數致誤戎備也荆俗尚鬼
併以菁茅大龜入貢而包匭以示珍納錫以表異
皆有慎重意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於荊州制貢備
見之 禹貢珠璣止見於徐荆二州淮夷蠙珠即
今所謂蚌珠如史所稱隨侯明月之屬皆出江漢
乃合浦還珠事見漢史述異記云合浦有珠市今
東粵以珠池特聞矣 王氏樵曰周襄荆揚之貢
金不入而周王求之于魯春秋譏之漢元帝時貢
禹諸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租稅
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貢禹之言
固先王之意也又曰古荆揚有木貢有則貢之棟
宇器用有所須則用之甚儉而易共也後代有營
繕則工師求大木至于深山窮谷人跡不到之處
懸崖弔橋艱難萬倍比至深澗必待夏秋洪水泛
漲方抵大江嗚呼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則何辭以
對是故禹卑宮室而作訓以峻宇彫牆為戒豈非

大
龜六

五

人君之所當守哉 丘氏濬曰按魯語蕭懷之矢以楮木爲筈以石爲鏃則木亦可爲筈不獨竹石亦可爲鏃不但鐵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傳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蘇傳江無達河之道捨舟陸行以達于河故逾于

洛自洛則達河矣河行冀州之南故曰南河 王

氏曰江沱潛漢均與洛不通必陸行逾洛然後由

洛可至南河凡曰逾皆水道不通通陸而後能達

大綱

七

也

箋按是時荊州貢道兼用陸運今楚地若轉輸從

陸必經中州境上其漕艘亦從江入淮以達會通

河較之維揚止多長江之險耳 鄭氏曉曰荊州

至冀州中間還隔豫州貢道近于漢者則徑浮于

漢不必沿江而入漢也近于潛者則徑浮于潛而

入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沱自華容縣出于江入

于沔沔即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

漢出至潛江縣入于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一路

也 王氏濬曰荊州曰浮于江沱潛漢梁州曰西

傾因桓是來浮于潛則明有沱潛爲轉輸之道

考荊州分野今爲全楚之區而又別以其州名郡

雄視南服江漢之間亦一都會也自禹制貢揚荆

獨繁而二州田土並列下等豈賦固不盡繫于田

乎然異日者揚荆田土日闢富饒遂甲於天下楚

地沃野彌望再熟之稻方舟而下吳會並虛口仰

給而財賦亦最豐腴頃歲黔蜀震鄰困於供饌

而又繼以采木分藩徵兵括稅誅求無藝饑饉薦

大綱

六

臻竭澤焚林何以能久荆楚剝悍喜亂其來自古

天下有事常推楚以爲鋒所望楛矢東來而朝宗

之誼不廢斯善矣

禹貢匯疏卷六 終

禹貢滙疏卷七

吳興茅瑋徵纂并箋 男龍京全訂

荊河惟豫州

傳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州界西南至荆山之南即荆州北距河水即襄

州蓋豫在荆之東北襄史記曰昔唐人都河東

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

足王者所更居也 帝王世紀曰禹受封為夏伯

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 鄭氏詩箋

云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數亳為南

大陂

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經

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 詩譜周東都王城

畿內方六百里王城即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

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

冀州之南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成林之地

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其後武公滅號鄭之地居

之為漢新鄭縣見地理志李巡爾雅注云河南其氣著審厥

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 釋名曰豫州地在九州

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

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其澤叢曰

圃田其川榮雒其浹波澨其利林漆滎泉其民二

男三女其畜宜六極其教宜五種黍稷菽漢地

理志周地今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氏

是其分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

火正閼伯之虛宋後為齊楚魏參分魏得其梁陳

留魏地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滎

鄢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許偃陵河南之

開封中牟陽武酸枣卷皆魏分也韓分晉得南陽

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陰長社陽翟鄭東

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

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

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阜滎陽潁川之嵩

高陽城皆鄭分右雒左沛食漆洧焉陳國今淮陽

地本太昊之虛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宛西通武

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 杜佑曰荊河州在天

官柳七星張則周分野房心則宋之分野背觜參

則魏之分野角亢氏則韓之分野兼得秦楚之交

秦分天下置郡為三川陽南陽郡之東北境
南郡之北境漢武置十三州此為荊河州後漢
郡國志豫州刺史部郡國六潁川汝南梁國沛國
陳國魯國而弘農河南二郡為司隸校尉部東漢
陽置司隸校尉又馬端臨曰漢時為郡國八郡
別置豫州于豫郡
曰潁川河南陳留汝南沛南陽國曰梁淮陽又為
漢中北境弘農郡東境唐地理志河南道古豫
州域洛陝負河而北為實沈分負河而南號汝許
及新鄭之地為鶉火分鄭汴陳蔡潁為壽星分宋
亳為大火分東都河南府即洛州汝以都畿採訪使治
都城內餘以河南採訪使治汴州杜佑曰唐分
置十五部此為都畿河南府洛陝郡陝臨汝汝榮
陽郡郡河南道為陳留汴睢陽宋濟陰曹譙郡毫
潁川許淮陽陳汝陰潁汝南荆郡兼分入山南東
道為淮安唐南陽鄧襄陽襄漢東隨武當均郡河
東道為弘農號郡初學記曰襄州禹貢荆豫二州之界宋東京汴
之開封也西京河南府大中祥符七年建應天府
即歸德軍為南京慶曆二年建大名府為北京先是改

開封府為京畿路崇寧四年又于京畿四面置四
輔郡潁昌府為南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建
拱州於開封襄邑縣為東輔並屬京畿其後沿革
不一開封府屬京畿路應天興仁即曹州二府拱州
本襄邑縣廣濟軍漢定陶縣屬京東西路襄陽府鄧隨均唐
四州光化軍屬京西南路河南潁昌即許州淮寧即陳州
順昌即潁州四府鄭孟蔡汝四州信陽軍屬京西
北路亳州屬淮南東路馬端臨曰宋豫州之境
俱為京師輔郡置京東路府則開封應天州則曹
單拱軍則廣濟京西路府則河南襄陽州則汝鄭
許鄧均陳潁蔡唐隋軍則襄陽光化兼得陝西路
之陝號淮東路之亳州考單州地為單父碭山
班固配十二次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
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費直起氐十一度自柳九
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
河費直起柳五度陳卓京房張衡並云房心宋
豫州柳七星張周三輔春秋元命苞曰鉤鈴星
別為豫州春秋緯文耀鉤云外方熊耳以至河

水陪尾豫州屬搖星

星經玉衡第七星主豫州

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爲潁州壬午爲梁國丙午爲汝南戊午爲沛國庚午爲魯國

問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際海道里長短夏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朱子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極邊與際海處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

大綱七

五

也 武夷熊氏曰豫州居天下之中四方道里適均故古人於此定都不但形勢之所在亦朝會貢賦之便湯之亳今河南偃師縣是也成王之洛邑今河南洛陽縣是也其地北距河南抵荆山東抵徐西抵雍梁今爲河南府號郊鄭汝陳蔡唐鄧汴宋等州之地 晁氏曰昔夏后初都陽城南踰洛陽百里而遠成湯遷亳東踰洛陽五十里而近皆舍洛陽而不都周興武王既定鼎郊鄆厥後召公相宅洛邑周公營成周其意盛矣而成王卒不果

遷建宣王中興自濟之洛狩于囿田及於敖山因

以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豈不欲成周召之志歟

然宣王卒亦不果至平王遷而周衰矣 陳子昂

曰渥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

之饒東歷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

寶 劉寬夫曰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

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運漕 唐末博士朱朴獻

遷都議曰古之帝王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

時制事關中周隋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

大綱七

六

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京闕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興鳳林爲之關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驚浮響不可可

以都河北固水深土厚而人心疆復殷矣未即可

版壤既爲內地人心質良去秦唐又而有上洛
爲便軌之限此建都之極選也建秦在延無是其
說者 章俊卿曰鄭食其荀文若之徒皆稱陳留
爲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秦漢以還迄南北朝
天下有變常爲戰場王霸之興未有都于汴者自
隋煬帝大開汴河直達淮河而大梁實坐要會振
南北水陸之衝形勢百倍李唐屹爲重鎮宋朝混
一因都大梁大抵長安以陝西爲畿輔而屏蔽實
在隴右洛陽以關東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東大

大梁

七

梁以河南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 秦觀曰長
安左轍而右隴蜀襟屏於南太華之山紫帶涇渭
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
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
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爲天府關封地平四
出諸道輻輳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
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巾車錯
轍輻輳街尾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
號爲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蔽阻之隘

阻成阜之險直伊關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
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秦然雍得之可以爲
重自古號爲天下之咽喉凡天下形勢無過此三
者也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霸據一方之具而
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 呂祖謙曰關中是形
勢之地洛是都會之中欲據形勢須都關中欲施
政令須都洛 范仲淹曰西洛帝王之宅表裏山
河接應東京連屬關陝而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
東之會要爲西洛之北門又曰洛陽險固而汴爲
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 李綱
曰今未能遽關中莫若適襄鄧者古之南陽先
武之所興也西隣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
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
趙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
始欲幸蜀當自襄陽始 胡氏曰襄陽上流門戶
北通汝洛西帶秦蜀南連湖廣東瞰吳越欲退守
江左則襄陽不如建業欲進圖中原則建業不如
襄陽欲禦疆寇則建業襄陽乃左右臂也

〔注〕河患充爲甚豫次之故二州疆域並繫以河

國家河防亦唯山東河南爲最急 考一統志

豫州爲今河南省河南魏司南陽秦取韓地置郡汝寧二

府其開封魏都大梁晉陳留國歸德古商丘漢睢陽二府則充豫二

州域湖廣襄陽府則荆豫二州域 鄭氏曉曰今

河南開封府所屬祥符陳留杞通許太康尉氏洧

川鄆陵扶溝中牟蘭陽及六州所屬湖廣襄陽府

所屬均州鄖縣上津竹山光化棗陽穀城山東曹

州西南地及定陶縣似當屬豫考河南歸德府寧夏邑柘城南丘

〔注〕應屬豫州明廣德安府隨州併屬豫州襄陽府志稱穀城屬荆宜城屬豫章漢云直隸東明實未屬豫文獻通考竹山屬房州轄應入梁州曹學佺曰河南者大河以

南也衛輝彰德懷慶三府實兼河北而有之 丘

氏濬曰三代以前洛爲中國之中以今天下觀之

則南北表而東西處其所謂中蓋在荆襄之間朱

子曰天旋地轉閭浙反爲天地之中閩浙在東南

海盡處難以爲中朱子蓋以聲名文物通論天下

非以兩地勢也 魏太常校曰長安洛陽大發於周

而其機啓自神禹龍門鑿而涇澄漆沮會于渭泗

入河長安始可都矣伊闕鑿而伊與澗渾會於洛

汭入河洛陽始可都矣

伊洛渾澗既入于河

〔傳〕伊出陸渾山熊耳山在陸渾縣西洛出上洛山豕嶺山在

內澗出汚池山澗出河南北山汚池在新安縣西

是河南境內〔疏〕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之北山也

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嶺山

東北至鞏縣入河渾水出河南穀城縣潁亭北東

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伊渾澗二

水入洛合流而入河 水經曰洛水出京兆上洛

縣隄舉山又東會于龍餘之水又東逕熊耳山北

東北過盧氏縣南又東北過宜陽縣南又東過洛

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過偃師縣南又東

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又曰伊水出南陽縣西

蔓渠山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

入于洛渾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縣北有潁亭渾水出其北潁澤

中東與千金渠合穀水自千金渠東注謂之千金渠又東過洛陽

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澗水出新安縣

南白石山東南入於洛 山海經曰隴舉之山洛

水出焉陽虛之山臨于玄扈之水是為洛汭也

註維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汭 魏畧曰漢火行忌水故去其

水而加佳魏為土德土水之母也水得土而流土

得水而柔除佳加水 水經注曰世人謂伊水為

鸞水北入伊關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

若關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關矣陸機云洛

有四關斯其一焉 隋楊帝觀伊關曰得非龍門耶

據切山南直伊關以洛水貫都天漢之東遂造天津橋以架水用大纜維舟鐵鎖鉤連之詳河南

志 名勝 蔡襄導伊水記曰伊水出伊陽縣西南山

北流至關塞折東會于洛自關塞治渠驪水行一

十八里以貫郡城伊瀕大山屬連數百里其生植

多材木林竹薪蒸橡栗之饒歲取之設方泝以載

浮伊而下循渠引行萃于城中人用賴焉 山海

經曰婁涿山又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澗水出于

其陰西北流注于穀水水經曰穀水出弘農黽池

縣南嵯嶨林穀陽谷東北過穀城縣北又東過河

南縣北東南入于洛孔安國曰黽水出黽池山者

也 今考洛河在河南府城南三里源出陝西洛南

縣界嶺山至鞏縣北十里入黃河伊河在府城

南源出盧氏縣界嶺山經嵩縣洛陽界會于洛

河在府城東出穀城山南流入于洛澗河在府

城西其源有二一出澗池縣白石山一出盧氏

縣界嶺山俱流至洛陽縣會于洛見河南通志

宋河渠志李仲建言西京鞏縣河縣汜水河陰縣

界乃沿黃河地分北有太行南有廣武二山自古

河流兩山之間乃緣禹跡昨自導洛清汴於黃河

沙灘上節次創置廣雄武等堤埝在京城之上患

且不測今如棄去諸埝開展河道講究興復元豐

二年以前防河事不惟有歲費寬民力河流且無

壅溢之患都提舉汴河堤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汴

口為洛口各汴河為清汴者凡以取水於洛也復

置清汴以備淺濫元祐間却於黃河接口分引渾

水今自澗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

元豐已脩狹河身丈尺深淺簡計物力以復清汴

立限脩濬通放洛水從之 李格非曰伊洛二水

自東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徹

箋按豫州雖距河却已自充入海此外水惟伊洛

榮波自此而又東則

而已

四水以洛

為主澗瀾先入洛此先

洛水之大小為先

後導水言東北會于澗瀾

于伊則以相入

之先後言耳 書所載有入海者若三江既入

江漢朝宗是也有入于河者伊洛澗瀾是也入于

海則徑趨于海入于河則因河以至于海也 王

氏樵曰豫之洛猶雍之渭而書法不同涇澧漆沮

雖皆入渭而水之大小不同故曰曰從曰同各

別志之伊洛澗瀾四水相敵故統志其入河與江

六經

漢同文又曰北水以河為宗豫水以洛為宗 王

綱振曰濟洛二水同豫州入河共為豫患濟大而

洛小乃洛為一州之專害濟則數州之公患其雷

夏澤大野豬濟水之治已散見於充徐諸州惟洛

出入皆在豫此所以與雍州之渭同一發例以經

四州之河濟終後於一州之洛亦賓主之辨也

曹學佺曰三川河洛伊也其形若鼎

榮波既豬 榮波全文 作榮播

疏洸水入河而溢為榮榮是澤名洪水之時動成

波浪此時波水已壅遏而為豬畜水成澤不溢

也鄭云今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澤在

其縣東春秋衛侯及狄人戰于榮澤杜預云當在

河北 索隱曰榮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

可以灌大梁 水經曰河水東過榮陽縣蕩渠

出焉注大禹塞榮澤開之以通淮泗即經所謂蕩

蕩渠也漢明帝議治汴渠乃引樂浪人王景作堤

發卒數十萬起自榮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

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

六經

里一水門更相潤注無復潰漏之患渠流東注浚

儀復謂之浚儀渠 蔡傳云漢志謂榮陽縣有浚儀

其實一也元和郡縣志汴渠在河陰 爾雅云水

自洛出為波 水經曰洛水又東門水出焉 山海

經曰瞻諸山西三十里婁涿之山波水出于其陰

而北流注于穀水郭璞注波水世謂之百苔水

水經注曰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

頌曰浸以波澌其水又南逕轆城下又南分三州

於白亭東而俱南入澠水澠水自下兼波水之通

解也故關關有東北至定陵入汝之文

馬融曰汝水出

馬融曰應劭所謂孤山在今臨汝郡魯山縣西北

水經濟水又東合榮

濟注云濟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榮口石門蓋故

榮播所道自此始 曾鞏曰禹於榮澤下分大河

為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

曰鴻溝或曰浪宕渠或曰浚儀渠或曰石門渠漢

靈帝時於敖城西北累石為門以遏渠口者是也

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敖山之北而兼

汴水又東至榮陽之北而旃然之水東流入汴榮

入

七

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東流而出濟

水至此乃絕隋大業初皇甫誼祭河南丁夫百萬

開之起榮澤入淮千有餘里更名曰通濟渠唐開

元中裴耀卿言江南租船自淮西北汴鴻溝轉相

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

石 陳亮曰禹於榮澤之下嘗引河流以注東南

而通淮泗蓋其肢脉猶未盛也自秦決浚儀以灌

大梁而并天下而河汴始分流矣漢承齊秦之後

而受河之患為尤劇及永平開河流既塞始築汴

渠而又脩浚儀渠其後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渠

而河汴達于淮泗者始安流而無碍是以東南轉

輸相繼而上本朝都陳留而宿重兵以為固其資

東南之粟者不知其幾千萬石故置發運使以清

之而浚渠之功為不細矣故本朝受河之患無以

異于漢而受汴渠之利則自漢以來未之有也

考索云宋定都于汴是時漕運分為四路東南之

果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

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

入

七

河至京師京西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路最重

惟是汴河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專倚辦江淮

筴榮波二水一濟一洛參雜言之亦變例也 王

綱振曰洛入河則記波豬宜也而兼議濟出之榮

者以濟亦豫州入河而後溢為榮故蒙洛入河之

文見榮能受濟之溢波能安洛之流耳

導荷澤被孟豬

左傳爾雅皆作孟諸宋戴澤也周禮作孟諸漢書作盟豬史記作明都

傳荷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荷東北水流溢覆被

之 疏地理志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

國雖陽縣東北 括地志云荷澤在曹州濟陰縣

東北九十里定陶縣東今名龍池亦名九卿陂

州東南三十里有荷水亦名荷澤濟水會此入海

今泗見山東通志又兗州府志云荷水在定陶縣

北二里 玉海曰濟陰縣南有荷山故名其澤為荷

澤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

之清河實荷澤 水經曰濟水東流者過乘氏縣

又東過金鄉縣南又東過方與縣北為荷水清水

曰不言人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處方乃覆被

六

矣 金氏曰荷澤在今曹州沛陰縣孟豬在今應

天府廣城縣自荷澤至孟豬凡百四十里二水舊

相通今荷澤自分南北清河近時大河亦被孟豬

併行雖水矣 宋史河渠志廣濟河導荷水自開

封歷陳留曹濟鄆其廣五丈歲漕上供米六十二

萬石

一箋兗豫接壤榮與荷澤皆以志濟也導沅水溢為

榮又東至于荷可與此處參看 榮波在豫西北

荷孟在豫東北澤與豬不同豬是蓄而復流澤是

水之聚 此處却逗出一導字下文導山導水皆

從此導字發脉要見禹治水全以疏導為事耳

王氏樵曰按孟豬之數可田則有水草而淺涸時

多故導荷澤之溢時平被孟豬不常入也或言導

荷澤又導孟豬故言及非也澤無言導者此二澤

相通故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故言導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傳高者壤下者墳壚 壚說文黑 釋名曰土黑曰

虛虛然解散也 王氏炎曰壤則沃墳壚則為瘠

六

呂覽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為其寡澤而後能

一箋豫土止言壤其色雜也從厥土中又別以下土

言之與青州再指海濱同義 王氏樵曰周禮草

人掌土化之法凡糞種墳壤用糜渴澤用鹿土化

之法謂化之使美若沘勝之術也糞種鄭注謂糞

取汁今人不知其法按博物志糜聚草澤而食其

場成泥名曰糜暖民隨之種稻其收百倍此即今

人糞田法也草人土化之法有用糜用鹿恐亦是

之類也墳壤潤解也渴澤故水處也即此經所云

墳墟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傳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臨川吳氏曰冀

賦第一或時數少於豫則降為第二而升豫為上
上豫賦第二或時數多於冀則升為第一而降冀
為上中也

箋大畧豫州田賦與冀州相乘除為上下其雜出
之等高于正額故先言錯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績錫貢磬錯

入鄭注

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利漆枲又周官載師漆林之

征二十有五周以為征而此則貢者蓋周時豫州
在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以制貢禹時豫在畿

外故有貢推此則知冀州不言貢之意矣今考河

漆出南山浙川務出信陽及光山固始見通志陸璣曰紵亦麻也科生

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

間一歲三收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草木蟲魚疏杜

預曰吳地貴縞鄭地貴紵

傳縞細綿 疏縞是新綿縞是細 孔鮒曰縞綿

也絮之細者曰縞 顏師古曰漬蘭擘之精者為

綿縵者為絮今則謂新者為綿故者為絮古亦謂

綿為縞或作統

傳治玉石曰錯 疏詩云佻山之石可以攻玉又

曰可以為錯砮有以玉為之者故云治玉石曰錯
謂治砮錯也 臨川吳氏曰凡錫者非常貢故於

末特言之龜非貢物故言納不言貢楠柚砮錯雖
是貢物非常制所貢也故言錫貢

箋豫州職貢亦畧與充相似蓋二州皆近冀冀京

入鄭注

師甸服也專供粟米充豫二州近京師則專供服

御禹制貢先服食而後器用以及珍幣則次第派
及七州耳 唐國史補稱襄州人善為漆器天下

取法襄州近豫州域 青貢絲枲徐貢玄纁縞楊

貢織貝荆貢玄纁皆所謂布縷之征也惟不及雍

梁二州 錫貢如今常額之外臨期加派若納錫

則不入貢額有則聽其自行交納一從民便不責

所無以厲民也

浮于洛達于河

〔箋〕豫州之水以洛爲宗，滙衆流以入河而卽資之，以爲運道。轉漕帝都最爲便捷，此在豫西境者也。若東境徑自入河，不必言矣。丘氏濟曰：帝堯都平陽，商都亳，成王營洛邑，皆以河爲運道，達于河卽達于京師也。後世都汴洛者，皆由汴水入河。都長安者，雖不濱河，然亦由河入于渭，是古今建都無有不資于河道者。大明一統志曰：汴河舊自滎陽縣東注，開封府城內又東合蔡河，名荑若渠，又名通濟渠，東注泗州，下入于淮。累因河決其蔡河湮沒無跡，而汴河自府西中牟縣入黃河矣。考豫州今爲河南之域，中州接壤畿輔，四通五達，實號與區。洛陽固自古建都地，物華土產名在海內，而賦額去上中較遠，至紆繡之貢亦不必盡如古抑語云：視河洛而思禹功，乃禹貢志導洛頗畧，而功與河並豈虛哉！

吳興茅瑞徵纂并箋 男亂京武亂京全可

華陽黑水惟梁州

〔傳〕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疏〕周禮職方氏豫

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

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之西，雍州之

境也。〔九域圖〕載疏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曰冀

東南曰豫，西南曰梁，西北曰雍，以華山十字分之

四隅乃四州也。曾氏曰：華山卽西嶽，在梁雍之

東，其陽爲梁州，其陰爲雍州。杜佑曰：漢中郡城

固卽徒爲縣，有黑水。又南溪郡戎州南溪縣黑水

自北南流，經於此。同昌郡有黑水，東南流入白水

水。經注云：自樊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有黑水。羊

官水三津俱險，極難行。禹貢黑水，註云：出南寧州

南廣縣汾關山北，至樊道縣入江，一名皂水矣。

〔晉地理志〕：西方金剛之氣，彊梁故因名焉。周禮職

方氏以梁并雍，漢不立州，名以其地爲益州。春秋

元命苞云：參伐流爲益州，益之爲言阨也。言其所

元命苞云：參伐流爲益州，益之爲言阨也。言其所

在之地險阨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

漢書地理志

年改梁曰益州以新唐書為詳何越雋

賈逵曰

梁米出於蜀漢香美逾於諸梁號曰竹根黃梁州之名因此

杜佑曰梁州當夏殷間為蠻夷國所謂巴賁彭濮

之人也周末秦伐蜀有其地於天文兼參之宿亦

秦之分野又得楚之交秦并天下置郡為漢中巴

蜀及隴西郡內史之南境自漢以後歷代開拓氏

羌戎夷之地漢武帝置十三州此為益州魏分置

入焉貢

梁益二州晉初因之

漢地理志秦地南有巴蜀

廣漢犍為武都又西南有犍越雋益州皆宜屬

焉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土地肥美武都

地雜氏羌及犍為犍越雋皆西南外夷武帝初

開置民俗畧與巴蜀同

漢高祖巴蜀之人定二秦遷巴之渠率七姓居於商

洛風俗不

後漢郡國志益州刺史部郡國十二

漢中巴郡廣漢蜀郡犍為犍越雋益州永昌廣

漢屬國蜀郡屬國犍為屬國

馬端臨曰漢時為

郡九曰漢中廣漢蜀巴益州武都犍越雋犍為

又為弘農郡之南境

唐地理志古梁州城山南

道興元

府漢中郡

洋鳳興成文扶利集壁巴達通開閬

果渠為犍首分以西道採訪使治梁州金忠治萬

亦犍首分以東道採訪使治棗州隴右道岷

和政郡

階疊宋亦犍首分以隴右採訪使治鄯州劔南道

漢蜀郡廣漢犍為越雋益州犍越雋巴郡之地總為

犍首分府一

成都

都護府一

保州

二十八以劔南

採訪使治益州

杜佑曰唐分置山南西道為漢

中

梁通川

巴川

合

清化

巴

洋川

順政

興

入焉貢

益昌

利

咸安

連

盛山

開

始寧

南平

渝

犍山

渠

郡山

南東道

為房陵

南賓

南浦

雲

安

犍

郡劔

南道

為蜀郡

益

唐安

濛陽

德陽

通義

梓潼

梓

巴西

綿

普安

劔

閬中

資陽

叩

通化

茂

交川

松

越雋

南溪

遂寧

仁壽

犍

犍

為

嘉

廬山

雅

瀘川

瀘

陽安

陰平

文

同昌

扶

油江

隴

臨翼

翼

歸誠

川

靜

恭化

本

維川

維

和義

雲山

奉

姚南

果

郡兼

分入

京畿

為上洛

商

安康

金

右道為同谷 武都 懷道 合川 郡及黔

中道涪陵 南川 郡 唐十道圖古梁州為山

南西道領梁洋集通開壁巴達渠涪渝合縣興利

閬果十七州劍南道領益蜀彭漢綿劍梓遂普資

問陵邛行雅嘉榮瀘戎黎茂龍扶文當松靜拓翼

悉維雋姚凡三十有三州兼及隴右道成武疊宕

等州 初學記云梁州自劍閣而南分為益 宋為

川峽四路成都府路府一成都州十二者蜀彭綿

漢嘉邛簡黎雅茂威軍二末康石泉監一仙井潼

川府路府二潼川遂寧州九果資普昌叙瀘合榮

渠軍二懷安廣安監一富順利州路府一興元州

九利洋閬劍 即陸 文興遂政 本龍 巴軍一大安夔

州路州七夔忠萬開達涪恭 即重 軍三雲安梁山

南平監一大寧南渡後頗更置云 馬端臨曰宋

平孟蜀盡得梁州之地分為益州利州梓州夔州

四路為州五十八成都興元漳州遂寧等府洋商

金房達渠渝涪瀘巴壁遂集合忠萬閬果普開夔

嘉簡陵者榮資叙鳳階成興文龍利劍綿漢彭蜀

邛雅茂威黎等州

班固配十二次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

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 費直起畢九度

陳卓京房張衡並云皆參觀益州 蔡已起畢六度 天文占候曰

太白山畢觜張星主井五車卿星狐孤星俱主益

州 淮南子曰西南方曰朱方其星觜觿參為益

州分野 春秋緯文耀鉤云荆山西南至岷山北

距鳥鼠梁州屬開星 星經玉衡第二星主益州

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為漢中丁亥為永昌己亥

為巴郡蜀郡將牂牁辛亥為廣漢癸亥為犍為

張華曰蜀漢之土與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襄斜

西卽限礙隔以劍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 考

索曰巴蜀自昔號為富饒漢高東向爭天下獨命

蕭何留收巴蜀以給軍是以巴蜀之資取天下也

殷仲堪曰劍閣之險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

三郡去漢中遠遠在劍閣之內而統屬梁州 章

俊卿曰自涪陵極於成都土地險塞沃野千里控

渝扼瀘聯接關隴人皆知巴蜀之險然以巴蜀為

要害以漢中爲門戶則巴蜀之險可得而有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勢爲可用也 牟子才曰漢中前瞰米倉後蔽石穴左接華陽黑水之壤右通陰平秦隴之墟黃權以爲蜀之股肱楊洪以爲蜀之咽喉四嶽三塗皆不及也益昌之南陸走劔而外東西川在焉水走閬果而去適夔峽西則趣文龍二州東則會集壁諸郡而烏龍桔柏又在其前歐陽詹以爲九州之險司馬光以爲秦蜀之衝又曰重慶爲保蜀之根本嘉定爲鎮西之根本夔門爲蔽吳之根本 林駟曰蜀之根本在成都而漢中爲唇齒漢中爲保蜀之藩籬而以陝隴爲通援守南鄭則長安可窺守武興則隴西可取 武安熊氏曰梁州卽今全蜀之地成都潼川興元利州夔州等路五十四州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鑿山開道關塞始通恐止言金牛一道耳岷嶓沱潛蔡蒙和夷禹之故迹何嘗不通中國也大抵蜀地北與秦隴接境實爲天下要春世治則服從世亂則割

據收守不可不慎

考一統志古梁州爲今四川省成都古蜀保寧

順慶叙州古夔重慶周巴馬湖梁州龍安各府潼

川蜀漢梓潼嘉定眉叩瀘雅各州而雲南滇大理唐

臨安漢牂牁楚雄漢益潞江古西廣西古滇各

府曲靖漢益武定古滇麗江漢越三軍民府並

屬梁州界未寧宣撫司天全六番招討司則梁州

南境黎州安撫司則梁州西境金齒軍民指揮司

古京則梁州西南徼外地貴州普安州古夜亦梁

州界陝西漢中府則梁雍二州域四川夔州府湖

廣施州衛則荆梁二州以貴州宣慰司則荆梁二

州之南境平茶洞長官司亦荆梁二州界也 鄭

氏曉曰華陽是陝西商洛湖廣襄陽府西屬四川

夔州府所屬巫山大昌大寧之地黑水是盤溪黑

水自梁北境至安縣入江與導黑水之黑水似無

干志者止見黑水流南至西極今四川成都重慶

順慶保寧叙川馬湖六府潼川州眉州嘉定州瀘

州雅州夔州府所屬秦節雲陽萬縣開縣達縣新

寧梁山建始陝西鞏昌府所屬成縣西和秦州漢中所屬金州所屬及沔縣芒部軍民府龍川宣撫司平茶洞長官司壘溪軍民千戶所湖廣施州軍民指揮司西境其烏蒙等處原不係域中者不載

考地志湖廣鄖陽府屬梁州陝西和縣屬雍州漢中府為梁雍荆三州域金州荆梁之交謂秦頭楚尾今

曹學佺曰秦始皇置三十六郡漢中其一也按梁州山在郡東南百八十里四面皆大山其中三十里甚平曠相傳以為古梁州 四川名勝志曰黑水出故漳臘瀘州界今屬夷地是為岷江之始水自汶山下過猶河水之達崑崙也又一派入漢而出金沙江流入馬湖江會與汶水合今之叙瀘界瀘即黑也諸葛亮五月渡瀘以征西南所必經也說文川者穿也水穿地中故曰川岷江一水也瀘一水也雒一水也渝一水也雒中水也先主入蜀至江陽適雒至涪城而取劉璋今之綿州是也雒水繇金堂出內江與外水合外水即汶水也渝巴水也源出巴山流達巴州曲折如巴字亦名字水由遂合以至渝州其委耳巴縣設焉古

巴子都也蜀江之水非一而岷瀘雒巴為四大川也四川之名所由昉與宋南渡後始分益梓利夔四路即今之四川矣但益在川西夔在川東利梓俱在川北而川南似闕蓋古者以犍為屬廣漢乃又置提點刑獄司於嘉定重慶潼川三府嘉定則川南也重慶則上川東與川南接壤潼川即梓州又川西北之門戶也 四川總志曰四川古梁州地漢置益州部刺史察舉蜀巴廣漢犍為牂牁越嵩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益州刺史治雒

即今唐漢州

貞觀中於此置劔南道開元中置劔南并山南東西道採訪處置使而劔南治蜀宋為西川路後分西川為東西兩路又分益梓利夔四路安撫司俱以守臣兼領

楊慎曰四川取岷江沱江黑水白水關為東川利州為西川以為名或云成都為西川潼北川夔州為南川

唐樞曰四川天下絕險龍州松蕃鎮其北播州諸夷列其南天全黎州當其西瞿唐守其東江山四塞關峽孤開可守一當百又曰川之形勢北有劔門不足恃而慮在松蕃松蕃以孤城介生蕃之域乃待食於龍川懸命千里之

外設爲羗戎所截則疊溪以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是誠限外隱弊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而慮在維州維州在保縣外無百里乃爲董卜韓胡所據是切近之災且復有靈關一道可抵雅州草坡一道可抵汶川縣泄里壩一道可抵灌縣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州其門庭顯禍乎

岷嶓既藝

傳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

疏地理志

云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隴西郡

不爲貢

十

西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杜佑曰岷山在通化郡

秦傳汶山縣嶓山在漢中郡金牛縣秦傳云地志

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

蓋嶓冢一山跨兩縣云又考通典金牛漢使爲縣

地有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爲漢後魏置嶓冢縣

隋爲西縣司馬彪表松郡國志並言漢有二源東

出氏道西出西水經注曰江水逕汶山道汶出

縣之嶓冢山微外嶓山西王輪坂下而南行又東逕其縣而東

注于大江又曰岷山東北百四十里岷山中江所

出東注于大江岷山岷山也在漢嘉嚴道縣山

南有九折坂王子陽捨轡處也郭景純江賦曰涉

二江於岷嶓又東百五十里曰岷山北江所出東

注于大江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王羲之與

謝安書云蜀中山川如岷山夏含霜電校之所聞

崑崙之伯仲也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

岷山連岑接岫重疊險阻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

遶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峯也福地記中國

岷嶓爲西嶓冢爲西王氏炎曰江漢發源此州方江漢之

源未滌水或汎溢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

既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流也華陽國志曰李冰

爲蜀守能知地理謂汶山爲天彭門及至湔道縣

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關乃壅江作欄穿郫江

簡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

竹賴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

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旱則引水浸潤

雨則杜塞水門天下謂之天府也宋史河渠志

岷江水發源處古導江今爲永康軍漢史所謂秦

蜀守李冰始鑿離堆辟沫水之害是也沫水出蜀

西徼外今陽山江大皂江皆爲沫水入于西川始

嘉者蜀益間夏潦衝決可畏自黎離堆以分其勢
一派南流于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至瀘州
以合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西川沫水之害減而
耕桑之利得矣

〔箋〕按史記貨殖傳云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
死不饑汶山漢書作岷山蓋卽岷山也則岷山之
宜樹藝舊矣岷說文作啓省作岷漢人
隸書作汶蓋古字通用

沱潛既道

〔傳〕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 元費著序成都志曰

六
卷八

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間有江沱誅於二南之先

然漢統於江以朝宗沱附於江以起興江首四清

歷代祠其神於成都故成都爲江之源而荆揚之

江特其委爾 地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

江又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杜佑曰沱
水在蒙陽

郡唐
昌縣 水經曰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又南入于江

酈道元注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潤耳

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通閘山下西南潛出謂之

伏水或以爲古之潛水宕渠水亦名潛水又
名渝水俗謂之渠江 酈

玄曰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

禹自通漢疏通卽爲西漢水也庾仲雍云墊江有

別江出晉壽縣卽潛水也其南源取巴西西是西漢

水裴宇記田渠江水源自萬頃池分來經巴達渠
廣安等界至合州東北與嘉陵江合卽西漢水

蔡松年南北史補云墊江經仇池過晉
壽出宕渠始號墊江至巴郡而入于江 史記正

義曰潛水一名復水今名龍門水源出利州綿谷

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也 臨川吳氏曰凡江漢

支流皆名沱潛不拘一處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

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六
卷八

〔箋〕沱潛既道兩者于經此其源也既舉岷嶓再舉

沱潛而江漢之源流已備見于梁矣 王氏樵曰

按潛水雖鄭康成猶無考蓋潛則有之而求其首

自漢出則甚難合也蔡傳據地志潛水所出有二

一出巴郡宕渠縣入江一出漢中郡安陽縣營谷

入漢然皆未有以考其果自漢出否也若沱則郫

縣汶江皆有沱而入江又江源縣有郫江出江又

反入此皆沱也疏謂郫之沱安陽之潛尾入江漢
爾首不出江漢也郫江眞沱蔡持

未載宕渠之
潛是從漢出 梁州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源流之

治見之江河淮漢惟一見而沱潛于二州再書經
道何也其名雖同而源委各別也 陸深曰今蜀
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
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
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屬方言
爾故岷謂之汶今汶川是也漢謂之漾或謂之沔
或謂之羌今沿漢水而東有寧羗州有沔縣又東
有洋縣卽古洋州也洋漾聲相近蓋皆得名於漢
水云

蔡蒙旅平

傳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 疏地理

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 順帝更漢嘉縣 水經曰青衣

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也沫水出廣柔

徼外水東至越雋靈道縣出蒙山南東北與青衣

水合酈道元注云漢嘉縣有蒙山青衣水所發東

逕其縣與沫水會於越雋郡之靈關道 靈道縣一名靈關道

青衣水又東叩水注之水出漢嘉嚴道叩來山沫

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縣南流衝一高山山上

合下關水逕其關山卽蒙山也 廣柔縣有石紐山
集記云岷山水源分二派正南入沱 蘇傳蒙山

今日蒙頂水思平始祭也 九州記云蒙者沐也

言雨露常蒙也山有五頂最高者名上清峯有甘

露井水極清冽四時不涸 國經云蒙頂茶受陽氣全故芳香獨烈

金氏曰蔡山在今雅州嚴道縣南蒙山在今雅州

名山縣東雲霧常蒙其頂其山上合下關沫水逕

其中出爲涪崖水沫水卽大渡河也蜀守李冰嘗

鑿離堆避沫水之害則禹當時于此處用功多也

今考蔡山在雅州東五里蒙山有名山縣治西五
里名山縣屬雅州本漢蜀郡嚴道青衣二縣地見
四川總志楊慎以蒙山 續博物志曰沫水自蒙

山至南安涪崖水脉漂疾歷代爲患蜀守李冰發

卒鑿平涪崖河神最怒冰操刀入水與神鬪遂平

涪崖 秦續宗曰鑿平涪崖指蒙山說時 馬端臨

曰旅陳也旅平言以平理而陳祭也 陳氏大猷

言之者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

祭也旅獨於蔡蒙荆岐言之者蓋紀梁之山終於

蔡蒙紀雍之山始於荆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川旅總結之

大明一統志曰今雅州城東十里地名旅平相傳

夏禹治水功成旅祭于此俗呼為落平 四川名

勝志曰禹貢梁州之山四岷嶓蔡蒙西山皆岷北

山皆嶓南山皆蒙峨嵋之在禹貢則蒙山之首也

和夷底績

傳和夷之地致功可藝

蘇傳和夷西南夷名

總志云和夷今蒙雅越等處又雅州有和夷墳

曾氏曰嚴道有和川

夷人居之

漢制縣有蠻夷曰道金氏謂和川即青衣水夷人所居本為屬康州

案

宇記云和川路在縣界西去吐蕃大渡河五日程

從大渡河西郭至吐蕃松城四日程羌蠻混雜連

山接野鳥路沿空不知里數即所謂和夷底績也

本志東北有和夷壩是

蔡傳和夷地名嚴道以

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地也又按晁氏曰和夷二

水名和水今雅州榮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岷

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

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假

音恒

山縣南又東過夷

道縣北東入于江今詳經言底績者三覃懷原隰

既皆地名則此恐為地名或地名因水不可知也

水經注日和讀曰桓自桓水以南為夷書所謂

和夷底績也又曰魚復縣南夷水出焉

箋梁州治水亦以江漢為主蔡蒙和夷總見水治

而地之險且遠者無不奏効耳和夷一以為地一

以為水及考山海經日和山實惟河之九都是山

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則和亦有以

山名矣

厥土青黎

史記作驪

傳色青黑而沃壤

黎馬云小疏也

疏孔以黎為黑故云

色青黑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 釋名曰土青

曰黎似黎草色臨川吳氏曰梁土不言質質不一

也

箋考經文厥土未有言色不言質及兩言色者金

氏云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實向聞

成都土疏難以築城馬說殆近之 胡氏贊曰土

不言惟者非一種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傳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疏梁州

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 臨川吳氏曰三錯者或時錯出第七則降揚於下中而梁爲下上或時錯出第九則升兗於下中而梁爲下下通本等第八爲三 胡氏曰梁州夷狄北境變故不常而定出入等似若太優故無事則錯出第七等有事則錯出第九等也

入疏

大

王氏樵曰邵文莊公曰賦錯出者他州無與焉升降之說非是蔡氏曰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爲歲有豐凶或以爲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與按周官有不易之地謂歲種之地爲上田有一易之地謂休一歲乃復種也爲中田有再易之地謂休二歲乃復種也爲下田蔡氏之意謂田遇年分休不耕者多則賦從而少然豈偏冀揚豫梁四州田有一易再易而餘州皆可歲耕者邪蓋冀州地大物繁

賦既上上而又間出上中以寬之豫爲中上原田

既美人功亦脩幾與冀埒故賦既上中而又間出上上以進之揚田下下然人稠而地力亦盡故賦高于田二等而間出又進一等此實東南繁阜之權輿矣梁田下上似優于揚然多山而少田人功亦劣故賦之等退在下中而又以七九二等爲之上下間出此其調劑可謂審矣舉此四州爲法而餘州可見雍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人功脩也雍州降之極人功少也其餘相較

入疏

九

不多者從此可知也徐田上中而其賦中青田上下而其賦中上充田中下而其賦下下賦皆降于田而相較不等寬當河流之衝作十有三載乃同經已明著其義矣無錯者其等已定有錯者其等難定時進退以通節之也後代卒不能易禹之等惟雍州沃野千里秦漢以來稱天府之國而禹時洪水初平風氣未開觀公劉太王之初起陶復陶穴則昔之雍州豈後之雍州哉人事未至聖人固不能預進之也然田曰上上則人事氣化亦已

有所待矣 秦繼宗曰田有三等故定三等之賦然不以第七為定賦而以第八為定賦間歲乃山第七而又間出第九以寬之仁之至矣楊豫正賦皆下于間賦一等亦此意也至冀則宜出第一等而間歲第二無非法中之仁而已

厥貢麥鐵銀鏤器器熊羆狐狸織皮

傳 璆玉名鏤剛鐵

郭璞云璆即紫磨金

疏釋器云璆琳玉

也郭璞云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為剛鐵也 蔡傳 璆玉磨鐵先於鐵者鐵之利多於銀也

入禹貢

蜀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於

鐵

徐廣曰臨

華陽國志曰臨邛有古石山出石

礦大如蒜子火燒合成流支鐵甚剛因置鐵官漢

文帝以銅鐵賜官者鄧通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

匠故王孫貨累巨萬億鄧通錢亦盡天下 管子

日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漢關內有鐵官唐天下

有鐵之縣一百三宋鐵冶七十七皆多於漢 李

石曰硫脂得火可以燃鐵

左思蜀都賦載食鐵之獸劉達註和獸毛黑白

應似熊而小以舌舐鐵須

史便數十勒由建寧郡 鄒氏曰漢志犍為郡

朱提縣有朱提山出銀每銀八兩為一流直三千

五百八十他銀一流但直一千犍為郡正梁州之

境是梁州之銀獨美於他州故以為貢 沈括曰

世間鍛鐵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

陷其間泥封煉之鍛金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

鋼此乃偽鋼耳暫假生鐵以為堅二三煉則生鐵

自熟仍是柔鐵予出使至磁州鍛坊觀煉鐵方鐵

真鋼凡鐵之有鋼者如麵中有筋濯盡柔麵則麵

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

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筋兩不減則純鋼也雖百

煉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清明磨瑩之則

黯黯然青而且黑與常鐵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

全無鋼者皆繫地之所產 華陽國志曰臺登縣

有孫水一曰白沙江入馬湖水山有砮石火燒成

鐵剛利禹貢厥賦砮是也

寰宇記云定竿縣有鐵砮縣也今山在衛西北七十里亦近臺登矣

傳 貢四獸之皮織金罽

疏釋言云羆罽也舍人

曰羆謂毛屬也胡人續羊毛作衣孫炎曰毛羆為

屬纖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

死云熊無穴或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爲子路

日熊犬身 陸璣云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

倒自投地而下冬多入穴而蜇始春而出脂謂之

熊白熊有黃熊有赤熊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食

理不如熊白美也 爾雅云熊如熊黃白文郭璞

曰似熊而長頸高脚猛惡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

曰貘熊 西京雜記云熊黑毛有綠光長二尺者

直百金 蘇傳以屬者曰織以裘者曰皮

王氏熊曰按屬西胡布織毛爲之者此熊黑毛之類字當作編作屬非屬魚網也

箋按貢鐵始於此自漢以後桑孔之徒權利遂與

鹽並昭帝議罷有鹽鐵論至唐理財之官遂號爲

鹽鐵使自乾元初第五琦始也 若貢于荆又貢

于梁重武事也徐貢浮磬此貢玉石磬豫州貢磬

錯則樂器磬最爲重亦可知矣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汙入于渭亂于河

傳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

于潛漢上曰汙 疏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

縣西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

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

桓水在臨洮府城西三里源出西傾山吐谷渾界

書西傾因桓注引地志云在隴西郡臨洮縣今按

臨洮城去洮州衛七十里實此水之源也書 晉

地道記曰梁州南至桓水西底黑水東限扞關

朱子曰西傾雖在雍州其人有事於京師者必取

道梁州因桓水而來故梁貢道及之

鄭道元曰梁州山也雍人有事京師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恐乖因桓之義非浮潛入渭之文

傳越汙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絕流曰亂

疏計汙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汙陸行而北入

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都在河之東故渡河

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橫渡也 蘇傳漢始出

爲漢東南流爲汙至漢中東行爲漢汙在梁州山

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汙無入渭之道然按前漢書

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

之云褒水通汙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下汙

入褒褒絕水至針間百餘里以車轉從針下渭如

此漢中穀可致此則自汚入渭之道也然褒針之

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汚蓋禹時通謂褒為汚

也雍大記曰郡縣志漢水經南鄭縣汚水東南流注漢曰沮口師古曰漢上曰汚太史公曰褒針

結象其口鄭道元曰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

即鄭玄之所謂潛水者也自西漢遡流而屈于晉

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公此入漾

書所謂浮潛而逾汚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

水邇褒暨于街嶺之南溪川支灌于針川屈于武

功而北達于渭水褒水西北出街嶺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又東南歷褒

六通入貢口即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針又南逕褒縣故城

又南流入于漢見水經注又雍大記曰褒谷在漢

中府褒城縣東北十里出連雲棧直抵鳳縣針各

七百里郡縣志曰北口曰針南口曰褒長四百七

十里同為一谷兩谷高峻中間谷道褒水所產

錄曰渭之源出隴西鳥鼠同穴山稍東則受秦水

秦水者天水郡水也又東則大散關水入之及至

武功縣則受針水矣褒針二水介街嶺而分南北

此針水即二水之分派也針逕武功而東入于渭

也

梁州僻在西南隅去帝都最遠故運道須水陸

並用西傾雖雍州山其南桓水出焉乃梁之水也

桓之東有潛水與桓通故自西傾山下陸運依傍

桓水而來不曰浮桓而曰因桓至潛乃用舟也潛

之北有汚阻漾枝津水淺不得渡必舍舟而陸南

歷岡北迤邐而接漢汚焉汚之北有渭又阻褒針

褒水南通汚而針水北通渭其間絕水百餘里又

必逾褒而歷街嶺從針川屈武功以入于渭焉至

渭則絕河而渡即達帝都矣河即冀州之西河渭

水自西而東舟自渭入河從河西邊徑往東岸橫

六通入貢絕而渡不由河中行也九州貢道梁為最艱不

惟水陸兼行抑亦轉輸絕險而所挾來貢又皆沉

重難致之貨將梁之土產惟此可充天府而往來

此此有路可通聖人只得另設一運法耳看

道以水運為主而陸運以濟其窮故言浮言

達其常也惟荆梁間曰逾然必先言浮而歸于達

河未有全用陸者即此可思貢道之勞逸矣鄭

氏曉曰西傾因桓是來當合上作一節浮于渭四

句是一節梁州是今四川兼有陝西漢中金汚羣

昌西和成縣秦州瀾州等處若貢物俱從西
傾而來是東南至西北登舟矣西傾因桓是來止
言織皮出處與所由來也潛亦非一梁州三十六
江皆是隨處登舟都到沔車行入渭又舟行也西
傾在今臨洮府一云洮卽桓 王氏樵曰西傾在
今臨洮府西南一百五十里一名強臺山洮水出
其北桓水出其南或云洮卽桓水張湯謂以車轉
從斜下渭則漢中穀可致是浮潛逾沔之道漢人
嘗用之今蜀中通貢職水則大江陸則棧道潛沔

大禹貢
疏八

云

入渭之道無復講矣 何景明曰余從入蜀漢道
觀之其西南曰褒谷從褒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
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
非是其棧道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
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
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爲今連雲棧道漢王之
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駱道武侯屯渭
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
固矣

考梁州今爲全蜀之域鄒閭巫峽實扼地險而財
賦亦向稱沃饒然自宋云巴蜀之東遠不可漕而
項歲反側殘破之餘更仰餉于楚華陽黑水之區
脊脊多事而浮潛逾沔之供亦大異昔全盛時矣

大禹貢
疏八

云

禹貢滙疏卷九

吳興茅瑞徵纂并箋

男龍京全訂

黑水西河惟雍州

傳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疏雍

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

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得其實也禹治豫州乃次

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華陽而後黑水

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面後西河雍錄

曰雍州之境西南則包黑水而東距冀河也雍壅

入禹貢疏九

也四面有山壅塞為固也李延日河西其氣藏

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塞也晉太康地志曰

雍州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遏故以為名

晉地理志漢改周之雍州為涼州蓋以地處西方

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

西通西域于時號為斷匈奴右臂獻帝時涼州數

有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於是乃別以為雍州

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即吳其

澤數曰弦蒲其川涇洎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

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周之西南不

州杜佑曰以其四山之地故曰雍州周自武王

都於鄠鎬則雍州為王畿及平王東遷雒邑以岐

鄠地賜秦襄公至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關往都之

謂之秦川亦曰關中地關中記云東自函關弘農

汧陽郡汧源縣界二郡靈寶縣界西至隴關今

關之間謂之關中其在天文東井與鬼則秦之

分野兼得魏趙之交始皇置四十郡此為內史上

郡北地九原隴西及雲中之西南境項籍分秦地

為三國曰雍塞翟謂之三秦漢武帝置十三州以

其地西偏為涼州又置司隸領三輔為京兆

諸秦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周東遷

以岐豐地賜之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

之地其封域東至池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

漢地理志秦地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

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有金城武威

張掖酒泉燉煌於禹貢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

兩國鄠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

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皆追近戎狄脩習戰備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
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自武威以西本
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
通西域焉絕南羌匈奴後漢郡國志京州刺史
部郡國十二隴西漢陽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
張掖酒泉燉煌張掖屬國張掖居延屬國而京兆
尹左馮翊右扶風皆司隸校尉所部也 馬端臨
曰漢時為郡十六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外有弘農
安定北地上郡朔方五原天水隴西金城武威張
掖酒泉燉煌凡十三郡而西河雲中二郡之西南
境亦隸焉唐地理志關內道古雍州城京兆府本
州奉同鳳翔府本隴涇原渭以原州平武以原
州寧慶廊坊丹延靈武本安雄會鹽綏省為鶉首
分麟豐勝銀夏單于安北為實沈分商為鶉火分
其京兆奉同鳳翔邠商以京畿採訪使治京城餘
關內採訪使以京官領之隴右道古雍梁二州城
漢天水武都隴西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等郡
總為鶉首分自祿山之亂歿于吐蕃至貞元間隴

右州縣盡矣 杜佑曰唐分置京畿為京兆府
華陰奉馮翊同扶風岐新平邠郡關內道須安定
涇彭原寧汧陽隴中部坊洛交邠安化慶靈武靈
榆林勝延安延上郡綏咸寧丹銀川銀平涼原九
原豐會寧會寧朔省五原豐新秦麟朔方夏等郡
安北府隴右道領隴西渭武威京天水秦北庭庭
交河西晉昌瓜西平郡燉煌沙酒泉肅金城肅安
昌河寧塞肅臨洮洮和政岷張掖甘伊吾伊等郡
安西府唐十道圖古雍州為關內道京兆奉同
岐鳳邠邠隴涇原寧慶廊坊丹延靈會靈夏豐勝
綏銀凡二十有二州隴右道秦渭洮岷河蘭鄯廊
京甘肅瓜沙等州 初學記曰關內道東自同華
畧河而北西自岐隴原會極于北垂隴右道自隴
而西盡其地也京州自岐隴已北為關內道自隴
道右宋為陝西路慶曆初分陝西沿邊為秦鳳涇
原環慶鄜延四路熙寧五年以熙河洮岷州通遠
軍為一路置都總管經畧安撫使又以熙河等五
州軍為一路通舊鄜延等五路共三十四州軍後

分未與保安軍河中陝府商解同華耀號解延

安丹坊環慶即慶陽府邠寧州為未與軍等路鳳翔府

秦階隴鳳成涇原渭熙河洮岷州鎮戎德順通遠

軍為秦鳳等路仍以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

河分六路各置經畧安撫司而麟府二州屬河東

路馬端臨曰宋為陝西路及河東路麟府內夏二郡

銀綬宥靜靈鹽諸郡為西夏所據其涼瓜沙肅西

伊安北安西北庭亦沒於西夏及諸蕃熙寧五年

以陝西五路三十四州軍分為兩路未與軍等路

為京兆河中府陝延同華耀邠鄜解環慶鞏商寧

丹坊等州保安軍秦鳳等路為鳳翔府秦鳳涇渭

河隴階成熙原蘭岷等州鎮戎德順通遠軍紹興

初置川陝等處宣撫處置使富平之敗五路俱陷

僅守鳳翔之和尚原和議成歸陝西地尋背盟再

取止餘階成岷鳳四州屬四川之利州路云

班固配十二次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鴻首

於辰在宋秦之分野屬雍州費直起井十二度

陳卓京房張衡並云東井與鬼秦雍州張衡云

漢津者金之氣也其本曰水按陝西乃金水之盛而河漢之源並在于

此春秋迄命也曰東井鬼星散為雍州分為秦

國東距殺阪西有漢中南合高山北阻居庸得東

井動深之萌其氣險也春秋緯文耀鉤曰華岐

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

張良曰關中左殺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

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

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

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

國也班固賦曰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

左據函谷二峭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

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眾流之限汧湔

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

地之輿區焉武夷熊氏曰雍州秦地周之岐豐

鎬京漢之三輔皆此婁敬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合天下形勢言之秦得百二者實以據地勝之上

游當天下之要脊四塞以為固全一面之險以東

制諸侯故言定都者必先焉書以黑水西河為界

而又西接弱水流沙則土地之廣可知夫抵關中
形勢可以為都但地迫西戎周秦漢唐世有羌胡
之患必盡陰山與唐三受降城及靈夏河西五郡
為塞乃可爾 潛室陳氏曰自古入關有三道一
自河北入為正道項劉漢光武安祿山一自河南入為間道
漢高祖桓溫檀道濟劉裕一自蜀入為險道漢高祖關中山中
巴而又從此路出定關朱子曰前代所以都關
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也近東
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

入禹貢
九

七

之山皆自西而東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本
朝則自橫山以北盡為西夏所有據高以臨我是
以不可都也又自雍州土厚水深其民重厚實
以善導之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擊之其
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
章俊卿曰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
為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
之輕重者又在川陝夫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
也而四川據長江上游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

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為固者黃河也而陝西據黃
河上游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
二地常制南北之命又曰黃河曲折大勢如覆斗
之狀而關中正在斗間 李綱曰天下形勢關中
為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 歐陽脩曰唐世牧
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洮
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
煩皆唐養馬之地也

入禹貢
九

八

黑水西河者以不勝紀也鳳翔府有雍山黑水所出州名亦以此
考一統志古雍州城今陝西省西安秦內史鳳翔
平涼鞏昌臨洮慶陽義渠延安各府寧夏洮州岷
州河州靖虜各衛寧夏中衛唐雲陝西行都司所
屬而漢中府即漢南鄭則梁雍二州域其文縣千戶所
周雍州地近梁 鄭氏曉曰雍州之域陝西西安
延安慶陽平涼鳳翔臨洮六府鞏昌府所屬隴西
安定會寧通渭漳縣寧遠伏羌階州徽州兩當漢
中府所屬南鄭褒城城固洋縣西鄉鳳縣略陽陝

西行都司所屬其肅一鎮及岷州洮州二衛文縣
千戶所古沙州據岷嶠既藝則鞏昌府大半當屬
梁州據西傾因桓是來則臨洮府州縣亦當有屬
梁者雍之西境黑水當是鎮夷黑水與經導黑水
不同且與註據字合夫雍稱天府所謂秦中自古
帝王州也其險四面山迴而東面臨中原險處正
在華嶽與黃河會處雖在潼關然必南有河之南
今河南府新安函谷北有河之北今山西平陽府
平陽南有東島嶺北有冷泉關若河之南無新安
則由沙澗可渡河至蒲州河之北無平陽則由島
嶺冷泉入平陽至蒲州自蒲州至龍門兩岸平廣
可渡者百里秦據函關陝西統平陽也夫守河北
者當守陝西守陝西者當極力守平陽河南府無
陝西則河之南江之南皆不可守五胡以迄宋元
皆炳鑑也又曰東距西河者今陝西西安府同州
朝邑縣及臨河諸縣是也據蔡傳及職方豫州其
山鎮曰華山則西安府東境華陰華州當屬豫而
臨河諸邑皆當為冀州地一統志俱作雍州豈別

有據乎考寧夏靖虜衛靈州千戶所並屬雍州漢中府鳳縣梁雍之交與安州荆梁之交
延安府多上郡地焉陝西志曰陝西古雍州地
雍州城及冀州西境然兼有梁荆豫冀四州宋陝西路又南得成都府
路之興元府城固褒城康水三縣及洋文沔金房
階西和鳳七州大安一軍東得冀州河東路之麟
府二州及石州之葭蘆吳堡二砦地舊陝志曰
柳星及張雖豫州星野而雍之分野亦得柳之七
度至張十七度度及鶉火之次焉故唐志曰柳在
鬼東接于漢源富商洛之陽又曰雍之分野通曰
井鬼而其實亦有九州之星雍大記曰黑水在
城固縣西北源自太山南流入漢水水經漢水又
東黑水注之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
丘氏濬曰周九州與禹貢不同者周都雍王畿不
可不廣梁多險阻故合雍梁為一時碣石淪于海
徐地狹故青兼之堯舜都冀壤最濶今京師山西
外包虜境故此分幽并又曰唐人牧馬置八坊四
十八監其牧地在岐鹵涇寧間即今陝西鳳翔府
及西安之邠州平涼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

本朝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苑馬寺一以司養養
而苑馬所轄凡三十監監皆有馬然百年于茲馬
之蕃盛不及唐之一二

弱水既西

傳導之西流至於合黎疏鄭云衆水皆東此水

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

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

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

郭璞注其水不勝鴻毛
唐書云安東河弱水也

干寶曰崑崙之墟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

大禹貢

絕以弱水之深又環以炎火之山 柳宗元曰西

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名曰弱地

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

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又據

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粟水西行至苑音園水又

循弱水西行至涿邪音山則弱水在苑園水之西

涿邪山之東矣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弱水周廻

繞匝山東南接積石圖西北接北戶之室一云連

水三千里非舟楫乘漢書西域傳云條支隔弱
可行非飛仙莫到

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自條支

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 舊唐書云東

女國王居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

渡 程氏曰弱水初必壅遏而東既導之西則逆

者順矣 林氏曰衆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

南因其性與勢之自然也必欲東之則逆其自然

非行所無事矣

箋弱水去雍州甚遠而混流汎濫欲治主水先治

客水惟因其性而導之西使不復出及于雍乃禹

大禹貢

治水之法也 考弱水在甘肅衛西又西寧衛西

有西海方數百里有魚無鱗皆負黑點俗呼青海

河圖曰禹既治水功大天帝以寶文大字賜禹

佩渡北海弱水之難又十洲記曰禹治洪水既畢

乃乘蹕車度弱水到鍾山祠上帝於北河此皆誕

妄難信 陳禹謨曰世謂弱水不能負芥漢武帝

時有人乘毛車以度弱水來獻香者毛車即輕矣

豈尤輕于芥乎不能負芥而能負車此說之不可

兩存者乘毛車事
見博物志

涇屬渭汭

傳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疏屬謂相連屬

詩毛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

南面望水則北為汭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

陽縣西峽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

百里淮南子云涇出薄洛之山高誘註薄洛一名

州平陽縣西百里涇水所出雍大記曰平頭山在

平京郡西四十里其山如婦人笄頭之狀史記黃

帝西至於岐嶺登平山海經曰涇谷之山涇水

出焉東南流注于渭郡縣志涇水源自泉縣西

南涇谷案三秦記及山海經

注涇水出安定朝那縣開頭山東南杜佑曰涇

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而入渭

入于渭經秦川而入河也在今新平郡宜祿縣水

經云汭經宜祿川俗曰宜祿關中記云涇與渭

洛為關中三川與渭潮漣滂瀉鎬為關中入水

三秦記曰涇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潘岳

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朱氏曰涇未屬渭之時雖濁

而未甚見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杜預曰水之

隈曲曰汭王肅云汭入也呂忱云汭者水相入也

水會即船司空所在矣地理志曰渭水東至船司

空入河水經新安陳氏曰夏書以洛表對洛汭

則汭水北之曲也蔡傳涇渭汭三水名渭水地

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烏鼠山

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

華陰縣也汭水地志作荷扶風汭縣茲蒲葢內水

出其西北東入涇今隴州汭源縣茲蒲葢有汭水

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

韓聞秦東伐通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

中山西抵鞏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

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

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成而

用溉注填闢之水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獻

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名

曰鄭國渠漢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

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

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

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市為

雲決渠為兩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

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陸務觀曰鄭白二渠
在今京兆府之涇陽皆以涇水為源白渠灌涇陽
高陵櫟陽及羅州雲陽三原富平凡六縣斗門百
七十餘所今尚存然多廢不治鄭渠所灌尤廣袤
數倍於白渠涇水乃絕深不能復入渠口

按注疏以渭汭為一水汭言水北耳涇水南入
渭乃名渭汭蔡氏始以涇渭汭為三水謂涇居渭
汭之間仰承俯受連如貫珠然導渭不言汭而洛
汭獨汭並以水北為義本州貢道亦云會于渭汭

入
疏九

去

則渭汭之為一水明矣 鄭季友尚書音釋云涇
水先會汭水後入渭水則經當言涇屬汭渭不當
先渭而後汭况下文即有渭汭字不可異說當從
孔傳水北曰汭黃東發日抄云古注謂水內為汭
若如古說涇入於渭水之內而漆沮既從澧水攸
同皆主渭言之文意俱協若以汭為一水而入涇
則涇屬渭汭者是涇既入渭汭又入涇下文漆沮
之從澧水之同孰從孰同耶職方氏其川涇汭易
氏解云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此川名

按蔡氏解美與媽汭云水北又解東過洛汭云洛
水交流之內今却自背其說當為職方氏所誤而
未觀易氏之解耳况導渭下止言澧涇漆沮絕不
及汭 雍大記曰涇水自平涼府城西南自岩發
源至涇州又東南至邠州界又東北至西安府涇
陽縣界由涇陽東流至高陵縣會于渭 考陝西志
汭水在隴
州南七十里
出涇縣西北 王氏樵曰雍州之水渭為大涇之
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為歸而汭東
入焉是涇上屬于汭而下屬于渭也經不以渭立
文而曰涇屬渭汭以涇水在中先會汭水後入渭
水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汭者涇而其實納涇者
渭也

入
疏九

去

漆沮既從

傳漆沮之水已從入渭

疏地理志云漆水出扶

風漆縣西關驪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

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

山海經曰獫狁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蓋

自北而南矣孔安國曰漆沮亦曰洛水也出馮翊

北 水經曰漆水出扶風杜陽縣會山東北入于渭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殺胡縣北東入于洛 鄭道元曰沮水自直路縣東南逕熊石山東南流歷檀臺川俗謂之檀臺水屈而夾山西流又西南逕宜君川世又謂之宜君水又東南流逕殺胡縣故城西又南出土門山西又謂之沮水又東北流注于洛水矣水經注 寰宇記云漆水自同官縣界來逕州北沮水自邠州入州至白渠澤泉南合漆水俱入富平之石川河 蔡傳漆水羅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為沮水至羅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地志謂漆水出扶風縣晁氏曰此幽之漆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今岐山普潤縣地亦漢漆縣境其水入渭在澧水之上與經序不合非禹貢之漆水也 段氏曰詩漆沮入於渭之上流自土漆沮言於岐周之間 書漆沮入於渭之下流言於東會於澧又東會于渭之下 雍錄曰雍地四漆沮而

實三派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它皆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禹貢叙載渭水首末有叙可考也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渭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則自渭原以至入河所謂沮漆者僅常一見而其水行之序又在澧渭之下則自澧渭而上凡後世名為沮漆者皆非禹貢之境縣蓋咸陽西南也渭之入渭在陽陵則又在咸陽之東矣漆沮入渭即石川河在漢馮翊之懷德縣即 唐同州之朝邑縣也朝邑又在陽陵東北三四百里也故子謂石川之沮漆可應禹貢者為其派序入渭在豐渭之東全與經應也周漆沮漢漆縣漆水唐普潤縣漆水新縣之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普潤之 邠州雖有漆水不與縣詩相應 自遷岐為始漢志扶風漆縣嘗有漆水此漆縣疆境甚濶唐鳳翔之普潤暨邠州之新平其地本皆屬漆今從唐郡縣以求古地則公劉之邠自在邠州新平而太王之岐則在鳳翔之普潤故岐之與邠皆同隸漢世漆縣矣秦漢以後

皆言洛卽漆沮所謂洛水者地理志曰源出北豳

縣戎夷中今按其水自入塞後逕廊坊同之三州

乃始入渭孔安國章謂自馮翊懷德縣入渭者是

也漢懷德唐同州衙縣也亦朝邑縣所謂沮水者長安

志曰自邠州東北來

新平縣在邠州邠有涇水向陽陵入渭者在邠之南面而此沮水之在石川河者亦在邠州境內乃在東北面不與涇水同派也至華原縣南

流乃合漆水入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沮水正派

也所謂漆水者長安志曰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

官縣界來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爲合漆之地

八
禹貢

也此三水分合之詳也若繫三水而命其方則漆

在沮東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

漆則遂南東而合平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

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

分及至白水縣遂混爲一流故自孔安國班固以

後論著皆指懷德入渭之水爲洛水而曰洛卽漆

沮者言其本同也若鄭白渠亦分沮漆之名誤矣

蘇傳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

大明一統志云漆河源出扶風古漆縣西沮河白

延安宜君縣西北俱至舊富平縣界合流入同州

朝邑縣東南注于渭

曹學佺曰沮水卽洛水同流入渭故西魏以之名州矣

雍大記曰沮河西自高陵縣界來入臨潼縣界

流入下邽石川河亦曰沮河在臨潼縣東三十里

自華原富平兩縣來入縣界合渭水漆水在武功

縣東門外康子武功志曰漆水今謬爲武水者也

自齒岐之間來縣北受洛水南受津水入渭鄭漁

仲信漆由富平入渭之說蓋括地志未審齒岐涇

八
禹貢

渭脉絡所出富平在涇東漆在涇西安有岐梁之

水越涇而東再至富平始入渭也又曰同官川卽

禹貢沮水也慈馬諸川遂爲沮水自耀州同安縣

東北界來經縣北子午嶺出谷號子午水下合榆

谷流入華原縣界合漆水此其源也同川卽禹貢

漆水也韓邦奇曰漆水出鳳翔府隴州東入渭

漢志右扶風有漆在正西指此沮水出鞏昌府階

州角弩谷東南入渭二水入渭源派甚明但其地

在澧水入渭之上惟考有洛水出慶陽府環縣卽

古洛源縣也經延安府甘泉縣卽古雕陰縣也經

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部縣入西安府界經耀
州及同官縣至富平縣合沮水歷蒲城同州至朝
邑縣東南入渭沿河人皆呼爲洛河顏師古曰洛
水卽漆沮也此後世指洛爲漆沮之由豈洛亦名
漆歟沮水出宜君縣至子午嶺合子午水歷中部
縣東南流入西安府界至富平縣合漆水卽洛也
子午嶺乃子午山一支其山歷延安慶陽西安三
府綿亘八百里蔡傳合榆谷川非也嘗至同官縣
見一大潭水湧出三面皆青石山如壁立水流
東壑問其居人曰漆潭正所謂自同官縣界來者
然至富平不百里卽入洛豈洛自洛漆沮二水皆
入洛歟但其水甚小禹何故舍洛而取漆豈無施
勞者雖大亦畧歟或者漆沮實鳳輦之水詩人詠
之亦名川也而經文有錯簡漆沮旣從當在澧水
攸同之前歟 陝西名勝志曰漆水旣自華原入
沮又自白水縣入洛洛漆沮至白水始混爲一又
自朝邑入渭故漢書謂洛卽漆沮也華原今省入
耀州漆沮下流爲石川屬富平

水經注云洛水東
向沮水入焉故洛

不亦名漆沮水其境東
南多白土因曰白水 王世懋曰出耀州城卽
從大川中行見漆沮二水流吾兩腋間蓋沮水自
州城後折而東經五臺下南流而漆水忽自城右
至按圖經當從扶風武功來者
澧水攸同
疏渭發源遠以渭爲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此言漆
沮旣從已從於渭澧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爲主
故也地理志澧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
入渭

黃圖出鄠
南山豐谷

蘇傳澧渭相若故言同 程大

入
黃圖
南山
豐谷

三

昌曰漆沮下流旣已附從則上流不壅澧水亦遂
東行也 鄭氏詩箋曰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
豐水之東
箋弱水西流是治水之變者渭水東注是治水之
常者叙水自西而東遡其流也叙山自東而西尋
其源也 雍大記曰澧水出長安縣西南五十里
終南山澧谷其源濶十五步下濶六十步水深三
尺自鄠縣界來由馬坊村入咸陽合渭水老子云
澧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錢在中形見於外

矣今考豐水在鎬京面二十五里源出秦嶺而北經子午谷而入豐谷北流諸谷水入焉為西漢河又北則東交河水入焉北經則豐邑靈臺漢是明也又北至年陰山入渭見陝西志

荆岐既族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傳已族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

疏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荆後岐地理志云禹貢

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山下有荆渠即夏后鎬九鼎處河

圖曰荆山為地雖上為軒轅星岐山在崑崙東南

為地乳上為天廔星郡縣志荆山在京兆府富

平縣西南三十五里在岐山東岐山亦名天柱山

入禹貢

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考陝西志說文曰

岐山在長安美陽縣界山有兩岐因以名焉釋

名曰道二達曰岐物兩為岐也周地在岐山之南

其山四周也詩譜周自太王居岐之陽地形險

阻而原田肥美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

趾郡國志岐山南有周原

傳終南惇物鳥鼠三山名言相望終南秦記疏

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族之文也地理

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

古文以為惇物皆在縣東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

陽縣西南雜錄曰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

秦隴東徹靈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

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既高且廣

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厚物也不當別有一山

自名厚物武功縣有太一山漢志引古文而曰太

一者終南也垂山者厚物也不知何所本而云感

李吉甫曰終南太一非一山關中記曰終南山

之總山太一山之別號此其說是也吉甫在元和

入補續

間核關中終南山所歷而著諸郡縣自郿鄠武功

以至長安萬年每縣皆著終南且曰在縣之某方

某方之幾里則南山之在關中者常相聯接其不

謬矣柳宗元曰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

至于褒又西至于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

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實能作固以屏王室

水經注曰終南山杜預以為中南亦曰太白山在武

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

太白去天三百山中軍行不得鼓角鼓角則疾風

雨至雍錄云古關志無言太白即爲水一者關中記曰終南一名

中南言居地終陰陽之中卽所謂中條山而在都

城之南者也其南山深處高而長大無異名者曰

秦嶺三秦記曰秦嶺東起商洛西盡汧隴綿亘

千里蓋南山之脊江河之水所由分處故嶺南之

水皆謂之江嶺北之水皆謂之河嶺水北流入渭號八百秦川又

耀州五臺山名北五臺在終南者曰南五臺見陝西志

馬理曰三原縣嵯峨山古名荆山特出雲表登其

巔則涇渭黃河舉在目前視秦中如指諸掌矣史

入馬九

載黃帝鑄鼎于荆山今山陽有鼎州宋徽宗雲陽

志山嵯峨一名嵯峨山又名慈峨山四夷郡縣圖

記曰山頂有雲氣卽雨人以爲候昔黃帝鑄鼎于

此山則此爲荆山其証甚明舊志謂富平縣城南

掘陵原此唐之獻陵非山也蔡傳云荆山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

何景明曰太華終南太白實一山延亘不絕太華

在華陰終南在咸長太白在郿各望其地異號命

爾其山首枕嵩芒尾貫羌蜀表裏秦關蓋邦域大

紀云雍大記曰終南在西安府南五十里東自藍田縣界西入咸寧縣界以谷水出與

長安咸寧二縣分界東西四十里左氏傳曰荆山

終南九州之險也又考終南山在藍田咸寧長

安縣界五縣舊陝志曰秦嶺南爲地絡之陽

山爲南列南條水則爲江州則爲梁北爲地絡之

陰山爲北列北條水則爲河州則爲雍星野亦於

此分焉是地之脊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傳下濕曰隰疏地理志云豬野澤在武威縣東

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鄭玄以爲詩云度

入豬九

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原隰山地從此致功西至

豬野之澤也郡縣志邠州新平縣有五龍原末

壽縣有末壽原宜祿縣有淺水原今邠州水經注

曰都野澤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水二源東北

流爲一水姑臧縣故城西東北流又東北逕武威

縣故城東漢武帝太初四年匈奴王殺休屠

王以其衆置武威縣武威郡王莽更名張掖地理

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屈此水流

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爲西海一水又東

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

矣

箋案陝志今豬野澤在涼州衛東北魏太武伐涼謂姑臧無燥地澤草茂盛水土乃爾可想禹所為底績也 王氏樵曰施工自下而上成功自高而下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傳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疏地理志桂林以為燉煌郡即古瓜州也本傳云先王居櫛于四裔故允姓之裔居于瓜州

入禹貢

三

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 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主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即尚書所謂窠三苗于三危也瓜州地名州出好瓜民因氏之瓜州之戎并於月氏者也漢武帝後元分酒泉置南七里有鳴沙山故亦曰沙州也水經 呂覽曰禹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西方金氣所積 武夷熊氏曰首言弱水終言三危極其遠而言之

杜佑曰三苗本有苗氏之族今長沙衡陽間是徙居於此分而為三 周景式云柴桑彭澤之間古

三苗國左洞庭右彭蠡負固而亡者今衡岳潭之境而南海亦有三苗國

臨曰昔舜流三苗於三危其後子孫為羌戎代有

其地謂之瓜州地多生若瓜至今猶出大瓜長者

入其中首尾不出黃氏曰羌本姜姓三苗之後居三危今疊宕岳諸州皆羌

地 朱子曰項在湖南見說溪洞蠻獠畧有四種

曰獠曰氐曰狁而其最輕捷者曰衛近年數出剽

入禹貢

三

掠為邊患豈三苗氏之遺民乎唐元善說苗民之國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次在今之興國軍皆在深山中人不可入而已亦難出最後在今之武昌縣則據江山之險可以四出為寇人不得而近之矣 呂祖謙曰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自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叙後世以為投之四裔若絕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箋按後漢西羌傳註三危山在今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其國

近南岳及舜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至

漢武帝西逐諸羌初開河西列置酒泉武威張掖

燉煌四郡

陝西舊志三危山三峯聳出雲表故曰三危雍大記曰三危山在行都司沙州

衛東南俗名界兩山

丘氏濬曰夷狄之見於經始於三苗

帝舜授禪既首窺之于三危至禹治水時其窺者

既不叙其留者猶不卽工故命禹徂征及後來格

考其善惡而分背之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

嶺雲貴數千里溪崗山菁之中有曰旣曰伶曰獠

曰獠曰獠之類凡十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

六
九

元

捷者曰獠說者謂此卽三苗之後也然今之獠依

山以居若猿猱然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 國

初於湖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未順曰保靖曰

貴州曰思州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

司長官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

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地設官因俗爲治

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蓋得有虞分背之義禹

貢不叙之意也 王綱振曰舉三危重黑水治導

黑水至于三危故也首節志弱水治

勝土惟黃壤

新安陳氏曰土黃壤最貴故雍田上上塗泥最下

故楊田下下 董仲舒曰五行莫貴於土五色莫

盛於黃 淮南子曰色有五章黃其主也位有五

材土其主也 金氏曰黃土之正色而又細柔故

厥田爲九州第一後世號關中爲沃野謂之 府

蓋以此也然就其間較之亦惟涇渭澄漆之區最

爲沃壤西北二邊逼于戎狄故禹于雍州自終南

至鳥鼠則自東而西自原隰至豬野三危則自內

六
九

三

而外賦出六等生聚蓋不同也至戰國秦漢富庶

甲天下唐不如宋滋不如西有夏北有契丹雍雍

悉非古矣雖關中亦仰東南之粟古今地利之不

同豈無其由哉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傳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疏此與荊州賦田升

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脩此州降之

極故云人物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 東

方朔曰鄠鎬之間號爲土膏賈畝一金田上上可

知

〔箋〕考輿地記勝華昌郡有耕天村其田之良者曰
雲下田今文縣所轄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傳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

山海經云崑崙山有琅玕樹

疏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瑤琳琅玕焉

說者皆云瑤美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

禮記第天予以

珠玉鄭氏註拾遺記曰崑崙山有琅玕瑤琳之

玉煎可以爲脂 唐代宗時楚州獻定國寶十二

三

有琅玕珠二枚徑一寸三分見酉陽雜俎 杜綰

石譜云明州昌國縣沿海近淺岸水底生琅玕狀

如珊瑚或高三二尺初出水色甚白經久微紫黑

山海經曰崑崙山其上多丹木丹水出焉西流

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

是生玄玉黃帝乃取崑崙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

陽璿瑜之玉爲良 漢書曰藍田縣出美玉周禮

曰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藍三秦記曰縣出美玉

故名藍田括地志曰驪山之陽多美玉 張世南

曰玉出藍田崑崙本亦云好玉出藍田及南陽

徐善亭部界日南盧容水中外國于闐東勒諸處

皆善今藍田南陽日南不闢有玉國朝禮器及承

輿服御多是于闐玉其採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

源出崑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爲三

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日綠玉河在城西二十

里日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源雖一玉隨地變

故色不同每歲五六月水暴漲玉隨流至多寡由

水細大水退乃可取方言曰撈玉國主未採禁人

大

至河濱大抵今世所寶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臺

山于闐國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栗黑如點

漆紅如雞冠或如臘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

帶白色者漿水又分九色上之上之中之下中之

上之中之下下之上之上之中之下 桓公問管子曰

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笑可得而開乎管子對曰陰

山之礪礪一笑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笑也發朝鮮

之文皮一笑也汝漢水之石衢黃金一笑也江陽

之珠一笑也秦明山之負青一笑也禹氏邊山之

玉一笑也又曰吳越不朝珠璣而以為幣乎公朝
鮮不朝請文皮幣也落毛服而以為幣乎禹氏不朝
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
為幣乎林駟曰禹貢揚之貢金雍之琳琅不幾
如漢人耐金之誅乎荆之大龜梁之熊皮不幾如
漢人天馬之求乎青之海錯揚之橘柚不幾如唐
人貢荔之病乎曰古者以貢為賦正什一便民之
法禹貢服食之外器用次之器用之外寶玉玩好
又次之故貢金琳琅大龜熊皮海錯橘柚之屬皆
為土貢之物也皆償田賦之輕也聖人初何心過
求哉

禹貢

三

箋聞之舜禹之世捐珠抵璧乃九州制貢秀采金
玉以及珠璣固有經費胡可缺也唐玄宗初政焚
珠玉於殿前識者因已窺其好名鮮終矣國家
珠玉不以入賦唯遇有典禮諭旨采辦粵中有珠
池蛋人守之而玉則必鬻之西域天方等國世
廟中嘗以郊祀懸購黃玉亦復不易得頃歲民間
珠價幾倍於玉此真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而靡俗

顧紛然珍貴空為耳目之玩抑獨何與李維禎
曰琅玕見禹貢爾雅山海經璫珠也或云樹之子
似珠或曰流離之類有五色符璫圖則云玉有光
景者而後人以名竹丘氏濬曰漢時關中之藍
田幽州之玉田皆出玉其時西域未通也今中國
所用之玉皆來自于闐有白玄綠三種皆出于河
亦與古異抑土石之精其生有限而取之有盡古
人北德于玉用為器用雜佩之屬不一而足是玉
在古多而為用夥今世小民有不識玉者由是推
之漢之金以斤計每以萬言唐漸少宋與今益少
無乃數千歲之後中國之金將與玉同邪不可不
為之限節也又曰考古今所謂寶者三代以來中
國之寶珠玉金貝而已漢以後西域通中國始有
所謂木難琉璃瑪瑙珊瑚瑟瑟之類王氏樵曰
貢物除冀州外雍梁二州無篚餘六州皆有篚篚
皆積貢衣服之用言錫者三楊橘柚荆大龜豫蔡
錯言包者二楊橘柚荆菁茅言織皮者二荊州梁
州織皮製之為裘織之為罽與單言皮服不同

禹貢

三

胡氏贊曰九州之貢產最寡而楊荆最多已啓後

世文物之漸矣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傳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
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疏

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開縣西南羌中河行

塞外東北入塞內千里一曲一直龍門山在焉翊

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李氏潘

水集云同州韓城縣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

六編九

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

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

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千數

百里至此山開岸濶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

雷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

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王應

河至慈州文城縣孟門山是爲入龍門至終

州合河之上是爲出龍門口慎子曰河之

下流駛如竹箭騁馬不能及三秦記曰龍

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龍之屬莫

能上上則化爲龍矣埤雅龍舟春從河面上得過
龍門便化爲龍否則照額而

還武夷熊氏曰正道皆從渭達河惟山脊以西

不可通處必自積石之河經涉龍門然後達于西

河以至帝都也

傳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蘇傳渭水至

長安東北入河河始大自渭汭而下巨舟重載皆

可以達冀州矣

漢初轉漕巴蜀租賦以給關中天下既定國用寢

六編九

廣於是歲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然亦不過數十

萬石而已至武帝則四百萬石後又益六百萬石

大抵多取於山東諸郡從渭水而上唐都關中

號稱沃野土地狹不足給京師常轉漕東南之粟

高祖太宗時用物有節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

石高宗後歲益增多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請置

東西倉以避三門水險自河陰西至太原倉浮渭

以實關中二十九年李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

然水益湍怒舟不能入天寶三載韋堅爲陝郡太

守兼水陸運使以代之始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
長安通山東租賦訖隋常治之堅爲使乃占咸陽
壅渭爲堰絕漸漣並渭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
合永豐倉下在渭水入黃河處漢之船司空也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

石東萊呂氏曰漢都長安唐亦都長安至唐方
以漕運爲大事大率漕運多是江淮之粟到關中
極迢遞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洛自洛入黃
河自黃河入渭方至關中每一番發江自二月起
程至五月方到汴河七八月間方到入黃河十止

六
卷
九

八九况用吳人般運在所不便裴耀卿措置轉運
隨處交納更番雖可稍停民力當時民丁約四百
萬使丁出錢一百爲漕運費又益半爲官廩亦大
擾民矣歐陽脩曰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不知
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
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脩其漕
尚少其後武帝益脩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
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
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跡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

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
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沂河而入渭當
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
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
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
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
宜浚治汴渠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
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

六
卷
九

蓋不獨今日爲然也考春秋時秦輸粟于晉自雍
及絳相繼命曰汎舟之役正義曰秦都雍雍臨渭
晉都絳絳臨汾渭水從雍而東至華陰入河從河
逆流而北上至河東汾陰乃東入汾逆流東行而
通絳蓋穿渭渠轉漕入河其從來固已久矣王
氏樵曰按蔡氏云雍之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
河西南境則會于渭汭東北當云西北蓋雍東距
河若東北境則直浮西河不須浮于積石也積石
在今臨洮府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兩山如削中

流黃河西臨春界龍門在今西安府韓城縣東北
八十里河水至此自山直下懸水百仞濺沫如雨
濤聲如雷地皆震撼兩崖懸山絕壁相對如門惟
神龍可越故曰龍門計浮于積石而來者至于龍
門之上則止此一道也浮渭而來者則會于渭汭
此又一道也蔡氏所以知其為兩道者以龍門非
可越而渭自鳥鼠而東中貫雍境取漕莫徑焉使
內地之漕則當徑達西河更無用經涉龍門以此
知其為西北一道西南一道也 鄭氏曉曰水北
曰汭蓋渭之北也貢賦之來或由漆沮或由涇澄
皆會于渭水之北而入河汭字下得甚當今渭水
舟楫入蒲州必經渭北岸蒲州卽冀州也惟往陝
州者由南岸或中流耳 吳寬曰禹貢曰浮曰沿
皆指舟行水而言若夫車轉之法未著至漢都關
中始穿渠引渭以漕關東之粟其後又引汾引河
以漕又其後通彙斜道自汭入褒褒絕水至斜關
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 于慎行曰漕之藉河
禹貢以來有之匪自今也禹畫九州冀為都會河

流砥石以入于海堯浮濟漯青浮汶濟徐浮淮泗
揚浮江漢豫浮於洛梁浮潛汚以入于渭雍浮積
石至於龍門未有不通於河者也漢唐皆都關中
漢漕山東粟百萬更砥柱之險以達于渭唐漕江
淮之粟由汭入河由河入洛以達于渭亦未嘗不
藉河也 天順三年戶部尚書楊鼎上言阿羅出
住牧河套數入寇掠費用浩繁惟黃河乃漢唐漕
運河卽今鹽船木筏往來不絕其間雖有三門折
津之險而古人倒倉之法爲當三門之上有小河
徑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邇流饋運庶
幾軍餉可足民力亦蘇或摘漕糧數千石赴陝就
令教習山西陝西河南之人待舟楫通後乃許迴
運且可順帶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大有
增矣詔從之後阻不行 王氏樵曰河從積石北
流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漢人謂之
北河其內今謂之河套卽秦始皇所斥奪匈奴河
南地也在古以爲通舟轉輸之道蓋唐虞聲教暨
于朔南冀之北垂遠出河外猶在荒服此其所以

不可及也。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內，秦始皇逐之，秦楚劉項之際，復為匈奴所據。漢武帝開朔方，復取之，唐築三受降城，即其處。宋時為西夏所據，河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以一隅之地能抗衡中國，蓋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產健馬，乃關中之屏蔽，得之則強，失之則弱。歷代知其為邊境之要害，而不知其為唐虞之故疆也。蔡氏引李復之說，疑積石至龍門王千里，通舟無阻，以後世之述，實之于經，多所不合。然神禹導川通貢，著其道路所經，明若指掌。觀此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瀉後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曰導曰至，非河通流至于龍門之驗邪？曰浮曰至，非舟通行至于龍門之驗邪？李復所奏一則恐出吏民之托辭，一則故道久廢，岸谷變遷，復之所指亦恐非禹迹之舊矣。不特此，爾北河之外陰山橫亘，羣夷大限，當以此分處得之，則據以窺中國，中國得之，則據以窺虜，乘高以望，出沒踪跡皆見，其外皆大磧，南北數千里，東西數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虜若不得陰山必斃。

磧而居其北，北即漠北也。昔漢武帝擊虜于陰山之外，而漠南無王庭，虜過之未嘗不嬰漠南，即陰山之南，黃河之北，虜所利以飽其力而內犯者也。奈何北河之內復使得為巢窟哉？
織皮崑崙析支渠挾西戎，即叙。
傳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羗茅之屬，皆就次叙明禹之功及戎狄也。志朔方郡有渠搜縣疏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寇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挾也，皆是戎狄，未以西戎總之，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鄭併渠搜為一，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博物志曰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雅大記曰崑崙山在肅州衛城西南二百五十里與甘肅州山連其嶺峻極經夏雪不消也武夷熊氏曰崑崙唐書以為吐蕃界析支即今陰山河南等處，後漢西羌傳曰河關之西南羗地濱於賜支，至平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舊唐書曰兗州羗在古析支之地今考羗夏東北河

水遇山折為二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枝處有新枝城

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羌等然未始與

中國通居折支水西河湟即今陝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即今陝西岷洮州及

四川松茂等處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折支以西濱於河

首在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運於折支之地是

為河曲矣應劭曰折支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

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漢書西域論曰

孝武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

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

六
九

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異

物志曰古渠搜國當大宛北界三朝記曰北發

渠搜南撫交趾遼周書曰渠搜以貊犬貊犬者

露犬也能飛食虎豹金氏曰雍州西界黑水此

諸國又在黑水之外故附于後以織皮冠之者此

皆皮服之國貢織皮者也

大戴禮曰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于大遠有不

火食者矣白虎通曰西方為六戎戎者強惡也

遼周書曰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關耳貫胸

雕題離丘漆齒九者西戎之別名後漢西戎傳秦襄公

攻戎救周及平王之末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

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貊音九邽莫之戎

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

伊洛間有揚拒皋臯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

尹洙曰西戎為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

當晉氏羌唐禿髮歷代侵軼為國劇患宋哲宗

時陳井上論云凡言禦西戎多以斷西北交結之

勢漢武命衛霍空其穴列為張掖酒泉武威燉煌

六
九

等郡魏晉以來赫連等互據西河涼州奄有靈夏

唐開西域始復其地置都護節度僖宗以後例授

功臣五代撥攘封李仁福為西平王太祖經畝桑

與襲領節鉞至四世繼遷叛盡據夏有銀綬之地

矣蘇轍西戎論曰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

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托於中國然而西戎

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

蘇傳禹貢之所隄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

皆萊夷淮夷島夷所隄此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

西戎卽叙大意與上三州無異蓋言因西戎卽叙而後崑崙析支渠搜三國皆僅繼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畧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三句當在西戎卽叙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

箋雍州逼近戎狄都關中者每防戎患嘗考周伯文王攘卻西戎岐豐以寧及其亡也犬戎侵軼而周以東遷則西戎卽叙其關係雍州可睹矣鄭氏曉曰雍州貢織皮之崑崙非河源也河源崑崙

六經

聖

去中國不知幾萬里佛經謂之胥靡山王綱振曰三危遠在中國三苗頑甚而迪功與十二師五長同故云丕叙西戎去中國更遠非我族類而卽玉與三苗同故云卽叙叙卽府事脩和之叙又曰特識西戎于雍州貢道之後此非脫簡蓋雍乃秦地卽周豐鎬漢三輔皆管建都于此觀周有犬戎漢有匈奴當在虞夏不有先見其微者乎時卽不近帝都亦且列在要荒聖人經理五服不以遠遺故又發此例與三苗並識見夷蔡蠻流無不就治

耳亦因下叙導山故此先結以雍州境外之山起下雍州境內之山然終不可與境內諸山混紀特附分州之末以見皆禹所導也胡氏瓚曰織皮言于三國之上者亦荊州三邦之例以此而知其就功也九州已終故發側于此以明成賦止于中邦而底貢多及于外夷兗州地狹青徐又包其外豫州中土秦晉方遷陸渾之戎于伊洛無夷可知荊本荊蠻又非他州比也韋昌府志云隴以西相傳縣云戎羌所居夫戎居北海羌居西海若風

六經

聖

馬牛之不相及也史記秦穆公征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獯之戎各散居豁谷猶雒邑之雒戎徐州之徐戎也范曄後漢書云王莽時以西永附遣中郎將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內屬羌豪良願等獻西海鹽池平地自居險阻爲藩籬然則隴以西春秋時戎始入錯居西漢末羌始入錯居也大明一統志曰西蕃卽吐蕃也其先本羌屬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跋布川或

遼寧川南關皇中有論贊索者於并河西唐貞觀
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
弱種類之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
時朝貢不絕其首領頗屬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
元憲宗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
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
世祖時復郡縣其地 本朝詔吐蕃各族酋長舉
故有官職者至京授官賜印因俗爲治一陝西志
曰河套舊名析支渠搜又名新秦中又名朔方郡
地其周廻六七千里土肥饒可耕桑三面阻河虜
難入寇而我易防守今失之使虜巢其中營門庭
之內容狐鼠焉 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門地界西
至寧夏鎮地界東西二千餘里南自邊牆北至黃
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黃
甫川稍近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永先合後洋及
娘娘灘羊圈子渡口交冬水堅故胡虜率其衆或
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 陝西志 唐樞曰宋种世
衡城清湖 本朝成化九年余子俊城榆林去清

湖外二百餘里是爲大鎮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
營長亘一千三百里橫絕河套之口內復疊山湮
谷以爲夾道地利亦多 丘氏濟曰按朔方軍即
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爲界則固嘗守河
矣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漠之
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
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綏雲
之間說者謂東勝州即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最
腹宜馬 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於內地
鄭氏曉曰陰山在山西陝西之北河流南折者亘
千里西出賀蘭東踰燕薊而抵晉無間重山連阜
峻嶺懸崖隔闕北狄過此山後砂磧無水草名爲
大磧虜駐此人畜皆乏食武帝遣衛青取朔方奪
陰山險要皆爲我有虜騎馳突嘗在大磧之外三
受降城正在陰山山上瞭虜出沒皆見我易防禦
後世棄而不守虜得陰山又入河套於是虜日強
而中國困矣
關陝爲古雍州河山自二自昔王者通居麓

曠虎視形勝最於海內 關制遼戍自遼海以迄
玉門稱重鎮者九關陝實居其四羌虜交訌亦大
煩戎索矣唯是榆林向屯勁兵土著並能當虜而
關中物力饒裕素能自給中外隱然倚爲扞蔽乃
項歲疆事幾同庖餽流寇颺發所在束手而西戎
欵關天未抵爲賈 一端漁利耳自漢祖轉餉關
中卒定天下而鄭白之渠荷沛成雲並引涇渭以
廣溉田然則厭阻上上禹規畫具在可按也而
口糜餉空寧當敢欲以生制
其能久乎

禹貢通流卷十

吳興茅瑞徵纂并箋

男 魏京 全 龍 龍

導嶺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
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傳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

名之一作所 朱子曰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

尾不相聯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於此

更說九州山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

之勢 呂氏曰山川之分見於九州者其維也

大 十

聖賢於後者其緒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

不知其脈絡此作書之妙也導山有二說或以爲

隨山通道以相視其源委脈絡或以爲治山旁小

水二說當兼用禹隨山以治水故以導言如止於

相其山勢何導之有山之有脈絡條列固不可誣

而水之源未有不出於山水之勢未有不因於山

既隨山通道相其脈絡源委又因以導山旁澗谷

之水而納之川 林氏曰禹本導川歸海今乃先

以導山蓋方洪水懷襄故川皆實皆受浸不可見

欲施工無所措手故先以九州高山巨鎮為表識
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之勢水既順下漸入
于海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於是潞川之功可施
始決九川而距四海蓋先隨山而後潞川其序不
得不然也

傳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
之疏謂漳路汾潞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
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潞洹滎易近恒山碣
石之等也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畎畎縣西古文以

大禹貢

為畎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
皆在雍州黃帝采首山之銅鑄三鼎于荆山之

陽路

傳逾于河此謂梁山龍門西河疏謂山逾之也

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秦傳禹自荆山而過于河地理志云

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

太岳在河東彘縣東三山在冀州郡縣志雷首山一名中條山在

河中府河東縣南十里關驪十三州志雷首一名
獨頭山夷齊所隱也或曰陽山即雷首之南阜

傳底柱析城王屋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

一山名在
河水

疏地理志不載底柱底柱在太陽關東

析城之西析城在河東潁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

縣東北水經注曰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

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

枉然故曰砥柱也三川既決水流疎分指狀表目

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號城東北大陽城東也今考

在平陸東界河自蒲津西來至是微折而南至平
陸東流五十里至底柱達于垣曲柱高不逾數尋

圓不及百丈巖然中流漢書溝洫志鴻嘉四年
楊賜有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鑿廣之從其言焉

不鑿

三

鑿之幾沒水中不能去而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

析城括地志云在澤州西南水經注析城山甚

高峻上平坦有二水東潁西清吳氏曰山峯四面

如城考通志析城山在陽城縣西南七十里太行

衆奔民曰砥柱析城至王屋峽府三門是也絕

河流若嚴牆然鑿為三門河經其中東洋如小城

狀即析城也續博物志曰中國有洞天三十六

所第一王屋山洞天周回萬里名小有清虛天或

曰古王者之屋四柱太行山似之故名考河南通志王屋山

在濟源縣西百里以其山形如王叔車蓋故名其絕頂曰天壇蓋濟水發源之處也

疏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

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傳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

石而入滄海淮南子曰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

山周公曰五行嶮固德能覆也內貢廻矣使吾暴

亂則伐我難矣君子以爲能持滿高誘注今太行

山也在河內野王縣西北上黨關也山海經太行山列子作大形水經注云王烈得石髓處河圖括地象云太行天下

之脊郭緣生述征記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

州凡有八陞括地志云有羊腸坂朱子曰太行自崑崙北

支入中國西南行歷并冀三晉抵河東復與河會

又曰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踰州上

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

然地理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邕曰太行山

上有天井關在井北因名焉劉歆遂初賦曰地太

行之險峻入天井之高關恒山北岳漢避文帝

諱改爲常續博物志曰常山者陰終陽始其道長

久故北山曰常山今考通志在澤州南二十里

詳北嶽也水經謂之玄嶽晉地

道記恒山史記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

在隴蜀尾及平勃碣管子曰水之出於山而流

入于海者命曰經水言爲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爲沱

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毋

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

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

箋此節說導山却以河海作眼目蓋天下大 wat 河

海爲宗導山正爲導水張本原非截然兩項故於

此帶言之先儒因導山止此節有入于海一語不

勝異說未免支離矣雍大記曰岍山在隴州西

四十里汧源縣汧水所出禹貢導汧及岐卽此吳

嶽五峯山古屬汧陽縣今屬陝州在州南則岍山

與吳嶽非一山也王氏樵曰導岍一節導大河

北境之山也岍岐荆三山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

冀州山岍在隴州吳山縣一名吳嶽蓋虞周之世

疑以此爲西嶽故又有嶽山之名汧水出其西而

南入渭汧水出其北而東入涇禹導山始此乃東

至于岐又東至于荆而渭之入河澧漆沮汧之入

渭皆在所經矣于是逾于龍門之西河則壺口正
在河之東岸河自塞外決長城而入而壺口當其
衝冀州之功于是伊始以殺河勢者也乃南至
雷首雷首在河中府河東縣雷水出焉山臨大河
北去蒲坂三十里爰至于太岳汾水所經堯都在
焉太原岳陽之脩蓋于是而相度也又于是而底
柱析城至于王屋底柱在陝州陝縣三門鎮大河
中流有石如柱析城在澤州陽城縣山峯四面如
城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泝水出焉從底柱至王

木
十

六

屋禹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而泝水之導單懷之
績皆在所經矣又于是而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太
行在懷州之地連亘數州爲河北脊以接恒嶽河
北諸州皆旋其趾程子謂太行山千里片石衆山
皆石上起峯爾恒山北嶽在雲中者爲是歷代以
上曲陽縣之山爲北嶽非古之恒山也碣石一在
平州南一在高麗界中史臣歷敘衆山而繼之以
入于海者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得其道以
歸于海矣大河北境之水不特河泝
秦傳元無河泝所經等語秦繼宗曰

逾河訓作山脉過河固謬然作禹過亦恐未安逾
字與及至入一類導嶺山與岐山自岐至于荆山
雍州之山盡矣而間以西河自荆山過西河去禹
所導則是壺口等山也禹至荆不免過河然經文
逾河却是史家述其地勢非言禹之過河也鄭
氏曉曰壺口雷首太岳冀州西河之山也底柱析
城王屋冀州南河之山也太行恒山碣石冀州東
河之山也壺口雷首底柱析城太行恒山千里而
近其至于太岳王屋碣石千里而遠又東河之山

木
十

七

長于南河南河之山長于西河都穆曰砥柱在
陝州東五十里黃河之中以其形如柱故名循河
至三門集津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
門其始特一巨石而平如砥想昔河水汎濫禹遂
鑿之爲三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爲險惡
舟筏一入鮮有得脫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
五十步卽砥柱崇約三丈周數丈相傳上有唐太
宗碑銘今不存蔡氏書傳以三門爲砥柱州志亦
謂砥柱卽三門山皆未嘗親履其地故謬誤若此

唐樞曰太行山自北紀雲中發宗行平定州至上黨遼沁潞澤衍亘多起彰衡懷三府南受潘垣中原自是西奔至雷首東發爲燕山至碣石左右行皆在托祖故曰太行又曰國初定鼎金陵以真定之恒山爲北嶽後遷都北平則真定在其南復以山西渾源州之恒山爲北嶽關鎮志曰太行山卽恒山北抵幽燕達居庸古北喜峯亘千里諸峯蜿蜒止于山海按山西通志云太行山亘三省隨地異名析城王屋卽其支也

大禹貢

八

疏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蘇傳孔子敘禹貢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蓋言此書一篇而三致意也既畢九州之事矣則所謂隨山與濬川者復申言之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脉曰地之有山猶

人之有脉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括始言地脉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二條之說鄭玄則以爲四列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山道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山自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不能絕也皆禹之言卓然見于經者非地脉而何自此以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也朱子曰太行自西北發脉來爲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

大禹貢

九

形勢其底在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岍及岐至于荆山荆山山脉逾河而過爲壺口雷首底在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脉却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脉尚說不通况禹貢本非理會地脉耶蔡傳孔氏以爲荆山之脉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非是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表識諸山以見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絡若今堊法所言也若以山脉言之尤見其謬蓋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

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折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恒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岷岐跨河而為是諸山哉王鄭三條四列之名皆未當今據導字分為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為之紀於中又分為二焉蔡傳原本朱子王氏樵曰蔡說更有所本唐天文志云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是也南條北條即所謂南戒北戒江為南河河為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蓋天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于二之中又分為二焉北條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之南境者南條有江漢之北境者有江漢之南境者論橫勢則先北而南論縱勢則皆自西而東義視王鄭始益精密矣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傳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相首尾而東疏地理志

云朱圉在天水冀縣南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王應麟曰西傾後名西強在吐谷渾界朱圉在西和州大澤縣俗呼為白巖山雍大記云西傾山在吐谷渾界朱圉山在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里漢書云山在冀縣梧中聚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有蛇焉名曰肥蠃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又西八十里曰小華山陝志云太陰縣南十里即西嶽以西有少華山故此曰太華傳熊耳以下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栢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衡疏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廬氏縣東伊水所出高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為外方山桐栢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釋山云嵩高為中岳郭璞云大室山也別名外方今在河南陽城縣西北釋名云嵩字或為崧山大而高曰嵩白虎通云中嶽獨加高字者居四方之中極高故曰嵩高山戴延之西征記云其山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史記索隱曰桐栢一名大復山金

氏曰陪尾餘山也泗水縣桃墟西北泗水所出舊說拘于地脈故謂即橫尾又舊以嵩高爲外方者非是嵩高世所名中嶽安得與江夏內方相爲內外哉據唐志陸渾山一名方山蓋古外方云在伊闕 曾氏曰岍與西傾皆雍州山故西傾不言導其文蒙於導岍也岍嶠皆梁州山故岍山不言導其文蒙於嶠冢也

〔箋〕按陪尾在安陸者原名橫尾山而堯州下縣之陪尾寔泗水所出經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

八馬貢

三

則陪尾之非安陸明矣 王氏樵曰此導大河南境之山也山川之脈皆起西北故每條皆自西起上節導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南禹循西傾而東至于太華其陰則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其陽則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河自下龍門其勢湍急及華之陰喬嶽綿亘其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而涇渭澧漆伊洛澠澗諸水入焉熊耳四山者志伊洛淮水之所以治也 都穆曰五嶽惟西嶽

華山爲最高其去地凡五千仞 書齊魯曰山者水之根底水者山之委枝故談伊洛者必連熊外語漆沮者遂及荆岷

導嶠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傳〕漾水出嶠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荊州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 〔疏〕地理志云章山

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左傳云吳

既與楚夾漢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

則二別近漢之名

〔薛氏曰〕大別山在漢陽軍亦曰龍山蔡傳云嶠冢即梁州之嶠

太嶠嶺

三

大別乃漢水入江處今漢川縣西五十里有內方山南十里小別山形如甕又名龍山漢陽縣東北漢江右有大別山見湖廣志又名勝志云一名翼際山相傳禹植柙于大別山其根盤結井底爲柙泉

水經曰汚水自荆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

也

〔箋〕此導南餘江漢北境之山以爲濟漢水之經始

導山只說嶠冢岷山不說江漢至導水始說出

嶠冢導漾岷山導江來 湖廣名勝志曰章山在

安陸縣城東四十里古內方山左傳吳自豫章與

楚夾漢杜預以爲此豫章當在江水北淮水南

經云豫章卽今之章山 楊士奇曰由黃鶴山之

西越江爲漢陽郡大別山在郡之北與黃鶴山來

江而峙江漢二水合流其下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漢書岷作嶓

傳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出在荊州

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

今在衡山縣西北周縣方

荊州鎮曰衡山盤繞八百里軒輊九千餘

丈上列七十二峯祝融最高見湖廣總志

卽橫也東西長 廣雅云岫嶠謂之衡山

一云山永玉衡

大綱

分野 爾雅釋山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岳河北恒

江南衡 鄭氏周禮五嶽注云東曰岱宗南曰衡

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 韓愈曰五

岳于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

百數獨衡爲宗 續博物志云衡山五嶽之南嶽

也黃帝以潛霍爲山之副爾雅霍山爲南嶽至漢

武以衡山道遠徙祭于廬江潛山

潛一作潛成山潛山卽霍山

洞天記云黃帝畫野分州乃封五岳惟衡岳

山最遠以潛霍副之漢武帝改葬

南岳故祭其神于此至隋開皇九年始定衡山爲

南岳 元結曰五帝之前封嶽尚虛衡山作岳已

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去國門東望不見涯

際西行幾萬里未盡邊陲當今以九疑爲南岳以

崑崙爲西岳衡岳之輩聽選者占爲山林封居表

作苑囿耳 徐靈期南嶽記云南嶽衡山朱陵之

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餘德鈞物故名衡山

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託其陽故

號南嶽周旋數百里高四千一十丈東南臨湘川

大綱

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後不見焉治

水登而記之因夢遇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

書得治水之要 湘中記曰衡山有玉牒禹按其

文以治水遂望衡山如陣雲 吳越春秋曰禹傷

艾功不成勞身焦思索黃帝中經曆曰在于九山

東南天柱號曰宛委

在會稽東南一名玉簡山 赤帝在闕其巖

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

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

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顧謂禹

曰欲得神膏膏于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
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遂又齋三月庚子登宛
山得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宇得還水之理

傳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敷淺原一名博陽

山在揚州豫章界疏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

博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桑傳云見氏以鄱陽有

為應地志然鄱陽漢舊縣不博陽山又有歷陵山以

應又為歷陵江州德安近之朱子曰凡兩山夾

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

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

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

浙而氣為福建二廣又曰岷山之脈其一支為

衡山者已盡于洞庭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

嶺者則包瀟湘之源而北經袁筠之境以盡于

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

北盡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

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于閩粵也又荅程泰之

書云詳經文敷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

卽今廬阜德安縣敷陽山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

敷陽非以其地卽為敷淺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敷

陽為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非山脈盡處若如是

氏之說以為江入海處合是今京口所過之水又

不但九江而已若以衡山東北盡處而言卽為廬

阜無疑蓋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北而

至此則九江之原出於此三山之北者皆合於洞

庭而注於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

金氏曰岷山之陽東出一支為衡山其南行而

東者為嶺包瀟湘之源而又一支北向以至敷淺

原故禹自衡山過洞庭而至敷淺原也桑傳云過

山之脈二支其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

淺原在湘水東北孔氏以為衡山之脈連延過九

江而為敷羅泌曰敷淺原蓋江鄂之間孔氏謂

淺原非是

一名博陽山顏師古云博當為博漢志豫章歷陵

縣南有博陽山博陽川在南古文以為敷淺原昔

為敷陽誤為博爾水經注云敷淺泉地在豫章歷

陵縣西南水經所載禹貢山水澤地凡六十山指

名曰山水指名曰水而稱地者四流沙九江東陵

敷淺原也孔顏以為山者異矣按通典云蒲塘驛

漢歷陵縣有敷淺原西十里博陽山以今縣南

十三里有陽居山舊經依固以為敷淺原名博陽

山然縣境惟有一水流入大江人謂博陽川乃在

此山東北與志不合杜佑復析敷淺原傳陽川為

二蓋以敷淺原之水也博陽之山不得而實爾按

驛西數十里惟有一望夫山潯陽志謂博陽山在

德安縣南十三里望夫山在德安縣西北十五里

邑人或謂縣古有敷淺原登此可以望之故名望

敷今崇陽之西二百二十有雲溪山峭峻清流界

道如帶即所謂敷淺原也非博陽山

箋此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以為潯江水之經始

江流至洞庭而勢已中斷衡山相去在望然非

江所經也敷淺原諸家據朱子說並以廬阜當之

潘恩曰蜀地在海內為岷峨山為江水發源其

地在蜀為九峻世所稱雪山者是今松潘衛西即

其地最寒不生五穀果蔬土人樹青稞為食五月

猶墜雪雪四時積不消風土視諸郡特異 鄭氏

曉曰敷淺原在德安者甚卑小且于江流無甚關

繫法不得書地志所載在豫章者為是即今長江

鄱陽之交廬阜山是也此山最高大又當江南北

滙水口猶導嶠于漢入江據書至于大別也漢註

亦言在豫章 王氏熊曰廬山雖高而其中原田

連亘人民錯居故有敷淺原之名後世匡俗結廬

居之遂名廬阜而其支隴林麓猶蒙其舊名江州

潯陽縣蒲唐驛前有敷淺原西有博陽山敷古文

作傳傳陽者傳淺原之陽也其山正在廬阜西南

然則敷淺原為廬阜本名審矣 一統志云廬山古

匡俗兄弟七人皆有道術結廬于此故名山之南

為南康山之陰為九江有紫霄峰石室深險人不

可至禹刻字大如掌有好事者鑿而下摹得百餘

字奇古不可辨惟洪荒渚子乃據六字可識云

新安陳氏曰導山之役分為四路乃懷襄方殷未

可下潯川之功先隨山相視可疏導者疏導之兩

條四列實人功經歷之次第為潯川之經始下文

導水詳言潯川之源委乃收上文隨山之成功

羅泌曰潯川刊木必隨乎山者上流始也山豈可

導哉曰導山者導水而已是故四列之山自正陰

以至于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于

以至于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于

以至于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于

以至于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于

以至于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于

以至于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于

以至于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于

以至于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于

以至于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于

江亦自北而南也導沂及岐河之始功也至于王
屋濟之始功也渭自鳥鼠洛自熊耳淮自桐柏此
陰列之山也漢自嶓冢江起汶山此陽列之山也
程泌曰經言導山獨記雍梁冀豫荆揚之山而
已而究青徐不記焉蓋三州之山絕在東河之東
不與西屬各于其州見之矣 鄭氏曉曰導岍及
岐一條從河西北迤邐而東南西傾一條從河西
南迤邐而東北此雍梁冀豫充徐六州表裏之山
導嶓冢一條從漢西北迤邐而東南岍山一條從
江西南迤邐而東北此梁荆揚三州表裏之山
唐僧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
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
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
藏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岍山
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南山熊耳外方桐
栢自上洛南逾江漢搗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
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
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

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
至大行之曲分爲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
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
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
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故於天象則弘農
分陝爲兩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爲秦
涼北紀山河之曲爲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爲巴蜀
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爲成周宋鄭陳蔡
卽衛申隨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
之北爲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爲荆楚自北
河下流爲三齊北燕自南河下流爲鄒魯吳越皆
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
海爲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爲蠻越 朱
子曰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江
今以輿圖考之長江與南海夾南條幹龍盡于東
南海黃河與長江夾中條幹龍盡于東海黃河與
鴨綠江夾北條幹龍盡于遼海 問天下之山西
北最高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崑崙

畫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嶧聚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 魏太常校曰南絡發于龜轡之東委蛇南行其背爲西戎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南蠻慈嶺自起爲祖南起雪山其東爲江源地脉因界爲二江以南仍爲南絡其北別爲中絡與大河分爲兩戒中絡岷山爲祖自蜀入隴結于初龍則爲長安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結于中龍則爲洛陽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天地之中也南絡傳大江放于海北絡傳大河放于海惟中絡止于嵩高其前平夷凡幾千里而泰山特起東方張左右翼爲障以天下大勢言之長安龍首穴也洛陽龍心穴也茲其大龍之腹乎宋都大梁亦在龍腹而國勢弱者汴坦無備其勢必宿重兵民力坐而困矣余嘗至洛陽相其形勢能耳祖龍發自終南遠則太行爲後托近則嵩高爲左障然終南自爲長安前朝太行亦爲平陽左障嵩高雖爲障洛陽而大情自欲東出與萬里平原作祖

然後際識天道之公大地相爲勾連其融結非一處王氣發久而歇又轉之他帝王有德而興無德而亡是不一姓宇宙所以無窮也南絡蓋與岷山別祖折而南行東出爲五嶺乃折而北大盡於建康而長江至此入海自昔以爲帝王都矣 劉伯溫曰中國地脉俱從昆崙來北龍中龍人皆知之惟南龍一支從峨嵋並江而東竟不知其結局處頃從通州泛海乃知海鹽諸山是南龍盡處天目雖爲浙右鎮山然勢猶未止蜿蜒而來右東懸浙左帶苕霅直至此州長塙秦駐之岡而止于是以平松諸山爲龍左抱以長江淮泗之水以慶紹諸山爲虎右繞以浙江曹娥之水然諸水率皆朝拱于此州而後乘潮東出前復以朝鮮日本爲案此南龍一最大地也 邵武府志曰天下山川皆祖崑崙岷峨爲崑崙西支巨冢山行隨水江北之山隨黃河北盡燕臺東盡泰岱江南之山隨江岷峨之南爲雲貴東折爲兩廣八閩 建康南盡閩浙抱江浸海其大都也故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

多北流關中之山多自北來水多東南流是江南
五嶺爲冀州第四案 陸深曰山陰也水陽也陰
氣凝結於西北至東南而漸微陽氣極盛於東南
而融液浩蕩故崑崙在西北瀛海在東南

禹貢

四

禹貢渚疏卷十一

吳興茅瑞徵纂并箋

男亂京全訂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傳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

疏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鄭玄亦以爲山各地

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

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

流沙

考張掖今甘肅酒泉今肅州刪丹縣今山丹衛居延澤在甘肅西北見陝西通志

史記正義曰淮南子云弱水源出窮石山南自吐

禹貢

一

谷潭界流入甘州張掖縣今按合黎水出臨路松

山東而北流歷張掖故城下又北流經張掖縣二

十三里又北流經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

西入居延海行千五百里合黎山張掖縣西北二

百里也

雅大記曰合黎山在甘肅行都司城北四十里張掖河水出其谷張掖河俗名黑河

北入一集乃海子即古居延海

武經言合黎水在甘州漢結烏

孫絕隔諸羌裂匈奴右臂自張其掖名張掖郡居

延海所連山及路博德所置遮虜障皆在焉隋作

浮橋浩魯河以幸之 山海經曰流沙出鍾山西

行又南行昆崙之墟西南入海黑水之山郭璞注
今西海居延澤尚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
也 唐書西域傳云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
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
人候之以壅蔽鼻口乃無恙 郭璞索駝贊曰駝
唯奇畜肉較是被迅驚流沙顯功絕地潛識泉源
微乎其智案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千餘里無水
輒不行以足踏地人不能識駝知水脉過其處
其所踏處掘之輒得水 晉書曰弱水出流沙流
沙與水流行也在西海郡北山有赤石白色以兩
石相打則水潤打之不已則潤盡火出山石皆然
炎起數丈不滅有大黑風自流沙出奄之乃滅其
石如初 沈括曰余在鄜延閱兵馬藉有稱過范
河損失問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爲范河北人
謂之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如人行幙上
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
皆沒或謂此卽流沙也 方勻曰西安州卽唐鹽
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細沒馬脰無水源但乾沙
爾又二日至西海 陳氏曰弱水之正者入合黎

其餘則入干流沙 程氏曰禹導弱水至合黎則
其逆行者已順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必極之
于西海近而無能爲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
則已矣故于雍止曰既西而于導水不必曰入于
西海皆紀實也 漢書西域傳曰于闐以西水皆
西流注于西海
笑導山導水並從雍州說起弱黑二水乃水之絕
異者有出中國四瀆之外故首言之 唐樞曰自
祈連合黎北張掖河諸水俱北注亦集乃河而西
總入硤口穿沙磧繞出爲黑水放于南海禹導弱
水不言其所極有黑水爲續耳 陝西舊志曰弱
水在甘州衛西環合黎山東北入東莎界禹貢弱
水卽此西域傳弱水條支自長安西行萬二千里
又百餘日方至其地疑別有所謂弱水也秦嶺西
連大秦
國大秦西爲弱水流 雍大記曰鳴沙山在河州
衛城南七里一名沙角山峰峭危峻沙如乾練天
氣清明時沙鳴聞于城內一云在瓜州南十里卽
禹貢流沙

疏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以弱水
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
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
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
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
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
蘇傳自此以下皆游川之事也所導者九弱水
不能載物入居延澤中不復見此水之絕異者也
黑水漢水與四瀆皆特入海渭洛皆入河達其之

入禹貢

四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傳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疏地

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漢王國

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郡內有漢池縣縣在
黑水祠案郡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縣山南流至
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敦煌並在
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
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杜佑曰漢書地理
志益州郡漢池有
黑水祠而得記山之所在又郡道元注水經鏡意
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顧野王撰輿地志
以為至樊道入江其言
與禹貢不同未為實錄
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
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郭璞注黑水
出崑崙山
河圖
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上

入禹貢

五

為天苑星黑水出其南 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

吳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十里而絕三危山在

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史記正義云黑水源在伊州 雍錄

曰黑水遠矣在唐為小勃律以及交廣皆是若流

沙則又出葱嶺之西也

蔡傳黑水地志出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唐樊綽

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

珥河曰麗水曰瀾若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

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張梁雍二州西

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秦之西南也中國山勢開脊大抵皆自西北而東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于南海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恐其狹小不足爲界所稱西珥河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旣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漢池卽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嶺時其地古有黑水舊夷人不識載者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卽三危之地與三苗之叙于三危者又爲相應也 李元陽黑水辨曰黑水辨論紛紛皆出臆度愚所據知有經文而已夫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滇之關滄江路江二水皆由土蕃西北來蓋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否水勢洶湧並入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潯江西南趨岷嶺中內外皆夷

其于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關滄由西北趨通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卽爲夷緬則禹之所導於分別梁州界者唯關滄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擘人_{北漢}人_順以今考之皆在關滄江內則關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地理志謂南中山曰昆彌水曰洛山海經曰洱水西流入於洛故關滄江又名洛水言脉絡分明也元史至元八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關滄江之爲黑水益章明矣若三危山卽不在麗江當亦不遠古今山川之名因革不可紀極夫不可移者山川之蹟也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蹟而據易變之名亦末矣大都爲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言黑水爲梁雍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湮濁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瀼隴之亂正如

三足嶺然黑水之源正在嶺頭故雍以黑水爲西
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
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
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
陽黑水之梁不可移也

金氏曰黑水出雍之西而南入于南海爲雍梁二
州之西界蓋出崑崙之南谷也自積石西傾岷山
青衣岡脊以西諸水天竺以東諸水皆入之故黑
水諸源亦非一 沈括曰余奉使慶州嘗宿大寨

北黑山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
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有
盧龍郡北人謂水爲龍盧龍卽黑水也 武夷熊
氏曰考古今地志雍州之地卽無黑水所謂導黑
水至于三危者三危山或云在燉煌郡則今瓜州
也曷嘗有此水踰跨諸山以至于南海哉若以河
源崑崙推之崑崙山脊以西人跡所未到其東中
一支則重岡積嶺直至終南太華皆是雍之南山
而瓜州乃在河西五郡實當西北界上漢人所爲

斷匈奴右臂者以不與西戎相接也史當有錯

羅泌曰溟渤漲洋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

沸海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度之設乎

西瀚海沙子之設乎北此天地之所以遶西而制

北者也激障霧於東維界黑水於南極

黑水在梁州南極則黑泄流沙于西陲決弱水于北減

出陽關至于代極置中乃得度弱水

亦陷河之類羽毛皆沉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

又曰禹至導黑弱而西戎卽叙然後見其仁之至

焉黑弱二水塞外之橫流失其故道而爲邊民之

患者也今爲中國治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外

使不爲吾民害則已矣又奚必因塞外而決之以

入于流沙南海而後已哉計弱之距流沙與夫黑

之距南海皆數千里而遙然導弱必至于合黎而

納餘波于流沙導黑必至于三危而入其流于南

海禹之心一視夷夏視西戎無以異于梁州之民

此天地之爲大也

箋按黑水證據互異然自孔疏引溟池之說而溟

志謂闕滄江由吐蕃而來逕雍州西界直趨雲南

與怒江龍川二水合流而入南海實爲禹貢黑水
雲南分野爲梁州域以二大江爲界東北曰金沙
西南曰閩滄二江之源皆出吐蕃流逕雍州而入
雲南金沙自雲南北界入東海閩滄自雲南南界
入南海金沙在漢書爲若水閩滄在禹貢爲黑水
黑水之源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可數也其言殆
信而有徵矣 楊慎曰按杜氏通典吐蕃有可駁
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西洱河合
流而東號曰漾濞水俗作漾傳又東南出會川爲瀘水
焉瀘水卽黑水也三危山在雲南麗江又曰瀘水
乃今之金沙江水色黑故以瀘名之 雲南通志
曰西洱河水經一名葉榆水通典一名昆瀾池出
浪穹縣罷谷山下數處湧起如珠樹世傳黑水伏
流別派也自太和縣西北來滙於縣東爲巨津形
如月生五日遠縣西南由石穴中出又會閩滄江
而入南海又曰閩滄江在雲龍州東二里卽黑水
也源出雍州南吐蕃鹿石山本名鹿滄江後訛爲
閩滄今又訛爲浪滄自麗江經州東南流入永昌

蒙化順寧景東交趾乃入南海漢書博南傳卽州又州西五里有三
崇山頂有三峰或云卽三危也 韓邦奇曰黑水爲梁雍二州之
西界據其文勢當自雍之北境直抵梁之南境乃
一大水橫過二州西界今四川止疊溪千戶所有
黑水合汶江入成都府經茂州而安縣亦有黑水
安縣本汶江縣地蓋黑水合汶江入茂州安縣入
于羅江漢地志云黑水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
符卽今叙州府慶符縣以志山符二字故縣以慶
符名今慶符有黑水然蔡傳少一符字而其水乃
自西夷中來北流入江漢志亦謂黑水至樊道入
江且安縣黑水在都北而叙州在成都南一入羅
江一入大江於經文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不合雍
之黑水五亦各異源與經文志傳皆不合獨肅州
衛城西十五里黑水所出與漢志顏師古註相近
而水經引之云南通燉煌今肅州西沙州東西卽
其地也又云南流入于南海則當遂入于梁梁全
無考豈梁雍西界各自有黑水爲界不同與導黑
水之黑水不相涉歟程氏又謂葉榆澤爲黑水之

源葉榆卽西洱海嶺今雲南大理府鄧川州縣舊
山匯爲巨湖周三百里去雍之三危南北數千里
又不經流梁境又不出於張掖郡師古亦謂滇池
西北有黑水祠豈黑水旣入西域故人莫得而知
又南至西洱海復入中國又流入于南海歟然不
可考矣若牽合以爲相屬則燉煌在陝西肅州衛
西今屬虜是極北境葉榆在雲南大理府是極南
境梁境黑水是疊溪黑水斷非導黑水之黑水也
至謂水黑爲榆葉之積梁雍爲黑水者凡七漢中

入再貢
疏十二

十三

亦有黑水未聞皆有榆葉落其下也鄭氏曉曰梁
花洛言雍梁
二州黑水是兩黑水不相通魏張言本一黑水
爲雍梁二州之界觀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爲一黑水
爲是 顧起元曰雍州名黑水者有六若入積

石河則是平涼及寧夏衛之黑水而非張掖之黑
水也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去積石幾及三
百里不與積石河相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但
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其入海之道
咸通中樊綽宣慰安南親行西南諸夷著爲蠻書
以載其所親見山川曰蠻水之南入于南海者凡

四區江西洱河麗水瀾滄水皆羅緡西南諸夷西
南入海其間有麗水者古黑水也但綽所案行者
西南諸夷而未及于西北其所稱麗江程氏以爲
西行入驪始得至南海是得其下流而不知其上
源之爲何如乃程又不取其所稱麗水而指其所
稱西洱河謂與漢志榆葉澤相貫榆葉漸漬成黑
又引古黑水祠在益州者爲証不知此黑水乃成
都安縣南之黑水而非禹貢之黑水也至元金仁
山又謂西南諸水合而爲瀘水夷人謂黑爲瀘瀘

入再貢
疏十二

十三

水卽黑水也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趾又名歸
化水廣處如江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口
按四川行都司城南有瀘山卽瀘水所出今雍州
多黑水尚不知的在何處而乃欲以瀘爲黑又考
交趾海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氏之言尤不足
信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
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泮水至于大陸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傳施功發于積石疏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

處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

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河出崑崙

虛色白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湍故水色白潛流地

中受渠數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

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

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

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潛行地下南出于積

石為中國河郭璞云其出崑崙山海經曰積石之

注河出崑崙而潛行地下葱嶺復出注鹽澤從鹽澤復行南出于此山而為中國河遂注海也今積石山在河州西北二百二十里

南山如削黃河中流見陝西志孝經援神契曰

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初學記曰河曰河宗四

瀆之所宗也爾雅曰江河淮濟為四瀆者發源

注海者也風俗通曰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釋

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桓譚新論曰

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其流激迅故為

平地災害

河圖括地象曰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

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出五色雲氣五

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各曰河也崑崙山氣上通天下有人

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餘里神異經曰崑崙

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三百里

削銅柱下有迴屋焉辟方百丈圖讀云崑崙三層

號曰天柱實惟河源水之靈府按水經注崑崙之

一曰崑崙二曰玄圃一名閼風上曰增城一名天庭河圖曰崑崙之墟五城十二樓河水出焉

桑欽水經曰崑崙墟在西北去崑崙五萬里地之

中也河水出其東北阪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自以西南

流河水又南入葱嶺山鄭道元注河水重源有一

之國葱嶺之上在崑崙西涼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

分流東西入大海東為河源禹貢所云崑崙

焉又西逕屬賓國北月氏國南其一流出于闐國

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鄭樵曰河

自西域來大原有三正原出崑崙山東北阪而東

行一原出天竺葱嶺一原出于闐南山北行與葱

嶺河合而東入于崑崙河或云張騫窮河源至葱

嶺河爾故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

聞而沒其正原也三河合而東至積石山下有不
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是爲中國河積石山屬鄯州
禹之所道自此始故其詳得聞焉 歐陽氏輿地
廣記云唐長慶中薛元鼎爲盟會使言河之上流
由洪濟渠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北
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
所謂崑崙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
源其間流澄浚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
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隱測其地蓋觔
南之西元鼎所經大畧如此 元世祖至元十七
年命學士都實宋史作蒲
察篤實始抵河源云河源在吐
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散渙可七八十里旁
山下眎聚若列星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
羣流奔輳近五七里匯二巨澤自西徂東迤邐成
川號赤賓河合忽蘭也里木二河流寔大始名黃
河然水清可涉又裂八九股譯言九渡通廣六七
里馬可度四五日程水濁土人抱韋囊乘馬過之
繼是兩峽深巨測矣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最

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巔至頂皆雪冬夏
不消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
南半日程既又四五日程至地名滿卽及滿提二
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喇別里赤兒四達之衝
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喇譯言細黃
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
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
約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隸河州又四
五日程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
鄉關東北行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
城下過北上渡至鳴沙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
行卽東勝州見潘昂霄志臨川朱思本得帝師所
藏梵字圖書以奉文譯
之與昂霄志互有詳畧云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
川馬湖鹽部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西
北一千五百餘里水東北流所歷皆西番 初學
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
記曰河源出崑崙之墟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
北流分爲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關其河復合東
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
迤入塞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

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
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都河東郡西而
出龍門汾水往東于此入河至華陰潼關與渭水
合又東過砥柱及洛陽孟津所在至鞏縣與洛水合
成臯與濟水合濟水出河北至王屋山又東北流而南截河渡正對成臯又東北流
過武德與沁水合至黎陽信都今冀州絳水所在鉅鹿今那州大陸之北遂分爲九河又合爲一河而入海
朱子曰河從積石行三千里然後至龍門而爲西
河龍門地勢險河率破山以行禹功于此最難自
龍門南流至華陰而極始折而東至于底柱又東
至孟津東過洛汭而爲南河至大伾而極始折而
北流爲東河至兗州而分爲九復合爲一而入海
河爲四瀆宗其發源西北故叙中國之水以河爲
先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泄河之溢秋冬則涸春夏
則泄 程大昌曰黃河自鹽澤西來暨達潼關其
面勢所向凡四大折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
路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折
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比河西

岸卽爲涼肅甘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
里而過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
止柱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北境固
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
兩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往直至潼關皆是河南
矣此又一折也
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
又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汧澤
出于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 史記正義云括
地志河州有積石山卽禹貢浮於積石至龍門者
然黃河源從西南下出大崑崙東北隅東北流經
于闐入鹽澤卽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
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河始闔河水九曲其長九
千里入渤海 王應麟曰積石在鄯州龍支縣西
九十八里黃河在縣西南六十里禹貢導河始此
河州抱罕縣積石山一名唐述山在縣西北七十
里今人目龍支縣山爲大積石山此名小積石山
朱子曰禹當時治水也只理會河患積石龍門

所謂作十三載乃同者正在此處向未經鑿治時
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來入關陝一派東來
往河東故此為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着工夫
最多又其上散從西域去亦不甚為患禹功記
云禹導河之際沈秘景符以鎮五千之水患後人
賴焉 晉天文志云大禹觀濁河而受祿字

傳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 山海經曰大華之山
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郭璞注即西嶽華陰山
上有明星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即成仙道陰僻

不通時舍神霧云 華陰華山之北梁州東據華
山之陽則華陰為雍州境矣

水經注曰華陰縣有華山遠而望之若華狀西南

有小華山也 雍大記曰華陰縣在華山正北山北
日陰通典曰潼關本名衙關言黃河

南流衝激華山之東後因 華嶽本一山當河河水
關西有潼水因以名關

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脚闢開而為兩今掌足
之跡仍存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

能造山川出河所謂巨靈鼎首冠靈山者也 迷

記曰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云
本一山巨靈所開今睹手跡于華嶽而脚跡在首
陽山下唐王涯仙掌辨曰華嶽首峯有五崖 白
北壁破巖而列自下達而望之偶為掌形

虎通曰西方太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又山
名連華峯形如蓮瓣疑山所由名 或云山頂有池
羽化因名華山風俗通云華
變也萬物成變由于西方

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
之界 賈讓奏言昔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

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世傳底柱壅河中
流禹鑿二門以通之又名三門山 疏孟是地名

津是渡處杜預云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
城北都道所湊古今為津武王渡之近世呼為武

濟 水經注入百諸侯咸同此
盟亦曰盟津又曰富平津

傳洛汭洛入河處 疏河南鞏縣東 程氏曰洛

水至鞏縣東北入河其曰洛汭者洛既北入于河

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為汭言在洛水之內也渭

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 河南通志云洛水至鞏縣
北入黃河禹治水神龜負

書出于此名洛汭又名什谷清濁 疏大伾黎陽
異流張儀說秦塞什路之口是也

縣山臨河 隋圖經曰大伾 水經曰河水東逕成

阜大伾山下注爾雅曰山一成謂之伾孔安國以
為再成曰伾鄭康成曰地喉也流將伾際矣然則

大伾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濟沆之水與樂橋澤
出入自此大伾卽是山矣括地志云大伾山今名
黎陽東山在衛州黎陽南考大名府志云浮丘之
東二里曰大伾周五里
有奇蓋標大
行之左麓也

疏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史記正義云降水源
出潞州屯留縣西南

方山今考一統志降水在冀州治北俗名
枯澤渠金史南宮下有津水枯漬卽此河渠

書曰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

數爲敗乃斷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
二折其一則潞川以引其河北

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張洎曰禹以大河

入禹貢
卷十二

流泛中流爲害最甚乃于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

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于乘

縣入海卽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

北形高廠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石碣石入于渤

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卽濁漳大陸

則邢州鉅鹿澤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自

魏郡貴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滄州合爲一河言

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

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左

傳疏云太伾以上河道不改大伾以下卽是汲郡
以東河水東流秦漢以來始然也古之河道自大
伾而北過降水故迹不可復知其大陸則趙之廣
澤也大陸以北播爲九河九河故道河間成平以
南平原鬲縣以北

宋史河渠志曰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

能爲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

禹迹既湮河并爲一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

百川衆流所會不免決溢之憂又曰河入中國北

入禹貢
卷十二

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

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爲孟

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

雄放無崇山巨礪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

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恒被其害宋爲特

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濫復禹蹟矣一時建

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

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

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

傳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同合爲一大
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疏鄭玄云下尾合名爲
逆河言相向迎受蘇傳既分爲九又合爲一以
一遯八而入于海卽渤海也 紹聖元年轉運使
趙偁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
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
無患也 司馬君實說據禹貢河自大伾大陸又
北爲九河則是河循太行北流乃東入海兗州境
包今之河朔處勢高地又堅故少水患又漢兗州
界在今河陽非禹貢舊境也江表 初學記曰
逆遯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遯河水後山談叢云
水所遯行十餘里遯海又 羅萃曰九河始元城
有潮河自西山來經塘泊 今大名縣西三里故瀆也新論王平仲云西南河
間聖人於冀兗間逆設爲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
則不妨于民耕既至則不隳民舍 程瑛曰禹因
地之形而逆設爲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
爲聚落不耕不收以防其決故謂之逆河 蘇氏
軾曰河水湍悍雖其性然非隄防激而作之其勢

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地以爲水受
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寸而忘千里也
故曰隄防省而水患衰 物理論曰河百里一小
曲千里一大曲一直一曲九曲以達于海 淮南
子曰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輪也又
曰河以逶迤故能達 黃庭堅曰河出崑崙墟雖
其本源高遠矣然渠并千七百然後能經營中國
而達于四海
徐積復河說曰地勢坤傾於東北者也河出於崑
崙經於中國注于渤海是其勢所從來者高矣顧
其勢湍急猛悍如此行之地中則可行之地土則
是返水之性張水之勢而肆其暴者也從而爲隄
防堙塞之計則築垣而居水者也徒迫限其勢而
激其怒爾故禹導河必於山足高地或鑿山或穿
地使水行其中乘高地而入於海因高山以爲之
勢因大地以爲之防因渤海以爲之壑又曰嘗自
陝以西登高東望左丘陵右岡阜河乃行於其中
所以自古以來河未嘗決於陝同之間也行而至

於河北京東之界則地形益下而悉平原山足復軟不足以爲之固所以釀爲二渠又爲九河以殺其怒勢而決洩之河所以趨于海而三代之時無水害蓋有禹之遺迹也今之河身既狹又地軟無丘陵岡阜爲之固又無二渠復無九河以分洩其怒勢獨行乎一道以孟子言之乃掘地而注之海今則以人所築堤爲之扞乃水行乎地上則安得不決也莫若畧依古法分爲數道隨其所趨而利導之寬爲河身縱其游衍而不壅塞則河患庶乎

八
卷十二

六

少矣 余闕曰河出崑崙合諸戎之水東流以入中國其性勁悍若人性之有強力其來也甚速而其注中國也爲甚下又若建瓴於峻宇之上則其難治也固宜且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滙故河嘗積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析爲二渠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力之所分患可平也余嘗以爲中國之地西南高而東北下故水至中國而入

海者一皆趨於東北古河自龍門卽穿西山踵趾而入大陸地之最下者也然河天下之濁水也凡水一石率泥數斗嘗道出梁宋觀河所決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卽寄居大木盡沒地中漫不見踪跡河之行於地中也數十年而河徙千乘自漢而後千數百年而河徙彭城然南方之地本高于北故河之南徙也難而其北徙也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 谷永以爲河中

八
卷十二

七

曰唐土德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災 歐陽脩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 蘇轍曰河之爲害自漢以來東決則盡太山之麓西決則盡西山之趾凡二山之間數千里之地丘陵險阻河皆堙而平之存者無幾矣河水重濁所至輒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決又曰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 任伯雨曰禹之治水未嘗不

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
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也正宜因其所向寬
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
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增設隄防乃爲長策
歐陽玄至正河防記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
塞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
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
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
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

入禹貢
疏十二

三

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滯慮夫壘
生潰滯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
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闊之廣難爲岸岸善崩
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
水驟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剏築脩築補築
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不船
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
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壅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
鐵用草用木用綫用繩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

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嘗爲水所豁水
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
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濠也此外不能悉書賈魯嘗
言水工之功視土工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爲難
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
之効草雖至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
重如硃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 桓譚新論
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今河
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壅不泄也可

入禹貢
疏十二

元

禁民勿復引河 淮南子曰河水中濁宜菽
漢書溝洫志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
郡大興卒塞之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
鉅野通於淮泗後二十餘歲歲數不登而梁楚尤
甚上旣封禪乃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築宮其
上名曰宣房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
之地復寧無水災自塞宣房河復北決於館陶分
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館陶
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

水憂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口而屯氏
 河絕成帝時河決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充豫入
 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
 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
 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後二歲
 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哀帝初博求能浚川疏
 河者待詔賈讓奏治河有上中下三策今徙冀州
 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
 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此
 功一立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多穿溝渠於冀州
 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
 敗術也今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旱則開
 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富
 國安民支數百歲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
 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明帝永
 平十有三年詔脩汴梁隄 有薦樂浪王景言與將
 作謁者王吳治汴梁隄
自梁陽東至
 千乘海口 漢時河決頓丘遂漸南徙隋煬帝
 引河入汴引汴入淮河淮始通至宋熙寧而河遂

南 隋煬帝開通濟渠自西北引潁洛水達於河
 於解縣因淇水之入河立淇門以通河東
 北行得禹九河之故道隋人謂之御河 **宋史**
 河渠志開寶初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太祖下詔
 有素習河渠之書許附驛條奏時東魯逸人田告
 纂禹元經十二篇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未幾
 決河皆塞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河大決滑州韓村
 泛渲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真宗
 天禧三年滑州河溢歷渲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
 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始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
 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畧曰漢武捨大伾之故道鑿
 頓丘之暴衝則濫充泛齊流患中土請自汲郡東
 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
 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
 赤河而至于海因于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
 衛漳直北下出邢洛於夏書過泮水稍東注易水
 合百濟會潮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
 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
 獲利矣至是又疏河利害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

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堤注裴家潭逕牧馬渡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伍西山醜爲二渠一逼大伍南足夾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朝議以煩擾罷說者以黃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治物料用丁夫百千人挽置卑薄之處謂之埽岸遇河橫決復增之以補其缺仁宗天聖六年河決澶州之王楚埽遣使行視遙隄慶曆八年河決商胡埽皇祐二年復決大名館陶河渠司李仲昌議穿六塔河使歸橫隄故道舒一時之急令兩制臺諫詳定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請罷役時宰相富弼主仲昌議嘉祐元年四月詔發三十萬丁塞商河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復大決歟者數千萬人仲昌流英州仲昌垂子也由是久不

後論河事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決于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議者多不同神宗熙寧四年河溢澶州又溢衛州時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帝憂之令河北轉運司開脩二股河上流并塞第五埽五年功成又謀鑿直河命范子淵領其事自開直河水勢增漲十年河復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灌于梁山張澤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又決鄭州榮澤元豐元年四月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四年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歲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磬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洲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從之大抵熙寧初

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神宗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糜費巨萬功用不成哲宗卽位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騷動半天下復爲分水以軟堰爲名拔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力主東流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

元史成宗大德元年河決杞縣蒲口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武宗至大二年河決歸德又決封丘廉

八頁
疏十一

三

訪司言黃河伏槽之時水勢似緩不足爲患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以東土性疏薄兼帶沙鹵又失導洩之方崩潰決溢可翹足而待每歲巡河徒應故事莫若于汴梁置都水分監妙選深知水利之人專任巡視謹其防護泰定帝泰定二年河溢汴梁三年河決陽武漂民居萬家順帝至正四年黃河暴溢北決並河郡邑以至曹州遣工部尚書賈魯發丁夫十五萬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山淮入海方氏曰建紹後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

入于淮者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于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溫州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趨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

〔箋〕河流千里一曲自南而東而北各從其曲折處言之江漢以下諸水則大約皆東流矣水萬折而流必東亦自然之性也考舊河在河南開封府

八頁
疏十一

三

城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山東濟寧州界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洋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開會通河復疏故道築隄道河經二洪南入淮通漕因罷海運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衝張秋又決孫家渡全河南徙而汴城在河之北矣弘治二年河決原武支流爲三六年復決黃陵岡命都御史劉大夏等役丁夫十二萬濬孫家渡口始塞張秋自是河南

歲計河夫正德四年河決曹縣奔流直抵豐沛并
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六年決曹單城武等縣
八年飛雲橋水北徙魚臺穀亭十三年又決趙皮
寨入淮是年河忽自河南夏邑縣衝向東北流經
蕭縣仍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尋塞十
九年決野雞岡由渦河入淮二洪大涸侍郎王以
旂乃開李景高口支河引水出徐濟洪閱二年復
淤三十七年河趨東北段家口析六股由運河至
徐入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析五小股從
小浮橋入洪河勢分流所在多淤四十四年全河
南遶沛縣戚山入秦溝北遶豐縣華山漫入秦溝
泛濫入運河尚書朱衡請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
隆慶四年河決睢寧縣而高家堰大潰淮水東趨
桃清河塞運道梗阻者數年萬曆六年都御史潘
季馴築高家堰歸仁集等堤故道盡復其後河決
不常時加疏濬十六年茶城口淤稍徙而南二十
九年大開李吉口而河復南徙三十六年侍郎李
化龍始開淤口以避徐呂之險而徐淮更頻歲受

河患至噶城郭蕩廬舍矣 河水多泥緩則易淤
播之爲九勢有所分而上流速洩則不淤矣而又
同爲逆河者海潮逆入其泥易積合之爲一其勢
猛急而潮不能壅則又不淤逆河只爲河萬里而
鴻氣甚銳來甚猛卽海一時吞納不及耳 何景
明曰江淮河漢其流著矣然岷山爲江源稍遠嶓
冢爲漢源次之桐柏爲淮源最近惟河源不可窮
或曰元人始窮河源其源爲星宿海其精上爲天
漢故大河爲宗 楊慎曰漢武帝按古圖書名河
所出山曰崑崙班固以張騫未嘗見唐薛元鼎使
吐蕃自隴西成紀出塞二千里得源於悶磨黎山
中高四下所謂崑崙水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吐
蕃自言崑崙在其西南然皆非耳目之實元命都
實求河源自河州四閱月始抵其處大槩謂河源
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
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河地凡二千五百餘里譬
諸常山之蛇張騫見其尾元鼎見其腹而都實庶
幾見全體矣 陝西志云河經積石至河州又東

北受九水至臨洮按水經河至此東北流有北流

西川大夏流又東受湟水至蘭州又北受高平水湟諸水注之

又北過靈州西寧夏東又東過新秦中北今河受

五水至閭陽縣今葭州又南受十三水出龍門今鄜陽縣

又南受七水至華陰大抵自河源至華陰通計九

千餘里而東入河南境魏太常校曰天文起于

東南角宿而西北闔闔爲天門崑崙發源西北乾

維而東南薄大海蓋相首尾矣此天地相逆以成

造化也宋濂治河議曰神禹導河之後無水患

六頁
元

者七百七十餘年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

王時河徙磧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跡漸至湮塞

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

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

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宣房之築道河北行

二渠復禹舊跡其後又疏爲屯氏諸河河且入千

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

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泛

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

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可睹已黃

承玄曰河源出城外崑崙禹導之自積石始又越

三千里至龍門其還始詳焉今考近志河自積石

至河州逕蘭縣寧夏出塞外東北至古東勝廢武

州復南入中國西則爲陝西界凡歷延安西安二

府起府谷神木吳堡清澗延川宜川韓城郃陽朝

邑以至華陰潼關東則爲山西界凡歷大同太原

平陽三府起河曲保德興臨寧鄉石樓永和太寧

吉和津榮河蒲州南望華陰是爲西河而龍門之

六頁
元

險在韓城之東北境與河津值呂梁之險在石州

西境與郃陽值壺口之險在吉州西境雷首之險

在蒲州東南傳所稱孟門之險卽在龍門以上亦

吉州西界又自蒲而東逕青城平陸垣曲入河南

懷慶之濟源孟溫武涉曰河內自華陰而東入河

南開封二府逕閭鄉靈寶陝州澠池新安洛陽孟

津鞏縣偃師河陰滎澤原武延津西北望大伾曰

河外是爲南河而底柱之險在陝州之東界析城

王屋之險在澤州陽城濟源傳所稱三門卽底柱

也七澤在其下由此過轡之洛納濬之大伾此禹貢所載今郡縣可指而名者也其東河則泮水而大陸而九河而逆河而碣石入海雖亦禹貢所載而今郡縣並不可指名焉如以地形揆測則當在今大名真定河間及古北平營遼之間又按禹治河龍門至大伾皆綠山爲阻隘東河流及大陸而下則澤壤曠夷水勢奔放乃不惜數百里地委之九河以殺其怒而初無隄防以迫視之故自夏迄周千有餘年其間衝決遷改雖自不常然要不越

入禹貢

卷

瀛冀之域而已周秦以降河始不行於大伾之北而出於相魏之南一徙而屯氏再徙而漯川川流所導已非禹迹然亦猶堯之境也迨宋元以後河益南徙由豫入徐而自滎陽以東盡非禹舊至於今而又異矣卽先朝以來一再北決勢若建瓴第以濟運之故障之使南而又左虞泗漕右虞陵寢僅僅留中一線居水東行壅墊自其宜耳夫禹時道河北入碣石之海道濟東入千乘之海道淮南入揚州之海三瀆分流猶虞夏濬今以一淮兼

三瀆之任益以渭洛汝沁泗沂諸川之流而無他瀆以洩之河所以爲難之難也然則必道河北流復禹舊迹然後可乎曰河不可復而可分不必徇禹之迹而當師禹之意此今日之宜講求者王氏樵曰兗地最狹而承河之委爲禹最所施工處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三句內有多少工夫後世河患正坐分播合同不得其勢而入海之路狹也邵寶曰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非無衝決也彼自衝決而非吾之所得與也今河南山東郡縣碁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丘氏濬曰周以前河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亦隨之江河淮濟皆名瀆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我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

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東行一決而東則
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
計矣 鄭氏曉曰河不能決於底柱之上者河南
兩山中行也出底柱則平原廣野又并受關東諸
山之水水流益多水勢益大地形益卑水勢益急
虞夏以前皆都在底柱之上商初都亳亦在諸山
中書所謂適於山降而德是也以後就水利反受
其害以故殷數遷都至周之衰井田漸廢侯國爭
水利者築隄以包沃饒之利避水患者亦築隄以
障國爲壑隄日多水日束水失其性而致怒決溢
之害不小然決而南奪淮而行害郡邑爲少決而
北則無復九河故道原野被害遠矣又曰我 朝
黃河之役比漢唐以後不同逆河性挽之東南行
以濟清運故河患時時有之自海運既罷中漕運
又罷專由邢溝入淮沂河以達會通河故河水不
得如禹貢故道入北海而河之東南行者又分數
道蓋自經汴以來支流益演南出二道皆徑入淮
東南出一道東出五道皆入漕河并入于淮乘淮

入海今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河流大而所受
狹不能容勢必橫溢而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閘爲
禍不大決而東北非東昌則河間等處故往歲張
秋潰決運道不通爲禍不小况今之防河自底柱
而下行於平地既防決臨清又防決濟寧又防決
徐州又防決潁壽以犯鳳陽又欲遏其流不南出
不北走循我運道而接江淮之舟此其計誠難也
清季馴曰宋任伯雨云河止宜寬立隄防約攔
水勢使不大段漫流此卽通隄之意也故泊河者
必無一勞永逸之功惟有救偏補弊之策總提卽
近河濱束手太急怒濤瀉溜必至傷隄遙隄離河
頗遠或一里餘或二三里伏秋暴漲之時難保水
不至隄然出岸之水必淺既遠且淺其勢必緩緩
則隄自易保也或問多穿支河以殺其勢何如應
之曰黃流最濁以斗計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則
水居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迅溜
必至停滯若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
塞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支河一開正河必塞近事

固可鑒也 李維楨曰河何嘗不治吾以爲治之過也宜以不治治之其說在賈讓不與水爭尺寸之利也水性就下十里百里內外地形高下已難一律齊況千里內外有能悉其高下尺寸不謬者乎鯀禹父子世治水習水今之治水者非習水者也治水率尊官能乘四載乎歷九載八年乎不過委之小吏耳決此則塞此決彼則塞彼或別爲一河以居之卽有遙堤縷堤濶數十里而止能捐一二百里之地以予河乎能捐一二百里之地爲河

入禹貢
卷十二

河何不治之有防河築堤歲費百萬金以此金界居民使遷聽河勢自成豈不便計而誰則任之嘉靖中都御史吳鵬等言黃河西來萬餘里滙納百川古疏九河以殺之猶莫能支今自河南以下全派經徐出清河滙淮以趨于海而無所分其流益壯其勢益決徐邳一帶頻年衝潰涇淤之患皆上源少分殺之故也宜于徐州上流相度舊道擇其便利者疏濬支河一二以分殺水勢爲永利隆慶三年工科嚴用和言黃河爲患自周漢至今

未有人而不決之術要在因勢利導而已至欲多開故道以殺河勢夫漢武力罷于甄子宋人禍基于回河卽如嘉靖中開濬孫家渡等處費出不貲旋即壅塞未有能出奇策使河受約束者也 李化龍開泇議曰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由曹單經曹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由潘家口至何家隄經符離道

入禹貢
卷十二

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爲南路此三路者近代河所遠行之道也南路雖近 陵然有隋隄障其上有九岡十八窪隔其中有歸仁隄護其下於 陵無害第北扼於山南近於淮僅下流淤塞不達流而上則潰隄而南是皆能亂淮亂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洳之患上及 陵園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涸則南路者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隄足障驚濤徐呂洪足束亂流且汶泗有接濟艘之利第

下流往往潰隄潰而魚沛之間城郭夷緯路壞
不直殃民亦且梗運則北路者利害正等者也惟
中路則不南不北既遠於陵亦濟於運有利無
害前合三省以興役而狂瀾已迴下流復溢故挑
濁河議所不敢出此守行隄開泃河無容再計矣
黃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
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泃河避
三百三十里之黃河當不憚勞費治之今估直以
二十萬事半功倍運不惜河河復不近陵此

入禹貢
疏十二

後但北守太行隄南守隋隄中間諸碣豐沛所在
各高隄防以自救任河游衍容與於其中所省不
貲已陸慶五年都御史翁大立請開泃河尋報罷萬曆三十六年侍郎李化龍卒主其議
兗州府志曰泃水有二一日東泃河源出費縣逕
沂水西北箕山南流過卞莊東分一支入芙蓉湖
一日西泃河出沂州西南抱犢峯下東南流與東
泃河合貫四湖又南合嶧縣滄浪淵同爲武河謂
之泃口南流至邳州境會於沂水入於河近有議
開泃河以避徐方之險者考齊乘云武河一名小

沂上流有故渠俗各文河土人云浚此渠六十里
使武河通沛可避呂梁徐洪之險徑達新濟蓋元
時已有此議也于慎行曰泃河出嶧費諸山左
合沂武甫入於淮元時嘗於利國置監鑿運鐵之
渠近穀亭河徙議者數請開泃口通運因避二洪
之險皆以葛墟嶺爲梗謂嶺高於渠六丈不可鑄
且計從呂孟諸湖南至落馬湖口隄其中以漕長
幾五百里度用四百萬遂止萬曆癸巳尚書舒應龍避葛墟嶺費諸山而南得嶧莊議開支渠導呂孟諸河注泃河東會沂水由周鄉諸河出邳宿河口費不及四萬

入禹貢
疏十二

鄧元錫曰宋都汴藉河以限虜國家都燕肅河
以利漕

嶧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
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漢史

記作
漾

傳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
爲漢水疏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漢水不言中爲沔水
水水經云漾水出氐道縣嶧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
河圖曰嶧冢山上爲狼星漢中記曰嶧冢

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
為分水嶺釋名曰山頂曰冢 閼閼云漢或為漾漾水出
崑崙西北隅至氏道重源顯發而為漾水 山海
經曰嶓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沔郭璞
注至江夏安陸縣江卽沔水應劭漢書注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
為夏過郡入江故曰江夏 水經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
又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注漢曰沮口注云所謂
沔漢者也山海經謂漢出緄嶠山東北流得獻水
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
北合沮口同為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北方人謂
漢水為沔水至漢中為漢水是互相通稱矣又曰
江水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
之江水又重合澗口水上承沔水於安陸縣而東
逕澗陽縣北東南注于江今考漢江圖西自漢中流至漢陽大別山出漢
口與江水合卽漢水故道見湖廣志 鄭樵曰漢水出興元府西縣
嶓冢山為漾水東流為沔水故地曰沔陽又東至
南鄭為漢水有褒水從武功來入焉南鄭興元治
興元故漢中郡也 華陽國志曰漢有二源東源

出武都氏道漾山因名漾焉貢流漢為漢是也西
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
故曰漢沔按沔水即漢水自夏水入沔之後兼流至漢陽名南沔見一統志 祝
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
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
謂東漢則禹貢之導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
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
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江四日而至五渚者
其源出於西和州徽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
之西漢又徑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於江
黃氏曰漢水二源一源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
水至秦州今重慶 巴中縣入江一源出大安軍三泉
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水經注地理志並言漢源東出氏道
西出西縣兩川俱出 杜佑曰秦州上邽縣嶓冢
嶓冢而同為漢水 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
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為漢水亦曰
沔水上邽今廢入清水金牛今廢入襄城 程大昌曰漢書誤以嘉
陵江為西漢余詳辨之矣嘉陵既不為漢則秦雅

二州及葭萌金牛有山皆名嶓冢者不待辨而知其誤也水經以漢中之漢源出武都東狼谷山予嘗詢經其地者曰由漢中而西有水焉發源之地距興元不一二百里源既近流又狹按地書褒水與斜谷分山南口曰褒北口曰斜漢中北距斜口自八九百里而褒水發源是爲衙嶺又遠在褒口西北角八九百里之上則其源流亦既甚長矣水經凡叙狼谷水率皆西出東行而衙嶺褒源悉從北而南行直至南鄭而流委始東名漢水則與經

八
漢水

手

謂導漢東流爲漢者其方嚮正合也 淮南子云

漢水重安宜竹

蘇傳嶓冢山在梁州南出荊州東南流爲滄浪之

水卽漁父所歌者也 鄭樵曰漢水東過南漳荆

山而爲滄浪之水或云在襄陽卽爲滄浪之水

酈道元水經注云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

水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禹

貢言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

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

一統志滄浪水在沔

州北四十里及考常德府龍陽縣有滄浪山二山相連下有水和合出江謂之滄浪水卽屈原過漁父處禹貢滄浪則 葉夢得曰滄浪地名非水沔陽州也見府志 名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澧水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沔水伏流至濟而始見沔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沔故亦謂之沔水乃知聖言一字未嘗無法也

八
漢水

五

傳三澌水名入漢 水經注尚書曰導漢水過三

澌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澌合流觸大別山陵故

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爲三澌水名也許

慎言澌者俾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傳曰

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句澌以代諸庸宣公四

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澌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

吳師于雍澌昭公二十三年司馬達越縊於蓬澌

左傳作 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

亦云水際及邊地名也今南陽涇陽二縣之間涇

水之濱有南澌北澌矣而諸儒之論水陸相半又

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唯鄭玄及劉澄之言

在竟陵縣界

傳（傳）滙迴也水東迴為彭蠡大澤 朱子曰彭蠡之

為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

康軍饒州之境以接于隆興府之北彌漫數十百

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

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

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湖左里則西岸漸迫山

麓而湖南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矣

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為江水

所遇而不得遂因卻而自潯以為是彌漫數十百

里之大澤則是彭蠡之所以為彭蠡者初非有所

仰於江漢之滙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于江漢而

衆流之積日過日高勢已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

又况漢水自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

與江混而為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

而後一先一後以入于彭蠡既滙之後又復循次

而出以為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

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

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之以北何以

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

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

之東今但見其為一江而不見其分流也湖口橫

渡之處予嘗過之但見舟北為大江之濁流舟南

為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

得洩然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

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莆田鄭

樵漁仲獨謂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十

三字為衍文得之 水經曰汭水東至石城縣

都水為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毘陵縣

為北江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南江吳勿清曰漢水

南入于江乃循江北岸東行為江之北而入于海

夫漢既入江與江混為一水而又曰東為北江入

于海有似別為一水然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可

亞於江兩相匹配其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

於荊州言朝宗于海必以江漢並稱蓋曰江之入

海非獨江水實兼漢水江固為江漢亦為江也故

漢得分江之名而為此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為瀆也三瀆皆自為一瀆惟江與漢共為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三水終之以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河瀆一瀆也其二江漢一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也江漢勢體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于江而泯其入海之實故于漢于江並言入海而為瀆也若漢不為瀆則東為北江入於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江之後矣

凡大水多重源河源有三涉源有二漢亦有東

入漢十二

五

西二源而與江合為一瀆故先以漢入江言之

韓邦奇曰漢水之源論者不一或以為出於鞏昌

漢志曰東漢受氏道水或以為出於漢中大抵鞏

昌為是蓋嶓冢山在可證也漢中無嶓冢山汚水

源出金牛山人既誤以為漢水遂以金牛山為嶓

冢通典嶓冢山二一在天水郡上邽一在漢中府

金牛在天水者漢水所出也雍大記曰西漢水

在西和縣西南源出嶓冢山又曰漢江在漢中府

南三里東流入金州又東流歷梁洋漢陰蒙紆而

入襄陽界又曰武都漢時為郡所治甚遠西北自陝西鞏昌府成縣東南至漢中府沔縣千八百餘里沔

縣有天池故曰都此武都之得名也武當今湖廣

均縣三澁在京山縣西八十里漢澁漳澁蓬澁

通志曰漢水源發陝西嶓冢山東至漢中為漢

東流至武當縣為滄浪水過潛江縣為沔水

李夢陽曰漢之性曲其流十里九灣郢沔之開瀾

為澤藪皆漢之漾也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

湖廣志曰今沔陽州黃蓬之山下枕大江其東南

有三澁焉北為滄浪之水又云三澁水在景陵縣

南三十里源自安陸達景陵今郢州長壽鄉磨石

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澁水至復州景陵界來又漢

水即三澁之一也湖廣名勝志曰唐武德初斬漢

名即左傳承天府志曰三澁一云在沔陽一云

在景山而景陵有三泰水又有三澁水云是三澁

俱無的據蔡沈註則磨石山發源者為澁蓋源出

仙女洞發為司馬河又南逕蒲圻寺又南為夏洋

港逕楊家洋合長灘舊水注小河此一澁也據京

山志謂馬溪河為澁蓋馬溪河發源趙橫寺黑龍

洞廻而東流南逕馬頭山又東南為官橋河又東

為馬溪河此一澁也據沔陽志則石家河為澁蓋

石家河發源空山嗣知意寺其家時爲黃河也
雷公潭逕白土苑又東南爲石家河此又一源也
鄭氏曉曰江初受漢灌于洞庭此南受沅湘諸
水過此而東灌于鄱陽此南受嶺北豫章諸水聚
彭蠡爲巢湖者絕無謂洞庭鄱陽二湖俱當南水
北入江處猶今猷渚凡兩港相交處卽成一大漾
王氏樵曰漢水入江江獨達于海此古今之迹
所同亘天地不改者也若曰禹時江漢滙爲彭蠡
之後又分爲北中兩江入于海則漢水卽當列四
瀆矣何以自古四瀆無漢水邪若曰漢嘗入江而
不列于瀆則涉亦嘗入河而又南出以入海正與
北江同何以獨取涉而舍漢邪朱子有辯甚詳其
要不過兩言曰彭蠡有源非江漢之所灌兩江不分北江中江
只一孔氏謂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
而入海鄭玄曰三江旣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此
易明者惟江分爲三之說世儒惑泥堅不能破則
以經有北江中江之文爾嶠冢之江爲北江岷山
之江爲中江豫章之江爲南江此以經文質之則

合以水道考之則決不可通也地志云兩江俱會
稽吳縣南東入海此恐指吳淞江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
東至陽羨縣東入海此指大江北江從會稽毘陵縣北
東入海未詳所在古今水道變遷或上古入海之處江
分二道不可知但爲北爲中孰爲漢之所分則難
以意言爾 韓邦奇曰南直通州等處至今土人
猶有上江下江之稱漢言北江則江爲南江可知
此因漢以見江江言中江則漢亦爲中江可知此
因江以見漢互言之也曰東滙曰東爲者謂漢自
西東流而滙爲彭蠡又東流而爲北江非謂漢之
東邊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迤北會爲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傳江東南流沱東行 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
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書曰岷山導江泉
源深遠盛爲四瀆之首 廣雅曰江貢也風俗通
曰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
所公共也 陸游曰嘗登嶠冢之山有泉涓涓出

西山圖是爲廣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游岷山飲
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山廣谷徐衍
起復西南走壑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覺
遠難知而漢起三澁至大別之麓亦卒附江以達
于海故江爲四瀆之首而楚大別亦以爲望 李
氏曰四瀆惟江最大江發於岷運夔荆達揚而入
於海此江之源也自蜀而言江之外其水有七出
于綿之神泉曰緜水出于什邡之章洛山曰洛水
分流於末康之瀟堰者瀟水三水皆合於雒自雒
運懷安簡資富順至瀘與江水會總曰內水發源
於江油之清川運縣渣遂東至于合曰浩水發源
於汚之青泥嶺經大安利閬果至合於浩水會曰
嘉陵水發源于小巴嶺運巴達之伏虞西南以至
於渠曰巴水出萬頃池運明通至渠與巴水合曰
渠水巴渠二水既合運廣安新明至合於嘉陵清
水會以達於渝而江始大此七水與江別合之大
畧也若分流出夷中入中國以附于江者有三曰
青衣曰羊山曰馬湖青衣出來山徑嚴道洪雅夾

江而下羊山出鐵豹嶺運漢源出嘉定之南與青
衣水合入于江馬湖自夷都流至叙亦入于江又
有出郡邑之山澤者則自岷峨而下沿流以至于
夔不勝其衆惟漢水出嶓冢與江分流由漢金趙
襄至江夏大別山始與江合此蜀衆水接連荆楚
源流之大畧也
范成大曰江源正自西戎中來由岷山瀾壑出而
會於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者自中國所見言之也
吳郡 易氏曰考元和志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
遠在西徼在松州之境外 山海經曰岷山江水
出焉東北流注于海郭璞注岷山今在汶山郡廣
陽縣西大江所出 淮南子曰江水肥仁宜稻
水經曰岷山在蜀郡氏道縣大江所出江水自天
彭關東運汶關而歷氏道縣北又有瀟水入焉江
水又東別爲沱那道元注開明之所鑿也郭景純
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 王應麟曰岷山在茂
州汶水在彭州唐昌縣 呂大防合江亭記云沱江
自岷而別張若李冰之守蜀始作壩以捷水而開

溝以醴之大溉蜀郡廣都之田用以富饒今成都

二水此江沱支流來自西北而匯于府之東南乃

所謂二江雙流者也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西

平江西北自新繁縣來昔李冰穿二江城中金

氏曰江至永康軍導江縣諸源既盛遂分為沱東

至蒼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南受青衣大渡馬湖

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後東注于

澧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

峽天險非入都通道計不施功故畧之也至于東

入禹貢

陵今岳州巴陵也東迤北會于滙當作會于漢蓋

江勢迤北處正受漢口若至彭蠡則東流久矣

傳澧水名疏今長沙郡有澧陵縣今澧水在澧

自慈利縣歷山流至石門會澧水又流至水經

澧州城下合澧澧二水入洞庭見期廣志

曰澧水出武陵克縣西歷山東過零陽縣之北又

東過作唐縣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

酈道元注澧水東逕臨澧零陽二縣又東茹水注

之又東逕澧陽縣右會澧水又入屏陵縣左合澧

水澧水又東澧水出焉謂之澧口流注于洞庭湖

俗謂澧江口也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蘭又曰江

水東過下雋縣北刊水從東陵西南注之酈道元

注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

東矣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又巴陵

本吳之巴丘晉太康元年立巴陵縣於此巴陵西

對長洲其洲南廢相浦北對大江三水所會亦或

謂之三江口

樂史言大江在巴陵東北流入洞庭今洞庭水會

于江非江流入洞庭也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瀾

入禹貢

流至夏秋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頓皆混濁

岳人謂之翻流水岳陽風朱子荅程泰之書云

項在南康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敷茂原之間

而考其山川形勢殊不相應疑是氏九江東陵之

說以為洞庭巴陵者為可信蓋江流自澧而東即

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即今

江州其下少康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

後東迤北會于滙也又曰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

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

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澁之側也過九江至于彭蠡
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
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于敷淺原也是導
岷岐荆而逾于河以盡恒碣之側也 羅泌曰東
陵今之巴陵與夷陵相對出爲東西以夷陵曰西
陵則巴陵爲東陵信矣故唐志以今鄂州巴陵爲
是九江蓋在東陵而上顧不在彭蠡下也許叔重
云迤邪行也今江水過洞庭至于巴陵而後東北
邪行入于彭蠡所謂至于東陵東迤北也豈尋陽
之區哉且以大水受小水謂之過二水相受大小
均謂之會河水東過洛汭北過潯水潯洛之水入
河河水過之而已漾過三澁渭過漆沮亦猶是也
自江分爲九道則經當云播爲九江不云過矣
歐陽脩曰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
折回直悍怒鬪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
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
潰漂沒不見蹤跡其爲險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
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

平夷 應劭曰夷陵以有夷山在西北故名 岳陽風土記曰巴陵本
下雋縣之丘江記言羿屠巴蛇於洞庭積其骨爲
陵淮南子曰新蛇於洞庭
傳也溢也東溢分流都其北會爲彭蠡 疏也言
靡迤邪出之言故爲溢也 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其合處則迤邐相屬漢水稍折而南江水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 劉
煥易解曰天地之間水爲最多然坎爲水而兌止
于澤者以坎乃陽水陽主動江河之流是也兌乃
陰水陰主靜湖海之涯是也
吳幼清曰江與彭蠡合流之後凡千四百里入海
江之入于海也必曰爲中江河也蓋禹貢以江漢
共爲一瀆漢分江之半爲北江故江不得專江之
名漢爲北江則江當爲南江然循南江面岸有彭
蠡湖水若曰南江恐疑爲指湖水而言以江水行
於湖水漢水之中故曰爲中江也 曾氏曰考於
地志豫章之川如彭水鄱水塗水之類凡九水合
於湖漢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水蓋南江也南江乃
江之故迹非禹所導禹導漢水入焉與舊江合流

而水之派分為南北故漢為北江又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二江之中故為中江南江乃故道故經不志

葉氏曰漢至大別南入于江為南江與中江并江為三

鄭樵曰江水出岷山一名廣山一名汶阜山今屬茂州汶山縣發源不一亦甚微所謂發源濫觴者也東南百餘里至天彭山亦謂之天谷兩山相對水徑其間又東南過成都郫縣又東南過江陽有前水從西北來入焉又南過嘉州健為又南過戎州雙道縣北若水淹水從西來入焉又東南至巴

入禹貢

卷

郡江州縣有羗水涪水巴水白水潛水渝水合流入焉庾仲雍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巴內水是也又東過涪州忠州萬州又東過雲安軍又東過魚復逕永安宮及諸葛亮圖壘南又東南過赤岬城東過巫峽巫漢水入焉又東過秭歸夷陵宜都枝江有沮水入焉又東過石首華容有涌水入焉又東至巴陵合于洞庭之陂其陂有澧水從西來入焉次有沅水從西南水入焉次有湘水從南來入焉共而東出由武昌出與漢水合

而為大江東過九江有九江水合而為彭蠡從南來入焉又東右過江寧有丹陽水從南來入焉又東左過江都邪溝出焉又東過江陰許浦入海

黃氏曰通州海門縣入海

范成大曰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

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雋州邛部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出自夷中以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等州會之至恭州而嘉陵江自利闢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又自黔州合南夷諸

入禹貢

卷

水會之至萬州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于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江州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于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畧計天下之水會于

江者居天地間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涓涓萬里以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魏了翁曰江出岷山舍西

南泉水至重慶受嘉陵水至涪陵受黔水

箋按江漢異源同流合兩大水而爲一在荆已記其合而此處則各叙其首尾以二水勢均力敵皆能自達于海也東進北會畧斷與上南入于江句對爲滙與東滙澤爲彭蠡句對自漢視江若漢小江大故言入自江視漢江固大漢亦不小故言

八
卷
十
頁

空

會 四川總志曰岷山在茂羌之列爲村一名濤濤卽隴山之南首故稱隴蜀又名沃焦山江水所出也山直上六十里遇大雪開渙俯見成都都水既鑿離堆又開二渠一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一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內江蜀人以此水濯錦鮮明故又名錦江又水利志曰蜀中諸水咸出岷江江源在羌地之列爲村所謂羊膊嶺者分爲二派一西南流爲大渡河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歷今灌縣境又有瀾水出焉瀾

之上流西北十數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水出白沙口同會於灌經灌西南流者謂之南江卽禹所導岷江正流自秦李冰鑿離堆引江水循灌城東注北折於是始以東南正流爲南江經離堆薄灌城而東北注者爲北江北江出自寶瓶口穿三泊洞而北注者爲外江自寶瓶口直東入五斗口而東北注者爲內江蓋北江折爲二江并南江而三其北行入五斗口一支在南北二江之上故以內江別之外江北經崇寧彭縣新繁漢州界

八
卷
十
頁

空

出金堂峽內江東經郫縣崇寧界內下過府城北南會府城前江以趨於彭合彭山金堂諸水會於瀘州合錦浩諸水并嘉陵江經合州經於重慶碕雅諸水會于嘉定合松潘之西南入大渡河者會于叙州遠近溉田不可勝計然各塘堰皆民間自脩官課其成而已蜀李冰所鑿離堆山設都江堰在岷江中流時歲工費鉅萬江源志曰岷江發源于臨洮之木塔山山頂分東西流由甘松嶺入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大復逕鑿刀灣達松潘于下

水關入紅花屯連壘溪至穆庸堡黑水從南合之
 入深溝經茂州南至于威汶轉嶺合草拔河至
 盤巖入灌口分道而下由威至玉壘山為玉輪江
 至汶為皂江至灌為沫江一云沱河發源岷山北
 流入岷為麻沱府南入
 川為大 韓邦奇曰江水自四川成都府茂州岷
 山之祖 山發源西南至威州過汶川轉而東南至灌縣過
 金口至新津縣合皂江水入叙州府宜賓縣與馬
 湖江合東北入瀘州合江縣至瀘州東北入重慶
 府巴縣經涪州合州黔江忠州入夔州府萬縣雲
 安奉節經瞿塘峽入湖廣荊州府歸州出峽 大
 明一統志曰瞿塘峽在夔州府城東舊名西陵峽
 乃三峽之門西崖相對中貫一江灝灝堆當其口
 與巫峽歸峽並稱三峽連山七百里累無斷處自
 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或云夷陵州境之明月峽
 黃牛峽與西陵峽為三考
 峽程記三峽者明月峽仙山峽廣 張邦奇曰蜀
 澤峽也其壘嶺連源之類不預
 之水自岷山而下東西峽間若蛟騰鯨駭怒厲決
 驟而詰屈盤迴方洲而瀦欲去而留不知幾千百
 折極諸變態而後大放於荆揚之間 楊慎曰蜀

之三江外水岷江自重慶上叙
 州嘉定州是中水沱江自重慶
 上合州
 通寧江 內水沱江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
 綿是江沱江宋書資江為 鄭氏曉曰江源發梁州高
 中水沱江為內水 峻處出峽稍平禹疏其上源為三十六江所謂東
 別為沱也河流注兗州卑處入海甚湧禹疏其下
 流為九河所謂播為九河也 湖廣總志曰沱江
 在當陽縣南百六十里至枝江縣界入大江禹貢
 東別為沱即此其水與沮水漳水合入江水大則
 衝泛濱河者苦之四川總志曰沱江一在新繁治
 西北十五里源出岷江一在瀘
 縣南十 湖廣名勝志曰沱水發源慈利縣西之
 五里 歷山慈利本漢
 文縣地東過武口湯泉水注之又東流逕
 茹溪園巖水注之又東會于漢水北過慈利舊城
 其流始大 袁中道澧遊記曰澧水出克縣西歷
 山今九溪是也至慈利與澧水會稱澧澧至石門
 與渚水會稱澧澧至澧州與渚水會稱澧澧過此
 至安鄉縣與澧水會稱澧澧王仲宣所云悠悠澧
 澧者也澧居江沅之中與九水分源合派以赴洞
 庭而虞喜以為江沅別流誤矣獨禹貢導江有東

至于澧一語當懷山襄陵之時雲夢一壑故江身不可復辨禹之導水必于高阜之處有山可識者乃可施疏濬之功自夷陵以下高阜而多山者宜莫如澧由澧導之從九江以至東陵九江今沅湘九水是也東陵今巴陵也江偕九水入洞庭以趨潯陽雲夢始出而江洪之在雲夢中者始了了可辨江始分而爲二鄴道元注水經於江陵枝廻洲之下有南北江之名卽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潯潯而南江之跡稍稍湮滅僅爲衣帶細流然江水會澧故道猶然可考 岳州府志曰巴陵縣卽禹貢東陵也汪記巴蛇積骨爲陵恐未必然豈地與巴峽東西相望故名之與湖廣志曰今巴陵有道士洪地志卽古之東陵莊子查厥利子東陵之上其地至今猶爲查巢 承天府志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自杜預鑿開陽口其水達巴陵而沮漳合流是爲新步通南江至荆南爲沙津沔之湖大者數百里其東太白爲大諸湖皆逶迤入太白故沔衆水之滙也太白沔水之滙也 王氏樵曰江水源發岷山東

出巫嶺則分流爲沱凡出沔南者是也正流東至澧乃荆之南境今沿江築圩而田獨華容縣章華臺下仍通川水過九江卽洞庭湖所受澧江黔江沅江益陽江安鄉江湘江耒江瀏陽江平江九水漲則瀾漫港汊所謂孔殷也至于東陵卽岳陽城陵之境又東一帶迤北皆爲前沱水會爲滙澤故沔南之湖澤最廣今江水衝直城陵磯而臨江驛至岳陽湖口六十里皆淤沙漲起南環湖北沿江塞隘九江之口其章華臺之水亦淤窄矣 沔陽志曰漢最濁每與江湖水合其滓必澄故常渙淤而沮澤因成沃野惟江清不易淤然荆州記江陵初有九十九洲後其洲滿百則江亦有時而淤邵實曰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爲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遏彼不遏則此不積所謂滙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滙滙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滙不干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江水滙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

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惟見其爲江也不見其爲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集傳謂經誤者非是張吉曰貢於嶓冢導漢之下則曰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於岷山導江之下則曰東迤北會爲滙東爲中江入於海此二條者朱子及九峯蔡氏皆以彭蠡乃江西諸水所潴固無仰於江漢之所滙而江漢二水並持東下又不見所謂北江中江者執是以疑經之誤其說甚備愚嘗親歷其地而以經文証之乃知經文無誤也夫滙本訓廻乃下流泛溢他水勢不能洩於是迴旋渟滯而爲澤之謂也今春夏之間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注倒積潴爲鉅浸茫然數百餘里無復畔岸其滙爲澤蓋如此雖無仰于江漢之所入然實賴其下流勿故湖水壅關沮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爾非謂江漢之水截入澤內而爲滙也若其截入爲澤則但如他條曰至曰入可也何必變文言滙哉此東滙澤

爲彭蠡東迤北會爲滙本無誤矣漢水不言會者爲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逮夫二水漸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所謂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鄱陽是已第江水滄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之水自南岸而入三水並持東下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而彭蠡之水入江並流爲南江者不言可知非爲分支各派判然殊途爲二江也此東爲北江東爲中江入於海亦無誤也而朱子九峯皆不能無疑於斯何與况經文簡奧其言南入於江東滙爲澤蓋亦無遠不包而曰南曰東與今水道屈折迤邐勢正相符今却又云經文自有謬處與今水道全然不合不可強解此不可曉也又按江水自東陵而下漢水自漢陽而下其勢皆漸趨東北湖口爲江漢所滙之處正在東陵漢陽東北與經文亦合今却又云於漢水則宜改曰南滙彭蠡於導江則宜改曰南會於滙此又不可曉也若夫所謂橫

截南入於鄱陽又橫截而北流爲北江又謂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既滙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此自說者之誤非經文之誤也蓋經意以爲漢雖入江而自循北岸以達於海故有東滙北江入海之文朱子偶未之思以爲二水既合則有江無漢故既疑其誤而復有取於鄭樵之說以爲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二句宜衍蔡氏篤信朱子不復別求其說遂再立論以疑經皆非也或曰南之有江循北之有河皆大水也

八馬貢
疏十一

七

然渭水洛水皆入於河不言中河北河安知中江北江之說不爲誤乎是不然河源遠出閭磨黎山自積石龍門而下氣勢雄猛流波洶冷而洛渭二水近出鳥鼠同穴熊耳諸山不數百里遂達於河幾不能見安得與河爲敵若夫江源出於嶓冢既不相遠而其通流之地大小雖殊終不相揜則漢雖入江猶得各紀其爲滙爲江入海之實夫豈過乎河可以包渭洛而江不得以包漢故謂兗州則曰九河既道不兼渭洛而言荊州則曰江漢朝宗

於海對舉二水而並言之貢之立義精矣

導沁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傳泉源爲沁流去爲濟疏地理志云濟水出河

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山海

經曰王屋之山澗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泰澤郭

景純曰澗沈聲相近卽沁水也沁音羣史記兗州作沁州沁讀如兗

故聲相近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丘孔安國曰

泉源爲沁流去爲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于縣

八馬貢
疏十一

七

贊皇山濟齊其度量也二濟同名所出不同斯乃

應氏之非矣今濟水重源出溫城西北平地水有

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俗謂濟源城其水南流與

西源合而源出原城西濟水于溫縣西南歷虢公

臺南流注于河蔡傳沁水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

源一 羅泌曰兗濟二郡正以是名濟源縣在河

東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在河南自杜預謂濟緣

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沁出王屋入河始

釐爲二淮南子曰濟水通和宜麥

傳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

溢爲榮澤在教倉東南疏濟水既入于河與河

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

知也釋名曰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晉

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鬪南決爲榮澤

水經注郭緣生述征記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北

濟既入於河性與河別不能混合滲漉入地洑行

而溢爲榮爾王隱曰河決爲榮濟水受焉故有

濟堤矣爲北濟也水經注新安陳氏曰濟水性下

固能伏流然其性勁實能勁絕大河中而出爲榮

也唐玄宗封太山進次榮陽旃然河見黑龍命

弧矢射之矢發龍滅自是旃然伏流按旃然卽濟

水溢而爲榮遂名旃然左傳楚涉濟于旃然是也

榮澤在鄭州榮澤縣西北四里水經曰濟水又東合榮澤又東

逕榮陽縣北又東北流南濟也逕陽武縣故城南

又東過封丘縣北濟也又東過平丘縣南又東過

濟陽縣北濟也又東過宛胸縣南又東過定陶縣

南南濟也濟水又東北荷水東出焉又東北逕定

陶縣故城南又屬從縣東北流南濟也濟水又東

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濟水北爲濟瀆東北入于鉅野

初學記云濟水至乘氏縣西分流爲二其一東

北流今所入海者其一東南流東過昌邑縣北金

鄉縣南至方輿爲沛水過沛縣東北至下邳而入

淮述征記曰二濟既南北異岸而相遠亦踰千里

傳陶丘丘再成疏釋丘丘再成爲陶丘李廵曰

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

理志云定陶縣西南口有陶丘亭帝王世紀舜陶于河濱即陶丘

也釋名云陶丘于高山上一重作之如陶甕然

漢景帝置濟陰郡於定陶宣帝更爲定陶國今考館陶縣西南五十里有陶山見東昌府志

陳師道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

也溢爲榮者濟之別也榮波既瀦障而東之也周

官又謂豫之川榮洛幽兗之川河涉則河南無濟

矣

傳荷澤之水郡縣志云兗州魚臺縣本方與荷

水卽濟水也一名五丈溝西至金鄉縣界流入去

縣十里又東南流合泗水泗水東北自任城縣流

入經縣東與濟水合又東流入徐州沛縣界水
經曰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又東北過壽張縣
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酈道元注濟
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
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則濟也

齊語注京相璠曰今濟非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清
亭春秋所謂遇于清也水色清深馬頰水東至于
清濟謂之馬頰口清濟卽此水也沈括曰古說
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

六
禹貢

七

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
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腸疎痰止吐皆取
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

王曾云國初仰給京西東數路河清最急京東自
濰密以西州郡租賦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
河起青淄合東阿歷齊鄆涉梁山濰濟州入五丈
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所謂清河卽濟水也

郭景純曰濟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水經注○青州府志
云今從小清
河道入于海 唐高宗問許敬宗曰天下洪流巨

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
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細獨而尊 初

學記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初名洸水東出

溫縣西北始名濟水又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

入河與河並流過成臯今汜水縣界溢出爲滎水

東流過陽武及封丘縣北又東過宛朐縣南至定

陶縣南又東北流與滎水會東至乘氏縣西分而

爲二其一東北流入鉅野澤過壽張西與汶水合

又北過穀城縣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經齊郡東萊

六
禹貢

七

郡而入海也後漢郡國志王莽末旱此渠枯涸

清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流而南樂史云古者濟水出河北截河

南流而爲滎澤自王莽末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南澤已枯但有其名耳杜佑曰今

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

河實滎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

水也

箋濟發源爲洸亦猶漢發源爲漾也濟字從水從

齊將無以是水盤旋齊地因茲得名而贊皇之派

頗與王屋不合是在邇流窮源者耳 河南通志

曰濟水發源于王屋山頂五斗峯下之太乙池乃
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于濟源縣西三里滙
爲二池所謂濟源池也李濟曰東池即東源周僅
百余步亦不甚深西池即
西源周如東池
深溢三四尺耳鄭氏曉曰王屋山有三處據蔡
傳在山西平陽府垣曲縣今一見山西陽城縣一
見河南濟源縣實一山也綿亘數縣然洸水正發
源處則在濟源西八十里秦繼宗曰入于河出
于陶丘北出入二字相呼應蓋濟水自河北潛入
于河底地中橫絕過去至河南陶丘北復出而見
于地上也溢爲榮者這濟水已經過河後在地中
者勢甚洶湧則溢出于外爲一支流此是榮澤則
榮澤乃濟之旁出非濟之正派正派乃出陶丘北
者榮澤之委未嘗復入地出陶丘北者仍是彼入
河者也又東北會于汶當于東字一讀又北東入
于海當于北字一讀李夢陽曰濟之性勁源于
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爲百泉爲澗
水一支爲濟源出山東爲七十二泉表中道曰
邢臺有泉名百泉皆珠串上沸其水可灌數縣田

或曰濟水伏流而見于此濟水出王屋去此不遠
黃承玄曰自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濟爲
河所淫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後漢永平中脩汴渠
起自榮陽東至千乘大都貫濟故瀆以行後河徙
益南津渠勢改即枯瀆亦杳不可尋今惟東平以
下汶水支流時溢入故道從利津入海世謂之清
河而實非濟也兗州府志曰北濟入于鉅澤不
詳所出矣南濟分而爲二一爲濟瀆則承鉅澤之
洪水一爲荷水則承鉅澤之黃水是二濟之流皆
由鉅野分也今濟瀆之入海惟大清河存其故道
荷水之入淮者湮滅無存而鉅野之遺墟南北巨
瀆幾數百里如故也然濟之正瀆則枯竭已久不
可指尋矣王氏樵曰自陶丘之出不復伏而東
至于荷東北會汶以入海此古沛水之道也至王
莽末不復南溢而河南無沛瀆榮自受河爲浚儀
渠然沛未嘗不伏流地中也今阿井煮膠其性鎮
墜能清濁水壓下發水皆泉皆沛所過也又大小
清河七十二泉皆沛水也或分流以濟漕或疏引

以溉田沛之陰功及水甚溥有益于國甚大 鄒

道元謂濟水在王莽時枯竭鄭樵通志亦曰濟水

多涸竭今觀濟水勁疾能穴地伏流隱見無常乃

其本性非真涸竭也濟水既伏流地中發地皆泉

一見為濟源再見為榮水又見為山東諸泉水而

而溢為大小清河其實皆濟水也又何嘗見其枯

竭耶劉向說死稱濟能蕩滌垢濁通百川于海蕩

出雲雨山東通志王綱振曰濟水無三伏三見其云

斷續伏見蓋因一濟而前為沁後為榮既入河又

入河既出河又入海不似他水行直故云斷續伏

見耳如時以東流為濟溢為榮為見則漾東流為

漢漚為彭蠡亦可為見乎又若以入于河為伏則

渭入于河洛入于河亦可為伏乎况經文明言浮

于汶達于濟浮于濟漂達于河河濟本通而此曰

流曰溢曰入曰出曰至曰會亦並無間斷不知三

伏三見何據但沿襲既久為之曲解非本注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疏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

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柵桐柏

之傍小山沂水南至下邳入泗泗水至臨淮睢陵

縣入淮乃沂先入泗泗入淮耳沂水入泗處去淮

已近故連言之 釋名曰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

東至海也 河圖括地象曰桐柏山為地穴上為

維星 說文曰淮水出桐柏山其源初則涌出復

潛流三十里然後長驚東北經大復山從義陽郡

北又東過新息縣南與汝水合風俗通云淮廟在唐州東二十里廟前槐樹下有一泉眼淮水出焉其源甚窄可尋而驗流至楊徐間始大鄭樵曰淮

水出唐州桐柏縣大復山東過義陽今信陽也又

東過褒信汝水自西北來入焉又東過安豐下蔡

壽春鍾離盱眙有汴水從北來入焉又東至山陽

通邗溝又東泗水自東北來入焉又東至海州東

入海又曰泗水南至彭城名曰沛水有睢水入焉

又西南至下邳沂水入焉又南至楚州山陽入淮

此水今人謂之清河一統志云大清河小清河俱泗水之末流其源出于山東泗水縣界經徐沛至清河縣西北三叉口分為二大者自治東北小者自治西南俱入于淮演蕃露曰泗即今謂南清河也

水經曰淮水東北至下邳淮陰縣

南清河也

水經曰淮水東北至下邳淮陰縣

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

于海鄆道元注淮泗之會卽角城也左右兩川翼

夾二水決入之所謂泗口也禹貢廣記曰今盱眙軍相對卽泗口也自

清河口而上者呂梁自渦口而黃庭堅曰岷山

之發江僅若夔口淮出桐柏力能泛觴卒之成川

注海以其所從來遠也古嶽瀆經禹治水三至

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巫支祈形猶獼猴力踰

九象善應對辨淮之淺深源之遠近而神曰庚辰

者鎖於龜山之足淮乃安流唐國史補曰楚州

禹貢
疏十二

漁人於淮中釣得古鐵鏃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

之鎖窮有青獼猴躍出水而逝山海經云水獸好

爲害禹鏃於軍山之下其名曰巫支祈一作無支

云唐永泰初楚州有漁人釣於龜山之下其釣爲

物所掣因沉水視之見大鐵索繞一獸形如青猴

若昏醉醒臧榮緒晉書曰永嘉三月淮渙水竭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計欲以淮水灌

壽陽乃假太子右衛率康絢節督卒二十萬作浮

山堰于鍾離而淮流湍駛漂流將合復潰或曰淮

有蛟龍喜乘風雨壞岸其性惡鐵絢以爲然乃引

東西治鐵器數千萬觔益以薪石沉之猶踰年乃

合堰表九里水逆淮而上所蒙被甚廣魏人患之

果徙壽陽戍頓入公山未幾淮暴漲堰壞奔于海

有聲如雷歟者數十萬人玄覽曰長淮界南北

而別江河自淮以北爲北條凡水皆宗大河自淮

以南爲南條凡水皆宗大江川莫大於江河朱

子曰天下大川有二止河與江如淮亦小只是中

間起虜中混同江却是大川

箋導河以下五節並結以入于海海爲百川之匯

禹貢
疏十二

此禹測原知委不窮水所入不止也故曰禹之治

水以海爲壑大明一統志曰桐柏山在南陽府

唐縣東南一百八十里其山東南接隨州界西接

棗陽界峯巒奇秀淮水出其下今桐柏支岡有水

泉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經汝寧信陽縣東流

會沂泗入于海中都志云大復山今屬泌陽其地

有分水處東流爲淮水西流爲泌

河南通志曰淮水發源于桐柏縣西二十五

里其源若井方一丈東伏地中二十五里復見入

河注海又云南陽府有桐柏山在桐柏縣東一里

上有玉女蓮花諸峯其下淮水出焉胎簪山在桐
柏縣西三十里禹貢謂淮水發源卽此又名大復
山 淮南府志曰淮源西自桐柏東經鳳陽泗州
稍北經清河縣南又稍北趨郡後經安東縣入海
者其本體也其北自徐邳經清河縣北稍東而南
趨于淮則山東泗沂諸水合流南行淮所受支河
也本皆清流黃河則西源崑崙東經天津衛入海
汴河則西源河南滎陽東經千乘今青州樂安縣
入海固河汴之本體也後山西沁河南衛決斷黃
河黃河決斷汴河目朱仙鎮東潰南經留城趨徐
邳亂洗沂直下其勢奔湃不能復東過清河縣北
乃徑決縣西而南入于淮以趨海故直謂之黃河
與淮敵體非復泗沂之舊清河以東之淮身亦皆
黃流而支河反爲主矣或謂宿遷而下河流汎溜
蓋黃河上流往自歸德出沛下徐地形高卑不甚
相遠雖泛濫可支厥後黃河徙出蕭楊直下徐邳
地高勢猛衝淌新堤不啻拉朽所衝堤缺滾爲深
淵下埽植椿百計難塞率爾堤就雖能束水在堤

其實水行地上急如建瓴則故道宜講此一說也
或謂清河縣北有老黃河本汴泗東趨赴淮入海
故道也治河者能又開此河赴海必勇雲梯關下
淤塞葦場當自蕩潞而海口廓矣桃宿以上不憂
停淤此一說也 萬曆中嘗勸議老黃河無從入手遂疏淤 潘季馴曰
泗沂卽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
會自宋神宗十年七月黃河大決于澶州北流斷
絕河遂南徙合泗沂而與淮會矣自神宗迄今六
百餘年淮黃合流乃今有避黃之說夫淮避黃而
東矣而黃亦尋決崔鎮亦豈避淮而北乎蓋高堰
決而後淮水東崔鎮決而後黃水北隄決而水分
非水合而隄決也夫高堰居淮安之西南隅去郡
城四十里而近堰東爲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
腴堰西爲阜陵泥墩范家諸湖西南爲洪澤湖淮
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
縣出雲梯關以達于海此自禹迄今故道然也堰
距湖尚里許而淮水盛發輒及堰史稱漢陳登築
堰禦淮至我 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淮揚恃

以爲安者二百餘年至隆慶四年大決淮既東黃水亦躡其後濁流西沂清口遂堙而決水行地而宜洩不及清口二年不免停注上源而鳳陽壽酒間亦成巨浸矣故此堰爲兩河關鍵不止爲淮河隄防也又曰淮水發源於河南桐柏山挾汝潁肥濠等處七十二溪之水至泗州下流龜山橫截河中故至泗則湧譬咽喉間湯飲驟下吞吐不及一時扼塞其勢然也且淮漲於泗卽黃漲於河南徐邳也每歲伏秋皆然兩水發有先後各有消長耳

八
禹貢
疏十一

黃承玄曰考古淮河自桐柏而東逕信陽新息壽春臨淮泗州盡攬南條諸山迤北之水至淮陰而與泗水合泗水自陪尾而西逕曲阜滋陽魚臺入彭城至下邳合沂水又南至宿遷東南入淮二水合流東入於海則今雲梯海口卽大禹以來泗淮入海之故道也 兗州府志曰泗水旣從濟寧入漕而沂水挾沭武祊浹諸水至邳州入於河水蓋卽故泗水南流道矣
湯還毫作誥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東爲江北爲

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旣修民乃有居 劉向說先曰四瀆江河淮濟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蕩出雲雨焉爲德甚美故視諸侯也 鄭氏曉曰四瀆惟淮流不甚遠海受百川在中國只四水爲大河入海在兗州淮在徐州江在揚州濟在青州今惟江淮入海之處與禹貢同河南徙而奪淮入海濟因會通河借水通漕而其流竟莫可考 屠隆曰大地之形西北高東南卑故百川東之然亦就其通於東海者而言崑崙

八
禹貢
疏十二

天下之中山形絕頂最高處東南西北皆下崑崙東面江淮河濟諸水皆東流流沙以西水皆西流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趨北卽沙漠直北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大海之量百川歸之而不盈正以尾閭洩之從地下空處轉輪復從西而東故云如沃焦釜非謂水至此盡焦竭也 馬理曰禹之治水以雍土爲首爲源以四海爲尾爲委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傳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曰鳥鼠渭水

出焉疏釋文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鴉音鼠為鼯音

音郭璞曰鼯如家鼠而短尾鵲似鴉而小黃黑色

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隴西首陽縣有

鳥鼠同穴山孔傳云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

為牝牡未知誰得實也地理志云鳥鼠同穴山渭

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山海經曰渭水出鳥鼠同穴東

注河入華陰北郭璞注渭水東經南河圖括地

象曰鳥鼠同穴山地之幹也上為掩畢星渭水出

八疏十二

其中水經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

鼠山注云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

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

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

源合水出南鳥鼠山渭水出谷禹貢所謂渭出鳥

鼠者也它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

中東北流過同穴枝間考陝西志鳥鼠同穴山一名青雀山在渭源縣西與

南谷山相連以淮南子曰渭水多力宜黍

疏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

故孔以為洛水一名漆沮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

公自土漆沮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沮則未

聞新安陳氏曰澧涇漆沮皆入渭渭入河澧涇

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澧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

曰過前分言於雍而自源徂流言於此詩曰豐

水東注維禹之績豐源發南而其末流投北入渭

未嘗東也其曰東注者渭正流東豐已入渭則遂

與之俱東也書曰涇屬渭汭漆沮既從豐水攸同

非漆沮先已入渭而豐水始與之同也皆要其首

八疏十二

末而繫為若言也錄雍蘇傳此言渭水自西而東

之次雍州散言境內諸水非西東之次也

箋河漢以下凡七水其五入海而漢水合江以達

于海故止稱四瀆其二入河渭洛是也入河則同

入海矣濟亦入河而其性能孤行直達故與河江

淮並列焉雍大記曰渭水在渭原縣西二十五

里出鳥鼠同穴山泉眼周圍七尺四時流注即渭

河之源也逕西安府咸陽臨潼渭南朝邑等縣而

入黃河岳正曰鳥鼠同穴于戊戌時過莊浪親

凡之鳥形色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即厓穴
口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俱唇缺似兔蓬尾似鼯與
鳥偕入彼此睥睨有類雌雄者 甘肅志云涼州
之地有兀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
兒者其形似雀色作灰白嘗與兀兒鼠同穴而處
所謂鳥鼠同穴者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
于河

山海經曰熊耳之山

今在上洛縣南

浮濠之水出焉而西

流注于洛又曰謹舉之山雜水出焉而東北流注

于玄扈之水郭璞注洛水今出上洛縣冢嶺山

春秋說題辭曰洛之爲言釋也言水釋釋光耀也

沈括曰洛與洛同義謂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

括地志云洛水自商州

洛南縣西冢嶺山東北流入河熊耳在虢州盧氏

縣南五十里洛所經

秦傳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考陝西志謹舉即

冢嶺山

河圖括地象曰熊耳山地門也其精上爲

壁附耳星

開山圖云熊耳山有金置石室夏禹藏書之所

春秋說題辭

曰河以道坤出天也洛以流川吐地符王者沈禮

焉 淮南子曰雒水輕利宜禾

箋按熊耳郭璞云在上洛縣南蔡傳因言地志伊

水出盧氏之熊耳非是於前兩處熊耳並註上洛

於此條方云盧氏之熊耳然盧氏上洛地志並稱

弘農郡計相去不甚遠將同一熊耳隨地得名抑

別有兩熊耳乎姑存以俟考

河南通志云熊耳山有三一在宜陽縣西

一百二十里漢光武破赤眉積甲宜陽城與熊耳

山齊是也一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兩峯相並如熊耳禹貢導洛自熊耳即此一在陝州東一百五十里乃達磨處

疏九水立文不同漢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

山皆是史文詳畧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

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 王

氏炎曰凡導川皆決而委之於海然百川東注而

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其入于東海則在北莫大於

河在南莫大於江漢故先言導河而漢次之江又

次之淮濟亦四瀆先言濟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

也四瀆之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故以是終焉

羅泌曰堯水之害盛者莫過于河濟而短者極于

渭洛河之害在於莫克雍而濟之害在兗青徐是

故河濟則治其近而不始其源洛止于豫渭止于雍是故渭洛則附於河而不待致力蓋河一治而渭洛自從也

〔箋〕今按四瀆之水以海為宗渭洛之水又並以河為宗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河不擇細流而以海為壑源委則有間矣 胡氏瓚曰凡導山水皆自西而東自北而南河伏不識不言自且為四瀆之宗故不言會江漢之故先言山而後言水淮渭洛自其

先言水而後言山洧水不言山者
黑弱亦不言者地遠不必志也

禹貢疏卷十二

吳興茅瑞徵纂并箋

男

龍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疏〕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叙之今九州所共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刊旅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皆得會同京師無幸異矣 說文

云堯遭洪水民居水中為高土故曰九州孔氏曰中國為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居民之外皆有水也

天地之勢
四邊有水

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

二億三萬四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有九道地有九州 孔安國書序云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楚左史倚相能讀九丘孔子述職方以除九丘 說苑曰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

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 章俊卿

曰禹別四海爲九州宜若有均一之制而較其道

里廣狹全不相侔濟河州兗淮岱州徐相去不能千里

荆河州豫千里而巖海岱州青千里而縮荆山衡陽州荆

二千里而遙東海西河州冀二千里而近壽春之淮

潮陽之海州揚相去且六千里龍門之黃河燉煌之

黑水州雍相去踰四千里至華陽黑水州梁窮數千里

而未知所徑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州之別品

殊墳壤因土宜而別也故其道里無得而均然而

八
禹貢

荆河淮濟之間徐兗豫截長補短不能當淮海一

州之半借使三州土壤既殊不可得而并揚州之

大獨不可得而釐耶竊嘗討之九州之別蓋做井

田之法井田始於黃帝方里而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

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九州之制一州爲王圻八

州建國以蕃王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其區別

境壤不因土宇之小大不限山川之間隔惟據民

田多寡而均之耳嘗考西漢時去古未遠方其極

盛九有民戶總記千二百餘萬而徐兗豫三州當

五百五十萬戶青冀二州當三百五十萬戶而荆

揚雍梁四州僅當三百萬戶推其戶口之多寡足

以見田疇之廣濶九州之別唯民田是均斷可考

矣 鄒衍著書云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

分耳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

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州者有九乃謂

九州也有裨海環之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是

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淮南子

曰九州之大絕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殤八殤

八
禹貢

之外而有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凡八極之雲

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殤八澤之

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

疏室隅爲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爲居至其隩內

遂以隩表宅上文諸州言山川澤皆舉大言之所

言不盡故於此更總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

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槎決除已訖其皆

旅祭 上官氏曰天下山水見於禹貢者四十有

五而九水爲大九山爲高大者旣導則小者無不

順矣高者既治則卑者無不平矣此九山九川所以叙於九州之後也 史記索隱曰所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嶧冢內方岐是九山也弱黑河湟江沆淮渭雒爲九川 淮南子曰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九藪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一名具國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余今太原郡疏川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澤言既陂往前澄澄今時水定或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 周語太子晉曰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庫以鍾其美韋昭云畜水爲陂風俗通云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 歐陽詹曰水不注川者在藪澤則曰陂 杜預曰頃戶口日增而陂竭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

木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其舊陂舊場皆當脩繕以積水諸所造立皆決瀝之又曰水去之後溼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音傳四海之內會同于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疏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啟見曰同 林氏曰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同其貫利蓋必先辨之於其始然後可以同之於其終禹貢所載自冀州既載壺口以下列叙九州之疆界治水之曲折與夫田賦之貢篚所入之多寡所輸之遠近其所以辨之者纖悉盡矣自九州攸同以下又所以同之也蓋有以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各得其所而不雜亂有以同之則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各要其歸而不見其爲異此先王彙理天下之大要也 箋九州攸同四海會同恰相應看本節文勢仍須將四隩既宅句另說而九山九川九澤總結以四海會同以應九州攸同之意史叙其分則曰禹敷

土叙其合則曰攸同會同 史記於導山上加九
山字導水上加九川字蓋謂卽此九山九川也然
經文各山不止於九似依疏解爲常 四隩蘇氏
云隩深也四方深遠者皆可居爾雅厓內爲隩李
巡云涯內近水爲隩 刊旅獨兼二義并結首節
隨刊 潘季馴曰考禹貢云九澤既陂傳曰九州
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則禹之導水何嘗不以
隄哉 王氏樵曰四海會同者言九州之外薄於
四海百川以四海爲歸是無不會同也九州言水

禹貢
疏十二

六

之治其文不同而此則總之曰九州滌源滌源二
字理最深微聖人萬事無不從其本而治之也要
之鑿龍門疏九河有治其上流有治其下流是其
功非一處而惟總之曰滌源則皆舉之矣 章潢
曰禹之治水不但疏決江河凡天下平土皆制其
井畝疏爲溝洫以達于川所謂畝洫者卽田間之
畎一同之洫也所謂溝洫者卽一井之溝一成之
洫也則是井田之制自禹定之

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傳水火金木土穀其脩治 疏府者藏財之處六
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 董氏曰九疇先五行五
行一曰水水治則六府皆治 展禽曰五行所以
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 淮南
子曰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
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 陸贄曰大元生
於天地之間五材之用爲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
也水火不資於作爲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
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

禹貢
疏十二

七

疏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聚
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壝還復其性也諸州之土青
黎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壝耳 蘇
傳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迫有無則輕重偏矣
故交通而平準之 帝王世紀曰禹平水土其時
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
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

疏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謹慎其事不使害人言取
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 皇甫湜曰任土之

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籍既定人議所出吏難爲姦

疏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爲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爲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爲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爲九等人功脩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

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之賦纂要云上中下謂之三壤陳祥

道曰冀州白而壤雍州黃而壤豫州厥土惟壤則壤色非一而已壤與墳塹塗泥雖殊而墳塹塗泥

入禹貢

入

亦壤中之小別耳此禹貢總言三壤而周官總言十二壤也史記平準書曰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蘇傳九州各則

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爲賦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於四夷者而賦止於諸夏也鹽鐵論

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程秘

曰賦出於田而又參以土焉曰成則三壤成賦中

邦此賦之出於田也曰庶土交正底謹財賦此賦之出於土也賦出於田參之以土而又以其漑溉之利否與人力之勤惰而加審焉陳氏大猷曰正庶土而慎財賦所以總結九州所貢篚之物則三壤以成中邦之賦所以總結九州九等之田與賦

箋此節照蔡註單提六府孔脩下分庶土穀土謂

庶土二句說貢成則二句說賦重慎字成字慎卽惟服食器用成卽以萬民惟正之供然詳本文有

入禹貢

九

兩賦字底慎句何以云專指貢也且三壤正應庶土經文原無穀土字面似應照本文開說通節重底慎財賦句蓋水土旣平財賦隨定易生心于廣大以三壤爲則無偏輕重矣賦止中邦無勤遠畧矣且賦曰成則一成不變并無加賦之累矣成則二句取於民有制是乃所以爲底慎也有土斯有財而欲財以賦經制稍一濫觴將流毒民生國計何所底止總歸一念不慎貽禍耳底慎二字乃千古理財之長慮其要只在物土之宜而交正之

高下不爽其衡而已成則三壤正所謂交正也因
壤定賦一成而不變是謂成賦賦無成額而加派
橫索之端紛紜而起用民日新而取之如竭甕豈
禹當日底慎之意哉 六府孔脩即禹所稱水火
金木土穀惟脩也庶土交正結前敷土及各州厥
土句成賦中邦結各州厥賦句 王綱振曰六府
孔脩不單是治水其實六府皆有所事如言敷土
而土可宅可藝可作又未嘗不脩土也如言刊木
而木漸包而惟條惟喬未嘗不脩木也及土可作
藝而或賦總或賦銓桔或賦粟米非脩穀何以有
此若金不脩則荆揚必無三品之貢若火不脩則
雍青安得鹽鐵之供凡此皆孔脩者也 秦繼宗
曰底字從九州生來土字從上文厥土等字生來
這土字兼高下之土言田亦在內交正者以其白
壤之類彼此相質而知其美惡是我辨正之也底
慎財賦恐其多取而病民此句虛下二句實之獨
言賦者天子畿內原有賦而無貢外八州諸侯則
賦于民而無貢之可言其貢于天子者亦是從賦

得來故舉賦可以該貢也

錫土姓

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
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 疏周語稱帝嘉禹德賜
姓曰姒卅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
姓爲媯皆是因生賜姓之事 林氏曰水土平可
以封建諸侯也如契封於商賜姓子稷封於郃賜
姓姬有土有社昔罔有矣至是徧錫之 庾信曰
昔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
之國自是以官爲族因地爲宗 羅泌曰土以立
其國姓以立其宗土姓錫而宗國定矣國立而後
珉人有所依宗立而後族姓有所繫人有所依斯
有以君之族有所繫斯有以宗之方水土平諸侯
固各有國土百官亦各有族姓矣必九州攸同而
復錫之者前乎此惟有所不普至是而後得以錫
之徧爾又曰封建自三皇建之於前五帝承之于
後而其制始備古者司商以協民姓民庶之家無
妄改也昔魯之公索氏將祭而忘其始人以是龜

其必亡可不戒哉

鄭樵曰黃帝方制萬里為萬國各百里唐虞夏建國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商公侯伯三等周公侯伯子男五等 馬端臨曰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

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人之急也故列土為疆非為諸侯張官故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

六馬貢
卷十二

十三

也易曰利建侯此因所利故立之 葉適曰井田廢於商鞅而後諸侯亡封建絕井田雖在亦不能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 李治刑誤曰近者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國竊以蕭何封鄴侯蕭之得姓不在於鄴曹參封平陽侯曹之得姓不在平陽其誤始於幸蜀之年 中書主者不開舊制故也

唐武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張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

之妻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為之姓其後天子

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為賜族久乃為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為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為多 晉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

八馬貢
卷十二

十三

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得姓以德最官而賜之姓也謂十四人為二人為姓二 觀射父曰民之徵官百達于

上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徵其官者而物賜

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以功事賜姓者司馬大史之屬

黃帝定氏族氏定而繫之姓庶姓別于上而庶姓

于下史略 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讎與族公問族于

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

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孔穎達曰姓者生

也以此為禪今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傳稱家皆為氏氏族一也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於天子族則稟之於時君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

八
疏十二

四

賜之其士會之孥處秦者為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為王孫氏外傳稱知果自別其族為輔氏此類皆身自為之非復君賜釋例曰子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於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 趙彥衛曰姓氏後世不復別但曰姓某氏按史記帝紀注引春秋注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解春秋者云因生以賜姓者謂若舜之媽禹之姒伯夷之姜

是已胙之士而命之氏者若舜之有虞禹之有夏伯夷之有呂是已於字則叔牙季友展無駭臧偃伯是已於謚則文武成宣宋戴惡衛齊惡是已於官則司馬司徒之類是已於邑則韓魏趙是已詳此諸侯既命於天子為某公侯則是命之氏諸侯位卑不得賜姓其有以王公及以字為氏或以官以邑既無土可分則姓與氏無別注史記者所以有族者姓之別名之語姓者統百世如周姓姬氏所以別子孫如魯衛毛聃邢晉應韓之分又春秋

八
疏十二

五

之時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佚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此諸侯不得命氏而得命族之例也雲麓漫抄 鄭康成曰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 林駟曰古者姓氏之權出於上故易明後世姓氏之權出於下故難考 呂祖謙曰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也百世而不變曰氏者則其子孫之所自分也數

世而一變 王符志氏姓曰青充賜契姓姬焉
姓姬氏曰有夏伯夷爲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
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因是以爲姓或
氏號邑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
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
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
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
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
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鳥五鹿青牛
白馬所謂志也

八
卷十二

去

鄭樵曰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
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氏無氏古
之諸侯諱辭多曰墜命亡氏墜其國家以明亡氏
與奪爵失國同可知其爲賤也故姓可呼爲氏氏
不可呼爲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
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
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
姻而以地望明貴賤於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

從女如姬姜龐姬媯姑之類是也所以爲婦人之
稱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類並稱姓也 柳芳

論曰氏族者古史官所紀也昔周小史定繁世辨
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
大夫名號繼統司馬遷父子迺約世本脩史記因
周譜明世家迺知姓氏之所由出先王之封既絕
後嗣蒙福猶爲強家漢高帝與徒步有天下命官
以賢詔爵以功始尚官矣然猶徒山東豪傑以實
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

八
卷十二

去

而錄之蓋七相五公所由興魏氏立九品置中正
尊世胄卑寒士晉宋因之始尚姓已于時有司選
舉必藉譜籍賈氏王氏譜學出焉過江則爲僞姓
東南則爲吳姓山東則爲郡姓關中亦號郡姓代
北則爲虜姓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閭閻爲之
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胄尚
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
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
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

功曹非國姓不在遷故江左定氏族凡稱上姓第一則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爲右姓唐正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畧以盛門爲右姓柳冲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夫文之榮至于尚官尚官之榮至于尚姓尚姓之榮至于尚詐附承其榮迺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耻士族亂而庶人

八
疏十二

六

僭矣 陳隨隱曰傳曰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字謚官邑六者而已今推廣爲十七類一曰以國爲氏五帝之前有國者不稱國以名爲氏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神農軒轅雖曰炎帝黃帝猶以名爲氏至唐虞夏商周而后以國爲氏諸侯亦然魯衛齊宋之類是也支庶稱氏通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韓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二曰以邑爲氏原以周邑而得氏申以楚邑而得氏魯有沂邑因沂大夫相魯而以

沂相爲氏周有甘邑因甘平公爲王卿士而以甘士爲氏三曰以鄉爲氏四曰以亭爲氏封建五等降國爲邑邑有關內侯鄉侯亭侯關內邑者溫原蘇毛甘樊祭尹之類是也封於鄉者以鄉氏封於亭者以亭氏五曰以地爲氏居傳巖者爲傳氏徙稽山者爲稽氏主東蒙之祀者爲東蒙氏守稽山之塚者則爲稽氏彤氏因彤班食於彤門穎氏因考叔爲穎谷封人東門襄仲爲東門氏桐門右司爲桐門氏隱於甫里綺里者爲甫里氏綺里氏六

八
疏十二

九

曰以姓爲氏姓之爲氏與地之爲氏皆因所居而命也得賜者爲姓不得賜者爲地居姚墟者賜以姚居麻渚者賜以麻渚之得賜居於姬水姜之得賜居於姜水七曰以字爲氏八曰以名爲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駢字子駢其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駢帶駢乞宋威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曰魚豆魚石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曰展

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曰豐卷豐施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爲狐氏王子朝之後爲朝氏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父字爲氏者也季孫鉏字子彌其後爲公鉏氏父名爲氏者也九日以次爲氏伯仲叔季之類是也十日以族爲氏族近於次者氏之別也孟氏仲氏別兄弟也丁氏癸氏別先後也祖氏禰氏別上下也第五氏第八氏以同居別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字之別也軒氏軒轅氏熊氏熊相氏名之別也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叔孫氏嫡庶之別也十一日以官爲氏太史太師司馬司空是也十二日以爵爲氏皇王公侯是也十三日以謚爲氏莊氏出於楚莊王康氏出於衛康公魯僖公宣公之後爲僖氏宣氏文武哀繆皆是也十四日以吉德爲氏趙衰人愛之如冬日後爲冬日趙氏吉有賢人爲老成子後爲老成氏十五日以商德爲氏英布被黔爲黔氏楊感梟首爲梟氏十六日以事

爲氏夏后氏遺有窮之難后緡方娠逃出自竇生少康支孫以實爲氏漢武帝認丞相田千秋乘小車出入省中後因以車爲氏十七日以技爲氏巫者之後爲巫氏以至卜氏匠氏參龍御龍于將氏亦莫不然三代之後姓氏混矣
白虎通曰人有姓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身有五音官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十二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
仲山父曰古者司商協名姓韋昭註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 呂才曰近世有五姓直野人巫師說爾按堪輿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浸多然管蔡邲霍魯衛毛聃卨雍曹滕畢原鄧郇本之姬姓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本之子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本異臣爲配官商哉春秋以陳衛秦爲水姓齊鄭宋爲火

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其來
官商角徵羽相管攝也

箋王者建萬國以親諸侯有土非一人之私也能
敷之而分疆裂地見聖人經天下之遠畧能錫之
而建侯樹屏見聖人公天下之大端古之帝王必
封建以各有其土所從來遠矣水土既平之後邦
家再造特指言之 楊慎曰封建起於黃帝至秦
而廢 胡氏贊曰封建之來因洪水之患則限制
多不明有水土之功則庸勞所當賞故曰封建與

八萬貢

三

井田相表裏也姓始于黃帝正姓為姓庶姓為氏
王氏樵曰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得專
而實一出禹所經畫所謂弼成五服也朱子謂明
生以賜姓如舜居鵠汭及武王卽位封舜之後于
陳賜姓為鵠諸侯以字為謚謚當作氏孫以王父
之宗為氏如魯有子展其後為展氏展喜展禽是
也此姓與氏之分也後世以氏為姓而姓氏遂無
辨唐時姓異而所出同 王氏鑒曰姓與氏不分
久矣今人多以氏為姓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

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蓋別姓則有
為氏別氏則為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
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
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
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詩曰振振公族太史公口
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又曰秦之先
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十四氏又如周本
姬姓其子孫如魯衛毛鄆郕雍曹滕畢原鄭邠邠
晉應韓凡蔣邢茅各以國氏而皆姬姓也後之文
人惟昌黎知之故曰韓姬姓又曰何與韓同姓為
近 鄭氏曉曰姓與氏異姓其本也氏其支也故
口言姓必在上言氏必在下如稱周王則曰姓姬
不得曰姬氏稱四岳則曰許氏不得曰姓許今人
皆書姓某氏相襲誤耳又曰姓字從女生故上古
八大姓皆從女曰姜曰姬曰嬀曰嬀曰嬴曰姁曰
姚曰姁 陸深曰自秦毀典藉聖賢之世系湮沒
而姓氏遂不辨後世婦人一側稱氏何所本歟傳
曰別生分類蓋姓之為言生也氏之為言類也此

八萬貢

三

姓氏之說漢去古未遠凌煙圖畫題曰大將軍傅
陸侯霍氏以氏代名蓋男子之美稱爾豈有姓有
氏男女通稱歟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
土而命之氏義各有取難以混稱也若堯舜姬姓
稱陶唐氏有虞氏大禹姬姓稱有夏氏成湯子姓
稱有商氏呂東萊云氏數世而一變恐亦難以自
分而隨變也按姜姓爲呂氏至于今不變若國氏
爲子國之後駟氏爲子駟之後所謂以字爲氏者
也又有以郡以謚以官以爵以居又以所有事爲
氏皆不容變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疏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之民無
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叙而夫之
王氏炎曰台朕皆禹自言 左傳劉子曰美哉
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展禽曰禹能以
德脩餘之功

箋此禹因水土平治之後而探本言之要見此時
天下大勢已定不比懷襄昏墊之時人情惶惑亦

唯謹視上所率先而已若上之人敬我德以爲天
下先則而象之自然奉行恐後有風行草偃之
諒無復梗我王化者此敬德不可後也台朕不必
專有所指只據理汎說以見此時德之流行有操
縱如意之妙 禹荒度土功審矣而廣土衆民貴
有以柔其心以就我約束本原之地全在台德而
秉德以爲天下先其要曰祇我先而人自不敢後
大學曰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土而有財有用
正與此互相發 王氏樵曰一篇皆記禹經理之
事此二句禹經理之要也無此以爲之本雖胼手
胝足勞其身以爲天下能使人之丕應僕志而轉
移氣化也哉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
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傳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
城而五百里 疏旣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
海之內路有遠近更叙彌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
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旣平之後禹乃爲之

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卽爲一節候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緩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 陳氏大猷曰禹之甸法達於天下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傳少康有田一成皆甸法也王畿獨以甸名服者農事固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穀也 周語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 釋名曰四丘爲甸甸乘也出兵車一乘也 鄭玄詩箋云六

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 孔穎達曰知六十四井爲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如數計之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而井則邑方一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孫毓云井邑丘甸出於周法 韋昭曰自商以前并畿內爲五服周公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爲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爲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 國語 孔氏曰殷周稱畿唐虞稱服周禮大司馬九畿方千里曰國畿職方氏九服方千里曰王畿漢志周因井內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十成爲終十終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 提封百 蔡邕獨斷曰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于水地上之衆者莫過于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又曰京師天子之畿內千里象日月日月廕次千里 張氏曰服服其事也內而甸侯綏外而要荒莫不各服其事於

天子故皆謂之服

傳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稌曰總入之供飼

國馬疏總者總下銓稻禾稌與黍稷皆送之用

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傳銓

刈謂禾穗疏劉熙釋名云銓獲禾鐵也說文云

銓獲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銓刈用銓刈者謂禾穗

也傳枯稊也疏郊特牲云堯尊之安而稊枯

之設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

百里內猶尚納粟此當粟別納碧梧馬氏曰

先儒多以服字就枯字解若去禾中之粟米而納

空藁惟使之服輸將之事是其賦輕於四百里五

百里矣若存禾中之粟米而又納藁又服輸將之

事是其賦重於百里二百里矣惟蔡傳摘出服字

以爲總前二者言之

金氏曰有穀曰粟無穀曰米總納繁重故惟百里

之內納之若二百里則去總而納銓四百里則簡

銓而納粟五百里又遠則去穀而納米有重而

遠者輕重者麤而輕者精賦皆什一力則以遠近

輕重爾又曰古人九數有粟米均輸二法蓋本五

此然獨三百里之民糴粟而不粟視他處爲甚輕

而有服役之事焉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

里之中爲轉輸粟米之賦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不言賦納蓋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于都爾夫

三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米粟而爲轉輸力若勞而

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

而萬世之所當行也管子曰民事農則田墾固

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

戰勝者地廣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

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又曰辟地廣

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故粟行於三百

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無二年

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商子曰粟生

而金成粟成而金生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

成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

倉府兩實國強鼂錯曰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

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貴則神農之教曰存

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

傳所納精者少蠲者多 朱子曰近歲而遠精近

者易致遠者難致也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

子又曰里者道塗遠近之數非方井之里也 鄭

氏曰禹貢九州貢篚雖非四夷之獻亦以服食器

用爲要而冀州獨不言貢篚蓋畿甸之內賦其總

銓秸粟米也總銓秸粟米者倉廩之儲穰穰之濟

是食爲土貢之要也兗州之貢以之貢

紵其地則審邇畿甸入衣服之用亦爲土貢之

入禹貢
卷十二

要也自服食外器用次之器用外不通寶玉玩好

而已帝王建都必擇衣食之地而謂之京師京大

師衆也言天子之居既衆且大非衣食之豐不可

以爲國也若夫大路南金犀革象齒珠貝之類非

服食器用之物貴其土產也皆遠於畿甸而或貢

於要荒之服焉苟帝王以爲貢篚之要國家所急

則堯舜之都遷於荆梁久矣其肯以冀爲都區區

禦大河之患圖一日之安耶及周之衰荆揚陷於

吳楚貢金不入而天王求之於魯蓋以魯通於吳

也是豈聖人制貢之初意哉 呂東萊曰古者天

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

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所貢

入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脩雖

如禹貢所載入于渭浮于江之類所載者不過是

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漕運未甚

講論到春秋戰國爭事攻戰所論者尚只是行運

之漕秦并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方詳

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致一

入禹貢
卷十二

石者 蘇轍曰今東南之米每歲過汴而上以石

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以舟楫州郡之卒

獎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卒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

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

非全物矣

箋按禹制甸服獨詳於田賦天子取畿內以自贍

重本力穡既風天下以務農而京坻之積不煩仰

給外藩亦足以壯根本而消窺伺聖人防漸之意

微矣自漢都關中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

過數十萬石其後漕穀至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
所在騷動唐全倚辦江淮然太宗以前運粟關中
不過二十萬石是時府兵之制未壞也至玄宗時
韋堅歲漕粟四百萬石大盜繼起而漕事亦復溢
觴宋開寶初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寢假
而汴河歲漕至六百萬石蓋並不講於甸服之義
而集游惰於京師虛口坐食以致王畿之重全倚
漕運爲咽喉如人一日食不下咽其就蹙可跋而
待 國朝定鼎燕薊卽古冀州之墟先年有議興
西北水利者開墾卒鮮實効而沿唐宋前轍歲漕
東南粟四百萬石以爲常然西山一帶多有水田
遺址而頃歲天津增墾彌望禾黍是開墾未嘗無
利也似宜專置勸農之官多方設法開渠履畝以
廣積貯一則可省飛輓之勞一則可限戎馬之足
而根本重地不至全仰給東南以釀意外之變所
裨益豈淺哉蘇秦說燕亦云粟支二年且謂民雖
不田作而粟粟之實足食於民今神京實古燕地
而樹藝園莽緩急百無一備曷不講先王甸服遺

制云 九州之內辨爲五服此皆禹敷土事 丘
氏濟曰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於畿內所謂五百
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田賦之人止于米粟近地
則并其本稔取焉蓋米以食人藁以飼馬無非以
爲國用也然其取之因地遠近各有輕重之等精
麤之異非若後世槩無分別焉又曰漢唐都長安
宋都汴梁皆去邊遠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
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南爲最遠
焉請如 唐宋故事立爲輔郡以宜府爲北輔因
其舊而加以蕃守之事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
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
西也以易州爲輔或與定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
則以臨清爲輔坐鎮脾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
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
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
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爲京
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調發則國家省轉輸之勞
邊方足備禦之具矣 王氏樵曰古者天子之制

地方千里不如是不足以待諸侯然而粟米之輸近取諸甸而已足而無仰于外後世轉輸外郡而京師習于坐食元人爲歲漕不至始經營京東海田城門一不開貴人無所得食抱珠玉而歎可爲明監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男邦三百里諸侯

傳甸服外之五百里斥侯而服事

蘇傳此五百

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 蔡邕曰侯者侯也侯遠

順也男者任也立功業以化民 孔穎達曰人君

入爵貢

孟

賜臣以邑令采取賦稅謂之采地禮運曰諸侯有

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食邑

爲采地 何休公羊註曰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

地人民采之取其租稅爾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

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

周官任土之法以家邑之田任稱地以小都之田

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家邑大夫之采地所

家制小都卿之采地邦縣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

之賦邦縣顏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所食邑也

采地爾雅曰采寮官也 張氏載曰采地所得亦

什一之法其餘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

采地必有貢貢者必於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此所

謂幣餘之賦也又曰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爲永

業所謂世祿之家 呂氏曰采邑如今之職田言

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在其間 呂祖謙曰

周禮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牧是畿

外諸侯世世襲爵長是畿內諸侯世世受采地

韓嬰曰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

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

孟

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細使子孫賢者守其

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典誠國繼絕

世也詩

傳男任也任王者事 疏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

侯之國 朱子曰第二之百里爲男爵之國三百

里謂自三至五爲百里者三隨文生例 蘇傳男

邦小國自三百里以往皆諸侯也諸侯大國次國

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也

陳傳良曰古者建國率小大相維其邊國皆大國也故塞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為中外之差塞外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為中外之差禹貢侯服正此說也 楊簡曰古者王畿千里天子所自治者不過千里餘皆侯國後世人主德不逮禹湯文武而統理四海之內宜其治不及古 白虎通曰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雨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也諸侯比王者為陰南面賞罰為陰法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德功也

入朝類

三

箋記稱男因夏爵三等公侯伯也周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今此曰男邦則夏時固有男爵矣禮記疏云案孝經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不為三等也 王氏樵曰采案孔氏曰供王事正義曰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于一故但言采今蔡氏以采為卿大夫采地然周制家削邦縣俱在畿內夏制雖不可考要之采地恐不及畿外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傳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

疏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釋詁訓揆為度以王者有文教此服諸侯揆度王者政教而行之必自揆度恐其不合上耳內文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奮者在國習學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 陳氏大猷曰綏服內安中國外安邊疆也內三百里非全無武衛以文教為主外二百里非全無文教以武衛為主文教以善其生武衛以護其生民斯安矣又曰武以衛言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故奮以脩之 林之奇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律之難綏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入朝類

三

箋此節揆字奮字俱下得妙揆者揆度時宜之謂文教曰揆則無窒碍之患武教曰奮則無廢弛之虞 王者之施政教總以安靖為主文武並用一張一弛正安民之務也 丘氏濬曰禹貢五服之制內而甸侯二服為華夏之地外而要荒二服為

夷狄之區而緩服居乎其中則介華夷之間也此此一服而言文治內武治外辨之於徵防之於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傳緩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周語蠻夷要服韋昭解云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

傳夷者字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鄭注云蔡之言殺滅殺其賦蘇傳夷

雜夷俗也放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而蔡蔡叔

八馬貢

三

箋要荒二服列於武衛之外皆邊地也王者不治

夷狄曰夷曰蠻不以中國之治治之流蔡所謂邊

諸四夷王氏樵曰要服一說如裳之有要所以

綱統四裔胡氏瓚曰春秋淮夷會申杞自降為

子用夷禮夷亦國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傳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畧疏王肅云政

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焉

康其人耳蠻之言濬也以此繩束物之名王肅云蠻

慢也禮儀簡慢王氏曰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

而已蠻慢也甚於夷矣疏流如水流其條流移

無常政教隨其俗馬融曰流行無城郭常居

箋要服可以要結為戎索也荒則荒忽無常不可

以人情測度矣胡氏瓚曰春秋執蠻畀楚而楚

為荆蠻亦國也流即所謂流共工于幽洲也

馬氏曰甸侯綏為中國要荒已為夷狄聖人之治

詳內畧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議

治以必治也治夷蠻則法度宜畧治以不治也觀

八馬貢

三

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

不泛及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畧可見矣

傳凡五服相距為方五千里疏凡五服之別各

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

為方五千里也鄭玄以為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

之舊制及禹禪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

于五千里相距為方萬里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

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

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周禮王畿之率別有九服

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里數異者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 鄭氏詩箋云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正義曰五服者堯之舊制也五服距而至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而其方五千里禹既敷土廣而弼之故爲畿數居其間今以弼成而至於五千里四面相

入禹貢

一

距乃萬里焉大司馬職以九畿之職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外五千里爲疆有分限者九則四面相距其方萬里此周公致太平制禮所定左傳正義曰周公斥大九州廣土萬里制爲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爲中國夷鎮番三服爲夷狄大司馬謂之九畿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謂之九服言其服事上也 易氏曰禹之五服則計其一面之數周之九服則計其兩面之數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

五百里是計其一面者也周之王畿與禹之甸服同不言五百里而兼言千里是計其兩面之相距者也蓋禹之五服王畿在內王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服至荒服皆數其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爲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則凡五千里職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於五百里之蕃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則通爲四千五百里并

入禹貢

二

王畿千里則通爲五千五百里其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雖不列於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卽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於禹而其地未嘗增也 吳萊曰黃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然以禹貢九州計之五服相距方五千里僅得黃帝之半說者且疑九州之外黃帝亦嘗畫野分州舜之十有二州亦猶此也然周禮自王畿而次之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方面計者則

爲萬里漢地理志乃紀山川與禹貢不異而里數縣絕或曰尚書據虛空鳥路漢志著人跡屈曲或曰禹聲教所及地盡四海其疆理制止五服若夫荒服之外又有區畫者存非若周漢盡其地之所及而疆理之也何以言之王制四海之內截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壤地之實也故周禮雖稱九服周官止曰六服羣辟又曰六年五服一朝是則侯衛以降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若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必兼夷衛之初封人

入禹貢

四

民氏族土田分畧至詳至悉未有一言及附庸者然又有一說焉夫冀禹之所都冀之北境自雲中九原二千五百里且至于沙漠不毛之地周之東遷洛陽爲土中曹去王城八百里猶在甸服鄭在河南密縣百七十里已爲男服蓋曹順流極便而鄭則成阜虎牢之險夫豈五服之制非若畫棋局然以定遠邇也是故幽州邇於碣石而共工流蒼梧遠於衡山而虞舜狩章俊卿曰先儒烏道之說竊以爲不然嘗討之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

二十一里今謂漢也是禹貢五千里之制卽漢之六千里也况五服之制據萬里而言合以東西四正爲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才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才三千三百里是僭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之制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遼東在東北隅燉煌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袤之而度其隅隅則爲尺有四寸而贏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五千里者舉朔方

入禹貢

四

自南而言而禹貢所屆正南止及衡山之陽而止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至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已爲戎狄之地是五服之制唯東南西南三方爲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尚何烏道之云乎九州四正雖近四隅實遙五服之制乃舉其近蓋不欲以一時廣大之名啓後世無厭之禍也曾氏曰周之王畿卽禹之甸服侯服甸服卽禹之侯服男服采服卽禹之綏服衛服介於其中卽綏服之裔武衛蠻服夷服卽禹之要服鎮服蕃

服卽禹之荒服也 羅泌曰虞夏之前四正疆理
東止瑯邪之海西積石之河五千而縮南至衡山
北泊單于府五千而贏使皆封建百里之國惟堪
二千五百縱并遼東渤海長城外盡契丹高句驪
積石塞黑水靺鞨流沙之地亦不能五千國况古
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烏有所謂萬區百
里國哉蓋古嘗有萬國之制而非皆百里也故呂
覽言神農封建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乃有十
里之邦以大運小要使臂使指者而孔子亦曰安

禹貢
卷十二

四

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者然則古之萬國
從可知矣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古之天
下方三千里正矣五千里者古今衰盛山川萊蕪
之通數也周世九服號七千里而職方藩畿爲方
萬里斯亦未記之數王畿所止亦曷嘗千里哉周
之西都今之關中而東都則洛陽也二都地踞南
山之陰北山之陽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猶不
能以千里今古不變而禮王畿四方相距爲二方
千里遠鄰近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率相距爲百

里所能容哉固知畿服諸說有匪圖通上世必有
陰補相乘之道爲疆理之定制者

箋謹按禹貢九州以今天下地圖參之兩直隸卽
冀揚徐之域此外爲山西山東江西湖廣河南四
川陝西七省地耳震澤稍鄰浙西而閩廣雲貴並
未入版圖則 國家拓地固已侈於禹服矣乃文
法日煩而武衛寢弛飛輓之轉輸欲竭東南久苦
不支而要荒之界限漸微西北更虞多事明先王
五服之制而申畫郊圻安內攘外尚得泄泄以來
嗟臍之悔哉 王氏樵曰周禮大行人邦畿方千
里其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各方五百
里要服蠻服也此以上爲九州之內又有夷服鎮
服蕃服在九州之外內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
相距七千里與禹服不同考周地幅圓蓋不廣于
禹立政言方行天下陟禹之迹則亦以禹迹爲極
爾蓋禹時四方有不盡之地聽四夷居之故五服
止于五千周則盡禹迹所至而疆畫之是以不同
爾 胡氏瓚曰合五節見詳內畧外意甸服天子

禹貢
卷十二

五

畿內之地故什一使自賦而入州以錫土又必定其則以爲之式恐如後世有稅畝丘甲者所謂經界正而穀祿平也若貢皆達于天子諸侯歲貢土亦謂之貢周衰求車求金而包茅不入致勤召陵之師則齒革之車三品之金菁茅之縮酒貢非一日矣又封契于商封稷于邰商在亳邰後遷周則雍豫沃壤天子已不自有而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

禹貢

玄圭告厥成功

傳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疏海多邪曲

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是過之意也鄭

玄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 林氏曰此又推聖

化所極至而言之漸如水之漸漬被如衣之被覆

朔南不言所至以下文四海見之也 列子曰渤

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

名曰歸墟 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

海釋名曰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鄭氏詩義

云言去中國遠東夷故稱昧也 博物志云天

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七戎六

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

近於海也四海之外復有海云 淮南子曰有聲

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 賈捐之曰

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 湯

問於夏韋曰四海之外奚有韋曰猶齊州也湯曰

汝奚以實之韋曰朕東行至管人民猶是也問管

之東復猶管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

復猶幽也朕是以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列 北邊傳對曰四海邊中國者在山東爲東海

在廣南爲南海人人聞見若禹迹所及西境流沙

而極不言西海東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

于經漢武帝事遠西北二海遂有身歷之者條支

之西有海焉先漢使命嘗及之而入史矣後漢班

超又嘗遣其華英輩親至其地至於西海之西又

有大秦即波斯者焉若北海則又甚遠霍去病封狼

居胥山其山實臨瀚海者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爲

何歟所幽實諸北海之上而唐史載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謂骨利幹之國在北海北岸然則詩書所稱四海者環夷夏而四之若夫西北二虜有西海柏海青海蒲類海蒲昌海居延海曰亭海鮮水海皆嘗並海立稱其實衆水鍾爲大澤如洞庭彭蠡之類借海名之非真海也李吉甫辨白亭海而曰河北得水便名爲河塞外有水便名爲海其說確矣 朱子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濶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

入禹貢
藏十二

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 洪邁曰海一

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于青滄則云北海南至于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渚居一澤爾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卽南海之西云 吳澂曰禹貢叙事至訖於四海而止訖者地之盡處也海之環於東南西北相通也而西海北海人所不見何也西此地

高或踞高窺下則見極深之壑如井沉沉然者蓋海云東南地卑海水旁溢不啻萬有餘里中國之地廣輪萬三千里耳而東連海岸以勾股稽之水之所浸倍於中國之地者二十而羨其間洲島國土不可勝窮若三神山者蓋不知其幾也 元史地理志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爲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漢梗於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爲一故其

入禹貢
藏十二

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蓋漢

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 隋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見地理志 王制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應氏曰東海在中國封疆內西南北海則遠在夷徼之外南獨以江與衡山爲限蓋百粵未盡開也惟河舉東西南北河流縈帶中國也自

泰以上西北表而東南感自泰以下東南展而西
北縮此古今天地之大運也當先王時四方各有
不盡之地聽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

傳玄天色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
之言天功成 尚書旋璣鈴曰禹開龍門導積石

出玄珪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錫佩

禹功既成天出玄珪以錫之古

者以德佩禹有治水
功故天佩以玄玉

蔡傳水土既平禹以玄圭

為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方印曰越

州禹廟元圭藏之色黑如磨徑五尺厚寸餘而好相信上下郡將常封鑄

通甲開

禹貢

手

山圖云禹至會稽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 禮緯

稽命徵云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

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

蘇傳

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黃帝以土故曰黃炎

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

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

故從火而尚赤湯用玄牡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

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玄

圭為水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之色見

于經者也 羅泌曰黃帝之世天先見大螭大螭

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

禹之時雨金櫟陽禹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事用

金然其受命荷帝玄玉故其色尚黑下至湯代金

刃先生於水湯曰金水勝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

事則水及夫武王火烏流社武王曰火氣勝火氣

勝然其衰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尚赤其事則木

聲教訖于四海即禹謨文命敷于四海也四海

會同之餘聲教遠播而比屋向風承德此之謂不

禹貢

五

距朕行 地平天成禹功可謂成矣帝曰成允成

功世稱神禹功與天地並有以也而祇台德先實

為成功之根抵故曰禹之明德遠矣 按秦本紀

曰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

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錫爾

皐游大費拜受是為柏翳蓋謂玄圭為帝錫禹論

衡曰禹母吞薏苡將生得玄圭遊甲開山圖曰禹

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

自照達幽冥並附會之詞不足據也 丘氏濬曰

中國之地南北比東西爲遠故禹貢言聖人聲教之所及於東曰漸於西曰被皆指其地言而於南北則止曰暨可見聖人嚮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遠不可爲限量也東漸于海海之外地盡矣西被于流沙流沙之外猶有地焉漸如水之漸漬底于海者也被則如天之無不覆被天所覆被處聖人之化皆可至也其風聲教化雖曰無遠不及亦惟止于海而已然其所以漸被暨及者風聞之聲神化之教使之聞而振動未嘗體圖經野以內治治之也此無他天地間有大界限華處乎內夷處乎外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又曰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揚徐青冀四州濱海而已四海惟東北濱中國而南海北海則越在荒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今祀東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于蒲州北海則望祀于懷慶今日建都于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之義哉古謂青州爲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

以是名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滄海之處於此立祠就海而祭爲宜况今北鎮暨無間山在於遼海山旣可以爲北鎮川獨不可以爲北海乎若夫中國之正西在於秦隴西南則蜀稍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西南島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旣爲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于雲南望祀之 王氏樵曰禹時五服止于五千則五嶺之南當在荒服之外此記聲教所及云朔南暨朔朔方南交趾也則聖人制五服雖止于五千而威德所被已方制萬里矣 鄭氏曉曰天地華夷之界真有意大漠限北狄流沙限西戎滄海限東夷豁嶺限南蠻然中國自漢武以來南境漸闢西北境漸蹙東如故又曰朔南暨句斷漸深於被被遠於暨當時輿圖廣袤之勢然也朔朔方南止於荆揚彭蠡震澤之間當時江浙湖廣廣東雲貴未入版圖 胡氏瓚曰禹貢四海止就禹迹所及言之河濟入北海江淮入東海黑水入南海弱水當入西海 楊慎曰東海之別有渤海

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別有青海北海之別有
瀚海猶五嶽之外有五鎮也又曰今滇西百夷之
外有大海在今阿瓦地卽西海無疑矣 李贄曰
丘文莊謂自南越入中國始有南海而西海竟不
知所在余謂禹貢言聲教訖於四海者亦只是據
見在經歷統理之地而紀其四至耳所云四海卽
四方也故又曰四方風動則可見矣豈真有東西
南北之海如今南越之海的然可觀者哉又據見
在四方論之四川天下之正西也雲南天下之西

入禹貢
疏十二

五

南陝西則天下之西北一正西一西北一西南皆
不見有海也由陝西而山西據大勢則山西似直
正北之域矣而正北亦無海也唯今勦遼鄰山東
始有海從此則山東爲東方之海山東抵淮揚蘇
松以至錢塘寧紹等處始爲正東之海東臨至福
建則古閩越地也稍可稱東南海矣廣東卽南越
地今其汴爲南海郡盡以爲正南之海矣不知閩
廣壤接亦僅可謂之東南海耳由此觀之正西無
海也正北無海也正南無海也西北西南以至東

北皆無海則僅僅正東與東南角一帶海耳又豈
但不知西海所在邪且今天下之水皆從西出西
水莫大於江漢江有四有從岷來者有從沱來者
有從黑白二水來者漢有二有從嶓冢來者有從
西和徼外來者此皆川中之水今之所指以謂正
西是也水又莫大於黃河黃河經過崑崙崑崙乃
西番地是亦西也雖雲南之地今皆指以爲西南
然雲南之水盡流從川中出則其地高于川中可
知矣高者水之所瀉流之所始而東南一海咸受
之則海次在下流之處雲南四川山陝等去海其
遠皆可知也雲南川陝之外其地更高又可知也
不然何以不川流而西往彼西海而乃迂迴逶迤
盡向東南行邪則知以四川爲正西者亦就四方
之勢繫言之耳今雲南三宣府之外有過洋濶機
大布道自海上來者此布我閩中常得之則雲南
旋遶而東又與福建同海則雲南只可謂之東南
而不得謂之西南又可知矣吾以是觀之正南之
地尚未載之輿圖况西南邪故余謂據今人所歷

入禹貢
疏十二

五

之地勢而論之尚少正南與西南正西與西北正
北與北東諸處者以不見有海故卜之也以天下
三大水皆從川中出卜之而知其難以復尋西海
千今之世也西海既不可尋則又何名何從而祀
海也然則丘文莊欲祀北海于京之東北楊升菴
欲祀西海于滇之西南皆無義矣 王可大曰中
國地形南濱於海則吳越閩廣是也東連朝鮮之
東亦有海西通西域大宛月氏大食諸國大食之
外亦有巨海大食之西有國不可勝數大食陀盤
六萬貢
歲十二
所可至者惟木蘭皮耳自陀盤地國發舟正西涉
海百日而至 曹昭曰禹玄圭象水色圭古作珪
瑞玉也上圓下方以象天地以封諸侯 格古
要論 王
氏樵曰上之與下謂之錫禹奉玄圭而云錫者何
也蓋爲舜成百世之功不可以常辭書循之舉舜
而曰師錫蓋爲天下得人亦非常之事也又曰首
日禹敷土終日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只起結二禹
字而中間數千言貫串相應文之妙也
陳氏大猷曰自禹敷土而下槩舉治水規模言之

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爲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之
疆域言之自導嶢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
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
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則以成五服自內及外言
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以至于告成功
而終焉 許氏曰禹貢專爲紀治水之成功而併
及貢賦之數故九州紀水道士色田賦之等貢物
貢道爲詳餘皆或見或不見古史言簡而意審則
又有言外之意惟冀梁雍言山獨詳諸州不言者
八萬貢
歲十二
天下之勢西北高而多山故也徐雖言山乃蒙羽
之小者又止言藝則不專主于導山冀青梁不言
澤者冀梁多山而地峻青邊海而水易洩故二州
無澤也雍雖多山而豬野在其西北之偏黃河之
外地形稍下故有之也揚荊豫梁不言原隰者諸
州有大澤者無原隰有原隰者無澤揚州彭蠡太
湖其浸甚大荊州雲夢澗數百里豫之蒙波荷澤
孟豬皆巨浸則原隰之地固少矣竟徐雍二者皆
有者竟止言宜桑之土耳而雍州豬野在河外原

隰在河內相去甚遠惟徐之東原不同東原地甚
卑常有水患雖曰原其實下濕謂居涉之東而稍
高爾梁州二者皆無者爲多山而下不足豬水且
無曠平之地也梁雍無僅者多山之地惟出獸皮
而所織爲罽不假于篚也充荊豫不言夷者凡地
接于山海邊陲之地則有夷豫居天下之中荆雖
居于南而禹貢之地不踰嶺究雖在東北而其東
南則接青徐西北皆冀境故三州無夷也充徐揚
獨言草木者三州在東方皆河淮江之下流被水

禹貢
卷三

天

特甚草木不生今水既洩而生草木故特書此以
表地平也至于冀之不言境域及貢篚則傳已言
之矣 金氏曰天地常形固相爲句連貫通然其
條理亦各有脉絡若以脉絡之可見者言之崑崙
四垂而爲海天下諸山皆起于崑崙而崑崙無定
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源之所出卽崑崙
爾崑崙之上綿亘糾繆句連盤錯其南爲岷山而
岷山最大其北爲積石諸峯其東爲西傾朱圉鳥
鼠諸峯其西北諸山尤爲綿亘紛錯河之所以北

弱水之所以西黑水之所以南皆是也惟江淮河
漢行乎中國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
爲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疊皆河源也入匈奴以
東爲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而南趨爲北岳以
至太行爲北之脊壺口雷首太岳析城王屋皆其
羣峯河之折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涿易
漳滹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幽燕
之北爲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北絡也
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爲西傾而洸水出其北入

禹貢
卷三

天

河桓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朱圉鳥鼠諸隴則爲
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卽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
若荆山諸峯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卽西傾
而下諸峯亘爲終南屹爲秦華東北爲穀陝東南
爲熊耳外方伊洛之源又南爲桐柏淮源以達于
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爲嶓
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則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
東諸峰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綿
亘亂又東則爲荆山內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

之東南言之是為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則
西傾以南嶠冢以西之脉為桓水西漢水嘉陵江
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為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
江諸源又東包浩黔一盤而北為三峽其東出者
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為衡山其再盤而北為廬
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為袁吉章貢野信諸山之源
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過趨新安峰天目晝昇
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為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
為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為閩浙北為震澤此南絡
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中州此所
以為異與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
焉此所以聚而為川流之盛地道以句連為固故
山東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于疏濬之功此其
大約也

神禹別錄

禹跡猶存山川不改細言千載懷古彌深考授夏
華之談不廢齊諧之志庶神遊於河洛亦義暢乎
圖書豈曰愛奇聊富碎錄云爾吳興茅瑞徵述

帝禹夏后氏姒姓各禹一曰伯禹是為文命

史略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
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
氏緡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 按禹廟謚議云或
曰禹桀皆易名周人華民視聽故以行為謚追夏
始祖與末王而加之夏商之世諱忌未行臣子呼
君父名無嫌猶朕尊卑得共稱之 羅疇老云禹
之功至水平而後大故於禹成厥功之後始稱大

禹

蜀郡廣柔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

水經注

帝王紀云鯀妻脩已

一作脩

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

又吞神珠意以胸折而生禹

蜀本紀云禹母吞珠孕之折胸而生

路史云脩納有莘氏曰志是為脩已孕歲有二月
以六月六日屠 而生於樊道之石紐鄉所謂劍

兒坪者

董仲舒繁露云禹生發於背

郡國志云石紐山在石

泉縣南帝王世紀以鯀納有莘氏胸臆折而生禹

於石紐郡人以禹六月六日生是日重脩祿亭歲

以為常 括地志云茂州汶川縣石紐山在縣西

七十三里華陽國志云今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

不敢居牧

按廣柔隋改曰汶川

開山圖注云女狄慕汲石

紐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鷄子吞之遂孕十四月生

禹

堯帝戊戌五十八歲六月六日生禹

淮南子曰禹生於石高誘

注禹母脩已履石而生禹

陳臬子謂禹生是石

史記索隱

六別錄

曰按系本鯀娶有莘氏謂之女志

吳越春秋作女嬉

是生

高嶺

宋書曰高嶺禹所封國

舊唐志曰鯀娶有莘氏女

今

陽

縣生禹出于夏水

在今臨洮

長于西羌禹國號夏蓋因

所出夏水以為號也

張邦奇曰今按石紐鄉

汶川縣境禹廟在茂州東門內蓋蜀國傳自昌意

娶蜀山氏女生帝嘗封其支庶於蜀斯禹所自生

也

禹身長九尺有只席鼻河目鯀齒鳥喙臣三眉戴成

鈴裏玉斗玉脣履已

史略

世紀云禹長九尺二寸

續博物志云長九尺九寸

列子曰夏

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

淮南子曰禹耳參漏

是謂大通姚氏云禹胸有墨如北斗 荀子非相

篇曰禹跳湯偏 楊朱曰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

體偏枯

荀仲豫稱禹十二為司空

路史注云按舜攝時骸殛既成而禹用攝時蓋年

十四

禹娶塗山生啓

夏本紀

六別錄

史記索隱曰按系本塗山氏女名女嬃

連山易曰名攸女路

史云禹年三十取於塗山氏曰是為攸女攸攸陽城

呂氏春秋曰禹建

省南土塗山氏之女候禹于塗山之陽乃作歌曰

候人兮猗實始為南音 杜預曰塗山在壽春東

北皇甫謐云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

寰宇記云古當塗國在濠州西一百七十里漢

為縣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在壽春東北輿地記

謂即禹所娶塗山氏國也

世紀云塗山氏合巽于台桑之野鍾離西七十

里即當塗縣

華陽國志曰禹娶於塗山今江州塗山

帝禹之廟銘存焉山有禹王及塗后祠陶弘景水
仙賦云塗山石帳天后翠幙夏禹所以集羣臣也
按倦游錄三門禹廟神儀侍衛極肅後殿一袍裘
像侍衛皆胡人云是禹婦翁今不復存

袁宇記云
塗山在巴

縣東南
八里

水經注曰江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

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並言禹娶於此
余按羣書咸言禹娶在壽春當塗 元賈元碑曰
華陽志云渝郡塗山禹后家也東漢郡志云塗山
在巴郡江州乃今重慶巴縣至今洞曰塗洞村曰

入湖錄

塗村灘曰遮夫后曰啓母復考禹生汝川生于蜀
娶于蜀古今人情不甚相遠先是帝曾大父昌意
爲黃帝次子娶蜀山氏生帝顓頊帝之娶蜀有自
來矣 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不以私害公自
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
爲嫁娶日 吳越春秋曰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
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
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攏攏我
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

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嬀取辛壬
癸甲禹行十月女嬀生子啓 路史云后通生啓
及均塗山於是獨明教訓而致其化乃立康子之
官嗟乎天下之命懸太子若塗山可謂知所本矣
河南通志曰嵩山之陽舊有啓母廟廟前有石高
二丈許而中裂號啓母石郡志載淮南子云啓母
塗山氏之女禹治洪水經轅轅山謂塗山氏曰欲
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來見禹乃化
熊羆之而去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

大別錄

五

而生啓蓋此石此好事者承訛附會耳聞登封又
有所謂啓母墓漢書注啓母墓在陽城卽嵩山之
陽今登封地然則此石爲啓母此墓何爲者耶
考宋景濂遊塗山記云入禹會村有夏皇祖廟從
廟西循石坡下巨石危立如人遙望之儼然一姬
也呼爲啓母石則沿襲承訛又不止嵩山矣楊炯
少姨廟記云漢地理志嵩高少室之廟其神爲婦
人像故老相傳啓母塗山之妹更可爲千古笑端

禹學於西王國

荀子○楊倞註
西羌之賢人也

呂氏春秋曰禹師大成贊又曰禹築於臯陶伯益

路史曰禹師於大成

新序作執

暨墨如子高

百成子高

學於西王

西王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

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

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治天下吾子

立為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

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

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

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

別錄

六

行乎無慮吾農事協而獲遂不顧

呂覽

禹受黑書於臨洮得綠字于濁水

路史

水經注曰禹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書

續博物志曰禹治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

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返於淵 拾遺記曰

禹鑿龍門之山見一神蛇身人面示禹八卦之圖

列于金版之上又有八神侍側刀探玉簡授禹長

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度天地禹即執

持此簡以平定水土 湘水記曰衡山南有峒巖

峰高一千五百丈禹登此得金簡玉牒治水之書

其山上承翼宿鈴得鉤物故名峒下據離宮攝統

火師故名巖

禹聞宛委黃帝書乃吉禱封白馬三月庚子登覆繡

探穴獲五符知治水要

路史

太霄琅書云夏禹於陽明洞感太上命繡衣使者

降授五符以治水檄召萬神後為紫庭真人陽明

洞會稽也 遁甲開山圖曰禹治水至會稽宿衡

嶺宛委之神奏玉璽書十二卷 水經注云會稽

別錄

七

有石匱山石形似匱上有金簡玉字之書夏禹發

之得百川之理也 吳越春秋曰禹治洪水至牧

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

治洪水無乃怠乎禹知其神人再拜請誨神人曰

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能傳之不日而就

因授禹而誡之曰事畢可秘之於靈山禹成功後

乃藏之於洞庭包山之穴 洞庭山記曰洞庭有

二穴東南入洞幽邃莫測昔閻闔使令威丈人尋

洞秉燭晝夜而行繼七十日不窮而反落玉曰初

入洞口狹隘僂僂而入約數里忽遇一石室可容
二丈常垂津液內有石林枕硯石几上有素書三
卷持回上於閭閻不識乃請孔子辯之孔子曰此
夏禹之書並神仙之事言大道也王又令再入經
二十日却追之不似前也唯上聞風水波濤又有
異蟲撓人撲火石燕鵲蝠大如鳥前去不得丈人
姓毛名萇號曰毛公今洞庭有毛公宅石室并壇
存焉 帝嚳時太上遣使齋靈寶真文授帝帝將
仙封之鍾山至夏禹登位建狩度弱水登鍾山楚
得靈寶真文禹未仙前復封之北嶽及包山洞庭
之室吳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
居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文不可識令人
齋問孔子孔子曰丘聞童謠云吳王出遊觀震湖
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窺
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
出喪國廬使者反白闔閭乃尊事之

禹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

淮南子

淮南子曰禹之決漬也因水以為師又曰禹決江

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又曰禹身
執耒垂以為民先躬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
辟五湖而定東海 列子曰禹纂業事畢惟荒土
功此天下之憂苦者也 王嘉曰舜命禹疏山導
嶽偏日月之下惟不踐羽山之地 禹濟巨海則
龍龜為梁踰峻山則神龍為馭又方治水時黃龍
曳尾于前玄龜負青泥于後故等聖而禹稱神焉
禹治水土迷而失塗濱北海之北其國名曰終
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當國中有山名
壺領狀若甌窰項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
湧出名曰神瀛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
埒注水山下其俗僂則飲神瀛力志和平過則醉
經旬乃醒沐浴神瀛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禹之為水以身禱于陽紆之河

淮南子

元世祖

南巡渡江次鄂駐蹕於黃鶴山問山頭石磯何名
呂公對曰聞唐時有道人呂姓吹笛其上故名又
問曰唐以前何名皆不能對再三問之有一父老
對曰聞諸古語云是禹功磯後人因訛傳大稱言

嘉獎林元大禹廟記禹功記云渡江河者以朱書禹字

佩之免風濤保安吉直隸名勝志曰涿州西三

百餘里有錢柱山相傳禹維舟處蓋禹之治水始

于冀也

禹因古九圍以置九州華陽國志

洛書曰人皇始出繼地皇之後兄弟九人分理九

州爲九圍人皇居中州制八輔路史曰人皇相

厥山川才爲九州謂之九圍別居一方因是區理

後世謂居方氏項峻始學篇曰人皇九頭兄弟

八別錄

十

九人九州各居其一易卦坤靈圖蓋九州之始

也寶積記云伏羲審地勢定山川真源賦伏羲別

九宮因此置九州法語云始定四海之廣作八卦

分九州据共工氏霸九州則州之九不自帝嚳若

黃帝矣史路羅莘曰禹貢九州之畫實在治水之

後蓋因治水見地勢之分斷皆出自然不可十二

乃復爲九州爾魯班刻石爲禹九州圖今在洛

城石室山博物志淮南堅形訓曰何謂九州東南

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治土

正西兗州曰并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

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王嘉

拾遺記曰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領下有印文皆

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

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今人聚土爲界此其

遺象也楊慎曰王子年云禹皆

有泥封使玄熊升其上此封堠之始按北鈔

引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道路有記里

堆則堠起黃帝非始於禹

八別錄

十二

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

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

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聖形訓高誘註太章豎亥皆禹臣

尹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

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淮南子曰禹脛厭呂氏

春秋曰舜殛鯀於羽山副以吳刀禹不戰慄而反

事之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

楊子法言曰昔者蚩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

禹封高密以處于櫟是爲有夏曰夏伯史路

世本云繇生高密是為禹宋云禹之封國櫟今之
許昌陽翟漢屬潁川唐隸河南有禹山禹故城及
鄭之櫟邑武王至周曰吾其為有夏之居乎遂營
於此即櫟也世紀云夏今陽翟地志云陽翟夏禹
國王克云禹繇夏而起湯自商而興皆本興昌之
地為號重本不忘始也或云封在虹今之宿縣興
地志云堯封夏禹為伯邑于此即位徙都陽翟漢
為夏丘縣淮南子曰禹無十人之聚以王諸侯
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

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左傳

拾遺記曰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
數使工師以雌金為陰鼎以雄金為陽鼎鼎中常
滿以占氣象之休否當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
將末九鼎威震皆應滅亡之兆後世聖人因禹之
迹代鑄鼎焉舊云九鼎者所謂九州鼎實則一鼎又別有九鼎圖九州之方物
路史曰禹作棧鍾於會稽以定泰晉世刻縣民于山得鍾長七寸
爾雅鍾之小者棧音蓋鑄九鼎於紫金條荆之山
使人知神姦鼎成而太白見者九日

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

直隸名勝志曰塗山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
水經云淮水出荆山之左塗山之右二山對峙禹
鑿為二以通之禹合諸侯于塗山杜預謂在壽春
東北是也今山巔有禹廟山前有禹會村古史夏
本紀云禹合諸侯塗山其後南巡狩復會于江南
會稽宋蘇軾詩川鎖支祁水尚渾地理汪罔骨應
存樵蘇已入黃能廟烏鵲猶朝禹會村元賈元塗
山古碑曰禹娶于蜀塗山肇自人皇為蜀君堂塗

山之國至會諸侯于塗山當以九江郡為是東漢

郡志云山在當塗今有禹會村柳子有銘蘇子有
詩且于天下稍向中會同于此宜矣通鑑外紀亦
云禹娶塗山之女生子啓南巡狩會諸侯于塗山
紹興府志曰塗山在府城西北四十五里舊經
云禹會萬國之所山麓有石船長丈云禹所乘越絕
云塗山者禹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淪
所取妻之山三濠州四當塗四蕃志宋孝武使任延修禹
廟土中得白壁三十餘枚意是時禹時萬國所執

梁初治廩穿得碎珪及璧百餘片紹興志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莊子

太公金匱云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乃立建鼓

鬻子曰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門懸鍾鼓聲鐸

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為銘於荀簋淮南子曰

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抱掛而弗顧非爭其先

也而爭其得時也又曰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

而出因之也墨子云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

以政而九州成陝西志曰禹崩于會稽壽百歲

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

禹作三章為家天下之始

博物志曰處士東鬼魂路史作東里槐責禹亂天下事禹

退作三章強者攻弱者守敵戰城郭蓋禹始也考

南子云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禹壞城平地

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此與志互異

禹焚戈甲而夷人附見崔融四錄議

路史曰防風氏後至戮之以徇於諸侯伐屈驚攻

曹魏而萬國定刀劍錄云高密在位十年以庚戌八月鑄一劍藏之秦望山腹上面刻二十八宿

北記山水日月紹興志曰禹劍未時在禹祠殿

世相傳禹之所服寸刃出於鞘外瑩無繡澁而堅

不可拔

夏禹時天雨金三日述異記

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玉又禹時天雨稻

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上瑞應云飛

菴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土勤勞歷年天應其德而

至駭踴者后土之獸自能語言王者仁孝於民則

出禹治水有功而來

禹命扶登氏為承夏之樂歌九叙以樂其成是謂九

夏史

淮南子曰禹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

是命皋陶作為夏箒九戚以昭其功路史曰舜

歌九淵以美禹功禹因之為大夏則固少昊之樂

也

商高語周公積炬之法禹所以治天下數之所出也

周解

周髀算經注曰禹治洪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形

定高下之勢除滔天之災殲昏孽之厄使東注於海而無浸溺乃勾股之所由生也

禹有淫濫之意

呂氏春秋

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而美遂疏儀狄

急就篇注

路

史曰帝女儀狄醢稷麥以為酒澄醪變五味進之帝飲而甘之折頰而歎後世必有酒亡國者遂

疏儀狄 夏禹仙經取菖蒲玄酒封百日綠葉色

投黍米十四日飲之去三十六種風不自後世

本草

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

夏本紀

木刻

六

水經注云大禹即位十年東巡狩崩于會稽因而

葬之 皇覽曰禹葬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本

名苗山在縣南

漢始解陵

越絕傳曰禹到大越上茅

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因病

亡成葬會稽華柳桐棺穿墳深七尺壇高三尺土

堦三等延袤一畝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

於越以守禹冢 呂氏春秋曰禹葬會稽不煩人

徒 墨子曰禹東教乎九夷道成葬會稽衣衾三

領桐棺三寸 淮南子曰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

事故朝水而暮葬又曰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

畝 嘉泰志曰會稽山之東有隴隱若劍脊西向

而天下有定石相傳此正禹葬處其定石高丈許

狀如秤錘上有古隸不可讀

太史公有子遷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史記

張晏注曰禹廟會稽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

入此穴水經注曰會稽山東有礪去禹廟七里深

不見底謂之禹井云東游者多探其穴也 紹興

府志曰舊經諸書皆以禹穴繫之會稽紀委山今

木刻

七

里人即以陽明洞為禹穴實曆中鄭劬於宛委山

書禹穴二大字元楨銘而魴序之刻石存焉若據

張說似謂穴即禹陵據鄭說又似指禹井惟舊經

飛來石下為禹穴傳云禹藏書處則指陽明洞然

韓昌黎詩云常聞禹穴奇東去穿甌閩越俗不好

古流傳失其真則禹穴不可定名久矣宋陳鵠者

舊續聞稱問之洪景盧言當以陽明洞為是正德

中閩鄭善夫著記謂得之非井之上楊慎又云在

巴蜀 宋陳鵠云內翰洪公帥會稽曰余嘗問禹

穴有二處其一在禹廟告成觀穴上有窆石是其一去禹廟十餘里名陽明洞天即稽山之麓有石經丈餘中裂為一罅潤不盈尺相傳指此為禹穴圖經云禹治水投玉簡於此穴中未知孰是公云禹穴二字出司馬遷書必是秦漢以來相傳如此張晏云禹入此穴不經之尤者子長謂上會稽探穴言極其高深也今陽明穴投物於中不覺其底當以此為禹穴非謂禹葬之地

記曰禹穴在會稽山陰昔黃帝藏書

六

至稽山得黃帝水經於穴中按而行

平故曰禹穴世莫詳其處或曰即今

禹既平水土會諸侯稽功于塗山尋崩遂葬於

稽之陰故山口會稽穴曰禹穴至今之石尚存或

然也善夫探禹穴碑黃帝藏書處乃散梅梁摩挲

窆石得穴於井之上楊慎丹鉛錄曰蒼舄之

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香深人跡不到頃

脩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

知會稽禹穴之誤四川名勝志曰石泉縣有

穴二字大徑八尺李太白書刻在絕壁上

陝西志曰禹穴在洵陽縣東一百三十里穴傍

禹穴二字有古碑已剝落

越民獨以烏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禹始也憂民救

水到大越歟終會稽教民烏田一盛一衰

越絕書

地理志云會稽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下有羣鳥

耘田也水經註烏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

海上有草焉名節其實食之如大麥七月稔熟名曰

自然穀或曰禹餘糧博物志

六

七

述異記云今藥中有禹餘糧世傳昔禹治水

所餘糧於江中是為藥也紹興府志曰餘

在嵊縣北十五里舊名了山禹治水功畢其餘糧

委棄在此化而為石因名禹餘糧有禹祠在焉傍

有石蒸籠甌山遺跡又曰水簾洞旁多禹餘糧石

其形如拳碎之內有骨如筋或類麻或類豆隨

所欲而應

禹祀于社亦謂白帝

路史

淮南子云禹勞天下而為社漢興立官

附錄

子

禹貢匯疏十五卷

兩淮豐政
採進本

明茅瑞徵撰其書前冠圖經二卷上卷二十四圖
皆鄭曉原本下卷二十四圖則瑞徵所補輯也次
以九州爲九卷導山導水各一卷而九州攸同至
末自爲一卷又採摭大禹神怪之事爲附錄一卷
書作於崇禎壬申多借以抒寫時事故其自序曰
讀禹貢者詳九州之山川則可供聚米之畫習淪
渠之岐路則可商飛輓之宜察東南之物力則當
念杆軸之空攷旬服之遺制則當興樹藝之利而
擊要於底慎財賦一語疏解浩繁可一言以蔽之
如必句櫛字比執今圖誌疑古山川此不離經生
之耳食何異孔蔡之舊文蓋其志不在於解經也
然徵引浩繁而無所斷制動引及天文分野未免
泛濫至其附錄一卷盡據雜家之言侈談靈異則
非惟無與於經義亦並無關於時事矣豈說經之
體哉

